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1339/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八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一百十七卷(三)

〔宋〕朱熹撰 〔清〕朱玉輯

蘇州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八年朱玉重刻本

.....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一百十

七卷(三)

〔宋〕朱熹撰 〔清〕朱玉輯

蘇州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

館藏清雍正八年朱玉重刻本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十六

書 知音門人問答

答虞士朋 太中 崇安人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也兩儀生四象者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也四象生八卦者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也爻之所以有奇有偶卦之所以三畫而成者以此而已是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聖人又已分明說破亦不待更著言語別立議論而後明也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見有識之者至康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爲伏羲氏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皆本於此若自八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于六畫則八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矣六十四卦之上又放則六十四卦相重而成四一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爲全矣其爻位之無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爲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無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今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恐於二卦之象及二五之爻詞有不通者其論四爻過不及之淺深則爲精密非他說之所及矣

用九用六當從歐陽公說爲得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

大矣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一隅也蓋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學而首章甚善但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舉今所引顏子工夫乃專為力行事耳

二章所謂不失其愛敬之本心則仁不可勝用者甚善但有子亦據實理而正言之非曲為當世而發也

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已害人然後為不仁也

三年無改乃謝氏之說其意美矣然恐過之不若游氏尹氏之為實也

無語無驕一章文義東坡得之蓋無語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

問答卷十六

守矣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瑳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先略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大學乃斷章取義不必引以為說也

如愚之說為不知之說焉得知之說謂過之說皆恐失之過高後亦多類此者詳其意味則從張無垢義論中來其為得失非但謂語成義之間而已此須異日子細商量今未敢容易說也一以貫之乃聖門未後親傳密旨其所以提綱挈領統宗會元蓋有不可容言之妙當時曾子默契其意故因門人之問便著忠恕二字形容出來則其一本萬殊脉絡流通之實益可見矣然自秦漢以來儒者皆不能曉直至二程先生始發明之而其

門人又獨謝氏侯氏為得其說今不考焉而但以忘物我者為言吾恐其失之遠也况夫子以此語告子貢乃因博學多識而發其與忘物我者又有何關係耶

又

昨承寄示趙倉易論語說足統慈疾易說簡易精密不惟鄙意多所未及警發之深而近世諸儒說不到處亦甚多甚不易其玩索至此深恨未得一見面扣其詳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一筮乃其用處之實而諸儒求之不得其要以至苛細繳繞令人厭聽今乃一向屏棄闊略不復留意却恐不見制作綱領語意求歷似亦未甚便也昨於乾坤二卦略記所疑之一二今謄錄呈幸為詳之試因話次以盛意扣之看有何說却以見報嘉與之未相識不欲遽相辯難千萬不必云嘉所說也論語說有意

問答卷十六

古人為己之學意亦甚正但覺看得張無垢文字太熟用意太切立說太高反致失却聖人本指處多今亦未欲遽論二說謹往并煩扣之亦勿云嘉所寄也

答游誠之九言原名九思字訥夫號然齋諱文靖建陽人

示喻讀書玩理次第甚慰所懷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所論日用功夫尤見其為己之意但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擱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勿忘其則自然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據此以聽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若以名義言之

則仁自是愛之能覺自是知之用界分脈絡自不相關但仁統四德故人仁則無不覺耳然謝子之言侯子非之曰謂不二者無所知覺則可使以心有知覺爲仁則不可此言亦有未請試思之克齋記近復改定今別寫去後面不欲深詆近世之失波動色迫等語皆已削去但前所論性情脈絡功夫次第自亦可見其良不負盡言而後喻也因見南軒試更以此意質之當有以相發明爾

又

仁覺之說前書已詳報矣此書所喻惻隱似非出於覺者此語甚佳但所謂覺之一字未必不佳者鄙意亦非以覺爲不佳但謂功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耳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便以惺惺爲仁之意此則未穩當耳所喻從前馳騁之過此非明者不能自知甚善然既自知之則亦自改之而已它人不得而與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與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問答卷十六

四

又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無不善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只此一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只此一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

又

人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意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答石邑二書爲呈但子約書中語尚有病當時不暇子細剖析明者擇焉可也

答吳伯起

成都之語乃爾輕發可怪然亦在我者有以致之但當自省不當責人也渠近辟韜仲不下次第愈縮手矣趙總卿頃得書甚相念不知所許竟如何然吾之所謂義者無窮而彼之具析體究對發者有盡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勿令有滲漏處則彼之來者不足問矣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學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以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爲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也

問答卷十六

五

又

且春聞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哀憫之餘警省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之不可專恃此便爲究竟也

答歐陽慶嗣

尤祖

榮安人

項在里中雖屢獲見而常苦匆匆不及盡所欲言然已固知所志之不凡矣今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學甚善甚善抑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感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方竊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無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者謂之然否

又

所需序文迫歲冗甚不暇執筆然爲學治已之方前此講之熱矣當官之務推此而達之則不待愛民不求聞達皆吾分內事耳此固不待拙者之言又況其外之文乎呂氏童蒙訓下卷論守官之法亦頗明備暇日更試次之當有益也

答嚴居厚 士敦

示喻進學加功處甚善屬事未能不爲事物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所以如此然又別無它岐不可欲速但常存此心勿令間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忙迫之累昨見所論三千具體而微似未免太狃時好然務爲奇險反使詞義俱不通暢久欲奉告而未及也因此布陳僭易僭易別紙論及養氣之說足見講學不倦之意但此章文義正自難

尚答卷十六

不

明日當虛心平氣反復誦讀久當有味今以迫切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勢之雖欲漸爲之說終非吾心所安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今日據來喻而畧言之縮字訓直禮書如此處多先儒之言似不可易壹字非訓一便只是一字乃專一之意耳記得程先生有說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哀樂不動志試以是思之知言則知義理之所在無毫釐之差故日用之間有以集氣而生浩然之氣誠淫邪遁四字有次序而無彼此之分如楊墨釋老之言無不具此四者然今亦未易遽論也請且如前說反復玩味要之以久自當釋然有解悟處不必廣求徒勞日力只二先生有說處抄出同看可也

答丘子野 義字道濟又字仁卿建陽人

示喻觀玩之別想已有成說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敢布左

右蓋易有象六爻然後有辭卦爻變有變老陽然後有占之辭

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央焉其示人也蓋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攷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議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攷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親者一見而央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爲此也晉獻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於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爲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

問答卷十六

七

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應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卽此以較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審高明以爲然否

答丘子服 子野從弟

龍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貴猶重也言龍辱細故而得之猶若驚焉若世之大患則尤當貴重之而不可犯如愛其身也龍爲下者貴人者上於人者也龍於人者下於人者也是辱固不待言而龍亦未足爲今乃得之而猶若驚而況大患與身爲一而可以不貴乎若使人於大患皆若其料及於身而貴重之則必不

敢輕以其身深預天下之事矣得如是之人而以天下托之則其於天下必能謹守如愛其身而豈有禍敗之及哉老子言道之真以治身又言身與名孰親而其言外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之也其愛身也至矣此其學之傳所以流而為楊氏之為我也蘇子由乃以忘身為言是乃佛家夢幻泡影之遺意而非老氏之本真矣

又

兩日連得手示為慰貴大患如此說固好但後一貴字別為一義似未安耳出生入死章諸家說皆不為人意恐未必得老子本指今只自夫何故以下看則語意自明蓋言人所以自生而趨死者以其生生之厚耳聲色臭味之虞養權勢利欲皆所以生之者惟於此太厚所以物得而害之害攝生者遠離此

問答卷十六

人

累則無死地矣此却只是目前日用事便可受持他既難明似亦不宜深究也如何如何

答李深卿

昨擇之持示別紙教告甚悉時亦不服奉報然因其行營口附區區不知高明以為然否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謂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為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而於彼說頗著其研究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為不足為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為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況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則可抹蓋天理人心自育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作是

以為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為彼學者又辭莫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問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為兩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為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也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子以仁然後為可也擇之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為過但其間却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別自是非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錮之弊是以因來喻之及而極論之願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為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鄙見如此或有未當因來却望見教勿憚反後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此矣千萬至懇至懇

問答卷十六

九

答胡克夫

示喻發義數條足見別後進學之篤甚慰甚慰大槩如此看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日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以浹洽論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

疎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莊子心神空費口力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它不得况廢却自家台做底緊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場開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主一之功學者用力切要處承於此留意甚善但其它推說似太汗漫多病痛以烹觀之似不必如此只就如今做書會處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日玩味明日却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是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試更思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子思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言且只各就本句中體味

問答卷十六

十

踐履久之純熟自見淺深今亦不須分別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已脚根却不點地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大學解想亦看未到四哥又自有日課不欲妨它教人者須常存此心郭子和中庸項曾見之切不可看着轉迷悶也其它所欲文字合用者前已附去其他非所急者更不上內想自曉此意千萬息却此心且就日課中逐些理會慈實踐履方有意味千萬千萬後生輩誦書亦如吾人講學只是量力不要貪多仍須反覆熟讀時時溫習是要法耳

答吳德夫 徽號畏齋湖廣陵陵人諱文定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嘉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

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議也如何如何易之為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為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為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為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喻以不易變易為未發已發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問答卷十六

十一

答楊子直 方

承喻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畧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托李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極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姓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

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生于無而以造化爲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喻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它則季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攪繞也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嚴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象之謂哉彼其

問答卷十六

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擇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叔京來書尚執前說而來喻之云亦似未見內外無間之實故爲此說并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京者亦并寫呈幸詳思之却以見告也

又

來書譴責不少置不記前書云何何所得罪一味惶恐而已但來書既云鑄責詳切其後又謂不教而棄之殊不可曉如前書尚在望今小吏錄以見寄當一一供答以聽裁處意却自覺尚且耐煩不至如老兄激發怨懟之機也且如向來山川時所予書無非怨懟之語此非怨懟之詞想自記得故竊疑之以爲士君子去就離合之際不當如此因答書中頗致寬解之詞未右相貶外處如後來見教政事條目其間亦有一二心未安處故因筆自解初非相貶外不知今來所謂貶外是指何語恐實有之而熹不自覺者即望一二疏示容其改過幸甚幸甚且如今書四子之說極荷見教然此書之目只是一時偶見大學太薄裝不成冊難作標題故如此寫亦欲見得四書次第免被後人移易顛倒只如大學據程先生說乃是孔氏遺書而謂其他莫

問答卷十六

如論孟則其尊之固在論語之右非熹之私說矣今必欲抑之而尊論語復何說乎竊恐此意未必爲大學壓論語發恐又只是景迂作崇意欲擠斥孟子耳萬一揣料失當所言非是亦告且爲平心息怒子細見教使得反復以究實是之歸幸甚幸甚平時與老兄講論常是不曾合殺只被中間一句不合尊意便蒙見怒更不暇復論前語之是非而一向且爭閑氣所以老兄見教之美意與區區獻疑之誠懇皆不見其有益而反積爲後日無窮之怨隙所謂忠告善道不可則止者豈若是乎世衰道喪吾黨日孤見自無事不要似此尋事斯妙使傍觀指目益爲道學之病乃是助彼自攻古人所謂將闔而自斷一手以求必勝者也願老兄自今或有異同之論且耐煩息怒面極論理之是非則理日益明氣日益和雖使十反極其紛拏亦自無忿懣

之流矣老兄見責不能受人盡言而前後怨忿之詞至於如此
誦出兩家之書付之識者使其審訂則誰爲不能受言者必有
在矣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此不繫矩之過也願更思之
下交淺劣不勝至望

又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
得微頭微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
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
書閑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又

前日晦伯人還已上狀矣但忘記一事欲煩爲作小楷四歲百
十字今約界行去暇日得爲揮染甚幸此篇舊見只是平常說

問答卷十六

古

話近乃覺其旨意之精密真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者
故欲揭之座隅使不失墜云耳時節不是當字學亦絕故又欲
得妙札時以寓目以祛病思幸勿靳也

又北灰申閏二月二十七
日書去歲集十二月

烹病日覺沉重而醫者咸以爲可治但服藥殊不見効亦付之
無可奈何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曾光祖在此備見當能道之
也此間諸况曲折亦不暇詳布渠亦可問也前書所求妙札曾
爲落筆否便中早得寄示爲幸近以書懇益公求作先人墓碑
不知渠肯作否若肯作又片書卽不敢奉浼不然又當有請也
夏小正文已編入禮書但所見數本率多舛誤所示未暇參考
少俟功夫子細校畢卽納還也四民月令中亦見當時風俗及
其治家齊整卽以綴致平之意推尋也亦俟抄了并納還不知

近日更得何異書便中望見告此却亦讀得舊書但銀錄得愈
純熟亦頗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此間新定參同契皆寄去否
如未有可喻及當續致也此書理會他下手處不得但愛其文
古雅因校此本買續還珠甚可笑也

光祖家有泉石頗佳已屬今去求詩能爲出數語否王才臣
寄示所得諸圖幽閒淡泊彼間風俗嗜好不同未必識此味
也

答呂季克 勝已 建陽人從邵武

承示及環叟之書粗釋所疑北公舊亦聞之平父伯崇皆與之
相識然不聞其爲濂溪家子弟也其所著書乃如此若原說者
則可謂青過於藍矣道學不明異端競起士雖有意於學而浮
沉世故不能篤信聖言躬行默體以至不疑之地鮮有不沒溺

問答卷十六

五

者甚可歎也八桂久不得書昨亦見其所與尊兄書論原說者
大意甚正但似未究其巧誦之情耳

答廖子晦 德明號樣溪順昌人

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
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
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爲大本漸加修治之
功未知所見是否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
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
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
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

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
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
中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
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為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
之學而已然為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
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見彷彿甚者拔根拔本
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慮慮泯絕
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
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故又曰一
本無又字

問答卷十六

六

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
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
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是守著謝子因之為
展托之論德明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斯二
者孰從孰違雖然是固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為
先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
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難其先難後獲寧不信然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
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
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
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
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

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
得後須放開不然却是守著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
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
得處方是守成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
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
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
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明道先生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鸞中之影仰
天而見為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
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語者為鸞飛
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

問答卷十六

七

鸞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
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鸞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
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
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談此爾
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
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
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亡者可與
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修治
澄其濁而求清者豈欲不失其本心疑然而常存不為造化
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
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安足以語此
蓋愛親敬長貴貴尊尊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

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躡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靜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由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為辭如以資始為繫於陽以正性命為繫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

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

問答卷十六

六

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皆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又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生所本者正惟聚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為果喪耶神不喪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養與不養然不必問但觀水之道下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

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養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為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為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腐不知其所存也

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末書之論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為主乎

問答卷十六

九

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眾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

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淺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哉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養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救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

問答卷十六

手

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夫苟不貳倚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攷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卽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發言終亦無所補耳

又

德明自得賜誨日夕不去手紉繹玩味未能盡究亦嘗隨所知而爲之說蓋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卽天道亦

盡得於未則本亦未離雖謂之聖人亦曰人倫之至而已佛氏離人而言天岐本末而有所擇四端五常之有於性者以爲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不能無者以爲緣合甚則以天地陰陽人物爲幻化未嘗或過而問焉而直語太虛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末輒生取舍而可以爲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偏小而不全矣豈所謂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哉聖門下學而上達由灑掃應對進退而往雖飲食男女無所不用其敬蓋君子之道蘊而隱賢卽日用也隱卽天理也卽日用而有天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應對酬酢食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習之熟則隱顯混融內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烏足以語是哉

問答卷十六

手

佛氏之所謂悟亦瞥見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實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見也其所謂修亦攝心寂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未見其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謂其卒不近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卽寂然不動者是也卽此爲天地之心卽此爲天下之本天下無二本故乾坤變化萬類紛拏無不由是而出而形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爲人而於四者之際淵然而虛靜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卽謂生生之體而言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用之間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某昔者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其要適泛觀乎天地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適求遠不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嘗聞於龜山先生之說曰

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若體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其前日之說正坐是也然道無須臾可離日用昭昭矣侯於尋究此先生所爲丁寧開諭某敢不敢承至於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也某昔者閑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爲近故推之而爲爲魚之說竊以爲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失某讀之久始大悟其非若爾則爲魚吾性分爲二物矣詳究先生之意蓋爲魚之生必有所以爲爲魚者此道體之所在也其飛其躍豈爲魚之私蓋天理發越而不可已也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無纖毫之私正類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之同某鄙見如此未知合於先生之意否乎其它死生鬼神之說須俟面求教誨

問答卷十六

來喻一一皆弊鄙懷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謬也其間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屬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二條對更願益加辨學之功所見當漸真實也

又

所論詩說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爲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爲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尤多不可曉者此亦易攻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煩如日星耳今亦不須問其篇章次序事實是非之如何但風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矣余鄭衛之詩篇篇如此乃見其風俗之甚不美若止載一兩篇則人以爲是適然耳大抵聖人之心寬大平夷與今人小小見識迥前迥後底意思不同上語不字作與人說不得且徐思

之俟它日面講也

又

乾之四德以貞配冬無可疑人之四德以智配冬猶未瑩豈以一歲之功萬物之成畢見於此如智之明辨者乎

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而無運用冬之象也

以五常之道配五典之倫則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禮行於長幼智行於夫婦智所信行於朋友皆不易之定理中庸或問首章不以禮主長幼智主夫婦何也豈以禮與智通行無間不當指定分配也歟

智字分配似稍費力正不必如此牽合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其在人者不越仁義兩端而已陽爲仁陰爲義自此推之四端竊謂禮亦陽德仁之屬也智亦陰德義之屬也如火木皆陽水金皆陰之類不識然否

問答卷十六

三

此段無可疑者

德明讀先生詩傳極有感發始知詩真可以興也所疑正變風雅已荷開曉又見教讀書之說且云聖人之心寬大平夷與今人小小見識迥前迥後底意思不同夫溫柔敦厚寬大平夷固詩之教求諸綠衣終風柏舟考槃尤曉然可見但所謂小小見識迥前掩後者不知所主何意於詩何與豈只以所載刺詩有淫褻不可告語者聖人亦存而不刪也耶所疑未得伏乞批誨

鄙意初亦正謂如此但寬大平夷亦舉大體而言不專指此一類也

又

愚頓首再拜使至奉告欣審比日秋清尊履佳福熹熹
其于父書中矣輕犯世禍非欲如此顧恐邂逅蹉跎亦非所能
避耳要之惟是不出可以無事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不得
涉計較同互便是私意也劉家大哥聞甚知好學皆教導之力
感不可言此哀拙之任而老兄當之其效又如此爲幸甚矣行
期想有定論渠家叔姪意甚拳拳也問及學舍次第此間事既
隔手又生徒希少殊不成次第無可言者然亦未嘗不告之以
窮理脩身之事但無緣朝夕與之親接又其間知爲已求益者
絕少故亦無以用其力耳論語集注已移文兩縣并作書囑之
矣今人得書不讀只要賣錢是何見識苦惱殺人奈何奈何余
隱之所刊聞之已久亦未之見此等文字不成器將來亦自消
滅不能管得也鄭台州奇禍可駭天意殊不可曉令人憂懼人

問答卷十六

還草此未暇它及惟千萬自愛不宣
嘉再拜上問慈闈安問日至作肅家事處置甚善示及疑義各
以鄙見條析但宗法從來理會不分明此間又無文字檢閱恐
只依鄭氏舊說亦自穩當也

又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
該動靜而言不專爲莊敬持養此心既存設也蓋如燕居獨處
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
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
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既
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
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

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即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
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故近日
之弊無不流於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

又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獄
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
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
之心則不可無也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備別紙具
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進
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淡洽貫通則無
緊要處所下功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
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

問答卷十六

圭

撲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矣兀聳牙無田地可安頓此
病不可不知也

子晦所論始終條理甚善然去歲見三山上游諸論皆不可曉
何耶豈同官所見不同難力爭耶至中固不當以始終言然射
之所以中者亦是其未用力時眼中見得親切故其發而能中
耳發處方用得力也其它則所論皆善矣國材以仁喻心之說
恐渠記之誤不應如此設妄也理一分殊便是仁義之理不待
行之而後爲義也以行之爲義乃足告子義外之說自韓子失
之矣大抵仁義禮智皆心之理而仁在其中又無所不包故孟
子以人心言之如四端皆心之用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亦可
見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又可使說言不必信蓋言欲其信然
須是近義然後言可復而能全其信此正言慮所終之意也竭

力非不敢有其身之誼卒至於不敢慢語尤無序皆不必如此
就四端一段甚好此義理之綱領能如此推明甚慰所望也說
大人之義蓋嘗說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
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如蘇
秦嫂所謂見季子位高金多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巍巍
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則是乃真能畏大人者矣萬物皆備
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爲義不可只說一截所謂反身
而誠力窮理力行功夫成就之效貫通純熟與理爲一處不可
只以敬字盡之也

又

巧言令色爲失其失心此語非不是但近時說者多因孟子之
言遂以心字替却仁字此則不可當更於此思之得其說則凡

問答卷十六

美

言仁者皆可默識不但此章之義而已且巧言亦不專爲譽人
過實大凡辭色之間務爲華飾以悅人之觀聽者皆是上蔡語
之類皆是

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
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卽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此卽此心

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
曾子易簣非記者之誤所論得之

千乘之說未有端的證據司馬法說雖占地太廣然以周禮考

之又不止此如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鄭
氏讀甸爲乘云四丘之地出車一乘乃是十六井也所云未聞

七家出一人之役後來宇文周制府衛法乃是七家共出一兵

疑於古制亦有所攷然今不可知矣此類恐當細攷而兼存之

以俟知者決焉不必自爲之說也

又

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
呈顯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
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
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
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閤中不快亦無可奈何
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着脊梁與它厮崖看他
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
則它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
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
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

問答卷十六

辛

命卽行使人駭之謂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願子
晦勉旃毋爲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
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
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而自方求免烹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
若對囑作指使卽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
錄卽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者長壯丁亦不妨與
它妻做況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
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
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
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
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辦得
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前幅

未盡鄙意故復布此試反復之當自有判決處

又

唐臣問中孚傳曰中虛爲中孚之象中實亦爲中孚義又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又曰中虛爲誠之象中實爲孚之象夫有本則有質有誠則有孚蓋即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也似有終始似有先後然不可得指而名之以爲終始先後也故分而言之則曰中實合而言之則曰中虛分謂二體兌與巽也合謂全體中孚是也二體以剛而得上下之中雖曰實矣及其成體則二柔在中而又生於虛焉蓋中虛未嘗無實而中實未嘗不虛也以虛爲實之體而實爲虛之用雖曰體曰用又不可岐而爲二也大抵虛根於實實出於虛及其虛也實之理未嘗不在焉於其實也虛之義未嘗不存焉但不

問答卷十六

天

可執其虛而忘其實忘其實則無質也無信也又不可泥其實而失其虛失其虛則無本也不誠也是猶陰根於陽陽根於陰靜無而動有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天天地之間一元之氣杳冥無迹豈非虛耶萬物生成各具形器豈非實耶然物雖成形豈能離於一元之氣豈能捨於物而自用哉在今學者體天地之化盡形色之則中不可不虛亦不可不實存養在我則中心廣大纖毫不留不失於信之本不忘於誠之象豈非虛耶應接於外則必矜細行克勤小物不失於信之質不忘於孚之象豈非實耶此亦伊川先生所謂由乎中以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義也如是則體用一源內外交養豈不美哉某請易傳而有此疑義萬望詳教德明答云中孚之義政與章德明所能識嘗試考諸卦體二五皆陽

而中實者中心純實而有信之義也內外皆實而中虛者中心虛明而能信之義也就所主而言則中實爲信之質就所感而言則中虛爲信之本又以澤風二象言之則水以虛而受風之入下以虛而受上之感皆所以爲信也其體其實其虛一歸於信此易之所以變易而無不各極其道而中孚之義若矣來說謂虛中未嘗無實實中未嘗無虛固善又謂虛根於實實根於虛又以一元之氣爲虛萬物生成爲實其言竊恐有病精義云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其曰萬象已具則雖冲漠無朕之際已不爲虛矣況於一元之氣所既有者得爲虛乎此幾於老氏有生於無之論見關於正蒙之書者也又以存養於中應接於外爲兩截恐失程子由乎中以應乎外之本意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問答卷十六

天

唐臣問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人來未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器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慮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爲物來事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它事更不能入有事焉之患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他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

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意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媿於屋陋皆是敬之事也此二條一以實為主一以虛為主而皆收入近思錄唐臣以愚意度之虛以敬言實以事言以敬爲之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以事爲之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故程先生於有主則實下云自然無事於無主則實下云實謂物來奪之詳此二條之意各有所在不可併作一意看未知是否德明答云有主則實有主則虛虛實二說雖不同然意自相通皆謂以敬爲主也敬則其心操存而不亂虛靜而能照操存不亂外患自不能入虛靜而能照外物自不能干無有二事程子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敬則自虛靜又曰敬勝百邪意亦可見只緣呂氏患思慮多程子謂其中心無主所致如虛器入水破室致寇故言有

問答卷十六

三

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後來學者又欲盡屏見聞知思程子以爲人心不能無感如鑑不能不照但涵養清明則自無紛擾不待屏除也故言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各有攸當皆是以敬爲主若岐而爲二恐非程子本意又前言有主則實則是心有主也後言無主則實則是物來奪之中心昏塞也辭雖同而意則異所言虛者亦然

李君二說亦佳但太支蔓作病耳有本則有實有誠則有孚蓋質生於本而平出於誠此四句自好似有始終以下則贅矣分合則是論卦體非爲不可以先後指名而言也虛中未嘗無實以下亦是衍說與此義初不相干所云實出於虛此尤無理至謂執虛忘實沈實失虛皆極有害大抵如今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也其說又以存

表於中爲虛應接於外爲實亦誤矣子晦之言大抵近之但語有未親切處耳後段虛實之說亦類此子晦之說甚善但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

又

所喻禮文此等事平昔不曾講究一旦荒迷又不暇問所以例多苟簡不滿人意然喪與其易也寧戚但存其大節使不失吾哀痛之誠心爲惡此等雖小不備亦不得已也禮服制度見於儀禮爲詳諸家皆祖之而有更變爾若必欲致詳可細攷也據今所急卜葬爲先葬後三虞卒哭而祔祔畢主復于寢以俟三年而後撤几筵此禮經皆有明文不必用他說改易也

又

問答卷十六

三

廟議當時只用荆公之說蓋伊川先生之意也所謂不備九廟之制蓋議者欲并祧僖宣二祖而祔孝宗一室則自太祖而至孝宗纔八世耳兄弟共一世正使荆公之說未必當理宣祖亦未合在祧毀之限也此事不當私議然蒙見問故護及之不必爲它人言也所問葬法大槩得之但後來講究木梓濯青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其上之中卽鋪沙灰四傍卽用炭屑側厚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梓於其上四傍又下三物如前梓底及棺四傍上面復用沙灰實之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土築之盈坎而止蓋沙灰以隔蟻蟻愈厚愈佳頃嘗見籍溪先生說嘗見用灰葬者後因遷葬則見灰已化爲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人者亦里人改葬者所親見故須令嘗在沙灰之外四面

居處都無縫罅然後可以爲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棹故此不敢用金石只以數片合成庶幾不爽法意耳

文

德明向者侍坐嘗問降衷之性具有五典之彝既已知之而行之或有未至只是爲私欲所撓耳其要在窒欲先生賜教云一分私欲便有一分見不盡時道中妄陳所見以及無極太極動靜陰陽五氣五性與夫萬事善惡之出因言大端人倫似只如此不審如何著工夫方見得盡先生云據說亦只是如此無可思案此乃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處只要時習常讀書今常在目前久之自然見得某佩服至訓罔敢失墜茲者辱書又蒙誨以離羣索居之際自能提撕不廢講習體驗之功則與同堂合席朝夕講磨無以異矣某執書三復不勝

問答卷十六

三

感發生我者父也教我者夫子也倪爲莘莘斃而後已因念顏子鑽仰堅高恍惚前後喟然發嘆既知道體之無窮又無所用其力將欲罷之而此理已躍如于中有不容已者而夫子循循善誘復示以用力之方博之以文約之以禮顏子窮格克復既竭吾才日新不息於是實見此理卓然若有所立昭昭而不可欺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顏子者可謂真知者哉夫博文約禮先生所謂講習體驗之功也所立卓爾亦豈離降衷之性固有之彝哉而顏氏之真知如彼後人之不能及又如此進寸退尺每誦師言惕然警懼輒敢推廣先生之說復以求教詳賜開曉幸甚所論顏子之嘆大槩得之然亦覺有太煩雜處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

問答卷十六

三

用工夫勿令間斷久當自有真實現處也

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爲政以嚴爲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向聞其語猶未深訂近讀蒙卦初九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而程氏傳曰聖王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治蒙之功若非威之以刑使之脫去昏蒙之桎梏則善教無由而入某反覆深思若威信不立誠不足以立政然猶有疑焉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是蒙爻所謂以往吝也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抑又聞之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故元爲善之長仁包義禮智三者先之以仁裁之以義三代得天下以仁莫

不有慘怛之愛忠利之教所以不免於刑者亦好仁惡不仁耳今之爲州縣者不念民生之艱刑罰失平征取無藝蕞楚流血荷以逃上官之責而過於寬者又一切廢弛不立所在有之此固不足道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詳講伏乞賜誨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類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吝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

問答卷十六

蓋

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已不觀臨則可否不在已今見爭訟人對官常苦不得在覆覆當計會案使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厭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終矣又如縣道送兩稅籍上州磨審皆向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師範亦用印給過今有數月不還者守俸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但爲政必有規矩使數以此爲寬不知孔子意裏道如何也

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河出閼洛出書而起八卦九疇之數聽鳴鳳而生六律六呂之聲因思黃帝造律一事與伏羲畫卦大禹錫疇同功况度量權衡皆起於律而衡運生規規生圓圓生矩繩直準平至

於定四時興六樂悉由是出故有萬事之根本學者詎可廢而不講哉夫黃鐘之管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之管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周旋十二律復生黃鐘而還相爲官之義又一官各生五聲總十二律凡生十六聲如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自然之理也然司馬遷律數與班固志不同者多未曉攷其實亦無不同但司馬曆書微隱此等尤費思索耳如黃鐘長八寸七分或謂七字是誤蓋十分也是爲九寸此等不審然否十二律還相爲官今攷禮運疏義黃鐘爲第一官下生林鐘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鐘爲第二官終於中呂爲第十二官各有上生下生所管之聲此數蓋本於司馬遷曆書然與黃鐘爲官太簇爲商姑洗爲羽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

問答卷十六

蓋

變徵者不同其次大呂太簇終於無射應鐘凡十二律迭相爲官其下各有商角羽徵變宮變徵之聲向見書堂七絃琴準用此法以定清濁高下之聲但不知疏義各爲一說孰是孰否其必各有所主也變宮變徵其聲清耶不知古律已用之否或後來增加之也至於律律候氣一事尤所未曉書傳所載候氣之法置十二律於密室實灰葭管理之地中一氣至則一律飛灰或疑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之何也此必有造化密相感召之理或又按隋志之說曰律之長短不同各齊其上隨深淺入地中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黃鐘之管九寸故達此說似爲有理今因其說而推之十一月黃鐘管長九寸十二月大呂八寸四分正月太簇管長八寸二月夾鐘長七寸推而下之其長者遞減至九

月無射五寸十月應鐘四寸五分雖埋律之地方不論數尺氣至無有不達然候管長短不同管長者氣必先達及亦先動管短者氣達在後亦如所謂南枝春先到北枝差遲耳不審然否

律呂之說今有新書并辨證各一冊及向時所撰序一篇并往可細考之當得其說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爲官而生四律如黃鐘爲官則太簇爲商姑洗爲羽林鐘爲徵南呂爲角是黃鐘一均之聲也若林鐘爲官則南呂爲商應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是林鐘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官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鐘定爲官太簇定爲商姑洗定爲羽林鐘定爲徵南呂定爲角也但黃大太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爲十二律長短之大官商角徵羽爲五聲長短之大黃鐘一均上生下生長

問答卷十六

素

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各今俗樂亦用之合字卽是黃鐘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可呼俗工問之自林鐘之官而生太簇之社則林鐘六寸而太簇八寸社反長於官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爲林鐘上生太簇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爲官下生社而得太簇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簇半律四寸之社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爲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爲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鐘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杜佑通典謂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鐘太呂太簇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卽此

半聲是也變官變社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官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鐘爲官則第六變得應鐘爲變官第七變得蕤賓爲變社如林鐘爲官則第六變得蕤賓爲變官第七變得大呂爲變社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爲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新書此說甚詳候氣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理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爲先後也但蓋一圖朝夕看論仍於指掌間輪之久久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驗凡事皆然別無奇巧只是久而習熟便是妙處也禮書有此一卷比新書差約偶在他處候氣到寄去看也

問答卷十六

素

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卽日月之行其道各異况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悉未能曉向承指驗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是時不能反覆今望賜諒

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

三卯或在午則月或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畧可見此說在詩十月之交篇孔疏說得甚詳李迂仲引證亦博可并檢看當得其說

易啓蒙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夫河圖無四隅之位截然四正而方謂之圓何也又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注云歷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歷二終以紀閏餘今攷班固志天數始於一中於三終於二十五地數始於二中於六終於三十夫始中終蓋如此推之於剛柔

問答卷十六

表一

律歷閏餘却有未深望者抑亦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之義乎然亦不合願求其說

河圖既無四隅則比之洛書固爲圓矣注中三句本唐書曆志一行之說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爲剛二耦故爲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日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十與九也閏餘之法以十九歲爲一章故其言如此然一章之數似亦附會當時姑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爲河圖耳

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邪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此章一句初理會不得今讀集注參攷左氏傳乃知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棠饋賂賢薄醢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

此雖謂之智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夫子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貴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武子慘然忠君不避險艱能爲人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夫子曰其愚不可及蓋閔之也今觀論語一書於有道無道之世屢致意焉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者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嘗聞先生誦周子之言曰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夫伊尹以天下爲已任者也治亦進亂亦進然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而爲已任非人倫莫相恤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

問答卷十六

表一

刑戮之戒矣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詎可不識時幾聊發狂言以驗中否

所疑實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爲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而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也陳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爲甯武子之愚矣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逢萌則甚易爲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耳

又

陳君全未有用心處相見殊未有益近時後生多只如此難可以向上事期望之只如老蘇但爲學做些小語言文字直將聖賢之言兀然端坐終日讀了七八年今人說要學道乃不曾畧拚得旬月工夫讀一卷書不曾成行記得如此而望有成吁亦難矣

又

顏子之歎一段是顏子見處今無的證驗之可言但以義理推之且得如諸先生及集註之說庶幾少病如有所立卓爾只是見得比之舊時愈見親切不似鄉來無捉摸處但亦未有道理便得入於其間據爲己物耳今此謂在顏子心目之間則是先來所見者不在顏子心目之間又以爲方是實見則前此非是實見矣恐不然也大抵此等處吾輩既未到彼地位臆度而

問答卷十六

聖

言只可大槩實說却於其中反覆涵泳認取它做工夫處做自已分上工夫久之自當心融神會默與契合若只似此直以今日所見附會穿鑿只要說得成就正使全無一字之差亦未有益况以近觀遠以小觀大又自不能無所失乎心性一段大槩則然但中間方說心爲之主不知從前說太極二五四端之未發時此心却在甚處可更思之

實見一段大意極善然非烹之說也程先生遺書中自有一段說得極分明章句云皆實理也人知而大學誠意章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亦是此意可并詳之

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已極詳明蓋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制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曰行有不悛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哉聖人與之蓋取

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也上蔡所記伊川先生與之答問天下何思何然則也一段語意亦正顯此見於外書可并檢看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爲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橫渠先生所謂心要弘放文要密察亦謂此也來喻大槩得之然其間言語亦多有病其分根原學問爲兩節者尤不可曉恐當更入思慮也

禮書中青史氏之記見大戴禮

經世紀年其論甚正然古人已嘗言之如漢高后之年則唐人已於武后中宗紀發之蜀漢之統則習鑿齒晉春秋已有此論矣堯以甲辰年卽位乃邵康節皇極經世說諸家之說亦有同者此則荒忽不可究知敬夫所說抵牾處必是謂武王克商之

問答卷十六

聖

年秦誓序作十一年經作十三年而編年之書乃定從序說鄉見柯國材說以洪範攷之訪于箕子是十三年事必是當年初克商時便釋其囚而問之不應十一年已克商至兩年後乃問之也其說似有理亦當以告敬夫敬夫大以爲然其書已嘗刊行至是遂止敬夫之服善如此亦難及也

潮州王尚書舊嘗識之其人勁正忠實有餘在言路嘗論湯思退之姦而逐之但爲人頗疎率學問偏任已見諸經極有怪說立朝議論亦有不到頭處然不害爲一代正人今所得奏議煩錄一本見寄傳景初是其婿恐必有本旦夕當寄書問之也

樂記圖譜甚荷錄示但尚未曉用律次第此間有人頗知俗樂方欲問之偶以事冗未暇此固未必盡合古制然未及百年而淪廢已如此是可嘆也

韓文致異袁子質鄭文振欲寫本就彼則版恐其間頗有偽氣引惹生事然當一面錄付之但開版事須更斟酌耳若欲開版須依此本別刊一本韓文方得又恐枉復勞費工力耳

禮書入疏者此間已校定得聘禮以前二十餘篇今錄其目附去彼中所編早得爲佳此間者已送福州令直卿與劉履之兄弟參校寫成定本尚未寄來若有可增益處自不妨添入也然因此得看禮疏一番亦非小補不然此等如嚼木札定無功夫看得也

又

來書疑著生死鬼神之說此無可說只緣有箇私字分了界至故放不下耳除了此字只看太極兩儀乾父坤母體性之本然還有此間隔否耶

又

問答卷十六

望

前此屢辱貽書有所講論每竊怪其語之不倫而未能深曉其致只據一時鄙見所未安處草草奉答往往只是說得皮膚不能切中其病所以賢者亦未深悉而猶有今日之論也此雖微陋疎率之罪然因此却得左右明辨力扣敷述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愚見亦因得以目竭非小補也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仁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要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

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握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源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與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

問答卷十六

望

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極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割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知顏曾洞見全體即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乎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訂對格而論相背

者何以異哉來論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功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鄧惠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微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回來喻之詳終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子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辨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爲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大顛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僞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計其爲人山野質朴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

問答卷十六

四

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復論然若不得此碑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坡公海外意見深可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誦之亦足令人慨然也二詩亦未甚曉不敢又便率然奉答然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十七

書知書門人問答

答李演老 呂號溪軒光澤人

惠愚陋無聞於世凡丁不鄙辱賜以書甚盛禮也惠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既而得從何兄叔京遊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不能甚遠而以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日往來於心不忘也不謂此來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乃承惠音許以臨辱奉讀驚喜不可言既又聞以微疾東轅爲之悵然累日也示喻向來爲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感歎無已蓋竊嘗病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爲之先唱指示要途以趣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

問答卷十七

一

循序以進或乃探測幽微馳騁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爲談說之資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則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學之傳遠有端緒其必有以異於此者顧恨未得而扣其詳耳通鑑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閭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彙括別爲一書而未及就衰耗浸劇草葉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爲終身之恨今聞足下亦嘗有所論著又恨其未得就正以資博約之誨也廬阜固爲東南雄麗奇特之觀而又有陶靖節祖孫劉西澗父子之遺風濂溪暮年嘗守其地而西山舅氏陳忠肅公亦嘗論居焉今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區區此來適會學官楊君訪得西澗遺象與元祐今公擇尚書並祠於學因與復議并取靖節忠肅及西澗之子必承公

合而祠之更立濂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氏二夫子焉陶公有
醉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之墓在西門外荒
草中幾無復知其處者今皆作亭以表之以來教之語及之知
足下之有意乎此也故并以告想聞之亦爲一太息也叔京進
德未已遂爲古人每一念之潸然出涕往時見其遺藁有與足
下往來詩句竊計傷惜之懷不減於此不獨爲州戚之好也端
明黃公盛德高年中間一病亦甚可駭今聞其已能步履豈弟
君子神明所扶固當如此抑亦見其平日持養之功矣凡此皆
因來教之及所欲爲足下言者蓋不止此也來使還自九江撥
冗修復草草幸察不宣

與汪伯虞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嘉頌首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嘉之外

問答卷十七

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久客閩中未獲一見
獨幸從親故間講聞聲譽之美差以自慰茲承不鄙遠致長書
禮意既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嘉不取當也示諭
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
嘉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
見其衣冠而聞其聲歎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
者之切而當也邑州使君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
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顧二公
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皆非它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
行之耳兄如嘉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加以拙疎
乍親吏事公私倥傯日不暇給尤覺荒澁不能一吐胸中所欲
言者因風敬謝先辱旦夕儻得脫此羈縻歸卧田間呻吟之暇

乃當有報執事耳嘉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往一
通幸親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不宣

答汪太初茂材 休寧人

四月八日同郡朱嘉頌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足下嘉於足下
雖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閩中以故少得從故里之賢人
君子遊顧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隨宦牒來官廬
阜同郡諸生間有肯相過者而足下乃以手書先之三復誨諭
嘉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欽德學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從
容也然問嘗竊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
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
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微
幸於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

問答卷十七

三

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
之士不志於學則茫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
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嘉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蓋嘗
深爲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爲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爲然
否抑嘗聞之學之難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
能不流於雜而不掄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
誠意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攷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未
即昏晤惟進學自愛爲禱勿勿不宣嘉再拜

答方耕道 來 蒲田人

聞論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疆毅之資厲志於
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詞氣之間似猶未免迫急之人
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

語默動靜之謂曰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憂微細差忒也其它尚多有可論處來書偶留培菴不能盡記曲折然其大槩亦具此矣大抵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乃能有益若一有所聞便著言語撐拄過去則終無實得矣

又

示問詳復具審此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領淺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賦各有自然之則若不

問答卷十七

四

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爲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爲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有遺書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覆熟讀不計近功則智益當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捨難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爲失其序耳若日用工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又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閑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接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喜已材獨任已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爲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愛慕之深不覺緩緩幸恕僭易也

答曾節夫

所喻夸敵之云恐不當以此爲此只此一語便是十數年苦之根願平心定氣徐以時昔所聞於湖湘者考校此語所從來則於此其必有處矣不然平日之言却似與此心此事不相人恐非亡友所望於賢者也

答呂士瞻

問答卷十七

五

道一遠來甚慰孤陋天資明敏極不易得到此數日適值小冗撥置與語令人不倦觀其意趣事事通曉但於爲已一著未有肯心此區區所深惜故其告再三留之今日乃言有信得及處此事體大日月長遠政使實得亦須接續工夫常不間斷方可保任况一時意思未知果如何須更於過庭之際入大鑪鞴與之鍛鍊始可放行耳示喻良背之說周程先生意是如此尋常亦只如此曉會於道理功夫無不是處但近讀易見得象辭解云艮其止止其所也正說此句之意則所謂艮乃止也背乃當止之所也程先生於此句下亦作此說却不本上文卦辭之義義理自兩通但文王意則只當依孔子所解爲是不須更引不見之說以難之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後本已爲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

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
用力未知其於此兩句爲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
先生之語爲正則欽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闢處
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忘則又自爲大病耳渠後來此意亦改
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

答呂道一以字稱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大
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
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
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
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
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勤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

問答卷十七

六

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然一無
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若夫萬物散爲太
虛之說則雖若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
得爲深知之者也此未易言今且當熟讀聖賢之書而以漸求
之耳

又

示喻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
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
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於誠實也

答詹兼善

示喻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
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

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
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所論孟子甚善其大槩不
外此矣更於其間子細研窮見得曲折處方有意味願益勉旃
以慰所望

答曾致虛集

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
以爲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
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
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
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
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
錯且五常自行無非可願雖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

問答卷十七

七

鄙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願於日用間一驗其實因風語
其可否焉

又乙卯二月一日

南康從祀畫象乃取法監學已詳報吳廣文矣白鹿當時與錢
子言商量只作禮殿不爲象設只依開元禮臨祭設席最爲得
禮之正不然則日用燕居之服以石爲席而坐於地亦適古今
之宜免有側陋就食之謂子言皆不謂然但今已成恐毀之又
似非禮此更在尊意斟酌報之也蓋幼年問先君子嘗過鄭圃
謁列子廟見其塑象地坐則此不爲無據也

答朱魯叔

仙遊人

劉守請祠本報計須且已知早晚得親炙又與程弟講學甚善
其善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八分上只論得一

皆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爲學之要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它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汎濫涉獵也

答黃商伯 淵 江西都昌人 論文簡

心喪問大意甚善但云本生之服視其屬之親疎却似不然蓋不問其親疎而祭以齊衰不杖期服之也本生繼母蓋以名服如伯叔父之妻於已有何撫育之恩但其夫屬乎父道則妻皆母道況本生之父所再娶之妻乎此兩節幸再攷之恕說亦佳但大學繫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已自便之心爲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爲姑息苟且之場矣此處亦

問答卷十七

八

幸更思之也蓋嘗於大學治國平天下或問中極論此事此便遽未及奉寄旦夕別附致也

又

蓋謂祠人未還計亦不出數日蓋其去已餘兩旬計程當歸已久必是已如所請等候出教留滯耳萬一未遂愚計所處正如來喻之云也年來衰病支離日甚今無它望但願殘年飽喫飯耳晚年遊豫章每至東湖之上未嘗不慨然有懷陳仲舉徐孺子之高風出處之間禍福不同然亦各行其志未知此漂漂者竟如何耳示喻向來喪服制度私固疑之幪頭四脚所喻得之矣但後來報狀中有幪頭又有四脚各爲一物與此注文又不同不知當日都下百官如何奉行固無一人來問以書和禮官竟亦未報也至於直領幪衫上領不盤此間無人曉得遂有爲

之說者云但用布夾縫繞頸直過略作盤領之狀而不用斜帛接繞盤繞州縣多用此制詳此只是杜撰但禮官之意却未必不是如此然想官人亦未必曉只是手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耳竊疑直領者古禮也按三禮幪衫者今禮也如公服之狀必是故事中有兩說各用一說而今遂合爲一既矛盾而不合於是爲此杜撰之說以文之耳更以報中第一項證之既有斜巾又有幪又有四脚又有冠一日之中一元之上并加四服此亦并令古今之誤蓋斜巾本未成服之冠如古之免幪却與四襟衫爲稱四脚即與幪衫爲稱冠即見三禮圖者當與直領衫裙爲稱今則并加四者而下服有幪有裙亦是重複而真直領之衣遂廢只此一事便令人氣悶今幸有討論之命然亦未見訪尋士大夫之好古知禮者次第又只是茅糲紙裹不成頭緒近

問答卷十七

九

報作百日禮數此亦不經之甚且唐制本爲王公以下豈國家所宜用邪禮器之失不但一爵今朝廷所用宣和禮制局樣度雖未必皆合古然庶幾近之不知當時禮部印本何故只用舊制向來南康亦無力但以爵形太醜而句容有新鑄者故易之耳其實皆當遣人問於禮寺而盡易之乃爲盡善但恐其費不貲州郡之力不能辦耳福州余丞相家有當時所賜甚精然今亦莫能用也濂溪之祠郡將乃能留意如此并及陶劉亦甚善此等事自世俗言之似無緊要然自今觀之於人心政體所繫亦不輕如今日荒政便與此事相表裏若如庚子年中守令見識彼安肯作此事邪

又

方喪無禪見於通典云是鄭康成說而遍檢諸篇未見其文不

敢輕爲之說但今日不可謂之方喪則禮律甚明不可誣耳儀禮喪服傳爲君之祖父母父母條下疏中趙商問答極詳分明是畫出今日事往時妄論亦未見此歸乃得之始知學之不可不博如此非細事也左杜所記多非先王禮法之正不可依憑要之三代之禮吉凶輕重之間須自互相降厭處如顧命康王之誥之類自有此等權制禮畢却反喪服不可爲此便謂一向釋服也心喪無禫亦見通典乃是六朝時太子爲母服期已除而以心喪終三年當時議者以爲無禫亦非今日之比也此事本不欲言以自是講學一事故及之切勿爲外人道也跪坐近得楊子美書引僧人禮懺道士宣科爲比彼蓋未嘗以爲難只是慣耳其說亦爲得之皇祐祭式却未之見如有本幸因的便借及彼時所用只是開寶通禮此有其書欲一參校也開寶

問答卷十七

十一

與開元大梁相襲開元只有先師二位無諸從祀或是開寶所增也位碑於法亦只卧之於地與獻官位版相似非此爲神位也今獻官位版亦有植之塑象如開元禮則無之想當時初加夫于王號卽內出袞冕以被之則爲有象不知何故牴牾如此豈所修禮書亦姑以存古而實未必行邪而韓退之劉禹錫諸廟學碑亦皆言有象本朝則固有之久矣可更試攷之也

又

大學知止能得或問云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又曰能知止則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至能慮則又曰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程子則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又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妄謂一物既格

則能知一物至善之所在而亦可得其所止然猶有定靜安慮之四節學者必知止而用其力然後求得所止也今或問以爲必盡窮天下之理然後可以知至善所在而得所止與程子所言格物工夫似若不同得非或問所指是舉大學之全體極致而言只歟此一段考異明卷尾

經文物格猶可以一事言知至則指吾心所可知處不容更有未盡矣程子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勿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盡故古經程子之言未見其有不同也

中庸章句言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竊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賦健順五常之德理無可疑然自昔祇言五常而不及健順體之於心得非歟

問答卷十七

十一

於爲善者是其健順其自然者是其順乎然自昔祇言五常而不及健順何邪

陰陽之爲五行有分而言之者如水火陽而金水陰也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戊金之庚水之壬皆陽而乙丁已辛癸皆陰也以此推之健順五常之理可見

中庸章句謂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或謂亦言人物雖有氣稟之異而理則未嘗不同孟子集注謂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二說似不同豈氣既不齊則所賦之理亦隨以異歟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說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

更詳之自當無可疑也

石氏集解引生之謂性即氣氣即性一章竊謂此章先明理與氣不相離遂言氣質之性雖有善惡然性中元無此兩物相對而生其初只是善而已由氣稟有昏濁又私欲汚染其善者遂變而為惡當為惡時非別有一善性也故有惡不可不謂之性濁不可不謂之水之說似指成之者性以後而言與孟子援本窮源性善之論不同然惡或不萌則本體亦有時發見若能澄治則復其初矣至於水流而就下以為繼之者善則是以喜怒哀樂已發之後皆指為繼竊謂須如易解之說在成之者性以前方是本旨以濁比惡亦是專指欲動靜流之後竊謂須如大學集解之說因氣稟之不齊而又私欲生其間分比兩節然後精盡也未審是否

問答卷十七

三

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說到下文成之者性方以人物而言程子所引乃借上一句便就人性上說而指其已發動之所為也不容說處即性之本體如水則只是水別著一字不得至謂之善則性之發如水之下矣清濁之喻又是一節來喻已得之矣大抵此一條說性字最多須分別得甚句是本來之性甚句是氣質之性即語脉自分明矣

未發之前唯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以察之未發之中不待惟求而已瞭然於心目一有求之之心則其未發者固已不得而見矣剖析可謂明白呂氏欲求中於未發之前而執之誠無是理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於此未免以心觀心前章或問謂別以一心求此一心見一心為其悞論語或問觀過知仁章亦有此說豈非學者不能居敬以持

養格物以致知專務反求於心迫急危殆無科級依據或流

入於異端與始終判教體用相涵意味接續者為不同也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為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山胡氏親過知仁之說所以為不可行也

中庸第二十章之問語誠始詳明善擇善所以為誠之基本者亦始於此章併言之舊嘗觀乾九三九四與坤六二覺聖人說乾之修為易而坤則工夫緊實似有聖賢之分大學初說致知格物中庸百章惟言戒懼謹獨工夫規模覺得似此大學為高遠直至二十章始言明善擇善與大學所以教者同亦似二書隨學者器質為教也

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直指本原極致處已細相涵精

問答卷十七

三

粗相貫皆不可闕非有彼此之異也

五行各一其性宜五行亦各一其德舊聞先生說義理分界至處須要截然要貫通處又自貫通竊謂仁發而為愛愛而得宜便是義有品節便是禮之類則體雖各立而亦相貫通竊恐五行亦如此嘗見人言五行之體質便是土如木之堅則亦有金之從革亦不以直之性也未審是否理有未明雖於事非急亦不可細於不知畧乞賜教

曲直稼穡各是兩事餘亦合準此例潤下者潤而下也炎上者炎而上也從革者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也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竊謂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薄蒸薄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五者雖一有俱有然推其先後之序理或如此

向見吳斗南說五事庶語皆實依此爲序其言亦有理幸試指之

鬼神之事未易測識然學者亦欲隨所見決其是非祀先之義向來因聖人不言有無之說竊謂氣散而非無苟誠以格之則有感通之理况子孫又其血氣之所傳則其感格尤速也未審是否

三條皆善橫渠說五行數段甚精可并攷之

陳勝私嘗說雷霆震擊真有鬼物先生不答次日乃言學者當於正理上立得見識然後理之變者可次第而通若將理之變者先入於心立爲定見則正理終不能曉矣竊嘗服膺妄謂夫子所言與者宰我之問程子張子之論無非正理但張子神與性乃氣所固有之語似主氣而言却恐學者疑性

問答卷十七

十四

出於氣而不悟理先於氣語似未盡未審然否上蔡之說或問以爲善竊疑石氏所集其言有及於理之變者如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又似以心起滅不問有無之正理上蔡之意必不如是其因致死不仁致生不智之謂恩之恐宗廟祭祀不致死之也葬埋墳塋不致生之也理之有者聖人制禮使人誠意以感通其間曲折精微莫非仁智之盡若理所無者聖人不道也至於理之變者竊謂皆氣之所爲而皆因於人雖復多端似可以次第而曉所謂天地之妙用豈非造化陰陽之理人心精神之聚上下感化之所自歟妄意如此殊未明徹乞指教

此論甚善但張子語不記子細然論鬼神則氣爲近未至遽有先於理之嫌也上蔡語語爲政卒篇論鬼神甚詳大槩亦如來

喻恐可泰攷也

又

燕自少日幸蒙師友之訓得窺聖學門戶退與朋友講之聞而信者固多然能終始用力而不爲中道之廢者甚少况年大官達則其忽然忘之者益以速矣區區以此每汲汲之恐先師傳付之旨至此而遂絕之今得來問每以此事爲念而其論說亦多與鄙意合乃知此道猶有望也幸甚幸甚如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此是去年信今者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尚已更願勉旃有以卒副所望則又大幸之甚也燕再拜

答詹元善 體仁 崇安人

問答卷十七

十五

雅聞左右才雋行馴好學不倦私竊歎慕以爲天之賦予如是其不苟然矣獨恨未獲從容卡知所學者果何學耳世衰道喪俗學多岐天理不明人心頗僻未有甚於此時者燕竊不自知其淺陋方以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勉焉而志力不强未有攸濟是以樂聞賢者之風而有望於切磨之助伏惟益屬初心求知所至而用力焉有以慰此懷也僭易皇恐皇恐承諭諸祠之意深所未曉然元履已歸不知曾爲辦此事否若燕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固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至於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夫之憂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與前輩蓋非辭尊

辭富則莫之肯爲慕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故區區之意願左右少候終更而後求之未去之前盡心所職思其職於分義之所當爲而無敢有厭敷之心焉則庶乎其可以自安矣慕用之深不覺觀緣伏惟有以亮之元履一出未能有爲然士大夫始復知天下之有正論廉貪激懦所助多矣慕官期已及坐此未敢遽出然亦不敢有忘當世之意賢者富有以識此心耳未由面論臨風耿耿

又

昨致書後宋臣見過能道比來賢者所誦書若將應科目之爲者已竊覺之又於元履處見所著書及孟子說然後慨然發歎不意賢者用心之差乃至於此便欲致書相曉而久不值便以

問答卷十七

六

至于今蓋未嘗一日不往來于懷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誦水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竊謂此心不除決無入道之理至於談經之際則又專以人欲之私妄意聖賢其言險譎乖戾不近人理聞之使人耳聾心悸不謂斯言一旦而出於賢者之口也養氣之說雖不至是然撥拾老莊荒誕之餘以求人乎聖賢歌義之實亦非黨之所敢聞也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特其小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而

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感下問之勤不忍隱嘿不識能聽之否

又

歸宗之請計已報可此於人情恩義之間有難處者而輕重本末事理甚明自見賢者之不安於此者有年矣今追贈之榮既及泉壤則於恩意已爲曲盡但異時所以益致其倦倦不忘之意如范公之於朱氏者此論想已素定也但近至城中見羅養蒙之孫示及祖事狀有此一條事與今日其極相類今謹錄去恐更合稽恭禮律以盡情文之變乃爲盡善此非小節不可草草耳近日大除拜一番紛紛紅羅公議幸伸然自此中外之責愈重而其人之才智局度猶昔人也不知何以處此乎來書所賦騶之卒章真可爲流涕痛哭也進對之際言之不切不足以盡

問答卷十七

七

吾心而吾言雖切度亦未有轉移之勢不知明者又將何以處此也偶得黃子由奏疏謾錄去其言至此不爲不切蓋已下到大承氣湯矣而略無動意奈何境外之事彼若爲萬全之計固不輕移但恐萬一在謀輕襲而我之邊障未有以當之此則慮外之慮而所繫亦不小也故都之事不成乃是天幸如其不然雖約無故之疑梁武金甌之戒直可爲寒心不知今日諸公何以處之大抵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秋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摸索不著其有讀得楚漢孫劉楊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爲之永慨未知天意竟如何耳李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飽繫不能與之

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諾歸來更須細尋訂耳此行所資亦足爲晚年休息之計元善篤於友誼固自不薄而張帥之傾蓋勝流今之君子亦鮮能及也子靜旅櫟經山聞其周旅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許教似亦小中毒也如何如何

答潘叔度 景憲 金華人

邵子文託明道先立標準之言深中近日朋友之病且孟子亦有襲而取之之戒尤當深念也

又

所論標準藥取之戒極爲精密然所謂有爲若是如舜而已者必自立的實平穩下功夫處非是徒然晝思夜度以已所爲校

問答卷十七

大

舜所爲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服藥積漸將理使氣體浸充可及平人而後已豈可責効於一丸一散一朝一夕之間而遽怪其不及平人哉然論中庸一卷於察覺之時此亦甚善然與其必謂一過不若虛心玩理之從容而有味也

又

來喻縷縷備見立志之遠歎服良深但所謂敬之爲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於邵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縷有執持之意卽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卽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

後以敬名其理也此類初若名言小失不足深辨然欲放過則恐於日用之功不能無害故輒言之子約書中有所反覆亦是此意幸參攷而互評之則其辨益明而儒釋之殊亦可因以判矣橫渠集云云大凡作事勿勿不能博盡異同便有遺恨前輩所謂甚事不困忙後錯了者誠有味也

又

所喻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功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若如來喻却似太瀾翻也大抵諸所誨論似皆傷於語言道理頭緒多云云愚意且欲賢者於此稍加屏置而虛心觀理於平易專一之地不審於意果如何也

問答卷十七

九

又

意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暇日間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江南之業恐自是慶曆元祐之功不當以此論也此話甚長非面莫既大抵鄙見與彼中議論不同處非一而此爲其最是乃天理人欲之分直截剖判不相交雜處安得相與極論以會至當之歸乎愈疾之意發於羞惡之端固有不可已者然至於加一忿字便和自家這裏有病了此亦深欲面論之尤緊切者恨未有其便耳謹酬毒藥之喻恐亦過當聖賢只得立言垂世從違猶爲却在心人如何必得況吾輩所急在於自明正不當當以此忿橫在胸中也陳膚仲近得書

云欲且又過此此等人未欠講論却是欠收斂此又是別一節話頭要之須面論乃究耳吾人無用於世只自己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講究得徹衆盲摸象各說異端不知却如何收殺可應可慮奈何奈何

答潘叔昌

嘉靖間爲舉爲口蓋久每恨未及際晤以慰所懷茲承不鄙遠貽誨帖傾倒甚至自顧涼薄何以堪之反復再三有愧而已即日冬寒伏惟進德日新尊履多福嘉蚤獲執侍先生君子之側粗知以開學爲事而躬行不力老大無聞顧省平生第有愧恨左右才高識明所以自期蓋已不淺乃不知其如此而辱垂問焉則已誤矣况所謂日用之間不放不亂者又熹之所以早夜竭力而未能彷彿者其何以有於高明之萬一乎然先其所難而不計其獲聖賢所以示人爲仁之方也熹雖不敏願與賢者共勉焉因風脩報未究所懷繼此有可以開警者願日聞之幸甚幸甚

問答卷十七

主

又

細讀來喻足見爲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口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免者而克之則亦代翁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達姑請所聞已深愧靦惟明者有以教之

又

示喻讀史曲折鄙意以爲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變又

以觀其所處義理之得失耳初不必於玩味宛索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也若慮其感動不平遂廢不讀則進退之間又恐皆失之太過而兩無所據也

昨聞叔度兄願爲佛學因厭所疑大家峻却愧悚深矣今不敢復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于約達之恐其過江未還煩爲累道鄙意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今若未能決意自拔得且姑置其說而專意於吾學捐去雜博專讀一書虛心游意以求夫義理之所在如此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朋友之心無所復恨而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爲晚也如何如何

問答卷十七

主

又

示喻讀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倦之意然熹意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究得箇入頭處却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而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功力也嘗竊私誑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功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沈叔瞻章疏出於何人大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愈見卑狹令人擡頭不起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也

又

示論天上無不識字處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即不如月天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大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起看書如復還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蜀學之弊誠如所論唐論却未暇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為却取此議論以為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枋者常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傳以為父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若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者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熹已立未必以為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熱講

問答卷十七

圭

又

示論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電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為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為準則也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若必以為然即程正叔寧可終身只作園子祭酒却讓他人陳正已作宰相也可怕可怕

又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許多論之大畧皆如來喻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寶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又

向來鄙論初無深旨來書誦及足見不遺一善之意然所謂有至於中者亦只是此持守之意耳遺書首篇答李端伯之問者正是此意不可離此持守別想像一物以至乎中也

問答卷十七

圭

又書社生二論後

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為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也其死之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婿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顧公之智識有所不足非獨弃平原一事也但仁義禮智信列於五常聖人皆類之為教未嘗偏有所隱也今日聖人獨顯仁義忠信以為教而神智以為教不知何據而言若其果然則是仁義忠信乃無用之模而智乃仁義忠信之賊矣學術不正使人心頗僻如此甚可憂懼不知老兒曾見此論否聞其託於賓館必嘗相與講學不幸有以警之母使東萊宗旨轉而為程朱幾變之學也

又

所示內外交養勿使偏枯聞斯行之不必猶豫此正今日應病
耳藥也薛氏書已領觀其用功纖密良可歎服而昨得其論語
及春秋却有難曉解處豈其用力於彼者深固所謂藝之至者
不兩能邪學者於此要當知所擇耳仁傳正類南軒所為鄭意
未安伯恭昨補外書震澤諸條問聖賢之言要切處思一
段意思却極好也陳齊之文於如此尤所不解亦嘗究其失否
微言既絕大義益乖甚可憐懼不覺傾倒至此此紙不可以示
人也只欲賢者知不枉用心耳

答劉叔文

建陽人

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
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

問答卷十七

五

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大凡
看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始終方是不錯只看太極圖意所
解第一段便見意思矣若未會得且虛心平看未要硬便主張
久之自有見處不費許多閑說話也如此虛心理會不得時却
守取舊來所見亦未為晚耳如或未然且放下此一說別看他
處道理尚多或恐別因一事透著此理亦不可知不必守此膠
漆之益枉費心力也

又

細詳來論依舊辨別性氣兩字不出須知未有此氣已有此性
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
相夾雜至論其偏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
不有是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為性性之粗者為氣也來說離

多只以此意愚之便見得失如云精而又精不可名狀所以不
得已而強名之曰太極又曰氣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氣為性
之誤又引通書解云云亦是不察陰陽二字是形而下者便指
為誠不知此是誠之流行歸宿處不可便指為誠也又引無極
之真以為真固是理然必有其氣是以可與二五妙合而凝此
尤無理矣夫真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豈有理
自有氣又與氣合之理乎其間瑣細不服一一辨論但更看太
極圖解第一段初兩三行便見理之與氣各有去著不待如此
紛紜矣

答王子充

老兄深靜篤實天資甚美平時於輩流中心所敬仰頗恨相從
日淺未得深扣所存以自警策今請來教乃有懶弱自安之語

問答卷十七

五

何邪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關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
以講學為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
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
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為拘滯而
卒無所發明也愚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胡伯逢

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
大人則有知覺擴克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弊故曰不失赤子
之心者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南軒所說固善然必謂從初不
失此恐太拘既失而反之却到此地位亦何害其為不失乎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

隱也然幽闇之中祗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又

昨承諭及知仁之說極荷開曉之詳然愚意終覺未安來論大抵專以自知自治爲說此誠是也然聖人之言有近有遠有緩有急論語一書言知仁處亦豈少耶大抵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

問答卷十七

庚

若便以吾先人之說橫於胸次而驟率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謂况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竊觀來教所謂苟能自省其偏則善端已萌此聖人指示其方使人自得必有所覺知然後有地可以施功而爲仁者亦可謂非聖賢之本意而義理亦有不通矣熹於晦叔廣仲書中論之已詳者今不復論請因來教之言而有以明其必不然者昔明道先生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其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若如來教之云則自不必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第即夫怒而觀夫怒則吾之善端固已萌焉而可以自得矣若使聖賢之門已有此法則明道豈故欲捨夫徑捷之塗而使學者支離迂緩以求之哉亦以其本無是

理故爾且孟子所謂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者正謂精思力行從容涵泳之久而一日有以泮然於中此其地位亦已高矣今未加克復爲仁之功但觀宿昔未改之過宜其方且悔懼愧赧之不暇不知若何而遽能有以自得之邪有所知覺然後有地以施其功者此則是矣然覺知二字所指自有淺深若淺言之則所謂覺知者亦曰覺夫天理人欲之分而已夫有覺於天理人欲之分然後可以克已復禮而施爲仁之功此則是也今連上文讀之而求來意之所在則所謂自得者乃自得於仁之謂矣如此則覺字之所指者已深非但力於仁之久不足以得之不應無故而先能自覺却於既覺之後方始有地以施功也觀孔子所以告門弟子莫非用力於仁之實事而無一言如來論所云指示其方使之自得者豈子貢子張樊遲之流皆已自得於仁而既有地以施其功邪其亦必不然矣然熹前說其間亦不能無病人觀已之說皆有病以今觀之自不必更爲之說但以伊川和靖之說明之則聖人之意坦然明白更無可疑處矣

又

知言之書用意深遠析理精微豈末學所敢輕議向輒疑之自知己犯不遑之罪矣茲承誨諭尤切愧悚但鄙意終有未釋然者知行先後已具所答晦叔書中其說詳矣乞試取觀可見得失也至於性無善惡之說則前後論辨不爲不詳近又有一書與廣仲文論此尤詳於前因龜山中書前章而發及引易傳此大有卦及遺書第二十二卷者此外蓋已無復可言者矣然既蒙垂論反復思之似亦尚有一說今請言之蓋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

選詞避寵亦事之宜紛紛不已又似過甚今已幸得請矣只用
省割令還故官更不再出敕牒亦甚省事位高言廢又是上一
等人今人則位未高時已無及物之志矣可為深太息也此間
親知有仕於汴者書來說彼民望行經界尤切劉仲歸說趙書
亦請行之當頗頗難之彼於汴無利害只恐牽連并及泉漳耳
今日之政且得如此亦善人固難得每事皆善也漳人亦淳但
淳者太淳故其有勢力者得肆殘暴為可憐耳向來縲政撫其
淳者甚至而治其豪猾不少貸亦有精力不及而誤縱舍者然
或者至今以為嚴殊不可曉深自愧恨不得如仁卿者為寮友
而規正之也

答黃直卿翰林院直學士人益文肅

別抵之喻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武侯所謂

問答卷十七

三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為
然也如此則知處不期寬而自寬行處不期遠而自遠矣試更
思之

又

子春問時相過甚善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
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更令考校同與研究纖悉恐其意思
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畧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益未
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見得却須勇革不可苟遷議笑却誤
人也

又

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久無好況不暇奉報先天乃伏羲本
圖非康節所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

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
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
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
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
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
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柔自四而八剛柔以爲五
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
大小詳畧耳近日講論及脩改文字頗多當候相見面言之

又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
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
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子細已別錄去可更詳之

問答卷十七

三

又

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
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
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槩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
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
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邪通書中所謂誠無爲者太極也幾善
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禮先樂後益既曰各具
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曉處一一盡得
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
之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
隨處盡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是大槩
法象若論日用功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

必待見圖而後還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惟也既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闊矣若但寸寸鉅錄比量湊合還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邪

又

前書所論大學兩條似未然如此則是明德新民其初且苟簡做一截到止於至善處又子細做一截也知至之至向來却是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為極至之至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善皆訓極字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功夫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說也可試思之此義非獨熹不謂然以示季通諸人亦皆疑直卿不知何故作此見也病中看得孟子要畧數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畧脩正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却聖賢成書此為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

又

喪服篇

所說極出經傳破神重復不相連屬不可行也

此篇已畧修定似有條理且其間有見上條見本條之類尚涉重複然去之又似太踈畧可更裁之或於本條下重出例注亦自後有通例一條甚好恐更有可入者當補之

喪服義

此篇都未編可更考之恐當以二年間一篇為首蓋其言所以制服行喪出於人情之實最為明切又包三年期功以下皆盡

其後乃取諸篇中論喪輕重意義者附之若此類不多即不若得亦依舊只附前篇作傳

士喪禮上下

兩卷略定更詳之

士虞禮

當以士卒哭祥禫之禮附其後而於篇目下注云附卒哭祥禫禮附

喪大記上下

自天子達於庶人者居喪之禮也若其送死之節禮文制數則貴賤之等固不同矣今以天子諸侯大夫之禮附於士禮之篇殊不相入自合採集別為一篇但以世俗拘忌不敢別立篇名故欲只因喪大記篇包舉王侯士庶之禮而放士禮次第分其

問答卷十七

三

章段凡言禮之法而似經者則依經例雜法與此篇相表裏凡記事實有議論者則依記例似稍明白但恐其間尚有脫漏差舛可更詳之其虞禮以下尚闕如天子九月而卒哭及九虞七虞等語當別為下篇依士禮次篇編集却於見編卒哭等禮篇內刪出三傳作主等說亦當附入其杜預邪說前輩已有掊擊之者亦當載王侯大夫制度皆入此篇其書禮論語內說諒陰制度及左傳說天子諸侯喪事亦皆依記例隨事附於章目之後如諒陰及后世子皆為三年之類即附祥禫章後譏華元樂舉及仲幾對宋公楸枹藉幹語之屬即附棺槨之章等章楚恭王能知其過之類即入誄諡章如此類更推廣但願命康王之語恐尤不可遺然又不可分只於篇末附入如何

奔喪

道喪附此篇之目下依虞禮例並喪恐更有說此所取似疎畧可更考之

居喪記

弔喪附此篇之目下依虞禮例

喪義

以檀弓哀戚之至一條爲首此條甚長今在疏者其餘有通說喪禮或於喪事如孔子早子張庶幾等語皆合附入別經更又剪下碎段一束恐亦可附第後以失天生地子孫之類

以上共十篇

重出例不須如來喻但於初見處注尾著圈而注其下日後某章某章放此喪禮篇中亦有一士虞禮記既封至除之此一項不入例可更詳之

問答卷十七

上大夫之虞此條當入大記下篇

周禮喪車更詳之若是上下通用卽入喪服通例經中若是王禮卽入大記初用車處

凡已剪下重複碎段恐有漏落或當載者可更詳之所寄數卷若前此旋次得之卽可予經看今并寄來又值事冗目痛只看得一兩卷子細自既久以後多不及詳可更加功修此數卷也

卒哭篇附虞禮後以本記補經

始死三日而殯止遂卒哭注用剛日曰哀薦成事將且而附

辭一也注未云喪薦成事喪辭止之喪注

右卒哭○記云云

明日以其班附止尚饗

右附○云云 ○附扶不上於堂

恭而小祥曰薦此常事

右小祥○記云云

又恭而大祥曰薦此祥事

右大祥○記云云

中月而禫止未配

右禫○記云云

注中云見某篇云云者更契勘今所定本恐已刪去隨事改正

所論士廟之制雖未能深考然所論堂上前爲三間後爲二間者似有證據但假設尺寸大小無以見其深廣之實須稍展樣以四五尺以上爲一架方可分畫許多地頭安頓許多物色而中間更容升降坐立拜起之處淨地一片空地以灰畫定而實

問答卷十七

周旋俯仰於其間庶幾見得通與不通有端的之驗耳

若如此圖則堂基之上便分前段三間後段四間及兩邊夾室之仗矣卽不見得殿屋橫棟從甚處斷兩霄之分從甚處起又不見殿屋兩翼如何似今之門廊又不見兩夾堂外既無墻亦合有柱與否云有柱則於殿無柱云無柱又恐間架次第雖如所說其殿屋分四霄處亦合卽前來寄去之說但移得洗更稍

向東當檐滴水處耳夏屋亦須作吹棟以覆兩夾但設搏風版於兩夾之外夾棟盡頭而設洗於其南如此乃有門廊之狀

先說福州人所蓋屋之前後皆爲五間而中三間爲直棟旁兩間

爲兩夾其上椽瓦或爲東西雷之上流或爲夾棟而設搏風於其外也若不如是則殿屋直棟反短於夏屋之棟等殺不應爾也

古者降殺以兩恐士廟深廣當自天子制度三降而得之又於其間細分間架乃見其實也
適又思之恐只是作三大間旁兩間之中爲牆以分房宇兩夾之界畧如趙子欽說但門廡二字未合耳可更考之

問答卷十七
附考異補遺

黃商伯問大學知止能得云然後求得所止也今或問云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其釋知止之本文今體可謂富矣然恐學者見其有天下字有皆字以爲必盡窮天下之理然後可以知至善所在而得所止如程子所言格物工夫未足以知至善必待物盡格知盡至始爲知至身脩以至天下平皆得所止之效與所以繼綱目三語之後言之蓋舉大學之全體極致與乞賜指教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十八
書 呂氏問答

答呂子約 祖傳大愚東萊之弟謹曰此示諭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諭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單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淡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又

喻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省爲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勉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又

示諭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獲之病著此意思橫在方寸間日夕紛擾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爲愈益不惟專力易見功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爲聞

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而驟等也

又

時習之義程子云習重習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此恐是學原於思之意凡所當事者皆學也不致其思繹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苦思力索則浚迫無味亦失所謂說矣惟學蓋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蓄浹洽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卽時習而說之注釋也

張先生所云似真程子之意未冷

此說甚佳南軒解義爲人借去不盡記其說然覺得儘有未安處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恐止當從尹氏說

問答卷十八

二

尹說固好然其間曲折恐亦不可不講若有人引上蔡所引許多同異問之尹公他必有說不只如此打過也

傳不習乎恐止當從明道說蓋恐不習而傳之則在已審問

明辨之功有加無已篤於自反而懼於傳之或差

上蔡之說恐與章指

未 差下一本有也字

如明道說文勢似不甚順若從上蔡之說則先忠信後講學乃與上下章意思相似又文勢安帖不煩多訓似亦有理誠更思之

父在觀其志一章恐指意在又志所存也行所爲也有父兄在安得聞斯行之雖欲成父之美而親心未順焉雖欲爲不善而莫得肆焉止觀志之所存可也若親沒矣吾之所欲爲者遂矣故必觀其所爲之事與不專而後可蓋雖爲之善

然不能忍而遽改則亦謂之死其親可也至於三年之間事死如事生而無伸已之意適謂之孝可謂孝矣云者深嘉之辭若曰如其非道則何待三年是未深體觀其行之意也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矣苟有決厲之意則縱有丘山之善然此心不幾於息乎

此說甚好但謂固有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未安蓋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爲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況於所天乎因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恐當更思之也又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自好試并思之如何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論氣之感也謂古今一箇亦得論氣之本也

問答卷十八

三

感字未安李文饒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亦善言天者

季路問事鬼神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欲令子路原始觀終聚而通之也未知生焉知死是固然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恐取子路忽於近之病蓋在目今雖曰未能事人然隱微之間如執虔奉盈所以事之者自當深用其力苟於此知所事則事人之道亦可進但關畧於事人則益不能事鬼矣

惠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知死矣盡親親

長長貴尊賢之道則能事人而能事鬼矣只如此看意味自長戒慎隱微又別是一事不必牽合作一串也

體物而不可遺之義蓋物是形而下者物其物則息生不窮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即形於上者也苟物而不物則死矣體云者其流行發見非物自爾而必有體之者也

體物之意剖析得甚好但本是鬼神之神德為此萬物之體非是先有是物而鬼神之神德又從而體之也物而不物則死矣此句有病須知若初無體之者則亦無是物矣

游寬爲變之義如何

精魄也耳目之精氣魂也口鼻之靈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魄爲鬼魂爲神禮記有孔子答宰我

之問正說此理甚詳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可取

問答卷十八

四

橫渠上蔡論此亦詳

誰毀誰譽一章恐當看誰字此正見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又聖人無所私好而於善善之意亦不侵過分毫來謝所謂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貶之惡似恐於公平之意思未完

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忽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戾之科矣試更思之洪範皇極亦有此意

又

所喻日用工夫足見爲己之意甚善然別紙所論論語首章便是讀書玩理之樣樣更無別詮請只如此用功不必切切論功計獲也

又

示喻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已用力之深不勝歎仰然前後已屢奉聞不必如此計較迫切但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試更思之至如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稍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又

問答卷十八

五

巧言令色鮮矣仁論章旨則尹氏之說爲完若旁通其義如辭欲巧之類是迴修省細密工夫其發原自別然修辭之功亦易得入於安排計較而不自知其所發之偏者亦爲鮮矣仁也

發原自別之說甚好修辭之功固易入於安排計較然亦只得就發原處謹之耳若捨此而別生疑慮則又轉見繳繞不得剖決也

曾子之三省爲人謀與朋友交傳諸人惟恐應物之或不如此已而篤於自反也尹子言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某豈敢說爲他說萬一有少差豈不誤他一生恐正是傳不習之意先忠信後講學固是如此但忠因謀言信因交言恐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未類上蔡之說竟不敢安

所引尹公語甚好然於此文句中似覺少兩三字聖賢立言不如是之巧而晦也標不忠則欺於人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已欺於師是亦忠信之類耳更思之

一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好但於本章之旨恐未安父在觀其志觀其所志之善惡也父沒觀其行觀其所行之肆與否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事亡如事存而不忍死其親焉故曰可謂孝矣幹旋改移其始止於隱惡諱過本在於愛親賢而往易入於私其病固不細然彌縫調停之工又不可廢所謂度不可行至誠哀痛而改之固不必回互但弗知所以改之之方則或傷於張皇驟快而無遲遲浸漸之意味亦非篤於愛親者也謝方明水祖後舊看傳甚可為法然李先先生之言亦要於此致察

先生之言恐更當思之至誠哀痛四字儘有思存得此心自

問答卷十八

六

不至張皇也據今日病證似當且服此藥便自胸次開闊黑白分明若更主張調停兩字正是以水濟水竊恐昏昧隘促轉見無進步處父沒觀行必如舊說亦為是非邪正之類所包甚廣今只云肆與否却覺拘滯兼又與上句參差下句重併尤未穩當

日月終古常見而尤景常新其理固如此然所謂常見所謂常新必有科別

日月陰陽之精終古不易然非以今日已映之光復為來日將升之光也故常見而常新

未能事人而欲事鬼未能知生而欲知死是猶未知其首而欲知其尾也知首之旨當如來教又思事人之旨恐止是不敢欺不敢慢出門如賓如此而致敬密察庶幾可以交神明

系事如祗事之事所謂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恐於事字未叶

此說甚好此烹說尤親切蓋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固不外乎愛敬但如此說方親切耳然四者之目亦不可廢請更思之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遺此三句乃指鬼神之神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神德猶云氣即性性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言無遺闕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聞乎晦明代謝也

問答卷十八

七

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神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者也所謂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與所謂無遺闕滲漏者皆非是

鬼者其氣也氣散竟遊而無不之所謂無不之者已屈之氣尚有在於天地之間邪抑否也然氣聚則生氣盡則死何者為遊鬼玩遊之一字謂其即便消散又似未盡也體魄藏於地恐指成質而言如月魄以無謂耳目之聰明為魄有所未曉合耳目之聰明而言則竟不離魄聰明即氣之聰明而耳目之聰明則竟去魄存恐難以耳目聰明命之為魄也

程子曰鬼氣歸于天消散之意遊鬼亦是此意蓋離是體魄則無所不之而消散矣雖未必皆即時消散要必終歸於消散也鬼魄之分更當熟究陰陽之分體魄自是二物魄之降乎地猶今人言眼光落地云兩體即所謂精氣為物蓋必合精與氣然

後能成物也

冰泗言仁及智文仁說竊得諷味復之九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謂初九也易傳云一陽復於下乃天地之心此正與元者善之長同理竊謂五常之仁猶四時之春至善醇醲不雜孟子指乍見之心爲仁之端下卽論非內交要譽而然蓋因乍見之真而可知其有仁也端云者苗裔端倪之謂也覺痛痒則非不仁則覺者所以驗乎仁有彼我心則爲不仁則公者是仁之意思愛是仁之用恕是仁之施而樂山靜壽又乃形容仁之體段也程子氣類相合之言殊覺有味要須先以萬善之先名仁而後可以用工致力者所謂克己復禮如見如承之類皆用工致力之道也要皆當一一剖析又不致太成支離失其全體以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四時之春者體之卽見意前所論親仁義禮智及四端而言者其分界限明而血脉通貫不必別立名字但要用工致力使真不失此心然後爲得耳

問答卷十八

又

承前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愚意所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已畧蒙聽察不知何爲而復蹈舊轍也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會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爲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邪所論至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至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至一者

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恰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至一無適非但不

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於此是以未能專一而有固必矜持之戒身心彼此實有係戀支離之病而反不自知其非又凡前後所言類皆瞻顧後一前一却之論不曾坦然篤直行得數步此亦一箇大病根株恐當痛下功夫刊削不可悠悠又只如此說來說去久之看得只似尋常也

又

問答卷十八

修省言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僞所以增也發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辭意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爲而然矣如未同而言以言飾人者有焉曰鮮矣仁云者獨言巧令之人於仁或幾乎息而不敢謂之全無也

有所爲之說甚善但不敢謂之全無指意畢竟如何幸更喻及伊川先生解中却云謂非仁也便如此直截說破意又如何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則程子包傳不習乎一語解之矣所謂欺於已欺於師想是程子之意但祖僉竊謂傳不習乎亦須兼就不習而傳於人上說蓋不習而傳則是中有未盡而與欺人無異也與上文同台而傳習又所當省者故專言之

知子夏後爲莊周之類皆由傳之有所未習故流傳之久不能無弊觀老莊西河之上氣味謂之謂習之功全盡未可也惟曾子謹其所傳故至今無弊然彼以其富之言標使者出大門之義說大人則貌之乏訓其血脉貫通皆似有少傷和粹處信乎傳而習之爲難

也所謂傳非如釋氏半夜傳法之謂委在已有所未克則其
動止之聞不能無失有時習之功有所未至流傳於後豈
不有

所論甚善末後注脚尤好但恐文意未如此耳恐當放下許多
道理且平心看他文義向甚處去都不要將道理向前牽拽他
待他文義有歸著去處穩帖分明後却有箇自然底道理出來
不容毫髮有所增損抑揚此處正好玩味也大抵先要虛心爲
要耳如禹無間然一段五峯說得甚好然近日細看恐
聖人當日贊歎之時未有此意他似此者甚多

李先生之論蓋欲拯世人計較之病大要恐人思前算後遷
就回互入於不誠不直而弗自覺知然人之資稟剛柔不齊
則其所偏者又恐難一槩論止是要認得此意旨所發而
於計較思算時常常點檢也

日用功夫固當密然覺得如此煩碎繳繞又似自縛殺了故

問答卷十八

十

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疎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却就
上面于細點檢是亦學不躐等之意也

以應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既濟坎離之合未濟坎離
之交故爲下篇之終五行之運獨言水火又謂爲成質何也
陰陽成質水火爲先故洪範一曰水二曰火正蒙中亦有一段
論五行次序說得分明可更檢看數學有乾坤付正性於離坎
之說似亦有理

日月陰陽之精氣向時所問殊覺草草所謂終古不易與光
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已昧之光復爲來日將升
之光固可畧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
之日月虧盈隨所食分數則光沒而魄存則是魄常在而光
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邪或乃氣之所聚而所

謂終古不易者邪

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食時亦非光散但爲物掩
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爲體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非
但一日一箇盡頃刻不停也

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闢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卽
雷風水火之運邪又卽二氣之參差散殊者邪先儒謂物物
皆具則人之氣稟有偏重者謂之皆其可乎或謂雖物皆具
而就五行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
未曉

五行之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
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五者五色五味
之類皆是也
鬼神之德蓋甚難知於此粗入思慮竟於體物不遺上看得

問答卷十八

十一

未極分明於此不透故不自知而溺於釋氏處多明道答上
蔡語謂向你道有來又恐賢問某討向你道無來你又恁生
信得及每每於此思量乍得乍失近因相識有饋生鷄者欲
殺之則甚不忍欲貨之則取其利而殺其身恐有冤之之意
常感於中此病不已便又因夜夢疑若有世間所謂鬼者欲
出雖未睡覺然心知其無以理却之竟無有也雖曰以理却
之然中心不無驚悸若此類則釋氏之說久欠極易惑人但
先人者爲主可以主張然非實曉亦安能保也

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天下豈有
一物不以此爲體而後有物者邪以此推之則體物而不可遺
者見矣若實見得此理則聖賢所論一一分明不然且虛心向
平易分明處別理實領題目勿久留情於此却生別種怪異底

病痛也生驚之論只以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遠庖厨之義斷之便自直截

吳才老之論亦是一意然覺得未完善必謂之學云者謂夫世人不知以是為學而專以講論為學也則以學文者謂夫世人不知修其當位之職而徒欲學文也意各有當言各有指似難以未該徧論之

伯恭論得此意甚好謂才老之論不可謂不然但其發處有病耳誠然誠然今日兩端之論恐亦正坐此也但若論文義子夏所說終是倚著一邊豈亦矯枉過直而然邪

乾知大始程子云乾當始物乾以易知程子又云乾始物之道易似不以此知字為知崇及極高明之意當字如何形容乾便是物之太始故以當字言之最為密切

問答卷十八

主

寬陽也屬天魄陰也屬地魄氣歸于天體魄藏于地是也聚而復散者為寬聚而不散者為魄魄非氣也精氣為物者合氣之聚而復散與夫聚而不散言也遊寬者專指聚而復散言也來教謂體魄自是兩物未能深曉更願詳賜批誨

東陽而魄陰故寬之盡曰散散而魄之盡曰降降而古人謂之徂落亦是此義林少穎云然今以聚而不散者為魄恐未然體魄是二物精氣為物猶言魂魄為體爾以此推之更有曲折

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一語與仁意義如何

此是對下文禮樂而言非專以訓仁之名義也大事前賢語意寬廣不若今人之急迫今人見得些道理便要鑄鑿謂却正是心量小不耐煩耳近日甚覺前日說得惡模樣也然說得如此人尚不會況不說乎此又不可廢也

又

程氏葬親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是以氣體魄也所謂安者何所指邪

正指體魄而言耳程子論此意思甚詳讀之使人惻然感動有此疑者豈非惑於莊生愛其使形者之論邪此異端之言賊恩之大者不可以不辨

上蔡以我視我聽等言以子絕四之旨觀之終未免有我底意思雖與放而不知求者遠甚然其究極似未平正也見於文句者每每有我底意思

五峯作復齋記云知自反而以理視此語無病如此所引非惟有我不平於下學切已功夫亦有任意而失理之病其流弊之甚多至於

問答卷十八

主

王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

聖賢所言為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堅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傳不習乎據文勢意脉當以明道言為正

此等處義理亦兩通存之可也

程子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遇釋之曰義之所包知也文意如何

程子說易字皆為易之書而言故其說如此但鄙意似覺未安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自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近讀此書方見得一端緒非面論不能既也

夏商損益繼周者亦必有損益蓋氣運升降不容不爾特聖人能因時而不逆之耳

聖大業如此然非夫子告子張之意請更詳之

林放問禮之本歷考程子之言有曰飾實則失實故寧儉又曰儉則實所出又曰節文太過則和那些誠意都不見則儉近本而不可正名曰本也

禮正在恰好處折而上之則儉爲本公而下之則奢爲末當以易傳之言爲正龜山發明得亦佳

生死者氣運往來之常也異端以有生爲幻而謂之無常是不明乎天地之性陰陽之本也

此說固然程子蓋言之矣

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慎之至問者問所未知也問所

問答卷十八

十四

知焉似於未誠謝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程子之意雖知其意味甚深然看得未分明

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

僞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爲鄉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

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

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

須問也

不以其道得去貧賤當如明道說若曰不以其道得貧賤則

不去恐君子之心不如是也

明道說意甚密但文義似費力耳

近看得忠恕只是體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用則塞乎天地

其體則實然不易其用則擴然大通然體用一源而不可析

也故程子謂看忠恕二字自見相爲用處而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此說甚善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大槩言人之心如是甚言此心無

時不感而不可以不操也不操則感動於不善而失其本心

矣雖曰失其本心而感處卽心也故程子曰感乃心也而程

子答心有亡也之問又曰終日三省吾身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

過了便不見又云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蓋寂然常感

者心之本體惟其操舍之不常故其出入之無止耳惟其常

操而存則動無不善而瞬息頃刻之間亦無不在也顏氏之

子三月不違其餘則日月至政以此心之常感而易危故也

寂然常感者固心之本體也然存者此心之存也亡者此心之

亡也非操舍存亡之外別有心之本體也然亦不須苦說到此

只到朱句處便可且住也

又

示勸讀書用力之意甚善所謂收拾向裏固爲急務但亦當虛

以待之則心體自存善端自著不可一向抑遏安排也近作一

文字正述此意錄寄伯崇矣亦屬轉以奉呈也謝說未安者多

此類所論孝弟之說蓋本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言日用切身

處往往多有此意思且如此章不以事親從兄爲本分當然之

事而特藉之以爲知仁之資則方其事親從兄之時其心亦不

專於所事而又別起知仁之想矣往年與正字兄論知言中病

痛亦多如此蓋其所授受有自來也却是呂與叔先生論民可

使由之庭意思極好昔侍李先生論近世儒佛雜學之弊因引

其說先生亦深然之凡百但以此等意思存之便自平實至於近世專門之說蓋亦不必深論其失取其可取者焉可也

又

時復思繹之義如何長沙說中謂細繹其端緒又何也又時習專以思繹爲訓又何也

凡言學多持論誦讀言之故以習爲思繹長沙說不記云何細繹端緒亦苦無異義也

學卽行也所謂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意必有在中庸言博學又言篤行則學與行自是兩事

說樂之分如何所謂說在心政孟子理義悅我心猶易於悅我口之意但所謂樂主發散在外朋友之樂蓋亦實見其可樂但比說爲發舒耳謂之主發散在外願明其說

問答卷十八

十六

謂之發散在外卽是由中而出但樂字之義主於發散在外而得名耳

謝氏時習朋來不愠一章意脉似與本章之旨不貫所謂不必同堂合席謂之朋則於朋來而樂之意似不切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既以不知者希爲貴則亦與人不知而愠者相去只一間耳非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

謝氏說多類此大抵過於高遠也

孝弟爲仁之本程子謝氏之旨如何程子謂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蓋以本立而道生也謝氏謂知此心則知仁蓋以自是而仁可見是固然也却恐非爲仁自孝弟始之意只當從程子說近年論者多欲設爲機械以求知仁其原差出於謝氏且若如其說則其事親從兄之際心亦不專於所事矣

明道論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而又論守身守之本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乃誠孝也推此可以知爲仁之本此意如何

明道因論事親又推本守身之意以明必如此然後爲能事其親乃所謂孝子成身之義

其爲人也孝弟自然和順慈祥豈復萌犯上之心况於爲逆理亂常之事乎此蓋深言孝弟之爲順德而人道之根柢也自是而積習著察則爲仁之道自然周備充大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非過情違道之小仁也故曰本立而道生而又贊之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若夫仁民而推親親固曰無本然所謂仁民者亦必有甚不仁者矣

問答卷十八

十七

自仁民而推親親本不足辨然亦不必言必有甚不仁者

巧令鮮仁尹氏之說爲完程子直指爲非仁何也詳考程子

辭意蓋直指修飾之爲非仁欲學者深知乎仁與不仁之分故他有所未暇論也昨領來喻謂程子如此直截說破恐是此意否

程子固是直指修飾之爲非仁而聖人本意初亦不兼持養者而爲言也但聖人辭氣舒緩程子恐人不曾更向巧令中求其少有之仁故如此直說破耳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而不及傳不習乎一語何也前雖求教謂已兼釋之今却未曉

程子說傳不習乎是不習而傳與人是亦欺人之事故以忠信三省此句須更思之與謝氏孰長

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愛親仁蓋爲弟子日用出入之實職。此而徒區區於文義章句間抑未也。程子謂非爲己之學意蓋如此。然必曰學文者誠以未能著察而品節等差重輕緩急不得其宜則或有所害。以此見周伯忱之說甚當。謝氏盡孝盡弟以及乎親仁成已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看得學文頗輕而說得入孝出弟之類一節便做成德似非本旨意。

修弟子之職固所以爲己。然博學於文以明義理之歸亦爲己也。洪慶善說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此意亦好。

道千乘之國政與道之以德道之以政之道同道猶導也與齊治之義別敬事而信以下或以爲五者或以爲三者當從

問答卷十八

何說程子釋此章謂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非小乎此也。政以今之諸侯所以導其國者不能如是也。然否

分別道齊二字甚善。此章當爲五事。然先後相固不可相無。則亦一事而已。程子之言固非小此蓋以其畧故其言之若不足耳。

程子謂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又謂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因此得求仁之方要須是從克己入。程子論季路頽淵言志一段可見蓋喜怒哀惡之偏頃刻胡越霄壤之判如何得氣脈通貫本末連屬每覺於至親上尚有物我處多況於他人乎。直須是由身至家由家至外檢察消磨漸漸融通則無乎仁矣。前輩謂公近仁愛屬仁而魯論所謂已欲立達而立人達人爲仁之方而孟子所謂仁者如射正已而發發而不

中不怨勝已反求諸己如此之類皆是欲人之求仁當自克治已私而入學者但當於此下手耳。向者所謂以萬善之先名仁誠不親切。

論性則以仁爲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孝弟本出於仁論爲仁之功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來喻雖善然非程子立言之本意也。

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

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之推已而言正指盡心之義。

又

問答卷十八

九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閭者之相拌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又

向來所喻數條亦皆窮理之要今承喻及有不曉毫髮之語此又范太史所謂小其所知以爲不知之弊竊謂其若因其所知者元繹而推廣之自當有殊不可捨此而別求恐轉益荒遠而終無得也此類猶是好高之病不可不警

又

示喻縷縷具悉但泛說尚多皆委曲相合恐更寬放下且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爲佳耳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畧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何耳

又

所喻日用功夫甚善然必謂博學詳說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爲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判然以動靜爲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爲明備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爲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

問答卷十八

三

向示心說初看頗合鄙意細觀乃復有疑亦嘗竊與朋友論之而未及奉報今得所論益知向所疑者之不謬也蓋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體之學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時此亦非也若心體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

主敬以止之歟近與一朋友論此錄以奉呈幸試思之復以見告昨日得欽夫書亦論此於鄙意亦尚有未盡者異時相見面論之筆札不能既其曲折也

又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以爲他說所搖復爲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操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爲乃舍之而亡所致却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真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爲而其真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問答卷十八

三

又

來書所論程門議論鄙意正謂如此此或問之書所爲作也但摘據前賢深負不韙之罪耳管仲之喻甚正但以夫子之言考之恐無此意程子之意蓋欲手張名教而以爲夫子許其不死却不如以爲存而不論之可畏也誠更思

又

叔度忽爲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扣之今此書來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而已如此則是因爲或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立言垂訓與吾輩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見不應如此蓋

不欲人之議已而設此以峻却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
覺難於發口然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以已意言
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
之意即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
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却是適越北轅却
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
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間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
疑之今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爲事而未嘗
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故其弊至於如此
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聞此消息以爲如何然熹
之恩猶竊有疑於伯恭訓解之間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
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

問答卷十八

三

又

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糊隱
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
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
爲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又

所論數條足見玩理之深然論孟兩說恐看得太幽暗支離了
所謂欲密而反疎者須更就明白簡約處看一句只是一句截
斷兩頭都無許多枝蔓方是真實見處也太極諸說亦未見端
的處又所謂萬化未嘗止息者是矣然却爲甚於復然後見天
地之心邪請更下此一轉語如何如何

繞只如書日更望詳細思繹勇猛掃除庶於正大光明之域有
進步處也

又

所論江西之弊切中其病然前書奉告者非論其人也乃論吾
學自有未至要在取彼之善以自益耳謂彼全無本原根柢則
未知吾之所恃以爲本原根柢者果何在邪幸更思之復以見
教

又

喜衰病如昨無足言者暇日自力觀書惟覺聖賢之言意味深
長儘有向來見不到處若於子約所謂經史貫通之妙則未有
得也然既日千里一曲則便不如且就不曲處理會之爲愈且
如史記禮書篇首四言恐只是大槩說道理如此豈爲秦漢把

問答卷十八

三

持天下而設且既日把持天下矣則又豈有不由智力而致者
邪此等處恐是舍却聖賢經指而求理於史傳故只見得他底
高遠便一向隨他脚跟轉極力贊歎他若看得聖賢說禮樂處
有味決定不作此見兼謂其爲秦漢而發此四言亦恐反說低
了他意思也讀詩諸說乃是詩小序說非詩說疑亦是從前太
於世變一事留意得重故只見得此意思大率向外底意思多
切已底意思少所以自己日用之間都不得力前書因論陸子
靜處又說韓岩時話似已詳說此病奈何都不見察至今日然
後始覺身心欠收拾乎兼此語前此已屢聞之恐今日所覺亦
未必是真覺也所謂秦漢把持天下有不由智力者乃是明招
堂上陳同甫說底平日正疑渠此論未安不謂子約亦作此見
爲此論也大抵讀書寬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

又有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僞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丁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常務憂之而不顧子約之爲之也子約何不試取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獪切害處邪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子約思之如何大事記尚有第十一卷半卷未寫今附元冊去幸爲寫足附來不須裁截裝背却恐與前後冊大小不同也此書固佳然昨看論張湯公孫弘處亦不能無疑也

又

問答卷十八

二十四

前書所論正容謹節之功此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棄定收歛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其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

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

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充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邪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史遷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扶禮樂動化之權以爲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有千里之繆者正爲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欲爲天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爲心術之大害也阡陌二字蓋前說亦未是當如風俗通後說乃爲得之蓋阡之爲言干也陌之爲言百也迷入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從卽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

問答卷十八

二十五

之界而二者皆橫卽所謂東西之阡蓋二字名義本以夫畝之數得之決是井田舊制所本有若曰秦始爲之則决裂二字牽強說合費氣力而無文理且井田既有徑畛之制而秦人去之則又何必更取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然後可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哉此細事不足辨或恐有助於古今事變之學耳徽錄新書近方看得數卷大抵是用長編添修然亦有不盡處長編亦據會布蔡條爲多此二書雖無狀然亦見其不可掩者禍敗之嚮豈偶然哉讀之令人憤鬱殊損道心也同父事解後得書亦甚嘔吻前此蓋已作書慰勞之勸其因此一洗舊轍就繩墨若能相信未馬却未必不爲福耳此事向來朋友畏其辯博不究其是非而信奉其說遂無一言及於儆戒切蹉之意所以使渠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約既敬之於此恐不

可不盡情也叔胸必且家居待降象先呈身之說恐是且欲此虛聲以避守高之嫌然亦不必如此也李和問亦不爲久計相見勸其早歸亦是一事渠却甚歸心恭兄教誨與他人不同也誠之恐難說話蓋本是氣質有病又被杜撰扛弄作壞了論其好處却自可惜也恭兄文字狀于已投之官路如醉如夢面前事尚不能管得何可望以此等但近日百惟競出不可禁遏又甚於前此既無可奈何但當修其本以勝之早爲收拾平生文字訓說之畧成書而可傳者著爲篇目而公傳道之則彼託真售偽者將不禁而自息矣若但築堤壩水決無可救之理也

又

熹再叨祠祿遂爲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勝慚懼今年病軀粗覺勝前時但心目俱昏不堪編閱深以爲撓耳所論向來立論

問答卷十八

三

之偏近日用功之實甚慰所望兩卷所論皆精義也其間亦有鄙意未合處具之別紙幸更思之或猶未安却更反復極論以歸至當乃佳耳同父後來又兩得書已盡底裏答之最後只問他三代因其做得盡漢唐因其做得不盡見頓著聖賢在面前因甚不學而必論漢唐竟他好處并文中子一併破除一上似頗痛快著題未知渠復如何做轉身一路也可因書扣之令錄去此無人寫得也兩書皆引惟精惟一者是來書亦於智力二字必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實中之至鐵中之金若苦向這裏覓道理便落在五伯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童子所以拔本塞原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以此拖泥帶水也熹嘗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

直尋四字不知誰說在甚處此語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史遷固非班范之比然便以爲學者於此不可有所未足而欲專就此處尋討道理則亦陋矣公謹前日一二書來問所疑覺得却似稍通曉勝往時也此一等人不能談王說霸然終是整齊謹厚是這一邊人卻意近來覺得只愛此等人也兩卷之說今亦不能易越仁字固不可專以發用言然却須識得此是箇能發用底道理始得不然此字便無義理訓釋不得矣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本體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別做一物也平旦之氣以下一節譬喻得不甚相似至以元氣淋漓星斗清潤爲利貞之象亦不可曉合而言之文意亦似未安大抵仁之爲義須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說得無不通貫底道理如其不然即是所謂

問答卷十八

三

僦個真如顛預佛性而仁之一字遂無下落矣向來鄙論之所自作正爲如此中間欽夫蓋亦不能無疑後來辨析分明方始無說然其所以自爲之說者終未免有未親切處須知所謂純粹至善者便指生物之心而言方有著實處也今欲改性之德愛之本六字爲心之德善之本而天地萬物皆吾體也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則尤不著題更須細意玩索庶幾可見耳求其放心與克己復禮恐亦不可分爲兩事蓋放却心即視聽言動皆非禮非禮而視聽言動即是放却心此處不容更作兩節今所論却似太支離也養氣一節只說得程子意若論孟子門庭指意又却不然至大至剛只合四字爲句以直養而無害此直字便是上文縮字下文義字孟子之意只是說每事做得到是當即自然無所愧怍意象雄豪所以雖當大任而無所畏懼耳

推其本原固未有不立敬而能集義者然此章之意則未及夫敬字也此自程子門庭功夫因此說出來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指著卦而言之推之天下萬物無一不如此者初不爲心而發而遂不可以言性也五峯議論似此拘滯處多惜乎不及其時而扣之反復究窮必有至當之論也孝悌則心下心下則此心薄此意甚巧然却走了孝弟二字親切之意若但如此則只單異兩字亦得不必云孝弟矣此蓋本因立下仁人心也四字要得貫穿許多去處道理又怕惹著愛字故不免有此牽強似不必如此却只成立議論做文字也未知焉得仁文義句讀恐亦不如此若如此說則前所謂不知其仁等句又作如何說耶程子所謂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止是替歎仁字之言非是直解字義如云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亦只是包含在內不可便以此爲盡得仁字之義也正顏色斯近信矣蓋諸學者平日心不誠實則雖正顏色而不免於欺僞如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故以正顏色而能近信爲貴耳亦非如來示注中所云也論語所記有失無失須見到夫子地位方判斷得今此所論亦僂儒之觀優耳吾人但當玩索涵養以到爲期自不必如此預先安排此等閑議論無益於學也所過者化程子於易傳中引之華九五及其語錄中說似皆以爲身所經歷處人化其德此意平實亦與上下文意相應似不必更爲他說若論人心本虛事物過了便無朕迹却自不妨有此理也凡此數說不知賢者以爲如何如有未安幸更反復也

問答卷十八

三

是包含在內不可便以此爲盡得仁字之義也正顏色斯近信矣蓋諸學者平日心不誠實則雖正顏色而不免於欺僞如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故以正顏色而能近信爲貴耳亦非如來示注中所云也論語所記有失無失須見到夫子地位方判斷得今此所論亦僂儒之觀優耳吾人但當玩索涵養以到爲期自不必如此預先安排此等閑議論無益於學也所過者化程子於易傳中引之華九五及其語錄中說似皆以爲身所經歷處人化其德此意平實亦與上下文意相應似不必更爲他說若論人心本虛事物過了便無朕迹却自不妨有此理也凡此數說不知賢者以爲如何如有未安幸更反復也

又

自頃承書有等介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郭希呂書聞當感

疾不輕甚以爲慮而無從附問但切懸情前日使至忽領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已無他憂疑頓釋既而細讀乃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比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崇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著之故遂忘飢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今既能以前事爲戒凡百應酬計亦例加節儉然區區之意於此猶不能忘言更祝深以門戶道學之傳爲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當以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狗勢馳騁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樂陽諸公惜也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却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陳正已書來說得更怕人今錄所答集書去幸一觀此尤可爲歎息也仁字之說論之愈詳愈覺迷昧然竊恐所謂祇就發

問答卷十八

五

不能忘言更祝深以門戶道學之傳爲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當以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狗勢馳騁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樂陽諸公惜也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却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陳正已書來說得更怕人今錄所答集書去幸一觀此尤可爲歎息也仁字之說論之愈詳愈覺迷昧然竊恐所謂祇就發

用之端而言則無由見仁之本體只此一句便是病根也蓋孟子論仁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別然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爲於此認得不真故不能有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穀種一條最爲親切而非以公便爲仁者亦甚積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贊歎之言爲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矣克已復禮前說已得之却是看得不予細誤答了今承再喻愈詳密無疑矣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他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亦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經說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王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縱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是扣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但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效如此看得文義方通來喻糾紛對不可曉也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知自是知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

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又

日用功夫此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察亦近口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而論書問問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又

所論爲學之意比向來儘正當矣但所謂省節視聽及開得心地半時便是半時功夫者却似微有趨靜之偏所謂鬼神雖無形聲可求而須著視聽者又似推求考索之過由前之說且可爲目前養病之計而非所以爲學由後之說則不惟義理有差而亦非所以休養已倦之精神也

答呂子約

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教學之功交相助政自不惡但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清一篇又周禮之所寓此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如此卽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太皞皐陶之祀一旦廢絕固足以見世衰道喪之微然其未泯則於世道却未能力有所扶助如胡致堂兄弟極論關雎專笑后妃之不妒忌而以獨孤亡隋爲證蓋嘗論之以爲妒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妒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掃除令胸次虛明直截然後真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此支蔓勞攘徒爲心害有損無益也詩說卽意雖未必是然看子約議論如此自是無緣得契合更請打併了此一落索後看却須有會心處也

又丁未七月三日

示論維清須句二義既是真實見得足以自信則亦何待他人之言但卽意覺得此般偏倚皆搭議論無光明正大氣象終不甚喜聞故前此輒爾獻疑而今雖承謗論之悉竟亦不能深曉也戰國時秦趙出伯益齊出舜楚出祝融魏出畢公燕出召公韓亦姬姓之國此獨非聖賢之後邪又有一事向讀元城譚錄論劉壯與字畫處嘗疑其言之過以今觀之則似信而有徵者不審明者以爲何如公謹之言不記云何來喻云云得無有尤人之意邪

又九月十三日

日用功夫不可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鄉來就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來喻拈出劉康公語甚善甚善但上面雖却話頭恐亦是義理太多費了精神故向裏時少耳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謂變風止乎禮義其失甚明但若只以小序論之則未見其失耳讀古人書直是要虛著心大著肚高著眼方有少分相應若左遮右欄前後拽隨語生解節上生枝則更讀萬卷書亦無用處也易書似已納去何爲未見恐此誤記後便喻及却納去亦是見近日說者多端都將自然底道理穿鑿壞了固不得已而出之耳聞子約教學者讀禮甚善然此書無一綱領無下手處頃年欲作一功夫後覺精力向衰遂不敢下手近日潘恭叔討去整頓未知做得如何但禮文今日只憑注疏不過鄭氏一家之說此更合商量耳齋中見作如何理會必有一規模樣轍因風幸示一二也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又

聞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知此事還同暗前願後卽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判決之功今又失此機會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

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為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又

示諭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為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食長啜貪多務速即不濟事耳洒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於前矣然既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為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即展轉迷悶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今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又十一月二十七日

子合到此亦略能言彼中相聚曲折云子約頗評烹書中語太

問答卷十九

三

變不記是何事若只是說易處則來書又有權術及伯恭心迹未明等語殊不可曉竊恐今亦不須如此支蔓只且做一不知不會底人虛心看聖賢所說言語未要便將自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有箇融會處蓋自家道理見識未必不是只是覺得太多了却似都不容他古人開口不覺蹉過了他說底道理耳至如前人議論得失今亦何暇為渠分疎且抹取自家目今見處是要切事若舍却自已又抹那一頭則轉見多事不能得了矣前日借得荆公日錄閒看其論某人但能若古未能稽古此等說話想平日已知其失而笑之然不知其病所以至此者亦只是道理太多不得聖賢言語中下一兩箇閑慢字便着緊說出許多道理來揔塞得更轉動不得只此上是病根末論所說之邪正得失也所論易是聖人模寫陰陽

造化此說甚善但恐於盡其言處未免多著道理說然了耳此

非面論未易究竟然向於啓蒙後載所述四言數章說得似已分明卒章尤切不知會細看否幸試考之有所未安却望見教也對班在何時今日極難說話而在疎遠為尤難不得且只收斂得人主心念不至大段走作是第一義其他道理非不可說只恐說得未必應急救病耳若此處不下功夫便要纏騰拆洗了安靜和平底家計做艱難辛苦底功夫恐尤不相宜耳禮書已領但喪禮合在祭禮之前乃是只恐不欲改動本書卷帙則且如此亦不妨也但士庶人祭禮都無一字豈脫漏邪若其本無則亦太草草矣鄉人欲者甚多便欲送書坊鑄版以有此疑更俟一報幸早示及也恰寫至此忽報已有農簿之命此亦可喜但不知不嗟却對班否却恐釋奠祭器等文字又因循也然

問答卷十九

四

舊同官有可語者得更叮囑之尤佳幾道且得改秩亦是一事其弟在此亦佳台州又有一師却者在此亦儘知用力不易得也子欽恨未識面寄得禮圖來甚精未暇細考此却好一員禮官也但說易亦多瑣碎穿穴耳十第事不知竟如何今日一箇風俗如此不知士大夫是何等見識也別紙數事皆切中其病如偏執濶疎貴氣之云尤是親切一種樂因循者已不足言其有作為之意又有此病豈天固不生材於今日邪前日因饒廷老去嘗寄聲痛癢之不知能聽受否奉常差強人意但覺亦欠于細商量甚恨前此匆匆不能甚款也其可喜處却是簡潔而不支蔓故力專而勢不分又沈靜而有思量故機圓而語有力若安排得在要地須儘可望也叔昌必已之官同父為况如何眾亦謀所以善後之計否因書幸痛癢之此却是箇改過遷善

底時節幾會所謂乃今可爲者正謂此耳切告留念

又

示論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又

所示日用功夫大慰所望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心求放心之問怪其觀縷散漫不切當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矣所論必有事焉焉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

問答卷十九

五

活潑潑地處耳知得如此已是不易更且虛心竟意不要回頭轉腦計較論量却向外面博觀衆理益自培殖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政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子之見矣亦可戒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爲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且如向來主張史記時變之學以近日卻人觀美山謝道若之章觀之亦可見其流弊之所極矣此乃

前人有醇德而無虛心之弊反爲所誘以墮一偏之見今日予余欲發其所長而覆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上公聽並觀打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人本來心事之正而使學者戒其所僣此在于約比之他人又有此擔負尤不可以不勉也

又

壽論工夫且要得見一箇大頭腦便於操舍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是漫說收其放心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會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微仁了智者又看微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利只是人

問答卷十九

六

看他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故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語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彊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教

一作有物

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 操存久則發見多故舍甚則日滋長此

又

誨論胡子知言舉或以放心求心之間怪其觀緩散漫不切管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某竊謂或者之問元不識心體所對雖欲使人察夫良心之苗裔致操存之功然說得恇惶不續客便是用功處未到恐方說時亦未免是放也自家所知固有廣狹淺深處然會云省察則是我元初者非我元初者真妄客主亦豈不識箇體段模樣操存稍熟則省察浸精省察浸精則操存愈固昨之所謂非放者今猶覺其為放昨之所謂相近者今猶覺其尚遠近看遺書說修辭立其誠乃是體常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又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白能尋向上去

問答卷十九

七

下學而上達此語方是不亂纖散漫自覺用力雖未能勇敏然實欲從事於斯也又嘗深自體驗固是知其放而求之期不放然其間幾多艱難曲巧方其志不勝氣其為抑遏掩蔽心固知之如醉中知醉而未醒夢中知夢而未覺非澄治平帖亦未易遽存及其身心向裏有頓放處非不是我來為主然浮念忽起病根隱然又思乎此也方有端緒他思便來間之展轉牽引把捉不住近得一法於致思之時而思慮忽起若所當思也則便以筆識之不使之累吾心然亦難免論處適有所感當便初時思却致思乎此若非所當思也則當深省而滴去之亦頗有效驗第於主一功夫未至不能如程子所謂使他思時方思然且得隨力量如此存察更望指教

此意大槩亦好但太支蔓不直截不覺即將此心放了恐當一

切掃去且將所代五峰一語早晚提撕今有箇要約處乃佳不然又似程子說溫公為中所亂矣

誨論謂必有事焉為飛魚躍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為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某竊謂此箇義理固是自家元有底無少無利初無差巽然亦須實見到這裏不可少有鶻突聖賢設教固不越於下學而上達然著書立言必有不客已者如飛魚躍子思雖以上下察為言固已示諸人然非得伊洛諸君子再拈掇出來如何理會得是子思吃緊為人處其日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既說得親切與我相應又口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覓則又恐人將此玩弄走作以為神通妙用却入私意却成助長却失了元初本有底其為害又不特入於語險而已大抵窮理工夫若不能認取則非我所及者皆為涉虛若能認取則一動一靜天理流行莫非無極之真也程子又云勿忘勿助只是養生之法不識怎養非勿忘勿助是本體於勿此全在學者於已分上實自體認方信得聖賢之言先儒之論都是將實得者說與人不是說分外事顧我之領略淺深何如耳敢望指示

問答卷十九

八

此段看得亦未親切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見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方要於此若意尋討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只此二字已見得為仁工夫然於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上句便說下句以急救之如方安頓一物在此又便即時除却是非教人先安排此有事勿正之兩端而就其中以求之也誨論謂只於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

一蹴而墮於釋氏之見其自顧冥散之久近稍收拾粗有靜養工夫然工夫淺薄客感猶多雖未至便有此病然亦豈敢不常自警省也兼亦自覺未墮釋氏之見者蓋釋氏是從空處求吾儒是自實處見喜怒哀樂之未發初非空寂寂然不動本皆完具釋氏於此看得偏闊所以隨在生病又元者書之長底意思釋氏既不識元絕類離羣以寂滅為樂反指天地之心為幻妄將四端苗裔遏絕閉塞不容其流行若儒者則要於此發處認取也近看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語頗有所省夫動而無動則喚不有止靜而無靜則喚不森然此雖非天下之至神不能與於此然一動一靜之本體盡元如是因此靜存動察既無交互亦不落空今所慮者非在於墮釋氏之見乃在於日用之間主敬守義工夫自不接續而已若於此能自力則敬義夾持此心少放自不到得生病痛也所見如此更願指誨

問答卷十九

九

離矣

海論讀書如論語孟子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先儒一字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義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其深惟訓誨真可謂直截指示雖非其所及未能言下即承然敢不默會此意第有所欲論辨當吐露者亦不敢不詳陳之其往者讀書有時自驗於

會心處固有不待注釋訓說而見得明白然此心稍有蔽虧即便忘失且又閒理不熟大指精義非能致察若非自生意見即便讀過不覺終歸之因循懈矣而已日來豈敢以為能讀稍能收拾身心有箇主腦義理之實漸漸相親玩索先覺所說時時有契于心反復讀之其於本文本義固能打疊到空蕩蕩田地然於用意深處漸能進其所知隨其文義亦各略見所說着落因此見得讀書之法固是要見得立言本意不要繳繞支離然須是自有工夫使義理來相浹洽方能與書相應若與書相應始能善思通其精微而意味無窮雖當讀時固不可先留舊說在胸中然虛心平氣待其自見有意要掃去他亦不得苟要掃去則又是我底意見亦未必是真實指義也如讀易只以程子易傳為主非不知象占為不可

問答卷十九

十

突然文王夫子作彖象文言大傳所發明者却不在於象上直是要人得其辭以通其意其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間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詞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其曰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曰乾坤為易知諸卦為難知今學者不求諸象占固有所闕然學有本末若未能玩索乎此而欲求之於象占則於程子備於詞在其中之意不能無失也又自孟子後易書非不以象占而傳然非所謂自秦而下其學不傳者果何所指邪雖所見如此然先生謂又是一種工夫則殊未詳更望指教也

大凡讀書須是虛心以求本文之意為先若不得本文之意即是任意穿鑿如說會心處之類正是大病根本如易之詞乃是

象占之詞若舍象占而曰有得於詞吾未見其有得也此皆遇高之弊所以不免勞動心氣若只虛心以玩本文自無勞心之苦

誨論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思尋討也其深味此語固是恐人添箇意思尋討然覺得下語自傷於快竊謂仁固難名以覺名仁而覺非仁也以愛名仁而愛則屬情也以公名仁特近仁耳亦難指公爲仁也先生謂仁者愛之理別出性情最爲明白然程子公而以人體之意則於公字上兼愛之理意思言之蓋公雖近仁然又須實下工夫物物皆體若有杆格各不相貫屬便有未仁若只是說箇公字便此理自流行却欠却體仁工夫也又近看南軒先生復卦贊有云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

問答卷十九

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流通及近來玉山所刻先生講說於程子所謂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雖未能昭晰然却見得此意脉分明其曰偏言則本末次第不可以混言其曰專言則莫不始於此本於此而皆一貫也孟子論乍見孺子怵惕惻隱之心便說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仁無羞惡之心非義無辭讓之心非禮無是非之心非智其只舉惻隱一端發見處示人餘三端更不一一拈出夫豈有所略哉蓋此乃良心苗裔發見最先處乃天地之心萬物之元必自此而後流行不息亨而利貞則是章雖曰偏言而所謂專言之者亦不離此矣

仁是本來固有之理不因公而有特因公而存爾如溝渠室塞故水不通流去其室塞則水流矣水固不因去塞而有然亦非

既去其塞而又別有一段工夫使水流通也以此推之所論之得失自見矣又論偏言專言處語意未瑩使人難曉

又

代語之喻甚善安爲此語今已是十餘年每以告人無領略者今乃得子約書知其爲切要之語始有分付處也但前日張富歸所惠書所論或問中語却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却將冊子上所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便將衆說回互恐轉生迷惑斷遣不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有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旒黻纁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聞見也

問答卷十九

交涉讀書最忌如此支蔓况又平若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又安得曲爲之說而強使爲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懷一點偏主強說意思即方寸之中先自擾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邪

又

所示四條其前二義雖有小差然猶不至難辨各已略報去矣至於未發浩氣二義則皆雜亂膠黏不可爬梳恐非一朝之辨所能決本欲置而不論以俟賢者之自悟又恐安于舊說未肯

致疑不免略啓其端千萬虛心垂聽不可一向支蔓固執只要彌縫前人闕誤不知却礙自家端的見處也蓋今所論雖累數百言之多然於中庸但欲守程門問者之說謂未發時耳無聞自無見而已於浩氣之說但欲謂此氣元是配合道義而成無道義則氣爲之僞而已其他援引之失皆緣此文以生異義自爲繁冗若一一究析往復不已則其說愈繁其義愈汨而未必有益故今來勸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虛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說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爲如何則其是非可以立判若更疑者則請復討論之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常亦無可疑至遺著中謹思即

問答卷十九

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爲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已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却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爲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却據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強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惛然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祖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

問答卷十九

蓋心之有加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邪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議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此其質主向背條理分合略無可疑但粗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說以亂其胸次則虛心平氣而讀之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道義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爲崎嶇詰曲以爲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餒而止爲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然而無餒乎語勢不順添字太多不若果如此知有何憑據見得如此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下一配字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爲主以倒二者賓客之常勢也且其上既言其爲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喻以是爲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即氣爲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未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今乃連排三句只是一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

矣而其中問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使人迷悶如口合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胸中明快酒落其發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微醺而沈繆也又況來喻已指無是而餒者為浩氣於前矣其後又謂無道義則氣為之餒而但為血氣之私不亦自相矛盾之甚邪若程子之言則如以金為器積土為山之喻皆有不能使人無疑者來喻雖亦不敢據以為說然其所慮恐為二物者亦程子之常言今又不察其施安之所當而冒取以置於此也其他分別血氣浩氣小體大體皆非孟子正意而妄為離合却自墮於二物之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義著實平說故須從頭便作如此手勢翻弄乃可以進退遷就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孟子言無基其氣而稗之曰氣體之充又言其為氣也其通耳而指之曰無是氣也是數語者首尾相應表裏相發其所指者正一物耳今必以無基者為血氣而其為氣者為浩氣而又恐犯二物之戒故又為之說曰浩氣不離乎血氣徒為紛擾增添冗長皆非今亦不暇悉數以陷於來喻之覆轍然只如此說已覺不勝其冗矣幸深思之且以自已分上明理致知為急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為事蓋其言之得失白黑判然已不可揜救之無及又況自家身心義理不曾分明正如方在水中未能自拔又何暇救他人之溺乎但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為太極此却不是小夫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奉扣若以未發為太極則已發為無極邪若謂純坤不得為未發則宜以何卦為未發邪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胸虛明渾潔却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令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罷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決不以為然則庶不免為失言者不若權行倚闔之為愈不能如此紛拏而耗費心力有損而無益也

問答卷十九

五

又

張元德訓道為行固為疎濶子約非之是也然其所說行字亦不為全無來歷今不就此與之剖析而別引程子冲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有墮於窳冥恍惚之病程子所謂乃因對義而病而所以破其說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此乃吾之所見自未透徹未免應度籠罩而強言之所以支離浮汎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邵意則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漠之云亦自過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因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天下達道五為道之用也元德所云道不能以自行以下自無病而答語却說開了其說自是好語但於他不著爾今更為下一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且試屏去他說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說亦自通貫而無所遺也

問答卷十九

六

又

所以不以元德以道訓行為然者蓋以道為行則道非行字所能盡又須以所以行者言之則毋乃欲一而反二乎故以程子道有冲漠氣象告之欲其深擇夫峻極之體而默識夫

無聲無臭之妙則自知非行之一字所能盡若謂當行之路則恐祇可言達道耳於論道之原則恐難如此著語也形而下卽形而上者易傳謂至微者理卽所謂形而上者也至著者象卽所謂形而下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則雖形而上形而下亦只是此箇義理也

元德所說之病前書盡之如來喻之云却攻他不著恐是只見自家底是於鄙論却未深考也謂當行之理爲達道而冲漠無朕爲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亦無怪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冲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冲漠無朕也至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一流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流無間也

問答卷十九

十七

元德訓道爲行便似來義訓學爲義理之蘊一般一則以所能爲能一則以能爲所能也佛書有能與所能之說能謂人所做義亦甚密如通卽所能之謂學卽所謂能也如今小兒屬此等對看花折柳看與折字是能花與柳是所能此不可亂也此等倫類尚不能通是乃心意大段龐在豈能及其深微之奧邪

又下論語雜論同

所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子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者邪

太史公之洋洋美德卽蘓黃門之駟虞竊脂觀其下文全書不知還據柱得此數句起否學者於聖人之道徒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父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

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爲極韋之談而齊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此等語爲極至便是自家見得聖賢道

又

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羊爲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爲深知功利之爲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早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識長食賤而好語仁義爲可羞者又何謂邪

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蘧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于孔子之言邪

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爲譏弘之不足爲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

所示數條不暇悉辨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

問答卷十九

十八

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吉則蘧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免也今乃薄其所短暴其所長以爲無一不合聖人之意推尊崇獎至與六經比隆聞有議其失者則淳然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撓之一何所見之低矮耶此事不難去取差謬爲明眼人所笑亦至犯于惡前顧之戒大爲心術之害不可不知

又

論語

學之爲言蓋指義理之蘊至于感孚而復有講習相繼之說自夫始學而所願者外則其本已虧矣謝氏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觀聖人立言之旨有不在乎彼者尹氏學在已知不知在人微有立我之病字

本後下無有字外下無則

以義理之蘊訓學字恐非字義不成文理後不重章更有說感

乎之說與所願者外意似相反且程子於朋來之樂何故不如此說恐更當細思之尹氏說未見立我之病此章是說初學入道之門未須大段說得玄妙也

鮮則和順積諸中者未厚所積者既厚其於逆理亂常之事可以保其必無也

犯上之過小作亂之罪大故其言之序如此非謂未厚已厚而然也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集註之說宜更詳之

巧言令色鮮矣仁此章論明善之功

此章只是戒人勿爲巧言令色如何便說得明善之功

有所未習其傳或差如師之過商之不及不能不生流弊唯

傳而習習而實然後爲得其正傳

傳不習乎文勢恐不如此曾子之學其傳不差乃是合下見得

問答卷十九

九

通透的確非習之功也若所見不是而徒習之愈增其誤耳讀

書窮理須認正意切忌如此緣文生意附會穿穴只好做時文

不是講學也

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

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沒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

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不須如此高說失聖言之本意

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切爲可緩哉

書固不可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必言行有餘

力而後學邪

究義理之蘊旨學者不可不究夫義理之蘊也因此語爲子

夏之言而遂致疑于其間

以子夏之言爲不如孔子亦未爲貶不必如此回護但當虛心

觀理而隨宜斟酌耳義理之蘊上著一究字比首章稍成文理然首章之義實當兼踐履而言故謝說亦不可廢若如此說却只說得窮理一邊也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

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親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功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功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集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戾不須如此分疎也如視聽二箴云心今本虛秉稟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功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向見叔昌之弟羣刻尹和靜所書四箴作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嘗辨其謬後見尹書他本却皆不錯然既有此誤則尹公想亦未免錯會其師之意也

問答卷十九

三

又

戒懼於不睹不聞者乃謹獨之目而謹獨者乃戒懼於不睹不聞之總名似未可分爲二事也今日道固無適而不在而其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雖無所不謹而所謹者尤在於獨固欲學者用功轉加切近云云若未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分爲兩節雖可以各相附屬然前一節謂人所不見則屬乎人後一節謂已之所有則猶有迹比之已之不睹不聞則又有間矣今以人之所不見爲謹獨意雖切而反輕以不愧屋漏漏爲不睹不聞則又幾於躐等

來示所疑中庸首章數句文義亦通比之章句之說尤省力而有未似以上文考之既言道不可須臾離即是無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謹乎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

起之時早已戒謹非謂不戒謹乎所睹所聞而只戒謹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一節意思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別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也若如來說則既言不可須臾離而當戒謹矣下句却不更端而偏言唯隱微爲顯見而不可不謹其獨則是所睹所聞不隱不微之處皆可忽而不謹如此牽連即將上句亦說偏了只這些子意思恐於理有礙且於文勢亦似重複而繁冗耳所謂固欲學者用功轉加謹密熹之本意却不如此蓋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爲已發而設耳卒章所引潛雖伏矣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查滓矣蓋首章本靜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也且所不見非獨而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非戒謹乎其所不睹不聞而何若首章不分別即此等處皆散漫而無統矣

問答卷十九

三

不睹不聞既即是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則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蓋非別有一段工夫在戒懼不睹不聞之後明矣只爲道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同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不同所以文意各別今却硬說做一事所以一向錯了也

既以不睹不聞爲已所不知若能於此致謹則所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固已不能不謹

若果如此則上段文意已足不如何故又須再說必謹其獨邪易嘗有如此煩絮底聖賢

不愧屋漏亦未免於微有迹也謂之表裏洞然更無查滓則恐幾於陵節矣

若猶有迹便是未能無愧於屋漏矣此段說得愈更支離若只管如此纏繞固執則只已見便爲至當之論亦不須更請論矣前書寫去已極分明只是不曾子細看先橫著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已說則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過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如此則只長得私見豈有長進之理此亦便是論司馬遷底心也今更不能再說得只請將舊本再看將此兩節虛心體認只求其分勿求其合認來認去直到認得成兩段了方是到頭如其不然更不須再見喻也

問答卷十九

三

來教又謂心之有思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所圈出思字初看即疑恐當作知字而尋舊本未見不知當時的是何字又恐或是筆誤方欲再請舊本來看予細剖析奉報偶復尋得舊本果是知字不知來喻何故如此錯謬豈舊本脫漏此一節邪如其不然則此等處尚爾疎略又安能得其精微之意邪元本兩行今再錄去可更詳之舊本云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云云再看來書他處所說已有知字即是舊本元無脫漏是直看得潦草將知字思字作一樣看耳

前書無聞無見之說只做未有聞未有見平看過若看得過重以爲無所聞無所見則誠近於異端矣

未有聞見與無所聞見乎看重看不知如何分別更請子細說謂未有聞未有見爲未發所謂冲漠無朕氣象森然已具不

知衆人果能有時乎學者致知居敬之功積累涵養而庶幾有此爾

十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審讀也不若放下只自直看子思說底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汎說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功夫處而唯聖人爲能盡之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則何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儼言曰嘏視曰聰聽曰聦思曰睿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獸罔兩廣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

問答卷十九

若信不及一任狐疑今後更不能說得也詳看此段來意更有識得自家有見聞覺知而無喜怒哀樂時節試與

以未發爲太極

以未發爲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全却未發者太極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方無偏滯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說皆不相礙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則爲已發矣

以動而生陽爲已發是也即不知靜而生陰爲已發爲未發邪前日所稟未嘗敢以已發爲無太極也而又云已生兩儀四象八卦難以爲未發

未嘗以已發爲無太極是也而又云已生兩儀四象八卦難以爲未發何邪

易之無思無爲比未發猶是以心爲言於性之體段已是猶

欠拈出

以無思無爲爲說心而不及性不知心性兩字是一物邪兩物邪

來教謂有此氣來配道義始能充其體而無侵若無此氣來配則雖有道義亦不能不侵矣

孟子兩言其爲氣也云云即當以氣字爲主而以下文天地之義等字爲客方是文意今却硬將文義紐轉以道義爲主而氣爲客又將意說亦添入一來字則區區所見雖謬決不至如此之顛倒也前書之言已盡今更不能說得只請且依此意振轉舊來話頭依孟子本文主客形勢排闢成行道有歸著直候將來見得舊說全然不是方是究竟如其不然不若忘言之爲愈也

問答卷十九

又

所喻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強實履爲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功夫鑽研勘盡教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分外却不汲汲向此究竟而去別處開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又聞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足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閒過歲月也本欲俟德華人同附書今日偶有南豐便至道夫處且先附此奉報此事不比尋常不可頃刻失其路脈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着力節次見效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功夫

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滿養本原勉強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印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邪區區本已不能說得今更說此一番若更不相領略便且付之忘言矣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到此時節豈更有心情管得他人邪

又

兩書所喻備見日來進學新功甚慰牢落兩卷悉已條對納呈幸更詳之也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自己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

問答卷十九

五

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教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簡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話說也今詳來喻於常博處既不能盡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於常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如論求而振引論說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

橫渠謂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目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閒細碎在思慮近雖見此漸明然發得未熟有時不好底意思上心來則此見便若有物昏蔽雖目前小事亦能來相礙因是知得尚未屬已

此理固然然亦須是真實知至物格方得自然如此若但說時快活間或又不如是則只是想像得量不足恃也

子在川上云云觀諸天地古今事變莫非逝者然故新新相因不已以何爲始以何爲終故周子發明太極之理則曰太極本無極云云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此乃天德有常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終歸於謹獨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於獨而致謹則天命流行過於躬而不知矣

理固如此然援引太多反汨沒了正意兼所引亦有不相似者如周子無極之語純亦不已只是無間斷於獨而不謹焉則有間斷而與天地不相似矣

太極動而生陽以本體言之即易所謂繼之者善也以氣運言之即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以卦言之即震之一索

問答卷十九

五

咸之男下女下也然易傳謂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雖物有終始而此理無窮則雖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也云云學者固當兼致靜存動察之功然於動之端而有見乎天地之心斯能窺乎太極之蘊矣其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曰利貞者乾之性情蓋以夫人徒見生意之發於春夏而不知夫藏于根莖也觀諸草木搖落之時生意若息矣而根莖潛潤苞芽潛萌是乃終而復始蓄性情然也有以明乾之性情則知太極之性情矣有以見天地之心則知太極之動而生陽矣

此段尤多可疑請且就通書太極體認今此數項歷落分明未要添入復卦震咸性情等說夾雜且都不明不濟事也震咸元無干涉性情之義亦非是須各自看乃佳

程子睽卦傳曰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
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某觀至此於不有兩則無一之
稍分明但所謂理本同者程子之說雖詳終未能實見其理
天施地生男偶女隨此感彼應悉不能以相無也非理之本同
何以如此

其爲氣也 云云 某竊詳此段所言其爲氣也非有異義上言
此氣之浩然體段本如是養之之法勿忘勿助則無所耗傷
而此氣流行充塞無所不周蓋不待自反而縮也故直之一
字當因大剛而爲三德若坤之直方即浩然之剛直其可虧
欠乎下言此氣合義與道而成而血氣循乎軌轡到此則血
氣便是道義矣非是養氣之後又待此而爲助也所以再言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蓋深明夫此氣之發見本是道義若識
得此氣之本然則知所養而其動非血氣矣其曰無是僣也
欲人知夫此身之所以爲主者苟或虧失則便悖然矣愚見
如此不敢不竭言之

問答卷十九

自反而縮是本章上文坤爻直方是他書異義二者孰爲親疎
試請思之得失可見

氣是形而下者道義是形而上者如何合得况配義與道分明
是將此氣配彼道義而爲之助豈是養氣之後又將此而爲助
也如此看得全然不識文義更宜深思未易遽立說也
此是胸中先有舊說爲所牽制不得虛平故爾滯礙枉費心力
可且將舊說權行倚闕而只將本文反復玩味久久自然漸虛
漸平則於此無疑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近看得程子所謂除了身只是理之說於

此最親切蓋私乎此身則莫知主乎此身者爲何如其生
死真有同於醉夢矣 云云 故大程子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
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小程
子既謂死得是又謂苟有此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何
止一日須臾不能皆是發明除了身只是理底意思詳觀遺
書亦載大程子有云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
矣非誠知道豈以夕死爲可乎則雖繫言之而日月寒暑屈
伸往來之常理同乎晝夜死生者皆可致察小程子有云聞
道者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慮生也則又指切言之
以明實理所存是亦除了身只是理之意至於小程子經解
乃親筆也則止云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雖
不加一辭而語意則甚不輕矣今集注本大程子實理之說

問答卷十九

而以事物當然之理名之固不使人求之恍惚然果足以究
斯義乎又大程子非誠知道之言以尹氏所說考之固爲切
實然恐所謂得者或流於偏差而未必得其總腦也某據所
曉者吐露以求誨訓

道字理字禮字法字實理字日月寒暑往來屈伸之常理事物
當然之理此數說不知是同是別除了身只是理只是不以血
氣形骸爲主而一循此理耳非謂身外別有一物而謂之理也
流于偏差則非所謂得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絪縕也繼之者善物與无妄也成之
者性各正性命也各正性命則屬于氣稟矣遺書言凡人說
性只是說稟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又若先言氣稟
而後及此

周子以萬物資始爲善各正性命爲性此是就造化處說今欲以物與九妄言之則此向屬性而以上句天下雷行爲善方始指對得過程子所云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又是近下就人性分上說諸各有當更請詳之只看本文都不得引外來一字方始見得

向觀遺書所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必然不曉所謂今始粗曉此文義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周子所謂主靜者以此也然所謂不容說者是豈終不可得而說乎周子不得已而言之曰無極而太極則指不容說者以喻諸人耳所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却因上文而言之或指太極爲性則非矣蓋天命之謂性命之於人始謂之性也所謂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說得性善最爲親切若祇論成而不論繼則有二本非性之果善也故孟子道性善既因其繼而得其本源其言惻隱仁之端愛惡義之端則又因其發見之苗裔而知其爲固有學者於此唯有操存之功不舍使漸著察耳

此條尤覺紊亂更請且以前段之說識認文義今有條理未可如此引援褒雜轉見不分明也所謂治絲而棼之也

又

所論博文約禮盡由操存中出固是如此但博文曰是一事若只務操存而坐待其中生出博文功夫恐無是理大抵學問功夫看得規模定後只一向著力俟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又却

計較以爲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益公近亦收書于歐集考訂益精亦不易老來有許多心力也需中庸詩傳此便未可寄又恐且要操存無暇看讀更俟後便也蘇黃門初不學佛只因在筠州陷入此漩渦中恐是彼中風土不好一生出不得今請著些精彩莫只管回頭轉腦忽然不知不覺也旋入去卽不相奈何也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

又

前書所論四事不審雅意云何竊意賢者用力於此不爲不久其切問近思之意不爲不篤而比觀所講與累書自敘說處覺得曉前顧後頭緒太多所以胸次爲此等叢雜壅塞纏繞不能得明快直截反不得如新學後生聞一言且守一言解一義且守一義雖未能便有所得亦且免得如此支離紛擾狼狽道途日暮程遲無所歸宿也

問答卷十九

三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王子合 選一字正

前月末迭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每談志行之美也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從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勢而無補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又

向來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傳云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未觀其旨近思得之敢質於先生遇謂天地之心生生不已太極一動一氣運行互爲其根蓋未嘗或息非可以動靜言

問答卷二十

也其曰動之端云者指流行之體示之卽生物之原者也遺書云天只是以生爲道天地之心固在於生物然於生處觀之則偏於動而不知動之所以然非指其端無以見生生之理也在人則則隱之心是也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此心不遠於此察之庶可見矣此心雖非心之本體然始發見在是故推此心則廓乎天地之間無所不愛人惟汨於欲而不知復則是心泯然不見猶窮陰沍氣萬物歸根生生之理雖未嘗或息何自見之一陽微動生意油然而此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在學者工夫則平日涵養語默作止須要識得端倪則心體昭然可默識矣故伊川云善學者不若於已發之際觀之觀於已發識其未發克己不已一旦復之則造次顛沛皆見此心之妙始可以言仁矣

所論復見天地心之說甚善然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觀之見待名是一理而此意無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鄙見如此或恐未然更告論及子晦相見煩致意未及奉書歐陽慶嗣書云甚賴切磨之益想日有至論也

又

所論思慮不一胸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又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贊則有所不安故必

問答卷二十

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贊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

况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勉勵苟安於禮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贊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畧考之不精而謂勉勵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爲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煩究索按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鄙見如此幸復相與考之再以見喻

又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論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

問答卷二十

三

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爲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貞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礙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會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緝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須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宜哉若謂因仍習俗起會子之爲然則向所謂勉勵周旋者又豈得爲會子之爲邪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爲仁者易辭之過也如何如何

又

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不能行者且依

溫公書儀之說亦不爲無據也見成服及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祭一節照項居喪不食行但至時節畧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與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畧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憶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真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以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與俗浮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幾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

問答卷二十

四

今書所論中庸大旨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爲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爲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爲隱此爲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如此耳天地間爲不恕一語雖有病然大意取象是如此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其鬼不神是老子語謝氏語解所引正與其語錄相表裏不知如何見得優劣處恐不必如此分別也恐則有說二十七章說則所分畫似全未是恐更當以章句之說考之乾知太始

說者多爲主宰之論似若微妙而反祖漢蓋若如此則乾與大始各是一物而以此一物管彼一物如今言某官知某州事也故伊川先生只以當字釋之則其言雖若淺近却無二物之嫌意自渾全也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以緣自章首尚綱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其當別爲一義與詩不同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據表而知裏也如微之顯由內以達外也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偏而南向廟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爲與而爲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既以西南爲尊者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鄉爲尊矣非謂廟東鄉而太廟東向也祭亦非獨太廟也凡廟皆南鄉而本廟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於祭於太廟之時則獨太廟不易其位而羣廟之主合食於前者皆南鄉北鄉以叙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所出之帝爲東鄉而太廟反居南鄉爲配位也通典開元聖東向先師南堂上之位則以南向爲尊如儀禮鄉飲酒賓席向乃古禮也廟前南向今沈存中說祭禮朝踐於堂亦以南向爲尊而政和新儀亦有是說但未見所據之本文又秦漢間廣武君王陵母皆云東向坐田蚡傳亦云自坐東鄉而坐其兄南鄉此則不知其爲室中爲堂上但猶以東鄉爲尊則可見矣

問答卷二十

五

別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時面見口講始盡乃可究竟底蘊今日當就理義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西上證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右之說而賈明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

府君之左禮記公祭圖亦以妣位居考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爲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耳此書雖年於孝子本亦多善說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屬書之似爲穩當耳

又丁未十二月二十五日

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當祭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絕地天通廢撤諸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得不致死之也此意與檀弓論明器處自不相害如鬼神二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矣人以爲神便是

問答卷二十

六

致生之以爲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即是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之說矣其他未暇詳論蓋成伯告歸甚迫故且附此餘俟來春相見面論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以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功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又

細看前書諸說謝氏之言大概得之若以本文上下考之即誠不免有病乃若其意則所謂致生之者即是以爲神致死之者即是以爲不神之意耳天神地示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內也人鬼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右豈可謂祀典所載不謂是耶

奇性不測皆人心自爲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別則又只是一切增心造之說而古今小說所載鬼怪事皆爲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也

又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嘗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爲春而不貞又何以爲元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又如克己復禮然後可以爲仁固不可謂前此無仁然必由靜而後動也惟精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無中然亦由靜而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但看從甚處說起則當處便自有

問答卷二十

七

先後也

性之善猶水之下此善字却是就人物稟受以後而言據其發用之初對其成就之極又自爲陰陽也念念相逢事事相續無頃刻不如此太意亦與前段相似細推之可見來喻所引乃舊本後來思之不能又生支節轉費分疎故皆削去然今得子合如此商量却好不然則此意終不分明也

愛人利物等語亦不甚精後已刪去矣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方始活潑無滯礙處

此段甚好如云氣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終爲主此即所謂妙合也又云自其生化之所自由而言故曰妙合此句却不甚親切

鬼神第一段甚好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人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氣爲陽故魄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爲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爲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魄爲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幽微之魄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爲厲之事則可矣然亦須兼魂魄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魂魄之正則便只是陰陽元非他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魂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咸必通尤不得專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爲說矣

大學直卿看過有疑處已貼在內可詳之但知止則止字爲重言知其所當止也知至則知字爲重言其知識到極處也今日格物致知格是程平知之至其地位固如此然其文意不同亦

問答卷二十

八

不可以不察

又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爲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並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爲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爲言矣今以陰陽爲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日爲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間見以爲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易不曰君子日爲善而惡心亦未嘗不間見以爲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已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大凡義理精微之學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

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周子所謂善則惡以兼顯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說拘也

窮理之學誠不可以頓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累之多而廓然貫通乃為識大體耳今以窮理之學不可頓進而欲先識夫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

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今日子貢曾點知道矣而窮理未盡則未知所謂道者又何物耶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

問答卷二十

九

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前日窠臼也細看後書已改識字為似已覺前弊但未徹底耳

又

聖人以此洗心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攬著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退藏於密但言未感物之時耳及其言幽與民同患則所用者亦此理而已其所以知來者向之所謂貞而神者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之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乃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之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考其文義

今但玩味其意別看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耳

孟子言性善一章伊川先生謂性之本又謂極本窮源之性謂道先生則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纔之者善也伊川以為本而明道言其纔何也竊思伊川之言只謂性之本然耳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伊川之意只是說性之本然無不善耳所以為極本窮源之性與明道之意不相妨都見如此

問答卷二十

十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貞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纔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即道也然以變易而得道者自然不易之理也從之者亦適當之而已非以此而從彼也

易之所以變易者固皆是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則因其爻象之

變灼見理之所當然者而繁之辭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謂也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云云

此說大概得之但乾坤皆以性情為言不當分無形有形只可論自然與用力之異耳

八卦之位如何

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易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槩近於附會穿鑿故不曾深留意然說卦所說卦位竟亦不能使人曉然且當闕之不必強通也

又

竊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默契其妙自然退藏於密吉凶與民

問答卷二十

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

理固無先後然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之殊矣此等處須子細著實理會不可一向掠空說向上去無收殺也

性之初只有善本無惡之可言乃四德之元五常之仁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是也明道言繼之者善方言性之發用則

四端之心是也烏得與情合而言之

性之始終一於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為有惡可平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耳乃若其情若字恐亦未必訓順也

又已酉閏五月十八日

所論和記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耳語否語默隱擊口有時節前日府件亦以修學來求記謹不敢作矣今只有

舜釋經義與時事無大相關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偷閑整頓然亦稟稟不敢自保况敢作文章說道理大書深刻與人遮

屋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索以重世俗之憎病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

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

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為佳如其不然則呂堇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它就此得些滋味趣

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鐫碑立名只為

問答卷二十

一時觀美無益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又

使天下皆知此理而求止焉故是新民之事然其所以使之如此者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固是所以新之之本然已屬明明德之分矣須知正教法度之施於民者亦無不欲其止於至善也

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與孝與弟不信

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

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

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

雖無二道然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衡也意雖心之所發然誠意工夫却只在致知上做來若見得道理

無纖毫不盡處即意自無不識矣誠然後心得其正自有充
後今日主於心而山中以出安有不誠正是顛倒說了

以上四說請詳之橫渠先生有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
來新意此言最有理蓋舊見已是錯了今又就上而更起意
思畢竟分疎費力愈多而於本經正文意思轉見昏了須是
一切放下只將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瞭然心目之間無
少差互則却回頭來看舊來見處其是非得失不崇朝而決
矣

又

示喻曲折具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間風俗鄙陋汙濁上
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為士
子者待遷挾詐靡所不為其可疾為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

問答卷二十

十三

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至於廉退好
修之士桑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籍籍不知此
意受生恐懼而彼為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
果有之即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為政者亦
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墾田
里之民受之隨官荷春待錫揭竿引繩以奔走於山林田畝之
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為逸哉但以為若不為此則
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為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
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則
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
亦以為非所當行但說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寧
其利遂無一人以為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

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
利此則非熹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尚何言哉然當時若
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噤咎又復如何也若便指
上封為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合者亦未免此利害也桂
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後世當有知此心皆耳新學既
成氣象開豁但願自今以往游其間者亦各放開心胸莫作舊
時卑汚暗昧見識乃為佳耳

又

所喻土封事當時却無人來論說亦無人子細說及熹又尋即
去翻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但如來喻所云所費不多
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其為害應亦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無
可得說便且借此為詭端而與論議耳若果盡行則熹自料雖

問答卷二十

十四

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不能免其功必有大於此
者而如子合者亦將有番悔青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
見所在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
喜逸顧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
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從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
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
我自不怨耳子合議議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
治官室又從軍敬說從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
費幾值土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
也子餘留此久適嘉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稍下
鈴鑰後來自覺如此舍明恐誤朋友力著力催僕功夫則渠已
有行日矣其有尚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則頗長進信乎小

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其久人情也

答林伯和

示諭前此蓋嘗傳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嘉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傳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後禮之實其功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豁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敏篤慈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教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益人心之病不

問答卷二十

五

放縱即昏情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情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懼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怠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達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

過惡也無由而論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答林叔和

示諭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它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已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量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又

襄事既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寬雖或紛冗不得近書冊然此心

問答卷二十

六

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情耳

又

孟子程子所說才字之意不同既是聖賢之言後學如何便敢判斷但此事道理只就自己身上體認便自見得而其所以爲是非得失者亦不容無分別也如集註中以程子爲客卽是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爲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而兩書之說亦不至甚相妨矣

答林熙之大春號德齋古田人

易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與物同也

所論詩序之疑舊嘗有此論而朋友多不謂然亦不能與之力爭姑若吾說以俟後之知者而已聞雖序文之失固然論語之意亦謂其樂得淑女也不過而為溺其哀夫不得也不過而為傷正如詩文之謂耳但序者不曉乃析哀樂為四事而所謂傷善之心者尤為無理是則不可不察也然此等處姑默識之不須遽與人辨今人耳學都不將心究索難與論是非也大抵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又為傳注障蔽若非理明義精卒難大擇不如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眾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問答卷二十

七

又

家書云今日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為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居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却遠勝看解也間有川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蓋言樽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酬求假不免

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客齋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為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又

累書論及教導曲折甚善此傳承便來雖不得書傳亦具言近况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為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求縛之則亦相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纔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最是永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盡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挾摘一字一句以為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

問答卷二十

六

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大學說得如何近得王子合書彼亦說此寄得講義來頗詳悉恨未見庸仲所講有便幸錄來也絮矩文義更宜反復上下句意未可容易立說若如所喻則老老與孝等句與絮矩之道有何交涉耶嘉兩年擾擾今幸粗定辭職未允已再請矣此非欲為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不解人意尤悶人也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官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四明頗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向來辨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怨慍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鬧也

今做華之一本有故之

又

講說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曾做得工夫今旋理合恐未必能有益耳又有本不欲爲而卒爲之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此皆規模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跟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泛終何所成不但教導一事也矩更無可疑且更詳味須破得舊說方立得新說不然只是看得未透未可容易下語也近覺朋友讀書多是苟簡未曾曉會得便只如此打過何況更要它更將已曉會得處以復玩味言外別見新意決是有所不能矣以此理會文字只是備禮無一事做得到底悠悠泛泛半明半暗都不成次第如何得有一箇半箇發憤忘食索理性會教十分透徹少慰衰朽之望乎西銘後題是去年未離家時所題後來不能去得然此是道理所繫我且直之固不容有所避也

問答卷二十

九

仁仲所說因書報及謾欲知耳所云不必置辨今時流俗例爲此說乃是自見道理不明纔有此說使有此說之害如許行之而耕白圭之治水二十取一若似今人所見則孟子亦何用與之辨耶釋儀儀政和五禮中陳設行事兩條中有自相抵牾處者昨覽身家傳酌款先聖先師不知曾見此失否向在南康曾有申禮部狀論之頗詳今未必有本但細考之可見王伯照本却未見有便幸錄寄并所定須知見寄更加參考方可刊行也政和禮只首章仲秋下便疎脫舊見中明中已改正近寫得一本却是此條如有舊日頒降印本可檢看不然即託人於太常問之也學記本當作但近日道學朋黨之論方起著甚來由立此標榜招拳惹踢即已展者不可緘此却容斟酌耳又况韓文公脚下不是做文章處爲人指笑却惟他不得也

又

老老長長惟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至於有夫三者之效則國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須先有此箇本領效驗然後有以爲地而致其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也文勢甚明無可疑者其不能矩之病章句或問三處說極分明如來喻所謂奪其財力使不得養其父母者亦無疑矣又何以更有憤然不平善心爲之不生之說耶凡此等處皆是處心不寧靜看書不子細之病與前日所論釋奠禮文疎畧處大抵畧相似更宜深以爲戒讀書別無法只要所煩于細是第一義也

又

問答卷二十

三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滕德粹 瑞龍溪齋主人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才得一歸掃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錄亦已久矣而昆仲乃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非所敢當然所論爲學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甚幸夫學者愚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岐路而不能得所從人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

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里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雖然並進而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爲先足丁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寓謝他未暇及昆仲書無異指故不復別致幸察

又

所問禱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爲憂患所迫故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面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事處便更着力加意理會積累功夫漸漬日久一旦忽然有開明處便自然不爲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爲根脚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者哥兄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矣

又

補試得失如何此不見補試胸然計此亦分定矣雖斷置不下徒自紛紜豈能移易毫髮於其間哉而其所以害夫學問之道者則爲不細蓋物欲利害之私日交戰於胸中亦何暇而及於玩索存養之功也耶近思所疑但熟玩之自當漸見次第但恐心不專一則無由可通耳

又

到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更宜每事加意使隨事有以及人則亦可以充其職業而無愧於廩食矣親炙諸賢想亦有益日用之間常更加持守講習之功以求其遺者大者則區區之所願也

又

知官閑頗得讀書不知做得何功夫歲月如流易得空過彼中朋友書來多稱德粹之賢然鄙意所望者則不止此願更勉力益加探討之功勿令異侍相見無疑可問乃所望耳谿堂雜文久欲爲作序但以當時收拾得太少詩篇四六之外雜文僅有兩篇想亦未是當時著力處未有意思可以發明又不成只做一篇通用不著題底文字以故遲遲至今欲留此人等候草成附去又此數日正爲諸處人督迫文字困憊殊甚不免且小須也釋氏之說易以惑人誠如來喻然如所謂若有所喜則已是中其毒矣恐須於吾學有進步處庶幾可解不然雖欲如滄聲美色以遠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之浸滲侵蝕日以益深也

又

所示語說一條甚善但程先生說自不可廢今作實事推說太廣却恐又有礙也兼看文字且虛心體認實用工夫處而就已分用力方有實效若一向只如此立說却不濟事也大抵學問以變化氣質爲功不知向年遲緩悠悠意思頗能有所改革否若猶未也更須痛自鞭策乃副所望耳

又

示語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爲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尚

有疑其說之想以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尚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助之恐爲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承有意此來不如乘閒早決此計疏尤易失衰老尤不可恃果欲究竟此事似不宜太因循也

又

燕昨者再辭恩命復叨祠祿幸且杜門無足言者前書所喻深悉學道愛人之志然退藏之計已決不獲奉以周旋 鄉州緇稅近遂有蠲減之命亦足爲慶也

又

問答卷二十

三

璘近讀論語禮之用和爲貴觀諸家解多以和爲樂璘思之和固是樂然便以和爲樂恐未穩當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設喻以見告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平璘當時聽之甚以爲然矣已而思之亦恐只是影說過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望先生有以教之如曲禮所陳禮之條目甚詳不知何者爲和乎

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所宜人情所安行之而上下親疎各得其所豈非和平乎

舍弟珙近自太學附信歸問仁知動靜之說蓋學中近以爲

論題也然說者只云仁之靜亦未嘗不動而大體則靜處是仁知之動亦未嘗不靜而大體則動處是知多是以文辭影說過畢竟不明言動靜如何璘取精義讀之亦未能曉因子細玩味此兩句乃若有所曉蓋仁者靜知者動仁如非動靜也乃仁知之人其情性或動或靜耳而說者只就仁知上求動靜所以多說不明譬如回者動方者靜不可便指方圓爲動靜也然璘雖曉得如此却未知仁者之所以靜知者之所以動如何形客望先生詳賜指教

又

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智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

問答卷二十

吉

示喻縷縷備悉但若果能真使私情不勝正理便是確然可據之地不必舍此而他求也顧恐或未能耳記序之作或不免俯徇俗情誠如來喻然其間亦不敢甚遠其實異時善讀者當自得之也衰病日侵求去未獲便民之事所不敢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少須旬月復申前請耳淳叟國正想時相見有何講論方丈計亦時會見也因便附此草草惟千萬以時進學自重

又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宅事難預論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遊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爲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蓋所識者楊敬仲 呂子約 監未 所聞者沈國正 袁和叔 到彼皆可從游也

又

意冬來却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款亦足少慰離索但

念吾友昆仲不知近日功夫如何切宜痛加錘厲專一切功庶幾不至悠悠虛度時日也

又

知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序文甚佳文字只取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爲華靡辨巧也

答滕德章 洪號家齋

示喻大學之說甚善蓋舊所爲書近加修訂稍有條理補闕處正如來喻矣令人抄寫未得奉寄也所論義利之說得之聽訟之云則不必如此說君止於仁以體仁足以長人君上不寬等語觀之可見蓋爲人上者無此意思即上下乖踈墮隔而無以

問答卷三十

五

相有矣所引淇澳詩但以形容盛德至善之充盛宣著耳其餘則皆解已詳更熟考之當自見也

又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嘆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修己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歛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喜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又

嘉襄病益侵無足言者南軒之文近方爲編得一本然尚有不該盡者東萊文字須其弟編定乃可行然近日書坊皆已妄有流傳不可得而禁戢矣示喻溪堂序跋此固所不忘但年來病思昏憤作文甚艱又欠人債負頗多須少暇乃可爲耳聞德

粹以新侯之來頗不安迹仕宦遭此是亦命但當以道自守不可輕爲之屈也

又

德粹之來幸此款曲所恨賢者在遠未遂合併之願耳廷對甚佳三復增歎然今既得脫去場屋足以專意爲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又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然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安定詩舊所未見溫潤和平真有德之言也

問答卷二十

五

又

到官既久聞學政甚修想見橫經之暇亦自不妨進修之益也嘉襄病益侵無足言者鄉在彼刊得四經四千當時校勘自謂甚子細今觀其間乃猶有誤字如書禹貢厥貢羽毛之羽誤作鳥字今不能盡記或因過目遇有此類幸今匠人隨手改正也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未行五字此已是依元版大小及行字疎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爲佳此只是修改舊版但審爲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若與人商量必有以僞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

答林子玉 振

竊讀太極圖傳云陽之變也合之合也不知陽何以言變陰

何以言合

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

又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不知陰盛何以居右陽盛

何以居左

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

又木陽權故次火金陰權故次水豈以水生木土生金耶

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

又五殊二實無餘欠也不知何以見得無餘欠又云陰陽一

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不知何以見得無彼此又云五行

之生也各一其性無假借也不知何以謂之無假借

此三設意已分明更玩味之當自見得

又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不知何以

問答卷二十

毛

見得以氣化言又何以見得以形化言

天地生物其序固如此遺書中論氣化處可見

又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移也不知謂

名分之分性分之分

分猶定位耳

又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豈言其命之流行而不可已者耶

此句更連上句玩味之可見其意

又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

陰也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

謂之陰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

又以氣而語其生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

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水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

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又伊川先生解孟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觀人之法擇

之乃謂不得於言謂在已失之於言也而孟子與公孫丑問

答論知言大槩謂知人之言不知擇之之說還可從否

孟子于文義正謂在已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為心聲則在已在人

皆如此也

又伊川先生云志氣之帥不可小觀其竊謂以志帥氣此為

養氣者而言不知所謂小觀之意如何

不可小觀只是不可小看了之意更熟味之

又切要之通無如敬以直內又云有主於內則虛不知直內

問答卷二十

天

還是虛其內耶

敬則無妄曲故直則無係累故虛不可便以直內為虛其內

也

又云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某

畢竟曉不孤之義未得

不孤只是盛德意

又云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而取之

也不知集義何以能生氣而生意義又如何義外襲我而

取氣

意當謂孟子之意蓋謂此氣乃集義而生事皆合義則胸中浩

然俯仰無所愧怍矣非行義而襲取此氣於外如捉兔之然以

此取彼也

又見清之兄云中和以性言寂感以心言言伊川曾有此語不知此語如何

伊川無此語只是此間朋友如此商量耳

又見清之兄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中是在中之義猶言喜怒哀樂是在中底道理而伊川云所以狀性之體以清之云此與在中之義一般看某竊恐有異同

頃見石兄論此甚好可更質問商量當見異同之實也

又中庸言鸞飛戾天魚躍於淵上下察也某竊謂此察字是

道理著見之義不知如何

察是著見之義然須見其所著見者是何物始得細觀所問以思索未深如此汎問恐無所益當更革去好高之弊且就平易處深思反復句讀沉潛訓義久之自然習氣消除意思開闢也

問答卷二十

五

答廖季碩

久不聞動靜正此馳情漕臺使至忽辱惠問獲審比日熱暑開決有相台候萬福為慰誠齋薦語精當真無愧詞第顧衰蹶不足為重而恐或反為累耳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承喻日誦此書計必有以深得乎此矣戴在伯向見朋友間多稱之恨未之識也

又

比兩辱書良以為慰又深愧感尤異登聞士友咸喜修塗逸駕自此其可量耶累書下問勤懇顧何愛於一言但欲以其所以自信自守者為獻則誤賢者於迂濶而不可行之地欲舍其所以自信自守者為說則又不知所以言也是以久而不知所以

對惟高明之有以擇焉於此二柄其必有所處矣

又

某義晚遭此大禍痛苦不可為懷請詞得歸已及里門矣去家益近觸目傷感尤不易堪也見剛之詞三復悚歎足見厲志之篤至於見屬之意則有所不敢承也誠齋直道孤立不容於朝然飲其惠於一路猶足以及人也知有講評之樂尤以歆羨越上親朋久不聞問泰州計亦不久當受代乃有悼亡之悲人生信鮮歡也

問答卷二十

三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二十一

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楊元範 大法

承及新著易說開卷一讀啓發已多屬此數日諸處書問萃集撥置不下未及詳細但所見看過處其不能無疑者已兩三條如元亨利貞文王本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彖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今若依而得之則此乾卦只合且以陽氣推說不應於利字遽以陰氣佐陽爲言且以一木言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幹堅韌則利子實成熟則貞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爲元循環蓋無窮也若但謂歸根復命則亦不見貞字之意矣此頃更於天地大化通體觀察其曲折未易以尺紙言也又大明終始乃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程先生說本如此但傳中言之簡畧却是語錄中有此意若云乾道自能大明其終始殊費言語卒不成文義也大有卦亨亨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亨如王用亨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偏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下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非但易學凡經之說無不如此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大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

答潘文叔 友文 金華人

所除爲學利病至纖至悉既知如此便當實下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却成空

言無益已事也況其所說一前一卻纏綿繳繞終日勞攘而未曾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或推開過却日時深爲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弊病言之近日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惑或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斷輪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繼見所謂壞證者似已有之切宜便就腳下一切掃去而於日用之間稍立程課著實下工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却日子也

又

問答卷二十一

嘗然知見之說前書似已奉聞矣尚書亦無他說只是虛心平氣關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爲較計必求赫赫之近功也近亦整頓諸家說欲放伯恭詩說作一書但鄙性褊狹不能兼容曲徇恐又不免少紛紜耳詩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外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即自有伯恭之書矣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明善近日方亦看得親切恨相遠無由面論耳

又

命之以事與上文謂之有謂之無一例未是指殺之評侯先生文字疎率只可大槩看然此一節却無病也

人之氣質不同謀野而獲亦是虛曠閒靜處見事精審無膠擾之患耳固是質之所偏然亦非大病也

左右固非大臣亦非閹宦弄臣但謂親近之臣如漢詩中給事

中魏晉以來中書門下之比云耳所謂左右太親者身蔽正指劉放孫資而言耳大夫却是任政之臣大卿官之長亦上大夫也孟子之意但欲齊王審於擇人未必以其信左右之言而發所云教之以不信大臣亦是推說之過大抵讀書只合平心說理不必如此過求却失正意也

又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入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也承許官滿見訪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惜既以自歎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

答潘端叔友瑞 金華人

問答卷二十一

三

示論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熬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効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擇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遊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已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友朋之望也

又

示喻于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途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適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修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

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子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此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密精密無些滲漏也

又

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方可觀中間伯恭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爾

又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友瑞竊謂仁人心也蓋非二物曰心不違仁者分而言之則心猶

問答卷二十一

四

言仁之形仁猶言心之理也顏子心不違仁雖無時而或違然視聖人則猶有以此合彼氣象聖人以三月言其久蓋常而不變也顏子未達一問者政在不違處以尚有些小思勉而已或謂不違則有時而或違不違者三月則或違於三月之外非也

三月不違則三月之外或有時而少違矣以此合彼亦恐說得心與仁真成二物了所謂仁之形者亦然此類更涵養意思看不容如此太急迫也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友瑞竊謂事物物皆有理也志於道則思以極之於涵泳之中也

志者求之知是理而期於必至之謂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友瑞竊謂夫子之身桓魋所能

害也夫子之德桓魋其如之何哉

以畏匡之語參之此聖人決知桓魋不能害已之詞之身之德其說過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伊川先生解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也未曉乞開誨

嘗謂此章見聖人謙退詳審不掩人善之意乃爲盡其曲折伊川先生但言其不從中間一截和起耳雖亦是一意思然恐未盡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友端竊謂文王有聖德蓋天命之所在也泰伯知天命之所在故其讓也純乎天下之公而不係乎一己之私雖斷髮文身舉世不見知而不悔止於至善而已庸他計乎非精於義

問答卷二十一

五

達於權者其孰能與於此至德云者人心之安天理之極無過與不及而不可一毫加損者也

此段意思甚佳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友端竊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

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育之不可

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友端竊謂驕則挾爲已有專於夸已者也吝則固爲己私不肯舍已者也二者皆生於有己而已但驕者驕於人吝者吝於己驕則外若有餘吝則內常不足耳曰其餘不足觀者其餘指才美而言蓋善者天下之公善也人之有善如才美在身雖若周公之多亦人之所當爲耳夫何有於己以爲己有則所謂才美者皆出於一己之私雖善猶利也故曰有其善喪厥善是以其餘不足觀也二君之病未易去也自學者言之以一能自居以一知自喜皆所謂驕也善而不公於人過而憚改於己皆所謂吝也惟深致其知而勇於克己者始知二者之誠有害而後能覺其起而化其萌矣

問答卷二十一

六

此義亦善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友端竊謂三年之間存察之功無斯須之怠也則工夫亦孰矣積累亦久矣其必至於善矣有不至焉者難得也則以夫所學之差習施工之斷續而然耳

此章文義難通當意當從楊先生說但至當作志乃通耳考上下章意亦此類

子畏於匡 匡人其如予何友端竊謂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其時而道行於世者也文王非其時而道傳之書者也孔子聖人之在下者老而不遇退而將傳之書故此章以斯文爲言而獨曰文王既沒也

此章意恐未然文王道行於當時澤及於後世矣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至子游子夏友端竊謂顏閔冉雍稱其學宰我子貢以下稱其才顏閔四子非無才才不足以名之故所稱者學也宰我以下非不學學未至於成故所稱者止於才也皆舉其重者言之耳然非由賜游夏之徒終身之事而止於所稱者而已也蓋才有不同學則無不同因其才之偏而抑揚進退之教者之事也因其才之偏而求有以化之學者之事也今程先生曰有以交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人者是學有多岐而所入之門各不同也蓋恐記者之誤耳

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學也今專以德行為學誤矣伊川先生之言恐當深味而以實事驗之由賜游夏之徒終身之事孔子所稱蓋亦如此不必過為辭說曲加尊奉也

問答卷二十一

七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友端竊謂過其行猶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非言過其行也以而字貫其中可見矣范氏以下之說恐文勢不順

舊嘗疑此章當如此說今得來喻甚合鄙意也

子張問行至子張書諸紳友端竊謂言忠信行篤敬存養之王繼而不息則事來知起不為物欲所昏而理之所在不能掩於省察之際矣若如楊氏其者指物之辭所謂其者果何物學者見此而後行則無入而不自得之說置之胸中則恐事物之來反成疑貳却反無下手處

其字正指忠信篤敬耳參前衍衡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常如有此二物在目前也

答潘恭叔友恭

友恭坐時亦間有虛靜之象此時却而未能無欲也此謂所恨工夫未能接續故憚煩失錯之處極多惟其憚煩愈多生錯深知之而不能改蓋欲靜意勝也

所論皆善但不可如此迫切計功非惟無益反有所害宜深戒之

橫渠說性命於氣性命於德之命恐只是聽命之意性天德令天理天理云者亦曰聽命於德無非天理之當然耳不知是否

性命於氣恐性命兩字須作一般看言性命皆出於氣稟之偏也性天德命天理即所謂性命於德

惟聖人可以踐形云者踐行當求吾身所具之理也可云者盡理而無餘欠也楊氏體性之說如何

問答卷二十一

八

程先生以充人之名解踐形字甚善踐猶踐言踐約之踐非謂踐行所具之理也楊氏體性之語不可曉語一本作說

太子劉賾得罪靈公出奔晉趙氏靈公嘗遊於郊謂公子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靈公卒夫人奉遺命而立郢郢以輒在為解於是國人立輒輒立十二年輒出亡劉賾入是為莊公莊公立三十年而出奔友恭竊詳此事妄意謂輒不顧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義矣劉賾得罪於父而出奔乃因豎戔夫及孔悝母劫悝升墜而盟立之是不用先君之遺命父子君臣之義俱失之矣然則宗國所宜立者何人其必郢乎當郢辭國之日國人立輒之時輒能逃去則郢無得而辭劉賾亦無復君術之意及夫劉賾既入良夫悝母相與劫悝是時匪能守之以死則劉賾安得而立哉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

切付之無可奈何此則賈所以立也雖然天下豈有無父子君臣之風哉宜乎則賈未幾而復奔也

此論大槩得之但謂賈逃去則則賈無復君衛之意及則賈既立而復奔者非是蓋賈自當逃去非欲爲是以拒則賈之來也則賈脫或能守其國亦不可知但義理自不是耳不必如此牽合也

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爲亂及爲衛之臣又不能有所立以子路之賢爲其家臣其事如何心甚疑之亦何所見而如此乞賜教

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爲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仲尼元氣段中并字莫是包上兩句否時焉而已時字恐是

問答卷二十一

九

戰國風氣所致

并秋殺盡見則以春生爲主而兼舉之也時焉而已語意不分明未知端的指趣如此所說亦通或恐更有時既無人不得不自任之意或說秋殺氣象不常如此蓋有時而或見之也未知孰是試并思之

或謂游氏以犯上作亂爲兩節據友恭所見只是一節遽說不好犯上處亦貫忠順而言則知其非兩節也

作亂以上後說得之爲仁之本一句似皆未得其說程說自與謝說不同不可混爲一說也看得程說分明則自見謝說之非矣

或謂傳不習乎是得於人而不習友恭謂不習而傳與人或謂忠信能相有而不能相無故程先生以爲內外表裏友恭

謂盡已者自反而無憾於中故曰內以實者即此而施之於人故曰外或謂謝氏雖推廣見得不止踐言爲信亦恐包括不盡後結云幾於無我則能之莫傷易否友恭謂說信處却不小包總只欠以踐言爲信作本意幾於無我亦不爲過傳習恐當如前說忠信後說近之而亦未盡蓋忠信一理但以所從言之則異耳所云自反無嫌即此而施之語皆失之更當別下語也踐言後說得之無我前說得之大率前說看得文意平直而勝於草畧後說子細而失之支蔓有回互遷就之意不知前說誰所論不罪輕率也

閑子侍側

舊說閑閑和悅而諄也侃侃剛直之貌此謂得之更宜詳味子樂但爲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之意如云不害爲自得皆其力分

問答卷二十一

十

之所至似皆衍說也楊氏所引傷勇亦非孟子之意

師過商不及詳味此章歷考二子言行之間有以知其因氣稟之偏而失性情之正

此說甚佳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所云氣稟雖爲未化亦不可謂全未化也此語亦是但似此立語微覺有病耳楊墨之說恐未然楊氏之學出於老聃之書墨子則晏子時已有其說也非二子之流也

屢空

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但言顏子數數空而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貨殖爲言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

數而空亦不勝其間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之正耳

程子曰孔子弟子顏淵而下有子貢夫子門人要其歸而論之則曾子仲弓閔子冉子恐不在子貢之下莫以其天資穎悟而自足程子所指意果如何

此等不須遙度造理深後當自見得

又

友恭竊謂性命主理而言德氣主身而言性命之理得之於身者德也而其枯亡陷溺之者氣也蓋德無不善而氣則有偏善所以於性立命而氣偏則陷之耳兩端之在身相爲消長隨其多寡迭爲勝負德不勝氣是無以勝其偏偏日以勝而善日以微則是性命之理反亂於氣矣故德不勝氣性命

問答卷二十一

十一

於氣德勝其氣是有以勝其偏善日以充而偏日以化則是性命之理不外於德矣故曰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未知是否氣亦有純有駁不得專以枯亡陷溺爲言但德不勝氣則其善者亦出於血氣之稟耳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先生謂踐言踐約之踐反復繇繇極覺有味竊謂有是性則有是形色單舉形色則天性固在其中矣故曰形色天性故孟子言聖人不曰盡性而曰踐形也踐形云者猶言踐厥予不怨于素云耳曾子全而歸之曰啓予足啓予手亦此意蓋幾於踐矣學者主忠信所以求夫踐也一息不存則非踐矣游氏之說比楊氏爲密曰形者性之質曰能盡其性則踐形而無愧又曰木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克如此發明固好但終不若程先生充人

之形爲的也蓋盡性乃能踐形在性則言盡在形則言踐其實一也如引反身而誠之說及豈不嫌於形哉之論則亦本程先生之意矣楊氏指形色爲物指天性爲則固佳如謂踐形體性恐未善尹氏引程先生之說蓋亦充人之形之意也不知此語見於何書先生之說皆善但其間微有疎密安意如此乞賜批謬

學者求至於可以踐形之功非但主忠信一事而已非踐語亦未盡蓋曰形有所不踐云耳盡性然後可以踐形今日盡性乃能踐形亦未盡

先生曰忠信一理但所從言之異耳友恭竊謂忠信一理而於已言忠於物言信者盡已則主心而言物則主理而言故盡已之心爲忠循物之理爲信雖內外之不同要之皆誠於

問答卷二十一

十一

我耳

心理不可以彼已分以理爲事可也循物無違非謂循物之理但言此物則循於此物之實而無所違則是所謂信耳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先生曰侃侃剛直之貌二子剛直之象無顯言者以論語考之安意冉有自謂非不悅于之道力不足也有以見其不肯掩覆不敢欺隱爲子華請粟夫子與之釜請益與之庾不滿其意便往自與粟五秉至於子貢因叔孫武叔毀夫子便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子答問友曰不可卽止毋自辱焉意者子貢平日多直已見因其質而語之凡此恐帶剛直之象恐別有所

嫌

侃侃只是此之問問者微有發露顯著氣象便是涵養未甚深

厚處

先生所云子貢氣質雖爲未化亦不可謂全未化此語亦是似此力語漸覺有病耳友恭獨謂學者氣質苟未至於聖人皆不可以言化以二子進工之久殆曰變而未已者然當用力則未可謂之化也

變化氣質之化與大而化之之化不同

或問程子以肅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信乎曰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肅昭之前矣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耳蓋管仲之爲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稱之固若

問答卷二十一

三

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其所以爲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耳矣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與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顯闡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矣學者當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

友恭竊詳二子之問子路曰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以召忽對管仲言之是以召忽之死爲是以疑仲不死難爲非故以爲未仁也子貢曰不能死又相之既言不能死復繼以又相之是疑仲不特不能死而又事殺其主之人故亦以爲非仁也意者子路以仲爲當死而不當生而子貢則并以其爲

設使可生桓公亦不當事而俱有未仁之間也殊不知仲同

針謀則雖有可死之道而桓乃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

疑糾之傳然非糾之臣乃齊之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

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於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之手

耳是其不死殆知前日之爭爲不義而非求生之止也桓公

舍其罪而用之則名不正而事正亦非反覆不忠之比也故

夫子答子路爲未仁之問則稱九合之功曰如其仁以爲不

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九合之仁過於不死之未

仁則夫子之意未真一本以不死爲非可知矣管子貢不

死又相桓爲非仁之問則復稱其功又辨其不死而曰豈若

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曰豈若云者是又

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是夫子之意皆以不死相桓爲可而

問答卷二十一

三

不以其所處爲非也故舊日讀此一章以程先生之說爲正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召忽之死爲守節管仲不死爲改過二子不仁之問正疑其所處之非而夫子答之乃論其所處之義而非專取其所就之功也今伏讀先生之說恍然自失玩味累日迄未有得區區之意竊謂若從荀卿之說則桓公爲殺兄管仲爲事讐是仲不可復立於名教之中聖人當明辨之以存萬世之防可也舍二子之所問而旁及其所就之功毋乃以功而掩義乎使二子問仲之功夫子置其所處之義而以不可彰者稱之可也今所問者不答而所答者非問則是畧其義而取其功也且不明以辨二子之問而陰以存萬世之防當其時而不論而將有時而論之與於不切而謂之切至何也肅昭之言雖未知其心然然以聖人取之之意

則矣意謂桓公非殺兄管仲非事讐可也此論甚善向呂子約亦來辨之然不若來論之詳也但管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但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

又

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爲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易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非爲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卽不可謂之妄見旣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又

示論爲學之意甚善然不須如此計較但持守皆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讀詩之說甚善項見祁居之

問答卷二十一

五

論語說此一段亦好大槩如來論之云也其他各據偏見便爲成說殊不能有所發明此固無足怪者而伯恭集解首章便引謝氏之說已落一邊至桑中篇後爲說甚長回護費力尤不能使人無競不審亦曾致思否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脩得大學中庸語孟諸書頗勝舊本體記須臾儀禮相泰通脩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焉則精力已衰決不敢自下功六矣恭叔服日能爲成之亦一段有益事但地遠不得相聚評訂爲恨如欲爲之可見報當爲樣子去也今有篇目先錄去此又是一個與德章者不同也綱目亦苦無心力了得蓋心目俱昏不耐勞苦且更看幾時如何可勉強或當以漸成之耳

又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詩說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范公立子之說誠有未盡然太王之明太伯之讓王季之友皆有非唐高祖父子所及者蓋此意思不是一朝一夕捏合得成故范公寧守經據正而不敢遽以用權達節論之也儀禮已附高要范公去不知今已到否此等功夫度有餘力乃可爲不可使勝却涵養省察之實也

又

問答卷二十一

六

詩備六義之旨

六義次序孔氏得之但六字之旨極爲明白只因鄭氏不曉周禮簫章之文矣以七月一詩分爲三體故諸儒多從其說率合附會紊亂顛錯費盡安排只符合得鄭氏曲解周禮一章而於詩之文義意旨了無所益故鄙意不敢從之只且直依文解義既免得紛紜枉費心力而六義又都有用處不爲虛設蓋使讀詩者知是此義便作此義推求極爲省力今人說詩空有無限道理而無一點意味只爲不曉此意耳周禮以六詩敘國子亦是使之明此義例推求詩意庶乎易曉若如今說卽是未通經時無所助於發明既通經後徒然增此贅說教國子者何必以是爲先而詩之爲義又豈止於六而已耶簫章之幽雅幽頌恐大田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卽是別有此詩而亡之如王氏說

又不然卽是以此七月一篇吹成三調詞同而音異耳若如鄭說卽兩章爲曲風猶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爲曲雅三章牛爲曲頌不知成何曲拍耶

關雎疑周公所作

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爲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膽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爲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爲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若云周公所作卽國風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差官撰樂章相似都無些子自然發見活底意思亦何以致移風易俗之效耶

問答卷二十一

七

卷耳詩疑文王征伐四方朝會諸侯時后妃所作

卷耳詩恐是文王征伐四方朝會諸侯時后妃所作首章來喻得之後三章疑承首章之意而言欲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等篇相似又四愁詩云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亦暗合此章耳

穆木序文

有嫉妬之心則必無逮下之思矣此序却未有害也

思疑思字之誤

螽斯序文

螽斯不妬忌未有以察之小序又非的確可信之書詩中亦無不妬忌之意但見其衆多和集之狀如人之不妬忌耳

桃夭詩曰華曰棣自其生意之所及以至無所不及言室家

家室家人亦其德之所及以至無所不及也一則生意浸大一則德意浸廣宛轉取譬此言意之所以無窮也

桃夭序文首句恐已涉附會矣他說得之

羔羊之序與桃夭相似二南篇中類多如此委蛇如毛氏說卽於正直二字意尤親切然小序本未必能盡詩意卽鄭張二說意亦自佳更須審擇取舍或兼存而自爲一義不妨不可謂合爲一說也

振振君子卽是家室思念君子不著其惡而著其善益居者念行者事之常也

殷其雷本無著其惡之意不必爲此說但如死麕之吉士日月之德音則演說破耳

標有梅上二句蓋言男女之念人皆有之而若是者皆女子

問答卷二十一

八

之發乎情而不能以自達者也下兩句蓋言必待媒妁之言婚禮之備而後可行亦止乎禮義之謂也此詩卽人情之近以感切當時之爲人父母者使之婚姻之不失其時而已或曰是皆當時女子自賦之辭則不足以爲風之正經矣

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甚善感切人之父母却恐未必有此意或是女子自作亦不害蓋里巷之詩但如此已爲不失正矣

小星兼取程說甚善

江沱之序恐未安又始則不能無悔至不我與則隨其所遇而安終不我過則處之已熟知其無可奈何無復憂慮肅如淵明之舒嘯

小序固不足信然謂江沱之間則未有以見其不然蓋或因其所見山川以起興也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兩句若如今說以爲

廢之自言則後字不通而三章其字皆指物之稱亦非所以自命也集傳獻字之義向來伯恭深以爲然野有死麕言禮暴者欲以不備之禮爲侵凌之具者得之騶虞擊發之說近亦疑之楚詞云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此爲發矢之義明矣然舊說虞人翼五祀以待公射中則殺一而已恐文勢不順疑此亦爲禽獸之多見蒐田以時不妄殺伐至於當殺而殺則所謂取之以時用之以禮固不病其殺之多也蓋養之者仁也殺之者義也自不相妨不必曲爲之說兼文勢如此乃順如杜詩一箭正墜雙飛翼之比若如所解即當先言五祀而後言一發乃可通耳

疑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此詩義疑故兩存之東遷之初王室猶未甚卑也王命諸侯固有不斥其名者如微子畢公之類文侯當時既有大功稱字或是禮秩當然未可便爲王室衰弱之證

問答卷二十一

九

又

讀詩諸說前書已報去近再看二南舊說極有草草處已畧刊訂別爲一書以趨簡約尚未能便就也周禮恐五峰之論太偏只如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而胡氏乃痛詆之以爲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其誤甚矣胡氏大紀所論井田之屬亦多出臆斷不及注疏之精密常恨不曾得見薛陳諸人不知其說又如何也通鑑舉要詳不能備首尾畧不可供檢閱此綱目之書所爲作也但精力早衰不能卒業終爲千古之恨耳小學未成而爲子澄所刻見此刊脩旦夕可就當送書市別刊成當奉寄此書甚有益也

又

和之一字萬善根本酒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禮記如此編甚好但去取太深文字雖少而功力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留來人累日欲逐一奉答所疑以容兕不暇昨夕方了得一篇今別錄去冊子必有別本可看却且留此俟畢附的便去也儀禮附記似合只依德章本于蓋免得折碎記文本篇如要逐段參照即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卽云記某篇第幾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禮記卽云當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爲一書周禮卽以祭禮賓客師田喪紀之屬事別爲門自爲一書如此卽禮書大備但功力不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所論讀通鑑正史曲折甚善學不可不傳正須如此然亦須量力恐太拽出精神向外減却內省功夫耳

問答卷二十一

三

若作集注卽諸家說可附入或有已見亦可放溫公楊子法言太玄例也若只用注疏卽不必然亦闕人耳

分爲五類先儒未有此說第一類皆上下大小通用之禮第二類卽國家之大制度第三類乃禮樂之說第四類皆論學之精語第五類論學之粗者也

大戴禮亦可依此分之

卷數之說須俟都畢通計其多少而分之今未可定也其書則合爲一書者爲是但通以禮書名之而以儀禮附記爲先禮記分類爲後如附記初卷卽云禮書第一本行下寫儀禮附記

一五 次行云士冠禮第一本行下寫儀禮一三冠義第二本行
下寫禮記一三分類初卷首第一行云禮書第幾本行下寫禮
記分類一五次行云曲禮上第一本行下寫禮記幾通前篇其
大戴管子等書亦依此分題之

首章言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乃禮之本
故以冠篇安民哉不敬止

賢者至能遷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
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則而能散施雖安
安而能徙義可以爲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同舊說非是安
安而能遷來說得之但辭太煩耳疑事勿質直而勿有兩句連
說爲是疑事母質卽少儀所謂母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
陳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遷辨不能如此則是以

問答卷二十一

三

身質言語矣

教不可長云云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
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教不可長以下
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爲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
句又當別是一書說見前段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言亦禁
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以爲此乃大戴記曾子事
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
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
句爲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又立如齊注疏所說立容
是詳今皆不取而所取者乃無所發明之剩語此類恐更宜詳
擇也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其說舊注亦得之劉氏七經

小傳有儀禮等說不可不看若夫二字與中庸好學近乎智上
子曰二字相似皆失於刪去者也

聖人作絕句舊見蜀中印本有如此點者似亦有理又人生十
年曰幼亦爲絕句學字自爲一句下文至百年曰期顧皆然似
亦得之仁取於人此與孟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
類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下文
來學往教卽其事之實也人齋戒儀禮雖無娶妻告廟之文而
左傳曰國布凡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
不知何故不同耳

又

成於樂如學樂誦詩舞勺舞象豈不是學者事舜命夔典樂教
胥子豈不是學者事但漸次見效直至聖人地位始可言成耳

問答卷二十一

三

教情讀者多以爲疑嘗欲於或問中補數語以發之而未暇大
抵此本有一等人上不至於可親愛畏敬下不至於可賤惡哀
矜使人視之茫然不入念慮者耳然如此而猶以恐其有偏爲
戒則豈真教忽而忌之哉大抵此本一作此是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
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
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

此說是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集注謂伊尹太公之流可當之是也類
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
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
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垂死故

天子言然不知可否

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然也語意之間誠有如此所論者更俟詳之

驕客二字平時作兩種看然夫子使驕且吝之言則若不分輕重者程子氣盈氣歉之說亦然今集注引程子之言而復有本根枝葉之論此說雖甚精但與程子說不同而以鄙音訓釋客字若語意未足者蓋先生將客字看得重直是說到蔽固自私不肯放下處故凡形於外者無非私已之發此驕之所由有如此則工夫全在客上

此義亦因見人有如此之弊故微發之要是兩種病痛彼此相助但細看得客字是陰病裏証尤可畏耳

禮記言鄙詐慢易之心入之則是內外有兩心曰入之則此

問答卷二十一

三

心是在外矣鄙詐慢易似非所以言心

入之一字正是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也雖非本有然既爲所奪而得以爲主於內則非心而何恐不必致疑也

答鄭仲禮

長沙人

一別二十餘年不復聞動靜但中間得李隨所寄疑義獨賢者之言偶合鄙意而厄於衆口不能自伸初不知其爲誰何既而乃知改名曲折甚慰別後之恩也茲辱惠書益以爲喜比日春和遠惟德履殊勝嘉慶忠衰朽中間幾有浮湘之便竟以病懶迂疎不復放出今又紛紛度其勢終亦難動每念吾敬夫逝去之後不知後來諸賢所講復如何比得李隨言又無復十年前意矣歲月易失岐路易差無由相聚痛相切磨千里相望徒有慨歎耳示論讀易之說甚善可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者

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

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爲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蓋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

之次第方知聖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虛心讀之問畧曉其一二至

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鑿以求必通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皆粗舉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蓍之法則又嘗

有一書模印以傳名曰啓蒙不知賢者曾見之否今以奉寄試詳考之復以見喻幸也來喻所謂隱者豈非麻衣之流乎此乃

偽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說爲然然亦誤以爲真希夷之師說也其言專說卦畫大槩似是而之所以爲說者則皆瑣碎支離

附會穿鑿更無是處如別紙所示數說恐亦未免此病此大學

問答卷二十一

五

章句一本并往其間雖無玄妙奇特之說然皆是直說聖門著實用功處亦幸細觀如有所疑并以見告不敢不盡所懷也彼中朋友今有幾人其趣向成就果能不失前人衣鉢之傳否向來猶時有往來商訂之益得以知其疎密近年遂有不涉思慮言語之意虛無象罔不可捕詰皆非平日所聞於吾亡友者不知何故變得如此甚可歎也因便寓此未能盡所欲言正遠千萬以時自愛

又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畧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覓朋友讀

書諸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隨季忱爲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致此意

答余占之 偶就克齋古田人

試期不遠且作舉子文固所當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斷絕耳思無邪之說伊川意已如此氣味自長不必牽合諸說却味短也仁者能好惡人上蔡亦謂無私好惡耳但語中少却一私字便覺有病不以辭害意可也平易固疑於卑近然却正是初學事須從此去漸次自到高遠處乃是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之義未聞先高遠而後平易也仁者愛之理而直以愛爲仁則不可此處且更潛心久之有見方信得及今且當就此兩句裏面思量不必向外頭走作也周張二書恐未暇及若欲便看過熟讀深思此外更無別巧然亦不惟二書凡讀書之法皆不外此也

問答卷二十一

三

又

仁愛之說大槩近之且更涵泳推廣久之浹洽自當信得及也井有仁焉謂赴井以救人爲仁耳文義雖畧迂晦然大意當是如此以下文可逝不可陷者觀之可見也七月開冰之說近亦有朋友如此致疑但不如此說則蠶冰踰月而後納之又似太緩恐此但先後相因之文非實以爲今日明日也經傳類此處多但兼通衆說以俟講究虛心以容之不必遽爲一定之說也

又

意此亦祖遺但老衰殊甚疾病益侵仇怨交攻蓋未知所稅駕也今年絕無朋友相過近日方有至者只一二輩猶未有害若多則恐生事矣無由會面遠書不能盡懷不知冬間能枉路一

顧否

又

直卿已歸在此今年往來亦有一二十人相過講習其間豈不曉會得意思者然未見大段斷然可負荷此事者甚可慮也

答汪清卿 字溫仲婺源人

所喻五常卽是五行之性初無異義此性本善但感動之後或失其正則流於惡耳此等處反之於身便自見得不必致疑只是自家感動善惡之端須常省察持守耳

答程正思 端蒙號蒙軒江西德興人

設啓奠祝詣殯前跪告祝詞依高氏書日內復具饌以辭訣葬前數日啓殯前未可謂之辭訣恐是日但設奠而啓殯至葬前一夕乃設奠辭訣

問答卷二十一

三

啓喪遣奠用高氏書祝文

高氏祝詞云形神不留者非是據開元禮當作靈辰不留旋亦當作極今雖不用此詞亦謾及之

按禮既虞之後以吉祭易喪祭吉祭喪祭何辨

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而已虞始用祭禮卒哭則又謂之吉祭其說則高氏說已詳矣但古禮於今既無所施而其所制儀復無吉凶之辨惟溫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爲別蓋得禮意大抵高氏考古雖詳而制儀實疎不若溫公之慈實耳

又

示諭日用存存之意其善其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令胸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

讀者正謂此也諸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
段先令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深求聖言本意則久久自當見效
矣

又

所示禮文考訂詳悉上合禮意下適時宜甚善甚善其間小未
備處已較補之矣幸詳擇而勉行之使州里之間有所觀法非
細事也

又

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
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
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故耳
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

問答卷二十一

毛

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
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爲主
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又

藝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
平於鄉曲之爲愈也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
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
急而反踈緩也

又

論語舊管纂定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易者什過五六知近讀
此書有諸亦甚欲相與商訂

論語三篇說甚子細褒貶未服詳看所訂集注中一二字甚善
如三事之爲三者當即改易也此間講說不廢能問者不逾二
三人耳濂溪祠記刻成已久何爲未見今併新刻三種內去先
人小集一冊併往此間無他物可爲寄也

又

喜忽被改除之命來日當往奏事儻得遂瞻玉陛不敢愛身以
爲朋友羞但恐踈拙不能有以感動上意耳致知力行論其先
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爲重昨告擇之
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又

諸書再看義理未安處甚多皆是要切大頭項處令人恐懼不
可言

問答卷二十一

天

又

烹病倦不敢極力觀書閑中玩養頗覺粗有進處恨相去遠不
得朝夕款聚亦幸有一二朋友在此不廢講論因事提撥不爲
無助不知正思能一來否沙隨程丈聞亦欲入閩不知何時定
成行也聞其制度之學甚精亦見其一二文字恨未得面扣之
耳清卿省處恐靠不得不知他日來如何做功夫離羣索居易
得鈍滯了人甚可懼也

又

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更切審細爲佳若得已不如
且已也異論紛紛不必深辯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
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
於利人處生論說是非若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辯之端無

益於事而求過當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又

且諸侍旁日與諸弟姪講學甚善所謂聖賢大旨斷然無疑久知賢者有此意思但覺有枯燥生硬氣象恐却有合疑處不知致耳耳所示孟子數條大槩得之但論心處以爲此非心之本體若果如此則是本體之外別有一動走作不定之心而孔孟教人却舍其本體而就此指示令做工夫何耶此等處非解釋之誤乃是本源處見得未明無箇涵泳存養田地所以如此更願察之也世學不明異端遂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嗟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眼耳故不必深與之辨

問答卷二十一

三

又

所論放心之說甚善且更如此存養體驗久久純熟又須見得存養省察不是兩事也

又

向見印行王謝論大意甚善但論此兩人實事太草草恐是看得史書未熟亦不可不加意今日正要見得此兩人功少罪多處方見儒者大學功用之實耳所喻心說亦恐未精大抵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其存則正而亡則邪耳

又

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說之不明方畧改定正與承喻合叔重必自報云矣容陳同父書不知曾細看否人言以爲此不足深辨此亦察時學之弊者也區區之意謹將一

人發錢錢飯乃此間呂沅州爲之發本初未有也此等事當平心觀之不必如此爲已甚也

又

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病中懷抱省試得失想不復置胸中也告子生之謂性集注雖改細看終未分明近日再改一過此處覺得尚未有言語解析得出更俟款曲細看他時相見却得面論視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會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迷而捨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

問答卷二十一

三

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乖訛便至於此深可痛恨元善遂能辨此深可歎賞深慚老繆放過此著今日徒勞頰舌用力多而見功寡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之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之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 右第三章乃告子迷謬之本根孟子問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問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

公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也

告子一段欲如此改定仍刪去舊論似已簡徑但恐於一原處未甚分明請看詳之

又

所論數說皆善孟子中間又改一過不記會錄去否今恐未曾別寄一本但初看甚分明今讀之又似不分曉試更爲思之如來喻固佳初欲取而用之又覺太繁注中若不得許多言語今可更約其辭爲下數語來若發脫得意思分明又當改却此說乃佳也致知說及他數處近改者德粹寫得今有所改或問一二條亦爲寄之可就取看日新一條似此舊有功也發見之說已具叔重書中可更相與詳之此是日用功夫最精約處與向來五峰敬夫之說不同可更思之恐說未透却又須別下語也

問答卷二十一

三

大學或問所引孟子正是傳授血脉與援引牽合者不同試更詳之人心道心近書雖云無疑恐亦有未徹處故猶有不善看之說亦請更察之也其他所論大槩皆正當但於曲折處間有未察則恐於所謂亭亭當當恰好處未免不子細也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爲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粗疎處辨論功夫勝却玩索意思故氣象間有喧鬧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爲未滿人意耳

又

意再辭之章并一疏上之類從夏間所言之未盡者語似太詳未知得免於吳否所遣人以月初七八間行至今未還不知聖

意定何如自覺疎拙無以堪此厚恩肩膊而前必取顛陪若得話行而身隱乃爲莫大之幸耳所示諸書甚善甚善但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闕無益於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爲惑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此間書院近方結裏江浙間有朋友在彼相聚與國萬正淳不知舊在南康會相識否其間一二入亦儘可講論也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又

答子靜書無人爲得聞其已勝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畧知前賢立言本肯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

問答卷二十一

三

又

所示策甚佳然詞氣之間亦覺尙欠平和處豈有所不能平於中耶陳正已之論何足深辨果老嘗說少時見張天覺或告之曰蔡元長說相公極正當只是少些機數張應之曰蔡京所頭破肚漢我若有機數却與你一般也若待它說伊川用處不周即伊川與你一般矣此可付一笑也通書注說善惡分明作兩節何爲尙疑無先善後惡之意耶性字之說亦無可疑然得賢者如此發明亦有助也

答汪子文

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爲神性所惑殊駭聞聽於此等處把握不定則所講聞於簡冊者將以何用耶自此切須安常守正以

爲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陷於邪妄之域也

答汪聖可

示喻讀書勵行之意甚善甚善然更願反躬務實以充其言使無浮行之愧則區區之深望也

答周舜弼 謝 南康建昌人

熹適承枉顧示以長牋稱道過實決非淺陋所敢當不敢自辨數也至謂程氏二書出於記錄之餘不能無誤誠如所論向來所以各因大篇而有其姓號以相別者正謂是爾然言有似是而實非者有似非而實是者非好之篤玩之深而辨之明者或未能無誤也服日見過得面叩其一二幸甚幸甚

又

臨行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觀之今日學者不能進步

問答卷二十一

五

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湏遽責効驗也仁字想別後所見尤親切或有議論因來不妨見寄

又

學事不易便能了辦我禮盡誠不徇流俗此尤所難更宜深念閑卜二子除喪而見之意以終禮制區區之望也 彼中朋友用功爲學太第如何便中喻及向時每說持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是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杜若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又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槩只是不會實持得敬不會實窮得理不會實信得性善不會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

虛費說詞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及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聯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會下得工夫即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日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君子而時中却是集注失於太簡令人疑今已削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此句所牽則亦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并及之然其切要功夫無如前件所說千萬留意也

又

問答卷二十一

五

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殺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如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見無交涉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不可分爲兩事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克己之說未爲不是但如此言語上理會恐無益耳其他數條似皆未切大抵前後見舜弼講論多是不切已而止於文字上捏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幹轉方有實地功夫也

又

示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

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敬于遠來不易其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更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所以做處一般不知吾人所學且要切身正不以此等爲高也若親養未便亦須委曲商量不須如此躁迫也伊川告詞如此是亦紹興初年議論未免一褒一貶之雜也

又

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然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間哉

又

問答卷二十一
示喻爲學之意大槩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間實用其力念念相續勿令間斷

又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耶

又

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又聞頗有朋友之助當此歲寒不改其操尤不易得也更願相與磨厲以造其極毋使徒得虛名以取實禍乃爲佳耳前告紫矩之說大槩得之二字文義蓋謂度之以矩而取其方耳今所示數條各以鄙意附於其後却以封還幸試思之來說大槩明白詳細但且於此更加皮復虛

心靜慮密切玩味久之須自見得更有精微處不但如此而已也承欲見訪回顧一見但遠來費力不若如前所說著實下功果自得之則與合堂同席亦無以異也鄉來蔡君今安在能不受變於俗否耶

大學之道莫切於致知莫難於誠意意有未誠必當隨事即物求其所以當然之理然觀天下之事其幾甚微善惡邪正是非得失未有不相揉雜乎芒芴之間者靜而察之者精則動而行之者善聖賢之學必以克己爲首者亦曰見諸行事皆平日之所素定者耳今先生之教必曰知之者切而後意無不誠蓋若泛論知至如諸家所謂極盡而無餘則遂與上文所謂致知者爲無別況必待盡知萬物之理而後別求誠意之功則此意何時而可誠耶此正學者緊切用功之地而

問答卷二十一

美

先生訓釋精明誠有以發聖賢未發之蘊竊嘗體之於心事物之來必精察乎善惡之兩端如是而爲善則確守而不違如是而爲惡則深絕而勿近先生勿去此并上二句亦庶幾不苟於致知而所知者非復泛然無切於事理不苟於誠意而好善惡惡直欲無一毫自欺之意敬守此心無敢怠忽課功計効則不敢以爲意焉如此用力不知如何

知至只是致知到處非別有一事也但見得本來合當如此之正理自然發見透徹則所知自切不須更說確守深絕而意自無不誠矣

傳之二章釋自新新民而結之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言皆欲止於至善也蓋自致知以至脩身無非所以自新也自齊家以至平天下無非所以新民也凡此八者誠大學之條

自然必日止於至善者深言擇善不可以不精耳夫善一也
有至善則有未善先生云所以言擇善之難如此過則失
中不及則亦未至于中宜其應事接物之際固有欲爲公而
反遂其私欲爲義而乃徇乎利厚薄輕重泛泛然而應不得其
當是皆知之有未切也補亡之意謂用力之久而一旦廓然
貫通焉則理之表裏精粗無不盡而心之分別取舍無不切
是必加以以積習之功庶乎廓然貫通然後可以言止於至
善之事乎苟未至此則分別取舍於心當如何

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人之所不能無者然有一于此則心不
得其正何哉蓋此心不可以頃刻而不存苟喜怒哀懼一萌
于中則心有係累不特不能帥乎氣而氣反得以動其心矣

問答卷二十一

三

故當忿懣之時唯有忿懣而已既以忿懣爲主尚何心之可
存恐懼之類莫不皆然聖人於此深欲學者常存此心無少
間斷喜怒哀懼猶不可有而況於矜驕外馳邪辟妄念以爲
此心之累者乎故曰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矣以此意體
之如何

有喜怒哀懼則四者之發不得其正無喜怒哀懼則四者之發
何不正之有

紮矩之道推已度物而求所以處之之方故於上下左右前
後之際皆不以己之所不欲者施諸彼而已矣然皆以敬老
事長恤孤之三善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
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以擅乎己苟惟不然皆取惡之
道也是則一善之意無非發明恕之一字上章既言所發乎

身不知則不能喻諸人矣於此復推廣之以極其所不達之
意恕之爲用其大如此求其指歸則不過淳弟慈三者行乎
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同一幾而已孝弟慈非恕也自
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廣必與人
同其欲而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以爲恕以此觀之是否
此段說得條暢

致中和注云自戒謹恐懼而守之以至於無一息之不存則
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必謹其獨而察之以至於無一行之
不慊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夫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戒謹
恐懼所以守之於未發之謂故無一息之不存而能極其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必謹其獨所以察之於既發之際故無
一行之不慊而能極其和天地之所以位者不達乎中萬物

問答卷二十一

天

之所以育者不失乎和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者蓋
如此學者於此靜而不失其所操動而不乖其所發亦庶幾
乎中和之在我而已天地萬物之所以位且有焉則不敢易
而言之未識是否

其說只如此不難曉但用力爲不易耳勉旃勉旃

凡事豫則立一節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則不貽
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下文自不獲乎上不信乎
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
誠爲此章之要言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也今欲進
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真
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知好好色真知惡之爲可惡而惡
之則知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

庸所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重誠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是否

得之

費而隱章引飛魚躍之詩以明其旨程夫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藉以爲子思之言無非實理而程夫子之說亦皆其見今又得先生寬定此章反復開曉昭然著見耽玩久之心融意釋夫形而下者道之用矣必有形而上者爲之體其用廣夫安得而不費其體微又安得而不隱體用顯微初無間絕人惟觀其用之顯而不見其體之微也是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子思於是託焉魚以明此理之昭著而其所以然之故則亦可知其隱然爲難見也夫見於鳶魚者尚爾而況自夫婦隱微之間極而至

問答卷二十一

堯

於天地廣博之際化育流行洪纖高下莫不皆然此理固非偶然者而亦孰與之哉子思之言精密峻潔而程子之論無纖毫疵滯倚著之意非先生其孰知之大意如何

只是如此更宜詳味

二十七章始言道之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道之用入於至小而無間非至德之人不足以凝之中言至道之凝非大小精粗舉而並行則不足以凝是道也末言所處之無不宜所以極言至道之凝其效如此然大小精粗之旨諸家所論不同張子逐句爲義呂氏固之以一句自相反覆爲說游氏以逐句相承接爲說楊氏以逐句上一節承上節下一節承下節爲說却以溫故知新爲道問學之事敦厚崇禮爲道中庸之事兼而讀之亦足以發明大旨然分比精密條理終不

皆以博德性爲存心之本而極乎道體之大以道問學爲致知之本而盡乎道體之細遂以廣大高明溫故敦厚爲存心之屬以精微中庸知新崇禮爲致知之屬於是犁然各當於人心使學者有用力之地而不悖乎名義之紛紜也竊嘗玩索所謂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者指致廣大而言也不以一毫私欲而自累者指極高明而言也乍讀兩句似若一意相同然試體之一以私意自蔽則心不洪放而狹隘迫窄何以致廣大乎一以私欲自累則此心沉溺而昏暗卑陋何以極高明乎此二句若相似而實不同者妄意如此是否

得之

末章人引詩前五條論始學至成德疎密淺深之序後三條皆所以贊不顯之德前此蓋未有發明斯義若此昭著明白

問答卷二十一

堯

也今觀尚綱一條則知爲已之學不可以徇名而人德之方皆由乎已而已進而至於亦孔之昭則謹獨之行已著又進而至於不愧屋漏則謹獨之效益彰其曰素假無言所以言其德之已成又曰不顯惟德所以言其德之至盛故先之以不賞不怨而民自畏勸終之以篤恭而天下平也夫自下學謹獨之事積而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則其存心也愈謹而進德也彌盛復三引詩以數詠不顯之德固不在乎聲色之末亦非德藉如毛之可比極論其妙不若無聲無臭之詩爲可以形容其不顯之至耳竊嘗謂此章之旨止與首章相應首章論道體之大端故以性命教之三者言之於始然必戒謹恐懼而存其未發之中必謹其獨而保其既發之中和之至所以能位天地育萬物者蓋其德之盛同乎天而然也中

庸之書所以始於是者其旨深哉有志於學者可不知天德之在聖人者爲如何於此宜盡心焉爾未審是否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辱陋是戒謹恐懼意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而己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其所謂況其上下焉克已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歟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

問答卷二十一

聖

不校不求何用不減貧與富交疆則校弱則求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一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可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伎嫉忮害生焉否則詘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爲卑污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單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功夫信乎不可遽已也

主如是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二十一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董叔重 銖號樂聞德興人

示喻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先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易字之說前累奉報鄙意但不欲學者切切於此不急之外務耳必欲與名相稱則以叔重易之蓋取通書其重無加焉耳之義如何如何

又

所論心之存亡得之前日得正思書說得終未明了適答之云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不知渠看得復如何也

問答卷二十二

一

但來喻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妙功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思不至聖賢之域矣

又

書中所喻兩義比皆改定大學在德粹處孟子似已寫去矣但所疑按尋急迫之病恐是用心太過使然所云發見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闔即不曾說等待尋討將來做功夫也今所改者亦其詞有未瑩或重複處耳大意只是如此也

又

所喻敬說甚善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爲佳不然徒

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

又

君子務本一章集注云本猶根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言
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其道自生如孝弟則是
行仁之本不務乎此則仁道無自而生也錄竊妄謂仁固孝
弟之本有仁而後有孝弟伊川曰仁是性孝弟是用然仁道生也生莫先
於孝弟蓋其油然而發至精實而無偽自然不可已者莫如
愛親從兄之心故伊川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愛則仁
之施仁則愛之理也仁者愛之理而愛莫大於愛親故推行
仁道自孝弟始是乃行仁之根本也根本既立則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至於廓然太公無所不愛而有以全盡其仁
道之大則皆由此本既立而自生生有不可遏者耳此所謂

問答卷二十二

本立而道自生也生者生生不窮之意伊川所謂其道充大
是也非無本而新生之謂猶之木焉根本既立則枝葉生茂
而不可已苟無其本枝葉安自而生哉又程子曰盡得孝弟
便是仁恐在盡字上是聖人人倫之至之意蓋孝弟亦通上
下而言猶忠恕
之爲也或人謂由孝弟可以至仁則孝弟與仁是二本矣妄意
揣度如此乞賜逐一垂辯

大槩且用此意涵泳久之自見得失後皆放此

程子曰循物無違謂信實謂物者事物之物有是事則循是
事而無所違無是事則不鑒空而爲之說此與以實之謂信
意相似或者謂物者理也實循是理而無所違有反身而誠
之意蓋孟子有諸已之說不知是否又程子所謂盡物之謂
信者殊所未喻豈盡已之謂忠者處於已者無不盡盡物之

謂信者施於物者必以實歟則必以實施於物者亦無不盡
矣其所謂表裏內外者蓋惟其存於已者必盡則其施於物
也必實在已自盡之謂忠推是忠而行之之謂信雖然曾子
之三省必亦各致其功未必恃此而責彼也乞賜逐一垂誨
或者之說非是

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錄昔嘗問此語於先生先生
曰體猶體物之體猶易所謂幹事其意若謂人之生具此形
卽有此性有此性則有此理與生俱生完具無欠只爲於
私所以不行若能公則此理便自周流充足不假於外此理
謂仁也仁故程子曰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然伊川又恐人
將公便喚作仁故曰公須以人體之體猶錄當時雖省記先
生是此意恐記得差誤乞賜垂誨

問答卷二十二

此下數說大槩皆近之更宜涵泳而實履之不可以如此說過
無益於事也

賢賢易色一章竊謂上蔡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天下之
誠意無以加此好德如好色亦可謂好德之至也此語似其
精而或者乃謂不若張子韶曰學所以明人倫也好德不好
色則夫婦之倫正似恐不必推說至此然上蔡之說與伊川
所謂見賢則變易顏色愈加恭敬好善而誠也二說孰精又
子夏之意以謂人能如此則雖人以爲未嘗學子夏必以爲
已學也玩其語意則子夏未嘗不欲人學然其語不無病不
若夫子所謂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者爲有本末先後故集
註特著吳氏之說所以垂訓者精矣乞賜垂誨

當從謝氏說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章竊謂程子之意固已明白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此語似甚精而或者乃謂不若張子韶曰溫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若乃矯偽其行粉飾其容此又聖門所誅也錄竊謂夫子德容至於如是固有德盛仁熟而其自然之光輝著見於外學者之學聖人固不當矯情飾貌徒見其外而不養其中也然容色辭氣之間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今不於此等處存養涵蓄學聖人氣象不知復於何者爲學聖人之道乎竊謂學者內外交相養之功正當熟玩此等氣象自別不知是否又儉節制也節制莫是自然有法度繩約之意否溫良讓有和易氣象恭儉有嚴恪氣象謝氏所謂泰然如春儼然如秋是也併

問答卷二十二

四

乞逐一垂誨

如張氏說則鄉黨篇可廢矣

二年無改於父之道一章錄自幼年則見先生與程先生反復論此一段當時固莫能曉近來思之竊謂程子所謂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者頗爲的當請試言其所思而得之者以求教志者志趣其心之所趣者是也行者行實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不得專於行事而其志之趣向可知故觀其志父沒則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實暴白故觀其行然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之存而庶幾於視之復見豈忍以爲可以得行已志而遽改以從已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爲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爲於

是可以行已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已意者則遂遽改以從已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尊況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矣妄論如此不知稍不畔否乞賜垂誨

此說得之然前輩已嘗有此意矣更須子細體認不可只如此說過

君子不重則不威一章程子曰人安重則學堅固范氏游氏

問答卷二十二

五

推明其說精矣然味其經文竊謂恐不若呂氏曰學則知類通達故不至於蔽固蓋若作一事說則易不曰君子不重則不威而學不固乎不重則不威有篤敬意學則不固有致知意之於此則學又自有專說知意主忠信竊謂忠信蓋誠實之意蓋自理而言則謂之誠實自人所行而言則謂之忠信其實一也故伊川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無友不如已者程先生以謂上蔡云與不勝已者友鈍滯了人此語誠是然人之求友固不可無此心而亦不可必也必欲求勝已者而後友則勝已者亦不與我友矣聖人用心不如是子夏教其門人以擇交之道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此未爲過也而子張猶以爲不可則不勝已者不與之友聖人氣象恐不如是楊氏所謂知已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已

也似以此言爲當錄嘗問之曰恐如此其弊或至於無費苦
爾仁之益先生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然錄思之終恐未安蓋
味聖人語意正謂人好與不已若者處故爲此言以戒之無
與母通禁止之辭間之李氏曰人皆求勝已者友則思與魯
幾於無友矣然世人知與賢已處者常少而札已者常多此
學所以不進有志於學則不如已者宜非所友此意不知近
是否乞賜垂誨

學則不同程范游說是毋友不如已者李說是

顏子不改其樂章程子嘗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
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錄當躡等妄論及此但近見一朋友
講論次說及此覺得說入玄妙且又拘牽於鮮于侂之間使
顏子樂道則不爲顏子之說說入空寂去因試妄意揣度以

問答卷二十二

六

謂聖賢所以皇皇汲汲者正謂欲求得本心而已苟得其本
心以制萬事則天下之樂何以加此區區食鹽豈足以累其
心顏子在陋巷人不堪憂而顏子獨樂者正樂此而已此與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之意近似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
加窮居不損所性謂所得於性者君子所得於性分之內雖
大行窮居不爲加損樂莫大焉不知如此揣度不至大段礙
理否乞賜垂誨

此等處不可強說且只看顏子如何做功夫若學得它功夫大
便見得安樂處非思慮之所能及也

書金縢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一段按馬鄭氏皆音
辟爲避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公乃遷居東都
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赦金縢之書

迎公來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土得其流
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說先儒誅辟之說錄
謂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唯二公至
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
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爲避且使周
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間
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
也觀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
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無愧
而先王可告也自潔其身而爲匹夫之節周公豈爲之哉妄
意如此乞賜垂誨

辟字當從古註說

問答卷二十二

七

微子篇曰詔王子出繼我舊云刻子一段錄於三仁之去就
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嘗讀微
子書見其所以深憂宗國之將亡至於成疾爲狂曠老無所
置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萬一感悟而遽爲之
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
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
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
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俱去然微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
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十先生微子去
之以續先王之國箕子爲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
死爲不負先王也而林少穎亦從其說以爲二人處危疑之
地身居險阻不可強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謀於箕子

以救紂之顛隳然箕子以謂我與受其敗言我起而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禍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彌諫而死三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于先王而已審如是說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屑屑然避嫌遠禍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與受其敗者我適起而受其禍敗不可逃免然殷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爲臣僕示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值紂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答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竊謂孔氏去古未遠唐孔氏蓋推本安國之意其言必有所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恐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論亡我亦誓不臣屬

問答卷二十二

八

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似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四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壑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遂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

豈不以謂吾二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肯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嘗所云者足以害于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人而爲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遁逃而出乃合於道又況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固爲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況汝爲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並稱

問答卷二十二

九

三仁或以此欺妄意如此乞賜詳切垂誨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

咸有一德竊謂一者其純一而不雜德至於純一不雜所謂至德也所謂純一不雜者蓋歸於至當無二之地無纖毫私意人欲問雜之猶易之常中庸之我也說者多以咸有一德爲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固有同德意而一非同也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蘇氏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遺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數此語似是不知道可以作如此看否乞賜垂誨

此篇先言常德備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蘇氏說未的當可更退步就實做工夫處看

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羣臣之祖父若有真物在其上降災降

謂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之間者錄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而無疑爾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慕之夫豈亦真有一物耶乞賜垂誨

鬼神之聖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

錄竊謂書序之作出於聖人無疑學者觀書得其序則思過半矣班固言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時上斷於堯下訖于周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而林少穎乃謂書序乃歷代史官轉相授受以書爲之總目者非孔子所作今玩其語意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書序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玩其語意則是成湯沒而太甲立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則是太甲服湯之喪既不明伊尹遂使居於湯之墓廬三年而克終允德也或者乃曰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任四年湯沒六年而太甲立太甲服仲任之喪夫服仲任之喪而處於乃祖之墓恐非人情伊川謂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任方四歲乃立太甲之子太甲而或者又謂商人以甲乙爲兄弟之名則丙當爲兄而壬當爲弟豈有兄二歲弟乃四歲乎按皇極經世圖紀年之次則太甲實繼成湯而立無疑不知外丙二年仲任四年之說當作如何訓釋乞賜垂誨

問答卷二十二

書序恐只是經師所作然亦無證可考但決非夫子之言耳成湯太甲年次尤不可考不必妄爲之說諸書月求義理以爲反身自修之具此等殊非所急也

聖伯殿敦舊說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爲武

王吳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武王未稱王亦只稱西伯而已錄按書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則殷自此以前未嘗惡周也殷始有惡周之心而周又乘襲戰勝近畿之黎國迫於王都且見征伐黎在漢上黨郡屯留縣都黎在朝歌之西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於受曰天既訖我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訖我殷命則其事勢亦日迫矣恐非文王時事也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而孔子亦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爲至德所謂有事君之心者正文王之事孔子所以謂之至德也當時征伐雖或有之未必迫於畿甸然史記又謂文王伐犬戎密須敗者國者即黎也史記文王得專征伐故伐之二說未知孰是乞賜垂誨

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

問答卷二十二

服父母之喪而祭祀祖先當衣何服與居母喪而見父居父母喪而見祖父母其期旦歲節上壽爲禮各衣何服父母有而遭所生喪謂母不知合衣何服合與不合設几筵出聲哭舅姑俱存而子婦丁其父母憂雖合葬然卒哭後必當復歸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遷節序變遷不審可以發哀出聲否見舅姑及從舅姑以祭不知所易當何服乞賜垂誨

古者居喪三年不祭見曾子問其見祖父母之屬古人亦有節文不盡記然上壽之禮自不合與所生母喪禮律亦有明文更宜詳考亦當稍違尊者乃爲安耳如女已適人爲父母服其禮律亦甚明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舉去華盛之服可也

人心之體虛明知

已但知覺從義理上去則爲道心知

覺從利欲上去則爲人心此人心道心之別也所謂利欲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類非遽不好但不從義理上去則墮於人欲而不自知矣

亦是

中庸之中字本是指時中之中而言然所以能時中者以其有是不偏倚者爲本故中庸之中實兼二義非如中和之中專指性也致中者如立乎天地四方之中未感者無一息之不然致和者如處一堂一室之中隨處得宜無小乖戾無時而不然也或者有疑於中庸中和二字不同故妄論如此不知於章句意無大悖否

無一息之不然當改云無一息之少差

曾點言志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其所以至此則亦必嘗有

問答卷二十二

三

所用力矣知其所用力處則知堯舜事業點優爲之然堯舜事業亦非一事要必如點用力則不難爲但道理自有淺深所至亦有高下點資質高令下見得聖人大本如此故其平日用力之妙必有超乎事物之外而爲應事物之本者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固有間矣然一事一物亦各有一事一物之理學者大本功夫固當篤至亦必循下學上達之序逐件逐事理會到底乃能內外縝密親切不差點言志甚高而行不掩焉觀其舍瑟倚門亦可見矣蓋道理無纖毫空闕不周滿處外面纔有餘濇則於道體爲有虧矣或謂曾點只是天資見得大頭腦如此元不曾用力又謂點已見到如此天下萬事皆無不了者恐皆一偏之論也未知是否

此條大槩近似而語意不密且看它見得道理分門隔處通貫

處是箇其底可也

又

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朱竊謂天地之所以爲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三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爲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爲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爲少陰之數兩其一一其三而爲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爲而實適五十之所以爲五十也一得五而成六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洛書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爲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爲四十也一六共宗

問答卷二十二

三

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爲少陰之位數三八成友而爲少陽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爲大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耶即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宗祖大衍之數五十者卽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十則合爲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爲五十而爲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爲四十而爲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爲五十而爲大衍之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爲一德此所以爲數之宗而操著之法必衍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此說是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盡蓋化無痕迹而變有頭而逐漸消竊以至於無者化也易化爲剛陰化爲柔暖化爲寒是也其勢浸長突然以換者變也陰變爲陽柔變爲剛寒變爲暖是

也陽化爲陰是進極而回故爲退陰變爲陽則退極而上故爲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陽化爲陰陰變爲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不審可作如此看否

亦得之

陰陽若以推行言之不過一氣之運而已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也以闡闢言之則有兩物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也既曰陰陽又曰柔剛者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矣此猶四象之有老少亦如以子午卯酉分言陰陽也不知是否闡闢與動靜無異易中以對待言者自多不必引此也

問答卷二十二

十四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非因形象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則無以見故因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象陽氣所爲形陰氣所爲然陽中有陰則日星陽也月辰陰也陰中有陽則山陰而川陽然陰陽又未嘗不相錯而各自爲陰陽細推之可見矣不知是否

亦是

乾以易知與易則易知之知字不同乾以易知知猶主也知如知郡縣之知蓋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如瓶甦水無他難阻故以易知太始也易則易知言人體乾之易故曰直無難阻而人易知之也

文義亦得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

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性字指氣而有命焉此命字兼言如禽獸之安分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客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所遇應不而所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不知是否

此說分得好

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存則寂然者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者馳騁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夫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焉則此心存而所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不知是否

問答卷二十二

十五

極之爲言究竟至極不可有加之謂以狀此理之各義則舉天下無以加之之稱也故常在物之中爲物之物無之則無以爲根主而不能以有立故以爲在中之義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以有形者論之則如屋之有脊棟圓廡之有通天柱常在此物之中央四面八方望之以取正千條萬別本之以有生體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其義一也未知推說如此是否

是

近見一書名廣川家學蓋趙彥遠所爲所論亦稱正不知有傳授否其爲人如何如曰心者性之所寓也所貴於養心者以性之在心也又曰形之靈者曰魄氣之神者曰魂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魂附形之靈者謂初

生者耳目手足運動呼吸爲此則魄之爲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魂在見先附鬼以神此等說得亦無甚病否

既生魄陽曰魂謂纔有魄便有魂自初受胞胎時已俱足矣不可言漸有所知然後爲魂也董氏有詩解自謂其論關雎之義暗與程先生合但其它文辭難曉集傳中論京師之屬顧祖其說又據黃端明行狀說閩城中作祭酒嘗以僞楚之命慰諭諸生宅事不能盡知也

近見曾彥和論彭蠡既引漢志豫章九水合于湖漢東至彭澤入江禹貢漢水入江而湖漢九水見過於江此於是自廬爲彭蠡則彭蠡之水本受湖漢之水欲入江而爲江漢所遏因却而自滯蓋漢水未入江之前則彭蠡未滯故曰東匯

問答卷二十二

六

澤爲彭蠡此說自當但又有曰彭蠡之滯以受其江漢而不能細蘇氏味別之說則非也又言九江卽是洞庭引漢志沅水漸水元水底水敘水酉水澧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江則過之而已九水合于洞庭澤故洞庭亦可名九江若謂江分九道則經當曰九江既道而不曰孔殷常曰描爲九江而不曰過九江矣然林少穎辨其不然下知洞庭之澤果是受此水之入否然彭蠡自有源而非受江漢而成九江爲洞庭而不在潯陽南則無可疑矣若彥和之於禹貢雖未盡善亦攷索精詳勝他人也

曾彥和謂書精博看不得子細不知其已有此說但漢志不知湖漢卽是彭蠡而曰潯山等都至彭蠡入江此爲大謬恐彥和亦不能正也九江之說今亦只可大槩而言恐當時地入三

苗禹亦不能細考若論小水則湖南尚有蒸蘄之屬況兼湖北諸水上流其數不止於九若實計入湖之水只是湘沅澧之屬三四而已又不能及九也漢水未入江之前彭蠡未滯此亦未是江流甚大漢水入之未必能有所增益也大率今人不敢說經文有誤故如此多方回互耳

孟子集註古公賈甫下註云太王公劉九世孫五世而斬下注云父子相繼爲一世按史記自公劉至古公凡十世今謂九世豈不數古公已身耶然按幽詩集傳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則疑孟子集註或錯九字否又按明道行狀云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傳野高祖始賜第京師則高祖五世祖也而上卽爲六世是通已身數矣伏乞垂海

問答卷二十二

七

通數卽計已身爲數曰祖曰孫則不當計已身蓋謂之祖孫則是指它人而言矣史傳及今人文字以高祖之父爲五世祖甚多無可疑也

又

程先生論中庸焉飛魚躍處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錄詳先生舊說蓋謂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描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着之意其曰必有非有人以必之曰勿者非有人以必之者蓋謂有主張是者而實未嘗有所爲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

地畧無滯礙耳所謂必有事而勿正心者若有所事而不正心
所累云爾此存主之要法蓋必是如此方得見此理流行無
礙耳錄見得此說似無可疑而朋友間多主有說蓋以程子
文義觀之其曰與曰同而又以活潑潑地四字爲注云則若
此兩句皆是形容道體之語然舊說誠不若今說之實舊說
讀之不精未免使人眩瞶迷惑學者能實用力於今說則於
道之體用流行當自有見然又恐非程子當日之本意伏乞
明賜垂誨

舊說固好似涉安排今說若見得破則卽此須臾之頃此體便
已洞然不待說盡下句矣可更猛著精彩稍似遲慢便蹉過也
性與氣雖不相離元不相雜孟子論性獨指其不雜者言之
其論情才亦如此要必如程張二先生之說乃爲備耳不知

是否

問答卷二十二

六

甚善集注中似已有此意矣

呂氏闕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
焉皆一曰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簿之下一居乎
廣廷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
厚薄爾錄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
之性亦好錄頃嘗以日爲喻以爲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
日耳節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小大
只爲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如此論人物之性
否伏乞指誨

亦善

周霄問君子仕乎一段霄意蓋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

舉此問以諷切之孟子所言皆告以君子急仕之意所引禮
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一段疑指爲貧而仕者言蓋仕非爲
食也然有爲貧而仕者則君子於仕亦可謂急矣然仕之心
未嘗不急仕之道則不可以急而不由其道也蓋欲急仕者
君子之仁不由其道不敢仕者君子之義義行則仁存木有
違義而可以爲仁也大率孟子教人多因人情而制之以義
此所以卓平非異端之說所能知也伏乞垂誨

此章但言不仕無義未見爲貧而仕之意

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
有五世則遷之宗竊謂君適長爲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
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爲別子不得禰其父則不可宗嗣君
又不可無統屬故立爲先君之族大宗之祖所謂別子爲祖

問答卷二十二

十九

也其適子繼之則爲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百世
不遷故曰大宗者繼別子之所自出也呂氏言別子所自出者謂別子所出之先
君也如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百世不遷者以其統先
故爲祖公一族之大宗不知是否君之子孫而非統別之子孫也別子之庶長義不禰別子而
自爲五世小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爲小宗小宗者繼別子
庶子之所自出也故惟及五世五世之外則無服蓋以其統
別之子孫而非統先君之子孫也不知是否伏乞垂誨
宗子有公子之宗有大宗有小宗國家之衆子不繼世者若其
間有適子則衆兄弟宗之爲大宗若皆庶子則兄弟宗其長者
爲小宗此所謂公子之宗者也別子卽是此衆子既沒之後其
庶長者各自繼此別子卽是大宗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之
庶十既沒之後其適長子又宗之卽爲繼禰之小宗每一易世

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

又合氣與

形而理具焉然仁為陽剛義為陰柔仁主生義主收欽故其分屬如此或謂楊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為用之意

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良其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所謂靜而止其所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所謂動而止其所也靜而止其所者是只見道理所當止處不見己身之有利害禍福也動而止其所者只見道理所當行處不見在人之有強弱貴賤也古人所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不獲其身也所以不侮詆寡不畏強禦者不見其人也然惟不獲其身者乃能不見其人故曰動靜各止其所而必以主夫靜者為本焉所以自源而徂流也程先生所謂止於所不見則無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是又就做工夫上言

問答卷二十二

三

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推說甚善然亦不專在此日用精粗蓋無不然也程先生說自是其所見如夫子家傳文言未必文王之本意也

又

序應園并以長茂喻及銘墓之意尤以愧仄今年多病異於常時又以築室遷居之擾殊無好況文字本不能作前後所辭甚多但以叔重如此兄屬獨不可辭因留來人累日不得功夫此三數日又覺傷冷時作寒熱意緒尤不佳今日小定方能力草定奉寄又更與允夫訂之或有疑則見告可收也但此間八之多幸且勿廣為佳今所作先文誌文易就亦因得好行狀

故不費力數年前有相屬作一大誌銘者事緒既多而狀文全類新唐書體至今整頓不得也允夫所作令祖墓表尤佳近歲難得此文也

與黃子耕書

祭禮極難處竊意神主唯長子得奉祀之官則以自隨影像則諸子各傳一本自隨無害也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然竟未安向見范丈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紙勝於位祭訖而焚之不得已此或可采用然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於長子或但一獻無祀亦可也

又

問答卷二十二

三

熹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血凋瘵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并力切磋以求無負師傳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徒增永歎而已子耕近日所用工處頗得力否向時說得致知兩字亦頗散漫望更思之復以見論也

又

新除甚佳闕亦不遠否但聲利海中溺人可畏耳前書所謂格物主敬者甚善但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日用之間且更力加持守而體察事理勿使虛度光陰乃是為學求裏之實近至浙中見學者工夫議論多靠一邊殊可慮耳

又

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衰病閑散既無所效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它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

暗誦然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米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雖遺不去方是此一畧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稍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又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今簡潔明白親切令下功夫

問答卷二十二

三

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別紙兩條亦覺繁雜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不必如此多說也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此纔認得定便請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是別一事也

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市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功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功夫實處却無欠闕耳

又

示及疑義比舊益明潔矣但尚有繁雜處且就正經平白玩味

久當自見親切處自然直截簡易也正淳伯魯近皆得書學皆進益可喜泉漳之間亦得一二學者將來可望不虛爲此行也但經界一事恐未有人承當而豪右不樂異論竊起遂且悠悠耳在官一年不能爲民興利而除害亦未能盡此爲可恨也長孺之去甚勇但曾守解事何乃至此昨晚得趙帥書亦云然甚可恨也

又

喜憂悻無謬無足言者治葬結廬二事皆在來年今且造一小書院以爲往來幹事休息之處它時亦可藏書宴坐然已不勝其勞費未知來年復如何也來喻云云足見講學自脩之力甚慰所望所謂動上求靜亦只是各止其所皆中其節則其動者乃理之當然而不害其本心之正耳近脩大學此章或問頗詳

問答卷二十二

三

今謹錄去可以示斯遠也

或問喜怒哀懼人心之所不能無也而曰有是一者則心不得正而身不可脩何哉人之心湛然虛明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本體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然必至至意誠無所私係然後物之未感則此心之體寂然不動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物之既感則其妍媸高下隨物以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我無所與此心之體用所以常得其正而能爲一身之主也以此而視其視之明以此而聽其聽之聰以此而食食必知味身有不脩者哉苟其胸中一有不誠則物之未感而四者之私已主於內事之已至而四者之動常失其節甚則然於其氣而反動其心此所以反覆循環常失其正而無以主於身也以無主之身應無窮之物其不

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孟子所論平旦之氣與先立乎其大者正謂此耳

又

烹湘中之行初但以私計不便懇辭然愚意尚無固必既而乃有決不可行者遂至投劾諸公蓋已厭之然猶不肯以此爲名又以病辭然後得免世途艱險乃至如此本非欲以是爲高也歸來已一年矣而卜葬未遂築室未成自春來無日不病見苦脚氣寒熱伏枕已兩日矣大抵血氣日衰雖是舊病亦如新證未知能復得幾時也示諭爲學之意及中庸疑義皆比舊儘詳密矣病中看得恐不子細畧疏一二在別紙餘俟旦夕附便奉報也

別紙

問答卷二十二

美

所論二先生說中庸以體用言之甚善

呂氏詭激之說本亦無病聖人之道廣大寬平豈以詭激爲事但世之狂常習故者借之以成其私則不可不察耳不可以此而廢彼也

呂氏盡心以知性此語有病躬行以盡性此却得之蓋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則是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能知性故也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是也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始生之生義與產字相似忠信所以進德此段初只是解終日乾乾是終日對越在天之義下文因而說天字道理其間有許多分別如說如在其上如在其下亦只是實有此理自然昭著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如今事物莫非天理之所在然一物之中其可見之形即所謂器其不可見

之理即所謂道然兩者未嘗相離故曰道亦器器亦道於此見得透徹則亦豈有今與後已與人之間哉

率性之謂道非是人有此性而能率之乃謂之道但說自然之理循將去即是道耳道與性字其實無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脩道之謂教乃是聖人脩此道以爲教於天下如禮樂刑政之類是也諸說多端然細考程先生說其要不過如此其間亦有說得不相似處恐是當時論亦未定也

人心道心之說甚善蓋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又

問答卷二十二

毛

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但加趺靜坐月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

又

熹初意到此即遣人招正淳伯豐及余正叔而此間事繁財匱時論又方擾擾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計遂未能及幸因書爲致此意徐觀事勢如何乃敢議此也

又

兩書皆領所云云何不安之甚今日仕宦只是如此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日用之間更看自家分內許多道理其底是欠闕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自餘樂何至如此焦躁耶所聞豈有是直政使有便遭貶責亦是巨子之常分但恨力不及耳

又

伏枕月餘已分必死自入夏以來却稍輕減但今餘證狂來煩亦廢事明年便當七十據禮而論亦合衰殘無足深嘆也但此道衰微方賴朋友潛思固守以庶幾於久遠年來僅得伯費最為可望乃復盛年奄至大故聞之傷悼不能為懷非獨以平日往來遊好之情而已聞其親年高遭此何以堪處江西朋友書來却皆言其子曉事此則猶為不幸之幸欲遣一人持書致奠并弔其家而力不能辦今有書信不免奉煩為尋的便附往若相去不遠更得專人取其回書以來尤所望也所喻職事縷縷備悉既是出來仕宦此等自不能免耗金文字以日昏未能盡讀然其大槩已可見矣改秩後授一湖北淮南僻縣優哉悠哉聊以卒歲此乃今日最上策也

問答卷二十二

天

又

兩辱手示得詳近況良以為慰竟從銓部調遠邑而歸既無冒進之嫌又絕矯亢之累所處其精吾黨足以增氣矣甚幸甚賀聞湖北深僻民少事稀無迎送督促之煩以優游讀書此今日仕宦之最佳處想歲下了却令兄位下一二事便可行矣自分寧取道應亦不遠但恨相望益遠晚沈痼無復相見之期此為恨耳伯豐子弟如何自其云亡念之不能已蓋朋友中敦悃本有其比意其它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為遊好之私情也

又

和赴官有期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如此實做待三年功大止之奔走處埃俯仰應接殊未為失計也來喻更

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他巧只是且將所已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

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粗通貫貫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有如衰朽百病交攻常時氣滿心腹今日乍寒痛甚幾不能起觀此氣象餘日幾何然每開卷及與朋友講論未嘗不覺其有起予之益況如賢者春秋尚富精力尚驅其可不自勉乎安仁經界文字其畫一中所言戶部行下者即是李仲水所行其言本縣措置者即是常來邑中推廣其說雖未及一細觀然亦可以見其不苟之意鄉在臨漳訪問打量算法得書數種此此加詳然鄉民卒卒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以於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却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却自省事恨為私意評議所播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田平賦之効今讀所示尤使人悵然也

問答卷二十二

天

答曹立之建賢無妄餘于人

伊川先生帖摹勒其精石已謹具但工力未至更旬日亦當可成或即去此亦可屬同官畢其事也范詩無甚發明不知前輩讀書何故却只如此苟簡不可曉也意近得蜀本呂與叔先生易說却精約好看方此傳寫或未見當轉寄也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治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槩此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說以為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却似漸有掄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學為充塞仁義之術此語楊子直在而南軒項亦云傳受者易眉濬曰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

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尚復疑或秘藏以滋其惑也旦夕亦有人去臨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也進賢幸昨日亦得書論易數條已據郵見報之未知以爲如何耳

又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裁棄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已分修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向許此來今賤迹既不定想其聞此早曉又未必成來深以爲恨也程丈諸說亦有鄙

問答卷二十二

三

意所未安者以未參識不欲劇論但未知立之見得着碎未發等語如何若已無疑即不須論矣立之所疑太極之說甚當此恐未易以口舌爭也輔養人主心術與開陳善道排抑佞邪正是相資爲用不可作兩事看如公仲之事則人主本有畏相畏義之心而近習之智尚淺故其爲蔽也未深是以幸而有濟若使趙侯之歌者先覺其所薦之能害已而有以間之則公仲者又如何而爲計邪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爲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遷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追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然此惡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爲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氣質一

定不能自易奈何奈何近得程丈文字論及黍尺制度此中無人及文字可討論尚未及報但告權進賢甚蒙其留意亦以此取怒於府帥使人不自安也立之所與趙子直論事甚佳如熹自度必不能濟當世之務然渠輩作此議論見識亦適可保身不犯世患耳其不能濟世恐亦無以異也

答萬正淳人傑號止齋湖廣興國州人

心生道之說恐未安大抵此段是張思叔所記多以已意文先生之辭恐不能無少失真也繼之者善繼之爲義接續之意言既有此道理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即各具此理而爲性也試以此意推之當得其有也

又

問答卷二十二

三

所論大槩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箇欄柵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閱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又

人傑昨答伯豐書云示及浩氣說所謂浩然之氣集義所生既與道義渾然而無間然道義則實助之以達其用是氣雖生於集而其克也却能爲道義之助此數語發明集注之說甚佳子約以爲未安乃是大綱上看得不分明但上蔡語子約辨之似當然上蔡本因孟子鄉爲今爲之言而生血氣盛衰之論則上蔡之論亦未可專以爲非也觀子約之論誠可見其用功實處但鄙見竊謂界分有未甚明故其論辨多疵病不審先生以爲如何

子約之病乃實主不明非界分不明也不知論集義所生則義

爲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爲主一向都欲以義爲主故失之若如其言則孟子數語之中兩句已相複矣天下豈有如此絮底聖賢耶子約見得道理大段支離又且固執已見不能虛心擇善所論不同處極多不但此一義也伯豐說得極分明朋友間極不易得因來喻及此爲之感歎不能已然子約之老成質實今尤難得但恨未有道理喚得它醒耳

人傑昨得伯豐書云必大向以爲魚之說請益于紫陽尚未得報近得直卿書與鄙見合試商確之却以見教直卿書云洛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嘆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注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哲有見於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却是樂此天理之流行而於本文曾哲意旨恐不相似翰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

問答卷二十二

三

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係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政是此意直是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瞶瞶其心徜徉其志也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微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係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於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此是一大節目望詳以見教人傑竊謂洛沂一章集注甚分明無可疑者其說曰曾點之學有以見夫天理本然之全體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故其胸中灑落無所滯礙而動靜之際從容如此及其言志則又不過樂此以終身焉無他作爲之念也乃是曾點見得天理之發見故欲

樂此以終身今直卿所云固是道理高處然其本意却謂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則是先有曾點之所樂方得天理之流行也人傑竊恐全體大用未能瞭然於心目間而欲遽求曾點之所樂則夫事物未接之時此心平靜胸中之樂固或有時而發見然本根不立憑虛亡實亦易至消鑠矣蓋與集注之意未免有差也伯豐所見與之相合鄙意却未敢以爲然伏乞賜教

集注誠有病語中問嘗改定亦未慊意今復改數句似頗無病試更詳之直卿之說却是做工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兩則何以哉之問也況論實做工夫又却是操之而存是要的處不在如此曠蕩茫洋無收接處也甘節吉甫亦來問此事并以示之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渾然日用之

問答卷二十二

三

間隨處發見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適其所履之常而天下之樂無以加焉用之而行則雖堯舜事業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爲也但策考其行或不揜焉故不免爲狂士然其視三子者規規於事爲之末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所以夫子嘆息而深許之

又

謝氏曰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最要臨時權輕重以取中愚謂舍義取生之說未當所謂生重於義者義之所當生也義當生則生豈謂義與生相對而爲輕重哉且義而可舍則雖生無益矣如此則所爲臨時權輕重者將反變而爲計較利害之私矣尚安能取中乎

此論甚當故明道先生曰義無對

楊氏謂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恐不可以體用

此說亦是

楊氏解知者過之爲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爲至解賢者過之爲尊德性而不及道問學恐未安極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徹上下貫本末工夫皆是一貫無過而非正也如楊氏之說則上下本末可離而爲二矣大槩得之更宜體味

游氏引鄒衍談天公孫龍詭辨爲智者之過亦未當若佛老者知之過也談天詭辨不足以爲知者之過知者之過非一端如權謀術數之類亦是龍衍乃是誰妄又不足以及此

問答卷二十二

孟子

呂云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夫中立不倚者湛然在中無所偏倚而義理全具者也剛而寡欲恐不足以言之引柳下惠之行爲和而不流夫下惠固聖之和矣然孟子推其有不恭之弊則與中庸所謂和而不流者亦異矣又引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與夫獨立不懼遷世無悶者爲中立而不倚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是乃清者之德豈可便謂之中立不倚哉獨立不懼遷世無悶固是有中庸之德而窮困在下者如此然專以此事解釋中立不倚之義則名義非所當矣蓋獨立不懼遷世無悶者以操行言中立而不倚以型義言也中立不倚亦只是以行言所引獨立不懼者近之不倚是無所阿附之意

呂氏解素隱爲方鄉乎隱素隱行怪爲未當行而行之曰舉易之隱而未見與孟子之論狂者爲證恐非本意素隱行怪乃是無德而澤而爲怪僻之行若爾意甚分明何必曲爲之說乎

呂說未安

侯氏以夷齊下惠爲素隱行怪恐失之太過若晨門荷簣沮溺莊列之徒乃可以當此名夷齊下惠雖未爲中庸之至然皆大賢事業恐未易以此名加之也亦是

呂氏說費隱一章固多差舛然論知與能一段雖非正意却說得易知簡能確實明白有所發明此不記得無本可檢

問答卷二十二

孟子

游氏說多不可曉但謂其大無外而中無不周故天下莫能載其小無間而中無不足故天下莫能破此說爲無病耳然上文本爲君子之道無往而不中則其下中字有未當耳既曰未當便不可謂之無病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恐是一時問答之語當以論語解仁恕之別爲正

是

或問稱呂氏一本語尤詳實深可玩味未見有可玩味處謂道雖本於天而行之者在人非此章之正意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達道不達其意亦恐未安觀程子降一等之說與掠下教人之說斯可見矣其論四者未

能之說則曰盡人倫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性焉君子
不謂之命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夫以盡人倫之至而自謂
未能猶可也通神明而光四海奚暇遽論及此哉今觀呂氏
能之說亦有其意
恐未容輕議

呂氏說恐亦不得此句之讀更試考之

游氏引其則不遠為盡已之忠不以道責人而以人治人取
其改而止為盡物之恕似乎其語未當楊氏說以人治人仁
之也伊尹以斯道覺斯民是也恐不當其義今觀楊氏說
亦有可取

宛轉說來亦可通但恐不必如此說在費言語

張子謂君子之道天地不能覆載恐失之太高子思雖云天
下莫能載復云天下莫能破大小兼該可也天躍淵亦以
範圍之內言之今言天地莫能覆載則過矣

亦是

問答卷二十二

美

謝氏說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
神則神人以爲不神則不神矣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說本爲
明器發也以致死之爲不仁故必有是明器以致生之爲不
智故爲是明器而不可用故曰神明之也謝氏之意則與此
不同矣又其說主乎致生故謂人以爲神則神如此則所謂
鬼神者其有無專係乎人心而已無乃似流於作用是性之
失乎又曰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又曰
自家要有個有要無便無皆是此意

記得論語說中似有當生者使人致生之當死者使人致死之
此却有理謝氏論語說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
與之義可者使人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

狀豈不
神昭乎

侯氏曰消息盈虛往來神明皆是理也吉凶悔吝剛柔變化
皆是物也恐難分明愚謂是數者皆物也而有理存焉又曰
以陰陽言之則曰道以乾坤言之則曰易貫通乎上下則曰
誠夫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程子固言之矣繫
辭止曰乾坤其易之門易之蘊而謂易爲乾坤則非也且既
以貫通上下爲誠矣而又曰總攝天地幹旋造化動役鬼神
闔闢乾坤萬物由之以生死日月由之以晦明者誠也則是
誠者乃一作用之物有似乎陰符經之云者而不可謂之貫
通上下矣既以鬼神爲形而下者而非誠矣又曰誠無內外
無幽明故可格而不可度射密如此說則詩當云誠之格思
而不當言神之格思也凡此自相矛盾有不可曉者不審如

何

問答卷二十二

毛

看得是
顏雖天而不亡者存或問以爲侯氏之說而集解繫之楊氏
說後孰爲誤也

似是楊氏侯氏皆有此語更考之若無卽是誤也

呂氏楊氏引三年之喪皆有爲妻之文按夫爲妻服齊衰杖
期而左氏傳昭公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穆后崩晉叔向曰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杜氏注云天子絕期惟服三年
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審此則是天子之后母儀天下后
之喪天子可以絕期而不服故服其喪而通謂之三年也据
經文既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則是三年之喪有爲長子爲妻與嫡孫爲祖故別乎父母之

喪也所謂達乎天子則是三年之喪亦有通乎上下者矣今律文與溫公書儀皆無爲妻之文獨呂氏楊氏引叔向之說而呂氏之說有可疑者呂氏之說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爲父母適孫爲祖爲長子爲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似與今文本自與今律文書儀皆不同蓋經文分三年之喪與父母之喪而呂氏則合之律文書儀載夫爲妻杖期而呂氏則皆以爲三年也楊氏之說曰三年之喪爲長子爲妻與嫡孫爲祖故王太子壽卒穆后崩而叔向云云蓋天子爲子爲妻適謂之三年之喪也故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貴賤一也信如楊氏之說則與經之本文無異而與叔向杜預之言皆合矣愚謂三者之喪爲長子與嫡孫爲祖二年者主當爲後者言之爲妻三年者主天子絕期而言之也蓋在大夫士庶之長子長孫有當爲後者有不當爲後者故有服三年與不服三年之別妻之喪則自大夫以下皆服期故是三年者惟天子皆服之故曰達乎天子也

問答卷二十二

天

恐三年之喪只是指父母之喪而言下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便是解所以達乎天子之意與孟子答滕文公語亦相類游氏至貴在我至富在我至願在我生在我之說恐非聖人意也

此等皆衍說

集注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其言之不一何耶蓋仁有偏言者有專言者專言者心之德也程子西銘之意是也偏言者愛之理也愛之所施則親親仁民愛物是也

固是如此然心之德卽愛之理非二物也但所從言之異耳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也所謂德者智仁勇三者是也此聖人之所謂達道達德天下公共之理也此外更無他道後世學者惑於異端求玄求妙窮高極遠而不知道果在此而不在彼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聖人非果不能也亦非姑爲自謙之辭也蓋欲學者知道之極致不在他求而人倫之至卽斯道之所在也

呂氏曰所謂道者合天地人而言之所謂人者合天地之中而言之夫道固所以合天地人而言然方論修身以道則不必遽及於此也孟子論仁只說仁人心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則仁者人也是意自是分明今口合天地之中所謂仁者而言則似謂一人不足以為仁必合天下之人而後足以爲仁也是其爲言大而無當不若人皆有之等語爲明白切要而詳盡也

問答卷二十二

天

以上二段皆當

呂氏以知所以治人爲聞一以知二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爲聞一以知十恐未安夫治人治天下國家猶曰安人安百姓云爾皆修身之勢也聞一知二與聞一知十自是分量不同皆窮理修身之事豈可引爲比也

此等處不必深辨

楊氏曰方行則能推其所爲故近仁楊氏之意蓋指孟子盡心仁莫大之意而謂推其所爲乃恕之事故引之以解近仁也夫推其所爲正古人所以大過人之事以其猶待乎推所

以未達可謂之仁今楊氏舉此以解力行近仁之說似不爲過而或問謂其不可曉何也

如此則仁字只就愛上說了

楊氏論誠身一節失之輕易其論誠則曰非自外待反求諸身而不知不明乎善則心不可得而誠論不誠則曰豈知一不誠他日舟中之人皆是爲敵國而不知所謂不誠亦儘有淺深也又引莊周鷗鳥之說而曰忘機則非其類可親則其所以說誠身者益差矣又曰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夫反身而至於誠正利仁之事若安仁者則不待於反亦不待乎至於誠而自誠矣

鷗鳥以下所論得之

或問謂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掩者也存亡字有

問答卷二十二

罕

誤否

心廣體胖實之存也如見肺肝實之亡也此當時立文之本意然語誠有病當改之耳

謝氏曰誠是無虧欠忠是實有之理忠近於誠正創說若忠是無虧欠誠是實有之理蓋盡已之謂忠一有不盡是有虧欠也以其自盡者言之則謂之忠以其實有者言之則謂之誠謂忠近於誠亦非也又曰有我不能聯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其言過高而且惟理者天下之公認之爲我則驕吝亦肆矣

得之

章句中解致曲一段乃是程子之說然一曲之誠至於則形則著則明者是一曲之誠充擴發見而至於無所不誠故能

變化否而章句與程子之說但稱一曲之誠著見光輝而所謂誠能動物止一曲之誠耶將無所不誠而能動物耶若張子以明爲餘善兼照楊氏以明爲無物不誠豈疑此而爲說也故楊氏曰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竊疑楊氏之說不爲無理

此章所言正是一曲之誠然致曲者固無曲之不致也經雖不言意自可見張楊之說、爲得不若程子之言爲當

呂氏曰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亦恐未安子貢之論學不厭教不倦爲仁智正所以形容夫子之聖自是成德事豈可以入德言之乎

得之

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甚徑夫聖人之道自

問答卷二十二

罕

有等級由其所造之地如何耳非可以徑取也

甚徑亦言其平直而無回曲耳

呂氏曰誠與神交感則同心者無不應德與氣同運則同類者無不化蓋誠者德之至實神者氣之至妙誠與神以其精者言之故曰交感則同心者無不應德與氣以其統體言之故曰同運則同類者無不化

呂說恐亦未可以爲至論

謝氏謂帝是天之作用處自然之理恐不可以作用言如程氏謂以主宰謂之帝則善於形容者也

得之

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不息所以體誠也非也無妄者誠之體不息者誠之所由也

得之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程子只解極高明而道中庸所謂二事中庸天型也天型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豈以極乎高明者是乃中庸之道非別有高明也又曰聖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以此而制上二句則意皆明矣然此乃兼費隱貫上下之極至者言之須得張子逐句一義一段之說其義始備其曰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兩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互相發明斯無餘蘊矣今觀或問之說乃謂呂氏因張子之意須更以謝楊二說足之其義始備愚謂三子之說皆非中庸之正意謂之各是一說可也呂氏曰雖有問學不尊吾自得之性則問學失其道

問答卷二十二

望

雖有精微之理不致廣大則精微不足以自信雖有中庸之德不極高明以行之則同汗合俗今未暇辨乎其所謂雖有中庸之德不極高明以行之則同汗合俗則是高明中庸自是兩事不相關涉不能極乎高明則道中庸者乃同汗合俗耳豈有同汗合俗而尚可謂之中庸乎豈有同汗合俗之中庸必極高明以行之而復異乎此乃緣文立義而未究程張之指與夫此章之正意也且既以德性廣大高明皆至德問學中庸精微皆至道其言雖不能無失而其意則不害其為兼舉全體今曰失道與同汗合俗之云則至德果如是乎又以道之在我道之全體道之上達分始中終之序而謂不先立乎此充乎此止乎此之類者其失同出一轍今不暇復辨也游揚之說皆以先後循序而言則亦恐非正意特其解

經之一說兩大抵此五句之義乃是聖賢竭其兩端之教不

容偏廢或偏於一則必陷於異端曲學而不足以知道學之全然而學者之病往往多欲達於德性廣大高明之域而於所謂問學精微中庸者不留意或為之而不知盡其義極其至焉則其所謂德性廣大高明者是烏足以為德性廣大高明哉程張之說深得乎此而呂氏之說之意則所重者在德性廣大高明所輕者在問學精微中庸則正與張子之說相反豈得為因其意乎楊氏又以溫故知新為道問學之事敦厚崇禮為道中庸之事亦恐失之遷就本文之意蓋謂溫故者多不知新敦厚者少能崇禮與上三句相類耳若必遷就其說則溫故知新亦可以為盡精微而敦厚崇禮亦可以為尊德性矣又曰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

問答卷二十二

望

則是凡愚不肖皆可以道中庸乎此呂氏則甚焉者也侯氏之說尤無倫次既以禮為道之物其名禮者既失之矣又以和而至合內外以和行使萬物各當其分謂之禮禮各有其物謂之義則言禮又不經矣繼之曰親而言之則曰道分而言之則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學禮者見之則謂之禮可也先後不倫輕重失當果何為哉特其辨楊氏道非禮不止之言之失則似可取耳其它至德至道之說求仁上達之文義皆失之矣

此段未安

二十九章三重之說程子言之侯氏述焉程子所謂此與春秋正相合者意尤親切而侯氏所以發明者亦詳備而可觀道乎此則一章之義首尾通貫意脈接續深有味且又承

上章夫子所言三代之禮則三重爲三王之禮所重之事亦可信矣若如章句所從呂氏之說固亦可通但意味不如程子之長且一章文意斷續如所謂上焉者指夏商下焉者指孔子則是非惟夏商之禮全不可用而孔子之善亦無所施然則夏時商輅與夫春秋之作謂之何哉若謂其不必如此說則下文繼之以故君子之道是上焉下焉皆不可用明矣章句或問致究推明其必不有幸明辨而明告之

更思

侯氏舉明道堯舜事業如太虛中浮雲之說以解故曰配天一段其引據已不親切繼之曰尚可得而言也若夫至誠又非特如天如淵配天而已却是發至聖不如至誠豈有此理至聖至誠非有優劣然聖字是從外說誠字是從裏說

問答卷二十二

習

呂氏說以中立大本以庸正大經以下恐皆未安姑辨此二句大本卽中也大經卽庸也經綸大經立大本卽是盡此中庸之道若謂以中而立大本以庸而正大經則中與大本庸與大經皆二物也至謂大經之正親親長貴貴尊賢又發明紛豫會同更相爲用處儘有功然而不若只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爲尤盡大經之義也

得之

楊氏曰大經天理也惇典敷教所以經綸之也大本中也建其有極所以立之也化育何也窮神而後知之也惇典敷教卽是經綸大經卽是天理非惇典敷教之外別有天理爲大經也建其有極固與立大本之義不同然所謂建其有極所以立大本莫如無病否以化育爲和則其失明矣自聖人人

倫之至以下與侯氏之失同而又甚焉
惇敷是經綸典教是大經建是立極是本

侯氏誠則經綸之以下其失與呂氏言以中立大本者同蓋本文之意謂惟天下至誠者則能如此非是以誠去立之知之也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乃承上文尚絅之意起下文不愧屋漏與慎獨之端蓋道雖無所不備而其所以不可離者實在於戒謹恐懼之際惟君子不愧屋漏是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也隱微之間雖人所忽而理之善惡則顯然者見惟君子必慎其獨是所謂知微之顯也然而言戒謹恐懼之慮則以知遠知風言之謹獨則止以知微言之何也蓋遠之近者以事物而言則其理未嘗不具於吾心風之自者以

問答卷二十二

習

人倫而言則其用未嘗不本於吾心故言之也詳言微則隱在其中故言之也畧今觀章句之釋所謂著乎外者本乎內有諸內者形諸外發明三知之義固已明白若更以愚意參之則上下語脉愈益通貫精密矣不審如何呂氏卒章之說綱目不明誠如或問之所論者至於以天何言哉以下爲不待言動而人敬信則屬之不愧屋漏之下者非惟失其文意愈錯亂而不備矣如忘法度忘言動德之聲色之者尤過高而無實與其他慾實自得之言若相背馳不可曉矣

又

人傑去歲嘗讀中庸妄意辨析先儒之說今春錄以求教矣間在都場有一朋友舉或問二十七章之說來言曰先生以

德性廣大高明故與厚者爲道之大以問學精微中庸新與
禮者爲道之小何也人傑始而疑之因檢章句或問研究是
說忽悟其旨蓋此章首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則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者也優優大哉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則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者也大小兼該本末
不遺行之者其在人乎繼之以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誠謂道之所以極於至大至小而莫不具舉而無遺者必待
至德之人以行之也夫既論其必至德然後可以行至道之
意矣而其指示學者所以進於是道先生改作之工夫則又
不可不詳言之於是又繼之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
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所以示學者之於此道不可徒志其大而遺其小得其本而

問答卷二十二

吳

遺其末馳意於高遠而不求夫致知力行之實也知乎此則
橫渠之說與夫呂氏游楊之說皆所以發明此理而人傑前
日之疑是乃見理不明妄議之也呂氏游楊有未安處或問
既言之矣若楊氏又以溫故知新爲道問學之事敦厚崇禮
爲道中庸之事則恐不必如此說以害正意耳侯氏以禮爲
道之物不知道之理果何謂也至其辨楊氏道非禮不止之
言之失却似可取謹復具此以求教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此說得之但進於是道者未安

又

通書謙獨章動而止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
匪信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陽德
陰而道陽也

亦有此理

今士大夫家喪服有稍從禮制者止留意於男子之服若婦
人之服止是因仍時服按禮記檀弓婦人不葛帶章注云婦
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然則婦人喪服衣裳相連如深衣形
製而用麻爲帶約之至期除去只散其要也又云卒哭直變
經而已經首經也按喪服小記正義云婦人有三經一是斬
衰經二是齊衰布經今云變首經是變麻爲葛也不知婦人
之首經是經之外別有首經如男子之首經或經之用麻用
布者即是否若經之用麻用布者即是經則麻可變而爲葛
若布變爲葛則反重矣乞詳以見教

問答卷二十二

畢

古者一世自爲一廟後世同堂異室是一室之中夫婦相配
也若祫祭之位則太祖與妣皆東向昭之位次則高祖西而
妣東祖西而妣東皆南向穆之位次則曾祖西而妣東祖西
而妣東皆北向亦是夫婦相配今按喪有祫祭必以昭穆益
卒哭而祔既行禮畢復迎所祔神主於几筵以終喪制至祔
廟時却有當遷之祖而所祔神主自爲一世但父在母亡未
可祧遷恐須別爲一處以祭其母也又按喪小記云婦祔於
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恐亦是卒哭之祔若親者是
妾祖姑婦却是適婦妾祖姑祭於孫止婦乃傳重入廟者豈
可以混於彼乎

凡喪父在父爲主母或先亡父自祔之祖母之室歲時祭之東
廂父死乃隨之以入南耳嫡婦祔於妾祖姑誠似未安然未有

考則不得已且從附於親者之文蓋捨此杜撰不得也

喪小記妾附於妾祖姑正義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春秋考仲子之宮胡氏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審如是則天子之元后諸侯之元妃雖曰無子必當配食於廟而其他或繼室或廢妾雖曰有子而即天子諸侯之位者皆當爲壇於廟而別祭之至大裕則附于正嫡而祭所謂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之說可通於天子也不審如何妾母不世祭則永無妾祖姑矣向賢文卿亦嘗問此無以答之今恐疏義之說或未可從也爲壇之說恐亦未安利嫡而裕妾並坐尤爲未便恐於禮或容有別廟但未考耳

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同處而各有室廬否

古人宮室之制前有門中有堂後有寢凡爲屋三重而通以墻

問答卷二十二

吳

闔之謂之宮以理言之父子固當同處然所居之左右前後或是他人之居不可展拓不知又如何得同處此等事古今異宜不可得而考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人立晉三稱衛人是非不相掩也直書而義自見矣滕侯於隱公時書卒書來朝至相公二年以後終春秋之世止稱滕子胡氏以爲因其朝歲降而稱子果如是說則成公之世貶之足矣自是稱子而不侯無乃非惡惡止其身之義乎

沙隨程文此說甚精曾見之否

晉命于蒲三傳荀卿及胡氏皆有取齊衛二侯之說而或者以謂二侯不由王命相推戴命爲方伯故春秋變文以譏之也愚謂若如或者之說則於文義爲順恐合經意彼春秋諸

侯私相要誓誠爲可罪然其私相會聚交政中國雖曰不盟亦未見其有可取也彼所謂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凡交際之閒有投合者大率皆然又何足以爲異而必變文深許之乎況齊衛衛宣行事載于春秋誠舉一端如紀會桃丘等事莫非傾險之習則其相命之際不知果何所命乎不要其相命之公私而舉以相命爲可取愚未敢深信

史記書齊衛會于徐州以相王似或者晉命之說

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恐當從左氏閔公二年之傳胡氏謂齊人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書曰以歸何以決知其以喪歸于魯乎且七月齊人以喪歸魯而十有二月其喪方至豈若是其遲遲乎

凡書以歸皆爲以之而歸其國如戎伐凡伯之類

問答卷二十二

吳

滕侯自成公以後稱子杞侯自莊公以後稱伯又僖二十三年卒而書子二十七年朝而書子後又稱伯竊意當時小國朝會於大國從其爵之大小以納其貢之多少故子產爭承於平丘之會以謂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吳晉黃池之會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何以謂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今將以寡君見晉敝邑將改職貢若爲子男則將半和以屬於吳而如祁以事晉由此觀之則當時公侯之國以其職貢之不共而自貶其爵者多矣

沙隨說正如此

侵曹伐衛再稱晉侯先生謂遠此云此恐非貶辭蓋圍宋之役二國雖不與而其從楚則一也晉文不先加兵於陳蔡鄭許而先侵曹伐衛或是當時事勢有未可者豈有楚人暴橫

諸侯皆南向從楚而得一諸侯用兵以張中國之威春秋遂
遽貶之乎先生制此云東晉今以楚人救衛為善楚貶晉
而成凡善救者未有不善之制則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公子
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為罪趙盾何也既罪趙盾何
以又善救乎學春秋者固不可執定例以害大義也至於下
書執曹伯界宋人衛侯出奔復歸與元咺等事則晉侯無所
逃責矣

有難言者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中利其國而誘殺之也故名胡氏
謂蔡般弑君與諸侯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義唱
天下奉詞致討其弑父弑君之罪謀於蔡眾置君而去雖古
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愚謂諸侯與通會盟者楚子為之會

問答卷二十二

至

主也以弑君之賊會弑君之賊同惡相求非惟不能討其罪
亦不敢討其罪矣今欲圖其國而殺之惡人之常態也是烏
可於十有一年之後責楚子以唱大義以討般楚子未暇治
也而又責其討般典刑案矣

甚善

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
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此數語恐未安伏羲
是開三才之理舜孔子是感和氣之應其引先天後天之說
因為失之引孟子志氣之論尤失其旨其後又言聖人之心
感物而動辭意亦差皆以作用觀聖人之失也

胡氏此章似無病更宜詳味但不知文成致騷果然否耳

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是常行之道然其德之至則極乎

高明高明猶言上達也中庸猶言下學也

極高明而道中庸若如來喻即是上達而下學成何道理此處
且當虛心熟玩本文之意參以章句之說便見日用工夫的確
處不須容易立說也

有氣稟之惡有陷溺之惡然皆當復之以為善明道所謂有
流而未遠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始濁却是說陷溺之惡陷
溺之惡比比皆是氣稟之惡則如子越椒之類不常有也氣
稟之性猶物之有萬殊天命之性則一也

氣稟物欲之陷溺此不必論其常有不常有但當致其澄治之
功耳

呂氏說率性之謂道一段如禮謂差等節文與夫喪服異等
儀章異制大意與修道之謂教相似

問答卷二十二

至

呂氏意却在無所憾莫敢爭處見得率性是道也

侯氏引告子生之謂性以解率性却只是說得氣質之性而
所謂率性者不專主乎氣質也如日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
齊飛走之異稟然而動者動植者植天機自完豈非性乎馬
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順而順犬吠盜雞司晨不待教而知之
豈非率性乎言草木飛走馬牛犬雞之性而不及人之性仁
義禮智之為性則疎畧之甚無待於此

侯氏說固疎畧然却是宗程先生說但得其言而不得其意故
信口言之而為此疎脫耳

一陰一陽之謂道言天道之流行者也率性之謂道言人物
之所以得乎天道者也

一陰一陽之說是

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考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衰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此爲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究不可以恃口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爲必然也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

侯氏曰君子終日乾乾至無咎者戒謹所不聞也君子終日對越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之有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也恐未安乾乾久惕爲戒謹恐懼其說雖可旁通然乾乾久惕乾九三之事也九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聖人之心自是如

問答卷二十二

聖

此中庸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乃學者之事此而同之則少差矣且其說既已如此又曰君子對越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其說自相背馳殆不可曉

侯氏說固多疎闊然以乾乾久惕爲聖人之事戒謹恐懼爲學者之事亦恐未然大抵戒懼惕厲之心則一而成德初學所至自不同耳

張子曰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敘天秩之類時中者不謂此五典五禮生民日用之常君子之所力行者果不外此常者固此理也凡事不出此五者非五者之外別有箇時中也張子之言如三代所以及所損益之類雖一而事不同也未可遽以爲不然

又

兩箇其爲氣也是言浩氣之體用未是以養爲氣主集義以下

是推明氣所由生非是論以集義爲主蓋氣雖至剛大配道義然非集義則無以生之非可以行義而掩取之也如此爲文乃橫渠論易乾卦卦辭父恐皆過論大抵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聖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爲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無淺深也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爲濫巧如橫渠之說也且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衆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

問答卷二十二

聖

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涉此危地而但進德脩業之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益甚而亦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九五則以天德居天位而天下莫不仰觀之也上則過極而亢不能無悔矣若以德言則愈進愈高此當爲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耶今橫渠專以聖人爲說已失本經之指又逐爻爲漸進之意又非文言之義且其龍德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二之德博而化非進於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之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因謬益訛而轉不得其所矣大抵近世說經者多不虛心以求經之本意而務極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涉茫疑似之間畧有縫罅如可鉤索畧有形影如可執持則遂極筆模寫以附于經而謂經之爲說本如是也其亦誤矣此數段文義正淳所疑多得之但謂九三天下將歸益當進德脩業爲未然

乾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亦不足言修爲先後之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則致誠以進德身則脩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與周公繼日待且意雖畧相近而不相似也九四只是循理而行自無固必耳亦不爲信乎於人而後可躍也

乾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矣今日又行其實一天耳而行健不已此所爲天行健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順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疑欺如伊川先生教人看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父解今有伊川傳且只看此尤妙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些纖毫私意在其中

問答卷二十二

孟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之二十三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吳伯豐 必大 興國州人

喜袁晚無堪學不加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稱頌道說者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及也示喻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或人所引易象之數又以太拘所謂明理亦曰明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爲者而也鄙見如此不識賢者以爲如何恐有未安幸復見告也子澄去秋相見甚款近復招之尚未有來信大治近有萬君人傑者見訪見留之學中氣質甚美議論亦可反復殊不易得云亦嘗得從遊也喜比已巧詞似問諸公有意聽許過聞張荆州之計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爾

又

讀書甚善所論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涵誦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它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通數令其通貫渙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變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況所比校切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耗費心力閉立議論蓋

得語言轉多却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
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
知因其已知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知止有定之
說似亦未然更以章句或問求之為佳知至意誠之說則大槩
得之矣盤銘是注疏說可自檢看當時以下文多已說故不曾
標其名氏耳論孟中庸盡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
乃佳若奔程趁眼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
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
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
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意二字一向攢了下無之
橫渠先生象記得舊傳蜀中本時云亦有御史象今却不記曾
見與不見歲久不復可得其真但當兼收以見區區尊仰之意

問答卷二十三

二

而已但去歲此時同遭論列今又適以此時相見亦可笑也李
衛公書如此正不足傳顧其全書遂不復可見殊可惜耳廬陵
近數得書一病不輕且幸已不復也金溪一向不得書亦省應
答之煩

皇極辨併往此亦一破千古之惑可錄一本送正淳皆勿廣為
佳耳

又

詩傳中有音未備者有訓未備者有以經統傳舛其次者
此類皆失之不詳今當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減矣不免別
作補脫一卷附之辨說之後此間亦無精力辦得只煩伯豐為
編集其例如後

詩集傳補脫

周南

樛木

樂只音止二字合
附本字下

鄰

載馳

無我有尤尤過也三字合附衆人字下無以我為
有過雖爾八字合附大夫君子字下

王

中谷有雅

遇人之不淑矣淑善也三字合
在歎矣字下

以上畧見條例餘皆依此且用草紙寫來恐有已添者却
刪去也又黎黑也古語黎元猶秦言黔首秦乘篇中第二

章注中已畧言之孟子首篇亦嘗有解今若天保篇中未
解可采用其說著於補脫卷中却刪去秦乘篇注或但畧

言之亦可也更詳之

大序先生以是經夫婦傳曰先王謂文武周公成王必大竊

謂二南雅頌固多周公時所作然遂謂周公為先王則恐讀

者不能無疑

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

末首薄言有之傳曰有職也然其下章曰掇曰捋曰結曰頌

而首章乃先言職恐非其序必大恐有是得之之義

首章兼舉始終而言後章乃細述其次第詩中亦有此例或於

補脫中附入亦可也

麟之趾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故曰麟性仁厚故

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則下文吁嗟

麟兮為指誰耶

正指公子而言耳

昔首恐言補脫予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爾覆之云意

旨

意

不甚質不若前說爲順

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曰也

君子借老象之播也午書云掃整警叙也是否

不識此物姑依舊說字書之說亦與古注不殊也或補脫中附之

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史記索隱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遠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其說如何

穆陵在密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見索隱恐非

采薇小人所腓傳曰腓猶庇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必大按易咸傳曰腓足趾行則先動

問答卷二十三

四

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爲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爲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庇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庇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

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常刪去然板本已定只於補脫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也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卽幽雅反復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芣苢等篇大抵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奉祀其詩未嘗不惓惓於此今以爲幽風幽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饗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

之人未有不先於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

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幾內諸侯矣

瞻彼洛矣傳以爲諸侯美天子之詩今考其間有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爲天子之事審矣然二章三章祈頌之語則不遇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狹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

家室家邦亦趨韻耳天子以天下爲家雖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

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爲誰

問答卷二十三

五

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

那綬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必大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齊者爾若思其居處之類乃其致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嘗其爲齊也未之是否

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集注謂三子之對夫子無貶辭則皆許之矣而又載程子之說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與二說似相抵牾以愚意索之豈非許之者以其材足以有爲而其不與者則未能合己之志歟不與者不若於曾皙有與黜之言耳以孰能爲大之語觀之不害於許其才之可用也

程子又曰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進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蓋謂子路之意未免有所作爲而曾點所言則皆行其所無事耳使子路有見於此一皆循其理之所當然而不以已意參焉則即曾點之氣象矣然必大觀夫子所以嘖子路者特以其言之不讓而已如冉有公西赤之言非不知讓者遂謂之能達此道理可乎必大於此蓋屢致思而有未能灼然者

子路地位已高故見得此理則其進不可量求赤之讓乃見子路被嘖而然非實有見也又其地位與曾點之地位甚遠雖知讓之爲美此外更有多待事耶

衛君待子而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攝旅之臣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

問答卷二十三

六

人情意者夫子若事出公不過具言父子之倫以開曉之使出公自爲去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也

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

管仲於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其輔之非義故也若子路之死失在不合仕於孔攄耳既食其祿必死其難可也不審於其始而臨難始曰吾於此可以無死也則愚恐世之反側不忠者得以藉口矣

考異詳卷尾

此說甚善然聖人不以不死責管仲何也

子路問事君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難夫子路最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哉特其燭理不盡而好強其所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欺耳

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

侯氏所以求生害人殺身成人皆義也非仁也仁義本無二學者當於一道上別出先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蓋仁者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必大復推之曰以仁決者因心以爲取舍必無所違乎其德以義決者即事以權輕重必無所失乎其宜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細看侯氏說亦有些意思試更推之

又

所示諸說別紙報去但且如此推究玩味久當自有得也但前書偶尋未見似其間亦有合報去者今不暇也蘇氏詩傳比之諸家若爲簡直但亦有小序不被終覺有惹絆處耳所欲抄集傳錄後來更欲脩改一二處且令作寫今員到官方得寫去也

問答卷二十三

七

廬陵之計令人痛惜亦苦多事至今未得遣人去也趙守舊相識但不曾通書然亦敢不必如此爲人寮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憎嫌却費調護求寬假所屈愈多也沙隨程丈書來甚相知云居頗相鄰想時相見也姜叔權曾相見否資稟篤實不易得近得書亦甚進能與之遊當有益也子耕嘗已歸豫章時得書否正淳必已赴官矣後來所講如何向來議論似亦傷太快不子細也伯豐所論甚詳密朋友少及之者更冀勉力副衰朽之望官事更宜加意此後恐音問浸遠難通切祝爲親自愛

又

大學諸說皆善可以補或問之缺矣但毋自欺乃解誠其意之義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力然知之至者亦未可便謂不假此

也但知未至者禁之雖力而或未能止唯知至然後禁之不難而無不能止耳

純粹至善者也其立辭猶曰純粹是至善云耳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

通書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無不同法云中卽禮正卽智圖解備矣必大向者待教時雖已畧聞大意今按圖解有曰其行之也中又曰中者寡之會也所謂中卽禮者固明日矣至於正則不過曰其處之也正又曰正者貞之體也智之義固在其中然恐初學者讀之猶未能分明欲乞更詳下一語如何

元亨利貞分配仁義禮智先儒已有定論矣故只如此說意亦自見

問答卷二十三

八

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不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非但強爲之名耳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實一實者不相礙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近見南康一士人云頃歲嘗問之於先生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

而銘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字不得得當時只是說稟受之意渠記得不予細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云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

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違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

繼而有師命沙隨云師非師旅之師是師友之師蓋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也

兩說未知孰是且缺之亦無害孟子初見齊王便有去志但以有師命不可請故雖少留而終不受祿以至將去而王乃有授孟子室之說孟子遂不受而竟去恐不得以授室爲師命也且若果然亦何不可以請之有乎

決汝漢排淮泗

其說只是一時行文之過別無與義不足深論況淮泗能壅汝水不能壅漢水今排淮泗而汝水終不入江則排淮泗而後汝

問答卷二十三

九

漢得以入江之說有不通矣沈存中引李翱南來錄言唐時淮南漕渠猶是流水而汝淮泗水皆從此以入江但今江淮漸深故不通耳此或猶可強說然運河自是夫差所通之邪溝初非禹迹且若如此則淮又不能專達於海亦不得在四瀆之數矣沈說終亦不能通也

宴安之說無之味其言似是無垢句法

中庸或問不誤只是文字拙澀不足以達其意耳必有是心之實當遠下文讀之乃通如更覺難曉卽上句在天者下更添一決字在八者下更添一容字如何

又

學問臨事不得力因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

令志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又

示及諸說亦未暇細觀但覺子融之說全無倫理而諸友反爲其所牽亦復擾亂又不且整理其大病根原而計較奇細反轉向枝葉上辨論所以言雖多而道理轉不分明只合且放下許多閑爭競而自家理會誠之一字是甚道理看得精切分明後却合衆說而剖判之當自見得不如此費分疎也正淳書煩爲附便渠看得文字却儘子細所寄中庸說多得之恐欲見發之却封寄之不妨也沙隨八論及史評有印木望寄及此不須辨後人自有眼目不至如此晦盲也到此只脩得大學稍勝舊本他書皆未暇整頓今又遭此禍患恐不能久於世以此益思亟歸更畧下少功夫庶不誤後人枉費心力也

問答卷二十三

十

又

衰晚遭此禍故殊不可堪既未即死又且得隨分支吾謀葬撫孤觸事傷害不如無生也昨承惠書并致奠禮哀感深矣一向無便無從附報但有馳情比想秋情侍奉之餘宦學增勝沙隨諸書及茶已領便還未有物可奉報也此間寓居近市人事應接倍於山間今不復成歸五夫見就此謀卜居已買得人舊屋明年可移目今且架一小書樓更旬月可畢工也其處山水清遠可喜陳師道伯脩兩殿院之故里也又有吳仲威名責常與古靈應白中亦其里人也若得租了便可歌哭於斯但用度百出非元料所及亦覺費力耳

又

歸來半年卜壘尚未定築室亦不能得了湖南之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懇詞然恐或不得請即求便郡茲拙近聞臨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効求退具義豈容復出已託人以此告之計其聞此亦難以相強矣閑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狠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益多得之已畧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切也

又

巧言令色鮮矣仁游曰使其人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則猶

問答卷二十三

十一

可以自反愚謂人之習於不善固無不可反之理然巧令之人又焉有志在於善者是必悔過遷善不復有巧令之習則其志始可得而信耳游氏蓋牽於鮮之爲少而妄曲以失之孔子之意正指人爲巧言令色之時其心已不存耳若能自反則豈不足以爲仁又豈止於鮮仁耶游氏此說無病只是不據著本文正意

子曰弟子入則孝游氏學文之說固足以深警後世棄本逐末之弊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脩己治人之實事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滅質博以涵心以爲養德以資發家託真以稱僞飾好言以濟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併與古

之所謂學文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

古之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恐亦不免真如游氏之議也

謝氏曰小人過於行事君子過於性情此蓋言君子於過能辨之於早耳然行事之過在君子亦恐有未能盡免者惟改之而已如子路之過使止在於性情之微則已自知之可也它人何由而告之乎

性情之發即爲行事行事之本卽爲性情但有深淺耳以此分君子小人自是衍說經之本指不在是也

程子曰良易直也又曰良乃善心

或問多此等處後來不能修改益已廢之久矣良乃善心立語太泛不如易直之爲切當也

問答卷二十三

三

詩三百程子曰思無邪誠是也其言簡矣未審其意謂作詩者以誠而作耶抑謂讀詩者當誠其意以讀之耶曰程子之說特以訓思無邪之義云耳以詩考之雅頌二南之外辭蕩而情肆者多矣則誠之爲言固不可廢以爲作詩者之事也若謂使學者先誠其意而後讀之則是詩之善惡方賴我以決擇而我之於詩反若無所資焉者又何取於詩之教耶以是觀之程子之言雖簡然誠之一字施之必得其當可也是則集注之云固所以發明程子之意而言之矣

行之無邪必其心之實也思而無邪則無不實矣此程子之意也

范說至矣特壬心無爲以守至正一語似贅何也削之則盡美矣

此是經進說似亦無害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謝氏謂苟不至於不違之地則與羣弟子無以異者竊恐抑揚太過且以孔門諸子言之所謂至於不違之地者顏子一人而已如謝之說則是羣弟子雖朝夕親炙乎聖人之側與未嘗親見聖人者無以異也

謝氏抑揚誠若太過然亦有此理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曰學欲默識心通也苟徒出入乎口耳之間而不致思焉則何以致知其言不思之蔽則善矣而所以語學者則有所未盡夫學專言之則兼夫致知力行之兩端若對思而言則致知爲思而學云者蓋力行之謂也今周氏以出入乎口耳者爲學則學豈誦說而已乎使止於是又何所安耶謝氏曰思知之事也學習之事也此說得之而

問答卷二十三

三

集注身不親歷之云尤明白矣然程子經解亦曰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似亦以學爲講論問辨之事何耶然程子固曰博學之云云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其不專以講誦爲學審矣經解所言反似不若語錄之密知以殆爲勞義亦無考或者傳寫不能無誤云

學是放效見成底事故讀誦各問躬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以殆爲勞無所見歐陽公用此殆字又似怠字皆不可曉不若從古說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或問云謝氏所論鬼神之意學者所宜深考也今取其說而讀之其義精矣蓋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所謂神者陽之爲也所謂鬼者陰之爲也故其聚而生來而伸者皆曰神而在人則鬼氣爲神陽之屬也散而死反而

歸皆曰鬼而在人則體鬼爲鬼陰之屬也天地山川風雷雨
考凡曰鬼神云者亦不越二端而已故事鬼神者必致其
敬發其情有以極其在我之誠而後在彼者有來格之理蓋
神人之交皆以是氣而爲感通使誠之在我者無以致之則
彼之發揚于上者亦何自而聚哉然則鬼神之有無接之吾
誠可矣知此則知謝氏格之遠之之說矣蓋其不可者理
也格之遠之皆吾心之所不容欺者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
死之故其鬼不神皆謂人實致之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
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惟仁
知之合者可以制祀典苟不察其理之不可而祭非其鬼
則惑之甚矣世之惑者蓋皆求鬼神於茫昧恍惚之間而不
知其所以致之者實在於我故也測度而言未知近否

問答卷二十三

古

大槩得之更宜涵泳似更有未細密處大抵陰陽有以循環言
者有以對待言者須錯綜分合都無窒礙乃爲得之

子曰君子無所爭周氏於前篇君子不器及此章皆曰君子
以仁成名者也然則凡言君子之事者皆可以以仁之說推之
矣恐辭經不當如是之拘也

此是王氏說經之弊大抵熙豐以來多此病

子曰射不主皮楊氏曰容節可以習而能力不可以習而至
集注改容節作中字既不以中爲貫華矣則所謂中者神如

張子所謂不貫華而墜於地者其中鵠爲可知之意否

張子說是儀禮大射鄉射皆以中爲勝非止以容節之得夫爲
勝負也

又

所示三條皆善但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
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
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
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
暴鬼神之說思之甚精但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
者則非是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
苗脉矣

又

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
則可見其苗脉矣必大嘗因書以問正淳正淳答云祖考是
有底人便是有此理爲子孫者能以祖考之遺體致其誠敬
以饗之則所謂來格者蓋真有此理也然必大嘗讀大極圖

問答卷二十三

五

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
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
以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
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
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
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竟
升魄降離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
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
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脉之較然可睹者也
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
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
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以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

以疑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必大前書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于上者固非是矣而正淳之說言理而不及氣若於存亡聚散之故察之不密則所謂以類而為感應者益混濛而不可識矣故再此仰讀尊聽欲望更賜一言以釋所蔽不勝萬幸

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叔權書中亦說得正當詳悉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水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但就實事上推之反復玩味自見意味真實深長惟筆太多恐反成汨沒也正淳所論誠為疎畧然恐辭或未盡其意耳

又

問答卷二十三

七

長沙除命再辭不獲尚有少疑未敢決為去計亦會足疾微動未容拜受且看旬日如何也所示疑義皆精密可喜已一一報去此亦有十數朋友然極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令熱看注解以通念為先而徐思其義只恐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畧有頭緒然却恐變秀才為學究又不濟事耳知約正父莊子相聚甚善前日亦已寄書約王父來官所修纂禮書是時雖未敢決赴長沙然已乞換小郡計必在江湖間也今若成為湖外之行當踐此約不知果如何也南康諸書後來頗復有所更改義理無窮儘看儘有恨此衰年來日無幾不能卒究其業正有望於諸賢而於其間如伯豐者尤未易得也正淳書來亦有意於衡嶺之遊甚幸其幸子耕久聞其病未得端的且喜向安也商伯所論恨間之晚然亦但恨語侵黃文叔彼馬那氣者亦不足恤矣

又

嘉始計不審誤為此來友事之後憂恐萬端旋復奉諱哀頌之餘惴惴尤甚寢驚夢愕便覺新頭穴胸已在面前矣以此百事不敢措意前月半後宣布吊恩始有復生之望方欲修召魂魄為所欲為則召命忽來不復可措手矣禮書又失此機會良可歎息奈何奈何今此之行亦止歸家俟祠請之報未知如何萬一須出自度亦豈能有補於時空得屑屑往來之議耳

又

久不聞問數因廬陵親舊問訊得吳漕書乃云已到而暫歸深以為念今承專使惠書得聞詳實殊以為慰也來書去住似未定而來人却云已卜近日迎侍之官如此則亦甚便不知定以幾時到官也楊子直為守呂子約劉季章許景陽皆可與遊糾

問答卷二十三

七

據程允夫官亦未滿尚得從容亦可樂也熹今夏一病幾死今幸少安然日苦內障左已不復見物右亦漸昏度更數月即不復可觀書矣辭職告老未得請而向來營議贍陵今聞議相先後者皆已行遣勢不容已前月末間已上章自劾寬恩容可追責言路決不相容旬日間當有所處但因此得遂鐫削便是得請他不致有所與矣南卿子耕見愛殊厚然告老乃向來病中危殆只從本州保明陳乞意謂朝廷意其已死必便依例降勅不謂乃爾再乞不遂今且休矣論事之傳却未敢發然亦臣子職分所當為自愧見義不明臨事無勇耳近報復爾計旬月間又須有一番行遣嶺海之間不落寞矣老拙或不免隨眾經由當得款會也孟子誤字後更點勘敢定近得正父書問告子上篇此天之所與我者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止方發

看信然不知此又何也諸疑義畧爲條析心目俱昏不能
有未安處更反覆之爲佳大學中庸近看得一過舊說亦多
草恨未得面論也

又

意惡避經年今乃得請私談少安皆朋友之助也但目愈昏不
復可觀書爲撓耳中間報去數條看得如何此間亦有十數欄
友往來講學前此多是看得文字不予細往往都不曾入心記
得所以不見曲折意味久之遂至一時忘却今不免且令熟看
若到一一記得字固分明則反覆誦數之間已粗得其意味矣
更能就此玩繹不置不患不精熟也入城曾見呂子約程允夫
許劉諸人否有所講論否此處劉丞去必便有的便回來幸
附數字詳及近況與爲學次第講論異同慰此馳想也

又

問答卷二十三

六

所示三條悉已疏去它未盡者後便幸續寄示旋得尤佳多則
擁併恐看得草草也正淳因書爲致意不知渠後來所進如何
此間朋友亦未見有穎脫不羣者而又外有他虞恐不能久相
聚也所望於伯豐者不淺更望於本原上益加涵養收歛之功
耳

又

熹老大亡狀自致人言爲朋友之羞尚賴寬恩得安田里然則
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示及疑義未及奉報但念
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侍者非是小事邇來
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鸛鳴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業
論明決明勝少見其此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願東於此加意須

是此處立得昭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又

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
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
章通注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於第四章決汝漢注曰
記者之誤不知如何

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
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爲非一筆文字矣

梁惠王上第三章楊氏謂自不遠農時至喪死無憾仁心仁
聞而已未及爲政故爲王道之始必大謂便民無憾決非但
有其心無其政者之所能致也恐當如集註云爲治之初法
制未備耳

此說是

問答卷二十三

九

仁者無敵楊氏曰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誰
與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必大謂楊說蓋自論仁
及之非正解此章之指楊氏蓋言仁之理如此孟子乃卽事
以言夫行仁之效與楊氏說小不同

亦是

梁惠王下第三章尹氏曰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之心用謀
也以小事大則狹隘而私一國必大謂二者所遇不同而應
之皆出於理之所當然其規模固有廣狹然其智者私於一
國則非畏天之旨矣仁智之辨當別有說

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樂是如此
若和分之則太王勾踐意思自不同也

第四章范氏曰若行王政雖明堂可以勿毀何況於雪宮必大謂若如范氏之說是明堂反不若雪宮之當存也恐未安明堂非諸侯所宜有故范說如此

公孫丑第二章程子評橫渠之言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如此必大謂程子意蓋謂即誠之體而明之用已著不待由此以至之也只我知言一句已盡者謂於天下之言既能盡識之則其心之無蔽者不可言而喻矣此誠即明之謂也程子意是如此但所引孟子之意不可曉姑闕之可也

明道曰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必大謂自上天之載至脩道之教皆一理也言氣者蓋又於此理之中即人之運用勇決者言之此氣一出正大之理即上天之載因人而著見者也

問答卷二十三

干

此說得之

伊川曰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別是一件事也此言天人一體凡人之所以爲皆天也如子之幹蠱乃以父母之體爲之豈得謂之吾有助於父母耶故曰凡言充塞云只是指而示之云耳亦得之

明道曰道有冲漠氣象此道字與義字相對蓋指其體而永及於川也冲漠云者益無朕可見之義

同上

伊川曰集衆義而生活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必大

謂非偶合一義遂可掩取其氣而有之也伊川之說疑當云非以義襲於外而取之義義有事與勿忘也義襲正之與助長也集義所生非特知氣之不可卒取而義內非外亦瞭然矣若夫義襲與告子之見也

同上

橫渠曰詖辭狗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監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呂氏以申韓爲詖馬遷之類爲淫楊墨夷惠爲邪莊周浮屠爲遁南軒以告子爲詖楊墨爲邪莊列爲淫遁今集註則以四者爲相因而無所分屬是異端必兼此四者而有之必大謂浮屠之言則詖淫邪遁之尤者然呂氏以夷惠爲邪恐未爲當

橫渠論釋氏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此語勝其他分析之說然未詳其相因之序而錯言之亦未盡善也

問答卷二十三

主

第五章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此等制度皆不可詳大抵邑居者必有廛稅市區亦應有之耳第六章伊川曰心生道也此謂天地之心而人得以爲心者蓋天地只是以生爲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謂有理而後有氣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此即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者也

得之

明道見顯道記問甚博曰賢可謂玩物喪志謝不覺身汗而亦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據謝之愧報謂之羞惡可也而以爲惻隱何哉蓋此雖爲羞惡之事而所以能爲羞惡者

乃自夫心之德愛之理發之此惻隱所以包四端

同上

明道曰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必大謂信者實有此仁義禮智而已至理元亨利貞也至於孟子所謂氣既口配義與道則是氣也似有體段形器之可言恐不與信之理同未知是否

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之言如此

公孫丑下第二章楊曰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則士於其時無適而非君也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周衰諸侯各擅其土也士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有不為臣之義必大謂不俟駕孟子蓋謂當仕有官職者其有不為臣之義者士之未嘗仕者也然亦有往役之義則亦無非臣也若如楊說則天下為

問答卷二十三

三

一之時士不復可遂其高而周衰列國之臣無委質之節矣此論得之近者程沙隨深詆王蠋忠臣不事兩君之言竊疑其言之失將啓萬世不忠之弊夫出疆載質乃士之不得已曾謂以是為常耶楚漢之間陳平猶得多心之請況平世乎

滕文公上第三章周人百畝而徹集註云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必大謂井田與溝洫之制不同而近時永嘉諸公及余正父皆謂鄉遂都鄙初無二制不知何以考之也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過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料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鄉遂都鄙田制不同周禮分明如近年所說只教畫在紙上亦畫不成如何行得且若如此則有田之家一處受田一處應役彼此交互難相統

一官司既難稽考民間易生弊病公私煩擾不可勝言聖人立法必不如此也

滕文公下第九章問退之讀墨篇如何伊川曰此篇意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足處又曰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見其言不知謹嚴故夫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為孔子者

伊川曰不能克已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必大嘗聞克已者乃所以復禮也伊川此言乃分為二事何耶

此等或有為而言如以事上接下而言忠恕也要之有病不可

便以為通論也

問答卷二十三

三

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也顏子潛龍勿用者也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豈可不以道自任以此論之則在孟子非當潛者矣而此乃以為不得已而用者豈橫渠猶以孟子為行未成者歟

孟子以時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且合向裏進步處橫渠此言極有未也

伊川上仁宗皇帝書有此意

離婁上第二章程子曰仁則一不仁則二必大疑此語猶所謂公則一私則萬殊之意

此說是

第十三章橫渠曰太公伯夷避紂皆不徒然及歸文王亦不

徒然一佐武王伐紂一諫武王伐紂皆不徒然必大謂二人之歸文王特以聞其善養老而已竊恐不爲此而出也亦是

第二十三章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可謂能格心者然其效乃遲之於三年之後是其初亦未遽格也孔孟於齊梁魯衛之君終不能改於其德後世若子房魏證亦近能格君者蓋亦幸遇二君之好謀能聽耳必大謂孟子之言理則然矣而未見其人也

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然後可責其效若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功矣張良之於漢祖乃智術相役魏證之於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二十七章仁之實義之實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以事

問答卷二十三

親爲仁事兄爲義何也蓋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卽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卽所謂偏言之者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以事其長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焉

此說是

第十二章橫渠曰不失其赤子之心求歸於嬰兒也此只是還淳反樸之意

橫渠此說恐非孟子本意

第十四章明道曰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必大觀顏子之學具體而微矣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開之說抑何謂耶上蔡亦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必大謂固帶挾固不足以適道然不勉學

者以存養踐行之實而遠以此爲務此曾點之學非顏子之學也

明道之語亦上蔡所記或恐須字是必然之意言既得則自有此驗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謂須要放開也曾點之胸懷灑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意擺脫使開也有意擺脫則亦不能得開而非所以爲曾點矣上蔡說恐不續密生病痛也

第十五章橫渠曰約者天下至精至微之理也然曰學者必先守其至約又曰不必待博學而後至于約其先固守于約也必大謂精微之理必問辨攻索而後得之決不容以徑造橫渠之說恐別有謂

未博學而先守約卽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要之言也

問答卷二十三

范氏於楊雄之說取舍不同恐楊氏之說爲當

楊說是

第十九章集注云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已字恐未瑩

已字只作本字爲佳

第二十章程子曰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上云文王望治而未之見下却云民由夫治而不知何也

望治之說恐不然

又曰泄邇忘遠謂遠邇之人人人事也而橫渠以祭祀嘗之又以不泄邇爲取紂之事乃有罪不敢赦之義恐牽合不如程子說

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信狎侮忽畧之意

橫渠云湯放桀惟有惡德而不敢放執中之難如是又曰帝臣不蔽執中也又曰執中者不爲退讓過越之事也其意蓋曰湯之事既未嘗越亦無所退讓以大公之心而行其所當然此其所以爲執中爾

橫渠之意應是如此孟子之意則未必然也

又曰不泄通不忘遠敬事也是不敢忽易之意否是無所不用其敬之意

程張皆以望道爲望治集注謂文王求道之切如此必大謂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姓堯舜猶以爲病文王之心卽此心也不知是否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

問答卷二十三

美

二十三章可以取必大謂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擇也

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

王彥輔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可以對死者也明道曰不然義無對

義不當偏與死對而可別與不義爲對

二十六章楊氏之說自相抵牾

楊氏類多如此疑其見之未明而精力亦有不逮處耳

又

必大鄉因楊氏謂舜自怨其不能盡孝以感動父母而以孟

子所以論小弁者辨之伏蒙批誨云程子亦以舜之怨與小弁不同更思之必大已悉尊意及以孟子二章讀之其敘愛之事與辨小弁之說其爲不同甚明二怨字之義非特不可並觀蓋小弁猶是人子之常情而舜之怨則盛德之事非常情所可及也

得之

必大於說中嘗疑舜象憂喜一段與孔子微服過宋事似不相類未詳伊川並舉而例言之意伏蒙批誨以孟子莫非命也一章之意推之則可見矣必大竊謂象雖不能殺舜然彼既有是心在舜豈得不爲之憂蓋必如是然後謂之盡道與孔子微服過宋事正相類苟付之於命而在我不自盡焉則與死於桎梏無以異矣

問答卷二十三

毛

莫非命也只說得微服過宋等舜之事乃是雖知其將殺已而不能自己其親愛之心亦是並行不悖處而其類自不同也聖人之於天道必大說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於例直伏蒙批誨云十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誣亦不爲例必大今試釋之曰仁之所施厚於父子義之所施盡於君臣禮之所施恭於賓主之際智之所施哲於賢否之辨聖人之所得全夫天理之粹若如此解固未爲例但似終費注脚餘旋之力又仁義禮智四字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

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

又

明道曰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

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又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說人性善是也伊川曰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以上不容說者是指天命本體對其稟賦在人者而言極本窮源者是就人所稟之正理對氣質之性為說此云繼之者善亦與通書所指不同乃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為善之意四端之正是也

仁之於父子一段兩嘗講教然終有未能安者近見錢判官文子以仁而施於父子宜相親愛以義而施於君臣宜相契合吾既有禮矣則賓主之際必然見答吾既有智矣則賢者之交必然見知以至德為聖人則保佑眷顧之休亦天道之所宜昭格者也而事乃有甚不然者姑舉聖人於天道言之堯湯之水旱孔孟之困窮是也夫是以謂之命然其在吾性

問答卷二十三

所當盡者初不可以自己如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類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如此解得聖人於天道一句與上四句頗順不知尊意以為如何

前輩有如此說者與集注之說亦不甚異但所謂命有內外之不同耳又智之於賢者若如此解即語勢倒而不順須如橫渠之說乃佳可更詳之

又

又聞攝事部幕想亦隨事有以及人但趨舍之決是乃舜驥之分不幸至此只有一刀兩段然須是自家著力非他人所能預也錄示子納往還書如所謂五氣之盛衰猶足為理義之消長亦是前輩自有此說今所援引乃是舉輕以明重無不可者不知子約何所疑也恐是不曾子細看上下文便只就此兩句上

論得失議論最怕如此不盡彼此之情而虛為是說說也又如說浩氣之體段即道義之流行此等語殊不可曉自此以下一

向勞攘此無他病只是心地不虛懸著特稟宿故為此所障而正理不待見前耳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還字還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

閑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實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孟子裏邊曾有一字說浩氣編禮直卿必已評道曲折祭禮編之體段即是道義之流行否編禮直卿必已評道曲折祭禮編來亦已畧定篇自今具別紙幸與寶之商量依此下手編定尋的便旋寄來容畧看過子細又免已成便與寶之商量却送去附八音疏便成全書也直卿所寄來喪禮用工甚勤但不合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全然不成片段又久不送來至十

問答卷二十三

分都了方寄到故不免從頭再整頓過一番方畧成文字此可以為戒也

祭禮

廟制一 以王制祭法等篇為首就廟制處凡若此類者皆附之自一篇以補經文之闕

特牲二 依冠昏禮附記及它書親切可證者

少牢三 同上

有司四 同上

祭義五 以本篇言士大夫之祭者為上諸篇似此者皆附之本篇中開有言天子諸侯禮處却移入祭統

九獻六 以大宗伯篇首言天子之禮及禮記中如此類者皆附其後如周禮禮人醢人司尊彝之屬正與禮運相表裏如禮記之義則春秋祭例

郊社七 以大宗伯記天神祭地祇之目為主凡諸書中言郊社者皆附之如皇王大紀中論郊社亦當收

入注

祭統八

以本篇言諸侯天子之神者爲主凡諸篇言郊廟祀饗之義者皆用其後篇內言士大夫之禮處即移在祭義篇內

或別立祭祀一篇凡統言祭禮如王制篇內一段周禮大宗伯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目及今禮記祭法篇但除去篇目數句入祭凡似此類者冠於廟制之前不注而逐篇本文再出者乃附注疏如何

王制乃通有夏商之法當爲首周禮次之禮記燔柴以下又次之此爲總括祭祀之禮而廟制以下各隨事爲篇明賤以及貴前數類皆然也

又

熹前日奉書說祭禮篇目內郊社篇中當附見逸禮中雷一條

問答卷二十三

三

此文散在月令注疏中今已折開不見本文次序然以中雷名篇必是以比章爲首今亦當以此爲首而戶龍門行以次繼之皆以注中所引爲經而疏爲注其首章即以逸禮中雷冠之庶幾後人見得古有此書書有此篇亦存羊之意也疏中有其篇名必是唐初其書尚在今遂不復見甚可嘆也

又

編禮有緒深以爲喜或有約便望早寄來心力日短目力日昏及今得之尚可用力但朋友星散不知竟能得見成書與否深可歎也再論浩氣語甚的當切中子約之病然猶未悟書來切恒不已不可爬梳雖已竭力告之恐未必能相信也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區區屬望之意蓋非他人之比但願更於所問深體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胸

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爲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類也寶之不及別書編禮想用功不輟煩爲致意也

答姜叔權 大中 鄧陽人

程子言性卽理也而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兩說正布發明而杈權所論乃欲有所優劣於其間則不惟未達邵子之意而於程子之語亦恐未極其蘊也方君所謂道者天之自然性者天之賦予萬物萬物稟而受之亦皆祖述先儒之舊蓋其實雖非二物而其名之異則有不可不分者且其下文有曰雖稟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爲天者初無餘欠則固未嘗判然以爲兩截也但其曰道體無爲人心有動則性與心字所主不同不可以此爲說耳如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郭郭乃爲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顯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

問答卷二十三

三

所謂識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之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爲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足矣舉一而三反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深窮理之熟然後能融會貫通以至於此今先立定限以爲不必盡窮於事物物之聞而直欲僥倖於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莽鹵滅裂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也

知仁爲愛之理則當知義爲宜之理矣蓋二者皆爲未發之本體而愛與宜者乃其用也今乃曰義者理之宜則以義爲本體之發也不幾於仁內義外之失乎又以仁爲性之全體則與方是所謂天理之統體者無一字不相似又以爲仁爲心體之流

行發見則與方君之流動發生之端緒皆以仁爲已發之用矣
又何足以相讓乎方君循其本循其用數語自無病而亦非之
恐未安也

又

所喻益見灑落甚慰所望但西銘之疑則恐未然橫渠之意直
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
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
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一本此下更有
一段今載卷尾

又

示喻日用工夫若論實下工夫處却使許多名字不著
須更趨要約而自然不害衆理之默契乃爲佳耳所論西銘名
虛而理實此語甚善蓋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

問答卷二十三

三

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一本此下更有
一段今載卷尾

又

所云既真實而又無妄卻意初不如此只是兩下互說夾持今
分明耳如云至公無我至公即是無我無我即是至公豈可言
既至公而又無我耶

又

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頃見其徒自說見處言語
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
張皇如此不已恐更有乖異事甚不便也長孺所見亦然但賢
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波資稟相屬故別生一種病病大
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正恐須且盡底放下令
胸中平實無此等奇特意思方是正當也

答汪長儒德輔 鄒陽人

道無方體性有神靈此語畧有意思但神靈二字非所以言性
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近世佛者所謂作用是性其失正墮於
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
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則爲未當耳今反議其不得胡子之意則
誤矣方君所云天地萬物以性而有性字蓋指天地萬物之理
而言是乃所謂太極者何不可之有天地雖大要是有形之物
其與人物之生雖有先後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則方君之言亦
未大失也而長孺亦非之過矣大抵長孺之性失於太快故冬
不盡彼此之情而語氣粗率無和平溫厚之意此又非但言語
枝葉之小病也

問答卷二十三

三

方君第二說只解易傳意畧有未當處其他所論首尾相救表
裏相資所得爲多長孺率然攻之而所以攻之之說乃不能出
乎方君之所言者若因其說還以自攻亦不知所以自解矣
且方君之語意溫厚詳審而長孺之詞氣輕易躁率以此而論
則其得失又有在也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性之四端所謂情也孟子
言之詳矣今曰仁義禮智性之四端則性又何物耶知方君流
動發生之端爲非而不自知仁義禮智爲四端之失何其工於
知人而拙於察己耶方君謂仁者天理之統體其統體字固有
病而指仁爲性則無失今并非之而又自爲之說曰若謂性生
處即是仁庶其近於程子之意則其失亦不異於流動發生之
云而與程子發處乃情之言大相反矣凡此更當深玩而後究
析之未可容易輕肆排抵也其論方君不當以當然之理爲義

則是而自謂欲處其當者為義則非其謂方君不當以見於外者為義則是而自謂理之始發於心者為仁則又非也

又

示論功夫長進深所欲閱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關始是真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畧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過擦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又

詳此二說長孺所論為近之然語言之間有未簡潔處大抵明道先生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為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叔權引援太廣反汨正意更宜相與評之大學定靜乃學者所得之次第本文意自分明與太極說中言聖人事者字雖偶同然指意迥別不當引以為證也

答汪長孺別紙

大學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二句章句注解新舊說不同

若如舊說則物格之後更無下功夫處向後許多經傳皆為剩語矣意恐不然故改之耳來說得之

此段下一本有問答舊說云云今裁卷尾

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天陽也氣也所以高也地陰也質也所以深也鬼神變化不測可謂幽矣然造化流

行昭著上下豈非顯耶

鬼幽神顯

程子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如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又曰如欲為孝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先生補經文乃只說窮其理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但用後一說耳不知如何

見得不容已處便是所以然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一物之理格即一事之知至固無在彼在此

謹終追遠注曰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德補恐此章止為化民不見有自為之意

謹終追遠自是人所當然不為化民而後為之也故已德厚而

不問答卷三十三

三

民德亦歸趣之雖不明言然味其間隱然有此意也

恭近於禮先生或問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恥辱德輔以為若如此則恭敬非其本心之自然矣又曰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自取恥辱德輔謂恭而過則有異在牀下之失而不近於禮若夫不及則謂之不恭矣又烏可責之近於禮哉

若說為恭者本不求遠恥辱則有子不必如此說而異在牀下失禮於人皆不足計矣此說偏蔽頗率非聖賢之意也又如後說則有子之意只防其過不憂其不及亦是此病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之言有善惡而讀者足以為勸戒非謂詩人為勸戒而作也但其言或顯或晦或偏或全不若此句之直截而該括無遺

射不主皮楊氏曰容節可習而能先生易容節二字爲中字不知如何一本可習而能下

楊氏大槩得之但云容節則是全不求中又非射之意也故因其詞而改此二字以補其闕耳

祖考之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祭之可以來格至於妻及外親則不知如何

但所當祭者其精神鬼無不感通蓋本皆從一原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門行人之所用有動靜作止故古人祀之不知然否

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王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雷兼統陰陽就一祀之中又自有

陰陽也

兩在故不測其義如何

神無所不在或陰或陽故曰兩在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注云

孝弟慈者家之所以齊也推之於國則所以事君事長使民

之道不外乎是故三行者修於家則三教者成於國矣詳經

之文與注之意蓋言事父與君之理一也事兄與長之理一

也慈幼與使衆之理一也能孝於父則人化其孝而知所以

事君能弟於兄則人化其弟而知所以事長能慈其幼則人

化其慈而知所以使衆故曰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又曰三行

者修於家則三教者成於國蓋上行下效感應之機自然而

然也然經文又引康誥如保赤子而云何也注曰此言慈

幼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衆亦猶是也蓋作經者又發明孝

弟慈人之本心有是三者舉斯加彼初無二致但舉慈幼一

端以見其理之實同而非指名齊家之人又推慈幼之心以

使衆也今考之或問乃有曰言此以明在上之人能推保赤

子之心以使衆至於教成於國而凡從政者皆以是爲心焉

民之不得其所非所患矣則似以爲齊家之人又能推保赤

子之心以使衆然後教成於國與前注三行修於家而三教

自成於國之說不同豈非或問自是發明推心之意不與前

注相關但教成二字偶用之耳不審然否

此說甚善書亦疑所解有未安者得此甚快而此問諸朋友說

多未合更俟商確也

問答卷二十三

答汪長孺

色斯之舉細詢曲折果未中節然事已往不足深念但當謹之

於後凡事審諦乃佳耳別紙所論殊不可曉既云識得八病遂

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

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

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

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

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虛心年意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

奇特庶幾可掬今又曰先作云工夫然後觀書此又轉見詭

詐多端一向走作矣更宜詳審不可容易也

答李叔文

憲到官之初首辱惠顧陳義甚高顧恨未及少欵而從者遽去

俄想追今向者妄以學職延致正欲借重賢德以化邑人不謂
滯留豫章未得歸視講席茲辱惠問良以嘆恨烹衰病抗拙不
堪俯仰前月已上祠請命下卽行矣代者石侯學行才力皆有
以過人者其爲政尤以教化爲先務異時來歸共圖所以發明
聖緒興起頽俗固爲未晚幸勿以今日之未暇而遽有所辭避
也周子書近思錄各一本納上暇日試深玩之餘惟珍重千萬
之懇

又

烹奉別忽許久每深嚮往之懷奉告獲聞比日清秋尊履萬福
爲慰秋試不得賢者爲重深以爲恨初見考官說恐在小勝中
既又不然殊不可曉葉學錄能誦首章遠過今所取者相與嘆
惜此正未足爲左右輕重也示諭知周文台意極知不當再三

問答卷二十三

三

煩瀆然恐向後米貴則此所出金亦自折閱耳已嘆法曹面懇
更望老兄左右之也郡中所釋不佳已聞之今亦一面作處置
更至仲冬不致遽壞卽無慮矣它論醇悉深荷留念當悉施行
放旱通計須及七分若還戶全損自不妨全放也何時入城冀
得款晤民間利害有聞願悉見告尤所深望也

又

烹杜門竊食貧病不足言但操存玩索之功雖不敢廢而未見
有以進於前日以是憂愧殆無以見朋友也白鹿知亦嘗一到
甚善其時每念嗜昔相與登臨遊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
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相望千里何時復得
從容反覆如往時耶更願益加持守之功以求義理之歸是所
願望一本此下有便速草草

又

盼及爲學次第甚慰所懷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
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纔不到此卽是自棄
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覿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
勇猛向前如服膺之藥以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求
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
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
卽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歎美之辭乃胡氏說大非孟子本意
今亦未須論但看孟子本說足矣此不是要解說性字蓋是要
理會此物善惡教自家信得及做得功夫不遲疑耳

答葉永卿

南康人

問答卷二十三

三

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喻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緼須
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遇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
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
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旨也又左方
自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自九十二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
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
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答都昌縣學諸生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伊川謂只此一事可師矣如此等
處學者極要理會若只認溫故而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
却氣象也伊川先生之意以溫故知新止是一事若謝先生
之言則以溫故知新猶言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
微非狗物踐迹者之所爲如是則氣象似不窄狹與伊川之

說不同未審孰是

伊川先生之意蓋以爲此事可師非人能此即可師也所謂只此一事者亦非謂溫故知新只是一事故其解又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則是以溫故知新爲二事而欲人之師此言耳然於文義有所未安謝說又失之過高要之此章正與學記所謂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者相對試更思之此下更行子貢問貧而無

起子者尙也詳觀諸先生說皆以謂禮果可後愚竊謂平者疑辭也禮後乎猶言禮不可後也故夫子曰起子若使子夏順從夫子之意則不可謂之起子未知是否

此章之說楊氏得之禮不可後者非是夫子言繪事後素而子夏於其言外發明禮後之意非但順從而已也

問答卷二十三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者何文也或曰以學文飾之未審是否

伊川先生云學文便是讀書然則詩書禮樂皆文也不但以爲飾而已也

子曰巧言令色詩取令儀令色何也

論語與詩入之意所指各異當玩繹其上下文意以求之不可只如此摘出一兩字看也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范氏謂武伯弱公室強私家得免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孔子告之如此尹氏謂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知以非義而遺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故范氏專爲武伯言尹氏則爲衆人言未知孰是

孟武伯固必有以遺其親之憂者如范氏之云則未可知也聖

人之言固必切於其人之身然亦未有衆人不可通行之理也義之與比伊川先生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直是不入或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否

義之與比但言惟義是從耳伊川先生似謂有義之人則親比之恐非文意然言義之與比則決不從不義可知如不及如探湯固是當然然此語意本寬未須看得如此迫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三年無改於父所行君子之道可也若其所行小人之道其亦三年無改乎適所以重父於不義孝子果如是乎

游尹之說得之可熟玩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論謂子貢多言之

問答卷二十三

人故以此告之未審是否

或當有此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異端者雜楊墨諸子百家而言之或曰攻治乎異端謂學而行之適所以害先王之正道也如斯而已乎言先王之正道不得行於世也或曰攻乎異端之學而不學焉其爲害先王之正道者已正而不作不能爲害先王之正道也未審孰是

伊川先生范氏說得之已字只是助辭不訓止也已正之正疑

觀過斯知仁矣過而知仁何也

伊川先生及尹氏說盡之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

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是夫子深知之也或曰夫子言不知以躋禧公爲魯諱也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明其知而不言雖然其說如此聖人之意深矣幸乞指教

此章呂氏說爲得之但云不可盡知則非此所云爲魯諱者恐不然又云明其知而不言則尤非所以言聖人之心矣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何也

前輩說射不主皮儀禮大射篇文爲力不同科者夫子解禮所以如此者爲人之力不同科故也此說得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侯先生曰古之學者非獨言之皆是實能踐履未能踐履而言之所以耻也或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間意同

問答卷二十三

聖

侯氏是矣所引子路事亦近之但不甚切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伊川先生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而明道先生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而吾夫子嘗曰行之以忠是除恕字也又曰其恕乎是除忠字也此一疑也又忠恕果可以盡一一果止於忠恕乎

此一段是論語中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宜詳味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也忠恕相爲用之外無餘事所以爲一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

何器也曰瑚璉也語錄云子貢問賜也何如如是自矜其長而孔子則以瑚璉之器答之者瑚璉施之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四方可使與賓客言也或者謂子貢因孔子許子賤以君子哉若人之語子貢意孔子不以君子許之而遂有賜也何如之問而孔子以瑚璉之器許之者是未許其爲君子也抑嘗問君子不器之說是以疑之

二說初不相妨但自矜其長意夫子不以君子許之之意則子貢不應若是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云語錄謂目欲色耳欲聲以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或曰思而不正不足以窒慾適所以害事思無邪如何

問答卷二十三

聖

思而不正是亦然而已矣思其理之是非可否則無不正云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云伊川言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者不與存焉此言顏子能反身所以有天下之至樂伊川又言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二說孰是

前說至矣後說非不善但恐看者不子細便入老佛去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云語錄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

思則爲善矣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楊先生尹先生皆言三則惑惑者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所思又不止三也

橫渠先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

孰謂微生高直云范氏曰是日是非日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微生高以直聞而夫子因乞醢知其不直夫審其所以養心者豈在大哉或者謂直無妄之謂也誠之一字由無妄入若微生高未至夫無妄所以如此若至誠則無他事矣未

知如何

無妄即誠由無妄入者非也此章之說范氏得之所以害其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爲痛切日用之間不可不常警省也

答都昌縣學諸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顓孫之倫也不仕於大夫亦不仕於諸侯以仲弓之賢猶爲季氏宰若顓孫者夫子之得邦家斯仕矣吾夫子言冉雍仁而不佞蓋冉雍亦顓孫之倫也閔子騫費宰冉雍爲季氏宰何也

問答卷二十三

語

君子之行不必盡同孟子之論夷惠伊尹可見然冉雍仁而不佞非夫子之言亦不可以此一句定其爲顓孫之倫也

十室之邑范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不誣人也不如丘之好學者不自誣也尹氏又云忠信實也人誰無實乎

注疏之讀恐不成文理蓋其意以爲夫子不應自謂人不如己蓋不察夫聖人而自處以好學爲恥已甚矣范氏誣人自誣之說亦是贅語尹氏人誰無實亦非是此蓋言美實人或有的耳仲弓問子桑伯子敬事而信矣而仲弓之言有以契吾夫子之心是以其言爲然

居敬之敬與敬事之敬不同試更思之大凡讀書只可以義理求聖賢之意切忌如此牽合說了便無餘味使人不長進

子游爲武城宰謝先生言未嘗至於鄧室蓋其意不爲溫室

以媚悅人或者謂濫臺簡易正大之人也謝說得之矣

誠明二事當熟玩味其氣象不可只如此說過無益於學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明道先生曰好之者如遊他人之園園樂之者則已物耳或者謂此理惟顓孫子好學不改其樂得之矣

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者爲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已分有得力處只如此引證殊無益也

樊遲問知樊遲之問一也而夫子對之不同何也

孔門問同答異者多樊遲三問仁再問智答之皆不同必有說矣然且當道處理會今有歸著即自然見得所答不同之意今不曉其逐段指意而遽欲論其異同既於已分無益亦終不得

問答卷二十三

聖

聖人之意也

天厭之伊川既言猶天喪予矣語錄又言天厭吾道或人明從語錄之說是夫子有怨天之意學者疑之

天喪予即與天厭吾道無異不容是此而非彼然此章之義恐只合從古注說及范說

述而不作夫子自比於老彭不言他事而止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言古人猶不作猶好古推而上之是否人行事未嘗無所本也

夫子非是要自比老彭而稱此二事蓋自言其有此二事似老彭耳推而上之以下云云恐本無此意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范先生曰仁唯克己復禮無欲者能之苟有願乎其外不足以爲仁故非三子所及也或者謂子路

冉有公西華非不仁也蓋吾夫子不輕以仁字人亦不輕以不仁絕人故於三子爲不知其仁唯宰子爲不仁者孝弟爲仁之本既短喪矣孝安在哉是本不立不仁孰甚焉

當從范氏之說不輕與絕之說亦未端的宰子不仁若無孝弟爲仁之本一句却如何說大凡說書求義須就實事上看出道理來方有得力處若如此引證要作何用

答白鹿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飄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籍及建昌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久遠故事矣三大本就卓上爲成既舉卽拭去今無復可得既已刻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就脩卽就本脩去不可卽復磨去亦無緊要用處也諸生今幾人想時討論益有緒山中閒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

問答卷二十三

四

若領袖諸賢同心唱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胸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羣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考異

答吳伯豐

於公子糾云一作

管仲於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其輔

之非義故也故聖人不以責若子路之事孔惺蓋亦不

得謂之正者結纓之死不傷勇否必大竊謂子路之失在

不合仕於孔惺耳既食其祿必死其難可也事不審於其

始而臨難始爲去就乃曰吾於此云

答姜叔權

正謂此也此下問與長孺俱爲廬阜之行甚喜渠

亦以爲叔權於此不免過疑然其爲說又似草草未足以釋賢者之所疑也向來所論方君之說有未盡者具於長

孺書中計必見之更有可論無惜痛恨反覆彼此有得也

可疆假耶此下方賓王之說昨日方得答之今錄去有未

安處却幸喻及沙隨孟子已領文義考證間尚有少疑處

臨行冗甚未暇條析前途稍暇當具出託爲宛轉求教也

答汪長孺別紙來說得之一此後有舊說靜以爲心不妄動而

今改之者蓋心雖不可妄動然動之以正者則不能無而

不妄動三字包靜字不過今日不外馳則心常在腔子裏

而靜意可見矣

得之

答都昌縣學諸生試更思之一此後于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

驕孔子謂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而子貢引詩云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而孔子卽以始可與言詩與之子夏問巧笑

問答卷二十三

四

七

倩兮美目盼兮而夫子答之以繪事後素子夏因有禮後

乎之對夫子不惟以可與言詩與之且日起子者云

示喻爲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說亦已見令叔書中矣願更詳之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讀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稍弄得無救殺只成得杜撰也合而已至於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願試思之如何

又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已人人知已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耶不知聖賢辨異論開邪說如此之嚴者是爲欲人人同已人人知已而發耶抑亦在我未能無瑕而猶有待於言語辨說耶今者紛紛正爲論易西銘而發雖未免爲失言之過然未嘗以此爲悔也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衡州之去爲有選近政不須濫自懲創便相學不說話也

又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

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書中所喻衡州數句爲已之意雖切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

又

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亦須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耶

又

見喻舊見不甚分明更欲別作家計未知底裏果是如何但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免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即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君舉春間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不曉得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數可數

又

所論爲學之意甚善初蓋不能不以爲疑今得如此甚慰意也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既陷於一偏而不可拯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趣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亡耶平父相處覺得如何似亦未有箇立脚處也因書更勸勉之

答劉仲升

別紙所示平章議論殊不可曉恐不至如此之謬却是仲升聽得不分明記得不予細語脉關轉却他不意不然則真非吾之所敢知矣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但務存養者即不免有支離昏

情之病欲法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踴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脉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割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季章意思正是如此若只解義有差下字不穩猶未爲滋害却是人心道心思理思事等說大段害事若如其言卽是四端之發皆屬人心而頑然不動者方是道心所謂格物者只是分別動與不動而不復計其動之是否矣此於體道之要入德之門皆有所妨決然不是道理無疑但如仲升則又墮在支離昏惰之域而所以攻彼者未必皆當於理彼等所以不服亦不可不自警省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功夫凡一念慮一動作

問答卷二十四

便須著實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子細辨別勇猛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當如此批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所論語孟兩條亦似未安此等處且玩索見在意趣不須如此立說枉費心力也

又

所喻玩味見成義理甚善然亦須就自己分上體當方見真實意味也顏子之樂原應之問此等處說時各是一義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阻歸便自然快活自無克伐怨欲之根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但未知仲升平日所用功夫如何耳此不可不勉也

答劉季章 廬陵人

劉袁州不謂遂止於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紀其家

者不以生死從道二其心不勝嘆服蓋見袁州之知人交道之不污也更望始終此志使其後人有以承繼前人之志千萬之幸也文會規模只如舊耶或有小改易也此問朋友只令專一自看一書有疑問處却與商量似却不枉費功夫然亦未見卓然可望者殊可慮也

又

賢者比來爲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著心胸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已所以心意急迫而埋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嘉桂林之行辭免未報未知竟如何此間有數士友講學方就緒從官未必有益若得免行成就得一二學者非小事也

又

問答卷二十四

講會想仍舊專看何書此書附廬陵葉尉渠此中人時有往來之便有疑可講不待面諭但覺得季章意思急迫不寬平務高不務切而不肯平心實看道理只此意思亦殊礙人知見也

又

嘉去歲入都不能兩月略無報効罷遣而歸深以自愧今幸復得副郡杜門養病足以待盡無足言者但衰病愈甚左目已盲其右亦昏此數日來幾全不見物矣淡欲整頓舊書而病愈如此則所謂有補於將來者亦不復可期矣

又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

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縈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又

辱書知所苦向安已可行坐深以為慰比來想疆健勝前矣然計亦不能無廢書冊之功但齋居謹疾當亦自有用心處也嘉衰朽杜門無足言者但精神昏憊益甚於前雖不敢廢書然度不復能有長進矣外事絕不敢掛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脚不住况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方來應是難準擬也可慮可慮

又

曾再到晉輔處否後生知所趣向亦不易得且勉與成就之令

問答卷二十四

五

算裏著實做工夫為佳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功夫意思比舊如何無疑亦久不得信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趣鄉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絕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却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漢可歎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淡為可喜烹則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淡計但恨為學未付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又

王晉輔求其專人銘文久已辭舌何敢為此以其再來不免題其行狀之後少答其意又慮其便欲刊刻流布則大不便已

作書力戒之矣渠又說欲得鄙文編次綴木此雖未必果然亦不可有此聲恐渠後生未更事不識時勢不知此是大禍之機或致脫疎書中又不敢淡說恐欲益而愈章敢煩為痛說此利害當此時節只得杜門讀書潛形匿迹豈可為此喧譁以自取禍耶兄如老拙蹤迹又比仁里諸賢事體不同彼或可言而此但當然其理勢下難曉也只如今所題跋亦切不可便將出與人看又刻石鐫板二事并望痛為止之千萬至懇至懇此杜元凱所謂既作之後又復隱諱以避患者固為可笑然亦以子約之故無以答其意而浸淫至此全藉賢者相與致力遏其橫流千萬幸也

又

郊需已行不知繁細諸人果得及雞竿下坐否所論配義與道

問答卷二十四

六

其說甚當所以孟子下文便言是集義所生者此正如來喻之意也但子約終看不透殊不可曉前日已為極力言之不知其信得及否也

又

省闈不合浩然西歸無愧於心所得多矣甚贊甚賀公度近亦得書自是不肯求去致得如此如近日王與之龜齡之子雷季仲陳和父皆以力請得去又何嘗有人苦留之也潘友文者近亦遭逐正與公度事體一般此輩進不能為君子退不能為小人不與人出氣令人憤悶也子約想時相聚渠近書來頗能向爽用力然亦有小未善已為詳說久之必自見得也景陽前此已嘗附書今不暇再作頗為致意近日日昏今日又加手痛作字頗費力也承就文義事物上設功夫甚善然讀書且要虛心平

氣隨他文義體當不可先立已意作勢硬說只成杜撰不見聖賢本意也

又

晉輔亦開敏有志趣不易得但涉學尚淺志氣輕率須痛與切磋磨為佳耳大學中庸看得如何大學近修改一兩處且夕須就板改定斷手即奉寄也此閱邸狀府論似淺平榛中婉挺稍稍引去但恐主人意不堅牢或有反覆即其禍愈甚耳

又

烹今年之病發作雖輕而日月甚久又氣體衰乏精神昏耗大與常年不同亦是年紀催促理應如此不足為怪但恨平生功夫只到此地頭前面地步有餘而日月有限又不得與朋友之賢者相聚日夕切磋恐此意思一旦斷絕更為後賢之憂耳劉

問答卷二十四

七

五十哥且得如此撩撥結束向後事不可知但願前人遺德有以誘其衷者庶幾可望於後耳言之令人於邑短氣也時論靜作伯常子壽事後又有舊爭之激其黨稍違忤者已不能容旦夕必更有一番變動觀聽底事以扶國是覺得懷懷未知所稅駕處但朋友來者無可拒之理得早行遣了亦是一事收殺也子約幸逢寬恩且得有北歸之漸其實高安窮僻無朋友過從之益書疏往來之便却未必得如廬陵也益公寄惠六一集纂次警正之功勤亦至矣古人所謂後世子孫者信非虛語然亦正自難遇耳

又

讀書只隨書文訓釋玩味意自淺長今人却是背却經文橫生它說所以枉費工夫不見長進來喻似已覺此病者更望勉旃

千萬之望然又當以草略苟且為戒所謂隨看便起是非之心此句最說著讀書之病蓋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後說畫自家便尋夜底道理反之各說一邊互相遮閃更無了期今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

又

烹不免果如所料餘年無幾區區舊學足以自娛不能澆以為念也若後段則安能保其必無耶所示五條各已附以已意大抵來喻於事理情實多是不曾究竟而專以輕重深淺為言故不親切更以此意推類求之則可見矣

未盡善也注云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故其實有不同者某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然其至焉則一而已使武王於反之之後猶有未盡查滓至於感格發露著於樂聲則

問答卷二十四

八

其所反之工夫必有未盡之處矣一本此下更有一段今附卷尾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

今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固非不仁者之所能為聖人特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今因夫子之不許其仁而遂疑二子之忠清未必皆出於理之所當然而猶未免乎怨悔之私則聖人之所以許之者亦有不盡之意矣一本此下有一段今附卷尾

二子忠清而未盡常理故但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為仁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若不知此看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此須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未易如此草草說過也

然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注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然則彼所謂夫子既聖之論豈非極至歟詳本文之意說得雖輕然如此解得又似太過如何

正爲合若聖與仁一段看見得不厭不倦非極至處然夫子之不厭不倦又須與衆人不同故子貢公西華皆有云云之說可更詳之

未可與權集註之末有云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某竊謂天下之事只有一箇理所重

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嫂溺之時只合援之以手雖出於

急遽不得已之爲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開

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

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卽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有不容無

問答卷二十四

九

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別却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

已

膚受之愬不行焉注云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

詳而發之暴矣某竊恐解得言詞太峻人非昏暴之甚亦未

遽至此而乃云因子張之失而告之不惟形容得子張太過

且言外求意亦非解經之體如何亦未一本

且論事理還是如此與否不須疑伯舛忤子張也

又

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

無疑事卽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

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

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

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

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

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

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

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它

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

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想之如何

又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

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

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

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向聞餘論似多以利

問答卷二十四

十

隨義而言今細思之恐意脉中帶得偏僻病患試更思之如何

又

近得益公書間且寓音輔家甚善所欲改字已別報去前書竟

未得下落也文集之議當已罷止此實於彼無益而於此不便

衰老扶病如此又豈能更去廣南行脚耶千萬力爲止之更勉

其著實爲學勿爲此等慕名徇外之事方是吾人氣象也來前

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

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若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淺長不

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前與無疑書亦有心講論曾見之

否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它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

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閑說耳大率江西人尚氣不

肯聽人後此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這些理會

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攔却疎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已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用前後一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因見無疑可由此紙大家評量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底心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如於雅意尚未有契可更因書極論勿遽罷休乃所望也

又

熹再啓病愈甚遇寒尤劇如今日則全然轉動不得藥餌雖

問答卷二十四

上

不敢廢然未必能取效姑復任之無計可爲也所喻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却不然者以此分疎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况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疎耳又謂湖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貴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它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卽寄去王晉輔好且勸它莫管它人是非

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家道理分明是爲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憂閑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賴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浚矯揉之乃爲佳耳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

又

熹歲前得益公書報吳伯豐病瘡甚危適得子約書乃聞其計浚爲傷痛近年朋友讀書講學如此君者絕不易得此爲可惜不但交遊之私情也聞後事浚荷老兄與無疑周全之足見朋友之義

又

熹今春大病幾不能起今幸小康然尚未能平步也初意若得

問答卷二十四

上

未死且當屏棄書冊虛心待盡今又覺不能頓爾捐去亦苦頭緒太多不是老年活計徐當以漸節減也益公清健可喜近答其書論范文正公墓碑事以病草草今始能究其說然自覺語言有過當處不知能不相怪否也伯豐初亦不知其能自植立如此但見其於議論辦得下功剖析通貫非一時諸人所及心固期以達之不謂乃止於此殊可惜惜今承來喻又得聞其後來所守之堅此尤不易吾道不幸遂失此人餘子紛紛纔有毛髮利害便章皇失措進退無門亦何足爲軒輊耶疾少間亦可漸理舊聞向前進步否博文約禮不可偏廢雖孔子之教顏氏之學不過是此二事更惟勉旃乃所深望也

又

熹今年一病狼狽入夏方粗可支吾但衰憊殊甚講貫之樂已

一二朋友在此訓導諸孫時時整頓得舊書誦誦間有差誤而已禮書四散未得會聚參校其它亦更有合料理文字覺得精力不逮皆不復敢萌意矣賢者作何功夫因書幸及一二

又

禮書此數日來方得下手已整頓得十餘篇但無人抄寫爲撓蓋可借人處皆畏僞學之汚染而不肯借其力可以相助者又皆在遠而不副近急不免雇人寫但資用不饒無以奉此費耳

又

益公處所懇是先人墓碑幸垂念但行狀它人未見之更告爲言及得不示外人爲幸也又前書求精舍大字及呈一二文字語次幸并扣之大字願早拜賜鄙文幸痛拮擣也

答許景陽 子泰 同安人

問答卷二十四

三

一別十年彼此皆非復往時矣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太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唯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之說似亦未必然嘗謂夫子此機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喻則夫子方是教它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也此等處且宜盡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也

與陳伯堅

沙縣寄到新刻黃沈文字畫精神非桂本之比此書流傳足使世之聲言者有所警覺稍知觸淨非小補也但恐本本或不附

久耳環學記文鄒拙不足有所發明亦緣韓兄將滿方遣人來恐其代去匆匆草成不能滿意耳垂諭舊書云淡槐率爾當時之言蓋亦有爲而發以今觀之學者但當淡窮聖經使其反之於心而安攻之於經而合驗之於外而可行即彼之妄言一覽便破矣若未到此達欲窮之恐如河南夫子所謂未必能窮而已化爲釋氏矣愚見如此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胡季隨近到此數日明敏有志甚可喜也

答胡季履 大乳 五峯先生宏之子崇安人家長沙

問答卷二十四

四

向來雖幸一見然忽忽於今已二十餘年矣時於朋友間得窺佳句足以見所存之一二碩未得會面爲歉耳今承惠問荷意良勤區區每患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又或驚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輕每念聖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意其必有非苟然者恨不得與賢者共詳之也季隨明敏朋友中少見其比自惟衰頹豈足以副其遠來之意然亦不敢虛也歸日當相與講之有所未安却望見告得以反復爲幸昆仲家學門庭非它人比而區區所望又特在於其實而不在于名願有以深察此意也

答胡季隨 大時

易傳平淡縝密極好看然亦極難看大抵講學須先有一人頭處方好下工夫昨見文叔處所錄近文恐看得文字未子細無意味也不必遠求但看知言是下多少工夫不如如此散漫泛說無歸宿也龜山易舊亦有寫本此便不甚的未暇檢尋奉寄不知詹丈所舉不同者何事因風詳論此等處正好商榷也進理

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等是非理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功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戒也

又

烹杜門表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已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也易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本指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有益不必更雜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且看程傳道理却不錯也所論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為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

問答卷二十四

五

不可曉既曰文定讀春秋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它書少日已嘗反復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泛讀耶若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汎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決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涉獵無根也前書鄙論更望熟究其說雖陋然却是三四十身所親歷今日粗於文義不至大段差錯之故恐非一旦卒然立論所可破也若如來論不能俟其徹頭徹尾乃是欲速好徑之尤此不可不淡省而痛革之也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

之南軒文集方編得畧就便可刊行最好是奏議文字及往還書中論時事處確實痛切今却未敢編入異時當以奏議自作一書而附論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耳

又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詩六義本文極明白而自注疏以來汨之如將已理之絲重加紮亂近世諸老先生亦殊不覺不知何故如此中間有答潘恭叔問說此甚詳可更扣之當見曲折蓋不如此即六義之名無所用之當時自不必分別祇益紛拏無補於事也近修詩說別有一段今錄去大槩亦與前說相似恐

問答卷二十四

六

或可參照耳學問大頭緒固要商量而似此枝節合理會者亦不為少未得面論徒增耿耿

又

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覆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尚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其說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即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辨說而思已過半矣恭叔所論似是見熹舊說而有此疑疑得大槩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舊說誠為有病後來多已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妄緊處亦如無妄加

云端於無聲神於無形非謂所有聞見處却可圖焉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謂兩字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微最是緊切尤不可不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此處暑如提揭便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繼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貽不聞為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粗瞞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又季隨云純熟未易言也此語恐有病蓋季隨意問常說工夫極至之地

問答卷二十四

七

窮高極遠決然是不可到如中間嘉說讀書須是精熟季隨便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精熟今豈易及亦是此意夫謂功夫極至之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矜已之獨能知此而以它人為不知也以為人不可到則是已亦甘自處於不能也如此則此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若有間然其實亦無以大相遠矣不除此病竊恐百事放倒都不到頭非是小失幸淺省而痛矯之也又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圖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伯壽下一見字已是病季隨又更節上生枝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是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知見得要作何用為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

乎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精恐徒紛擾無所補於聞道入德之效也其它小節各具於所示本條之下幸更與諸君詳評之也

又

戒懼者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戒懼所以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當此之時故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還人欲也已發之後蓋指已發之時對未發而言故云已發之後不知經意與日用之工是如此否友恭字恭叔

此說甚善

惟能加涵養之功則自然有省察之實周楷伯齊

此說好然說未透

戒懼乃所以慎獨也涵養省察之際皆所當然未發之前不

問答卷二十四

末

容若力只當下涵養工夫來教得之省察於已發之時此句之病恭叔已言之矣正所以有天理遏人欲也恐不可分作兩事說則不害於相通作一事說則重複矣不可分中却要見得不可不分處若是全不可分中庸何故重複說作兩節已發之後立語自覺未穩今欲改作欲發之時然欲發即不屬靜不屬動又欲改作已發之初友恭作欲發是但亦不是欲發時節別換一心來省察他只是此箇全體戒懼底略更開眼耳

戒謹恐懼慎獨統而言之雖只是道都是涵養工夫分而言之則各有所指獨云者它人不知已所獨知之時正友恭所謂已發之初者不貽不聞即是未發之前未發之前無一毫私意之雜此處無是作只是存天理而已未說到遏人欲處

已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是而分此處不放過即是過人欲天理之存有不待言者如此分說自見端的

此說分得好然又須見不可分處如兵家攻守相似各是一事而實相爲用也

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

此數句是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若就聖人言之聖人能致中和則天高地下萬物莫不得其所如風雨不時山夷谷堙皆天地不位萌者折胎者闕皆萬物不育就吾身言之若能於致字用工則俯仰無愧一身之間自然和暢矣

此說甚實

問答卷二十四

九

極其中則大經正大本立而上下位矣極其和則事事物物各得其宜而萬物育矣一之

此只說得前一截若聖人不得位便只得如此其理亦無虧欠但事上有不足爾

如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恭叔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亦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

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

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

省察於欲發之時平日工夫不至而欲臨時下手不亦晚乎

大時

若如此說則是臨時都不照管不知平日又如何做工夫也

竊謂操存涵養乃修身之根本學者操存涵養便是未發之前工夫在其中矣凡省察於已發正所以求不失其操存涵養者也學者於是二者不可缺一然操存涵養乃其本也諸友互相點檢多得之然却不曾推出所謂根本故論未發之前者竟歸於茫然無着力處或欲推於欲發之初省察則又似略平日之素或兼涵養省察言之者又似鶴突包籠

此一段差勝然亦未有的當見處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率性之謂道也定

問答卷二十四

二十

詳程先生說率性文義恐不如此

未發之時能體所謂中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則發而中節始可言矣而中和未易識也

未發之前纔要體所謂中則已是發矣此說已差又發而中節方謂之和全曰得所謂和然後發而中節亦似顛倒說了記得龜山似有此意恐亦誤矣中和未易識亦是嚇人此論者實做處不論難識易識也

又

所示問答皆極詳矣然似皆未嘗精思實踐而多出於一時率然之言故紛紛繳繞而卒無定說也夫謂未發之前不可着力者本謂不可於此探討尋求也則固無害於涵養之說謂當涵養者本謂無事之時常有存主也則固無害於平日涵養之說

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謂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以意觀之凡此數條本無甚異普學者觀之自有以見其不可偏廢不至如此紛紜競辨也細看其間却有一段名之說得平正的確頗中諸說之病不知曾細攷之否

又

彼中議論大畧有三種病一是高二是遠三是煩碎以此之故都離却本文說來說去都不記得元是說甚底但能放低著實依本分依次序做工夫久久自當去此病也

又

南軒集誤字已為檢勘今却附還其間空字向來固已直書尤

問答卷二十四

三

延之見之以為無益而實怨不若刊去今亦不必補後人讀之自當默喻也但序文後段若欲刪去即不成文字兼此書誤本之傳不但書坊而已黃州印本亦多有舊來文字不准無益而反為累若不如說破將來必起學者之疑故區區特詳言之其意極為懇到不知何所惡而欲去之耶且世之所責乎南軒之文者以其發明義理之精而非以其文詞之富也今乃不問其得失是非而唯務多取又欲刪去序文緊切意思竊恐未免乎世俗之見而非南軒所以望乎後學之意試更思之若必欲盡收其文則此序意不相當自不必用須別作一序以破此序之說乃可耳若改而用之非惟熹以為不然南軒有靈亦必憤歎於泉下也久不聞講論之益漢以懷想前日諸賢相繼逝去後來未有接續所望於季隨實不勝其慙慙今觀此事竊疑其

用力之不篤也更願勉旃以副所望千萬千萬至扣至扣

又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經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又

熹衰病之餘幸安祠祿誤思起廢非所克堪已力懇辭未知可得與否自度庠殘決是不堪繁劇又况蹤跡孤危恐亦無以行

問答卷二十四

三

其職業後日別致紛紛又如衡陽轉動不得出門一步更須審處也但今年病軀衰瘁殊甚秋中又有哭女之悲轉覺不可支吾矣目昏不能多看文字閑中却覺得道理分明向來諸書隨時修改似亦有長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討論也易書刊行者只是編出象數大略向亦以一本晚叔綱計必見之今乃聞其有亡奴之厄計此必亦已失去矣別往一本并南軒集幸收之也所喻克己之學此意甚佳但云藉此排之似是未得用工要領處近讀知言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為放矣此處固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為仁由已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性其情乃王輔嗣語而伊洛用之亦曰以性之理節其情而不一之於流動之域耳以意進志而不以詞害焉似亦無害也不遷

怒當如二先生說無可疑者不貳過亦唯程張得之而橫渠所謂歎於己者不使萌於再語尤精約也宋濂所委記文星欲爲之而夏秋以來一向爲女子病勢驚人不得措詞兼觀其所喻爲教者不過舉子事業亦有難措詞者故因循至此今病方小愈未堪思慮勢當小須後也因邵武便草草布此復託象之致之目昏未能它及惟以時進德自愛爲禱大抵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又

閑中時有朋友遠來講學其間亦有一二可告語者此道之傳庶幾未至斷絕獨恨相望之遠不得聚首盡情振論以求真是之歸尚此恨恨耳君舉先未相識近復得書其徒亦有來此者折其議論多所未安最是不務切已惡行直道尤爲大害不知講論之間頗亦及此否王氏中說最是渠輩所尊信依倣以爲邪目者不知所論者云何復良之說則程子已盡之不知別有何疑因書須詳及之乃可下語也

又

前書諸論讀之惘然幸陸學有家傳又從南軒之久何故於此等處尚更有疑向見意思大段寬緩而讀書不務精熟常疑久遠無入頭處必爲浮說所動今乃果然良復之義正當思惟方見親切別紙諸疑正當解釋方得分明今乃曰才涉思惟便不親切又云非不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却要如何下工夫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徇彼自欺之浮說耶來書識項

平父出入師友之間不爲不久而無所得愚亦恐賢者之不見其曉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澤省察且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近思等書子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荆門皇極說曾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君舉素對上問以讀書之法不知其對云何也

又

學者問曰延平先生語錄有曰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打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其泥滓漸漸消去又云靜坐時收拾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處著理會又云學者未祛處只求諸心思索有窒礙處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

問答卷二十四

五

又云大凡只於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又引上蔡語云凡事必有根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又云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功兼亦是養心之要觀此數說實是聖賢用工緊要處但其間有一段云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水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竊恐所謂灑然水釋凍解處必於理皆透徹而所知極其精妙方能爾也學者既未能爾又不可以惡追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厭以坐其自得如能顯然免於尤悔其工力亦可進矣若直以爲不足道恐太甚也大時答曰所謂灑然水釋凍解只是通透灑落之意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然則讀書爲學皆通透灑落而道理易進持守亦有味矣若能

苟免顯然悔尤則途之人亦能之誠不足爲學者道也且其能苟免顯然悔尤則胸中之所潛藏隱伏者固不爲少而亦不足以言學矣

此一條嘗以示諸朋友有輔漢卿者下語云灑然冰解凍釋是功夫到後疑情剝落知無不至處知至則意誠而自無私欲之萌不但無形顯之過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著力過捺苟免顯然悔尤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四出矣今日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強著力做得今湖南學者所云不可以急追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厭而俟其有得未爲不是但欠窮理一節工夫耳答者乃云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却是不原其本而強欲做此模樣殊不知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已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

問答卷二十四

五

學者問曰遺書曰須是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脚方得恐大其心胸時却無收斂縝密底意思則如何大時答曰心目不可不開濶工夫不可不縝密答語無病然不知如何也得開濶

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於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於矜持亦不妨也大時答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爲問蓋嘗答之曰敬是治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有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有證亦除矣

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有證此兩句文意齟齬不相相應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它病之說原其所因蓋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病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有諸中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直內則外必方至論釋氏之學則謂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似以敬義內外爲兩事矣竊謂釋氏之學亦未有能敬以直內若有此則吾儒之所謂必有事焉者自不容去之也大時答曰前一段其意之所重在有諸中必形諸外上後一段其意之所重在義以方外上且謂其敬以直內上則有之味有之二字則非遽許之以爲與吾儒之學所謂敬者便可同日而語矣

問答卷二十四

五

遺書說釋氏有直內無方外者是游定夫所記恐有差誤東見錄中別有一段說既無方外則其直內者豈有是也語意始圓可細攷之未可如此遽然批判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釋氏無實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又却有曰釋氏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竊謂既無實惟見一偏則其學皆憑虛鑿空無依據矣安可謂其到止處而責之以有用有禮義乎大時答曰釋氏曰止安知止乎此以吾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此止字就其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

答語甚善論程子說釋氏不知止是以吾學所謂止者而言學者問曰遺書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做所謂識心

見性是已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竊謂此一段事釋氏固無之然所謂識心見性恐亦與孟子盡心知性不同盡心者物格知至積習貫通盡得此生生無窮之體故知性之稟於天者蓋無不具也釋氏不立文字一起直入恐未能盡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大時答曰釋氏云識心見性與孟子之盡心知性固是不同彼所謂識心見性之云蓋亦就其學而言之爾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之云所以甚言吾學與釋氏不同也

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實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它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

問答卷二十四

毛

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學者問曰遺書曰學者所貴問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竊謂執經而問雖止於廣聞見而已須精深究此而後道由是而可得也不然恐未免於說空說悟之弊矣大時答曰所謂學者所貴問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蓋為尋行數墨而無所發明者設而來喻之云謂必須深究乎此然後可以問道則亦俱墮於一偏矣

執經而問者知為已則所以問道者不外乎此不然則雖六經皆通亦但為廣聞見而已問者似有此意然見得未分明故說不出答者之云却似無干涉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養然後可立趨獨窮謂學者必須先審其趨嚮而後根本可培養不然恐無人頭處大時

答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嚮猶作室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先立根本後立趨嚮即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後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於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

敬是疎然如有所畏之意誠是真實無妄之名意思不同誠而後能敬者意誠而後心正也敬而後能誠者意雖未誠而能常有畏則當不敢自欺而進於誠矣此程子之意也問者略見此意而不能達之於言答者却答不著

問答卷二十四

天

學者問曰遺書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學者能日用間常切操存則可漸無此患矣大時答曰其中充實則其外無罅隙矣

外面只有些罅隙便走了此語分明不須註解只要時時將來提撕便喚得主人公常在常覺也

學者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五峯有曰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向來朋友中有疑此說謂靜必有動然其動未有不感於物所謂性之欲者恐指已發而不可無者為言若以為人欲則性中無此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為言昧天性而歸於凡愚何也大時答曰按本語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理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曰知曰察曰昧其辨了然矣

今既不察乎此而反其語而言乃以感物而動為昧天性者失其旨矣學者又曰曰知曰察曰昧其辨固了然但都憲猶有未安者感物而動商樂記曰止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利未嘗有聖人君子凡愚之分通與節之說今五峯乃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是不以感物而動為得也更望垂誨大時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者性之欲也物格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於物也人化於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觀其下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為不可易矣且味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亦有何好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為之說以主張之乎程子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便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箇物來感於此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又曰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總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則便自不出來也以此四條之所論者而推之益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者不必曲為之說以主張之矣湘山詩云聖人感物靜所發無不正衆人感物動動與物欲競殆亦與先賢之意相為表裏云爾

問答卷二十四

完

此兩條問者知其可疑不易見得如此但見得未明不能發之於言耳荅者乃是不得其說而強言之故其言粗橫而無理想見於心亦必有自懸不過處只得如此撐拄將去也五峯云昧而動故問者云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為昧天性於五峯本說未見其異荅者乃責以反其語而失其旨問者又疑樂記本文感物而動初無聖愚之別與五峯語意不同而荅者但云然其下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不言其所以明白而不可易者為如何又謂樂記兩句亦有何好而不言其所以不好之故及引程子四條則又與問者所疑了無干涉但欲以虛眩惑人而以下之安得不謂之粗橫無理而撐拄強說乎今且無論其然而但以明氏之書言之則春秋傳獲麟章明有聖人之心感物而動之語頃時與仲書常論之矣不知今當以文定為是乎五峯為是乎要之此等處在手隨誠有難言者與其曲為撐說而益顯其誤不若付其是須知感物而動者聖愚之所同但衆人昧天性故其動也流賢人知天性故其動也節聖人盡天性故其動也無事於節而自無不當耳文義之失猶是小病却是自欺強說乃心腹膏肓之疾它入鍼藥所不能及須是早是覺悟醫治不可因循揜諱而忌扁鵲之言也

問答卷二十四

辛

又

所喻兩條前書奉報已極詳悉若能平心定氣熟復再三必自曉然今乃復有來書之喻其言欲以灑落為始學之事而可以力致皆不過如前書之說至引延年先生之言則又析為兩段而謂前段可以著力令其如此則似全不曾看其所言之文理所謂反覆推究待其融釋者待字之意是如何而自以己意橫為之說也大率講論文宇須且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攷文義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是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累千萬言終身就辨亦無由有歸者矣是乃徒為多事而重得罪於聖人何名為請學哉故喜不敢復為論說以增前言之贅但願且取前書子細反復其間所云才有令之心即便終身不能得

灑落者此尤切至之論蓋纔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灑落者乃是疎略放肆之異名耳疊此兩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真實灑落地位耶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願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若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義造自得底氣象以自放其自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蓋曾以上都無此等語于思孟已樂記知言之辨前書亦已盡之細看來書似已無可得說但未肯放下此一團私意耳如此則更說甚講學不如同流合污著衣喫飯無所用心之省事也其餘諸說未暇悉報願且於此兩段反復自見得從前錯處然後徐而議之則彼亦無難語者幸早報及也

問答卷二十四

三

又

蓋憂患侵凌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文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而離羣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爲淺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肯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合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遁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焉若直謂之善而不可名之爲甚易而實不然也此亦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肯實地之可據日月易得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方人細著

實子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千萬至望

答沈有開

垂諭所以爲學之意與其所聞於師反問者甚悉既荷不鄙又幸其警益之激也嘗竊妄謂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俱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竊窺賢者之所志與其所聞計其同異之間其必有所歸矣恨未得相與往還上下其說以卒究其所窮也因來更望時有以警告之實孤陋之懷望至於慨念吾黨之凋零而欲以進爲撫世爲不肖者之責此則賢者之失言而非區區之所敢承也

答高應朝

問答卷二十四

三

所示講義發明淺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功夫即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只如三段所舉諸書大抵雖同然恐亦須更令子細看得逐段各有下落方能浹洽通貫有得力處若只如此籠侗看了使休却恐只是粗設政使便做得成亦是捺生做熟久遠畢竟無意味也

答石天民

平生爲學見得孟子論枉尺直尋意思稍分明自到浙中覺得朋友間却別是一種議論與此不相似心竊怪之昨在舟中見

誠之直說義理與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別此大可駭當時亦曾辨論覺得殊未相領至與孟子董子之言例迥排揔不審尊兄平日於此見得如何幸更與諸公講論見教惠竊以爲今日之病唯此爲大其餘世俗一等近下見識未足爲吾患也

答沈叔晦 煥 浙江定海人監生

衰病如昨無足言者二圖之妄濫荷留念言多枝葉而不既其實尤佩警切之戒但區區平日躬所不逮之言與此殊不相似識者當自無疑惟是尋常實有似是而非之論不幸爲人傳出異日或能亂道誤人爲可懼耳麻沙所刻呂兄文字真偽相半書坊嗜利非閑人所能禁在位者恬然不可告語但能爲之太息而已若大事記則雖非全書而實有益於學者有補於世教區區流傳之意本不爲伯恭計况門外之紛紛者乎

問答卷二十四

三

又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耶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况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又

示喻兩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發發多矣自惟喻情何以及此况又未得面承事理之間亦有難喻度者何敢容易下語顧以不鄙見辱之厚竊以所喻思之恐所謂聞道讀書者皆收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者何道所謂書者何

書而所以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爾區區更願審扣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是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間便自可以見真是之所在向後所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墜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此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衆甚衆

又

嘉衰病之餘扶曳至此少時爲吏於此接壤頗聞其民俗利病

問答卷二十四

雷

謂或可以少效區區既至乃殊無下手處頃來豐丈過此亦以一二事爲寄亦其俗之所甚病今亦未有以報朝廷向來蠲減僅有其名而今乃欲責其實且許郡守自刎因得條上一二未知得見從否亦知今日上下艱窘不敢寬言然度已是難施行矣欲行經界半年議尚未定若得遂行却須揀得分數然病久證壞要非一藥所能支也奈何奈何因便附此問訊有以見教願悉聞之正遠唯冀以時加荷以慰吾黨之望不宣

又

克已復禮前說已得之却是看得不予細誤答了今承再喻愈詳密無疑矣

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它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鑄鑄於其間方

爲盡善若合下便確諸說混看則下梢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
會道理矣近日說經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
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
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
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
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諸
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潛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
最妙

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是扣
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
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
效如此有得文義方通來喻糾紛不可曉也

問答卷二十四

聖

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若更
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智自是智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
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
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
非但欲其知理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
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
之所以然也

攷異

答劉季章未盡善也云

云必有未盡善之處矣此後

人垂象終是似有不同則當別論儼然以觀之則似不重

矣如何

令尹子文之忠云

云亦有不盡之意矣此後

似不如此恐是看得仁字與忠清事俱重不曾分別求之
遂至疑於太過如何

問答卷二十四



所喻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功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幾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它論數條亦所當講別紙奉報幸併詳之曠括程書豈所敢當當時諸先達蓋嘗有欲爲之而未果者然自今觀之却似未爲不幸况後學淺陋又安敢議此乎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是致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會理會讀書脩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嘗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

中庸章句太極解義方是略說大槩若論裏面道理精微曲折知它是更有何窮何盡未須便慮說得太詳且當以玩味未熟分盡未明爲憂蓋自頃年妄信此書至今未見有人真實下功理會到究竟處也大事記數條其間誠有可疑者如韓信事向來伯恭論蓋當日其不及不知後來看得如何須是別看出情節來下獄不應如此失入也此可更問子約看如何終渠此書却實自成一家之言亦不爲無益於世鄙意所疑却恐其間注脚有太纖巧處好論張湯公孫弘之數步步撥弄氣象不好

却似與渠輩以私智角勝負非聖賢垂世立教之法也諸說意清遠讀之令人想見湖山之勝但亦不無前幅所論兩字之病謂聖賢耳子陵仲弓二絕則甚佳嘗觀荀淑能識刺史氏而爽已不敢片董卓至或遂爲唐衡之婿曹操之臣人家父祖壁立千仞子孫猶自倒東來西况太丘備行如此其末流之弊爲賊佐命亦何足怪哉

太極之說與繫辭詳略不同乃是互相發明以盡精微之蘊最爲有功若只依本分模榻則亦何用增此著語而學者又何由得知其中有許多曲折耶大抵近日議論喜合惡離樂合樹而畏剖析所以凡事都不曾理會到底此一世之通患也

明道答楊渠書誠似太快然其間理致血脉精密貫通儘須玩索如大公順應自私用智忘忍觀理便與主敬窮理互相涉入

不可草草看過如上文旣云以其情順萬事即其下云而無情亦自不妨

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

封建之論甚佳范公之說大抵切於時務近而易行但於制度規模久遠意思大段欠闕如論租庸兩稅等處亦甚疎略也封建一事向見胡丈明仲所論大抵與來喻相似不知曾見之否要之此論須以聖人不以天下爲一家之私作主意而兼論六國形勢以見其利害未嘗不隨義理之是非則可耳以上諸說有未安處却幸及復

縣事想日有倫理學校固不免為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門
庭令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
子漸開學問一向外馳百性俱出不知亦頗覺其弊否寧海僧
極令人念之亦可屬之端叔兄弟否若救得此人出彼陷甕足
使聞者悚動所係實不輕也所疑三條皆恐未然試深味之當
自見得古今書文雜見先秦古記各有證驗豈容廢緒不能無
可疑處只當玩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耳小序決非孔門
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
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讀書玩理外考證又
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
然亦不可謂無助也孔氏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大略相似所
書孔臧不為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亦誤
信之則考之不精甚矣

問答卷二十五

三

答石應之

所示文字深切詳盡盡事情想當時面陳又不止此而未足
以少同天意此亦時運所繫非人力所能與也更願益加涵養
講學之功而安以俟之事會之來豈有終極安知其不愈鈍而
後利耶嘉禾朽殊甚春間一病狼狽公謹見之繼此將理一兩
月方稍能自支然竟不能復舊幸且復得祠祿休養而勿累疾
病相仍殊無好況心昏目倦不能就書然日用功夫不敢不勉
間亦細繹舊聞之一二雖無新得然亦愈覺聖賢之不我欺而
近時所謂喋喋爭鳴者之亂道而誤人也無由面論臨風耿耿
公謹想已到彼矣渠趣向意味朋友間少得但意緒頗多支離
更與諸切令到直截當益長進耳

又

開新阡尚未得卜想今已有定讞兄說大門上世宅兆之勝今
日求之未易可得蓋地有盡而求有無已若欲立定等則必求
如此之地而後用之則恐無時而已耳嘉禾病日益沈痼數日
未入加寒熱之證愈覺不可支吾相見無期亦勢應爾不足深
念猶恨黨錮之禍四海橫流而賢者從容其間獨未有以自明
者此則拙者他日視而不喚之深憂也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此
雖淺近之言然亦豈可忽哉便中寓此以代面訣

答諸葛誠之

問答卷二十五

四

示喻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
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
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
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
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
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
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
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
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
我自是之意屬色念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
常竊笑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
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喻觀復陳
之不審明者以為如何耳

又

所論子靜不至誤言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說者不知

隙從何生愚意請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聞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如何如何所云心害道自知明審深所歎服然不知此心何故蠢了恐不可不究其所自來也

答項平父 安世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為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

問答卷二十五

五

心有二主自相攖掣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為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話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又

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情者為厚矣大抵子思以克己人法惟以尊德性道同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嘉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其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

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又

官期遽滿當復西歸自此益相遠令人作惡也寫坐之說何乃至是吾人為學別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己為要耳天民聞又領鄉邑賑貸之役不以上好惡少改其度深可敬服朋友論議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憂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聞宗卿子靜蹤跡令人太息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不必深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又

問答卷二十五

六

所論讀書次第甚善但近世學者務反求者便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又以內省為隘狹左右佩劍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也若謂弄辭以來所謂兢兢業業便只是讀書程課竊恐有一向外馳之病也如此用力略無虛間意思省察工夫血氣何由可平忿欲何由可弭耶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

又

錄寄啓書尤以愧荷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難用兩字著題耳至論為學次第則更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徇其所偏墜

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其言皆作客是以無遠矣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聖賢故人難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學今禮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僥倖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常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道

問答卷二十五

七

之害茫然而無所見而爲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据已見爲定耳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密而自許過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爲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間得業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遠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人學章句一本設往其言雖凌然路脈不差節序明審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又

所論義理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功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爲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言心有慊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彊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

問答卷二十五

八

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閒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程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來喻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卽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皇極爲大中近聞又有說保極爲存心者其說如何幸推詳之復以見告述句詳說如注疏然方見所論之得失大抵爲學但能於此等節目處看得十數條通透縝密卽見讀書凡

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之言語之中矣

又

所喻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疑所以未免紛紜却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復玩味只略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爲人所惑虛度光陰也孟子之意須從上文看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餘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爲對並字與生字爲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又復將此草木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誑衆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

又

問答卷二十五

九

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然不能飲食其勢亦難扶理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者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括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但相見無期不得而講使平父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爲恨恨耳

答陳抑之

熹從士友間得足下之名而願交焉爲日久矣衰病屏伏無從際會每以爲恨而聽於往來之言亦知足下之不鄙我而將有以辱况之也年歲以來私家多故不獲以聲問先自通於隸人茲承枉書感愧亡量顧陳義高遠雖古之賢人君子懼不足以堪足下之意而熹之愚何敢當之以自收戾耶然熹亦嘗有聞

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泯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龜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奇深渺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爽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強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三復來書果若有意於此幸甚幸甚竊伏窮山未知見日繼此書疏之往來猶足以見區區也餘惟藏器勉學庶此遐想

答俞壽翁

瑞安人

太極之書度所見不同論未易合故久不報又思理之所在終不可以不辨近方以書復之其說甚詳未知彼復以爲如何也極不訓中此義甚的然自先儒失之久矣未必今人之失也德功渾象之說誠如所喻此公好學而病多蓋不專在言語文字

問答卷二十五

十

之間也來喻有志未免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之明見子靜曾扣之否愚意則以爲且當捐去浮華還就自己分上切近著實處用功庶幾自有欲罷不能積累貫通之效若未得下手處恐未免於臆度虛談之弊也

答應仁仲

黃巖人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纖渺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又

自幾道來聞家訓訪日佇來音比歸不至深以惘然後得呂子約書乃知已寄書安女竟爾相失尤以爲恨歸來乃領向來三

力所惠書雖已遠猶足慰意也此日秋冷遺惟德履佳勝煮一出狼狽不可言幾道必已詳言之矣歸來已決杜門之計讀書益有味但祠請專人愆期未返未知此事定復何如度亦不出三五日當見果決也甚久欲一見賢者今既不遂因書有以見告者切幸不外啓蒙小學二書偶未有本後便續寄去中庸等書未敢刻間有益印者方此追究未定甚以爲撓也因便布此未能盡所欲言正遠珍重

又

驚衰病之餘災患復不可堪趙氏聘幣無置之之所故遣歸之今既不受未有以處欲如來喻納之於壙則今已葬且此間之葬例薄然亦時有意外之患欲置少日以給墓戶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爲橋道者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反復

問答卷二十五

十一

思之唯有別以它女再結姻好之爲善而家間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二耳似此再三籌度皆未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聞幾道太夫人至爲悲慟變食此意尤不敢忘耳熹出處之計未知所定亦復類此浙中士友亦頗有知其曲折者要是杜門藏拙爲上計耳

又

久不聞問小兒歸彼告乃知向來體中曾不佳證亦不輕又喜只今已漸平復竊計比日起居益快健氣體愈清實也但累年命駕之約未知能復踐言否熹亦益衰精神筋力皆已非復昔時勢亦不能遠適何由一承晤語以遂心期念之令人悵恨不爲懷也禮書方了得聘禮已前已送致道令與四明一二朋

友抄節疏義附入計必轉呈有未安者幸早見教尚及改也禮以後黃婿携去應慶與江右一二朋友成之尚未送來計亦就草藁矣前賢常忠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易本義不謂遂達几下舊讀此書每於先儒之說有所不快因以妄意管窺一二亦不自意推至以此尚恨古書放失聞見單淺今又衰情不能卒業不知明何以教之更望詳賜誨諭母使有待於後世之子雲也正遠切祈以道自重益殺壽祉千萬至望

又

久不聞問辱書爲慰信後清和恭惟求志從容尊履多福如聞亦苦目疾莫不至甚妨事否熹則左目全盲右亦漸不見物矣

問答卷二十五

十二

來日幾何學不加益而罪戾日開未知明者何以警策之也惠許來訪固所幸願顧見屬之意有所不敢承耳何時披晤此理變更新珍衛副此真禱

又

熹勸講亡狀竟煩罷斥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爲幸甚矣比來衰悴愈覺支離加以耳重目盲殊費醫治良以爲撓然亦老態之常不足怪也因便草草

向見朋友編春秋附錄意亦欲如此正如來會所云也

熹目盲不能親書所論編禮如此固佳然却太移動本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望皆在千百里外恐此自不能成爲終身之恨矣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之力爲之亦未及開口而罷天於此學如此其厄之何那可歎

可歎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甚背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爲幸也嘉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胸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又

叔謹想且雷之。一聚所講何事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脉中庸謹思之戒

問答卷二十五

十一

蓋爲此也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橫去得說得轉關病痛轉深也如所論功體二字太露之類亦是此樣所云須如顏子方無一毫之非禮此說却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可學他卽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體統令不直截耳公謹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約爲佳也祝汀州已成見次不知赴官能入山否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議益法此亦振民革弊之秋但恐不免少勞心力耳查章書來云欲見訪却不見到不知何故所論二人外內之偏信然此等處只是容易窄狹自主張太早了便生出無限病痛耳彼既相信不及勢亦無如之何莫若且就已分上著力之爲急也

又

喪禮前書已報大槩適再考儀禮經五服皆有一在首一在要大小有差斬衰條下傳中已言之故不復言耳要服之下又有帶斬衰絞帶齊衰布帶是也蓋經帶以象吉服之大帶此帶則象吉服之革帶屈其一端立貫之還以插於要間非齊衰則止用布帶而無要經也右本在上者齊衰經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卽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綴殺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故須著纓方不脫落也辟領儀禮注云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與來書所言不同不知何故詳此辟領是有辟積之義雖廣四寸須用布闊四寸長八寸者指其兩頭令就中相接卽方四寸而綴定上邊於領之旁以所指向裏平而向外如今裙之有扣卽所謂辟積也溫公所謂裳每幅作三輒者是也如此卽是一旁用八寸兩旁共尺六寸矣管屨疏屨今不可考今略以輕重推之斬衰用今草鞋齊衰用麻鞋可也麻鞋卒伍所著者

又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常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害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又

所示仁說差勝往時但所引熹說亦有誤字處又恐錯認了更

六勘爲佳然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
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
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來書所謂雖若小異然亦
不甚相遠者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

答王季和

別稱之喻具悉至意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
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
其在我而不容自已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
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
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久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又

求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

問答卷二十五

五

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
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弟弟子多亦僅得
其一體大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
盡之以相投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盡人之志何哉
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
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出
之實而徒有懸想踴望之勢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
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情之以文以開
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
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獲
望而漸可達有所循而漸可能自是而往儼焉率藝而後
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論也故

夫子嘗明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
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
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棗記
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
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
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見幸畧道意

答傅子淵 姜泉 進賢人

荆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計吾道不幸乃
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想平生師資之義尤不能爲懷也
所示江陵問答讀之敬夫之聲容恍若相接悲愴之餘警策多
矣但其間尚有鄙意所未安者更容熟復續奉報歸納也大抵
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

問答卷二十五

六

壹取決於骨髓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闊忽殊無寬平正大
沉澁酸郁之意荆州所謂有拈提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
然左右初不領畧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德起得資友
益書來甚激昂已報之云更須講學封疆不可專恃此矣

又

示喻戰栗之義反復思之終未能曉豈以宰我如此注解便涉
支離不能簡易故耶蓋看此章只是宰我錯解了故聖人深責
之不謂其緣下注解便成支離如來喻之云也細詳來喻是意
外生說附會穿鑿有不勝其支離者舉此一端恐區區所見與
賢者不同不但此一事也示及得朋進學之盛深慰鄙懷然二
包定夫書來皆踴躍等好高之論殊不可曉顯道本領只是舊聞
若其未能猛舍不謂已見絕於旦評也

又

示喻所以取舍於前日之論者甚悉率爾之言固不能保其無病然道體規模功夫節目只是一理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不容作兩種商量去彼取此也暇日平心定氣試一思之或有以變化氣質而抹一偏之弊則於成已成物之際未必無小補耳

又

示喻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更於小心審察處稍加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者殆亦緝熙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渙然心喻者之外也包黃諸君各精進損去舊習甚善但恐似此一向掠虛則又只是改換名目也超宗遠來殊未有以副其意者却似於已分著實處未知用力又與諸兄大相反也已喻其就彼商量雖稍過於簡約亦無害耳

問答卷二十五

答陳正已 建昌人

七

往歲得呂東萊書盛稱賢者之爲人以爲十數年來朋友中未始有也以此心願一見而無從得中間聞欲來訪甚以爲喜不久乃聞遽遭閔凶深爲傷悼願以未嘗通問不欲遽脩慰禮今者辱書荷意良厚且審秋辰殘暑孝履支福又以爲慰示喻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竊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竊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

好得意處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思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軀體出來者真不妄也沖漠無朕一段恐未可輕議若當此時萬象未具即是上面一截無形無兆後來被人引入塗輒矣賢者正作此見何乃遽謂古今無人作此語耶敬以直內近思錄注中別有一語先生指意甚明蓋雖不以爲無然未嘗以爲即與善之所謂敬以直內者無毫髮之差也許渤爲人不可知其詳語錄中又有一處說其人晨起問人寒暖加減衣服加減一定終日不易即是天資篤厚之人容有不聞隱隱事者非必有寄寂之意而欲其不聞也況此條之下一本注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則是先生蓋亦未之許也但歎美其純德與世間一種便便酸腐之入氣象懸隔亦可尚耳此等皆未可輕易立說

問答卷二十五

六

誦讀前賢也注疏之學却不須如此主張蘇子由議論自是一偏之說亦何足爲準的也哉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詆之今日病痛正爲不會透得道義功利一重關耳若處置包奴一節便使從來才智之士如隻敬賈誼亦未免此來論於此予奪之間不能無高下其手者豈立意之偏而不自覺歟近來浙中惟論議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如何也

又

示喻纓屨皆聖賢大業熹何足以知之然亦未得一觀卽爲朋友傳玩遂失所在今不復能盡記但覺所論不免將內外本末作兩段事而其輕重緩急又有顛倒外逆之病究觀底裏恐只是後世一種智力功名之心雖強以聖賢經世之說文之而規模氣象與其所謂存神過化上下同流者大不侔矣若戊子年

聞所見果與聖賢不異即其所發不應如此以故鄙意於此說有不能無疑者未得自論從增耿耿耳

答朱子

知讀大學甚善大抵其說雖多多是爲學之題目次第緊要格物兩字却未曾說著下手處故學者之讀此而不得其要者類如數遺棄之齒而求有獲亦沒世窮年而無得矣須著精神領略箇大體規模便尋箇的當下下手處著實用功始是會讀大學也

答路德章

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議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

問答卷三十五

九

皆私智之鑒正謂此耳又謂儘過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見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濶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德章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餘證未解聊復云云耳儀禮編已收此問朋友未有能辨此者春秋想亦不輟用工此文字未爲切已然亦可借中廢但稍減課程今日力有餘不至忙迫即玩索涵養之功不至久闕矣

又

所喻水引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

屈曲準備了矣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不知何故前日直如此看倒了今日雖欲回頭而向爲舊習所牽不得自由也

又

奉一日告復聞安勝爲慰但聞恐窮益堅未有卒歲之計則未能不相爲動心也然詳求喻似所以處者亦未有盡善蓋老謂羞於出入則不應去冬未覺而今夏方覺謂厭請託則此等以義裁之一切不與人自不能相干謂所入不足自資則又將去此而有求其得失既未可期而豐約亦未可料此恐皆非所以決爲去就之實或者但以平日意氣不能俯仰而怒然有所激觸遂憤然爲此而不暇顧計耳大抵德章平日爲學於文字議論「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

問答卷三十五

干

見於詞氣容貌之間而所向者無非崎嶇偏仄不可容身之地此在世俗苟且流徇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理上看則豈非膏肓深錮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耶即今且置此勿論而以所喻論論孟者言之則所謂不愛把來作口頭說話故不敢作問而墮於寡陋者豈亦不爲憤鬱不平之氣所發耶夫學者讀書有疑而不能自決故不得已而不能不問今人無疑而飾問以資談聽者固不足道然遂懲此而不問則未知其果已洞然而無疑耶抑有疑而耻自同於飾問遂欲默以自愚將未至乎有疑而不能問遂發其憤悶肆其忌克而託於不問以自欺也若已洞然而無疑則導矣然非上智之資不能及若不幸而彷彿於後兩者之所謂則吾恐其深有助於進學而大有害於養心也昨見編集春秋蓋書本如此等得段爲之

不可以此而妨吾涵養之務正爲此爾但當時又見所編功錄已成精審可愛他人決做不得遂亦心利其成不欲一向說殺以今觀之則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無大於此乃始惕然自悔自咎蓋不獨爲賢者惜之也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唯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德章氣節偉然非流輩所可及私心常所受敬而區區之懷猶有未得盡者每竊以爲愧且恨也因風布問輒盡言之想所樂聞不至以爲罪也

又

示喻縷縷備悉然其大槩皆自恕之詞以此存心亦無惑乎德之不進而業之不脩也吾人爲貧只有祿仕一途可以苟活無害於義彼中距臨安不遠豈不能一爲參選計而長此羈旅乎

問答卷十五

三

此則未論義理而只以利害計之亦未得爲是也大抵是日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念慮粗淺於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它人尤更重害此又姿稟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磨洗幾晚節救得一半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若不怨天即是尤人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來諭每謂喜有相棄之意此亦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相告正爲不忍相棄耳若已相棄便可相忘於江湖何至如此切但愈增賢者忿懣不平之氣即只今可且捺下身心除了許多閑說話多方筆畫去參了卻投一本等合入差遣歸來討一欵泊處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惟雖已曉得文義

亦須逐字斟酌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懣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爲今日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取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開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又

闕期不遠便可得祿襄陽古郡多前賢遺迹宦游得此亦正自不惡也示喻爲學功夫果充此言何患不進但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剷除鱗甲也直卿在此間以來書所云渠殊不省然開過則喜吾人正當勉力不須更懷不平之意必求伸已而屈人也踏雪之遊果能踐約幸甚

問答卷十五

三

答康炳道

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即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衡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竊於此非敢有所與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爲吾道之害故不得不極言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既排闥之又假借之則恐其弊將有至於養虎而遺患者矣然區區於此亦固未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意之所能拒哉東萊文字須子細整頓成編乃可商量但此事亦不宜甚緩蓋人生不堅固若過却眼前諸人卽此事無分

付處矣

答郭希呂

示喻銘叙此非有所愛但老病心力衰耗不能盡給四方之求不得不不自爲性命計耳鄙性拙直向使可爲卽已爲之何至今日更煩再喻然後作耶況今又經一番悲惱尤覺昏憒決不能辦此且銘重於叙旣已作銘若有餘力何惜於叙而贊許多詞說分疎耶誠之若是合下不肯承當卽不應爲希呂移書以其所不欲者施於人若以其重而不敢爲則爲已任其重者矣渠在今日必不容復有詞也恐此未必誠之意只是希呂不相亮必欲慕自爲之而故爲此說耳人之相知貴和知心而古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千萬深察乎此言憐其衰老勿破已成之例以速其就於死地幸甚幸甚

問答卷二十五

三

又

知讀論孟不廢其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博觀而審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於已者皆常玩味未可便恐路徑支離而謂所有不必講也蓋銘之類更著宋字亦佳伯謨必已報去矣大抵石長卽以十字爲兩行石短則以九字爲三行隨事之宜可也

又

示喻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當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嘉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

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閉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慾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又

來喻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問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

問答卷二十五

三

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模且隨事隨力爲之却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先安排記文偏勝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卽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已處用得功夫仰氣象自當渾厚宏潤矣太極西銘通書各註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又

示喻縷縷備悉然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別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人事未明甚可懼也

答時子雲

來喻清點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二者於人孰親孰疏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就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到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畢竟盡終不服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問答卷二十五

五

答毛舜卿

示喻功夫次第似覺頭緒太多今且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夫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亦不須別妄想向上一路也

答王伯禮治金華人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伍

非直爲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曰親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明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而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賈以類相準皆其義也易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如同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家之日月五星章帝紀元是皆各爲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者也綜字之義沙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自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問答卷二十五

五

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卽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實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

易中先儒舊法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然舊圖亦未備頃嘗備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填畫卦爻而以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以見易中象數

無所不通不啻如今人之拘滯也

布。物。其。今。於。圖。中。如。此。添。脩。當。已。明。白。矣。

答楊深父

示喻自忠柔懦不立而欲務於寬大含容此正以水濟水之謂也前此所以奉告但欲賢者日用之間不昧此心更於應接事物處各求其理之所在則喜怒哀樂自無偏倚而皆中節矣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又

所喻諸疑固當面論若未能判然莫若條陳所疑章解而句辨之當有所決不可只如此泛論也喻處如某章某說某句如何三說亦然乃體樂刑政之爲教如寒暑生殺之爲歲此何所疑見所疑之實禮樂刑政之爲教如寒暑生殺之爲歲此何所疑若如來意則道外有物而刑政專出於此尤申前矣此類更宜

問答卷二十五

三

寬著心胸子細推驗不可只將尋常小小意見窺測也觀橫渠先生論周禮天官處亦可見矣

答汪子卿

一別累年疾病多故不獲以時致問訊第積馳仰正思之來辱手書兩通意厚禮勤有非區區淺陋所敢當者然足以見好學之篤雖老而不忘也信後冬深寒暖不常不審尊候何如伏惟起處萬福熹大馬之齒雖在賢者之後然今亦是老境平生爲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大得力處三復來誨皆其力之所未能及者而何足以少助於高明但有慧之勤亦不敢隱其固陋耳竊味來書所引論語數條言仁甚悉而所論反覆亦不爲不詳獨於仁之一字義理意味與其所以用力之方皆未之及豈其於此固有所以然契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之所以爲仁者初未嘗

曉然有見於心而的然有得於已吾恐所謂不達不害者之茫

然如捕風繫影之無所指而所以處夫窮迫得喪之際者或未

能泰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之明雖不至此然以所謂變通

之術者觀之則有以見其未免於彼之重而此之輕也昔子貢

無語無驕之問蓋自以爲至而夫子以爲未若樂與好禮何哉

無語無驕則尚局於貧富之中樂且好禮則已超然乎貧富之

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則必嘗有所用其力矣非規規於兩者之

間有所校計抑遏而求出於此也又況於自料其必有所不安

而預爲變通之計則恐其所立又將出於無語無驕之下也無

疑矣區區鄙意竊願長者於此姑無恤其他而深探聖賢之言

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達

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

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若有未安幸復見教也

問答卷二十五

天

答趙幾道

師淵號讀書實若人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是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紛紛競辨若可差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波瀾邪道之說又且空服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又

當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據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

世學者類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為賢於夫子寧舍論語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日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為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唯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為學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

問答卷二十五

无

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着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崇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為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崇史記者曾為累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不審以為如何也

答劉仲則

示喻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冊而在持身接物之閒理固如此然更全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問辨為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幾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

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大學章句一通設奉致思之地大抵讀書唯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為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以一吸而盡其味也

答黃文叔 蒙陸慶府普城人 諱忠文 光宗朝 曾為文公所論為學功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却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明處看觀涵泳不必過為考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向說小善不足為重輕非是以小善為不足為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為本領耳善之所在即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答沙縣宋宰

南張字子居山東人寓紹興

踰伏山間聽於道塗與凡士友之言具知政績之美竊謂今之

問答卷二十五

三

為吏者林過目前不得一意於撫摩之政久矣乃如執事者出乎其間民不告勞而官無廢事是可尚已如問當路頗已相知更願益修其在我者其實既大則其聲愈聞將不可排政不必有意於其間也

答楊簡卿

久不聞問辱書審聞新正以來侍奉吉慶為慰又知已遂書考又得史君薦剡尤以為喜但所論趨備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陞也平生不致為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宛轉為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反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為贈冀賢者抗志高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望耳并伯雖實相愛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

示諸學校曲折具悉雅志今時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誠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學業雖未能深解義理且得多讀經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時文為目前苟簡之計也

答吳宜之

所論為學之功若如所言則是大段勇猛精進非復昔人矣然前後屢聞此言而及至相見則生情態度宛然只是舊人元末有毫髮改變則今日之云鄙意固有所未敢信也且不唯所說之病不曾去而省已粗疎發言輕易之病又更增長以此為學所謂卻行而求前也

又

他說紛紜皆是不肯安於義命之意以宜之才氣若稍加靜重

問答卷二十五

三

潛心向學何所不至今乃一味浮躁自立一種苟簡自恕議論讀之令人腹煩如謂世人習俗薄惡難卒與語而欲委曲開導之竊詳此意恐自未免於薄惡而難與語也今日決意登舟無可言者但願更思此言病自收斂猶可掙得一半若只如前日意思他時之用 甚於今日者雖欲悔之不能及也所謂學者舍科舉文字未有可從事者不知此語何為而發若如鄙意則科舉文字之外學者儘有合用力處此賢者所當深念也

又

觀來書所論它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為學之意處已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予貢方人子日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顧宜之常思此句愈念向裏就切已處做功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

之所當知也陳公之賢固樂聞之然公私多事何能及此新詩固有佳句然亦非事之急况欲投獻求知於人此驚外之尤者不可以不戒史論正亦未須遽作且務窮經觀理深自涵養了取自家身分上事為佳

又

承書知已為入都計今想已到矣但嘉身在閑遠豈能為人宛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間如黃重卿輩當先為圖得矣兼平生為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為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為經營則是生師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又

所論易說誠是太畧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撥

問答卷二十五

三

說過多者言語便說殺了先儒注解非是不好只為皆墮毛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使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庶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功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為沒身之恨矣

答徐斯遠文卿 江西玉山人

文叔作縣不作著實功夫狼狽至如此如何着力辟置之說臨難苟免尤為非義如何可前此意況未有可求處耶子耕得近信否所苦如何想已向安如今後生遲鈍者不濟事其開爽者又多謫於文詞子耕近來覺向裏甚可喜也

又

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已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壓如人做得假金不取試將火煨如此如何得長進伯家有琉璃瓶

于禪之說正謂此耳

又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植悲憐未能盡竭所懷然大槩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支葉就日用閒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據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已處却全未有所安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驚切爲佳耳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答趙昌甫 舊號章泉玉山人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壑無有是處矣九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

問答卷二十五

三

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答徐彥章 玉山人

承喻諱複益見精詣鄙意竊謂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來喻本欲自振於異端然却有侵過界分處而主張太過氣象急迫無沈浸醲郁之味尤非小失願且寬平其心涵泳此理而徐剖折於毫釐之際然後乃爲真知儒佛之邪正不必如是之迫切也前日見論語說中破伊川先生孝悌爲仁之本之說此正是於情性之際未能分別恐當更加玩味未可率然立論輕詆前賢也致中

和一節亦告深思毋以先入之說爲主幸甚幸甚

又

示喻主善之云甚佳但善守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更望虛心平氣徐以思之久必有合矣若固執舊聞舉一廢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又

喜前日拜狀而還信已行遂不得附深負不敏之愧兩日偶看經說有疑義數條別紙奉扣并前書送令卽處尋便附致幸反復之使得以致思爲望說中中和動靜尤是大義此處一差非唯錯會經旨且於道體便不分明而日用工夫常有急迫之意無深沉安靜氣象恐不可草草放過也

問答卷二十五

三

又論經說所疑

純於善而無間斷之謂一此語甚善但所論老釋之病體用之說則恐未然蓋老釋之病在於彖曰反復其道當連下句日月寒暑晦明可言反復死無復生之理今在一例推說恐悞於釋氏輪迴之論

天地之心與赤子之心恐更有商量

程子與呂與叔問答可見諸試詳之

中行獨復合內外之道以下未晚其說恐是筆誤不然則爲說太高爰之時義學之等級似皆未契

一陽來復與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藏之中至微而未可有爲之時也今日不扣乎一則以二者各爲一義矣恐未安也

然必有事焉此句未晚時習遠獨卽所謂有事今乃中間下

然字則似以事字爲工夫之條目矣恐或未必然孟子說中已別論矣

不勉而中之中以未發言恐未安此中字却是發而無過不及之中聖人之心當發而發不待著力而自無過與不及之差非謂不待著力而常不發也誠由動言方未安謂未動之時未嘗有誠可乎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又曰和者中之異名若就厭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盡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

問答卷二十五

三

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爲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爲空無乃自相矛盾邪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西之問有以用其力耳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七世之廟萬夫之長說皆未安

已發處言之則可蓋所謂時中也若就未發處言之則中只是未有偏倚之意亦與和字地位不同矣未發只是未應物時雖

市井販夫厮役賤隸亦不無此等時節如何諱得方此之時固未有物欲泥沙之泊然發而中節則雖應於物亦未嘗有所汨直是發不中節方有所汨若謂未汨時全是未發已汨後便是已發即喜怒哀樂之發永無中節之時矣恐不然也於本有操持涵養之功便是靜中工夫所謂靜必有事者固未嘗有所動也但當動不動動必中節非如釋氏之務於常寂耳

尊德性以下皆至德之方語似未瑩大抵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其人則至德之人也此五句皆所以修至德而凝至道也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下句放此以共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非止爲知禮也中庸二字各有所主以爲異名亦未安也

問答卷二十五

三

明道中庸說問之前輩乃呂與叔後來傳者之誤也天地之大以下所說與上文不連貫察著也謂與察於人倫之察同亦未安

鳶飛魚躍咸其自爾將誰使察之耶有察之者便不活潑又地矣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句主意立文皆與大學絜矩一節相似人多誤讀今詳來說似亦可疑

明則動動以下當從程子說皆以他人而言孟子在下位一章全用中庸語其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卽謂此也大哉聖人之道以下至其此之謂歟別是一章知化育不必言如乾知大始之知

反古之道以下文考之非不師古之謂也三重當從呂氏說下焉者若謂哀周以下恐當善字不得須別有說矣

孟子之不動心當從程子能無畏難而動其心乎之說則一章之指首尾貫通矣丑非疑孟子以得位爲樂而動其心故孟子所答之意亦不爲此許味可見矣

量放處勝是孟施舍讓他人不能無懼之言

縮直也儀禮禮記多有此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血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

必有事焉如言有事于上帝有事於顯史之類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與春秋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之正同古注以望字釋之是也忘者失其所有事助長者望之不至而作爲奮迅以增益之也告子論性五說是同是別生之謂性其義如何七月一詩而備三體乃鄭氏不達周禮篇章之義而生此鑿說不足據信今考周禮不遺餘力而反信此何耶

問答卷二十五

關雎之淑女似指嬪御恐非詩意

中卽和也和卽中也此語已辨於前恐更須子細不可如此草畧說過分體用者未必誤學者却恐爲此說者能自誤耳

皇極立之於此四方之所取正此說甚善但不知所謂絜矩者其義云何據此皇極與所惡於上無以使下一節之意似不同

答包定之 君亢家嘉人

近聞永嘉有同祿之災高居不至驚恐否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澣泳又不可廢不密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原圖錄徐大永諸公會相見否亦頗得同志相與切誡否此間今

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答潘謙之 桐城瓜山侯官人

所喻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却看一經一史推廣此意尤佳

又

問答卷二十五

所示問目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爲的當爾易說大槩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須子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係辭焉而明吉凶之意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問其所疑不可強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說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已成物之類神之所爲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說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近日別看文字有疑幸語及也

又

孟子首數篇與齊梁君語大抵皆爲國治民之事特忠學者

不能用之耳。即義利之對而定所趨。充易牛之心以廣其善。端門之內。妻子臣妾。皆有以察其溫飽。均其勞佚。而無尊賤之偏焉。亦與民同樂之意。又何往而非切身之事哉。

所論孟子書首若能如此推類。反求固不害為切已。但初學者。便教如此看。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本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久自然通貫。不須如此費力也。

樂天畏天下。所以仁者而始小國。固不免為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為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為也。

禹稷顏子時不同。而出處不同。乃義之宜。伯夷伊尹時同。而出處異。一是則一非。一善則一惡。孟子何以皆謂之聖人耶。

問答卷二十五

三十一

謂伯夷伊尹所為為非。恐未安。

許行欲君民並耕。則於人無貴賤之別。欲市價不貳。則於物無貴賤之差。事雖異而意則同。孟子因齊王易牛以發其不忍之心。因夷之厚葬其親。以箴其兼愛之失。皆因其發見處以啓之。

得之

伊川云。養志莫如敬。以直內。此是就未發上說。孟子所謂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集義所生。皆指事而言。就已發上說。孟子方辨告子故專救其偏。

孟子論養氣只合就已發處說。程子說養志自是當就未發處說。各是一義。自不妨內外之交養。不可說孟子為救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為此言也。

恐大人所以為大人者。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論赤子之心。恐未然。若大人只是守箇赤子之心。則於窮理處。事皆有所妨矣。

王子整以人之為士。下既不為農工商之事。上又未有卿大夫之職。故疑其若無所事者。孟子言士雖未得位。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尚。則有仁義焉。

尚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

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

得之

於不可已而已一節。以仁言於所厚者。薄一節。以義言夫不可已而已。當厚而薄。則怠惰自私。而無力行篤義之心。而失之不及矣。或有發憤勇進者。則又失之助長。迫夫意氣一衰。則私心邪念。漬出而不可遏。此又失之太過也。

問答卷二十五

四

仁義之說。未是進鏡退速之說。亦未精切。蓋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盡心第一章。游氏以知天為造其理事。天為履其事。固善矣。然天壽不貳一節。又乃承上二節而言。上乃知而行之。此乃守而不變。游氏之說。恐未當。

天壽不貳。亦是知天之效。但游氏說得下句太輕耳。或問中以楊氏所議王氏之失。為非是。柄竊以高明之與中庸。雖非二物。然細分之。亦不為無別。中庸者。理之所當然也。高明者。理之所以然也。聖人處已。應物。固無二道。然處已而

其理之當然者所以爲中庸也知處已所以當然之理則高明也應物而盡其理之當然者所以爲中庸也知應物所以當然之理則高明也王氏判而爲二固非矣而楊氏又渾然無所區別則亦不察中庸高明所以得名之實也其曰智不足以致知明不足以盡誠者其意蓋以智爲高明誠爲中庸但明字與誠字不類而反與上句所謂智者爲一律豈牽於自明而誠之語而誤乎若如其意竊欲易曰知不足以致知誠不足以力行惟不足以致知故以高明爲淵深微妙而非局於一事爲之末而不知高明所以爲中庸惟誠不足以力行故以中庸爲出於人力之所勉強而非天理之自然而不知中庸所以爲高明此則王氏受病之處

高明是說中心所存不爲物欲之所累處非指理而言也

問答卷二十五

四十一

首章明道第四說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似以孟子所言爲氣稟之性若以爲氣稟之性則固有善惡矣不得專謂之善也以下文水流之喻觀之則又似以氣稟本善發而後有善惡也使氣稟皆善則所發之惡何自來哉

孟子所言不是氣稟之性但是性自不容說繼說性時便只說箇善字所謂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者正謂此也

橫渠冰水凝釋之喻似亦無害但以受光納照爲言則幾於釋氏所謂一靈真性者矣其所謂未嘗無者豈以其心性之中實無一物之不具耶此則心之知覺而非性之實跡也

如此說即是有害矣

察通言所以無智者之過蓋智者之過當在於其高明達而

厭卑近也

舜之智不過非獨爲此一事須以全章體之舜隱惡而揚善聽言之道當如此蓋不隱其惡則人將耻而不言矣後之當進賢退不肖之任者亦以隱惡揚善益兼包并容之名是不知隱惡揚善之義也

隱惡揚善不爲進賢退不肖言乃爲受言擇善者發也和而不流則非不恭之和而不倚則非執一之中中和而不流不倚者擇之精有道而不變者守之固擇之精則不忠乎道之難明守之固則不惠乎道之不行能勉乎此則無賢智之過矣章句中謂四者各有次序不知如何豈不流尚易而不倚爲難如富而無驕易貧而無怨難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須就強字上看如此說無功夫矣

問答卷二十五

四十二

武王周公之所以爲達孝者柯竊以爲舜之大孝所遭之至不幸也文王之無憂所遭之至幸也至幸與至不幸皆不可以爲常惟武王周公之孝而天下通行之孝也恐無此意

章句中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竊恐未盡乎仁勇之德也夫仁者安仁固不容以利行爲言知仁勇皆謂之達德則勇固通上下而言也不可專以困知勉行者目之以以柄觀之三知三行云者所以總言達道達德之在人其氣質雖有不同而及其至之則一也三近云者言人未至乎達德而求至之者其用功當如是也似不必以三知三行分知仁勇如何

此等處且虛心看到並行不悖處乃作

敬大臣則不眩章句中以爲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問之故
蓋事則不眩也柄竊觀下文官盛任使之意似以爲不便之
役役於細事乃所以敬之也惟其不役役於細事故其精神
暇逸不至昏眩而迷於大體也

不然

二十七章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
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

得之

二十四章成已仁也成物智也以柄觀之論語以學不厭爲
智誨不倦爲仁又與此相反且學不厭與成已雖皆在已之
事然一則學以明其理一則實體是理於吾身一知一仁猶
可言也若夫成物乃仁之事何所與於知而歸之耶

問答卷二十五

苦非有智何以成物

二十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夫子非使
後人不得復古也但以爲生於春秋之世既無得位之理徒
欲以匹夫之微而復古之道則不可耳使得時得位何不可
者

反古之道連上文愚賤說

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
說以相抵牾者然以二十八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
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
爲當盡從周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耳

詩之

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

世猶言世上也法是法度則是準則有可效之實故言法言
未見於行事故以其言爲準而行之也

得之

答楊至之至晉江人

所喻詩序既不會習詩何緣便理會得只今且看四子音後所
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戶立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子
細理會自疑即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若只如此泛泛揭過便
容易生說雖說得是亦不濟事況全未有交涉乎所說易傳恐
亦方是見得皮膚如何便說得易之大全無餘蘊矣向嘗面說
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曾究其所以然而加濬治之功百後之
歸永春後曾復來否子順子能爲學復如何彼中朋友後之講
論可師叔文持守可法諸友若能頻與切磋必有益也漳州朱

問答卷二十五

飛卿近到此病作未得細講陳淳者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又

率性之說大槩得之然亦有未精密處

修道之教當屬何處亦出乎天耳

君子中庸章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
得分明耳

人皆曰子知一條說得是中庸不可能一條亦然然三者亦是
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知就其所長處着力做
去而不知擇乎中庸耳

中立不倚之說當於或問中發之

素履行止一章文義極分明如何看不破聖人之言固渾融然
其中自有條理毫髮不可差非如今人鵠圖龍圖無分別也

及其至也或問中已如此說足以相發明侯氏之說如何是非全體中之不能者更請子細看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滿處各見一義自不相妨也況此兩章正相連如何見得不是一意

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也

達德次第甚明不須疑著家遠人亦然

物之終始或問說得極分明請更詳之不須便立異議也上焉者王天下者其上不容有人故只得以時言之上文極分明矣代明之說細碎無理

答李守約問祖號綱齋光澤人

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為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

問答卷二十五

聖

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為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哉

又

所示課程及日用功夫甚善但有疑難當識以俟問然亦不可不時時提起開看儻或相值殊勝問而後通也

又

克己復禮為仁曾子言容貌顏色辭氣而其要在動正出之除

大抵得之但曾子之語功夫更在三字之前此特語其効驗處耳

自古皆有死集注云無信則雖生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恐語有未安

安字極有味更宜玩之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程子曰便見聖人與仲弓用心之小大謂仲弓為蔽於小則可若曰仲弓必欲舉賢之權皆出於己有若要譽而市恩者則恐仲弓之賢未必至是

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衛君待子而為政胡氏所謂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

問答卷二十五

聖

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於名正矣然孔子之於衛重非世臣親非貴戚之卿則恐衛君之未能安已以聽之也

胡氏之言乃聖人大用之全體但其間曲折之微聖人須更有隨宜裁處處不患其不從也若但令出從蒯瞶為輒之私計則可其如衛國何哉程子論請討陳常處云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此可見聖人之用矣

衛公子荆善居室

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

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舊點言不可以若是為句今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作一句不識別有微意否

如集注說恐二字亦自相應以若是絕句恐不詞也

夫子不答南宮适

近雖非開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貶富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耳

管仲奪伯氏駢邑

亦嘗疑蘇說少異然牽於愛而存之此但當用吳氏說引荀子以證之可也

避地避世避色避言

所遇不同固有未及徵於色而已發於聲者矣

閑祖比會江西一士人謂太極圖主靜之說乃出於老氏之說

江西士人大抵皆對塔說相輪之論未嘗以身體之故致如此無忌憚而易其言耳

敬齋箋云須臾有間毫釐有差

問答卷二十五

聖七

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事言皆謂失其微耳非兩事也十月未嘗無陽之說發明程子之所未盡至爲明白此理分明列莊之徒蓋已覓見之矣故有密移之說

又

三詩甚善然爲學當以修身窮理爲急不患不能此也師禮自度未有以大爲朋友之益故不敢當來喻似未悉鄙懷也

又

示喻爲學之病此非他人所能與直須痛自脩省勇猛奮發方有下工夫處若只如此悠悠恐無入德之期也

又

所論春秋難讀固然大抵今所可見者但程先生所謂大義數十語如日星然亦時有所謂隱之於心而未能慨當者況其精

微之意乎此漢與時別商量也集古後錄甚荷留意但向見潛處本中有一跋古鍾鼎銘銘載羅伯壽說或分一字作兩三字或合兩三字爲一字首甚有理後來見尤延之說常州有葛子平推此說以讀尚書甚有功以是常欲得之而悔當時不及傳錄今此本乃無之不知何故試煩更爲尋訪恐有別本只爲檢此一段來也

又

熹日益盲而中庸未了數日來不免力疾整頓一過勢須作三書章句或問粗定但集畧覺得尚有未全備處今併附去煩子細爲看過記辯併往冊頭有小例子可見去取之意但覺刪去太多恐有可更補者可爲補之或有大字合改作小字小字合改作大字者煩悉正之早遣一介示及爲佳章句或問中有可

問答卷二十五

聖八

商量處幸喻及

又

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槩已改定多如所論但致中和處舊來看皆未盡要須兼表裏而言如致中則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則欲其無少差繆而又能無適不然乃爲盡其意耳蓋致中如射者之中紅心而極其中致和如射者之中角花而極其中又所發皆中無所間斷近來看得此意稍精舊說却不及此也

又

熹向來所苦只是勞心所致尋以般移應接內外勞擾遂不樂而愈乃知君逸臣勞真養生之要訣也

又

所喻庶母之名亦未正庶母自謂父妾生子皆上服總庶而大
夫無服若母則儀禮有公子爲其母之文今令甲其下亦明有
注字曰謂生已者則是下問父妻父妾而皆得母名矣故注中
則有嫡母之文又以明此生已者之正爲母也至如封叙封贈
亦但謂之所生母而不謂之庶母也通典之說未暇檢但以公
子爲母練冠麻衣既薨除之爲此則承宗廟社稷之重者恐不
得爲父所生之祖者母持重矣更俟病間續致奉報數日因人
說要護爲考之頗有條理然不能琴不識其聲但以文字求之
恐未必是亦須面論

又

所問喪禮久以病勢侵迫無復心情可以及此又見所說皆已
失其大體而區區於其小節若隨宜區處則恐亦自失其正而
陷於以禮許人之罪故一向因循不能奉報今又承專人以來
不免以屬劉用之令其條析具如別紙又不知能行否也大率
平日見得賢者鄉學之意雖力而終不免多有世俗之心凡事
必生宛轉回護避前掩後之意常不快意今乃悉見於此蓋其
處已處人無不然者不知亦嘗內省及此否耶

又

于子合過此說失解曲折甚以爲恨此等事遲速自有時節若
斷置得下則自與我不相干矣上蔡於此發明甚有力正好於
實地上驗之也前書所問誠字之說大然已得之矣歐陽義禮
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如饑食渴飲起利避害之類而已
只爲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僞來喻上文蓋已
言之不知如何又却更疑著也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

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
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
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
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之說已與今裕言之大
抵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盡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
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話不濟事耳

又

前日所喻舉世皆謂當然嘉亦豈敢以爲不然但恐禍福之來
亦有定分非智力所能免不欲枉作此忽忽耳若謂與時消息
固並行而不悖也

宋文公問答全集卷二十六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李時可相祖 允澤人

所論克復工夫甚簡潔知用心之精切也但依此用力更加講學之功則必有所至矣前所寄者今答于後史論大槩亦甚正也

好仁惡不仁章某竊觀之人之資稟固有偏重如此如顏孟之事亦可見矣顏子嫉惡不仁之事罕見於經可謂好仁者於孟子則辨數不仁者之情狀無一毫少貸可謂惡不仁者此說得之

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

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

問答卷二十六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正之爲言猶有待乎用力之意非如動容貌出辭氣文意自然

言君子所貴於道者在此三事而邊豆之事則其所賤也動出非是全不用力正亦非是大段用力惟正之而非僞飭所以爲可貴耳更詳集注以解經文自見曲折

騷客章集註曰騷矜誇吝鄙吝其竊思之似謂誇其有於已騷也不以其有與人吝也然又載程子之言曰騷氣盈吝氣歉夫自以爲有餘則氣盈自以爲不足則氣歉似於集注之說不同

吝之所存乃騷之所恃也故騷而不吝無以保其騷吝而不騷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

盈於虛也

執御章集注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爲夫子真執御至於不後載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爲夫子之設詞其竊以說於上下文意爲順

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以嘗執賤事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耶當故爲自屈之詞以顯其所稱之失耶二者氣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

治之哉哉之爲義以常例言之則爲疑辭集注直曰因富貴之而不以爲疑詞何也

哉本歎辭其或爲疑辭者亦歎以疑之也此言治之哉而繼以待價則不得爲疑辭矣

幾幾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伊川曰舜禹之有天下

問答卷二十六

也而不與焉集注不取何也

有字與與字相應若爲不與求則有當作得矣恐不然也

不伎不求不嫉人之有故無害人之心此之謂不伎不耻已之無故無貪欲之心此之謂不求則是以一人而兼二病然宋後載呂氏說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似非此意而於本文不明如何

不嫉人之有不耻已之無正是呂氏意不知更有何疑更詳言之

不得其醬不食醬者當是鮮醢之物

如魚膽不得芥醬麋腥不得醢醬則不食謂其不備或傷人也

孟子口之於味章言人之性命有此二端自口之嗜味以至四體之嗜安逸形氣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自仁之於父子以

至聖人之於天道道義之性君子性之猶舜所謂人心道心之在人特要精別而力行之耳

看得儘好

又

中庸非自成已而已也章求之章句曰誠雖所以自成然在我者無爲則自然及物矣若仁皆性之德故在內外無二道所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審如是說則是以仁知爲合內外二道而非以誠爲合內外之道恐於合字有疑礙

唯誠爲能盡仁知之德而合內外之道章句語有未盡處耳

中庸不見而章章求之章句則曰不見而章以配地言不動而變以配天言何也且觀上下文雖先言傳厚次言高明先言配地後言配天然繼此而論天地山川則又以天爲稱者

問答卷二十六

三

是蓋錯綜而言之耳不必以地爲先也

此等處不須深求只是隨文贊嘆大畧看過可也

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至萬物育焉竊謂中也者言性之體也此屬天命之謂性中和者言道之用也此屬率性之謂道致中和者言教之推也此屬修道之謂教伏讀章句或問則致中和專言自己之事恐欠推以及人數句

既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則只是此箇中和便總攝了天地萬物不須說推以及乎人也

前章今承先生曲賜指教愚之大槩有二說能推致中和之極而又得時得位以行之則道民以德齊民以禮以吾之先知覺彼之得知以吾之先覺覺彼之後覺使中和之化浹乎天下然後中道之所感格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此以事言者

也雖不得位以行之而既以全大中之極致即天地之所以定位者也既已全至和之極致即萬物之所以育者也此以理言之也

所論中和兩段大意皆是但前段說得新民意思大多致和處猶可如此說若致中却如何得天下之人皆如吾之寂然不動而純亦不已耶只是自家有些小本領方致得和然後推以及人使人觀感而化而動天地感鬼神耳自其已成而論之則見天地之位本於致中萬物之育本於致和各有脉絡潛相灌輸而不可亂耳

誠者物之終始章 云云

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之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

問答卷二十六

四

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爲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爲皆如無有也蓋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爲虛僞又豈復有物之可言哉此即向來所說之意但章句或問說得都不分明故讀者不能曉今得時可反復問辨方說得到次第兩處皆須更定此可并以示守約也

又

所喻于文事大槩得之但專以愛言似未盡耳嘗聞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則子文令下便有未仁處不待語其愛之不廣然後知其未仁也三仁之心只欲紓救過而圖存此千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幸見

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人矣

又

示諭執中之說程先生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明此中字無過不及之中初非未發之中也向於中庸章句序中曾發此義今謾錄去

又

所論大學之要甚善但定靜只是知止之効不須言養之以定靜又別做一項工夫也所引孟敬子章集注中語有餘云者恐是有素豈印本之誤耶然莊敬誠實涵養亦非動容親正顏色出詞氣之外別有一段工夫只是就此持守著力至其積久純

問答卷二十六

五

熟乃能有此効而不費力耳魯秉周禮蓋於是時地醜德齊之中猶能守得舊日禮樂文章耳若三綱九法之亡則當時諸侯之國蓋莫不然亦非獨魯之責也

又

諸家說見今方尋檢元祐說命無逸講義乃晁以道爲子平程泰之吳仁傑數書先附去可便參訂序次當以注疏爲先疏節其要者以後以時世爲先後可也西山間有發明經旨處固當附本文之下其統論即附篇末也記得其數條理會點句及正多方多士兩篇可併效之

又

所寄堯典以目視頗艱又有他冗未暇討究已付諸朋友看俟其看了却商量也書序不須引冠篇首但諸家所解却有相接

續處恐當作注字附于篇目之下或低一字作傳寫而於首篇明著其繆亦可但恐諸家元無此說即且闕之以俟書成別加訂正也王氏書義序中明言是秀說然荆公奏議却云一皆經臣手今但以序爲正可也餘未報者併俟後信

又

所論固知孝思之切於此不能自己者然風色如此不論也人雖賢昆仲寧能保其不漏露於三族之間耶此須他日面見子細商量亦爲未晚但恐衰朽風燭不定則是天之命也亦無可奈何矣書說緣此間禮書未了日逐更無餘功可及他事只畧看得禹貢如冀州分爲三段頗有條理易照管而諸州皆只作一段則太濶遠而叢雜矣恐皆合依冀州例而逐句之下來注某人曰某地在某州某縣其古今州縣名不同有復見者亦並

問答卷二十六

六

存之以備參考段後低一字大書右某州第幾節以圖隔斷而先儒有辨論通說處即亦大字附於其下如邈于河過九江等語而無解大是欠若今日自有所疑有所斷則更低一字寫之如治梁及岐恐是說爲是其餘固草草程泰之最著力說然亦不通蓋梁山在同州近河濱可謂河流波及若岐山則在今鳳翔府自京兆府西去猶有六七百里觀地理圖可見其地勢之高且遠河水何由可及耶此類須載其本說而斷以非是則諸者曉如無此兩項則各留一二行空紙以俟恐後有補入者其導山處須以四列爲四段導水則一水爲一段段後亦如前例云右導山第幾節右導水第幾節其通論疑斷亦如之如此則庶幾易看矣所寄冊子今却封還請依此格目作一草卷便中寄及也

答劉定夫

建陽人

所論爲學之意甚善然說話亦已太多鄙意且要得學者息却

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細讀來以尚有此意思非區區所欲聞也

又

來書詞氣狂率又甚性時且宜依本分讀書做人未須如此胡說爲佳

答包顯道 揚 建昌南城人

所論致曲如此說於功夫無不可但盡性乃是自然盡得不可謂之直處用工耳致曲只是於惻隱處擴克其仁羞惡處擴克其義耳雖在一偏此却如何少得耶大率來喻依舊有忽略細微徑趨高妙之意子淵書來云顯道於異說已自洗濯烹固疑之今以此驗之乃知果如所疑也

問答卷二十六

七

既未免讀書則不會大段著力理會復是何說向見前舉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心甚疑之今乃知其病之有在也

答包詳道 約

詳道資稟爲實誠所愛重前書云云非以苟相悅也但觀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大學鄙說近看尚有未安處却是未甚平正方畧處定恨未得奉呈然使賢者見之愈未必信大抵如素所見愈退而愈平賢者所見愈進而愈險彼此不同終未易合且當置之各信其所信者即看久遠如何耳顯道根本處亦且是從前所見但添得此中些說話如敏道令弟則立

論又甚高尤非愚之所敢知耳

示喻爲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尚復何說然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剥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會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恐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會于本心斷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有險耳此說甚長非幅紙可既也

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然若謂氣質之偏只得如此用力則固不失爲近本而於獨善其身有得力處今却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不須講學緣讀書窮理便爲障蔽則無是理矣顏子一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

問答卷二十六

八

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禮文之變識悉曲盡豈是塊然卻不講學即東坡作蓮華漏銘識衛朴以已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喻之云無乃亦類此乎

答包敏道 遜

示喻已悉求放心固是第一義然如所謂執則一定而浩然獨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之本先立於此然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則亦可謂凌躐倒置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模範具在近世乃有竊取禪學之近似者轉爲此說以誤後生後生喜其爲說之高爲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戶而口傳此說高自標致亂道誤人莫此爲甚三復來喻恐未免此因便布聞未知明者以爲如何第深惜率之愧而已

承喻粗心浮氣剝落向晦 意味殊不淺自許如此他人復何所道區區但覺欲其過 未能耳

所喻已悉但道既不同不相 諒不必更紛紛今後但以故人相處問訊往來足矣九卦若如此說却似與前幅自相矛盾也 一笑

答符舜功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奈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符復仲初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

問答卷二十六

九

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効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答符國瑞

辱書具道爲學之志又見令叔爲言曲折甚善既有此志則窮理飭躬處且當勉力未可便肆虛談厭末求本恐或流於輕妄而反失之也所需墓額偶苦臂痛不能爲然仁人孝子所以顯其親者正亦不在此也

答黃幾先

示喻已悉但說曰各勉其志以自立而有待於歲寒則何必爲此縷縷而煩執禮之恭哉衰病比劇舜功遣人行速布此不及

詳然亦無以詳爲矣

答陳超宗

示喻向來鄙論有未盡者甚善甚善但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改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乎儼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但如彼中誠是偏頗向日之言正爲渠輩之病却是賢者之藥恐可資以爲益耳以今觀之政不必爾但將聖賢之言事理就已心上作一處看隨得隨守則久之須自有開明處也

問答卷二十六

十

示喻已悉但如此安排布置都是病痛又如必欲繆札安立標榜尤是大病若是真實做工夫底人只此一念之間便著實從腳根下做將去何暇如此擬議粧點邪不須深議他人得失政恐未免反爲彼所笑也

示喻自覺已與舊時迥別但未免間有小失果能至此甚慰所望但向來商量及得近書所論似於著實下功處猶未親切不知如何便得到此恐可且更向裏用心將此等向外粧點安排底心一切掃去久久或有長進耳若如此說今日用工明日見効則其不會下功斷可知矣

答顏子堅

示諭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勇恨未獲一見等語備見雅志亦足以當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箇端必有其所謂統之宗

曾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諭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于邪說誠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來書詞氣之間輕揚傲誕殊無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學之功有未嘗加之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爲惘然不意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是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崇而使吾子至於此邪顯道不能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得祠曹牒髡削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意已決亦且更與子靜謀之必無異論而後爲之似亦未晚如曰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爲謀僕不知所以爲子計矣

問答卷二十六

十一

答熊夢兆

天命謂性克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

此語或中或不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

或云學者天資庸常舊習未去便令他學中則息墮廢弛循常習故去須是奮發有豪邁之氣出得舊習了然後求中所以孔子道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竊謂所學少差便只管偏去恐無先狂後中之理

或人之說非惟用力處有病亦說壞了中字後說得之

或云明道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了此便是徹上徹下語且道如何是徹下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形而下者然於此須察其所以恭所以敬所以忠其來由如何以至耳目鼻口視聽言動皆然了此便透頂上去便是天命天性純乎天理此是形而上者是徹上語是一體渾然底事元無兩般能了此則他禪宗許多詭誕說話皆見破

若如此說是乃自陷於異端而不自知又如何見得他破常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曠日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曠日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

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會得做功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問答卷二十六

三

撰也

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

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落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上蔡對伊川也只是去箇矜字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此此說是

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

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待人接物之道如何

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

看論語精義不知讀之當有何法

別無方法但虛心熟讀而審擇之耳

安老懷少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學者流為兼愛去

此是大無規模未說到節目處

學者有志於仁雖其趨向已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豈得言無惡也

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

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富貴貧賤不以道得不去處之說此是為大賢已下設若大賢以上則處富貴貧賤只如一更不消如此說

聖賢之言多是為學者發若是聖人分上固是不須說不但此

問答卷二十六

三

章而已也

聖人不勉不思今書載傳授之旨云凡執厥中下一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

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樂不至於淫哀不至於傷今詩序將哀樂淫傷判作四事說似錯會論語意以此疑大序非孔子作

此說得之大序未知果誰作也

大雅小雅或謂言政事及道故謂之大雅止言政事故謂之小雅竊恐不可如此分別

如此分別固非是然但謂不可分別則二雅之名又何以辨耶

五伯秦穆永嘗主盟中夏乃與其數晉悼嘗為盟主却楚服鄭何故不與

此等無所考且依舊說又有昆吾豷大彭之說亦兼存之可也

竊謂釋氏之失一是自私自利厭死生為學大體已非二是嫉絕人倫三心徑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其失固不止此然其大處無越是三者

未須如此立論

釋氏言輪回轉化之說所傳禪長老去何處託生其迹甚著是謂氣散而此性靈不滅伊川聞之曰若謂既斃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與造化殊不相似似與性靈之說不相干如何此等處窮理精熟自當見得未可如此臆度論也

問答卷二十六

十四

答安仁吳生

去歲屏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遂為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為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為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鬼岸僭肆若老成人之為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皙之志非夫子扣之而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遂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

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簡硯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答趙然道 師雍 黃山人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宦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棄一官如弃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睨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喻也荆門之計聞之慘怛故舊痛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

問答卷二十六

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又況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服而亦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喻寫孟子字多不服三大字適冗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揮染耶

答康戶曹 仲穎

嘉慶癸丑門少與人接項歲偶見足下省闈條對之文愛其詞氣議論之不凡每恨無因緣相見數爲士友言之茲辱惠書乃知此意嘗得微聞而又喜賢者之不子鄙也示喻縷縷足見所存之遠大矣然嘗以熹所聞聖賢之學則見其心之所存不離

日用尋常之近小而其遠者大者自不待於他求初不若是其荒忽放浪而無所歸宿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聖賢終身事業寡也少而皆有志焉今老且死尚恨未能有以得其彷彿之萬分也足下不以愚言爲無取幸試思之異時肯來如約其從與否熹將望足下眉睫而有以得之也

答邵叔義 一本作邵機

遠辱惠書良荷厚意而長牋短幅表裏殫盡尤見雅志之高遠也高侯教士養民之績已悉書之如來喻之云矣但衰晚多病目替神昏序事之外無能有所發明此爲愧耳至於高侯之以教與足下之所以學亦恨未得其詳然竊意必欲實爲此學亦當有以自致其力於日用之間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然後可得決非一旦慨然永嘆而颺等坐馳之所能至也

問答卷二十六

又

竊聞下車以來究心職業設施注措類非俗吏之所能者甚善甚盛委喻詞記深認不鄙初以衰病之餘心力衰耗兼前後欠人文字頗多不敢率爾承當又念題目甚佳却欲附名其間使後人知賢大夫用心之所在但見有一二文字未竟度頃更數日方得下筆九月間更令一介往山間取之爲幸絜知之義乃少日聞之先友范公名如圭字伯達其說如此義理切當援據分明先儒訓說皆未及也今得仁者表而出之豈惟學者之幸蓋今百里之人與異時臨蒞所及無不蒙被其澤幸甚幸甚大學鄙說舊本訛陋不足觀近年屢加刊訂似頗得聖賢之遺意

忽忽未暇抄錄求教

又

所喻日用工夫如此數語誠是要切然亦須真踐其實乃爲有益不然徒爲牆屋標榜反招譏訕也

又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卽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太極等書四種謾附呈恐有所疑却望疏示徐丞處想時有便也吳大年極荷留念想且留番陽也

問答卷二十六

七

答湯德遠

示喻爲學之意極爲高遠非愚慮所及然未知所論於聖賢之言以何爲據其用力次第果如何此必有親切慙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爲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非熹之所敢知也

答王德修

熹見侍先君子官中秘書是時和靜先生實爲少監熹嘗於衆中望見其道德之容又得其書而抄之然幼穉愚蒙不能識其爲何等語也既長從先生長者游受論語之說遍讀河南門人之書然後知和靜先生之言始有以粗得其味然既不得親受首肯而其高第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以信其所粗得者果先生之意否也正叔之來旣獲聞所以相予之意甚厚又得其

所聞於左右者一二信乎河南夫子所謂終有守者其傳固如此也甚慰甚幸二說頃歲蓋嘗見之其間尚有未盡曉處恨未得面叩耳請論語詩三復感嘆今日學者不沒於利欲之塗卽流於釋氏之徑往往視此爲迂濶卑近亦無怪其迷於入德之方也

答蘇晉叟

示喻爲學之意比之前日加通暢矣牛山之水一章比類觀之甚善但論心與性字似分別得太重了有直以爲二物而各在一處之病要知仁義之心四字便具心性之理只此心之仁義卽是性之所爲也格之反復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迭之意如平旦之氣爲旦晝所爲所格而亡之矣以其格亡是以旦晝之所爲謬妄愈甚而所以格亡其清明之氣者愈多此所以夜

問答卷二十六

大

氣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舊說夜氣不足非是唯程先生也此語最分是豈人之情也哉此句解得亦太迂曲存亡出入一節乃是正說心之體用其妙不測如此非獨能安靖純一亦能周流變化學者須是著力照管豈專爲其已放者而言耶今專指其安靖純一者爲良心則於其體用有不周矣書中所論性情者得之但亦須更以心統性情一句參看便見此心體用之全自寂然不動以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非此心之妙也儀象法要項過三衢已得之矣今承寄示允荷留念但其間亦誤一二字及有一二要切處却說得未相接不知此書家藏定本向無恙否因書可稟知府丈丈再爲鑒正庶幾觀者無復疑或不幸之甚也兩銘說極可笑渠今春寄來前日紛紛此亦其一端後來又寄詩對杖橫渠尤力不答乃是向非天日清明此

亦是爲學者之禍也

又

示諭已悉但心統性情一語更宜玩味令其同異分合之際然不疑卽於窮理修身到處得力耳易圖昨亦有書粗論其意後來有少改更修版未畢它日當寄去論孟解乃爲建陽衆人不相關白而輒刊行方此追毀然聞留書者已持其本四出矣問之當可得然乃是靜江本之未修者亦不足觀也近爲此事所撓甚悔傳出之太早也

又

所喻大槩皆近之但頗傷冗雜及論仁字未當更宜虛心玩味不必外求但將此見在所說者子細反復之自然見得簡約條暢也持敬格物功夫本不相離來喻亦太說開了更宜審之見

問答卷二十六

九

得不相離處日用間方得力耳

又

別紙所示一一報去程先生云性卽理也此言雖約而甚親切有與省人處可更就此思之大抵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詞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

漆竊謂性體純粹無善惡之可名愚知之可分而情與才者則實寓於此性夫人稟賦之初自非聖人生知安行不俟矯揉其他氣質往往滯於一偏而才也者遂有高下清濁之異人苟隨其所偏而任其情則賢者僅止於賢而不賢者無復可反善惡之流自此分矣則是學之不可以已故賢者卽其才之善而抑其偏則情之所發無非循性之自然久久不已

得性之全則與聖人一矣不賢者卽其才之不善而矯其偏

則情之所發始能裁制以求合乎天理之正進不已漸磨其常常而久之則亦純合乎此性固有之善而與聖人亦一

矣故循性之情則情不離性情隨賢遷則性因習遷情不離性聖域攸歸性因習遠終焉下愚中庸曰及其知之一也又

曰及其成功一也至一之地其純粹明潔大同之始乎致一之功其博學篤志不已之力乎漆擬欲以是爲性情與才之

辨乞賜批誨

性情與才之辨當熟考孟子及程先生諸說而反之於身卽今何者是性何者是情何者是才須令一一實有下落方有下功夫處如此泛論非惟條理不明名言多誤而用力處亦不親切更幸思之

問答卷二十六

三

漆竊謂易之體用天地人物安然自有至信至順底道理停停當當不以人而過不以人而不及此易之體也中也宜也時也然一契於至當之理此易之用也人何以晦是之體反是之用夫人汨之以情僞亂之以私欲回視其身不啻如虛舟飄瓦尚何覺知此體此用爲如何哉必也主敬以直其內立義以方其外損益盛衰之理隨時裁制以就其宜自然出入起居之際易之全體不隔毫釐而易之大用無或偏蔽體用混融妙理純契一天地之闢闔會鬼神之動靜至矣盡矣不可有加矣漆是欲如是請易乞賜批誨

易本上卷之書而其畫卦繫辭分別吉凶皆有自然之理讀者須熟考之不可只如此恐象贅歎若可只如此說說便了卽夫子何用絕筆編而爲漆簡耶

先墓之文每以爲念前此病足之後脾胃衰弱不能飲食精力疲怠不能支吾近方小瘳而目盲愈甚其一已不復見物矣加以應接紛沓日間見客寫書吏無少暇以故久未能下筆積欠頗多非獨賢者所屬爲然也今又重以僞學得罪明時姓名踪跡無目不堪識者之口又豈作爲文字治伐金石之時耶所示文字敬具收藏萬一未死之閒幸蒙寬恩蕩滌瑕垢乃當有以

浮說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說耳其曰只說得七分者亦言沈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著力耳豈是更要別添外料釀玄酒而和大羹也耶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爲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騖於虛詞浮辨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力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去歲承書之日適有江西傅子淵在坐蓋喜聞足下之說而以示之子淵不善也熹猶未以爲然然自今觀之則拙者之見果爲有愧於子淵矣願賢者深思而有以反之勿使熹爲終有愧也

又

示喻訥言敘行之意甚善然前書鄙論亦非謂都不講究而專務力行也正爲聖言微指本自簡約不當如是支蔓以求之其愈多而愈遠耳

又

示喻虛一之說甚善此本聖人所不言今著一句便成贅語來喻推說其理甚當但以四十九著握而未分爲太極之象則恐亦未穩當蓋太極形而上者也兩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十九著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二三四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其體亦有不離乎陰陽五行者蓋於周子之圖書之首固已發此意矣若必其所象毫髮之不差則形而上下終不容強於匹配若曰各隨所指而言則與其以握而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之爲無病也明者試復思之如何

又

自反研幾之喻極感至意不敢不勉但他論有未能無疑者如詩樂起調畢曲之法乃自古所傳如此音調方有歸宿不可紊亂溫公書儀誠有未盡合古制處然兼而存之自可考見得失今以其一詞之不合便欲削去似亦草率且彼以俗尚而難古禮吾以臆見而改古樂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堂堂制度必已得其詳實因便早幸示及方欲詳數條之居或可取以爲法耳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

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方者又安在哉

又

禮圖未暇詳考亦是素看此篇不熟猝乍看未得若更得冠婚禮二圖容并考之乃爲幸耳室戶之屬並列於前不知以幾分爲戶幾分爲牆房在室東而無北壁不知其南戶有扉否戶當耶近東角耶雨階當直東西序之中而上耶近兩楹而上耶近兩壁而上耶須先定此地盤間架乃可議其升降出入幸亦并作一圖子細見示也易說用意甚精然鄙見却有未安處似是爲說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之趣更俟詳玩別奉和也

又

嘉數年來有更定舊書數種欲得面論而不可得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實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又

禮圖甚精但病難尚爾支離正甫到此未久亦大病數十日今又迫歸遂不得子細商訂但昨來黃堦考得堂序制度頗與來示不同亦未暇參考折中正甫計必持歸幸爲詳之因來喻及也易說用意固甚精密愚意亦素謂易學不可離却象數但象數之學亦須見得大槩總領方可漸次尋探今但如此瑣細附合恐聖人之意本未必爾而虛費功力也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開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

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亦尚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如前輩亦或未能免元聖所謂寬以居之子張所謂執德不弘正爲救此病耳不識明者以爲如何無由面語書札不得究所欲言而衰晚疾病恐不久在世間或能早爲命駕一來使區區懷抱得以傾倒而萬一辱有取焉亦非小因緣也此間雖有士友數輩然與之語往往不能盡人意一旦盡然此事便無所寄不得不爲之慮耳大學語孟說各一通讀往此近日所脩定然尚覺得有硬說費力處頗爲一閱見日面論演盡去此等病方見聖人本意也

答詹子厚

便中辱書良足爲慰但所奇喻趙二書及復齋行實莫詞三復

問答卷二十六

王

悲歎不能自已嗚呼世豈有斯人耶銘墓誠願効區區但時論如此兩三年來不敢爲人作一字而猶不免今譴責方新豈敢干犯且當謹藏以俟雷霆之威有時或息而烹偶未死則終不敢食此言耳萬一盡先朝露則諸賢之言自足紀於後世亦不待烹而顯幸密以告汪喻默會此意勿以語人也

又

罪戾之餘幸亦粗遺不足云云子欽之逝念不能忘前書所報刊行易說事不知尚及止否計其書多說象數似亦不妨但是有些近下氣息令人憎嫌耳可中安在書中說欲此來不知成行否因通書幸爲致意并問汪正父所在也此間禮書漸可脫藁若得二公一來訂之尤佳然不可語人恐連累之災也

答曾泰之

所喻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已功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喜論諸集注未嘗皆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却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答徐載叔

知放船下都爲排雲叫關之舉此意甚壯示及藁草詞氣奔放而敘事詳密病中目昏累一披覽甚快鄙意所論亦切中今日之弊如經題破碎近日尤甚前日江東未得請時嘗欲到官後檢舉諸州所申入一文字効其騷侮聖言之尤者一二人雖或未必聽從亦且令人傳笑少警俗既不成行此事又且已今

問答卷二十六

王

讀來示如癢得搔也但此事更有根本今徒然說得病痛不知如何下藥又此於治體僅爲一事而文書浩濊已如此恐萬機之暇亦不能詳覽也更略簡節之并與施行之目一二陳之乃爲佳所喻學者之害莫大於此文此亦抹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興時文其使學者弄本逐末爲害等爾但此等物如滂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爲通人之蔽不當以是爲當務而切切雷意也放翁之詩讀之爽然近代雖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者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嘆不能自己蓋愛之者無罪而害之者自爲病耳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

又

專人示問尤荷厚意但觀所論枝葉太繁標榜太多似於古人爲已之意有不相似者未知謝陸二公曾以此事嚴否竊謂此非小病遂而不反尤悔之積將有不可勝言者辨說雖精無能補也

答葉正則通流水心永嘉人證忠定

來書毫毛鈞石之喻是乃孟子所謂尋尺者此等議論近世蓋多有之不意明者亦出此也古人爲已之實無多言語今欲博考文字以求之而又質之於膠擾未定之胸次宜其愈求而愈不得也既未知其實之所在則所謂百餘年來之所講貫者果指何事以充之而遽以爲未合於聖賢之中耶

又

向見人家抄錄諸康事有耿黃門劄子論祖宗致治不如熙豐

問答卷二十六

三

之盛者數條不當專以祖宗爲法後有欽廟批語若曰昨降某事指揮失於思慮尚賴師傅大臣正教其失前命更不施行當時不曾錄得後閱實錄長編之屬皆無此事不知今尚有考處否耿之誤固固非一事然此一章乃定公孔子所謂一言者恐不可著之史籍以爲永監也

又

所喻二說之未安且悉雅意但熹則以爲舊聞者中也獨得者過也賢者之所以未然者不及也其詳雖有未得盡聞者然大約當不出此於此看破則千里同風不待片言而群疑決矣

又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

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唯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拘議見議論日益早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畧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已見博量奏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撐柱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瓊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

問答卷二十六

三

可談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而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觀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誠偽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策竊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堅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閑無益而有損也若見得道理分明便無事殺決不服讀佛書若偶讀之亦須便見得其亂道誤人處愈親切不至爲此言矣試以此一端

思之可見得失劉智夫此間相去不百里暑中未得款會同志難得但恐自處已太高了不肯放下就實做工夫耳年來見得此事極分明乃知曾子實以魯得之而聰明辨博如子貢者終不得與聞於此道之傳真有以也

答徐居厚 元德

大病新復正要將護不可少有激觸損動真氣讀書度未能罷且歇得數月亦佳將來看時亦且適意遮眼自有意味正不必大段著力記當損入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疾病況古人之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力隨分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問耶前此屢欲言之而匆匆不暇今亦不特爲養病發也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只是如此却不知得他合下是甚次第大抵本領方有功夫到此若只將自家此等小小見識而學養子而后嫁豈不悞哉至於平心和氣却是吾人學問根本亦不爲病然後當著力也

答趙履常 崇憲 忠定公長子

示喻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爲尤難茲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功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潑廷老所傳鄒說正爲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疎畧未成文字耳然試畧考之亦粗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答方賓王 諱 相處人徒嘉驥

伏自先人實與先侍郎丈有遊從之好而熹蚤歲又得以州縣

小吏趨走幕府之下辱慰薦焉衰悴無堪不能有以報效萬一每念知顧之重未嘗不愧且歎也屏居衰病懶惰相仍又不能一通問訊門下然知舊聞亦未嘗不詢扣動靜而鄉往不忘也屬有人都不能半月而匆匆以去乃辱專人追路惠以手書意奇動厚三復增歎且審即日極暑尊候萬福又以爲慰示喻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甚慰鄙意但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謂操存涵養者又不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底功夫也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即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爲非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如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程子所論心指已發後書明言此固未嘗則是一時言語不免小差頃如後說乃爲無病蓋性爲體情爲用而心則貫之必如橫渠先生所謂心統性情者其語爲精密也忠信之說大槩甚善但理之是非事之當否恐當於是非羞惡之端論之忠信之得名未必爲此說也道旁客舍草草布此言不盡意恐有未安更俟垂喻有書只託呂子和發書至發女彼中時有便也未由面講豈勝悵然唯冀以時珍衛用慰遠懷千萬之望

又

別紙所喻甚善向亦見浙中士友多立一偏之論故爾過憂然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頃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功夫乃無間斷耳心性之說亦已得之但性卽理也今以爲

問答卷二十六

元

問答卷二十六

三

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以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爲人失其性而氣質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鄙意如此未知是否

又

性者道之形體因記先生誨而思之姑以所見布稟知言云性立天下之有蓋萬物之所以有者以是而已苟無是則氣化將斷絕生物有窮終矣故曰陰陽之根柢造化之樞紐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而道之體也然前賢之論性未嘗一及於此而必以人物言一動靜而言者蓋性不能捨物而自立捨物而論性則性蓋不可得而名如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矣道也者言天之自然也性也者言天之賦于萬物萬物稟而

問答卷二十六

三

受之者也雖稟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爲天者初無餘久然則性與天道非二體也記其分則當然耳道體無爲也人心則有動焉而萬事萬物人倫物理咸通變化之機莫不備具而仁義禮智所以立人極也譬之人有是身頭目手足各有攸職而不相亂而身之用乃全性卽理也而繼之以康節之語妄意恐出於此未知是否義愈精則言愈難矧以淺陋恐不足以發其蘊乞賜詳誨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來喻所云自是明氏知言之意與此不相關也

問答卷二十六

三

或者曰易傳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皆妄也乃邪心也說舊常疑此語以爲離邪卽歸於正所謂閉邪存其誠非閑邪之外別有誠可存也但閑邪則誠自存矣後來方子看得不精元不曾實體得只是將言誠尋求所以草草如此夫莊敬持養此心既存亦可謂之無邪心矣然知有未至理有未窮則於應事接物之際不能處其當則未免於紛擾而敬亦不得行焉雖與流放而不知者異然苟不合正理則亦未免爲妄與邪心也故致知所以爲大學之首與其用力之次第則先生所作大學傳所引程子游氏胡氏之言數條是也但莊敬持養又其本耳近來學者多說萬理具於心苟識得心則於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指致知之說爲非其意大率謂求理於事物則是外物證竊謂知者心之所覺吾之所固有蓋太極無所不該而天下未嘗有心外之物也惟其汨於物欲亂於氣質故其知乃始蔽而不明而敬以持之思以通之者亦曰開其蔽以復其本心之知耳程子曰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者豈皆窮之於外哉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所以處之者欲窮其當則固在我矣程子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則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渾濁久自明快矣所謂渾水與明快非自外來蓋亦開其蔽而本心之明漸見耳此心分量之大而運用之無窮豈一事一物之所能該一事適其當他日或未然則亦不得爲心正必也如程子所謂覺悟貫通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一毫之不盡則義精而用妙始可以言盡心知性矣不知或者識心之說豈一超直入者乎

所論易傳無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免紛紛擾擾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或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謂仁義二字包括人道無遺然而仁難言也嘗即聖賢言心處及程子講論及此者觀之亦

問答卷二十六

三

隨有所見比因讀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此語以身體之似有省處而後於聖賢之言與程子之說似可類推夫仁者天理之統體而存乎人者蓋心德之合而流動發生之端緒也心之具衆理猶穀種之包容生意而其流動發生之端即所謂生之性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而元者善之長也夫穀之生而苗長而秀成而實根條花葉形色臭味各有定體不可相錯然莫不根於種而具於生之性譬之萬事萬物之理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至於履履之微語默之暫亦皆有爲當然不易之理莫不根於心而具於流動發生之端此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兼備也故曰理一而分殊蓋循其用則散殊難擬變化無窮而大本一原初不貳也只此二者包括人道已盡然人之有是身即

有自私之蔽心既不宰而情爲之主發不以正而人之生道息焉故斯道之間有不存則君子之不仁者有矣蓋道是於統體上看其發用一出於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始爲盡人之道夫子未嘗許人以仁者如此

所論仁字大槩近之而以發生流動之端緒爲仁則是孟子所謂惻隱之心程子所謂陽氣發處皆指情而言之不得爲仁之體矣又所謂事物之理皆具於流動之端然後見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兼備此語亦似微有義外之病大抵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此乃爲易見蓋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爲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金木土之理也木仁

問答卷二十六

三

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而爲四行之實改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貴也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辯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

又

前書所喻思索皆甚精密不敢草草奉報嘗徧以示諸來學者

使各以意條析之近方畧爲刊訂欲因發女便人轉以寄呈而
臨行適病不能料理簡書令人檢尋不復可得方以爲捷而後
聞適至欲追思錄寄而心氣衰弱如墮渺茫不復可得今姑據
所見畧具別紙幸一觀之有所未安却望報及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若曰但謂之道則散在
事物而無緒之可尋若求之於心則其理之在是者皆有定體
而不可易耳理之在心卽所謂性故邵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
邪邪也以此攻之所論之得失可見矣

人之應事有不出於意欲之私而但以不見義理之當然遂陷
於不正者多矣董子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
言而不敢辭者正爲此耳恐不必專以此心之存爲無邪心敬
不得施然後爲有邪心也

問答卷二十六

三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
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
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
底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拳作弄做天來大事看
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
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
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
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然
亦切勿以此語人徒增競辨之端也

仁義禮智性也體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用也統性情該
體用者心也今日流動發生之端卽所謂生之性又曰萬事之
理莫不具於流動發生之端此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兼

似未安也蓋孟子所謂四端卽程子所謂陽氣發處下當以
爲性而義之名則自其未發之時固已立矣羞惡之心則其
發見之端也

所示諸說皆詳密足見用功之深其論天下無心外之物一條
尤善鄙意所未安者只此數處爾諸人所辨雖不可見然其大
槩具於此矣或有未安却望疏示

又

前書下詢數條類皆精當敬夫未發之云乃其初年議論後覺
其誤卽已改之但舊說已傳學者又不之察便加橫刻爲害不
細往時常別爲編次正爲此耳然誤本先行此本後出遂不復
售甚可恨也赤子之心伊川先生最後一書言之甚詳蓋人心
莫不有未發之時不但赤子爲然而赤子之心亦莫不有已發

問答卷二十六

三

之時不得專指爲未發也衡轅之事遺書中亦有兩句與胡傳
相似劉質夫所錄胡益祖其意而不悟其失之毫釐之間也此
事舊嘗疑之近日亦方與朋友說及得求示適契鄙懷知闕理
之不苟也其他無可疑者恨未得面請耳

又

前書所論大學論語大集皆得之但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未
終始無非已事但演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功夫
真有効驗爾非謂前段功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
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少
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卽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
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又

蓋前日看所寄易說不子細書中未敢察察言之遺書後歸故
居道間看得兩冊始見其底蘊如言四象及先天次序皆非康
節本指其他亦多杜撰如九轉圖引魏伯陽參同契張平叔悟
真篇尤爲無理亦自不曉參同契中所說道理可惜用許多功
夫都不濟事大抵易之一書最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
畫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己分上成得何事而
世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得而欺也熹向來作啓蒙正爲見人
說得支離因竊以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
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
此外紛紛皆不湏理會矣聞已見之嘗試推攷自當見得其第
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
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易者信非虛語也然此書所

問答卷二十六

三七

論彼書之失幸勿語人又生競辨區區但恐老兄或信其說而
講求之則枉費功夫故專附此奉報爾先天次序一
本作次第

又

沈君易書詞太汗漫讀之多所未解不敢遽下語其間標著右
手餘五之說甚新而整似若有理但恐不可謂之歸奇尚有可
疑耳易於六經最爲難讀穿穴太深附會太巧恐轉失本指故
頃嘗爲之說欲以簡易通之然所未通處極多未有可下手處
只得闕其所不知庶幾不至大差繆耳

又

所寄易說却以上內諸疑義所得甚多其未安者亦各附已意
於其下并此封內幸更詳之前書所論易說已詳然忽忽尚多
未盡大抵多是未得古人正意而好自立說此今世讀書者之

通病也

視其所以一章誼謂所以所爲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所爲
雖曰善矣抑不知其意之所發爲利乎爲義乎所爲合於義
所發亦以義則固善矣又當察其平日所存所守果一出於
正乎至是則亦盡觀人之法矣范氏曰視其所以知其用心
之邪正觀其所由考其所行之歸趣疑倒說了

察其所安正是察其所由之安與不安若其爲善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則居之安矣范氏之說誠未嘗也

學而不思則罔一章誼竊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
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不窮其理則罔罔謂
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亦粗迹爾徒思而無踐行之實則殆
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學而思則知益精思

問答卷二十六

三八

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
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爲罔見之益而言

知之爲知之章誼謂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爲知
用是欺人或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已知不
知者以爲不知則離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
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
不舍則知至物格心正意誠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
路真切要哉此意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闊涉處甚多
要當步步以是自察則切身之用益無窮也

此說甚善

德不孤一章按程子自有二說曰各以類聚曰與物同曰爲
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此一說也曰一德立而百善從

之至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此又一說也南軒云善言之集良朋之來與夫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則是兼用程子二說不知如何

德不孤易中所說與論語不同德盛逢原者易之說也善以類應者論語之說也各指所之不可兼用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一章誼謂天理精微深妙無窮惟知至物格者然後能盡之苟有一毫未盡則心體未能周流而無滯也其於事物之間能自得其應之而必當乎信者理之全體實有諸已而無不盡之謂漆雕開所見甚大而不肯安於小自察甚精而不容以自欺則其立志之宏而進道之勇何可量哉此夫子所以悅之

此一章語意駁雜多病更加玩索爲佳

問答卷二十六

三

不念舊惡一章不知舊惡爲何事怨是用希不知怨是人怨已或已怨人如蘇氏說則指意皆明又不知可以爲據否程子不明說舊惡竟未知此章之所指歸也

舊惡是他人前日之過如其冠不正之類前日雖已望望然去之然今日正冠而來則取其改過而不念前日之過矣

夫子爲衛君一章誼謂本意只是衛君以父子爭國夷齊以兄弟讓位類而言之則輒之罪著矣楊氏辨論最爲詳盡但輒之罪則在據國拒父無父子之義而叔齊雖有父命乃以天倫爲重而逃去之則以叔齊當輒輒之罪何所容於天地間乎似不必引鄧以爲說冉有之問其不爲鄧發也明矣其後說爲勝然所謂輒乃先君之命者按左氏靈公嘗欲立公子鄧矣輒乃鄧讓之夫人立之不知此言別有所據否如所

謂廟壘以父爭輒便合避位國人擇宗室之賢者立之斯爲至當然猶疑報之逃避當在靈公既薨而夫人欲立之時如此則庶乎叔齊之風焉不知是否此說甚善

吾無隱乎爾一章誼謂聖人之作止語默無非教也唯聖人然後能之蓋聖人全體是此理無物不體無時不然也故此語二三子亦道其實爾若如謝氏楊氏之說則是我與二三子共此理其仰觀俯察與夫百姓日用者莫非此理之流行則恐舉物而遺其則將有運水般柴揚眉瞬目之意矣不知如何

亦善

子路問事鬼神一章誼謂由聚散故有生死由幽明故有人

問答卷二十六

早

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即其着見者而致其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焉耳矣

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

不踐迹一章程子謂循塗守轍不知塗轍爲何也張子所謂成法不知何者爲成法未有以見其所指之實也

循塗守轍猶言循規蹈矩云爾

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一章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又云便見仲弓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而已反復思之未得其說乞畧示梗槩

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與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

語子貢一貫之理誼謂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糅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卽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爲妙爾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驕等而施者抑可見矣諸儒以多學爲病者不知其意如何

此說亦善

問答卷二十六

聖

又
問中頗得講學之友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爲師真胡公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惑衆生者勢方橫流力不能遏可嘆

又

問中想不廢玩索因書時有以見警幸甚幸甚此亦有一二學者然極難得領悟之質又肯耐煩用力者不絕如綫甚可慮也年來目盲愈甚它病亦多殊懷懷無好況思復見賢者深講所聞而不可得奈何奈何此雖已拜祠官之命然辭職未報前此

憂懼萬一未遂更須力請耳浙中聞頗有船粟可濟民食不知比來氣象復如何外廷諸人不易扶持得且如此如鄭補之輩尚可望也向上一節則遠方不得而聞矣閑退之人雖不敢復發口然獻獻之憂不能忘也

又

病中却於說僞舊間看得轉覺簡約精明非昔時比恨不得相與講之也周高二君恨未之識近覺朋友未說見得如何且是做工夫未入腔窠所以茫茫然終日無進步處非但新學小生爲然也楊丞文字累年以病不暇今年又來索文字然念其事與今日議論無干涉欲留其人草成遣還而去年病亟時失去所寄行狀不免却令且回令別寫附來也知其練事勤職甚慰人意頃一再試郡更無人可使始知人才難得若不加意收拾緩急真無可恃也常平之積所在空虛無以爲水旱之備此誠可慮然去年只緣和糴故樂土亦爲凶歲此又未有可爲之時也不知幕府之議何以處此耶

問答卷二十六

聖

又

病軀雖幸小康然亦未能輕健老境益侵而德學不進朋友亦未見卓然可望以爲永久之託者甚可懼也

又

懇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孤迹殊未可保且得私義少安俯仰無愧它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路徑閑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咄咄逼人一身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之禍遂及吾黨耳

又

德聞知有進益善此亦賢者切磋之力但不知時論既爾能不逞轉否耳周南仲書來甚勤然覺得安排準擬之意多而無甚直向前之氣若一向如此退回擔閣恐難得入頭處也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開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型之淺深但到日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陳師德定 正獻公季子

熹愚不肖早嘗涉學歲月逝矣老大無聞靜循初心每自愧歎過承下問其何以稱厚意之辱然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

問答卷二十六

聖

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問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虛語不近人情之說也左右玩意之久於此蓋必已深有得矣更願免旃而無或怠焉則亦何事於他求哉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而無得者知之亦願左右者之識之也

又

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鄉道不忘之意甚善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懷索窺伺於無

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愚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況聞左右體康多病尤當完養思慮毋令過苦成就德器以慰士友之望

答吳生申

所喻從祀曲折乃向者令邸吏於監學書到如此因謁楊廣文元範渠住學久亦云實然遂依本書之近到都下遍問知識亦皆云爾決不誤也

答李周翰

熹踰伏累年不獲以時候間作止區區鄉往益不自勝今歲適滿六十而衰病支離無復四方之志恐不復得遂既見之願矣茲辱惠書三復感歎來喻諄復益見謙光又愧向來妄論之率爾也然是非得失之間正當精察而明辨或者內實安於舊習而陽爲是言則非熹之愚所望於高明也無由面論臨書浩歎

問答卷二十六

聖

又

示喻縷縷備見本末但原說之辨歲月浸久不復記憶獨髮髯其間頗有陽尊孔子而陰主墨明之意耳今乃承有未全伏罪之言又恐當時看得不子細也所謂終焉位天地育萬物厚人倫者乃吾道之正亦未見其上文不知盛意之微果何所寄未容遽陳鄙見便中幸復有以教之則雖自顧無聞可抽無餘可啓然亦不敢不披露胸臆以求訂證也

答朱飛卿

某承先生誨以持敬某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即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微不

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其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情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先生授以詩傳且教誨之曰須是熟讀某當熟讀一二篇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聲歌之漸漸引迪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詩皆淫聲小學之功未成而遽教以詩聲恐未

問答卷三十六

聖

能使之知戒而適以蕩其心志不如其聲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人亦知戒乎某欲令弟姪輩學詩尚疑此未敢聽以文義

詩且逐篇旋讀方能疏通詰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悟豈有讀一二遍而便有感悟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就讀而從容諷味之耳若疑鄭衛不可爲法即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復玩味應不枉費工夫也

人常有清明昏濁之外此固是氣稟然心不能不隨氣稟而少異夫口耳目心皆官也不知天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若曰心理本不異惟爲氣

質所拘而不能自明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質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孟子論三子蓋謂其智不若夫子夫是非之心智也豈三子能克其惻隱羞惡辭讓之心而獨於其是非之心下能克之乎

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離婁之徒是其最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便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爲不同道而不願學也

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盡心之說當時見得如此故以爲意誠之事後來思之似只是知至之事當更尋舊說攷之下文且只平看不必以所以二字爲關鍵也

改踐形說

問答卷三十六

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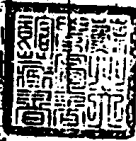
人皆有是形便有是理故曰形色天性也性卽理之謂也然衆人有是形而不能全其形之理故有形雖人而心實禽獸是不足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全其形之理故可以踐其形也伊川先生所請充人之形元字極分明矣

改誠意章說

誠意一章來喻似未曉章句中言當云人意之發形於心者本合皆善惟見理不明故有不善雜之而不能實其爲善之意今知已至則無不善之雜而能實其爲善之意則又無病矣又善惡之實於中者皆形於外自有爲善之實則其爲善也不誠矣有爲善之實則無爲惡之雜而意必誠矣純一於善而無不實者卽是此意未嘗異也

止

答鄭子上一可學號持齋甫田人



前此所惠書歸來乃得之所論詳悉此問朋友難得如此也
索者今書所說易中庸并甚子細今并答去其在別紙更就玩
之自見曲折也程氏易言詳今啓蒙所附益者只是向
來卜筮一節耳若推其理則離不得彼書也程先生說易得
其理則象數在其中焉若徒泥於象數則流於觀却須先見象數的
當下落方說得理不亦作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不知
歲暮或春暇能一示否
所論大槩多得之偶以事出
報其簡亦有一事
當別有便却附書也孟子求
放心一條
觀之真是學問之要不可不
留意也

所論人心道心之說甚精密矣但常如此虛心精察自然
見得舊說是非漸次
後可以
知窮理此說甚當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是
此事之外更無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即無可下手處此本既立
即自然尋得路進進不已耳易中占辭其象亦有來歷不
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
且從先儒之說耳論語說已注在卷中幸更詳之有便復以見
喻也二子同往金華或相見幸有以規切之

道心之說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為主印人心自

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為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
即人欲便行矣通書等何故不曾寄去今往一本所疑附錄數
條亦畧要見脈絡相連處耳不足深致疑於其間也但第三十
六章注中二字當作一字西銘卒章而句所得頗未安試更思
之如何向來諸書近來整頓愈精各矣只是近處難得學者肯
用心耳此道之傳不絕如綫甚可憂歎唯冀益加勉厲以副所
望

又

此却有數士友相聚然極難得可共學者浙人為功利浸漬壞
了腹心尤難說話甚可嘆又可懼也

又

所論大學之疑甚善但覺前日之論頗涉倒置故讀者泊沒不
知緊切用功子細看來經文只是就大體規模上推說將來耳
非謂實經此漸次等級然後及於格物也故後來頗創舊語意
以此耳補亡不能盡用程子之言故畧說破亦無深意也大抵
看大學須先緊著精神領畧取大體規模却便回來尋箇實下
手處著緊用功不可只守著此箇行程節次便認作到頭處也
賦題之說若論詩人本意則湛露云云只是興發下句之詞未
有他意而說者推以取義則似有今日之論亦不害於義理但
露以陽晴猶諸侯稟王命以從事非謂陽盛而露晞如王道盛
而諸侯衰滅也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
近似者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
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若一切漫漶十分放
倒而曰吾始去泰甚焉則是誠謬邪道之詞而非所以為訓矣

聖賢惡似而非正爲此也尚安得捨吾不可易之體而徇彼
淺儒黃老之餘哉不知子以爲如何趙推書云誠義理者多
被損黜不知其間有能及此意者否然此勿以示人恐又生競
辨說誠可憎也別紙已注其下幸章幸深留意也

又

子晦書煩致之或相見問鄉里公共利害告之無嫌也君平之
說鄙見正如此南蒯事國語中所記尤詳可檢看也

又

來書所問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
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也後世說
設教二字甚害事如溫公之學問雖一本於誠而其排釋氏亦
曰吾欲扶教耳此只是看道理不透非獨欺人而并以自欺此

問答卷二十七

三

大學之序所以必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也平康正直則來喻得
之矣但不知剛克柔克謂自克耶抑謂勝彼耶此上四句須看
得有歸着乃無窒礙耳

又

所示論說數條備見別來玩索功夫偶以病中意思昏憤未暇
細觀不敢草草奉報此間亦有朋友數人往來講學但久病倦
甚無力應酬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新舊諸書尚有合整頓處頭
緒不一亦以病倦不復能如舊日越得課程未知何時復得會
面所歎言者無窮臨書徒悵然也

又

此心之靈即道心也道心苟存而此心虛則無所不知而豈
特知此數者而止焉

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昨答季通
書語却未瑩足據以爲說

使學者於致知上循序而進則凡所謂道德齊禮之類皆舉
之矣

格物致知乃是就此等實事功夫上窮究非謂舍置即今職分
之所當爲而泛然以窮事物之理待其窮盡而後意自誠心自
正身自脩也

意不誠則撓亂其心牽連引動無所不至能誠意則心自正
意雖不誠心固不可欺

此說甚善但不知既謂心不可欺何故却可撓動請更詳之

善端無時而不呈露於外又云尚何待於發見哉又云只於
居處恭執事敬上用力即天理常存何時而不發見

問答卷二十七

四

既知善端無時而不呈露則當知無時不有下功夫處不可謂
常時都不發見必待其有時發見而後可加功也若如所論只
於恭敬上用功夫則又只是存養之事若便以此爲格物功夫
則是程先生所謂若但敬而不知窮理却是都無事者矣須知
遇事而知其當然即是發見就此推究以造其極即是格物但
且如此用功則所謂發有所指而流於空虛未有所見而苟且
自止之病亦不必慮矣

苟且一作流於

知至意誠一段

來喻得之舊說有病近已頗改定矣其他改處亦多恨未能錄
寄也

論易傳

易之爲書本爲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

法論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此數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或是渡江或是涉險不可預爲定說但其本指只是渡江而推類旁通則各隨其事

論中庸

此書從前破人說得高了更不會子細推考文意若細讀而深味之其條理脈絡曉然可見非是固欲如此剖析自是并合不聚也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故君子謹其獨也若不分作兩段則是故君子云云故君子云云此兩處豈不重複況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與謹其獨分明是兩事驗之日用之間理亦甚明只是今人用心粗淺下工不親切故不見其不同耳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己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引愆益加勉勵而不敢自怨焉耳以此見得古人文字關鍵深密直是不草草依乎中庸博學審問兩段亦非強爲分別如庖丁眼中自是不容有全牛也請更詳之

又

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可學衆喻此語極有開發但先生又云向各季通書語未盡不足據以爲說可學竊尋中庸序云人心出於形氣道心本於性命而各季通書乃所以發明此意今如所說却是一本性命說而不及形氣可學竊疑向所開此心之靈一段所見差謬先生欲覺其愚迷故直於本原處指示使不走作非謂形氣無預而皆出於心愚意以爲覺於理則一本於性命而爲道心

覺於欲則涉於形氣而爲人心如此所見如何

中庸序後亦改定別紙錄去來喻大槩亦已得之矣

告子問性云云解云蓋指血氣知識爲性下又云近於後世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之說又云告子謂人之甘食悅色性之自然蓋猶上章知覺運動之意也可學謂甘食悅色固非性而全其天則則食色固天理之自然

此說亦是但告子却不知有所謂天則但見其能甘食悅色即謂之性耳

告子先云義猶杯棬而下云以人性爲仁義其意蓋謂仁義出於本性但下文又指仁爲在內疑告子本皆以仁義爲外既得孟子說畧認真以爲內而尚未知其所以愛故猶執義爲外告子知所以愛之由乎仁則亦知義之不離乎仁矣仁

附錄朱子

六

內義外之說不知告子何以附於食色性也之下可學竊疑告子指食色爲性以爲由心出故亦畧指愛以爲在心初意亦只如此看適細推之似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此義差在內耳

盡心知性云云可學每讀先生書解於文義之間最不草草如君子深造之以道夜氣不足以存他人便不認之以足以兩字先生拈出而一段之意皆全故可學因此每觀書於文義之間一字不敢放過蓋古人文字高下曲折之間皆其意所寓故於此一段雖先生之說指意明白而竊有疑焉伏乞批示

論其理則心爲粗而性天爲妙論其功夫則盡爲重而知爲輕故云所謂盡其心者即是知性而知天者也三者只是一時事

但以表裏虛實反復相明非有功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亦言其本一物耳所謂深造夜氣看得甚子細此書近為建陽人販賣甚廣不知有幾人看得此意出來亦可歎耳

又

有子言其爲人也孝悌只是言尋常人如此則好犯上者鮮矣其言頗輕下文孝悌其爲仁之本言卽重蓋世間自有一等孝悌人而不知仁正是由而不知耳然則此一段當於務字立字上著工夫

上兩句是說道有本末務本是工夫當於務字立字上著工夫志學一段伊川先生謂聖人未必然亦只是爲學者立法先生注中亦取此說又云聖人生知安行非有進爲之漸然其

問答卷二十七

七

乾乾不已之心未嘗自足則其極至之妙必有日新而又新者故其言如此愚鄙未曉且欲從伊川說如何恐議未至而強求之徒有揣摩料想之病而無確實自得之功

聖賢之學非常情所能測依約如此須有與他人不同處耳

子謂韶盡美一假先儒皆引征伐以說武正謂其樂聲自不能掩今注云其實有不同亦是指其聲耶或謂其聲雖皆美惟原其義則自有不同也

美者其功也管者功之所以立卽揖遜征伐是也

吾道一以貫之一章前注云此皆借學者而言在聖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

注去上一句雖云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而不明指其爲

忠也未適如何

道體無二而聖人今改作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此注是後來改本解釋極明白矣

又

或謂伊川先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使聖人爲之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先生解云心德全體非事爲一節可論但二子之清忠使聖人爲之固只是清忠莫亦是仁中之清忠與二子異孔子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可學謂二人既未仁則清忠亦未至此反觀之如何此說得之

回也三月不違仁尹氏曰三月言其久若聖人則渾然無間矣可學觀尹氏之意蓋以不違仁與安仁異必則聖人之安仁則無間斷若只如顏子之不違則雖欲無間斷不可非謂

問答卷二十七

八

不違仁已至極特有間斷耳又不知尹氏之意果是如此否此亦得之

天生德於予一章上蔡云使其能害已亦天也龜山亦然諸家多從之先生解云言必不能違天害已可學謂衰亂之世

氣運差謬福善禍淫容或有失若天理則卓然常在如許盛德必不應殺得故伊川云聖人極能斷致以理

伊川說是夫子正意謝惕是惟說餘意亦不可不知也

泰伯及周之至德

此兩段且寬著意思看事殷伐紂事雖不同然其隨時順天則一而已

又

大哉淵曰無極而太極可學謂無者益無氣而有理然理

無形故卓然而常存氣有象故闊闊欽敬而不一圖又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太極理也理如何動靜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南軒云太極不能無動靜未達其意

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此又何關於氣乎他說已多之但此處更須子細耳

誠與仁之名所以異者誠自其渾然不動言之而仁則已流出矣故在濂溪圖誠為太極而通書謂誠無為於圖陽動屬仁於易元屬仁程先生亦謂生之理便是仁推此可見

自性言之仁字亦未流出但是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其實與誠字所指不同須更辨得分明始得

問答卷二十七

九

在臨漳問仁公先生曰仁在內公在外可學謂仁然後能公程說則是公然後能仁不知小人何以能公

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功夫極至處故惟公然後能仁理甚分明其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大學云在止於至善程先生所謂理之精微不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也文官曰元者善之長也程先生云仁者善之本乃是自發出說與大學非有二善如孟子說性善自情觀之亦是因發以見其善而其本善者固昭然而不可掩也程先生所謂姑以至善目之者乃所以極形容其精微耳所謂精微之不為善而借此以名之也近世諸儒論性往往執此說謂性不可以善名而必欲置之於渾淪茫昧之地乃是粗

見其外而不精見於內故其說差

此說得之

命者天之所以賦于乎人物也性者人物之所以稟受乎天也然性命各有二自其理而言之則天以是理命乎人物謂之命而人物受是理於天謂之性自其氣而言之則天以是氣命乎人物亦謂之命而人物受是氣於天亦謂之性

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為性命也

人生有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壽夭出於氣故均受生而有顏子盜跖之不同賢愚出於氣故均性善而有堯桀之或異然竊疑天地間只是一氣所以為壽夭者此氣也所以為賢愚者亦此氣也今觀盜跖極惡而壽顏子極賢而夭如是則

問答卷二十七

十

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有異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為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為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

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壽且富以下反是

儒釋之異

儒釋之異正為吾以心與理為一而彼以心與理為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

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

故云敬定常惺惺法之類

謝尹二說分內外皆是自已心地功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

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謂之愛物則愛之惟均今觀天下之物有二等有有知之物禽獸之類是也有無知之物草木之類是也如數罟不入洿池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殲天聖人於有知之物其愛之如此斧斤以時入山林木不中伐不蠲於市聖人於無知之物亦愛之如此如佛之說謂眾生皆有佛性故專持不殺之戒似若愛矣然高宮大室斬刈林木則怙不加恤愛安在哉竊謂理一而分殊故聖人各自其分推之曰親曰民曰物其分各異故親親仁民愛物亦異佛氏自謂理一而不知分殊一但借此言一但指血氣言之

南卷卷二十七

故混人民物爲一而不及察者反賊害之此但據其異言之若吾儒於物竊恐於有知無知亦不無小異蓋物雖與人異氣而有知之物乃是血氣所生與無知之物異恐聖人於此渾亦有差等如齊王愛牛之事施於草木恐又不同此說得之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終而氣不常定中庸曰大德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理固當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天死蓬華之士固有老死而名不著者豈非氣使之然耶故君子進其常而不道其非常然竊疑理先而氣後今理既不足以勝氣則凡福善禍淫之說不驗當多何以爲天地之常經意謂氣雖不同然亦隨世而異堯舜禹以聖人在上天下平治以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如春秋戰國之時刑

殺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

又

此於前段論性命處已言之矣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尊耳誠仁天下之理一而已然誠體也仁義禮智皆在其中仁用也與禮義智皆爲誠中之一理仁爲生動之理包含義禮智則又合爲一全理又只是誠之推耳

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性命若生而知之者渾然盡善則氣自氣理自理兩不相關又必說氣質自生知而下雖是理無虧然却繫於氣氣清

南卷卷二十七

而理明氣濁則理暗二者常合故指爲氣質之性言此理視氣以爲進退非以氣質亦爲性命也

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缺繫焉耳

儒釋前承所答云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質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真於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敬得批教反復思繹乃知只有動靜之異而無內外之別又云二人亦各就一處言之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微頭微尾不可頃刻間斷了上於講

論處儘詳密却恐此處功夫未到所以不甚精明於已分無得力處更於此子細着力以固根本爲佳

又

近修何業因來幸語及也此間夏間精舍有數朋友自嘉興地入山遂皆散去今則其室久虛蓋火色如此想彼自不敢來此亦不敢願其來也閑中看得舊書一過有所未安隨筆更定恨相去遠不得相與討論也

又

病中不致勞心看經書閑取楚詞遮眼亦便有無限合整理處但恐犯忌不敢形紙墨耳因思古人是費多少心思做下此文字只隔一手便無人理會得深可嘆也所編左氏文字如何若有人寫旋寫得數段來亦甚幸也病中不敢出門已累月精

南卷二十七

舍亦爲茂草塊坐無語語偶便附此語然依然通人

是費多少心思一本無是字

答林一之

疑問兩條至誠之說固難據等遽論意於四子後序中已畧言之矣不謂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詳考之過宜且平心重意反復玩味必當自見或與朋友講之亦必得其說也

又

所示疑義悉已附注鄙見於其下大抵向來見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繁雜牽連之病今者所示亦復如此此是大病痛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養氣一章却係暢所以如此只爲此章不替其它說支蔓耳此得失之證甚明不待遠求也

又

二解垂示足見別後進學之功悲冗亡慘未暇細考然其大指似已多得之矣但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以此心而事天耳天命不忒自無獻公吉父之惑也集注所疑亦甚精密但天之生物不容有二命只是此一理耳物得之者自有偏正開塞之不同乃其氣稟使然此理甚明程張論之亦甚詳悉可更詳考當見其意告子之失乃是不合以生爲性正是便認氣爲性故其稟不能不同此亦當更細消詳也二十五畝爲貢恐是印本多二十字此眼前事不應如此之誤至如實皆什一之說記得亦用廬舍折除公田二十畝如先儒之舊但此却只說得百畝而徹耳七十而助之法則須就公田七十畝中剋除廬舍而實計則亦可接成什一注中必是不曾說此一節此間無本

周卷二十七

十四

檢不得然此亦是大槩依約不見古法果如何且當取其大指之畧通可也如來喻商人以七畝爲助此語亦疎蓋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自賦於官助法則須計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畝只得五十六畝其十四畝須依古法折除一家各得一畝若干步爲廬舍方成八家各助耕公田七畝也如謂嘉說商人九分取一商人十分取一恐亦非嘉本文商人九分取一除廬井則爲十分取一如前所云固自分明用人則鄉遂溝洫用貢法而自賦自不妨十分取一唯都鄙井田用助法則爲九一然如前說去其廬井則亦不害爲十之一矣周人未嘗專用九一也張子遺法不可見李泰伯平土書集中有之亦不在此然此等姑緩之亦無害正唯義理之大原與日用親切功夫不可不汲汲耳

示及疑義已悉奉報但恐且當據見成文義以復玩味自見漸
起不必如此附會立說無益於事也安卿書來看得道理謹密
此間諸生亦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遠正為德門之慶區區南
官亦喜為吾道得此人也鄧守下車既久諸事當一親臨笑已
囑鄭丞趙糾言之未知能勇為否

所示鬼神之說甚精更宜玩索使凡義理皆如此見得有分別
而無滯礙則理其可窮矣但所云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
亦須知未始不長存耳

又

集注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妄意推求其說以謂先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固仁也而亦莫非愛也親親而仁民

問答卷二十七

七

仁民而愛物此亦仁也而亦莫非愛也所以安之所以信之
所以懷之此則理也非愛也理則根原來處確然不可易者
也愛則指其見於用者言之故愛屬乎情愛乃仁之一事理
屬乎性而理乃仁道之大全故愛不是仁而愛之理則仁也
理者性也愛者情也性則體情則用仁之為道本性而該情
而心乃性情之至乎至乎性則所以然之理莫不具於心至
乎情則所當然之愛莫不發於心由是而理完於此由是而
愛行於彼皆心有以主之則仁豈非心之德歟

愛之理所說近之心之德更以程子穀種之譬思之

道千乘之國章莖註謂五者相承各有次序竊意有土有民
無非事者敬其事則心專在是纔敬便有信底意思民便有
親感之心不敬則心不在焉事便由奔便無終始全無誠意

何以示信於民哉既敬而信則主一之功效而無不慈實者
其自奉必薄必能節以制度矣制度無非出於民者既知省
節必是以民為念而知所以愛之也愛之則不敢傷之必欲
厚其生然非及時以耕則其生亦無自而厚故使之必不違
其時矣不審於相承之意是否

此等處須看有能如此後方能如此之意又看有能如此後又
不可不如此之意反復推之乃見曲折

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與本是
一神以與為尊以主為卑何也宗廟之祭設尸謂以人類求
之五祀有尸其義如何

不是尊與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
迎尸於與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據禮家說祭山川亦

問答卷二十七

六

有尸其詳不可考矣

論韶武者大槩不出揖讓征伐二條程子則兼大傳為說集
注兼性之反之為說以中庸三知三行觀之及其成功一也
既謂之成功則一而見於樂又有不同之實何也莫是生知
安行終不可得而並雖曰學知利行有可企及之理恐亦只
是全盡得許多道理論其天成渾然處其氣象終有間否
不惟大傳之說不足信但看兩聖人事業氣象自是有等差如
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

樊遲問知告以敬鬼神而遠之在三代之時民間所謂鬼神
士則有五祀與其先祖此樊遲之所當察想無後世之所謂
淫祠者告以敬而遠莫只以五祀為戒也然以子路請禱觀
之則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程子謂子路以古人之諫對則是

子路但舉此諫詞謂其有此禱之理爾意不在指所禱之神以爲禱否

鬼神固不謂禱祀然禱祀之鬼神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

先生答安卿忘食忘憂是逐事上看一憤一樂循環代至今畧借一事明之學樂至於三月不知肉味此發憤忘食底意及其得之深乃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此樂以忘憂底意思其逐事上皆有此義故一憤一樂循環代至然亦不以此而終身其言不知老之將至蓋謙已勉人耳觀耳順從心之年樂且不可得而言况所謂憤耶

此說得之然亦大拘滯矣須看它立言意思如何不可似此泥著也

問答卷二十七

七

明道先生云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其誠意宅百揆總元戎之任與高卧草廬悠然自樂者其理則一本無大小之分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也萬變乃人之萬變在吾心實無一事吾之所以爲心者蓋無人而不自得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而已不審是否

吾之所以爲心者如何而能無人而不自得此須意會不可只作閑話說過便休也

太王有翦商之志而太伯不從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人伯遜位而去莫是翦商之事在我雖不從而難必於後人若不遜位而去則又兄弟爭國違父之命已先失德此所以固讓也太王既有避狄之心何故又萌翦商之志於數十年

之前莫是以其理與天命推之知商之必亡周家世世修德知不能違天命之眷付耶方其去曲也爲民之故不欲驅之鋒鏑及其傳季歷以及昌亦爲民之故必欲拯之水火之中故避狄翦商亦時焉耳而已事雖不同其心則一均之爲民無所利也

太伯只是不欲爲此事耳今亦未見其曲折不須如此穿鑿附會也

成於樂是古人真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鍾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

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

問答卷二十七

六

子罕言利程子謂計利則害義害義則勿道可矣罕言何也有自然之利如云利者義之和是也但專言之則流於貪欲之私耳

夫子教人不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此學惟顏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進有所得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它僅可以弗畔而已此門人之所以不可企及也

此說得之

升堂拒不用兩手則手中無所執矣若有贊及執圭則升堂有不必拒衣但防其不至攝齊否

執圭而升則足縮縮如有循自不至攝齊矣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循而又有上下莫是心與手齊

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一不至過授否得之

明衣之制

未詳當開

又

禘說舉趙伯循謂魯大廟以周公爲始祖以文王爲配趙莫只是以意推之否

春秋纂例中引證甚詳

每事問之義如何

蓋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得問耳

比干之忠方始謂之仁然亦只是一事之仁

問答卷二十七

九

祭有小有天地之祭山川之祭社稷之祭又有所謂五祀之祭及先祖之祭不知隨其大小各有其神耶抑天地間只一理感通耶竊嘗思其說天地之間自其成形而觀之或大或大不能無別故王者既爲天下之主則天地之大王者當之故王者祭天地而推之諸侯爲一國之主則境內之名山大川諸侯祭之士爲一家之法則家之有門戶中霽之屬爲士者祭之若夫社稷則專爲民而設凡有土有民者莫不各有所建社稷而祭之必有祖而祖在所祭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先祖之祭若論小大之制則因王公士庶而爲之等差其祭秩不能無分別也若論其所以致祭之理則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誠之不可揜處則上而王者之於天地而士庶之於五祀祖先其感通只一理耳上蔡謂祖考

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卽此而推天地精神便是王者精神其鬼神之神威感通之理不容有所分別也妄意推求不審是否大槩如此然更有分別曲折處宜詳味之

三代革命何故要改正朔夏時既正必欲改之商周無乃好異而未盡相承之義春夏秋冬以成一歲此時序之正必欲改之無益於事祇見亂天時耳其改之之義謂何

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耳目古人蓋有深意而子丑之月亦有可爲歲首之義

孔子於定公時墮三都欲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郈圍之不克聖人舉事自是持審何故郈不肯從命及圍之又不克何也

三都當墮是時又有可墮之勢故因而乘之孟氏亦非不肯墮

問答卷二十七

辛

但其守者不肯因與墮了孟氏耳

某往年與先兄吳居不知考禮經輒從世俗立家先龕于堂意按溫公書儀立牌子不知用古尺只用匠者尺頗長大且實植於跌考用紫囊妣用緋囊考妣共用一不匣從上單下至跌伏承台誨云而今不可動謹輒再有懇請家中所設之主既不可動尋常只請俗節之祭向來祭禮行於先兄之家時祭及禘祭某皆預陪祭執事之側自先兄去後舍姪承祭祀祧高祖而祀先兄爲禰某家中既有家先上關高祖之祭下無禰祭於心實不安欲於時祭畢後候一分祭高祖於其家某主之遇當祭禰之月亦欲私舉禰祭如何若舉此二祭又成支子有祭庶子祭禰於禮經不合

此事只合謹守禮文未可遽以義起也況有俗節自足展哀敬

之誠乎

某家中自高祖而上三墓埋沒草間高祖墓又敗竹叔所以不利其房下欲改葬方發故壙見其中甚溫燥倉皇掩墓墓面磚石狼籍自先世皆不及整三墓相去三四里之內又在田頭某往來其下甚不遑安今欲重修整春秋薄講墓祭之禮今舍姪王之不審於親盡之墓合祭否

墓祭無明又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

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服飲食當如何衆子孫當何如伯叔父母兄弟孫姪嫡子衆子及再從三從已往忌日又當如何橫渠忌日衣服有數等今恐難遽行且主祭者易以縻素之服可也

又

問答卷二十七

主

前書所喻大學改字處已報方簿矣鄭氏字不必去亦無害也盡字固可兼得切意恐切字却是盡於內之意若只作盡字須兼看得此意乃佳耳康誥小序以爲成王封康叔之書今考其詞謂康叔爲弟而自稱寡兄又多述文王之德而無一字及武王者計乃是武王時書而序者失之向來於或問中曾有此一段後覺其非急遂刪去之今亦不必添也但存此一句讀者須自疑著別云推尋也

又

或問所釋皆因經文獨致知舉程子五條於格物之前何也莫是格物致知亦難截然分先後故或問於此章一袞說去否

格致致知只是一事難分先後

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功失不專一也

窮理之學於六十四卦大槩便是貫通處否

貫通須是無所不通如此說却拘束了

經文先從明明德於天下節次說來說至下工夫之處始謂致知在格物又從物格知至節次說去說至成功之終處謂

問答卷二十七

主

天下平所以如此反覆推說者欲人知夫進功之序則不可不勉又知夫成功之終則不可不至於傳之十章則專以進功爲言蓋進功之序在學者當深知其然則成功之驗自可終耳此傳文釋經之意也

此說得之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行客得浩然之氣莫是那相關不斷底意可以見浩然者本自聯屬又交花對語便是無不嫌與不餒底意否

只是大意如此難似此逐字分析也

仁則通上下言聖則造其極孟子於三子清和任各以聖言之此語涉於通上下否

三子清和任正是造其極處

天地之塞吾其體云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衆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塞字意得之

近思錄生之謂性性即氣一段否

此段看得好更詳味之

問答卷二十七

三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二十八

書陳氏問答

答陳安卿 洋號井溪龍溪人

仁字近看未審認得意是否請質諸明訓之下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爲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爲性情之主卽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冲融涵育溫粹渾厚常生生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已私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遠頑然不識痛痒而爲忍人人之所以體乎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真誠懇惻藹然萬物之春意常存微表微裏微巨微細微終微始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於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愧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頃刻稍有間斷則此意便私私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絕愛處烏得揮全是仁如人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便是純無病人纔一指血脈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化依然復不見其違焉竊意三月之內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三月之後便是勉而中否

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又不免於有違耳

志學是於斯道方識得大綱大體其心一直向乎此以求之視聽寢食講論思索無時不念在此更不參差抑雜轉慮却顧遲回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不決此卽格物致知用工處

也立是於大綱大體已把得定確然有主於中持之堅守之
固而不爲外物所遷奪此卽誠意正心修身用工處也不惑
是於太綱大體中又極節目纖悉皆昭晰明徹灼然真知其
蘊而無一理之或疑矣此卽物格處也知天命是又總其精
粗大小根原所自來處全體廓然洞明而會萬理於一本矣
此卽知至處也耳順是我與理一徹表微裏無間隔違逆聲
纔入心便通不待吾有以聽於彼凡入吾聞者無非至理精
義此又物格知至之熟處也從心則心體渾淪是義理如一
圓光潤良玉如百鍊明瑩精金至是則非由我矣凡有動皆
隨心之所之行便行止便止喜便喜怒便怒惻隱便惻隱羞
惡便羞惡無不從容大道上行而莫非準繩規矩之至絕不
容一毫有戕於其間此又意誠心正身修之熟處也不審如
此分別得否

問答卷二十一

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効不止是用工處不感知命是
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手耳觸則所知又至極而
精熟矣餘則來說得之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據其妻太叔事亦大節目處悖理傷義
如此其他更不足道矣孔子却不沒其善而許以好學下問
何也恐此句直就問謚處說當時人作此謚其本意所取者
在此故特因其說而言之亦姑語其大槩而已非美其有是
善而許之否

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
地之量也

陳文子棄馬十乘章集注云去之它國不能審度輕重而平

反於齊焉輕重字何所指而言之恐重只是去他國不能請
方伯連帥以討崔子之罪而輕又不能終守其自潔之節乃
本意復反其故居云

陳文子以權子弑君而去齊可也它邦未有是事乃以爲猶崔
子而去之所謂不審輕重者此也

再斯可矣只是就季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學者窮索理義
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深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
格知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
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文子事抑衆人通法皆
當以再爲可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爲惡一
邊說也

問答卷二十一

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又豈可
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爲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
決過則或矣

與朋友其敝之而無憾有人實無憾朋友之心但於日間合
用之物貧無財置之也艱故或敝則闕其用亦不能忍然忘
情於是物而不爲之嘆惜不審此於無憾意有妨否

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敝之物亦非賢達之心
可也簡可者儘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上句可使南面亦有可
字此可字乃實許之與下可字意不同不審以何別之

可字單稱與下文有所指者不同

子賤之成德實出於聖門夫子歸於魯多賢者聖人謙厚於
此事可見而微氏說恐未盡

不若

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樂意思差爾否

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是持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爲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

發憤忘食是始者著力去求之時樂以忘憂是後來有得而安之時二者先後自不同而氣象亦自不相並按集注意是二者齊著力到老如何是二者之辯處恐在學者於此有先後之截而聖人生知安行徹始徹終渾是如此將那箇截做先將那箇截做後但以其序而言則且如是分別否抑嘗玩味此章三句固是謙已勉人如此然亦可見聖人之心別無它從生至死全渾渾在義理中相與周流不少離而身世事

小問卷二十八

物之念皆灑然不礙於胸次也不審是否

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來喻未然而集注亦未盡也

于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蓋胸中和樂然後於食能甘美而飲飽臨乎哀戚之地此心爲之感動而吾之哀樂亦與然於食益不下咽矣豈能甘美而飲飽也哭者哀之至弔死而至於哭必其情之厚者非尋常行弔比也其思感傷悼中情之所形必不能頓然遽釋於一哭之退而便歌樂此二者皆天理自然而然真情自有所不忍處而非人所強爲者聖人但由天理行順之而不逆耳是謂情

性之正本中而達和而仁之所以流行者也然憤之目用間則此事更有曲折如臨于有喪者之側主人固留飲或辭之不得或與長者同行長者留則少者有不得而辭者辭以實則形至人之非禮辭以疾則爲難掄力辭而峻拒則又恐拂情而近於絕理之信果不知如何爲當其有情輕不至於哭但以尋常行弔者恐亦不能終食之閒不化或感物而笑樂或燕會於其所與夫送人之葬而與飲酢燕賓等類不審有妨無妨如何若謝氏此章之說其未意恐施於情厚而當哭者則未穩否

聖人情性之正當於哀未遽忘處看謝氏乃以忘處爲正豈習忘養生之餘習耶聞韶忘味之說亦然恐皆過矣所喻行弔而遇酒食此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

小問卷二十八

五

程子曰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又謂命爲中人設上智更不言命然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知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知予何又曰公伯寮其如命何皆斷以命而安之之辭何也命遇之說望爲訓示

三語皆必其不能爲害之詞與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不同也

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已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爲尊而兄弟爲卑在叔齊則其父子繫於已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爲重而父子爲輕不

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

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齊得之矣胡氏春秋後有謹始例說得好

子路請講集注舉士矣禮疾病行禱五祀程子曰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范氏亦曰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有疾而禱禮之常也然世俗緣疾病則廢神不禱廢祀不修此乃理不明而惑於濫淫不知死生有命在天彼沉痾帶暈安能禱之而安能天之是特問庸夫庸婦鄙陋之見耳今子路如此舉而諸家如此說則亦有此理而或可爲之耶

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士則五祀是也子路所欲禱必非濫祀但不當請耳故孔子不以爲非而但言不必禱之意

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

南卷卷二十一

不

非其時此意亦嘗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長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如

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戚而後見耳

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盛怒之時忽有當事來則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假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抑當權其輕重也

喜怒哀樂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假權也但有別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之宜耳

先生嘗說善人不足任道狷者剛介有守有骨助做得事如曾子孟子皆過於剛如文帝是善人只循循自守武帝有狷

底氣象足以大有爲又嘗說孟子比原憲則憲狷介謹守有餘然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做得事其說狷字意不同何也

狷者志高可以有爲狷者志潔有所不爲而可以有守漢武帝不是狷恐聽之不審也武帝近狂然又不純一不足言也

爲善則福報爲惡則禍報其應一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抑氣類相感自如此耶

善惡各以氣類相感而其應便是理合如此

淳向者道院中常問未發之前是靜而靜中有動意否先生答謂不是靜中有動意是有動之理淳彼時不及細審後來思之心本是箇活物未發之前雖是靜亦常惺在這裏惺便道理在便是大本處故謂之有動之理然既是常惺不恁地

南卷卷二十一

七

顯然不肖則謂之有動意亦豈不可耶而先生却嫌意字何也恐意字便是已發否抑此字無害而淳聽之誤也凡看精微處恐易差更望示教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間常惺地惺不恁顯然不肖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何以爲驗也

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

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寤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

昏禮用命服程子常論之矣然以得為悅言之恐涉於以利言也若其意在於為悅則終是令人有作客不審於禮果合如何淳正月欲行親迎欲只用冠帶如何

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為正

又

大學舉吾十有五章來教云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功處不減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於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淳竊疑夫立者確然堅固不可移奪固非真知不能然此時便謂物已格知

問答卷二十八

九

已至恐莫失之大快否又事物之理精微渺忽未至於灼然皆無疑或萬理根原來處未洞見天命流行全體安得謂之知已至日所知日進不已則是面前猶有可進步又安得全謂之至而耳順又云所知至極而精熟又何言之重複也而集注於耳順條方云知之至又何也凡此皆淺見未喻抑此之旨正聖人分上言則聖人合下本是生知義理本是昭著自見重知已至極本無疑惑天命全體本無蔽隔當入大學則亦淺助驗其所以然隨眾做些小致知格物工夫雖做此工夫而與眾超越云云若以學者為學之序言則自其志學時方一一做致知格物工夫以考察夫義理積十五年之功至於確然有立時是亦真有所知然後能然未可便謂物已知已至

思

問答卷二十八

九

此意只得做學者事看而聖人所說則是他自見得有異相似處今窺測它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明一貫之妙今豈可謂聖人必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於人也然曾子所借猶有跡之可擬此則全不可知但學者當以此自考耳來教孔文子章云此章固因論誼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淳謂自聖人乎心泛論人物言之則凡有一善之可稱雖元惡大憝亦必取之如天地之量無所不容自學者精考人物言之則聖人所取之善當實體以為法而其不善則亦當知所以自厲

大槩是如此然不必說得太過却覺張皇無涵蓄意思

再思可矣再字未詳如何方是一番思如何方是再番思

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一番思斷置定了更加審訂是第二番

桓魋其如子何匡人其如子何公伯寮其如命何來教云三語皆必其不能為害之辭與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不同淳竊謂三語皆是必其不能為害之辭此便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雖曰命而實在主於理渾不見有天之辨彼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本不顧夫理義之當如何但以事勢無可奈何遂委之命以自遣而實未能自信乎命與聖人之所謂命者自不同程子所謂命為中人設即此等所謂命耳故在聖人分上則此等命不足道也是則聖人之所謂命與常人之所謂命者事同而情異焉不審是否

聖人所謂命者莫非理

上二語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已也下一

語是爲子服景伯等言知其有命而未知其命之如何但知公伯寮之無如此何耳

宋教諭夷齊云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便利處退後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淳詳此竊謂諸侯繼世襲封所以爲先君之嗣而爵位內必有所承上必有所累而大倫大義又不至於相悖端可以光付託而無歉然後於國爲正伯夷叔齊以天倫言之則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內無所承焉得以嗣守宗廟而有國也以父命言之則叔齊固有命矣然伯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其父乃舍嫡立少一時溺愛之私意非制命以天下之公義者也亂倫失正王法所不與何可以問于天

問答卷十八

子而撫國也此皆在已有礙而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挾天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受而決然不敢以或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只得固讓而不爲而決然不敢以或爲此是據其分之所當然以求即乎吾心之安益不如心終不安爲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而受之於弟爲叔齊者是成父之非命而于王法也豈得爲受國之正乎

此說得之但更看求仁得仁處

再問于路請禱

大槩是如此但推得太支蔓如云禱雨于上下神祇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于皇天后土也

又嘗就集注曰而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

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白語也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不審此間少曲折更何如

聖人固行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哉擢庸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捨者

小學載康默妻父病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而全文此下更云數日而愈果有此應之之理否若果有應之之理則恐是父子一氣此精誠所極則彼感應之氣因復爲之克盛否抑此適遭其偶然而實非關於感應無轉天爲壽轉禍爲福之理人子於此雖知其無應之之理而又却實行其禮則恐心足不相似

問答卷十八

禱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爲之

來教云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寤陰寤清而寤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淳思此寤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舍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主靜故魄定神潛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灼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爲有生神之發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

而有不可測者吁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陽也陰陽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能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

得之

宰予晝寢 云云 子雖非顏閔之倫而在聖門亦英才高弟皆聖人所深屬意者而子懈怠如此故 云云

學者自是不可懈怠非有已前許多說話也

又前段云吾賊分已修而吾事業已畢乎吾生已足而吾將俯仰無愧乎 云云

義理無窮若自謂四事都了而可以自安則雖不晝寢而已爲懈怠矣此段大支蔓語氣頗似張無垢更宜收歛就親切處看此事可否兩言而決耳何用如此說作耶

仁者先難而後獲先難克已也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已私恐此仁者字非指仁人而言語脉猶曰所謂仁云者必先難後獲乃可謂之仁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已無私乎來示數卷此一樣病痛時時有之

又集注曰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處下心字是如向豈此處便已是仁者之心耶抑求仁而其心肯如是也曉此一宇未徹

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之

又呂氏四句正是解此意四句然不憚所難爲一句似亦只說得先難意而後獲意思不切如何

當時亦欲只用呂說後見其有此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語非它說所及故存之於後耳

述而第三十二章既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許而第二章

問答卷二十八

三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集注又謂皆我所不能有或者疑聖人之意不應如此相反欲以第二章亦爲自許之詞而何有於我哉只謂其何但我有此衆人皆能如此庶前後意不相背渾爲說以破之曰聖人之言各隨所在而發未嘗參差插雜當其有稱夫子以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而不敢當因退而就夫爲之不厭誨之不倦以自處此是爲謙之意是辭高而就卑也及人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二事歸之夫子則又辭之以我所未嘗有此時爲謙之意是辭其有能以就無能二處之言雖相襲而意之所主各自不同

不居仁望已爲謙矣以學不厭誨不倦爲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已有未到處是以其言益下而益見其高也

論語或問說桓魋匡人不能違天害已處

此間病處亦與畫寢章相類

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周詳

謹密者何耶云云此身爲天地附託至重云云

患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爲然也

吾子坦蕩蕩坦蕩二字只相連俱就氣象說只是胸懷平坦

寬廣否抑坦字就理說由循理平坦然後胸懷寬廣也

只合連說看下文對句可見

于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集注云盛德之容中正和平陰

陽合德猶管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爲陽而下三截爲陰

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爲陰而下三截爲陽亦似有合未

知所夾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爲

問答卷二十八

之形容如此以其說自分三分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

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

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

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

順恭者陽之正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

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

陽之健益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

也

此說推得亦好

泰伯之事集注云當時商室雖衰天命時勢猶未也大王

乃萌是心睥睨於其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讓爲成父

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以爲至德

集注所謂宜無至公之說又果何如

能商乃詩語不從亦是左氏所記當時必有所指看書中

基王迹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則可見矣此聖賢

處事之變不可拘以常法處而太伯之讓則是守常而不欲承

當此事者也其心即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則有甚焉尚以成

父之邪志責之誤矣

以能問於不能章集注採曰氏幾於無我幾字只就從事一

句可見邪抑併前五句皆可見邪犯而不校亦未能無校此

可見非聖人事

顏子正在著力不著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又只就從事上看

更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之云也

篤信好學猶篤行之云不是兩字並言既篤而又信否集注

問答卷二十八

云篤厚而力也何謂厚而力只是其心加隆重於此而又懇

切於爲之既不輕信而又不苟信苟

篤信只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未有不輕信苟信之意不輕不

苟却在好學上見

泰伯第十六章蘇氏有是德無是德之說所謂德者是原於

天命之性否

德字只是說人各有長處不必便引到天命之性處也

桐而不愿愿字何訓或謂謹愿則有不放縱之意或謂愿慈

則有朴實之意二說各不同不審其義果如何第十七篇鄉

原章亦引荀子愿慈之說

二說無甚不同鄉人無甚見識其所謂愿未必真愿乃卑陋而

隨俗之人耳

集注又曰倘無知性性無能竊意倘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
賾無識別是猶是也非猶是也性者空也性而又空是表裏
俱空無寸長之實

此亦因舊說以字義音韻推之恐或然耳此類只合大槩看不
須苦推究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注云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竊謂善者微有未極善者則有嘉善之意此不厭但不嫌遠
而已蓋聖人平日簡淡

以下文推之聖人凡事于細初無簡淡之意若如所說則記者
當云膾不厭粗食不厭糲乃爲正理不應反作如此說也

不得其醬不食集注云惡其不備也竊疑惡字太重似見聖
人有意處

問答卷二十八

去

惡其不備非惡其味之不美但忘其食味不苛食耳

集注中仲尼不易爲夫子何也若如中庸第二章所辨則恐
在當時爲可耳

不曾如此理會恐亦不須如此理會也中庸或問乃爲近年有
以此疑中庸非子思之作者故及之耳

文之爲說大要只是有文禮可觀之謂蓋凡義理之載於經
籍而存乎事物之間與夫見於威儀華采而爲盛德之輝光
形於禮樂制度而爲斯道之顯及以引爲有文理之可觀者
皆是云云

物相雜故曰文如前所說是也如下面分別諸說則恐未然如
曰則以學文何以見其不爲成義華采禮樂制度耶

大學疑或問云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爲一身之

王近改物字牛頓字竊意類字意固不重疊而字似之開不
若只依物字

向來改此類字蓋爲下文專說人之明德故不可下物字若作
物字即須更分別人與物之所以異乃爲全備近已如此改之
矣

或問云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若已無甚間隔猶疑若
已字辭肯恐未明白欲改作亦非有甚間隔

若字意自分明未是真無間隔也

格物章或問云其所以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乃在其真積
力久心通默識之中此句曉之未詳

此處細看當時下語不精今已改定

或問又曰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此句

問答卷二十八

七

曉之未詳不審此只是方其正一一格物時猶可勉勵用工
夫以格之如所謂豁然貫通處則必真積之久從容涵泳優
游純熟不期而自到非強探力索可擬議以至耶抑是既到
豁然貫通地位便具真知透徹云云若如此而猶用力思索
便是沛然自得

前說只以文義推可見何待如此致疑耶

或問所引書降衷以下八言雖皆所以證夫理而其相次莫
亦有序否嘗試推之降衷自天賦於人而言秉彝自人稟於
天而言秉者理之至善而無妄也彝則理之一定而有常也
常即善之所爲因有是善故能常與者統言彝則指定言此
二句方舉其大概而下文則詳之天地之中統言天地間實
理渾然大中無所偏偏爲萬邦之極而萬物之生莫不以是

爲樞紐也此比所謂衷則又加確矣天命之性指是理降而在人爲賦生之全體而性則實即夫天理之中而非有二者是二言者一言大一言自天而人又所以兼明夫天賦於人而詳其降衷之意也仁義之心仁義乃即天命之性指其實理而心則包具焉以爲體而至於身者也此比所謂彝則又加實矣天然自有之中又細言是理之散於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之則無過無不及皆天之所爲而非人力者而其實又不外於其心此二句又就性而言合衷彝而結之蓋萬物雖各有當然無過不及之理然總其根源之所自則只是一大本而同爲一理也此理人物所共由天地間所公共所以謂之道而其體則統會於吾之性非泛然事物之間而不根於其內也痛疑此下更宜以周子所謂無極而太

問答卷二十八

極以包天人事物體用動靜內外終始一貫爲說似於八言之下其意尤爲圓也而不之取不審何也

當時只以古今爲次第未有此意周子語意差遠故不得引以爲證恐却費注解也

延平格物之說原其意亦自程子說中得之云云又嘗疑前面反復論難專以程說爲主甚不可以復加矣至此段引延平說則又曰有非他說所能及未易以口舌爭其辭似抑揚低昂有左程右李別立一家之意

它說是指門人說語意自明何疑之有

傳言謹獨正就誠意若工夫處說或問又就意已誠之後說天意之誠者既無所不盡真能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作到此地位其勢決然自不能已矣而猶曰不敢弛其謹獨之勞

焉所以防患省察使其日新又新而不至於間斷何也恐此時所謂謹獨與向時所謹獨者大不同兩說不見其不同但說到此恰好着力不可間斷耳

句曉之未詳

所惡于左便是左邊人侵了自家在邊界分而我惡之故我亦不以此待右邊人而不侵他右邊之左如此方得左邊界分明又以所惡于右者度之方得右邊界分明上下前後亦莫不然則四至所向皆得均平而界分方整無偏廣偏狹之病矣

作新民是成王封康叔之語而或問中曰武王何也

此書序之誤五峯先生嘗言之舊有一段辨此後以非所急而去之但看此與酒誥兩篇只說文王而不及武王又曰朕其弟

問答卷二十八

小子封又曰乃寡兄景武王自辟道則可見矣周公初一人云旁兄則可見矣

又雜疑中庸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人

心只是就形氣上平說天生如此未是就人爲上說然上文又曰或生於形氣之私乃却下私字何也私恐或涉人爲私

欲處說似與上智不能無人心句不相合不審如何

如饑飽寒熱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它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

生朝及大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爲父母待

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爲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

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

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

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猶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目明白蓋上心字即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即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

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

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已與不利便於已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

問答卷二十八

三

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中庸尚綱條以爲已立心明之象不審如何以爲已立心明之象其是有美在其中只要自溫好不用人知否象字疑不同

此說得之然更宜詳味

又

泰伯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豈因是而推設使文王當武王之時則革命之事亦爲之否乎武王處文王之地則服事之禮亦如文王否乎竊恐此處皆繫乎天不由乎人使天果欲有爲則亦不容文王不欲爲天果未欲有爲則亦不容武王必欲爲聖人之心廓然大公如衡之平彼此一無所偏惟其來而順權以應之耳初何容心預安排指擬於其間

文王武王易地則皆然不審是否此非本章正義也

子謂一日天命未絕則爲君當日天命絕則爲獨夫天命絕

否親之人情而已不審一夫之心未解還得爲天命猶未絕否抑許太公天下之命豈偏在一夫上到此則聖人用權之地推幾微義精者乃可以決之自不容以常法論也

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欽然終守臣節即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

高堅前後大槩只是管其無階可升無門可入無象可執捉

也然而考其高堅前後之實恐亦不外乎日用行事之近卽

是日用間事但其理如是之高堅玄妙耳高是理義原頭上達處如性天道堅是理義節會難考慮如數理參錯前後是

問答卷二十八

三

理義變化不居處仰者望而冀及之貌鑽者鑿而求通之意瞻則視之方微見也忽則視之又未定也此正用工憤悶想

篤之際而萬疑畢湊欲融未融之時也所謂欲罷之意亦易

萌於此矣而夫子在前却循循善誘不亟不徐而教有其序

既博我以文使我有以廓其知而無一理不洞研諸心又約我以禮使我有以會其極而無一理不實踐諸已至此則堅

高前後之旨趣要歸亦不外乎其中而有可從升之級有可

從入之門有可執守之象矣是以日益有味而中悅懌雖欲

罷而自不能已於是又卽仰鑽博約之功所未精密而猶可

以容吾力者一一極盡更無去處然後向之所以爲堅高前

後者始瞭然盡在目前如渠決水通大明之中睹萬象真見其全體之實卓爾直立於其所昭著親切端的確定而無纖

毫發礙通之處矣然欲更進一步實與夫子相從於卓爾之地則無所由蓋前此猶可以用力此則自大而趨於化自思勉而之不思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問非人力之所能爲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不審是

卓爾即是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如巍巍高底今從頭徹底皆分明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遺遺節會堅底今皆融泮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捉摸兩不定者今門前者灼見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後者灼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諸家多以前爲過後爲不及恐無此意前後只是恍惚不可

問答卷二十八

認定處將以前者爲是耶忽又有在後者焉而前者又似不是皆捉摸不著若見得端的時皆是時中無過不及諸家又以卓爲聖人之中卓却是中然亦恐未可便說中則卓字意又看不切矣

此說甚善昔聞李先生說此章最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至親切處其言有味前後固非專指中字然亦彷彿有些意思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嘗因是推之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之合天地萬物八心萬事統是無一息之體分而言之

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具道之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不審是否陽氏曰章有不透之說亦猶解中庸此亦得之但范氏說與道爲體四字甚精恭物生水流引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也可更詳之

學道立權章集注舉楊氏曰信道篤然後可與立且篤信是好學以前事既篤信而後能好學也今此於既學適道之後却言篤信何也恐信字微首徹尾不可分先後如篤信而後好學者方只信箇大槩既學之後而又信道篤者是真知而信之所信意味自不同其言各有至而此意所引篤字又應立自爲切否

問答卷二十八

信道篤三字誠有未盡善者

鄉人儻古人所以爲此禮者只爲疫癘乃陰陽一帶不和之氣游焉非有形象附著人乃天地精氣所會故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則志帥充實精氣凜壯自無疑忌怯懦而有可勝之理否但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爲者

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

顏子無所不說與終日不違聞一知十語之不情等類若以知上言之則此時方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情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嚶嚶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猶未得全謂之物已格知已至而復其本心光明知覺之全體處蓋是時猶有待於聖人之言故也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

進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啻是不

是如此
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季氏一篇又是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篇乃後世相傳集三論皆有混其間否

此雖非大義所
何晏序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然今不可得而分矣舊亦嘗病其如此矣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自天道言未發之前聖與愚同此一大本未有是四者之事而均適是四者之理及其發也衆人之所自然中節處亦宛然是本底形見亦與聖人底無異自人道言則聖人未發全理定既發則全中節衆人未發則本然底固在而瞭然不省其發則雖有中

問答卷二十八

節時節而其不中者多矣如中庸此節四句據本文正義恐只是推原性情之本統就天道言若上文兩節乃是就人工夫言所以存中和之體而下文一節則工夫之極又所以致中和之用也然或問中曰以其天地萬物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則此處又不特是未分不在其中矣

既云大本達道則無一物不在其中矣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在自然處皆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是有理然後能形諸外爲是事外不能爲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知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益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

而其中惕然自有所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

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以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爲父當慈爲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爲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爲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非有一毫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必復動

問答卷二十八

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正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然則其餘自可類舉矣

此意甚偉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即自可緊會矣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李公前所問蓋以仁字純就生人之類而言某謂人字不當如此說而李公以爲先生說緊要在人字上今承批教復未之然某請畢愚見而折衷焉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埋吞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堂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

問答卷二十八

五

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爲仁所以能慈所以能愛雖或爲義爲禮爲智爲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此說得之不然則如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

先生批答李公有云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竊謂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只說此一事見其有仁耳蓋此太節目上不昏昧則是性綱已舉其餘自可類從然詳夫子所以許之之意蓋亦重在此處以是爲主而於全德無所妨故耳固非謂此一此一事有仁而其他尚有仁處亦非謂全體渾然無間而不容止以此一事偏指之也故此三仁之仁與一事之仁固異而與合下來全仁者亦自不同先生答李公又云吾之所以爲心者如何而能無人而不自得須要理會竊謂須是知

止有定然後無入而不自得也

得之然亦須有涵養工夫也

呂氏孟子惻隱說云慈實傷吾心非善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此所謂皆吾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一理言之否非但同理亦同氣也

心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足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具所以爲體則實與天地

問答卷二十八

五

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買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文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格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至於心矣入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澄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慈直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

夫物之既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論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大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畧也王孟子正云看得儘有功但所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與天地流通必有微驗處更幸見教淳因復有後篇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卽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同未嘗間此

問答卷二十八

二十八

心之所謂仁卽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卽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卽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卽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於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卽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克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心

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得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歿之所以不

問答卷二十八

二十八

天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歿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匝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克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王孟批此篇後截稍近又曰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日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與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

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再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並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為體感而應者為用為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此二篇辭意恐皆過當併望正之

此說甚善更竟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營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又

知在王丞處甚善且得朝夕講學有商量也昨所寄諸說久已批報但無便可寄今并附還又堯卿一紙煩為致意達之也前此所問主祭事據禮合以甲之長孫為之乃是若其不能則以日今尊長攝行可也如又疾病則以次攝似亦無害異時甲之長孫長成却改正亦不妨也為僧無後回當祭之無可疑但宗祭說未暇細考後更奉報

問答卷二十八

手

又

淳前日疑大學或問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若已無甚間隔其間四節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淳竊謂真能知所止者必真能得所止而定靜安慮上下一以貫之當下便一齊都了中間實無纖毫間隔乃聖人地位事也上文若已無云者其接真知所止必得所止之意誠為快然既曰無矣而又繼以甚者則是亦有些間隔而不甚多之辭也恐甚字與無字又不相應否然曰所以欲將若已無字換為非有字

若之為言似也雖似如此而其間亦有少遠度處也徒步勇往勢雖必至而亦須移步畧有漸次也

孟子所謂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向緊屬緊之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為一表事耶抑繁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後又精熟底事耶夫三者固不容截然分先後然就其間細論之亦豈得謂全無少別

知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

一之寄問誌石之制在士庶當如何題溫公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題之辭又當如何

宋故進士虞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

虞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

一之卜以三月半葬併改葬前妣附于先塋以前妣與其先丈合為一封土而以繼妣少間數步又別為一封土與朋友

問答卷二十八

手

議以神道尊右而欲二妣皆列於先塋之左不審是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而廟制亦左昭右穆此意何也

一之所處得之昭穆但分世數不為分尊卑如父為穆則子為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太王文王為穆王季武王為昭此可考也

明器亦君子不死其親之意

燕家不曾用

又

太極者天地之性而心之體也一元者天地之心而性情之會也陰陽慘舒者天地之情即性之流行而心之用也不審是否

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更以此語參看

前者納去心說後來覺得首語說天心不的當今改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不知是否改得語意全備甚善

先生答妻父鬼神說云所謂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又須知其未始不長存爾廖子瞻見此謂長存不滅乃以天地間公共之氣體言之淳恐只是上蔡所謂祖考精神即自家精神之意耳王季子合以為二說只是一意若非公共底則安有是精神耶不審何從

上蔡說是

魂魄二字向關先生說發用處是魂定處是魄記事處是魄

問答卷上十八

小兒無記性不定愚皆是魄不足又先生答梁文叔書謂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魄也耳目中之煖氣魂也淳竊以為魂不離氣魄不離體魂則氣上一箇活處其所流行而不息發越而有生意者也魄則體上一箇稍處其所真實確定凝然而不散漫者也

魂魄且如此看不須更支蔓

言語間未能無病久之自見得失今不須若未也

所與王

丞論者則太支離矣王丞說竟即是氣魄即是體知不是須知竟氣之神魄是體之神可也佛氏說地水火風亦相類月之不受日光處其魄也故十六以後謂之生魄其受日光處則其陽氣之明也故初二三以後謂之生明蓋日月只是陰陽之氣非實有形質也

明道先生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舊說作未生

以前天理未有所降賦時近思此說恐幾太過人既未有生則不得謂之性也明矣更何待如此言耶疑此所謂以上云者似只說其從未感物以前至於所以生之始云耳恐非離人言天虛說未生以前事

此說費力恐只合仍舊更思之

赤子之感於物有天然發處有發以人處如啞鳴震悸則天然之發也如飲乳轉盼孩笑者則發以人處也又有人之天處有人之人處如良知良能人之天也順情則喜逆情則怒凡其嗜好則人之人處也

所以感者皆從外生所以應者皆從中出

靜中之知覺伊川以復言之乃其未發者也然先生復卦贊曰生意閑然且此全美又曰有苗其萌有惻其隱又以有生

問答卷上十八

意何也常思之群陰固蔽之中一陽之萌生生之心就本位上已畧萌出其端但未到發達出於外耳是所謂閑然者在人則為萬事沈寂之際其中虛靈知覺有活物者存即此便是仁者生生之心就生體已微露出其端矣但未到感動出於外耳是所謂有苗其萌者與伊川說無異惻隱則又在萌萌已後乃已發見處達而為惻隱也若以時運言則丑盡子初為復以月運言則晦盡朔交為復以日運言則黑極而微露於東為復在人言則赤子初生者復也以神識言則神初發知者復也

賢字後來亦欲改之但未得字耳苗萌惻隱却是正指初發處日運以下有說得太遲處更消息之

書公門人問答

張仁叔

居敬行簡程子意與仲弓不同當以仲弓之言為正

不改其樂近魯集注克已復禮之日說得未盡已改作傳文約

禮之序矣更思之所說不改其樂學者不能躍進唯子貢之無

諂可為此語有病可并思之

孟子之反一段所說支離非聖人本意

約之以禮禮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

然亦

醫書不仁之說所論得之但亦須實見此理不可以如此說通

也

問答卷二十九

用之則行則字之意恐不如此

富不可求此章之意但方言其不可求耳未逮及夫求之而得

禍也兩意雖畧相似而大不同可更審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如此說則道與物為二矣况其文義本

不如此集註說得甚明可更詳之

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

耐久行遠之說得之但不知如何見得仁以為己任之重仁是

何物又如何其任也可更思之一易得易之說則之果然或恐

中原地美其瘠土亦勝此間之膏腴也

什一之法傳於今者大畧如此其詳則不可得而知矣以孟子

考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其輕重又不同而考之周

禮則行助法處有公田而行貢法處無公田也孟子集註中

已言其大畧可更詳之此等亦難卒曉須以周禮為本而參取
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可見毫釐然恐終亦不能有定
論也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

粟一石值錢三十文一歲而止用錢三百可見古來錢重然其
賈實皆然則人亦不以爲也其他蓋不可考云

李愔百畝而收百五十石者粟也晁錯百畝而收不過百石者
似恐是米然則其多少固自有不同耳

所論律呂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却於
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上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

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
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以如此空說也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

鐘九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鐘四子聲是也一均之內以宮聲為主其
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

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
既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等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鐘大呂太

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
以中呂為官則黃鐘為徵而當用于聲矣若以蕤賓為官則大

呂為徵而當用于聲矣若以林鐘為官則太簇為徵而當用于
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試更用此推之當自曉得不

然即須面論乃可通也

所論三月不違仁人之生也直先難後獲齊魯之變中庸之德
博施濟眾然而識之德之不修志於道四教仁遠等章說皆得

之然亦更宜詳味

答楊仲思道夫 浦城人

未喻仁說似亦未瑩如云仁以行之則心無不一此語甚有病
又云無思慮之時每加提省此亦非是所謂敬者只是要專
一耳初不偏在靜處也又聞尊丈達出不知是往何許尊年獨
旅恐非所宜爲子弟者常有以代其勞也漳州陳安卿書來甚
長進不易得也

又

所論仁字大意得之更宜子細就此玩味庶幾漸次簡潔分明
仍就實處加功勿令間斷乃實爲已物耳不然辨析雖精無益
於得也

又

前書所問數條皆大義也但字義同異之間分別未明故難達
曉今但看機梁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南答卷二十九

三

一段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字者孰是
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公仁之說亦是如此
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克已復禮不容一毫
之私豈非公平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以此推
之意亦可見

又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卽良其背卽是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
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
義於學者亦不爲無用更思之

答謝成之

蓋病者蓋莫今年尤甚亦理之常無足怪者况身外之悠悠又
可復置中耶所恨間道既晚而行之不力上無以悟主聽下

無以變時習而使斯文壞其弊開是則不能無愧於古人耳所
云二典說大禁近似目昏尚未及細看此中今年絕無來學者
只邵武一朋友見編書說未備近又遣賈侯其稍定當招來講
定亦放詩傳作一書彼編所看後篇得接續寄來尤幸恐當有
所助耳但三山林少類說亦多可取乃不見編入何耶李氏說
爲謹其始放勛字義與林說正相似又以欽武爲戒飭二女之
訓則正與訓意合也蓋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語其下云
釐降二女于嬀汭嬀子虞乃是史記其下嫁二女於嬀水而爲
婦於虞氏於是堯戒以欽哉正如所謂必敬必戒者乃叙事之
體也自孔傳便以女子時以下爲史官所記故失其指耳諸詩
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功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爲學治已治
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皆實有
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
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指益
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
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揆
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况今又出其後正使能
困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
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爲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服
所以不免爲此俗下之計耳

答黃道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
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
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

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直見見之則是指氣爲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謂情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有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

又

示喻性氣之說甚善但則者人之所以循乎天循字恐未安蓋

問答卷二十九

五

則之一字方是人之所受乎天者至於所謂養之以福乃所謂循乎天耳西銘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克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水火木金土耳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

答李子能

元宗一作克宗南安人

累承喻及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有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定大學解亦說得此次第分明近思必已有之大學今往一本可細考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功

大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陳後之持守見識皆不易得不知今年當得來城中否與之講貫當有深益劉叔文守得亦好但未知後來所見如何耳爲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朱飛卿遠來見此相聚但亦苦多病未嘗不相與談及子能也

答陳康夫 址 正獻公長孫

示喻纔纔足認雅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慮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懸藉之資可受鉅鑄未必能真有益也

答陳叔向 蔡

去歲南遊幸遂既見之願別後忽忽踰年欲致一書未暇而使至竟辱先施感愧不可言示喻學者不能身踐而驚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若讀書者之咎耳書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直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無盡人見易偏內外本末又不可不兼舉此亦所當

舒提幹

示喻兩條深荷發藥偶奉祠已得請姑爲辟色辟言之計審圖之禍恐亦正坐不能知難而退耳所刻二書竊意賢者於鄭注呂說之云猶有未深考者願少加詳焉而據其義理之不合者復以見教則幸甚幸甚

答顏子壽

昨辱枉顧并示長書其意雅意但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至於行道濟時用舍行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教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論是乃謀利計功之意非慕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甚熾人心不正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毋爲卒闇溺也

答邊汝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久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

問答卷二十九

應遽爾超躐須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李次張

承留意七篇之指想深有所契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爲善一段功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幾無所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試以此質之南軒當亦以爲然耳

答方平叔

與化人

伏承遠貽書劄禮意甚勤而所以教誨責望之者甚至嘉惠不尙懼不足以當也顧獨惟念自省事來聞師友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教人不遺講學修身以全其所受於天者出爲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善之所有以及人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言之益未嘗以是必於人亦未嘗以是變於已以此自信誓將

終身由之而不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今讀來教其觀於當世之變詳矣然認然常有憂其不合而必於求合之意其責君子也已詳其徇小人也已甚矣雖憂世之心甚深而古之聖賢非不憂世者其規模氣象似或不如此也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也輕其論任得卿原之得失以及君子反經之意尤所謂深切而著明者孔子亦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有志之士深省乎此亦足以判然無疑於舜蹠之間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欽之

承喻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爲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爲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

問答卷二十九

入

切已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泛觀物理正如游騎無所歸之說亦爲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爲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加乎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因下問之及聊效其愚未知中否有未當者却望垂諭

又

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還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就有得者平時泛泛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雖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是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

兄者故不敢承命浼聞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
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
而未曉則讀及後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
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
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况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
能辦如此長遠功夫耶

又

來書謂窮理不必汎古人言創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
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
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
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
無迫切凌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

問答卷二十九

九

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
語默之察譬之造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
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答胡平一元衡

白鹿閣極留念甚善甚善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啟發者語
似過謙此亦在夫爲之而已豈真有限隔而不容一窺其門戶
哉所喻三代正朔之說舊嘗疑此而深究之卒至於不可稽考
而益重其所疑因置不論今讀來論考究雖詳然反復再三亦
未有以釋所疑也如云周家記年必首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
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爲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
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爲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
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爲春若

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矣安得云未嘗云云如
是耶前人蓋已見此不通故爲胡氏之學者爲之說曰春正月
者夫子意在行夏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其下所書之
事即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專也如此則或可以不礙
然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經又
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凡此之類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
可難雖嘗遍問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移之說竊謂讀書
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日力而無補於日
用切已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爲愈也若夫所謂日用切已之
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
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詞之可疑者
什八九也另爲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因
書附報偶及於此幸明者有以察之也

問答卷二十九

答楊志仁

示論不省所謂然不知賢者之所爲學者欲得之於已耶欲見
稱於人耶觀此用心灼見差誤請便就此推究來歷痛與掃除
乃爲格物之實耳不然此心外馳不著自己徒然誦說恐無所
益也

又

兩書所喻存養工夫甚善甚慰固知他人不能如此著實用工
但此亦是極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
明淨處大著胃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
交他直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
每看義理亦只採取玄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

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爲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
所論理氣先後等說正坐如此怕說有氣方具此理恐成氣先
於理何故却都不看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
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
生無所付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
便已如此了也張子說得費力惟是太極通書數章說得極分
明熹解得又極分明可更子細看便自見得也浩然之氣若據
孟子所言即合儘就粗處看不須如明道先生之說若欲理會
明道先生說底則亦只合就日用間已身上回頭識取不須如
此說作費力也日月至焉若說顏子即誠不可如此說今既明
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其餘則但能如此則其工夫疏客久近
較然可見何爲而復有此疑耶且曰非本文之義則未知以本

問答卷二十九

文之義爲當如何耶至德之論又更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
爲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太
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
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
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
之嘆且以夷齊爲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爲愛惜人情
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冒次憤
憤自欺自詭此病不小想賢者尤當疑駭未敢以爲然也然當
更思之若信未及即且放下向後時時提起各一審玩便自見
得也通老聞欲見訪騷俟其來不及作書因見煩爲致意
恨志仁有書社之守不能備來爲不滿耳

答徐子融昭然 鉛山人

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而志氣剛決故所見亦如此痛快
直截無文離纏繞之弊更煩益加詳密專就平實親切處推究
還認久當有以自信不爲高談虛見所移奪也見正叔說向得
曾參多一唯之句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只此一唯尚且理
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上過去也

又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苦從初心不向裏故雖稱人廣
坐閉目合眼而實有矜能異衆之心并不讀書講義而未嘗潛
心默究剖析精微但據一時所見粗淺意思便立議論說來說
去都無意味枉費筆舌如向來所論難抱卵事才卿便取借言
以爲至當而不究彼之所事與吾不同之實固爲踈畧而子融
力攻其失乃不於此若眼而交離蔓衍但言難不合抱卵而不

問答卷二十九

知幾點其所抱之非卯凡皆類此全不子細只向外走自己分
上了無所得故中間數爲賢者言之所謂向外非謂子融不能
閉目合眼也想了子融自恃有此便謂已能向裏而人不知故心
不服而有北門之辨至於詞氣俱厲殊駭觀聽然味其言如所
謂無鬼神無釋氏者皆無義理夫鬼神二字著於六經而釋氏
之說見行於世學者當講究識其真妄若不識得縱使絕口不
談豈能使之無邪子融議論粗率不精大率類此若是果能向
裏思量分別詳細豈至此耶今詳來書所謂觀書究義反身順
理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者依舊是錯認話頭若只似日前做功
夫即所究之義所順之理所攻之惡皆恐未真實也且講論是
非正爲自家欲明此理不是攻人之惡若理會得是於自家分
上儘有得力處若看錯了即終日閉口不別是非刻地不是矣

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爲不勝已者妄相尊獎致得自處太高將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日虛心退後審細辨認今自己曾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

又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彈鋒揀難底問黨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豈之罪也馴不及古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答不結末今試更爲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爲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

問答卷二十九

七

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已復禮以爲仁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矣

釋氏以虛空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出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直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自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朱喻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

問答卷二十九

四

種惟說尤爲可笑今亦不暇細辨但諸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卽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已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爲宗旨蓋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關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不結末一作結抹

又

熹今年一病幾至不可支吾午節後方能強起比前一二年幾似爭十年氣血矣老境如此無足在者亦有朋友十數人在此

相聚絕少得親悟懇切者前日病中猛省亦不可全責學者深
自恐懼今幸稍蘇更當益加策勵庶幾不負所以來之意但恨
相去差遠不得子融爲之表率使相觀而善耳前書所論方叔
之說大槩已是但其末云性有昏明則又將性作知覺看矣試
更思之如何

答宋深之之牒 四川雙流人

嘉往者人城幸一再見雖人事忽忽未得款語然已足以自慰
矣別後不得奉問積有馳情茲辱惠書獲聞比日侍奉佳慶進
學有日新之功尤以析經史諸說足見玩理修辭之意可爲
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方讀得一二篇其詞氣深博而義理
通暢其可喜也異時益求勝已之友相與講明古人爲已之學
而力行之則其所進當有不止於此者矣三聖相授九執厥中

問答卷二十一

五

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
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
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
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
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
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
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
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
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畧而論之
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
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
與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賦初豈有

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
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
諸流之未運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
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具在方冊者今倉司所遺書即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蜀中
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
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詣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
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子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
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
思錄今往一通丁翁責沈墨刻亦可見前輩師友源流併以奉
寄幸細讀之有疑復見告也今弟叔季詩易之說亦甚詳明區
區所望蓋不殊前之云也

問答卷二十九

六

又
且附去大學中庸本大小學序兩篇幸視至大學當在中庸之
前熹向在浙東刻本見爲一編恐勾倉尚在彼可就求之此三
本者昆仲且分讀也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
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歧不勝悵悵然
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
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二序待次畧爲呈白恐有指摘處便中
幸喻及也

又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
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
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効處也苟揚言性得失忘記

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處若於自己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爲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卽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此等處一作此等語

又

示喻知止之說足見留意然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強遏而力制之也格物功夫前書已再錄去然亦未盡旦夕當再寫一本去也前本千萬且勿示人看今有疑處乃有進處耳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戴監廟久聞其名講學從容必有至論季隨允升相來各有何說因來一一錄示庶知彼中進學次第也

問答卷二十九

又

示喻大學所疑已悉格物無傳爲有闕文章句已詳言之本章是推治國之道以平天下文意甚明亦已詳說不知何故尚以爲疑豈讀之未熟耶更宜玩味不厭煩復則自分明矣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修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喻乃欲不勞而俟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學者氣輕質薄不耐持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微幸願等之望又有科舉世俗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驅脅追逐而不暇從容以及乎有成也

又

所論大學以格物爲先此得之矣但以致知爲致其所以格物而謂格物爲及人及物之事則似於文義殊未詳也向來寫去

大學說其間固未盡善近已復多改更然其所載程先生說此二處文理極分明又并功夫節次一時俱盡不知何故看得如此草率竊意此病從平日科舉之學壞了心術致得如此適答子容書已極言之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生曰爲己者欲得之於己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程先也爲人者欲見知於人也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程生曰君子儒爲己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處切宜審之

又

問答卷二十九

示喻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五峯之書知言爲精然其間亦不能無小小可議處其他往往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今想廣仲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靳惜也南軒文此間鑲版有兩本其一素爲序者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篇秩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此間本無見存者不及寄去後得之當別附便耳然讀書要須辨得精粗得失乃於已分有益若但泛然看過卽枉費功力矣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淺深也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未悟然須自見得已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此責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校勝負恐徒起紛競之端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暗也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

者况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澤之容之不及別狀意不殊前相望數千里會見無期惟千萬力學自愛

答宋容之之注

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欲平日讀書只為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于細讀衍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解卦中說性命繫辭中無一字說言語今當深以此事為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

問答卷二十九

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只如所論大學以正心誠意為本此便是不子細處且請試考經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何者為先後耶其他如好樂苟善不害於正之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說敬必以誠為先之說亦互有得失但終是本領未正未容輕議便使一一剖析將去亦恐未必有益可且就此三四義上子細思索勿正心即更看古注及諸先生說後便見為佳就此又復殊勝泛論也大抵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正恐前日所從師友多是只得此流今以上來諸說求之則此所聞於石鼓者恐亦未免於此也

答宋容之之問

自頃人還辱書之後不能再致問訊尋有臨漳之役道里益遠音問益難通徒增悵想而已今春不幸長子喪亡哀痛不堪並請祠以歸行過三山始遇來使并領書五通乃知先丈郎中已遂窆安之奉及前此遣人與今再遣曲折備見見仲顯親傳達之意悠久誠確有人所甚難者又不勝其悲歎也即此盛夏雨寒遂惟倚奉佳福銘文之喻昨承喻及極知不能然念先契之厚固已心許久矣今茲人來適此禍難初意決不能辦欲且遣還來人俟向後稍閒為之別尋的便附去既而思之見仲越數千里而來求銘再遣使而後得達此意已不可孤向後因循未必得償此諾則何以見先丈於地下遂留來人隨至建陽報哀排冗亟為草定繕寫封內但鄙拙不文無以發揮行治之實而事狀所載亦有不能悉書者一則志狀之體詳畧自應不同二

問答卷二十九

則慮其欲益而反損如所謂末節三則病其頗涉於神惟此三說者更望高明有以察之也今且寫得一本且夕事定別抄數本寄都下託范文叔發遞附便必可達也及承深之遂承遺澤即登仕版以究先公微行未盡之志而澤之客之亦將讀書求志以承家學之傳此皆儒樞之所深望而垂問勤慎又見不自滿足之意但千里遠書難盡心曲今且以其大者言之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問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抵以重為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識為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嘗相為道此然覺賢者意中亦甚明瞭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為功夫終名利為歸趣今以所述重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謬矣若

諸賢者果以愚言爲不諱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發狂闢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粒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矯拂而趨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修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修持耳人還無以爲意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漫見遺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爲刻之意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貫橫遠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繆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爲空言而輕讀之也

答陳器之 堯溪書室示嘉人

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得之但以公爲仁似未精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詳此意公之爲仁猶言去其齷齪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齷齪者爲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爲義固非專爲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試更思之如何

又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熾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

閒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幾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然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然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處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通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

色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辨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于元而生於真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殆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葉味道

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

所喻既耐之後主不當復于寢此恐不然問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至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之

問答卷二十九

說告之渠初乃不肖細看而卒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爲只是注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甚詳且以爲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邪其後于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荆之語今偶不見當時往還書牘因更以他書者而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耐則是既耐之後主復于寢而至此外方遷于廟矣如穀梁云易櫛改塗禮志云更數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其故廟而納新祖之主矣文侯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其故廟而納新祖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上食於廟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

恐太遽禮志所謂遷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耐而作主則與禮經廢主用桑者不合所謂永嘗神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疑左氏所說乃謂之遷有國君卒哭而除服之說皆非禮之正大率左氏言禮多此類也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廟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廟月祀於會高時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畧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未知當俟既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攷又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稱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爲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遷遷而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廟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耐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遷變而耐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於廟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謬之爲快乎

又

問答卷二十九

耐說向嘗細攷欲以奉報意謂已遣今承諭却未收得必是不曾遣去然今又尋不見大抵禮注穀梁皆謂練而遷廟大戴禮諸侯遷廟其說亦然此是古人必以練而遷其几筵於廟而猶日祭之如橫渠之說然今人室廟只有一間祖考同之豈容如此况又已過時只得從溫公之儀亦適當世人情之宜雖考之於古少有不同要未爲大失禮也錢君所論亦甚精詳但謂既耐之後主不當復于寢則似未安蓋耐與遷自是兩事耐者奉

新死之主以祭于其所當入之祖廟而并祭其祖若告其祖以將遷于他廟若適士二廟則此祖已當遷于夾室矣而告新死者以將遷于此廟也既告已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死者之主于其廟耳其未遷于廟與既遷而未祥饋養自如他日如此則廟自不虛寢亦有饋養非如錢君所慮也頃年陸子壽兄弟親喪亦來問此時以既祔復主告之而子靜固以爲不然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徹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爲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如何只此卒哭之後便徹几筵便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荆請罪之語今錢君之論雖無子靜之薄而其所疑亦非也不知味道看符如何幸更與錢講之復以見告也

問答卷二十九

又

五服飲食居處之節昨嘗聞其畧但喪大記有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之文注云義服恩輕不知自始死至未葬之前可以通行何如但一人向隅滿堂不樂服旣不輕而飲食居處獨不爲之制節可乎

禮旣無文不可強說竊意在喪次則自當如本服之制歸私家則自如其或可也

喪大記三年之喪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爲妾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不知小功總獨無明文其義安在

禮旣無文卽當自如矣服輕故也

親迎男女遺喪之禮曾子問之詳矣今有男就成於女家不

而未歸若婿之父母死女之本喪如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女之制服如之何

此乃原頭不是且放在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旣嫁則服自當降旣除而歸夫家耳

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云云如未有吉日獨不當弔乎

恐無不弔之理

賀去冬侍坐承斟酌古今之制謂居喪冠服當與吉服稱其制度等級已畧言及近見親戚有居母喪用溫公寬袖襦衫布幘頭取其與吉服相符而又加首絰要絰而去溫公之布四脚不知可行否

問答卷二十九

今孝弟和五禮喪服却用古制準此而行則亦無特然改制之嫌却恐古服須講求一酌中制度相與行之耳

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晨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

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室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按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此謂姑姊妹無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祔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

也當其親今賀有姑其夫家反歸父母家既者差他日拾兄弟姪之外無爲主者但不知旣無所祔豈忍其神之無歸乎

古法旣廢鄉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

其亦可也

女子適人爲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賤婦喪母遂於既葬卒哭而歸繼者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其既葬而歸者乃婦人爲祖父父母爲兄弟之爲父後者耳賀雖令反終其月數而誤歸之月不知尚可補填乎因思他人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其不可以不歸也又如之何

補填如今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此亦以意言之深恐不免汰哉之誚也

又

省間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尚未見後場題目不知主司

不問答卷二十九

意鄉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人徒自爲擾擾耳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爲安門生之禮苦在高等恐例煩謁見即不可廢若只在行間亦不必詣之也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凡百宜以謹密爲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尚留此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

答徐居甫 寓永嘉人

寓向看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真有未安處今看得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即是私偶不是天理即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發於人心自不同寓常驗之舉動間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爲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寬泰

無有不足接人待客之理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

此心行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理常令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縱時節任人欲發去則胸中自是急迫難率自是不公不正爲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胸中自是有愧藏然亦自不可捨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三者變然判別恐說同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心本爲利却假以行與那真於爲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是然否

更詳之
須與欽夫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謂同體異用者非請

不問答卷二十九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一章集注之設備矣寓看來一節密似一節志於道則心心念念惟在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決不向利欲邊去其志定矣據於德如孝親悌長等事皆吾所自得而行之者慮有照管不到時節當據守之而勿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依於仁則全其本心之德而不間於人欲之私生生之體自流行不息工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察如此志道即夫子志學處以等級次第言耳據德大畧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類謂其能守也依仁如貧而樂富而好禮謂其不違仁也游於藝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示知此說通否

此段看得好但所引貧富者不相似

孝弟爲仁之本章注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顏淵問仁章又謂仁者心之全德合二處推明其說未審當否心德則生道

也蓋天地以生物爲心故人得之以爲心者謂之仁其體則同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統萬善而包四端論其名狀則沖和溫粹渾灝涵蓄常生生不死乃得謂之仁焉此卽乾之元在四時而爲春者也以仁而主四者則隨其地分發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莫不各當其所若不以仁爲主而以別箇爲主則但見不相對副但見乖隔不順且天地失其所以爲主而人亦不得其所以生者矣此所以言仁專一心之德者豈不以其維綱管攝之妙乎敬愛之理只從孝弟上發明自孝弟而推原其本則惟有此理耳所謂以仁爲孝弟之本是也孝弟而廣充其用則爲仁民愛物之事所謂爲仁以孝弟爲本是也竊恐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專言之本則發爲偏言之用偏言之用則合於專言之本不可以小大本末

見得失也

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

作之意一足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志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
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
寓一日訪著樊先生因說孟子盡心知性處陳先生云人須是知得始得若不知得就事上做得些小濟得甚事當以爲此說甚然陳先生問盡其心者作如何說寓對言心統性情會衆理而妙萬物者也心最難盡惟是知得性方能盡得心能盡其心者以知其性故也蓋性者理之得於天而自然者也如君之仁父之慈子之孝以至於日用之所當爲者皆有箇根原來處處惟知之無一毫之不盡無一節之不極然後吾心之體至通至明無所蔽惑斯爲盡其心矣陳先生以爲不然乃言甚事不從心生只要盡得此心凡所存主凡所動作起居使合於理便是盡得此心此心既盡則自能知性如耳之聽正聲目之視正色手足舉動合禮皆是性寓云向所聞於先生長者與此不同耳目手足只是形耳目手足之所以能如此者方是性陳先生曰某之所以與朱丈不同者正以此耳公下稍自知某說爲是某之用意不同恐難符合寓所聞如此未得其精但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一句書上一箇者字下應一箇也字不知語脉當如何說寓之所對不畔尊
肯否

此段論得甚好但恐下稍不長遂則反見彼說爲是耳今日正

好善力也

寓向在道院間親迎禮先生言親迎以來從習公婦入門以後從伊川云廟見不必候三月只遲之半月亦可蓋少存古人重祀著代之義今婦人入門即廟見蓋舉世行之近見鄉里諸賢頗信左氏先配後祖之說豈後世紛紛之言不足據莫若從古爲正否

永嘉有儀禮之學合見得此事是非左氏固難盡信然其後說親迎處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者說其失此禮耳

禮支子不祭祭必告宗子然諸侯之嫡子已是襲爵其次子始立宗大夫士以嫡子爲宗所以上承祖宗之重下垂百代之傳而不致少慢者後世禮教不明人家多以異姓爲後寓

問答卷二十九

三

所見鄉里有一人家兄弟二人其兄早亡無後遂立異姓爲後後來弟却有子及舉行祭禮異姓子既爲嫡主與凡題主及祝版皆用其名若論宗法祭惟宗子主之其他支子但得預其祭而已今異姓爲後者既非祖宗氣血所傳乃欲以爲宗子而專主其祭乎寓意欲以從弟之長者共主其祭事亦同著名行禮庶幾祖先之靈或歆享之不知可以義起否伏乞裁教

立異姓爲後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難以追正但預祭之時盡吾孝敬之誠心可也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此古人因變而變常爲得情性之正然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必情與文稱乃爲得宜寓恐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可以施於有服之親或情分之厚

者若弔泛常之人只當於行弔之時不飲酒食肉弔畢則復常既與死者平時分疎但則少變平日以存古意可也未嘗專意以爲然否

又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爲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爲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孟子喫緊爲人處皆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得箇天理全體若未見得且更虛心涵泳不可迫切追求穿鑿注解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

問答卷二十九

三

於幽隱之處儻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恐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

既是不可以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處說如斷獄一人以爲當死一人以爲當罰今酌其中而行之否

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執也

鬼神爲德注云體物是其爲物之體不知此體字是體用之

復是體質之體

鬼神者氣之往來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爲物之體也

答徐志伯

示喻堂銘極荷不鄙三數年來不敢開口道一字尚且無著身處今安敢爲此以重其罪又使餘波所及於賢者乎兼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象吾乃幅巾便服而遊燕寢臥於其中似亦非便鄉間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爲前賢祠堂嘗竊疑其非是恨渠已去不及正之也橫渠先生亦言傳得夫子書像而無可設之處正爲此耳幸試思之此雖細故其間亦自不容無義理也

答鄧衡老 綱目近思錄 將樂人

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問答卷二十九

如何見得天之健處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 云云 綱謂偏言一事仁之用也專言

四者仁之體也仁之用莫若愛仁之體則愛有所不能盡必

包四者論之而後仁之體可見

之一事乃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

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莫只是不餒否心要在腔子裏莫只是

不放却否所謂腔子之義豈禪俗語耶

腔子猶言軀殼耳只是俗語非禪語也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

備本來如此未說到不餒處下句所說得之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爲兩段事理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

然綱爲謂是其然者人事也所以然者天理也下學而上達

大槩是如此更詳玩之

楊子拔一毛不爲 云云 綱竊謂三子皆執一而不知權故也

使楊子之拔一毛不爲施之在陋巷之時即顏子矣墨子之

摩頂放踵施之三過其門不入之時即禹矣故所謂中者惟

可與權者能之

楊墨學不足以知道其心偏而不中豈復能爲禹顏之事可更

思之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者何事綱謂

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

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虛心玩味兼考聖賢爲學用力處實

下功夫方自見得如此便說無益於事也

問答卷二十九

三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綱謂大意者得非天理流行之妙聖賢

作用之氣象與二子胸中灑落無一毫虧欠安行天理之至

益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但二子已能窺測乎此未必身

造乎此也故曰已見大意

且如此說亦未有病然須實下功夫真有見處方有意味耳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綱謂夾持者豈內外並進之謂

乎直上者豈進進不已之謂乎

直上者不爲物欲所累而倒東來西之謂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理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識字是緊要處要識得時須是學始得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

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妄廢游心

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橫渠先生之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

明道先生曰其爲字時甚微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綱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

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叙綱謂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

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

問答卷二十九

三

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爲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爲正耳近看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到廢道士而罷設醮方是究竟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綱謂八分者豈王氏謂其深刻猶未及於十分也

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關耳八分是其所長處二分乃其所闕此言是他見得者蓋許之之詞非議之也

治天下不出井地終無出得平周道只是均平又曰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綱按張氏言治大抵以井田封建爲主程先生論封建頗取柳子厚之說而范唐鑑亦推廣之至胡氏管見乃力詆于厚井井蘇范其說反與程門不合何也

遺書中只有一條論封建而取柳子厚者其他處却不如此恐此一段乃記錄之誤也范氏說多苟簡不足爲法胡氏之論雖正然其言利害亦有所偏要之封建郡縣互有利害但其理則當以封建爲公耳此類且徐講之非今日所急也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綱素不喜讀異端之書然徒知其跡而未究其去著儒過辯詩詞必窮其綱自度決不至陷溺則亦不至購辦然一物不知君子所耻也不知於此當何以處之

理有未窮則箇中不能無疑礙雖不陷溺亦偶然耳况未必不陷溺耶至於欲窮辨而恥不知尤是末節不足言但窮理功夫不可有所遺然又當審其緩急之序也

問答卷二十九

三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子厚觀鸞鳴亦謂如此又曰子厚聞生皇子云云綱謂此卽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爲心者蓋仁之事也聖賢千言萬句所謂傳心者惟此而已

大槩然矣但不可只如此說了便休須是常切玩味涵養也

又

昨所示卷于久無便不得報所論鬼神者甚有條理不易看得如此但說乾健處云只行之一字便見草率之甚下文云云則又全不應所問矣恐可更深思而詳說之也又以楊墨爲學仁義而過亦非是彼乃正爲不識仁義耳非學之過而不得中也曾點之說乃不真實之尤者今亦未須便論見處且當理會如何是實下功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久當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摸籠罩將去卽人人會說更要高妙亦得但不濟事反害

事耳

答張敬之 顯父 劉淵人

梁惠王移民移粟之政周官廩人之職未嘗廢孟子非之者豈以惠王不知仁政之本耶

此無異議但常熟玩孟子所說王政之始終其措置施行之方畧次第耳

孟子答齊宣王愛牛一段

此等處與上章亦無甚異但要熟讀詳玩耳

必有事焉一段顯父謂此二者界限極難分別蓋不致力則便無所事而幾於忘才著意則未免預期欲速而流於功但將心平鋪謹守則又未見脫離處

此一段依孟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注言之備矣明道先生移就持敬上說却是養氣已前一段事功夫雖密然恐不若且依孟子看也

問答卷二十九

三七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與于既知此說便當一親疎合貴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

又有差等哉其詞氣低悟信乎遁而窮矣

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孟子極言非爲人此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也

滕文公之問適姐而孟子所以答之者若無可爲謀者極其規模所就亦不過太王受天保國之事至於萬章之問宋而

一孟子述以成湯樂天之事反覆告之豈勝之地福小不足以有爲而王偃然勝伐薛敗諸侯之兵果有可畏之實耶

羸弱者勢也得失者事也宋勝之羸弱有異故其得失之効不同但共一事之如此而爲得如此而爲失則其理未嘗不同耳若曰以羸弱爲得失則是羸弱者常得弱者常失也豈其然乎

以善服人則有心於求勝故人得以勝之以善養人則至誠樂與而人自心悅誠服其原亦判於公私義利之間也

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王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遺之牛羊使人往爲之耕之類是也

孟子既以智爲始聖爲終則智者致知之事聖者極至之名其終後曰智巧聖力是智反妙於聖矣南軒以爲論學則智

問答卷二十九

美

聖有始終之序語道則聖之極是智之極者也此說似可以破前所疑不知如何

智是見得微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蝦亦將何所到乎

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者言之乎

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唯反其情故爲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情之語亦此意也

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問鍾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揅驗之信然

當時所說聞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僅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

潮汐月臨子午則潮王其理謂何豈以子者陽之始午者陽之極月為陰屬故其氣交激而至此耶

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西為陰中也

又

向所示問目看得路脈全未是又多未曉此章之正意而遽引他說以難乎其間展轉相迷彼此都曉不得不漸得事且當依傍本文逐句逐字解釋文理令其通透見得古人說此話是此

問答卷二十九

五

意了更將來反覆玩味久之自有見處不須如此比類也聖智巧力之說則已得之矣此便是看他處底樣子也又論聖賢優劣此亦是癡人比較父祖年甲高下之說學問工夫都不在此枉費心思言語之力也

答丁賓臣

十二月十一日熹扣首上啓丁君省元老友頃幸接承便辱垂問雖喜用意之高遠然竊觀容止之間未甚和粹意其未似聖門學者氣象而所問又太多而不切有不容以一詞相反復者用是默然不知所對及承訪逮至於再三而不免少露鄙懷則足下已粲然於色而不欲聞矣自是以來彼此之懷終不相悉而今者承書述有督過之意三復以還愧怍云已夫道在生人用之間而著於聖賢方冊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獨得而

後來者無所與也又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不得也患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反復沈潛而妄意躐等自謂有見議論之條則又不過欲人之知己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己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足下誠以是而深思之則意之前日所以告足下者已悉矣足下之學其是非得失亦明矣如以為然繼此見問敢不敬對如曰不然則高明之蘊必有非愚昧所及知者幸寬其咎而姑自信其說焉可也惠况江蟹感領至意江茶五糲少見微意布則例不敢受前日柯國材之子來饋亦已卻之非獨於左右為然也

又

來喻富貴利達莫非天命軒冕僅來似未可必足見信道之篤然反復其言乃於得失之間未免有尤人之意似又全未得力何耶未由而面扣臨風馳想切冀以時自愛益遜志於義理之學是所願望

問答卷二十九

早

答鄭

良

示及疑義足見勉學之意已畧奉答但大抵用意未盡親切更宜虛心詳味未要生疑只且似林一之看養氣章順文看去足矣久之自當有見處有疑處也

答黃嵩老

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懶廢今但心所欲為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即只此目下頃刻之間亦須漸見功效矣平運易往時不待人况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答黃令裕 孝恭 邵武人

示喻道之大本未有真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間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又並下節一作答黃敬之

所喻日用功夫甚親切但更就此勉力為佳然書策亦不可廢若一向如此又恐偏枯別生病也左氏之說未暇及此若論當讀之書何止左氏但朋友只看論語孟子已無餘力何暇更及他書也

又

收書雖見鄉道之切然更宜寬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以自得乃為有益正不在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通貫所不難見須

問答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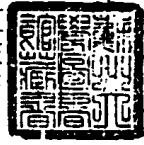
聖

更反復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為有諸已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當得功夫也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三十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正卿 學家一名羽承福人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已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槩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騁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容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所論易大槩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午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曾看靈棋謀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

又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分奇偶便是畫積畫便成卦卦中看畫便是爻若如所說只是引證作文不知四句之義又如河說諺所謂鸛命吞棗者是也何由知其味耶

六書畫卦以寫陰陽之變化文王周公作繇爻辭以決天下

之疑孔子作彖象以推明事物當然之理然又畫既具而三者已備乎其中前聖後聖互相發明耳

此說近之然亦未盡

所以各卦之例非一端有兼取二義二象者有專取二義者有專取二象者有兼取二象與人情者有專取人情者有兼取一象與陰陽之位者有取爻畫之多寡者有取爻畫兼二象者有取變卦者有取爻畫之形與二義者有不可曉音且逐卦玩索常見各有意義不須如此安排貪多涉淡勞心費力不濟得事

家人卦乾剛也施於家則離兌說也施於家則亂坤靜也施於家則廢震動也施於家則機坎艮非所取義惟明而順家之道也

穿鑿得不好

萃與睽相類睽上火下澤則不相入此火在澤下有變革之理睽中女在前少女在後有相離之義而此以中女繼少女故曰革

鑿

豫四以震體之陽為陰主如大臣轉天下之危為安上無為而下佚樂故曰豫

此等處孔子分明說順以動豫理甚分明安得舍之而自為說那大病只是著力安排不會虛心玩味耳

中孚外剛中柔至誠剛恒之人也

得無色厲內荏之義耶大抵此一類都不是此特其小失耳

以伏羲易觀之則看先天圖如寒暑往來陰陽代謝若有推

排而又莫知其所以然者以文王周公易觀之則六十四卦之名乃十八變以後之私記三百八十四爻乃三變奇偶之

私記潛龍牝馬等物如今之卦影勿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以孔子易觀之則卦名者時也物也初二三四五上者位也而初上又或為始末之義九六者人之才也處某事居某時用某物其才位適其所當則吉不然則凶始末一本作始終

此說近之然乃知此而不免為前段之支蔓穿鑿何耶然乃作然既

易有取兩卦象以為法者有取卦名之義而思所以處之者有取二義而思所以處之者

亦不必如此絕單

陽卷三十一

三

易疏論連山歸藏一以為伏羲黃帝之書一以為夏商之書未知孰是

無所考當闕之

論上下二經為文王所分果可信否

亦不必論

論六十四卦重於伏羲果否

此不可考或宋軾市井已取重卦之象則疑伏羲已重卦或者又謂此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詞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今無所考只說得到此以上當且闕之但既有八卦則六十四卦已在其中此則不可不知耳

又

亦易疑恐規模未是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

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
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
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
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
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
經意於已分上亦有何干涉耶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
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
其得失亦不難見也

又

李通云亡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
何足較聞其臨行却甚了了處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足強人意
也所示中庸義理此條析奉報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

不問李本三十一

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
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應脉今人多見得一邊便欲就
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為然
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答曹元可

示喻為學之意仰見造詣之深不勝欽仰然嘗聞之為學之實
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
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
為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
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理
雖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
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

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畧述鄙意以附書
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歸來只有數
本皆為知識持去不得納呈然彼間相去不遠自可致之不難
也讀之有得復以見數千萬之望

答李義卿

所喻進學處事之意省察警惕固當如此然頭緒太多却成紛
擾但將聖賢之書小立程課熟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澆
灌自有長進處不必如此開計度也

答程次卿 永奇號格齋休寧人

示喻存心之說此固為學之本然來喻又有所謂有是事必有
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耶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
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
講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
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及反復之

答龔惟微

聞進學不倦之意甚幸甚幸但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病
於經文之大畧諸說之太煩且其前後抵牾非一是以不敢妄
為必通之計而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喻以
為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為據獨即位之說為難通愚恐其所
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真意而非便即位之說為無據也若只欲
為鳩屋計則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真實為學則
不若即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

答龔伯著

示喻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

乏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算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

答汪叔耕 華陽方壺休寧人

十月二十三日燕扣首啓叔耕茂材鄉友辱書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南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粗親筆研終不能續作者清難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南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彜之

問答卷三十

本

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章一小伎耳以言乎適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及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尚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竊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爲報向寒千萬以時爲親自愛不宜意再拜

答汪叔耕

來書所論向來爲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然雖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美大哉饌餌

膾膾雖然於前遂欲左牽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擇腸柱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今承來喻將欲損其逐末玩華之習而加反本務實之功則善矣然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本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迹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愚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

問答卷三十

七

求子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難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能達者是豈應事接物主靜持敬之罪哉如此不已不唯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爲吾子憂之不敢不以告也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淡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臺臺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其他所論亦儘有合商量處未暇悉陳然根本若正則此等枝葉亦不待辯而明矣史論諸書

然姑少後之而先其本則其所至又當不止此也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為學規模及今日用力次第盡在此矣幸試詳之勿以為老生常談而忽之也一本篇前有章句而此章句人至此皆尋經書獲聞新義以來起是佳勝為慰至來書所論云云

答李元翰

元翰前日說得儘近似今看所示又說開了蓋前日所說尤非實見故把捉不定又會走作爾如前日云存得此心即是仁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行之不合於心者勿為又說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矣今所寫來者乃先存得此心一句便只說合於心為之云云却是全說不符也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義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

問答卷三十

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萬事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腳處爾其他所論未穩者多但先看此一節久之自見得也

答陳與叔長樂人

弟子職音韻

此非大義所繫不暇深考

夢良竊意弟子職一章自先生施教弟子是則以下似言學莫先於立教云云自志無虛邪以下又詳言其學之功如此云云

此說得之然亦本無異義不必如此之詳也

夢良竊意弟子職一章論教學之方其所以敬親事長從師受業與夫洒掃應對進退之要皆括乎是自二章至六十二章又分明條具其節目之詳由早至夜周旋從事益為纖悉其四章弟子饋饌注饋謂邊具在食蓋饌乃訓具食饋訓進食恐饋者是進具在之食疑進字誤作邊字未審如何又飯是為卒注既飯而食則卒義未能通五章三飲二斗注三飯必毀二斗及左執虛豆斗是何器毀義如何左執虛豆欲何用六章拊前故祭校字何訓用何物搜歛所祭置之何地八章藥通已藥義如何藥是藥否此句即曲禮所請以笑自鄉者也章措搃之法注搃設燭之束藝今時何物此段中小字先生批

問答卷三十一

此數條多所未詳但或是周禮再貳一貳之貳蓋必所食已盡而增益之也故執虛挾已視其不足者而貳之但豆中有物而謂之虛此不可曉釋

大學明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而傳之一章結語止言自明而二章結語乃言無所不用其極

二章兼明自新新民之事故通結之下章又自正解止於至善之意初不相妨也

胡子知言曰天下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推之爾莫久於性患在不克順之爾莫成於命患在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先生嘗以延平先生讀正蒙書語示夢良此後五字胡子書竟未敢看然此段語已嘗熟讀自見得說心著大字推字性著久字順字命著成字信字為有理恐大

亦是與天地同體之意久只是常而不變之意成只是一定不易之意否

此段好但點出兩處理會不得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程子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竊意其要在謹獨莫是工夫無間斷否

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爲不已學者之事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集注以上一截說仁之體下一截說仁之術而程子於此二截乃合而言曰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問答卷三十

程子合而言之上下句似不相應不若分作兩截看然惟其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

又

所示疑義各已批鑿附回幸更思之且於義理上留心制度名物少緩亦不妨也

答方履之 大壯號後齋甫田人

杜門讀書謝去場屋自計已決夫復何言迷聞高風第劇歎向但所謂難者過之不復致疑此則汎汎悠悠恐不得力目前雖似無事向後無歸宿處茫然如未始學者則恐不免却有多事之累也平生見朋輩問好資質而似此者多矣私心嘗竊歎歎惜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因便寓書并此奉曉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

答方若水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謙卑耻不敢自衛自衛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者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者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方子實

昨者經由幸獲一見別又數月豈勝馳情今叔來承書獲審比日秋冷德履佳勝爲慰熹比幸粗遣無足言長素令兄幸得同事相去不遠亦時相見也跋語殊犯不遑更勤刻畫爲愧益瀟耳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

問答卷三十

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無適之適訓之訓往而讀如字論語無適之適訓專訓主而讀如的其音義皆不同不當以此而明彼細考之可見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驚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驚走作即是主一主一則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何巨元

杜門讀書固爲可樂而入居學校又可推以及人想賢者於此亦不憚應接之煩也示喻人物之說未知康節之意果如何但如來論以陰陽分之似亦有理大抵先天圖自復至乾爲陽自姤至坤爲陰陰陽所主既有淑慝之分則人物所稟亦不能無純駁之辨也手探足躡出於一時之誤說無足深論當時但以

始在上而復在下故以手足言之耳四端之說若以體用言之則體爲首而用爲末若自其發處而言則發之初爲首而發之終爲末二說亦不相妨熟玩之可見也勿勿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喻幸甚

答程成甫

嘉服膺二先生之教有年矣雖幸得誦其詩讀其書然猶以未得識其子孫爲恨茲遇尊書欣感無量且承敘述世次行治之詳使得聞之又嘆大賢之後中間留落不偶至於如此甚者遂至淪陷隔絕而無聞獨幸賢者於此乃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間學之傳猶足以自慰也今郡博士又能屈致以爲學校之重其所以望於賢者豈不欲其服先生之服誦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驚動其學者而勉勵之哉荷意之勤敢申其說以致區區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問答朱主十

區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答竇文卿 從周 江南丹陽人

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爲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爲自責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爲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槩視彼皆爲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爲嘗敢是已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澣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會逐段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爲愈也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

亦佳也公謹未及附書相見頗致意渠從呂東萊讀左傳宜其於人情物態見得曲折今乃如此不解事何耶德章似亦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之意皆是學問不用力處吾輩觀此真當痛自警省實下工夫也

又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又

示喻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持守省察之功而不廢講讀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爲己者爲師而淡以今人之爲人者爲戒則庶乎其無負平生之志矣

又

問答朱主十

夫爲妻喪未葬或已葬而未除服當時祭否不當祭則已若祭則宜何服

恐不當祭蓋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祠只用淡衣涼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節祠見韓魏公祭式

未葬不當祭時或遇先忌又不知當祭否若祭則又何服忌者喪之餘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處恐亦可暫停也

九題主男子婦人無官稱者宜何書

伊川主式已詳言之可考也

夫在妻之神主宜何書何人奉祀若用夫則題顯某氏神主旁注夫某祀否夫祭妻而云奉祀莫太尊否

旁注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

古者父在子爲母期夫爲妻期其練祥禋之祭皆同今制夫爲妻服與古同而子爲母齊衰三年則夫爲妻大祥之日乃子爲母小祥之祭矣至於子爲母大祥及禘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恐只是夫爲祭主其辭曰夫某爲子某薦其祥事如曾子問宗子爲介子之禮不識可否

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可服以祭但改其祝詞亦不必言爲子而祭也

父在母沒父既除期之喪子尚爲母服其見父之時當以何服

此於禮無文但問喪有父在不杖之說可更檢疏議參訂之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附於何所

問答卷十一

十一

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注云謂生已者則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伊川先生云祭於私室

禮記曰妾母不世祭於子祭於孫止又曰妾拊于妾祖姑既不世祭至後日子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之可拊耶不知合祭幾世而止

此條未詳舊禮亦每疑之俟更詢考也

妾母若世祭其孫與日祭妾祖母宜何稱自稱云何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爲祖母而自稱孫無疑矣

答李公晦

所喻數條蘇氏連應之說只是譬喻未必專以地言謹道一章若取舊說則二語爲複出矣兼又有以學求祿之嫌恐不若今文協而義精也知及仁守之說則是但此亦泛言如云知之非

輟行之惟艱古之聖賢亦未嘗無此戒也恕之示義亦佳先儒訓誥直是不草草也正思所言覽之令人感歎偶其鄉人有在此者當轉致其家也至之一族被援非常極可念渠近日講論儘精細但前日愈不思難生此辜端累及無辜爲可恨耳聞其敵近日遣人四出捕緝至有來此登門尋覓者惜不及知不得收縛送官耳近日章徐皇甫黃商伯四章各出何人之手幸密批示

又

蕞籛前已爲令叔言之矣若無此慮寧敢辭也子約之亡淡可痛悼不知諸公能因此事惻然於中盡還諸遷客否如其不然春陵之謂適兒爲禍亦尚未見復之當即作書以力止其行耳近日蘇子曰日字任德翁文字當已見之宜春之誦至今未知

問答卷十一

主

此近事之證也

又

所喻四說往歲在彼兩皆聞之只是欠却明理其說如東坡所謂不以火點終不明耳說詩近修得國風數卷舊本且未須出甚善

答李處謙

壯

昨辱遠訪漢以不獲一見爲恨及得所留書而讀之益知賢者之有志慶閱之多才又重以爲喜也大抵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遂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樂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答劉復之

蒙朽益甚思與朋友反復講論而外事紛擾不能如願如履之者又相去之遠不得早晚相見為恨然此事全在當人自家著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功夫不令間斷方有人處得箇入處却隨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為科舉所累也

答楊子順 養正 晉江人

示喻具悉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為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擗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湊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足是以雖欲棄其名而勉為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為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

問答卷三十

力踐為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復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耳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承許在臨尚須面論一作論

又

來書所論為學大意似已得之但賢者本自會說說得相似却不為難只恐體之未實即此所說皆是空言不濟事耳又以後書孟子之說考之即前書所謂講明義理以為涵養培植之地者似若未精此處尚且未精則其本領工夫恐未免亦類此也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乃承上文集義而言語脈通貫即無敬字意思來歷但反覆讀之便自見得不假注釋矣明道之語却是借此四句移在敬字上說非解此章文義不若伊川先生之說

為得本文之意然其解正字即是助長則亦未安記得一處說

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此語却差近然猶有所未盡也若看得本文語脈分明而詳考集注以究其曲折子細識認見得孟子當時立意造語無一字無來歷不用穿鑿附會枉費心力而轉無交涉矣來書所云孟子不肯措認說欲學者體認此處喫緊工夫又云學者纔要修身正心便是助長告子釋氏之學皆坐此病又云但嫌於迂曲其文以從注釋此皆非是而第二條為尤甚請更詳之也

又

問答卷三十

所喻數條皆善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効若只如此做閑話說過則不濟事矣天下歸仁亦是畧以其効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知吾之仁也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已之所急但其効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即是太作意說得張皇了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四端乃其發處乃所謂情也孟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正指其發處以明其本體之有是耳非直指四端為性也鍾磨有特懸者有扁懸者其特懸者器大而聲宏難奏於八音之間則絃竹之音皆為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其本律之懸以為作止之節其扁懸者則聲器皆小故可以雜奏於八音之間而不相凌也不知今世所謂太樂者其制如何但以理推之意古者當如此耳竟氣之說近之但便謂竟為知則又未可大抵氣中自有箇精靈底物即所謂竟耳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

又

又

答李賓之 如圭 吉水人

如此則王制一段周禮事辨
神示之日及祭法本文皆可

祭法祭義及遷廟附記三篇今附還可照前說重定爲佳

答吳生

問答卷三十一

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

厚和平欽退驚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至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若蕙之愚無以及此然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而又不欲摘一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浼高明之聽也區區拙直言不能文恕其僭率千萬之幸

答吳斗南人傑

竊伏山間久聞德義且知著述甚富每以未得亟見其人而盡讀其書為恨茲辱惠問并寄古易刊誤二書所以見屬之意甚勤且厚非蕙淺陋之所能堪也比日春和敬惟撫字有相尊履萬福二書三復不能去手可謂極精博矣鄙意尚有欲奉扣者迫此治行之冗未能盡布別紙畧見一二幸復有以告之他書承許盡以見寄何幸如之但洪範詩樂二論尤欲早得之或其餘未能悉辨且先得此幸甚幸甚來書又謂力思所以收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不但為言語誦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尤所敬歎蓋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難大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為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為玩物喪志而已固知賢者不屑為此然蕙之愚不得不為執事者慮之也感見與之勤不敢隱其固陋伏惟察焉旦夕南去相望益遠惟幾以時自愛亟應召用時時書來慰此窮寂千萬之望

別紙

古易既盡全卦繫以彖辭又再盡本卦分六爻而繫以爻辭似涉重復且覆卦之法不知何所考据近歲林栗待耶乃有此說然其法又與所論小異不知曾見其書否渠亦自以為先儒未發之秘則是古未嘗有是說也且如所論以用九為少陽用六為少陰如此則當為用七用八矣何九六之有乎此與啓蒙陋說正相南北不審今當定從何說因筆幸見喻也

呂伯恭頃嘗因晁氏本更定古易十二篇考訂頗詳然據淳于俊之說便以今王弼易為鄭康成易者疑其未安今得所示分別鄭王二本乃有歸著甚善甚善然不知別有何據据也未有文字已有此書謂有此理則可謂有此書則不可

繫辭恐并彖辭亦是蓋彖繫於全卦之下而爻辭分繫於逐爻之下其經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畫卦如今所定之本也

彖傳釋彖辭彖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卦爻之辭故統名之曰繫辭傳恐不可改繫辭傳為說卦蓋說卦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名之繫辭傳兩篇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為多恐不得謂之說卦也

大傳言繫辭者四今攷其二上文皆兼卦爻而言恐不得專以為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固繫辭之一也其一為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卦辭固

不害其為繫辭也

蔡墨謂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則覆卦之說有不可行者矣漢書刊誤固多意所未講然其暗合者亦多但劉氏所斷句如

項羽傳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者此類甚多皆與史記合恐當表而出之以見其非臆斷惟爲原廟渭北一條項見一書所渭之祠有於字亦其明證但今不記此出處猶檢史記漢書之屬皆無之恐或記得幸批喻也

劉氏所疑亦自有舛誤處如溝洫志第二條於楚字本文自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乃不悟其非而反疑本文之誤補遺未之正也

楚詞協韻尚多譌誤幸各爲訂之復以見喻尙可修改也

又

便中奉告感慰亡量比已改歲竊惟履此泰亨倍膺多祉嘉承攝於此忽已踰年疾病侵凌無一日好况請祠不遂經界之役得請後時不可舉手少須三五月即禮告歸矣世路艱難不若

不問卷三十

三

歸臥田里以休餘年及人之事非復吾力之所及矣每誦先聖不夢周公之嘆未嘗不慨然也承受代改秩亦既有期甚以爲慰不知諸公相知者爲誰鼎之有寶宜謹所之我仇有疾乃無尤耳前寄諸書竟未得細考然疑諸儒之說有不足信據者要當審擇而進取之乃無誤耳今此所寄却得一觀恨讀書少未能有以上下其論然亦有一二疑處假開多事便人行速未暇一一奉和姑錄一二別紙奉呈幸一一批報頃見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又沈存中筆談所載朱浮傳引天作詩目今范書印本亦異不記前書曾奉問否今亦見紙尾幸併喻及也幸幸乎所見趙頗子不知何人莫是永嘉趙彥昭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於窮理功夫有所未至則亦只冥行終不能升堂睹奧盡入聖賢之域也哀渠程門諸公行事頃年亦嘗

開卷三十

三

爲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爲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會見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須作比來漢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本錄者此事儘須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穫也心不耐開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憤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政爲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今人陷於所長決不能憂此聽信身心也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異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閑道閑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堯見堯於堯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論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于合便人督書甚速草草布此手痛復作

不能究所欲言何時面談倒此曾聽正遠雅千萬自愛為禱

又

所示廟議乃全用左氏臨于周廟一條為說然不知似此安排有何根據如高祖以下通為廟已非所安又皆以西為上乃後漢同堂異室之制無復左昭右穆之分非古法也若如江都集禮所載孫毓之說却似可信而所示舊八廟圖近之不知是誰所定但其圖又以廟皆東向而以北為昭南為穆乃是室中祫祭之位而非廟制耳周有帝學廟禮書並無此文左傳亦無此說似難臆斷况儀祖只可比后稷又與帝學不相似如此牽合如燕之酒罔不敢盡信况朝廷諸賢皆淡於禮者恐亦未敢便依此改作也草木踐用力多矣然其說蘭蕙殊不分明蓋古人所說似澤蘭者非今之蘭澤蘭此中有之失葉方並紫節正如洪應書說若蘭草則此則決非

問答卷三十

五

今之自劉次莊以下所說乃今之蘭而非古之蘭也今並引之而無結斷却只辨得畦畹二字似欠子細又所謂蕙以蘭推之則古之蕙恐當如陳藏器說乃是若山谷說乃今之蕙而亦非古之蕙也此等處正當拈掣乃見功夫今皆如此放過似亦太草草矣茶恐是藜藿見詩疏藜藿故詩人與藜並稱藜乃鳥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茶藜藜茶有毒今人用以藥溪取魚茶是其類則宜亦有毒而不得為苦藜矣如齊如伯乃詩人甚言周原之美舊室之悲如易之載鬼詩之童殺非茶實能甘也藜藿書最少然則此類不能無疑者尚多則恐此書亦更少于細也若論為學則考證已是末流况此又考證之末流恐自此不須更留意却自收拾身心向裏做些工夫以左右之明其必有所至矣若遂兩於所長而不知所以自反則蕙之愚竊為賢者惜之

也因便奉報不覺傾倒勿過勿過南北相望未知見日千萬珍重以副願言

答鮑漢卿 廣漢君老處源人

示論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子細緝去矣竊向於中廟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并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眾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又

近況如何既失楊館之期後來別有相聚處否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佳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畧加刊削漢卿義理之無窮也

又

所記鄙語亦有小小差誤處便中未暇詳報并所改書亦未暇寫寄不知近讀何書有疑示及此間今旅絕無人來只所招上饒某人早晚講論耳

又

知徙居寬曠不廢讀書足以為慰此間年來應接差簡然苦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間又無朋友其講問有一二則其鈍者既難湊泊敏者又不耐煩有話無分付處甚思賢者相聚之樂也諸書無人整頓抄寄然改處亦不多但所錄語儘有商量恐非面不能盡耳風力稍勁而此一等人多是立脚不住千萬更加勉以副所期餘祇自愛而已柴中行聞報請司考校之語其詞

甚壯亦聞之否

又

年滿七十禮合休致又以罪戾不敢自上奏獲百端懇禱僅得
州郡申省狀一紙今託常寧游宰附與邸吏投之已子細為與
十索更煩賢者同為分付此事或觸禍機不可知但已斷置一
切不計較矣恐有污議相阻止者幸勿聽也此來有何文字做
何工夫亦頗有進處否向所寄來冊子方為看得一半其間亦
有不足記者其小未備者已頗為補足矣後便方得寄去也精
舍亦有朋友數人相聚李敬子胡伯暹尚未去早晚頗有講說
但每相與其恨賢者之不同此樂也只是讀書不能得成又以
氣痞不可免几恐此事又成不了底公案也省榜非久當出不
知一番朋友得失如何味道聞尚書館今尚留否耶其在彼者

問答卷三十

主

頗皆相見否當此時節立得貼定者亦甚難得人况更向上事耶

又

省關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且得安坐喫飯已是幸事
豈可別有冀望耶承許秋涼相訪甚幸此箇道理功夫本不可
有間斷時節目下雖無人講貫自己分上思索體認持守省察
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功夫則其間必有所大疑亦必有
所大悟一旦相聚觀面相呈如決江河更無凝滯矣今以謝致
仕未附便去令十弟分付投下及更料理一二事渠相見必自
說及恐有可疑合商量處亦望與之剖決也昨承許借傳古圖
甚欲見之但重滯如何得來可更試為籌度也

又

精含有朋友十數人講學頗有起仲乘其不易遠來看得文字

亦好但恨漢卿不同此會耳

答陳思誠

承喻為學之意與其所謂於師友而服膺弗失者甚慰甚幸然
此乃近世所謂謹偽之學而斥去之者向來雖或好之今亦隱
諱遁逃之不暇以賢者之門地聲迹益將進為於斯世者而乃
有意於此何嗜好之異耶夫名實義利為己為人之判正則之
言是也但其所為者要當真實有用力處所不為者要當淡自
省察至戒而預遠之是乃所謂微驗之實不然則提空名以鄉
道而實無以自拔於流俗之所為則亦君子之不取也荷意之
勤率易布此不識以為然否然勿以語人又千萬之懇也

答陳衛道

問答卷三十

主

有許多節次脈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
所見但非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會見得裏許真實道理
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
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忽間不容畧有差舛才
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
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
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
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
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
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今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
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
著此理胃中洞然無纖毫凝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

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除姓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累無餘欠非虛語也此話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槩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為如何因風示及有所未契尚容反復也

又

示喻謹悉但今欲為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真實樂

問答卷三

天

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擾貼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個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儻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議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倒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暫時開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

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常不似異端便將儻侗底影象來此單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在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真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足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進退看透了後面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擠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面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儻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還說得病痛著否因來却見喻也中庸欲修收未得功夫然言文字亦不可如此一觀念過便只領畧得儻侗影象不見裏面間架詳密毫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

問答卷三十

天

得儻侗影象不見裏面間架詳密毫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

答陳才卿文蔚號克齋上饒人

前書所論方叔所說不同者只是渠以知覺為性此是大病後段所謂本然之性一而已矣者亦只是認著此物而言耳本領既差自是不能得合今亦不能枉費言語但要學者見得性與知覺字義不同則於孟子許多說性善處方無窒礙而告子生之謂性所以為非者乃可見耳才卿所論中庸戒懼謹獨二事甚善但首章之說性或通人物或專以人而言此亦當隨語意看不當如此滯泥也蓋天命之性雖人物所同稟然聖賢之言本以修為為主故且得言人而修為之功在我為切故又有以

吾為言者如言上帝降衷于民民受天地之靈以生不可謂物
不與有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
氣也又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
性固無以見其為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
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
言却欲刪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
非是以人率性而為此道也謝氏天地不怨之論所說亦未當
凡此之類有本不須致疑者但且虛心反復當自見得不必如
此橫生辯難枉費詞說也

又

子類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看詩且如此亦佳大凡讀
書須且虛心參驗久當自見切忌便作見解主張也玉山所說

問答卷三十

三

當已見之者嫌難折却教他捏做一團也所答守約書大槩
得之更當虛心玩味當更純熟也

解新下一本無印字

我試不計不免小忙然以義理觀之此亦富有處也來書所
喻大率少寬裕之氣有動急之心如此不已恐轉入棒喝禪宗
矣切宜宜覺不可一向如此也子融看得文字痛快直截可喜
想時相見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

又

方叔子融曾相見否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却是子融去歲
在此講論多不合處中間益嘗苦口言之後來一向不得書不
知能相信否似渠堅苦力量朋友間豈易得覺微有向外欲速
意思便做出許多病痛學者於此豈可不痛加省察或因通書

幸為致意

又

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
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
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
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又

新詩甚佳康節胸懷未易窺測須更於實地加功若只就之乎
者也上學他恐無交涉也

又

嘉祿殊如昨但年老益衰已分上自未有得力處朋友功夫亦
多間斷方以為憂而忽此紛紛迷皆不敢為久留計未知天意
果何如也

問答卷三十

三

傳簿赴部何時可歸待次之間且勉其讀書為學亦非細事也
嘉今年足疾為害甚於常年氣全滿幾几不得緣此禮書不得
整頓且看向後病勢又如何若有可奉煩者即奉寄也禮學是
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餘力時及之乃佳
不然徒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又

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是重復倫類若通則
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此間所
編直卿及用之兄弟分去謄寫尚未送來嘉以苦氣瘡殊甚不
能俯伏几案或晚諸人或求即開正不免作數月功夫自聽對

讀或可了也傳兄相聚看得甚文字想其家務不能專一不免小作課程而今其日有常度則積累久之自見功效矣明年只在水北即亦相去不遠猶不廢切磋之益也子融日益孤高深可歎羨一書却煩達之

又

精舍朋友往來不常早晚頗有譁問之樂但病軀應接比之日前頗費力耳禮書得直卿劉用之在此漸可整頓然亦多費功夫甚恨相去之遠不得賢者之助也所示儀禮所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割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徒守此一處反成擔壓虛度光陰不濟事也其他更讀何書子融相聚有何議論因筆及之所願聞也

又

問答卷三十

三

熹衰病如昨加以患難今歲夏間復失一小孫秋來又有仲婦之戚悲傷之餘厭困益甚細讀來喻知亦有災患不知何故然亦深為怛然也示喻憂懼所奪工夫不進此亦別無他巧但得勉力向前爾

又

正叔別後書來復有疑問已詳報之託其轉寄才卿可便依此作日用功夫不須更生疑慮空費談說過却光陰也

又

彼中相聚子弟幾人有可告語者否此亦時有朋友往來但難得身心純一功夫不間斷者耳

又

所喻誠意之說只舊來所見為是昨來章句却是思索過當反

天本旨今已改之矣正叔子融相聚累日多得講論甚恨才卿獨不在此也諸書二兄處皆有本歸日必同觀有疑幸詳詢及康節文字二兄亦已見之熹亦不能盡究其說只啓蒙所載為有發於易他則別成一家之學季適近編出極樂欲刊行且必見之然亦不必深究也

又

熹衰晚甚幸復安外祠之祿深以自慶但使賢者為亂夢不無愧耳大學章句或問比復畧修大旨不殊但稍加精約耳中庸亦更欲刪訂大抵舊書太冗也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普意聞放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密乃佳耳子融說得樂意生香處甚痛快但恐又轉入舊腔裏也

又

問答卷三十

三

正叔遽至於此令人痛傷人生虛浮朝不保夕深可警懼真當勇猛精進庶幾不虛作一世人也

荅余正叔大雅 順昌人

示喻已悉前日所論正為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

欲之微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惰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前日三詩首篇計功程字是大病根而其下亦未見的實用功得力之處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効只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槩皆是平日對塔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夫力抹此病不可以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又

問答卷三十

書

示喻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个主宰其實只是一个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重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過千萬且於日用間及論語中着力令有个會通處卽他書亦不難讀

又

意一出無補幸已還家又幸奉祠遂請且得杜門休息間讀舊書雖養心之心不敢懈怠然疎遠之分亦不敢不安何也別後讀書理復增勝不喜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頗多義理

無窮心力有限奈何奈何唯需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

答余方叔大猷

所喻別紙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講論不厭精審方見義理之真然亦須是虛心平氣方能精審若以一時粗淺之見便自主張卽無由有進處也

大猷稱謂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爲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者一不有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爲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之使之兼體洞照而無不徧耳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

問答卷三十

章

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他說皆得之但謂敬只是防去此等以復於理語意未切須知敬卽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卽自見得也

答趙泰父 歸軒 天台人

惠書得聞爲學之志固已甚幸又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顧非親會用力不能知耳大抵只是主敬功夫不至致得間斷但日用間常自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進矣

又

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情然看得皆過高不平穩若一向如此

說即非唯令人解經不得雖聖賢亦無開口處凡有言語皆爲刺物矣又說日用間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安穩無凝滯也儀禮文字却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他時諸篇皆當放此或所附之文有難曉者亦當附以注疏也致道告歸甚令人作惡此間事樂能言之更不續續渠認得門路却不錯但恐未有勤懇積累工夫比百更和勸勉爲佳耳

又

謹終追遠游氏曰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追之厚之至也竊意游氏意恐指凡事而言非專爲喪祭而發大類此非爲人愴懷非謂其終之當謹非謂其遠之當追是皆天理人心不能自己非若凡事玩於常情故

問答卷三十

終謹於始而及其終也往往易以忽爲近及遠也往往易

以忘非謂下元本空一

聖人之言爲衆人發非專爲賢者發也故其所言皆理之所當然而人多不能然者若皆如來喻則世間更無背死忘先之人不待堯舜而比屋常可封矣曾子亦不須說此兩句程子亦不當兼說喪祭也

富貴是人之所欲一章恐亦不可小看看此自非顏閔以上

工夫至到者恐未易言

看文字只虛心隨文平看豈有所說本小而須作大看之理此章之指更宜深玩方見實用力處

聖思爲之宰疑亦以類相從而別爲一章未詳

此類亦多分得不同如仲弓子桑顏淵子路不曾分子賤子貢

回也冉求却分了蓋一時失於點對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易也要之不若皆析爲二乃佳

賢哉回也章集注云今不敢妄爲之說某竊疑下克已復禮之云已然爲學者說被却似刺著此語

不曾說樂處如何所樂何事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竊疑唯我與爾之與是訓同則誰與

吾不與之與是訓詳故竊以爲恐難令作一章詳集注意夫

子行三軍必與已同意子路自謂若行三軍則舍我復誰同

耶但覺得氣象太粗暴若作兩章而不害其相蒙則字義既

明而氣象亦不覺至如此也

分章已見前說但與字恐難作兩般說子路問得粗暴是其氣

象如此雖作兩章然粗暴亦只在也況彼之粗暴吾又安能追

問答卷三十

而柳之耶

吾止吾往也竊意文義恐吾者聖人自吾也

若如所解即句內字數不足聖人之言不如是之造作奇巧也

君子不以紺緼飾注云君子謂孔子下文蘇氏曰此孔子遠

書雜記而禮非特孔子事

此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未有一定之說

集注解回也其庶乎屢空章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竊疑又

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

世間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爲知道可乎更思之

論語是與章集注云詳此文義恐只是說不可以言取人

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人何也

色莊便是兼著貌字

祭義

深愛和氣一節承上文孝子之祭不誦不愉不欲等語而發非獨為敬齊之色一句也其下乃述禮記孝事未必為祭發也所編者但取其相關者附之經下其全篇且與泛有祭統先於祭義亦無害也

鄉飲酒義謹按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為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禮而下先儒以為記黨正飲酒于庠序以正齒序之位今詳考其文由前之說則有所謂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云云固足以見賓興之意由後之說則有所謂六十者生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之類亦足以證序齒之事但其竊疑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夫與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說禮者何取於黨飲而記為是義

問卷三十一

手

據鄭注云漢郊國以十月行此飲酒蓋取黨正之說然則自鄉飲酒之禮而下豈自成一章之文乃世儒述其所以有取於黨正之義而因以傳益之耶淺陋未得其說

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并舉之耳燕義首載庶子官一節未詳據文勢恐當以諸侯燕禮之義為篇首而置庶子官一節於篇末乃成文耳

當如此

內則一篇義理密察法度精詳見古先聖王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無所不用其全某疑中間似有難看處如飯黍稷稻粱止大夫於閭三士於坵二一節與上下文似不相蒙豈特載此因以著夫貴賤品節之差耶又凡養生止立衣而養老一節疑王制文重出不然亦豈先王之成法因于事父母而

達之天下以及人之老哉又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止至於

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一節雖承上章養老之文而云然篇既曰后王命家宰降德于眾兆民則是古昔盛時朝廷所下教命恐不應引到曾子之言疑是他簡脫誤在此耳又凡養走五帝憲止皆有傳史一節疑錯簡恐或當在上文玄衣而養老之下又淳熬止以與稻米為醢一節亦疑錯簡恐或當屬上文冬宜鮮羽膳膏醢及雉兔皆有毛之下自此外數節上下井井有條獨此未易曉暢

養老一節舊亦疑之似當削去曾子傳史但說飲食處未知如何更詳考之所刪去者亦須別收勿使遺失

某比在侍側見余正甫云奔喪投壺兩篇可補儀禮之闕心甚喜之近見禮記釋文引鄭氏篇目注獨此二篇注云實曲

問卷三十一

手

禮之正篇也餘皆否某竊詳謂之正篇則非先儒雜記之文又按儀禮疏云儀禮亦名曲禮又禮記注云曲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闕某請鄭氏所謂今禮即指儀禮而言然則可補儀禮之闕似無疑矣內則附昏禮後作傳文亦善少儀附相見禮則疑未安蓋其間數節見少儀已編入本篇矣餘篇雜記恐不足以相證而徒足以相亂耳未知是否禮經殘缺可疑者不能一二數凡此非敢泯然煩煩誦聽但據眼前編集文字因致思慮於其間理既有疑問不容已自餘不惟不敢肆其狂斐即亦未暇及悉告尊察

又

所論數條皆著然實其力乃見意味徒爲空言雖多無益也大學或問所改首尾兼該本末具備若只讀一半截便下注脚宜其不能不有偏倚之疑也鄙意却嫌全提並指四字近禪學語未暇改也又論亦有真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間昨晚有管鳳舉而中書者幾致妄頓以此便是不曾真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墮衆畧知之外別有真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畧知得處著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真知也所說退人一步低人一頭皆此則甚善致道恐亦不可不讀此說可更勉勵今已是不不得已而從官唯有韜晦靜默勿太近前爲可免於斯世耳一武不幸爲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又

問答卷三十

半

所論大學則似不必如此致疑此等大疑謬誤畧見經意以助知新之功耳如此拘滯却成支蔓而墮於異學之所訶矣要之湛渙言其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自是語勢當然況又無可疑耶親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或指前王之身或指前王之澤又皆毫分縷析無可疑者可試考之當自見得也

又

道心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其難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是性耳若云性之所以爲性則語意太重矣

君子之時中與素隱行恆兩章未是可更將章句反覆體認不須便如此立說也

體群臣子庶民子字與呂說不異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人意自好不欲廢也物者所以致吾親愛之心而慰悅其意也親親似多一半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深論也

前知之說章句中說得已白分明

經綸大經立大本似亦是看得章句未熟

知遠之近亦不必如此迫切却有不實之病知風之自一句尤無著落須看交寬平著實乃佳耳

大學若從物格上看下去即不可不如此之息甚少更詳之

若趙詠道師

問答卷三十

聖

蓋求道不力衰晚無聞靜問之勤不知所以爲報然小嘗聞之天下有正理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姝姝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難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非豈以彼之明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侏儒觀優之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但讀近歲所謂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然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緣衣黃裏之轉而爲裳也如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今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盡力就進亦以頗識爲學之門戶經由必能具道此間曲

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答趙致道

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則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又

人心道心一章其上三句只循中庸章句敘說看未有所疑所謂允執厥中之中不知指何者而言若言時中恐於提綱挈領處未達及此若言未發之中則所謂人心道心正是因已發而言兼未發之時亦難以言執今欲於人受天地之中上看未知可否

問答卷五十一

聖

程子曰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如此則所謂允執厥中正時之中矣惟精惟一正是提綱挈領處此句乃言其效耳

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爲富貴所移也愚意以爲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則於空礙處有隨且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

敢乞指誨

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其微之間大須著精彩也

又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

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后

此明

此證

惡幾

周子

誠善幾

胡氏

誠

之意

之說

善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皆宗尊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麗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容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容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

問答卷三十一

聖

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

此說得之而圖子有病已畧改定更詳之

四子言志一條程子曰夫子與點盍與聖人之意同便是堯

舜氣象故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
蓋爲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不能出
此二途也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
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
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難當顛
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
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
不若曾點之閑暇和平也然不以理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
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
禮則理在其中矣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
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遺其末所以行有不掩而失
於狂歟

得之

問答卷三十

聖

上蔡云佛氏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言心如儒者之
論情蓋釋氏以作用者爲性而儒者以主宰爲心所以相似
也釋氏以緣景而生者爲心儒者以感物而動者爲情所以
相似也大要釋氏不識理故其言遞低一級故雖欲歸於清
淨寂滅而卒不能離乎形而下者也然雖遞低一級而僅相
似卽其僅相似者實大不同何也其於作用則不分真妄而
皆以爲真其於感物則不分真妄而皆以爲妄儒者則於其
中分真妄云耳此其大不同也

大槩亦是

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
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終而以人慾橫流者爲性不

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
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
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
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
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

亦得之

問答卷三十

聖

答朱朋孫

長書垂示尤荷不鄙所論爲學之意又足以見雅志之所存也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難亂淺畧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厭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欲爲沙隨程丈立祠甚善但衰病不堪思慮曲折已報余正父矣幸察之

答周純仁

彼中既有故舊可以相依氣候亦須差勝嶺外又在鄉里遠亦時得親聞安問於理似亦可少安年來時論似亦漸平昨日又聞廟堂一嘗除拜固不足爲吾道之重輕然於故舊或畧能垂意但在自己分上只合閉門堅坐聽其所爲切不可因此便起妄念徒爾紛紜有損無益也所欲買書偶小兒赴銓未歸已爲託相識置到付之來人數在別紙可自檢點付來楮券殊少不足於用已爲覓數券買去然尚有不能盡買者及所補印漢書不知是要何等紙板樣大小如何其人未敢爲印有便子細報及當續爲印也閑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往來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過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今向裏今寧靜閑

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又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止既成萬物也本義云云某竊謂止言六子用文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時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爲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言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用而言故以陰陽交合爲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各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盡成萬物也伏羲八卦則兌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次言之則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於陰

問答卷三十一

陽各得其位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伏羲卦序與今卦序不同不知是孔子創爲之而作序卦耶抑自文王周公繫辭之後已更伏羲之序如此而孔子特以序卦明其義耶

伏羲自是伏羲卦序文王周公自是文王周公卦序

答周南仲

平江人

往歲湖寺雖當獲一面而病冗不能款扣餘論後乃得見廷對之文切中時病深以歎服益恨相去之遠不得會聚以講所聞也茲辱惠書又見季通真道遊從切極之益深以爲慰比日雪寒德履佳福熹碩健之學曠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人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

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喻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如九方臯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周叔說行草草附此不能究所言政遠切祈珍重

又

承喻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爲學之序必先成已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關恐不若且更

問答卷三十一

三

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寶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何程二君能招致之甚善甚善來書已報之矣至於書中問反三事雖未要切然已是能著實講究若如此正未可量也後來之秀未見有能勇往直前探討負荷以續傳道之脈茲爲可歎耳

又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白欺云者知爲善以去

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失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又

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谷孟良夫 啟

問答卷三十一

四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爲先此要切之語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即讀書應事思惟計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也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間無適而不爲學矣有書數冊託茂實送學中與諸生共之能往一觀當有益也聞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須時用乃所望耳

谷許生 中 應

去歲陸 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賸依無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爲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左右以應舉覓官美名好名之學爲不足學而欲講平義理以求脩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

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
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
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
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來喻乃謂讀
書逐於文義玩索隱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已之實則愚有所
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蠱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
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
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
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顏辭氣之間脩已治人之際乃與
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
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
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

問答卷三十一

五

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
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
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
所謂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
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
乎隱微而忽畧其顯著也若如來喻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
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克爲好高欲速之尤者
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
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二五也既
勤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然亦未暇詳究其曲折幸深察之當否
俟報也近至富沙見陳安舍人說及建閣藏書事欲以記文見
委而未得其詳今收張卿元善蔡比季通書備見首末偶數日

脚氣發作不能飲食而右臂亦痛至不能親執筆憶卧支離口
占布此知代期不遠他日病起草得記成當因薛卿轉達代者
或同官中必有能竟其事者但恐文詞鄙俚議論不同未必可
用耳

答章季忠

厚書具悉雅志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
多求博取熟讀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
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
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答顏伯奇

聖門設教具有科條持守講習要當各致其功無所偏廢而不
使有頃刻之間斷焉則常有以自得其趣矣

問答卷三十一

六

答杜叔高

往歲辱訪於湖寺且以佳篇爲贈讀之知所志之不凡然恨去
國怨怒未得從容罄所懷也茲辱枉書并寄兩論詞意奇偉則
所以知足下者益以深矣顧念頃與仁里諸賢屢講此事尚多
未契足下必已聞之若以愚言爲是則固無今日之辨若以爲
非則又何以見語爲哉聖遠道溷人心頗僻險詞怪說雖然並
起不憚於誣天罔聖詭經破義而務以適其利欲之私自非剛
健明哲之才確然以勝私復理爲已任者鮮不爲焉率獸食人
人將相食其兆已見於此甚可懼也足下試以愚言思之反諸
其身而驗以聖賢之明訓必有以得其本心之正然後可以趨
理揆事而無不合毋徒苦心勞力爲此附會穿鑿而卒以陷溺
其良心也

又

示吟克已之說甚慰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聖賢又如此指示掃不爲不切今人都不理會却別去千生萬受杜撰百般說亂道於自己分上了無分毫利益只可誑嚇他人然亦只誑嚇得不識底人若該識道理人旁邊冷看成甚模樣此區區所以於前日面論之際不從不失笑於賢者之言也今承來諭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此又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却反爲人所誑今日一聞逆耳便能發悟於心不易得也然克已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已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幸丈相會想極欽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見聞豈不有小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渠既不以老拙之言爲嫌亦必不以賢者之言爲忤也

答程生 珙字仲璧

示喻正名之說胡氏所論固有未盡然其大義謹嚴而聖人之妙用變通又自有不可測者不可以私情常識議其方也如以爲每則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姑置此而議其切於吾身者焉可也

答王南卿 阮 江西德安人

裏方幸閣中得與一二學徒整理舊書而忽蒙恩收用雖質賤老不敢以遠爲辭但恐迂疎議論多矣時背一辭不獲止已再上傳聞諸公亦無用疆之意計必得之矣萬一未遂則又未知

所以爲計也示及陳圖雖不知兵然頃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友人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今得此書乃知前輩已嘗用之而有效矣是其可傳無疑也跋尾所論皆精當卒章辨荆公事則恐未然家有荆公與襄敏公手帖數紙見當時事若非荆公力主於內則群議動搖決難成功但是後來襄敏見其他政事多出於聚斂培克之意故不免有異論耳若論熙河之事則二公實同心膺無異說也幸試思之恐須畧轉換過乃可取信其帖今錄以上呈荆公政事固多失然此一事却是看得破也

又

長沙除命深感上恩但老病衰憊昏塞廢忘恐不能堪一遵之寄而再辭不獲上語丁寧伏讀皇恩遠欲起拜而鄙意上有少疑又苦足疾未容拜受遂且宿留更須旬日可決去就萬一可往不知老兄能一乘輿相過否所欲扣者千條萬端非面不能究但恐不成行即此會又未可知承所改後語甚佳但恐金人立嘴氏後一節恐不足深辨耳彼於我爲外臣而反連夏冠以爲邊患則我之討伐自爲義舉彼於金人非相吞之國則金人立之以樹黨在彼不失爲遠交近攻之計而外假存亡繼絕之名又足以使之怨我而德彼亦其狡計之過人也豈足爲義舉哉且嗚呼羅既有罪則當時討其所立之子自不爲過正不必以討其叛孫自解雖或金人能立斯羅所立之後亦未足以便我而爲賢也又謂因進陣法而或以咎荆公亦不記是誰說然此事只合論其取之是非而其瑣細皆不足較若果是矣則雖進陣法亦何不可之有耶又云今爲荆公之累恐此句亦未甚

穠不知盛意是謂我累彼耶彼累我耶若我累彼則此語可用而非所爲立說之意不然則恐當改之爲安或云今以荆公爲累語意似覺深厚也安論如此目昏不見字老草勿性而并詳之幸幸甚陣法印本有便求數冊

信州有潛水泉印本乃長安人李復之文記董程非明斷羅之子乃盜斯羅之妻而竊其國不知曾見之否事冗不暇細看更考之也

又

陣法細看尚有誤處如上卷第五板陣法內左邊兩隊各欠馬軍紅點二十五人第四版陣法凡馬軍後並無押隊照隊中卷第一版四十萬人而增之至三十萬其四字當作由字幸更詳考恐更有此等當改正也

問答卷三十一

九

答汪易直

示喻尊名之意極荷不鄙但今朋友必已有所稱往時忘記奉和後便幸批示或已得先睹明本旨即不必改也疑義數條意皆甚正但首章管仲事程子所推聖人本意恐已得之蓋其不死子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如今叛逆而遭赦宥自無可死之理然此事夫子當時不曾明言但今以其言專取其功而畧無譏貶之詞可以推見之耳若果有罪則聖人必有微詞以見功過不相掩之意不特如此說矣故疑程于此意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日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復取此則未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春秋者當先定五伯之功罪而以五伯爲功之首罪之魁此語最爲切當然非獨論古事爲然也見諸行事

則操賞罰之權持點步之柄者亦當以是爲心乃能盡用一也之材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偶來城中人事冗擾且累爲論此條試更思之餘俟還家來答別附便也夫子說可與立未可與權程子說春秋大義易見而時措從宜者爲難知此等處更宜致思思而得之則所示數條皆可類推矣然此不可以強通却須反求諸心向性分上講究存養始當有以自得耳未由面論臨風馳想切幾力學自愛

又

示喻自訟之篇足見立志爲己之切尤以爲慰此正大學所謂誠其意者然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

問答卷三十一

十

以格物致知爲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爲察之悅口而無荷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爲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爲自欺也舊說大學此章蓋欲發明此意而近日讀之殊覺未透因畧更定數句今謹錄去試深察之以爲何如也近思小本失於契勘致有差誤此執事不敬之罪也後來此間書坊別刊得一本卷尾所增已附入卷中仍削去重出數字矣偶未有別本且夕求得續當附去也

答彭子壽 龜年 清江人謹忠肅

齊銘之屬豈所敢承况此病餘昏憒將何以發明聖賢之旨爲

日用功夫之助乎然竊聞之大學於此雖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明私欲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竊意高明於此非有所未察特因來喻借復言之以爲誠能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待於督御之箴而學日益進德日益修矣

又

垂喻中庸舜義別紙甚詳乃知賢者於此方且以講求經旨究極精微以日不足爲事世間利害固未易以入其胸次也修道之教修之者固專出於人事而所脩之道則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具焉是乃天人之合亦何害其爲同耶又論事豫之說張游不同蓋此章首尾以誠爲本而推其所以誠者乃出於明善故

問答卷三十一

上

釋其文義且得以誠爲言如大學之序始於格物而其後乃云壹是以脩身爲本亦此類也隱微聞見之分當時偶見如此而護序之若疑未安置之無害此非大義所繫不足深論也智仁勇經文本不曾分若以爲疑亦不足論但諸家所分却未穩當必欲分之則須從今說乃爲盡善若如來喻則仁字不合列於三德之中而又位於其次蓋聖人之言其名理隨處輕重所指不同讀者須隨其輕重而讀之乃見其意不可一槩死殺排定也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如復未安更望報及也

答折子明

伏蒙諸翁先正墓文使人三返而勤懇益至嘉離至愚心非木石豈不惻然有動於中亦何忍爲此牢辭固拒以逆盛意實以衰悼心目俱疲不堪思慮檢閱而兩年以來名在罪籍每讀邸

報觀其怒目切齒之態未知將以此身終作如何處置然後快於其心未嘗不惕然汗出浹背沾衣也是以年來絕不敢爲人作一字近所祈懇百拜而辭者已數家矣若以尊喻之嚴遽強此禁則四面之責紛然而至從之則召禍不從則取怨反復思之未見其可兼餘年無幾疾病侵凌神思昏然豈有精力可以給此切告矜亮貸此殘生不勝千萬哀懇之至

答劉君房

元城之孫

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慕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而師承之嘉少時猶及竊聞其餘論於忠定公之言行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門牆而想望其聲容猶若相接不止於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今辱惠書乃知其後人所以繼業承家之意如此而所以見顧者又甚厚非淺

問答卷三十一

上

陋之所敢承也但來喻頗以未有世其祿者爲憂此則賢者慮之過矣先德遺風具在方冊有能節其言行其行不替其志節則所以世其家者孰大於是彼區區之外物何足道哉又承類次遺文已就篇帙見使爲之序引以傳來世此則又豈晚生妄意所敢幾及但願亟遂鈔木傳之其人使嘉與有關於大體之純全則爲幸甚矣

又

所喻讀易甚善此書本爲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爲難讀此本義啓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望覽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善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

未免有剩語要之此書真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此是偽學見識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曾無擇

斥承垂喻向已報去但覺得多是在外邊看未有箇入門處須更虛心靜慮將聖賢言語從裏面親切處看出來庶幾見得意味不爲空言不然似此泛濫含糊無益於事終久不得力也

答曾無疑 三異 廬陵人

時承枉書奉報草草方以爲愧忽辱再告益荷眷勤且審比日涼秋起處佳福足以爲慰詩卷龍示尤認不鄙之意三復以還既歎其精麗驚拔之不可及又重歎其不爲大言險語以投世俗之耳目也然承論及爲學之意則似所志又有不止於此者此尤區區所樂聞但未知雅意姑欲粗一闡其藩籬而爲彼善

問答卷三十一

三

於此之計耶抑將勇筆舊習而真欲一蹴以至道也如前之說則非區區所敢知如後之說則如來喻之云固非不善然欲自是以求道則恐亦未免爲空言也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適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此固未易以毫楮旣而承見語亦將有枉顧之期矣儻得面論庶竭鄙懷願此迂闊于觸科禁恐非賢者進取之利更冀審處於未動之前毋使貽後日之悔焉乃所願也

又

辱書良以爲慰而反復來喻已得雅志之所存則區區所疑亦不敢隱也蓋嘗聞之孟子之言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思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爲而學也然欲存此則必有以識此之爲何物而後有以存之能識之則所以存之者又必勉勉孜孜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幾也此君子之所以爲學者而終身勉焉唯恐一毫之不盡而不敢少貳其心者也今足下自謂學無本原心常駁難豈亦自覺其未嘗用力於此而然耶此其自知亦明矣然又欲因其固有而循習之則亦可以殊塗而同歸則未知足下所謂固有者爲何物又如何而循習之與何者爲殊塗又同歸於何許也又謂雖舊習之未忘而未嘗爲學之累則又未知今之新者爲何學而昔之舊者若何而能不爲之累也凡此所云竊恐非獨慕之愚有所不解意者足下之心亦未必能別其孰爲同異而孰爲是非也足下幸試思之其然乎其不然乎如其果然則願姑以前者所引孟子之言爲主

問答卷三十一

十四

而博考古昔聖賢之遺訓以參驗之則夫人之所爲而學與其所以學者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我向之所謂固有所謂同歸者始爲有以識之而知昔之舊者真不足爲而果有累乎今日之新矣人之爲學必其有以先識乎此而知取舍之所定然後其功夫利病可得而言如其不然徒爲論說皆是空言無下落處無所補於事也景陽季章於此皆嘗有問雖未知其後來所進如何然苟善取之亦當有以爲助矣吾人既下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功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爲重輕也不審明者亦有意乎

又

示喻爲學之方固得其要然若只如此便了則論語只須存此

兩條其餘皆可以刪去矣聖人教人博學審問謹行之益於理之巨細精粗無所不講然後習次光不通踐履服行無非真實似不當如此先立界限自障礙也

又

承諭令兄喪期於禮間計便合成服當時自是成失之於前然在今日祥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數爲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別設祭莫始盡人情耳謂聖人以喜怒哀動其志固爲不可若謂都無所動如木石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爲僞耳豈有是理是存養體驗自做得些工夫當自見之難以淺識學習之習與傳習之習非有不同傳即謂所學也問學之事也謹思明辨而力行之習之事也集注生說甚備可細考之

問答卷三十一

五

來諭忠恕二說皆近之熹卿來所論正謂如此近未盡已於論語集注中更定其說矣試詳考之當竊恐狂騖高遠者視之云云却不當如此顧慮終學者事於聖人何所預哉

著數之說其義亦精但不知所謂老陰老陽其數陽其數乃三是如何蓋四象之變極於六十有四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乃自然之數不審增所得而言之又何慮其不可觀變耶

揲法初爻成則便正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便止爻成則便止有八卦四爻成則便止有十六卦五爻

問全未考究雖近世先覺如程夫子之言所以發明其妙者恐
皆未嘗過目而經心而況於其他義理精微千差萬別豈能一
一會其旨歸也哉故竊竊以爲今日與其自辨以來合枉費言
語枉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學論語反復熟
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門人數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旨意所在
句句而講字字而思使無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妄自
拘束強作主張也無疑試更思之恐或可信則一兩月開天氣
差暖或能乘興一來面整其說庶幾彼此殫盡免至如此擔閣
虛費光陰也暑景製作甚精三衍有王伯照侍郎所定官曆刻
漏圖一編亦與此同曆象之學自是一家若欲窮理亦不可以
不講然亦須大者先立然後及之則亦不至難曉而無不通矣
北宮勲似孟施舍孟子本文無此語不知尋常如何曉會此句
未敢輕論其得失也

又

子約書來必盛稱無疑之爲人但不知中間相聚所與切磋
說者果爲何事計於緊要親切處亦未必能盡所懷而日月逝
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爲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
其身乎

答曾擇之 祖道 寧節人

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水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
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所宜然
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節文儀則是日事宜細考之
忠恕三字其本義只是學者衆人之事曾子所言乃借此以形
容聖人一貫之妙程子之言又借天地造化之體用以明聖人

之事須作三節看見得各有下落則一章之指自通貫矣更徐
玩之非欲速所能達也

此說未然但添離語意深密難尋而曾點之言可以玩索而見
其意若見得曾點意則添離之意亦可得矣且看程子說大意
兩字是何意二子見得是向甚處如何見得

又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

仁者心之德言謂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水之
根水之原試以此意思之

盡已之謂忠祖道初以爲盡吾心之所至而無一毫自隱先
生以爲語未盡祖道再思之恐止是竭盡吾心而無一毫不
足之義

問答卷三十一

大

後語轉疎前語只自隱二字不切須知不必自隱然後爲不忠
但有不盡處便是病也

主一無適之謂敬

此等語須力行之方見得真實意味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更就天人上看

義者事之宜也

更以孟子說義處推之

忠恕

曾子忠恕二字便是一以貫之底注脚可更以二程先生及上
蔡說反復體認仍以集注之說參之便見聖賢之意直是細密
不是泛然籠侗說話

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有收歛近裏者實之意非徒簡而已

德不孤

此德不孤與易中說德不孤不同此但言有德者聲氣相求自不孤立故必有鄰易中却是說敬義既立則內外兼備則其德盛而不孤也

漆雕開曾點

二子是信箇甚底又是如何地信曾點語可更以集注爲主子細體驗仍看上蔡之說發明得亦親切

三年之喪而復有期喪者常服期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不知如何

或者之說非是

問答卷三十一

九

卒哭

百日卒哭承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爲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爲期殊失禮意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何疑之有但今人家諸事不辦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自不當葬也

又

前書所說欲於一字中推尋曲折不知後來看得如何恐亦不必如此但從頭看到要緊處更加功夫子細辨別而不緊要處亦不可草草則久之自然淡沓貫通精粗一致矣季章說致曲處不知如何今亦不記當時所說大抵彼中朋友看得文字疎畧不肯依傍先儒成說反復體認而便輕以己意著字下語正使得其大意中間亦不免有空闊處相接不着欲筆此弊莫若

比百放低且將先儒所說正文本句反覆涵泳庶幾久久自見意味也

又

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闊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象聖賢曾點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功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天下歸仁之說程先生是說實事呂與叔恐不免墮於虛見其得失自可見也季宏之來只是要求跋尾全然不曾講學却須曾理會作文大率彼間士人多是如此鄉外走作不曾鄉裏思量論其淵源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矣甚可嘆也因其告歸附此爲報嘉衰病沈痼心之患已成尚思更與朋友講論此事少革流弊以賢者無事更能見過相聚旬月是所望也

答王才臣

廬陵人

來喻縷縷備見雅志然於讀書窮理所得所疑未有以見教者而較短量長非人是已之意實多若果有得於義理之歸恐不應更有此病也明者思之以爲如何苟有取焉則願置此而姑相與實講所疑乃千萬之幸也無疑書來其大指與左右亦相似已詳報之或因過日併以一言論其得失可也六詠之需非敢忘之實以年來集次禮家文字頭項頗多衰病之餘精力向盡無暇可及亦豈未是急務故不敢以奉浼爾格齊大字此却好箇題目頗未知所以充之者如何寫字亦非所難造此兩日

寒甚衰病拘攣不可輕動向後賸暇當試爲之以奉寄也承有枉顧之意尤荷不鄙若得會面彼此傾倒以判所疑何幸如之未聞千萬及時專力使有箇端的用心處庶幾合并之日有可討論也子直詩甚佳南容之篇尤有餘味已輒爲題其後因書幸以報之也

答度周卿 正 四川合州人

比來爲况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答李誠之 說

問答卷三十一

三

特承寄示新刻二先生祠記并枉長書一通記文鄙淺而書意勤厚非區區所敢當也然先生之道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之道先生之書卽所以發明六經孔孟之書初非別有玄妙奇特自爲一家之說而與古之聖賢異軌殊轍也世之君子固未必嘗讀其書而驟讀其書亦未能遽曉是蓋不唯不知程氏之學實乃非與古昔聖賢之學而不知之也舉世昏冥恬不覺悟而其聰明辨博能爲文字語言各有氣槩才力者則其惡之爲尤甚今以門下之才之美宜已無愧此數者而其用心獨不然蓋不惟立祠伐石以著其尊慕之意而來書之喻又將不歸迂陋而序問津焉此其志豈獨賢於今世之士也哉竊感下問之勤故粗論其梗槩如此近所刊定大學章句一通合致凡下所欲言者不能外此幸一讀而三思之其必將有以

得之而異時所以見於文章事業者愈有光矣僭率皇恐

又

昨蒙不鄙俾換先正文集後序自知不文不足以副厚意顧以先契之重鄉往之深且欲許此以少見尊獎節義別嫌明微之意以是不敢力辭而輒草定其說以求商訂區區之心益未敢自以爲是也所欲更定尊復明辭四字刊去繁冗著語精切前輩所謂自有穩字正此謂也玩味歎服不能自已但平賊之功雖由外濟之語乃是區區鄙意分功紀實以息爭論之微指朱丞相所記當時之事非不詳明正以欲專其功而反詆呂張爲敗事又其後深譏李趙諸公誣謗已甚故讀者往往心非而鼻笑之并與其可信者而不信之也願熟思之恐不可改如何

答徐崇父 僑號穀齋義烏人論文法

問答卷三十一

三

日用功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決洽自有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敖情之說如所引孟子隱几而卧而以爲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閒慢處枉費思索也子頗時時往來甚佳才卿得託門館甚善其人有立作看得道理亦于細微好從容講論也

答林叔恭 格 天台人

爲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

答潘子善 時舉天台人

厚書備知學問之志甚善其杜門獨學與周旋師友之間學之難易固不同矣然其用力實在於我非他人所能代也况彼

中朋友以書來者已自數人切切便相觀而善似亦不可謂之然無助者更在勉力而已

又

便中兩承惠書深以為慰比日秋涼所履佳勝喜哀病涉秋似有向安之漸但辭職告老皆未報可日深懷惕之懷耳恭父留此甚久儘得從容因其行草草附此其他恭父必能言之未聞唯冀以時自愛眷集一一佳慶

諸疑問各疏其下矣恭父當能道其詳

又問易傳近思錄

大畜彖曰能止健大正也傳曰能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據六畜三在山中之象則是能止其健於下也今日止乎健者不知是止於健還是止其從即伏乞批誨

問答卷三十一

三

能止健言以艮之止止乾之健也傳意亦是如此但其文勢似倒他亦多此類也

習坎八卦中獨坎加習字說者多矣未知義果如何此等不必深求其說

習坎卦義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日始於中其義如何氣自下而上為始程說則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雜

咸上六咸其輔頰舌竊意此爻宜有悔吝而不言悔吝何也言悔吝係乎邪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意耳未見有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

遯九三畜臣妾吉傳曰係吝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

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小人女子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耶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大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

大壯上六無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艱則吉傳以艱字為遇艱困則失其壯而得羸弱之分故吉竊意不能退遂而無所利則是已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作艱難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則吉如大畜九三利艱貞之艱說如何

當如大畜之例

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傳曰物無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竊意物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日壯盛則必進此義如何

問答卷三十一

三

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之為夫夫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耳

晉傳曰晉之盛而無德者無用有也然大有可謂盛矣而卦有卦德不知如何

元亨利貞本非四德但為大亨而利於正之占耳乾卦之象傳文言乃借為四德在他卦尤不當以德論也

晉六三眾允悔亡傳曰或曰不由中正而與眾同得為善乎曰眾所允者必至當也竊謂世固有不義而得眾如齊之陳氏魯之季氏者矣顧可以為善乎

易是虛設之辭不可以實迹論若以卦象言之則順而麗平大

應有不善也

家人有嚴君焉傳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說然自舊諸家只作一字說未知如何

所尊嚴之君長也

當初九大癸朋來傳以卦無剛陽之臣不足以濟蹇竊謂自古患君之不剛明耳未有有其君而無其臣者也傳又以李固王允周顒王導爲言竊意當時正以無剛明之君故耳設使有之數子未必能有爲也更乞指教

論易當看卦畫時節不可以此論

大衆曰居德則忌傳曰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則無潰散其於此義不能無疑更乞批報

問答卷三十一

三

未詳

艮行其庭不見其人傳曰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慾不萌如是而正乃得止之道夫人豈能不交於物而才然自立於世哉意此所謂不交者謂非己之所當應則雖在至近而猶不見也若非所當應亦感之而動則非所以爲止矣未知是否

熟讀象傳之詞可見文義良其皆乃止其所之意程傳恐非本文之旨

啓蒙述旨篇云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不知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及辭何以定吉凶故乞批示

此無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則疑已有辭

矣

義訓宜體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竊意仁只是人心一箇生理不知以生字訓得否

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曉得大意通達耳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顛離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行與行不可偏廢而此條之意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伏乞指教

問答卷三十一

三

切問忠信只是泛引切已底意思非以爲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

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竊意若以聖人爲標準何不可之有若無所指擬茫然而去將何所歸

宿哉伏乞指教

愚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爲標準然豈可日比並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之嘆不於堅高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

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猶謂知所操持者則多考其肆其愆者則多歿亡是死生脩夭亦可變也故程子以火爲喻與此說不合如何

正蒙之言恐不能無偏

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

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

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竊謂門庭豈容各立即有所未解伏乞指教

此是說讀六經只要從師講問且識得如何下工夫便是立得

門庭却歸去依此實下工夫便是歸而求之

又

比奉從容累月別去不勝悵惘比日秋令計還舍之久諸况安適家務酬酢之餘當亦不廢學也此間朋友去多來少早晚亦且講論如常但精力愈衰愧無警切之功耳

又

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於生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若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今自肯覺便是工夫也所示數條今各奉答可更詳之所論孟子大學說正心處不知敬仲如何說如何說相似處如何是有可更扣之須盡彼說方可判斷未可更以此四句心便下正

已意障斷他人話頭也純仁可念此間方爲李通達論作惡忽又聞此其禍乃更甚於季通使人不能忘懷然此中近日改移新學復爲僧坊塑象推毀要齋斷折令人痛心彼聖賢者九不免遭此厄會况如吾輩何足道哉精舍春間有朋友數人近多散去僅存一二未有精進可望者亦殊無長上在彼唱率功夫殊無次第諸友頗思董叔重也

或疑清廟詩是祀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文王之德止言助祭諸侯既敬且和與夫也然執事之人能執行文王之德者何也某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

此說是

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之哉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谷風詩四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集傳以爲興體某疑是比體未知如何乞指教

若無下四句卽是比既有下四句則只是興矣凡此類皆然非獨此章也

事君數斯辱矣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某竊以爲事君而納忠交友而責善職所當然而心之不能已者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恐胡氏之說不能無過未知如何

胡氏說盡人情未有不處

柳下惠進不隱賢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某竊疑與下文必以其道意約莫重疊否尚乞指教

兩句相承只作一意讀文勢然也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微罪不知是指魯言是孔子自謂也耶乞指教

自謂

知性則知天矣不知知性便能知天亦有淺深耶乞指教

窮理到知天處自然見得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其竊謂此章是借飢渴之害以言人心之害所謂人心之害恐不止爲貧賤而已凡一切欲有求之不得而遂不服擇焉皆是也所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者謂人能無以飢渴害口腹之類爲其心害則不憂其不

問答卷三十一

及人矣未知如此說得否

此章從來有兩說以意則此說勝蓋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飢渴之害口腹也以語則不以飢渴之害動其心者爲切於文義未知果孰是但後說差不費力耳

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

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况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給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更

乞指教一本攻守之勢異也之下賈生溫公之論皆究其極固爲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爲攻取者

誤以爲可以知足取之而無害也乃爲既得之後而論以爲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試可以

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魏論溫公謂魏太祖取天下於盜手而非取之于漢室其於此有所未喻蓋盡忠以事君與衰而撥亂此人臣之職也安可因其危亂自多其功遂掩取之耶今有巨室一夕寇至據其室廬而攘其貨財有強奴悍僕却其群盜而復其室廬不歸之於主而遂以爲己有謂吾取之於盜手而非取之於主人其可乎溫公之論始將啓天下姦雄之心故不能無疑併乞教誨

溫公此論殊不可曉知其非是足矣不須深論前賢之失也

又

所論爲學工夫亦甚穩密尤以爲喜更切勉力乃所望也楊敬

問答卷三十一

仲其人簡淡誠懇自可愛敬而其論議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

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爲曉曉也

又

欽明文思其謂恐當從去聲讀若只作思慮之思未見其發

振於事業處一本欽明文思下作某竊謂云云附卷末

作去聲讀爲是

克明俊德止黎民於變時雍俊德或以爲己之明德或以爲

俊德之士百姓或以爲民或以爲百官未知二說如何若以大學之序觀之則俊德爲己之明德百姓爲民似無可疑者

俊德當依大學說百姓程先生以爲畿內之民是也

平蔡南記致致林氏謂如周禮致日之致此乃致南方之中星耳未知是否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林氏謂自戒自董自勸未知此說如何

九歌今亡其詞不可稽考以理觀之恐是君臣相戒如磨歌之類

畢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未知申字如何看

此是三篇之敘第一句說皋陶謨第二句說益稷所謂中之卽所謂汝亦曰言者也此書伏生本只是二篇皋陶謨益稷之間語勢亦相連孔壁中析爲三篇故其序如此亦不足據而說者又多失之甚可笑也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諸說皆以禹欲舜念皐陶而林氏以爲禹自言其念之如此未知二說如何

林說是

問答卷三十一

至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疑是稱臯陶未知是否

若以爲稱阜陶則下句禹曰俞者爲何所命耶恐此八字是皇
 隆之言禹善之而問其詳故阜陶復說下句解此八字之義或
 云此八字是言阜陶之德諧字下別有阜陶之言今脫去未知
 是否姑存之可也

亦行有九德或以爲人之正行或以爲君之行未知二說當何從

亦行有九德泛言人之行有此九德故言其人之有德則當以此而論之載采采古語不可勝當附之

風夜浚明有家止

亮采有邦注以爲可以爲卿大夫及諸

侯林氏以爲卿大夫諸侯用邱三德六德之人未知孰是

林說
限也

得之循孝經說爭臣之類蓋曰如是足矣非必以是爲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不知明畏是兩字還是一字林氏以爲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知如何

林氏似是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楊側陋之明
字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臣之意

以出內王言林氏以爲官商角祉羽之言古汴以爲仁義禮智信之言求當孰從

未詳當以日侯以明之以下皆然

是下
關石
結謂此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嘉量之類耳未知

恐是

卷三十一

三

鬼神其然絕無悔從不知是巳卜還是未卜
恐是初未嘗卜

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林氏謂是普衆之辭非言昏迷天象之人

以上文考之林說非是 此篇自可疑當闕之

矧予之德音足聽聞據古法云道德言言其病意言足聽聞
自當作一句言吾之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忌之未
知是否

是

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諸家說多不同未知當如何看
運上句言天命不墜 曰易見故人得遂其生也

自周左丘明立於二
家皆以周訓忠信竊謂以忠信甘周訓

可以忠信訓周恐未安未知如何

日用二字本不可曉

王惟庸周念問諸家皆於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讀以庸訓用如說命中王庸作書以告之庸未知是否

六字一句

若虞機張諸家皆訓虞爲度竊謂只作虞人說如何

作虞人爲是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諸說不同不知此四爲字當如何音四爲字並去聲爲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爲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

武成一篇諸家多以爲錯簡然反覆讀之竊以爲白王若曰以後皆是史官歷叙以前之事雖作武王告群后之辭而實

史官敘述之

三

史官敘述之故其間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時自稱如此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若如此看則似不必改後亦自可讀又既生魄是晦日既者言其魄之既足也以歷推之當

爲四月晦

此篇先生尋常如何看其魄之既足也一本先生批云此句非是

王若曰以下多是告群后之辭兼叙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詞却無結殺處只自叙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

亥甲子日辰亦非誥命之體恐須是有錯簡然自王氏程氏劉

原父以下所定亦各不同舊嘗考之劉以爲王誥之末有關文

似得之彼有七經小傳否可檢看又漢書曆志謂是歲有閏亦

是也

洪範之書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謂帝乃震怒不

昇洪範九疇蔡倫攸教猶言天奪之鑒也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蔡倫攸敘猶言所謂天誘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抵發

明蔡倫之叙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

天乃錫王聖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某竊謂河出圖

洛出書易中明有此說豈得而不信耶未知林氏之說如

何望折衷

便使如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啓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

可偏廢也

八庶徵日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

而下所以申言日雨日暘日燠日寒日風之義自王省惟歲

而下所以申言日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

以其時之說爲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

問答卷三十一

三

而爲六則遂以此時字爲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爲四端加一信字則爲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爲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

林氏之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

某讀書至盤庚及五誥諸篇其疑不可數舉若以諸家之說

勉強解去亦說得行但恐當時指意未必如此耳如此等處

只得姑存之如何

漳州所刻四經書序有此說

需卦六四出自穴上六人于穴程傳謂穴物之所安也本義

謂究者險陷之所某以爲謂之險陷之所正得坎體之象未
知是否

坎卽亢也

訟六三或從王事無成本義謂必無成功似與象辭從上吉
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亦不協竊息本義是直作占
辭解如此未知是否

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辭是第二
節話也

小畜九五富以其隣本義謂異體三爻同力畜乾隣之象也

據程傳則日以一陰畜五陽某竊謂以統體言之固是以一
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比上與上連爲隣之象
謂異三爻同力畜乾自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未知是如

此否

問答卷三十一

三

更以泰卦不當以其隣對之卽可見其文意

大遯上六爻下義謂是殺身成仁之事莫是如晉荀息之類
否

荀息所處未得爲成仁者

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按易中小字未有以爲小人者如

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
經文固無此例然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
而存傳耳

豐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見於鬼神乎程子曰鬼
神者造化之跡然天地盈虛卽是造化之跡矣而復言鬼神
何耶一本豐下有象曰造化之迹下一作今既言天地而

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爲者
以象辭推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本義云厩鄰亂也訓詁皆云深也未
知如何

先儒有此訓今忘記檢不得字書無厩字厩口只作噴云大呼
也左傳曰噴有煩言非謂深也若是深義卽與隱深遠三字一
義矣且又何以云不可惡乎

本義云變化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
知來不知變化云爲主於人而言否

變化者陰陽之所爲云爲者人事之所作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本義謂蓍生滿百莖某謂恐只與立卦
生爻同義猶言立蓍而用之耳本義下一作引龜

問答卷三十一

三

卦爻是人所畫若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兼以立蓍而用
之爲生蓍亦不成文理

勞乎坎某恐學字當作去聲讀勞乎坎下一作據下
恐或如此然此一節多難曉處

辟雍天子之學不知從來是天子之學名還是文王始爲之
後遂以爲定制亦如皋門應門始立於太王而後遂以爲天
子之門也辟雍天子之學下一作

見不得 此段後一本又有問小序麟趾詩云云今附卷末
召聖第六章集傳作賦體竊疑是比體
作比爲是

仁者不憂集注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某嘗推之恐只是此
心常存不暇閑思慮惹起閑煩惱耳未知是否

示身

春秋筆師其謂春秋為聖人褒貶之書其說習矣然聖人豈損其實而加吾一字之功哉亦即其事之固然者而書之耳如筆師之類是也蓋不待君命而固請以行則書之如是宜也或以為若是則一代之事自有一代之史春秋何待聖人而後作哉曰春秋即魯史之舊名非孔子之創為此經也使史筆之傳舉不失其實聖人亦何必以是為已任惟官失其守而策書記注多違舊章故聖人即史法之舊例以直書其事而使之不失其實耳初未嘗有意於褒之貶之也是而觀春秋庶足以見聖人尤明正大之意而非持夫一字之功以私榮辱之權也惟夫不失其實則為善者安得而不勸為惡者安得而不懼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宜哉一本首句作其讀春秋至羣云至伏乞教今附卷末

問答卷三十一

七

又

漢志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此與古文合又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歲劉商王紂向書之辭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降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饗于周廟顧氏曰亦今又單命豐刑日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書篇名今安伏生今文尚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顧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曆以

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

四月無丁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為倒而此志所引者為順但其言燔于周廟似無理耳况古文此篇文皆錯謬安知既生魄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耶此以湯詩考之畢命古文有此篇其年月日與此同而王命作冊乃序文唯豐刑為無據然年月之下亦有至于豐字豈又若伊訓之方明耶但古文之序冊下更有畢字孔傳以為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如此則全不成文理本文似亦有闕語疑作冊二字乃衍文而闕一公字也以此可見劉歆所見古文已非其正而今本亦有闕誤難盡信也孟康便以豐刑為逸書篇名則亦不復本上文自有畢命矣此又誤之甚也此是劉氏七經小傳之說當考

又

問答卷三十一

美

所喻主一功夫甚善千萬更加勉力為佳書說今宜報去去歲卷于八月間已寄往黃巖矣不知何故未到然大抵看得似皆疎淺更且玩索其間曲折意味方有得力處也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為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看今恐亦可漸讀正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功夫未要便穿鑿說察貶道聖人之却別商量亦是一事也公食禮至今未寄來已報恭叔致道趣之矣子約之上亦可旁痛此問蔡季通亦死貶所尤可惜目前便覺無人說得話也

又

洪範中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竊以爲五者不出陰陽二端兩寒陰也陽燄風陽也肅謀深沉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又哲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恒雨應之未知如此看得不

一本竊以爲下一作此猶易中說象云云今附卷末

大槩如此然舊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或者又欲以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其說孰是可試思之

旅獒人不易物諸家皆讀易如字某竊意當讀作輕易之易

一本下易物下一作惟德其物云云今附卷末

恐不然

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謂信其親親之意宋竊意只作展省之展自是平直未知是否

問答卷三十一

完

展審視也不當訓信

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來也然召公出取弊入錫周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又多成王未知如何

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但洛誥之文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問答之詞矣可試考之

立政蓋乃三宅無義民據此三宅卽上文宅事宅教宅準之

宅今孔氏辭氏以爲居無義之民猶舜典五宅三居之意呂氏以三宅無義民一句敘德惟乃弗作往任謂當衆之時三

宅者曾無義民未知二說孰長

呂說是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不知何故叙於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之

下呂氏以爲諸侯之官未知是否

謂三官之訓與其屬耳亞謂小司徒之屬旅則也見周禮序官

莫麗陳教則律厲字據孔氏肯力思反施也諸家多作附麗之麗謂士著也莫麗謂養之陳教則教之未知其說如何某竊謂從孔氏說亦自平直莫麗者謂定其所施之號令也陳教則陳其所以教之道也肄或訓勞習愚意謂從習爲長

未敢自決尚幸批誨

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肆當訓習

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一本作心夫人自亂於時爾無以幾卽事也猶萬幾之幾冒貢於非幾幾幾字多訓危某竊謂謂冒進于非所當爲之事未知是否

幾者事之微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之外且受黃朱

問答卷三十一

早

圭弊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

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張伊尹已奉祠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曠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

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衣冠以爲已刊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程先生文集主式與古今家祭禮長短不同所謂古尺當

今五寸五分綴不知當用今何尺古今家祭禮中有古尺據

較之今尺又不止五寸五分注云省尺省尺莫是今淮尺否

一本古今家祭禮中主式長短開使不同不知此二書當時皆曾說先生校過否所謂古尺當今云云

王式適檢二書高低雖有少不同然本只要見式樣其高度之度自有尺寸初不取此爲準也省尺乃是京尺溫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魯司馬侍郎家必有此本可轉求之其圖并有古尺數等此書有之今久不見矣

又

六月二十七日嘉頓首久不問問便中辱書具審比日所履佳勝又知已遂親迎良以爲慰熹衰病益侵本無足言最是氣痞不可伏尺觀書殊以爲捷耳近日作何工夫前此問目已嘗奉報矣此間朋友亦有十餘人頗有講論之益然亦皆不能久置也不知和外間能率諸同志一來爲旬月之集以盡所欲言者否因便口占布此草草餘唯以時自愛

答余葵孫 古田人

問答卷三十一

望

有憂有懼者志不勝氣氣戶動其心若志立則氣定矣故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有憂有懼者內有所懼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夫子之語固已明白完備今以志立氣定爲言則是未嘗熟復本文而別生枝節也

文中子曰仁義教之本先王以是繼道德此先道德而後仁義之說也

此說得之

大學知止以至能得孟子自得以至達原或以二章次第相似難以爲不然大學知止而下乃孟子欲其自得之事至於能得乃自得處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益達其原此乃自得後所進愈不止也

此亦得之但聖賢之言各有所指其次序深淺隨事而言不可如此牽合此說猶爲粗可通耳

不耕獲不菑畲程子易傳爻辭恐未明白範竊謂無不耕而獲不菑而畲之理只是才於耕而計獲之利如程子所解象辭移之以解爻辭則可

易傳爻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也但攷之經文則傳與來說於文義之間皆若有可疑者若曰不耕而獲則多却而字若曰不菑而求獲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爲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獲菑畲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當無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無爲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

問答卷三十一

望

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則所謂无妄之禍也則不計利一本艮六三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終則勉而隨

之不拯而惟隨也恐惟字未的當若不拯而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

得之

大司樂祀天地四望皆文之以五聲至於祀天神地示人鬼獨用宮角徵羽而不及商或曰祭尚柔又何以統言五聲耶一變致羽物六變致象物有感則無不通但不可以次序先後言然下管鼓鼗而鳥獸簫韶九成而鳳凰儀又若有序先後豈所感有淺深故其應如之耶

五聲器器言之其用則不及商也沈存中筆談亦有說然此等
今無所考未須深究感有深古注之說已詳然今亦未睹其
實也

自服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則自卿大夫而上皆無此者何
也

此義周禮疏中其說已備中庸所謂期之喪達乎大夫是也乃
古人貴貴之義呂氏之說詳矣精義君子反然亦是周公制禮
而後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大凡禮樂
制度若欲理會須從頭做工夫不可只如此章草略說一二但
恐日力未逮及此不若且專意於其近者為佳耳章字疑草字之誤

問答卷三十一

附補遺考異

潘子善問錄攻守之勢異也一作某稿以為守固不當如

此守攻亦豈可如此攻耶秦之兼并天下不啻如禦人於
國門之外者豈使守之有過且不可況又非其道耶然則
論秦之亡者豈可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
善哉更乞指教

欽明文思其謂云云一作某稿謂思猶意思之思若只作思

慮之思未見發於事業處惟從去聲讀則見其發於事業
者莫不切中情理熾然可觀彷彿如論語中倫中慮之類
未知是否伏乞批商

鬼神其依通篇協從一作不知已是曾卜一番了還是未
曾卜按文義恐是已曾卜了禹更請收卜故舜言其不必

再卜之意鬼神其依者以鬼神不可得而知但人謀既修
則鬼神亦必依之亦是言向者卜時已是無可疑者今不
必更卜也未知是否伏乞批商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下一作本義引龜策傳著生滿百莖

為證某稿謂生字似只當與下面對立卦立字生爻生字
同例看所謂生著者猶言立著而用之耳未知是否

勞乎坎下一作據下文云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

意勞字當作去聲讀未知是否

辟雍天子之學一作云云於倫鼓鐘於樂辟雍莊云辟雍天子之

學也不知辟雍從來是天子之學否還是文王始為之及

周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學亦如皋門應門始立於大王
而後遂以為天子之門耶

問答卷三十一

問辟雍後小序麟趾詩雖哀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
又有一問

也此句似無義理江有記詩是勝自作非美勝也此二處
下皆未曾註未知如何

答當補

某謂春秋為聖人褒貶書上一作某讀春秋至聾師師會宋

公陳侯蔡人衛人代鄭處畧窺見聖人所以作春秋之意

猶易錄呈伏乞指教

洪範中云猶以為下一作此猶易中取象相似但可以彷彿

看而不可以十分親切求也庶幾雖有五者大抵不出於

陰陽二端而已爾寒陰也云云

旅焚人不易物下一作惟德其物諸家皆謂易如字某稿意

當作去聲讀蓋此二句按上文無焚旅服與時庸展視之

意謂人不敢輕易其物惟知德其物知德其物者謂以所賜之物爲德也至下文德盛不狎侮却自是別生意不與惟德其物相接諸家往往以惟德其功之德接下文德盛不狎侮之德而不以接上時庸展親之意故以易作如字讀未知是否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三十二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德久 至 華亭人

示喻進學之意甚善甚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畏間斷不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在人也

又

收歛之喻足見信道之勇然須博約相資方有進步處而讀書之法又只是要專一久自見功難以歲月期速效也易說大槩多與啓蒙相出入但後數條有通衆說亦有功候更徐致孝報然既知其無取自不必深究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一言切中事理中問亦常有數語論之後便爲寄也向在玉山道間見徐彥章說離爲龜故卦中言龜處皆有離象如願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而六爻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功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爲求益之方而必窮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不到處因暇試爲追記前日所論便中示及或便可用也昨在玉山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并兩次所言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

又

嚴記正以病思昏塞不能有所發明爲愧斯遠書來辨一兩處

已報之矣恐更有未安且更商量未可使入石也彭書荷留意此公之去深爲可惜今外廷尚得諸人扶持未至甚有過事但本根之慮外間無由知其淺淺令人憂耳所喻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它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決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易象說似未條暢所論小過中孚先儒之說却似未爲過也熹所論別紙錄去然其大意不過欲姑存而米論耳後書所疑不知後來看得脫然未耶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

問答卷三十二

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它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兄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所引程子之言乃暢潛道本前輩疑其間或非先生語以今觀之誠是不精切也所論春不可以包夏秋冬亦未然

若如所論則是元字是總說下面須更添一字與亨利貞別爲四德矣豈理也耶禮智二字當時只是漫說初無緊要然亦不可不理會得今但以四時觀之卽自可見也中庸游揚說得不精切不必深求中庸對高明而言是就事物上說各要得中而平常正是三千三百底事安得不謂之小凡此類更熟味之自見意思也目盲作此數紙已極費力未能盡鄙意如更有疑遁中附數字來子細反復此處正好劇論也

又

目盲益甚它疾亦浸劇辭免未報且爾杜門無足言也新齋已略就而學子至者終少難得穎悟可告語篤信肯用力之人兀坐殊憤憤耳賢者教學之功當日有緒見讀何書有可商量者便中示及一二爲幸

又

問答卷三十三

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學者居之多不安然今歲適有科舉之累來者亦無多人又病中無氣力不能與人劇論甚覺負其來意也疑義兩經各已奉報鬼神之神說只且如此涵泳聖賢諸說久自分明不必穿鑿纒作見解也持敬之云誠如所喻此是最緊切處大病之餘又苦目昏讀書不得兀坐終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難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冲漠無朕一段可見矣德脩王丈逝去甚可惜雖其所講未甚精到然朴厚誠實今亦難得此等人也

又

所示疑義各附鄙說於其後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欠工

夫問爲福州學官作一說發此意欲爲奉寄以斯速亟欲附家報未能辦俟後便也中庸之句已刻成尙欲脩一兩處以或照未罷亦未欲出次第更一兩月可了大抵日因應接不得專一工夫今又目盲尤費力爾不知天意如何且留得一隻眼了些文字以遺後來亦是一事今左目已不可治而又頗侵右目矣伊川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悌來事親從兄雖人之良能論性之體則仁義禮智所謂孝悌乃仁之發見者未知是否伊川所以謂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伊川先生固曰仁性也孝悌用也此可見矣

夫子溫良恭儉遜伊川以爲盛德光輝接見於人者也學聖人者其德性當如何涵養恐是持敬爲先否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其不如此者

問答卷三十二

因不失其親二程先生謂信恭固不失親近於義禮橫渠先生謂不失親於可賤之人當從何說

橫渠得之但全章文意却微有病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伊川以爲且爲學者立下一法所以勉進後人橫渠以爲行著習察則皆聖人進德次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今讀集註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因其近似以自名所謂近似之說未能盡曉

此三說未須理會只且就自己分上點檢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中庸皆以爲誠之事初無節次以耳願爲不思而得不踰矩爲不勉而中所謂不思不勉有十年工夫未知如何

同上

欲是聖人作用處否妄意聖人所謂從心所欲蓋自志學至此則純是義理心之所欲卽道體流行自不踰乎天則莊老猖狂妄行蹈乎大方立脚處義理皆差彼所謂大方豈真法度也未知是否

欲字分明聖人作用處却難曉如此解經轉見逃昧矣猖狂妄行便是不依本分了

上蔡曰聖人未嘗無思故有所欲未嘗放過不踰矩聖人之心潛如止水體用未嘗相離竊意無思收與放恐是學者分上事

上蔡語無病

四十而不惑伊川曰明善之微又曰言不惑則自誠敢問不惑已至誠之地位否若橫渠言不惑則於功用上見二說如何

問答卷三十二

五

二先生之言未嘗有異更宜玩索

由薛汝知之乎竊意子路勇於進其於學問恐欠深潛密察之功故夫子謗之者如此上蔡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爲學者當知千歲之遠六合之外爲學者所不必知死生鬼神之所以然非窮神知化者不足以與此夫子嘗告之以未知生未能事人正子路從事於功用之間豈強其所未易知者恐非誣其務實之意

不必如此說上蔡之說且以文意論之已自不是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諸儒皆以爲其心未必不仁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與若實之以君子之德雖巧令未爲過竊意巧令者務悅於人失其本心甚矣若如諸說恐離心迹於二而容

悅於外者曰吾心不如是也可乎

諸說益爲詳字所惑又爲詞欲巧令儀令色所牽皆以詞害意之失故伊川先生直截說破云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足以破千載之謬矣

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觀諸先生議論皆謂盡心而後知性知天而先生盡心第一章以謂知性而後能盡心與諸先生議論不同如孟子教人皆從心上用功不知先自知性始當從何處實下工夫敢告指教一本議論不同下有書云知性此是大學第一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盡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

問答卷三十二

六

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若直字絕句則直仍論氣之體若剛字絕句則直是養氣矣二者未知孰是如楊遵道錄伊川語與龜山語錄嫌將一物養一物之說則直爲絕句至常思之人心平氣定不爲私慾所誘氣之本體覺廣大不可屈一爲私意所撓則便有歉所謂直養而無害者是全義理去私慾否

以直養而無害卽上文自反而縮之意人能集義則無不直而氣浩然矣

配義與道伊川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又云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理義配義與道自養氣者而言或自養而既成者也龜山謂氣無聲之可名故

難言之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也一似氣道義各爲一物姑借此以明彼爾尹和靖謂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其體則名曰道其用則名曰義學者能識之然後能養之則三者皆一事而氣爲之主兩說未知如何集註謂合而有助之詞亦未能盡曉併告開發

集註說得分明更宜深攷當見不敢由從楊尹之意

必有事焉而勿正二程多主於敬一說須當集義是承上文是集義所生者而言所謂必有事則積集衆善工夫否

孟子上下文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非孟子本意也集註亦可細玩

有子以孝悌爲仁之本孟子分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義主敬或主於事之宜也

問答卷三十二

七

以宜爲主而敬在其中

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謂其本如是也或是已然之故也謂其本如是則自其稟受之初者觀之若已然之故則必待端緒著見而後可也伊川謂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謂所謂順利者得非中庸率性之道而人爲不得參於其間耶又曰凡性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主則是性本順利不待矯揉成就也此只就性之本而言也至觀順杞柳之性與夫水無有不下兩章則性本善凡所謂不善皆拂其本也伊川二說恐參合看而後全也如龜山以故爲氣質之性竊類莊子去智與故之言蘇黃門亦有此說不知如何

故者已然之迹也如性之有仁義禮智不可得而見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則有已然之迹突然四者之發非有所矯揉而後

成也非以利爲本耶楊雄之說皆非是蘇之失尤甚此類須與辨析方見工夫

孟子論三聖獨伊尹不言聞其風者亦不言其流弊如夷惠者何也豈以其樂堯舜之道於畎畝之中必待湯往聘之乃幡然而起行止近於聖之時也

此恐亦偶然耳如所論者恐或有之也

智聖一章自集大成也者以下舊見鄉人陳先生說孟子教學者集大成門戶故分智聖始終之事以示人謂其知有偏全則行亦有偏全必自致知而入也竊觀此章前言聖人之時後方兼明智聖始終之義獨言孔子者恐爲智聖功用而言也三子者或不足於知或知有所偏也如橫渠謂聖者不勉而中不思而至似不特智之事也豈所謂智亦生而知之者否

問答卷三十一

孟子此言固專爲孔子而發然亦可見三子欠闕處及學者功夫次第不少說教學者以集大成門戶及聖人之功用而言也集大成乃聖賢地位極至處豈有門戶之可言然其所謂知有偏全則行亦有偏全必自致知處而人則得之矣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程氏謂善亦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若指上文氣稟而言則如子越椒之生世偶有之不應稟賦賦形有善惡存焉若指下文水就下而言則若有可使爲不善之意然濁水沙石非水本然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未曉所指

此章性字說得最難有是說本性者有是說氣稟者其言水之下與水之清亦是兩意須細分別耳

生之謂性一章集註以知覺運動者言也仁義禮智性也嘗

觀釋氏之說止以知覺運動者爲性今其徒之說亦有以是靈靈昭昭者爲非者前此常被其惑今析性與氣而言性之大本雖已分曉更有疑處人賦氣成形之後便有知覺所有知覺者自何而發端又死之後所謂知覺運動者隨當與形氣俱亡性之理則與天地古今周流而無間橫渠所謂非有我之得私者而有形聚成物形潰反原之說如何釋氏以謂覺性常存不受沉墜如其說誠有一物在造化之外老子亦謂死而不亡至於聖人之於養祭求諸幽漠如此其至者果有物無物耶

問答卷三十一

知覺正是氣之靈靈處與形器查滓正作對也魂游魄降則亦隨以亡矣橫渠反原之說程子蓋嘗非之今東見錄中不可以既反之氣復爲古之氣此類有數條皆爲此論發也喪祭之禮是因其遺體之在此而致其愛敬以存之意思又別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謂人之才無有不善伊川謂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其說似與孟子相反或四端者見處是才或所以能充拓者爲才也

性既本善則才只可爲善爲氣有不善故才有不善耳然孟子不論氣之病集注言之詳矣請更詳之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上言不謂性也下言有性焉上下言性不同恐上是氣質之性下足天地之性否橫渠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本此意否

以口之於味之屬爲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

言如書之言人心也中庸章句序中已詳之可攷

大而化之之謂聖橫渠謂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此則與易之擬議以成其變化同或說大猶有迹化無迹謂充實光輝者使泯然無形迹之可見竊疑與釋氏銷礙入空之說相似不知如何

孟子說化字與易之變化不同後說得之然非銷礙入空之謂更分別之自可見矣

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橫渠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否

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兩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

問答卷三十一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上微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至竊謂此段論至理徹上徹下本自完具初無天人微顯之間誠敬者所以體當是理者也一不誠敬則幾於無物矣其能貫通而無間此終始專在誠敬上著力是否

此是因解乾字乾字即是天字遂推言許多名字只是一理而各有分別雖各有分別又却只是一箇實理誠者實理之謂也

非論人當以誠敬體當是理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至竊謂此段論中之體直上直下無所偏倚發而中節雖謂之和而中之體固存所論出則不是者出謂發而不中節者否敬而無失持養於未發之前否出則不是蓋謂發即便不可謂之中也且如喜而中節雖是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故謂之和耳

又

別紙所論敬爲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爲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它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闕自是改它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功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切活潑更宜涵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自見矣西室所聞未見全書恐是陳長方所記此只有震澤記善錄乃淮郡印本想已有之其間議論亦多可疑也

又

近地教官闕次必遠既非祿養之宜又不更治民亦使人怠惰苟簡非所以磨厲器業似不若參選擬一近闕丞佐之屬爲佳也愚屏居如昨朋舊多勸謝客省事者亦嘗試之似難勉強又揀別取舍却恐反生怨怒不若坦懷待之若合須過嶺此亦何可避也

又

待次閑中足得爲學未爲失計要之仕宦只合從選部注擬是

家常茶飯令人于堂慣了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爲人所前却此可爲後來之戒也無事靜坐有事應酬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疑義已略用已意說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反復大抵似用意未精數語可破也漢卿甚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動止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

又

真一病益侵氣虛足弱不能屈伸屏居無事尚能讀書而以病故不能俯伏几案所幸猶有一二朋友早晚講論少足爲慰耳引年告老昨以鄉間橫議官吏過憂久不得上至頤臺詳播告後乃得之尸居餘氣何足爲世重輕而每煩當路注意如此既以自歎又自笑也二陸祠記甚佳此題目本不好做想亦只待且如此說過耳幕中無事儘可讀書不知近來作何功夫因書幸略及之也武成錯簡尋常如何讀韓退之與大顛書歐蘇之論孰當因風幸及之

又

盡心知性之說恐未然今亦未論義理如何只看文勢者也二字便可見近有朋友引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以證之亦自有理若如所論私意脫落無有查滓爲盡心卽不知却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既未知性卽是於理尚有未明如何便到得此地耶

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此理甚明更宜思之況知者有漸之詞蓋者無餘之義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太虛實理正是指形而上者而言既曰形而上者則固自無形矣然謂之無理可乎以此思之亦自曉然也

答歐陽希遜 謙之 康陵人

所示疑義比舊甚進所未安各已疏出幸更思之因風喻及也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摸矩作方此初學之通病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模之不懈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摸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

問答卷三十二

三

觀孔子言仁如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所以爲仁之機殆若發露而無餘蘊至孟子論仁雖嘗指人心而言然其意使人自惻隱之心推之要其旨歸多主於愛之一辭雖所以指示於人者豈不精切而確實然不似聖人之言仁廣大渾全而使入自得於精思力行之餘也意者孟子適當夫好戰嗜殺人之時爲救焚拯溺之計不可不自夫受病之所而藥之歟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然卽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集注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周備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又謂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尤非也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子之所以重乎此者爲其發乎吾身而非有待於外也爲其得於不勉不思而非出於造作而然也豈若邊豆之事器數之末皆身外之物可以品節劑量安排布置而爲之者乎

曾子之意只是說人之用力有此三處此大而彼小此急而彼緩爾亦未說到不勉不思處邊豆之事固是末節然亦非全然忽略而不以爲意但當付之有司使供其事而非吾之所當切切留意者耳所云身外之物以下云云者尤非本文之意也

論語集註曰曾點氣象從容豁達落筆竊想像其含瑟之際玩味其詠歸之辭亦可以略識其大概矣程子謂其便是堯舜氣象竊嘗以程子之意求之所謂堯舜氣象者得非若所謂不以位爲樂與大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乎集註又云是

問答卷三十二

雖堯舜事業固優爲之不知所謂事業者就其得於已者而言就其得於事功者而言孟子之所謂狂者蓋謂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所謂行不掩焉者若曰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所行不能掩其所言也不知曾點行不掩焉者何處可見權弓曰季康子死曾子倚其門而歌於此而作歌可以見其狂否

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其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倚門而歌亦略見其狂處只此含瑟言志處固是聖人所與然亦不害其爲狂也過此流入老莊去矣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集註云浩然盛大流行

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某竊味氣體之充與下面浩然之氣兩箇氣字大意似同而精微密察處略似有異前面氣字若專主形於外者而言後面氣字若專主發於內者而言

氣無二義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謂體之充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

反身而誠者知至之功強恕而行者力行之事知之在前行之在後與篇首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略同未審是否

反身而誠乃是反求諸身而實有是理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僞爲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

問答卷三十三

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

孟子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集註云言四體雖不能言而其理自可曉也似若指在人而言

集註此義近看得似未安恐只是說四體不待安排而自然中禮也

舜不告而娶告則廢人倫之大倫則娶爲重而告爲輕不幾於禮輕而色重賢者飢餓於土地則受免死而已則免死爲重潔身爲輕不幾於禮輕而食重

禮固重於食色矣然禮亦有大體小節之殊而食色所係亦自有小大緩急之不同孟子言之詳矣無可疑也

又

所示卷子已悉疏其後矣時亭處亦有三紙可互見也元德爲况如何元瞻已歸末也吾人爲學自爲已事豈以時論而少變千萬勉力

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堯舜事業亦優爲之先生批教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得到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此熟玩集註之語若曰但味其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所與於我見得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被便無所係累於胸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自其所言以逆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曾點雖是見處如此

問答卷三十二

六

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焉則其無爲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禦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本朝康節先生大略與點相似伏乞指教

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亦以爲學則初無不知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謙之前此請問語孟仁不同處先生批教曰集註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近來却覺得論語中答諸弟子問仁處如告之以主敬行恕告之以先難後獲之類往往不是先藥其人之病痛則是其人未到仁者地

位未可以抽開啓鎗告之且爲它安下一箇爲仁底根脚根脚平正牢固然後却可語之以仁若答子貢之問直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可以觀矣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胡氏以爲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似得聖人之意矣若是根脚不穩而語之以仁縱使能用力量果能爲我有子根脚既正雖不告語之亦自然能尋求向上去也前此諸論語見聖人答問仁之語其說不一便將作聖人言仁廣大周徧底意思看了是以求其要領而不可得却把孟子言仁處看小了遂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廣大周徧今此却看得孟子所言惻隱之心與夫人心等語乃是實指仁之端倪學者便可體認尋求便有靠實下手處於此益見得所謂心之德者乃是仁之真體蓋事事要得此心之安不使有一毫之不足處而愛者乃是仁之實不以吾身之外皆無與於我而一毫不卹也程子以西銘爲仁之體其以此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

問答卷三十二

七

此段看得大有病告樊遲三語便與告顏淵仲弓都無異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安得謂姑爲之安立根脚乎若此只是安立根脚即不知如何方是正下手爲仁處即大率孔子只是說箇爲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如仁之端仁然仁字又兼兩義非一言之可盡故孔子教人亦有兩路克己即孟子愛人即孟子而程子易傳亦有專言偏言之說如嘉訓釋又是

孟子程子義疏可更詳之

謙之前此請問孟子程子論才處曾安爲之說曰性無不善而氣有清濁人之有昏明強弱者氣使之然也才發於性固

無有不善也。氣稟之清而本性常用則才固無不明且強也。氣稟之濁而本性障蔽則或有以枯其才之美而使之昏且弱矣。氣稟昏濁既蔽其性之善則遂併與其才而失之。何者？性固才之根本也。此孟子所謂不能盡其才而非才之罪也。故夫氣之清則能盡其才，氣之濁則不能盡其才，然其才發於性自人氣之有清濁而後才始有盡不盡者焉。則夫昏明強弱其本固不係於才而繫於氣也。已上兩語此時先生賜答不以爲不可然謙之近來玩味孟子本文與集註之說又覺前說殊未爲當。孟子之言若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可見其性之善也。夫人之受此性以生也，則必具此形體，也有此形體則其才能固異於此形體之中，若是器爲刃也，必能剗物，也是器爲舟也，必能行水，也是故有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能思而求之以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所謂盡其所能也。彼其不思不求，不知所以充之者，非無是能也，不知所以盡其所能也。其所以不盡其所能者，則稟是氣之濁與夫陷溺其心者也。程子所謂學而知之，即孟子求則得之之論也。程子所謂自暴自棄，即孟子不盡其才之論也。二說雖異，不害其爲同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謙之又觀集註曰：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竊疑昏明是氣強弱是才，不知於才字上下昏明字如何伏乞指教。

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事，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或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淳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情也。惟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曰：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謙之竊意明道所言生之謂性，與告子所言生之謂性不同。明道之意，若謂人生而後方始謂之性，前此天命流行未有所寄寓，只可謂之善，不可謂之性。然以無可得名，又是性之本源，只且謂之性，若論其體段則不可謂之性。此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性即氣，氣即性，蓋必稟是氣，然後人之形體始立，必命之以是性，然後人之良知良能始具，必有是性而後有是氣，必有是氣而後有是性，二者蓋不能以相離也。人物未生之時，天命之流行雖其未有底止，不可謂之性，而性之本真實渾然而無所間雜，人物已生之後，氣質之成形雖其理已命於人，始得謂之性，而性之本體始與氣質交雜而有待於察識其端倪矣。程子所謂性即氣，氣即性，非謂氣便是性，性便是氣，蓋言其不相離也。此程子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以此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

此段近之

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者，是氣稟使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謙之竊攷下文所引水流爲喻，是所謂不是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也。然既謂之流而復有濁則非自幼而惡矣。既曰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則不可謂之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矣。既曰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有流而未遠已有所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又曰清濁雖不同

然不可謂濁者不爲水也。諱之竊以謂既。是初流出時無濁者。則後來雖有濁者。或是泥沙涵之外物。汨之不是。元初水裏面帶得濁來。到此方見也。此則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者也。豈得以惡爲不可不謂之性哉。程子之言。必不存。伏乞指教。

此所謂泥沙外物。正指氣稟而言。

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大傳言繼之者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之說。似若有異。伏乞指教。

明道先生之言。高遠宏闊。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須知性之原本善。而其發

問答卷三十二

亦無不善。則大傳孟子之意。初無不同矣。

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集註云。朝祭之服用。裳問時遺此一句。正幅如帷。要有襜褕。而無殺縫。其餘如襜褕。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襜褕。而有殺縫矣。所謂有襜褕。恐是若今稱制。近要有殺。人是也要半下。謂近要者。俟牛放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有無殺縫之制。如何。恐是襜褕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爲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就半下之法。所以有殺縫也。伏乞指教。

此讀集註遺下首句。故其下皆無文理。昨乍看之。亦自曉不得也。今添此句讀之。自合見得分明矣。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襜褕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

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字舊音毗。志反。集註無音。古註集註皆

爲偏黨之義。義之與比。舊音毗。志反。集註音必。二反。孟子願比死者。一酒之與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其義與音又俱備。無可疑者。若御者。且羞與射者比。集註亦爲偏黨之義。亦必二反。不知比字。爲偏黨之義者。皆當作必。二反。如何。至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集註曰。比連也。音去聲。所謂去聲者。想却是作毗。志反。否。伏乞指教。

記得此字。是用賈昌朝經音辨。改定比今之諸侯。一處。改未盡耳。更俟契勘。然亦無甚緊要。今日昏甚。此等處。恐不暇料理矣。

孟子曰。我不贊與小人。飛鳥音憤。註曰。賈習也。集註無音。亦曰。賈習也。恐是不須音轉。亦可此等。不應以煩清尊聽鄉里。後生或來質問。不敢以私意揣量。以告伏乞尊察。

問答卷三十二

五

賈若不音。憤不知讀。作何字。如有別音。即須補之。若依舊只是賈字。則自不須音也。此不暇檢。可更詳之後。便批來。

又

所論程先生處。飛魚。必有事處之語。元德亦以爲疑。此乃爲武。問中舊說。所誤。今詳味之。方見程先生說。爲飛魚。躍是子思理。爲人處。以其於事物中指出。此理令人隨處見得。活潑潑地。必有事。焉是孟子契緊。爲人處。以其教人就已。分上略提。便見此理。活潑潑地也。非以其文義相似。而引以爲證也。今看中庸。且有子思之意。見得分明。即將程先生所說。影貼出。便見所引孟子之說。只是一意。不可以其文字言語。比類牽合。而便爲一說也。凡音此類。更宜深思。

論鬼神一章。全不于綱。援引太多。愈覺支離。不見本經正意。

可且慮將經文熟看甚不能曉處然後參以章句說教文義分明道理便有去著體物之義兩處說得如此分明足以致思乃更泛然而問見元不曾入思慮也祭統所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所盛服以承祭神是主於鬼神而言自有賓主如何却如此看更須深體又來喻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此說則是僞而已矣又豈所謂誠之不可掩乎昭明想舊懷悽愴說非是昭明謂光景為高謂氣象悽愴使人神思灑浙如漢書云風肅然者宰我答問一章所論鬼神正與中庸相表裏且先看今中庸意思分明却看此章便見子細

問答卷三十二

三

智仁勇一章雖非經文正意然文勢相聯讀者亦須識得去著方見義理大小精粗縱橫貫穿無空闊處今觀所論全未致思至此筆之於書決須更有新喻意今乃如此草草看過率然發問殊非所望於朋友也

答嚴時亨世文 新喻人

一立行之生答一其性

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

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離於此者耳易大傳言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

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程子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己與大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

聖人處已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

放於利而行多怨南軒獨以為已之怨人

南軒說固有此理只是此章語意只合如古註及程子說不容一語可兼二意虚心平氣靜以察之當自見得不可以其近裏而遷聖人之本意以就之也此下有補遺附卷末

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所謂發已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如何

發已自盡但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

問答卷三十二

華

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是與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簡易引呂東萊解易一發

此說大槩得之然亦不必言先為其難大抵只是許多道理須要理會得分明後方無窒礙不費力而自簡易耳如治亂繩若不解放得開豈能自成條理而不紛糾耶

三重當從伊川之說

伯者之事不得為善此章正與上章相發明乃是相承為文非隔章取義也

六言六蔽說

此亦但疑其又有不同耳先立題目又令復坐而後言之亦似太鄭重也

又

問目各已批出請更詳之禮書近方略成綱目但疏義雜書中功夫尚多不知餘年能了此事否當時若得時亨諸友在近相助當亦汗青有期也泐中朋友數人亦知首尾亦苦不得相聚未有見日千萬自愛更於義理切身處著實進得一步則所以守此身者不待勉而固矣

某昨來請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傳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各一

問答卷三十一

語

其性周子之意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以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却如何便見得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此性字是指其義理之性之無不在也莫是如一節所謂五行異質而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而皆不能離乎太極即此可見得否覺得此處傳文似猶欠一二轉語每讀至此未能釋然先生答云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某反復思之誠非別有一性然觀聖賢說性有是指義理而言者有是指氣質而言者却不容無分別敬讀誨語謂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始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

無乎不具人所共知也此周子嘆緊示人處今所在板行傳文皆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詳此文義是箇性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中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詳此文義是箇性字當指氣質而言而一段之間上下文義頗相合恐讀者莫知所適從若但云五行之生雖其氣質所稟不同而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所謂各一其性如此則辭約而義明正是周教所謂全體墮在氣質之中底意思伏乞指教

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故自陰陽五行而言之則不能無偏而人稟其全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

某昨來請問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

問答卷三十二

孟

是也夫人生而靜是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已上誠有不容說者然自孟子以來至於周程諸先生皆善言性者其大體指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而言親切者明今謂其所說皆不是性可乎性理之說本自精微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無乃使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乎明道此段大意首尾大要是推明人生氣質理有善惡竊詳易係言繼之者善正謂大化流行賦與萬物無有不善孟子言性善止是言義理之性人所均稟初無不善皆是極本窮源之論引此以明人生氣質理有善惡似不相侔不知明道所見是如何先生答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已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亦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

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即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以上是人。物未生之時。是未思慮所未到。伏讀批語。指示親切。却覺得先生之說甚明。而明道之說。益有可疑。何者。人物未生時。乃是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天命之流行。所謂繼之者善。便是以上事。何故言以上不容說。方其人物未生。固不可謂性及人物。既生。須著謂之性。雖則人生已後。此理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然氣稟不能無善惡。者性之流也。義理之有善無惡。者性之本體也。然皆不可不謂之性。要在學者隨所讀書。自去體認。取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深恐啓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而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則命之道也。未可謂之性。孟子言性。是指已生之後。乃易大傳所謂

問答卷三十一

美

成之者性。而非所謂繼之者善也。明道却云。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此尤不可曉。近思錄一書。皆刪取諸先生精要之語。以示後學。入德之門戶。而首卷又是示人以道體所在。編入此段。必不是閑慢處。既有所疑。未容放下。再此扣請。乞恕再三之瀆。

此一段已詳於希遜卷中矣。明道先生如此處。多若以本文論之。則皆不可曉矣。要當忘言會意。別作一格。看可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夫子既語之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爲。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詞。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

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集註以爲味曾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於我。是雖堯舜之事業。蓋所優爲。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嘗因是而思之。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它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放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聖人固已深知其才所能辦

問答卷三十一

美

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其所。已能孜孜於求仁之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爲之末。緣它有這箇能解橫在肚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卽各述所能。子路至於率爾而對。更無推遜。求亦但見子路爲夫子所哂。故其辭謙退。必竟是急於見其所長。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然掉在一偏。不知今日所有。便是後日所用。見得它不容將爲學爲治。分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造到至極。如曾點浴沂風舞。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像相似。程子謂夫子非樂簞瓢陋巷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謂何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寒

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要知浴沂風雩人人可爲而未必能得其樂者正以窮達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衆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人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時士子或有不明天分初無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大小快活反以窮居隱處爲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卽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爲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而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爲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較假僥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當蒞職之難知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衛輒之食不可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歛而附益之後來所成就止於如此正爲它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立事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背馳否乞與訂正

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

第已爲希邇言之矣

又

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大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一章亦是如此若如所論則孟子之言爲不當而告子白雪白羽白玉之白更無差別反爲至論矣程先生有一處有隙中日光之論最爲親切更須詳味於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見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反覆都不相礙若只據一偏各說道理則互相逃閃終身間隔無復會通之時矣

杞柳之性固可以爲栢棬然須斫伐裁截矯揉而後可成故孟子言戕賊杞柳而後可以爲栢棬也若杞柳可以爲栢棬而梗楠不可以爲栢棬又是第二重道理與此元不相入不當引以說也此等處須且虛心看它聖賢所說文義指意以求義理之所當乃爲善學若如所論徒爲紛擾不惟枉費思慮言語而反有害於窮理之實也

多怨之說固有此理但恐如此包裹費力聖人之言簡易平直未必如此屈曲且依程先生說爲善

五行太極便與生之謂性相似以爲同則同中有異以爲異則未嘗不同

親親長長貴貴尊尊賢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篇雖上齒而有節者則侯貴主爵禮雖畢然後入又席於尊東使自爲一列不爲衆人所壓亦不壓却它人

即所謂遵也遵亦作候如此則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

祭五祀說見於月令註疏甚詳可自攷之

越縉之說註雖簡疏必詳此等可自檢看居喪不祭伊川橫渠各有說若論今日人家所行則不合禮處自多難以一槩論若用韓魏公法則有時祭有節祠時祭禮繁非居喪者所能行節祠則其禮甚簡雖以墨纓行事亦無不可也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莫為喪祭而虞為吉祭蓋漸趨於吉也酌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唯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攷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

問答卷三十二

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

禮必本於太一高氏說恐不然

顏州所刊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者名汝中間略看亦有好處

但如所引數條却似未安今且論其一大者如三仁之事左

傳史記所載互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初無面縛斬壁

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左氏史遷已自難信又不得已而曲為

之說以為微子之去乃去紂而適其封國則尤為無所據矣此

乃人道之大變聖賢所處事雖不同而心則未嘗不同故孔子

歷舉而並稱之且皆許其仁焉更須玩索未可輕論也絕四之

說尤為無理且更虛心看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不必如此求

奇失却路脈也

答曾光祖 與宗蒙鍾受寧鄉人

知別後為學不倦甚慰然所謂念欲刻苦加勤又恐遂成助長之患而致知之功亦非旦夕可冀則似未得箇下手處也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省察便是致知如得一分便有一分功夫大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勵而後得也但目下特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為憂也

又

所不問目甚慰所懷此是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所論內外賓主之辨意亦得之但語猶未瑩須知在內之日多即是為主在內之日少即是為客耳王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遽

問答卷三十二

易但繼此不當作耳有官人自作主不妨

之大小高下但不為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

今復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攷也大學或問之誤所疑

甚當中間已脩定矣今內去兩本幸收之偶歸故居監視社倉

交米草草作此不暇它及正遠千萬進學自愛只如前所論用

功久之自當有進蓋已得其要領不易如此切已致思也

又

憲行役已涉建昌之境垂老復山非力所堪深以愧歎耳所示為學之意甚善此事兀無窮盡不可計功程但當鞠躬盡力看到其地位耳

又

所謂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
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於
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
受肝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讓祝不受肝也
如此則於遠祖不遷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恐
必別議焉呼矣 遷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恐
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徹几筵奉
新主人廟似亦稍合人情幸更詳之此事尚遠可徐議之也

又

橫渠曰仲尼絕四意有思也夫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又言
君子有九思今橫渠之言與此相反一本思也下
絕四思聖人事不思不勉者也學者則思不可無但不可有私
意耳

問答卷三十二

三

伊川易傳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觀會通以行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其曰象曰辭固皆理之
所寓然其曰體用一源未知三者以何爲體以何爲用又所
謂典禮者無非天叙天秩之自然不知於會通處如何而觀
易中之辭何者備之

上四句其說已見於太極圖解後統論中矣觀會通是就事上
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爻之辭

橫渠云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
辨其謂實有諸已乃能爲仁雖仁有久近之不同然非有諸
已不能也其所以三月日月者特主義理客氣消長分數之
交寡耳非三月日自有內外賓主也

斯言有諸已乃能爲仁不知實有是有何物爲仁是爲何事

知得此意方可理會內外賓主之辨

明道曰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
須以理勝它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與宗未曉其說
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
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便疑當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其生謂言行事爲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無事

答曾景建

辱書文詞通暢筆力快捷蔚然有先世遺法三復令人憂憂不
倦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爲不失其正所詆近世空無簡便之
弊又皆中其要害亦非常人見識所能到也然文字之設要以
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

問答卷三十二

三

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
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
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又聖賢道統正傳見
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
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
爲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覆推窮以求其
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
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
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
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鄙見如此幸
試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幸甚幸甚錄示先大父司直公所
記龜山先生語前此所未見然以其它語推之知其誠出於龜

山無疑也所示佳篇句法高簡亦非世俗所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遜言之道千萬謹之尤所願望

又

便中辱書備知向來偏參反求始末而又深以主一窮理得所歸宿爲喜也此日秋清計所履益佳勝從事於斯亦當益有味矣然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易而守之爲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驚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示及與柴君書甚善不知渠以爲如何今人亦未說到此異端之蔽自是已分上差却入路久却功夫其迷溺者固無足道其慨然以攘斥爲已任者又未免有

問答卷三十一

西

外食內虛之患亦徒爲說說而已若之何而能喻諸人哉幸更思之若於已分上其實下得切已功夫則於此等亦有所不服矣

又

所示詩文疑問其間頗有曲折俟黃兄歸奉報熹以臺評蒙思鑄免尚爲輕典感幸深矣而所應及反覆重坐令人愧惕今因其行草草附此恐其在塗有合料理事得爲垂念幸甚其人辨博多所該綜亦可欬扣也

又

前此辱書蔡季通行曾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一之功甚善但讀書須更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義尋箇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先德所抄龜山語以它書攷

之不安然却不及向來所記雜說數條必是又有李蕭遠所定也所問兩條三省事鄙意正如此後段之云亦可謂怪論矣今既知其終便直置之不須與辨且自理會已分功夫可也科舉之學在賢者爲餘事但公家自有文章大宗師何故不學而學它人不好處一向如此不惟議論不正當併與文章亦成澆薄無餘味矣爾雅未暇細看然此等亦未須閱費日力也

又

季通遠役深荷熹熱之意今想已到地頭矣其所論律歷尤精詣恨與賢者相參不久未極其底蘊也三篇甚勝卒章尤工而僕不足以當之也爾雅竟未暇細攷但釋親篇恐非如所刊定也禮書已略定但惜無人錄得亦有在黃直卿處者聞吉父在彼必能傳其梗槩然此間後來又有續修處及更欲附以釋文正義卒未得便斷手耳乾坤性情之說以三閭反之何疑之有性情本是一物特以動靜而異其名耳

問答卷三十一

五

又

別紙七條第一論勿動勿思者動可以該思而思不可以該動故聖言如此非有先後淺深之序也但立語用功自是合如此耳第二論曾點言志以爲使欲進取揖遜泰和氣象殊非本意彼亦但自言其日間受用處而自它人觀之則見其或出或處無所不可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非專指揖遜而言也第三論問答衛君一條以爲有所畏避亦非是此只是禮合如此耳此等處相似而不同只差毫釐便有公私之異不可不察也第四論呂氏恍惚之說未有大病不須如此迴避且認取正意可也

上章

然第五責原壤三語須作一句看若云老而不死則聖賢固

有壽考者豈可以其竊天地之機而謂之賊耶第六射宿亦不必如此說第七按史記之言如此必有所據非馬遷自造之語也蓋今關雎三章皆是關雎之亂其前必有散聲序引之類有聲無詞而此其卒章也若止第三章是亂則史之言不如此矣此七條者其首二義更宜思之第二條尤須體認不可草率其下五條則皆非所惡又看得差了且須虛心認取聖賢立言教人用功之正意不可只如此容易立說也

又

參同舊本深荷錄示已令蔡伯靜點對附刻新本之後矣但龍虎經却是取法參同亦有不嫌其本語而妄為模放處如論乾坤二用周流六虛處可見疎脫試考之可見也近來不知所觀何書或有所見因風筆示若得乘此春暖與古父相約俱來以

問答卷三十二

美

踐前約豈勝幸甚征苗之說甚新但恐其它無此比數兼若如此則禹自當班師不待伯益贊之而後決矣此等無所攷據不若姑置之而涵泳於義理之實之為得也

附補遺考異

答嚴時亨遷聖人之本意以就之也下有禮無大小未嘗不重於食色不可謂食色有時而重於禮食色重處是亦禮之重此章無它可疑熟讀本文自可見矣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三十三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張元德治江八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唯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為不熟不如梯稗非虛語也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兩書甚恨其出之早也此間事雖不多然亦終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若如所論則所謂靜者別在四者之外而不相管矣而可乎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孰不可忍亦不必如此說此等處有兩說當時存之皆不偶然更宜詳玩也武成文字不曾帶來不能盡記春秋之說尤所未究此類又是一種功夫未曉即且闕之可也易數之說近有一書設往讀之來問所疑已悉具其中矣七經向見其初成之本後未得也計此亦是劉公少時作不然則亦以其多而不能精故耶其問詩說尤草草也

又

示喻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胸中明徹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閑過了誠可惜耳所示諸說似未尋着縫罅雖已各注其後然只如此講學恐未有深益也名聲之意甚善然若實用功不須如此安立標榜處雖亦未有大害然亦便見用心淺處若實做得功夫是當自無

暇及此等不急之務也大學近已刊行今附去一本雖未是定本然亦稍勝於舊也臨漳四子四經各往一本其後各有跋語可見讀之之法請詳之所問易數雖非講學所急然亦見用意未精且更推尋爲佳若如此自見得一門戶決須自信得及正不必問伊川橫渠說如何也若前人說已分明則此書不作矣正爲說者太支離不說者又太簡略所以不得已而作孔氏雜說寫了多時今附還其間多是抄出江都幾嘉祐雜志也

又

示喻爲學之意似覺未甚果決專一更宜勉力科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功夫然此等得失實有命若信本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爲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此也甘君處見送行語

問答卷三十三

二

令兄意亦甚佳兄弟自爲博約想有味也但甘君詞筆頗工而趣向未正數日苦口告之未知能勇決否耳所喻易數大槩近之但此等自然法象深玩索之自見端的初見似人安排而實非人所能安排也以一爲三以一爲二所謂一者謂一揲所得之奇偶未是一爻也一奇爲三故三奇爲九方得老陽之爻一偶爲二故三偶爲六方得老陰之爻兩偶一奇乃爲少陽之七兩奇一偶乃爲少陰之八此數甚明但看得不子細耳甘君歸可更切磨之人材難得可惜只如此汨沒了一生也

又

衡陽之計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閑中講學固爲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濱以爲懼而賢

者乃以勸彭又何也蓋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訓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取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嚴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所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却太詳密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爲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地也許放碎密故拘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牌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

問答卷三十三

三

也所論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與之商量令其胸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著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爲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爲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爲不多然真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爲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祖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言可以酌當與介父事是非者但令人只見介父所言便以爲非排介父者便以爲是所以徒爲觀辯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未易究

又

本書所論通復二字甚密然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云者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云者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爲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兩象隱然不待多言而自可默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凡此更反復之當自見也太伯之事止也大王王季文武之事權也權而不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此義聖人蓋難言之若看未透且姑置之不必深致疑亦不必多爲說也廟議看得似亦未精子孫之於祖考恩雖無窮而義則有止不可過不可及亦並行而不悖且以周而言之欲使之黜后稷而祖文武固世俗淺薄之論若遂欲使之越后稷而祖帝嚳以至於無窮又賢者過之之失也補遺附卷末

問答卷三十三

四

又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體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矣却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講誦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剝了又以毛公說詩爲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益可見今說配義與道却不就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何是氣如何是地配便一鄉僻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

是無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涉說得愈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義却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道之

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配它配字又是何意通論集註明下不知曾只此數字分明即孟子意思分明可見而程子所謂冲淡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說也子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涉却也不免真爲攀攀豎豎者所笑矣其它所論習率性爲魚等說今皆未暇論論得亦未有益可且理會此配義與道令分明便中早報及也

又

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已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偏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怒而哀無復顧義理也

問答卷三十三

五

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欲下工夫正當於此看取子約心性之說甚可駭來喻所引孟子甚當張云論性而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爲說亦可謂失心性之辨乎

性難知而心可盡所謂盡其心者如程子所謂當處便認取此句不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知性也積習既久脫然貫通之謂也盡心也又如論語集註所云隨事精察知性也而未知其體之一也盡心也真積力久而將有所得此即盡心知性之案

此段內注字
係先生批

心性一物知則皆知但盡之爲難耳又性可逐事言心則舉其全體也

禹惡旨酒一章

此等處只逐句看不必如此牽合

天王狩於河陽

春秋燕所未學不敢強爲之說然以人情度之天王狩於河陽恐是當時史策已如此書蓋當時周室雖微名分尚在晉文公召王固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必不敢明言晉侯召王也李惟郭汜朱全忠盜賊狂恣唯力足視亦未必曾讀春秋見有此事而效之也

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爲主一之法如何

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

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適處參攷集注更有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又

嘗讀歐陽公論許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讀胡文定公傳未足以破其疑沿繼而攷之左氏公羊之傳自明但後人因殺梁不嘗藥之說遂執此一句以爲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攷左氏曰許悼公癘飲世子止之藥卒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此可以見悼公之死於藥矣當時之事雖未有明文而治晉觀近世治瘡者以砒霜銀而餌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

而反殺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當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世于何爲遽棄國而出奔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之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不可過也如此觀之似足以正近世經傳之失而破歐公之疑不識先生以爲如何

胡文定通旨中引曾吉父說如律中合御藥誤不如本方造御舟誤不牢固之類已有此意矣但攷之於經不見許止棄國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謂也

又

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曾著心記常紉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歐嚴二君後來曾相見否此中甚難得人深可憂懼也所望以永斯文之傳者如二三君蓋無幾人也

答甘吉甫 歸川人

此間爲况幸亦如常但朋友自不敢住多已引去亦隨時之義也所示之說今却附還大抵看得未甚浹洽言多窒礙且宜少讀而益加潛心反復玩味之功也

中庸言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妄意以爲健順用也仁義禮智之性體也健順二字在上者先言用而後言體又以配上文先言陰陽而後言五行未知是否

健順之體卽性也合而言之則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

先生前歲論伊尹樂堯舜之道一段云樂堯舜之道須是見得是獨白底非是衆家常住底今歲先生又言衆家常住底何者非堯舜之道又言若堯舜之道便是衆家常住底則不消更說堯舜

後說近是但所記語有差今亦不記當時因何說此也

蔡文云天根是好人之情狀月窟是小人之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爻某疑人物二字恐未可便以善惡斷之又言三十六宮都是春卽月窟亦爲春也

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詠恐是指生物之源

問答卷三十三

八

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辨李通所論却是推說然意亦通也

又

集注中說曾點處有樂此終身一句不知如何

觀舜居溪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注中若無此句卽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它聖人問頭不着只如禪家拈拳豎拂之意矣

君子所以異於人以其存心昨蒙賜教謂存心者處心也集注又曰以仁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而直卿說是以其心之所存處看它念念在何處某以爲若如先生之論則是以仁禮存在心中若直卿之言則是以心存仁禮上二

說孰是

直卿說得亦是但要本文意義順似注說又須知不是將心去存在仁禮上不是將仁禮存在心裏也

蔡文言天根爲好人之情狀月窟爲小人之情狀又云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以陰爲惡陽爲善亦得伏蒙賜教以爲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有所主某疑康節先言天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後言以爲都是春者是專以正者言之不知是否

看遺書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濁者不謂之水等語又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卽此義可推矣更以事寔攷之只如鴟梟蝮螭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

問答卷三十三

九

氣所生否

答林退思 南 永嘉人

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會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而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爲真讀書耳

又

某區區之見亦惟以儒者職分實不易盡今之學者皆有小器易盈之患於所當知或聞而不講或講而不精是以見道不全而應用有闕用是憤排不遑自安懼所見之有偏則所至之不遠反復聖賢之典泛參百氏之書師事名儒以證所疑以質所見庶幾識斯道之全體明入德之大方事有大變

其旨鄉間諸賢無有收而教之者只得將六經涵泳耳

某聞明學問之全體而後可以底夫大成蓋知至其所至而不能終其所終者有矣未有不知至其所至而能終其所終者也孔門之高弟若子夏子游子張止於有聖人一體則造夫全體者寧有幾人然全體之不知則有同門異戶之患雖欲有其一體不可得矣古之君子所以終日孜孜惟恐學不足以知性命之正才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識不足以周萬物之情者以爲不如是則有所偏倚而無以立乎其大者也大者之立猶不登泰山而見天下之小不遊大海無以見衆流之同歸一源所存既卑安能盡之甘難語太牢之味固自以爲明矣思慮爲賊自以爲見性成佛終不明寂然不

17之所操持謀略之所駕馭自許以致功立

人合其所長用以自反貧窶無資寸步不能自致深慮日月易流有負初志結茅爲菴以退爲名奉親之暇涵泳六經退省乎日用之間自求日新之功庶乎有得焉耳敢望先生發揮其義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弟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

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顯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僥焉華華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庵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愚亦老懶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見幸略道意

答王晉輔 曉 陸陵人

問答卷三十三

主

爲學大槩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已見妄起浮論也

又

示諭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若耐則孔子雖有善殷之語然論語中庸皆有從廟之說則無其位而不敢作禮樂計亦未敢遽然舍周而從殷也況耐於祖父方是告祖父以將遷它廟告新死者以將入祖廟之意已祭則主復於寢非有二主之嫌也主於寢見儀禮至三年之喪畢則又祫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它廟於寢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此見聖禮鄭注則耐與遷自是兩事亦不必如殷之練而耐矣禮法重事不容草草卒哭而耐不若且

從馮公之說庶幾寡過耳

又

自去秋冬及此開正三序枉書皆無便可報無疑人來又承惠問尤以爲慰訊後已復改歲遠惟感時追慕孝履支勝燕病益發無可言者前書所論告子之說此等議論不須置意中亦不須容易與之辨論且只自家理會聖賢之所已言而求其旨意之所在久之精熟自然見得是非不著問人矣大學已領便中却欲更求十數本可以分及同志也太極西銘切不須廣蓋世間已自有本爲此冗長無益於事或徒能相累耳徐侍郎所欲鑄版之書恨未之見然此等亦不必看徒亂人耳且著實向裏就切近明白實處理會便不誤人也此間諸書南康板本成後亦無甚人修改處不知有黑點子者是何本也只看其間有大

問答卷三十三

主

同小異處子細咨問垂章參攷得失便自見得若有所疑切冀見論當爲契勘奉報也南軒之書多未斷手而不幸卽世而或者不察一例流傳使人不能無遺恨所以前此爲之刊削別爲定本蓋推本其遺意非敢以私見輒有去取也如大愚之說兼看亦佳但其規模亦太闊遠不若且就本經文義上爛熟咀嚼之爲愈也無疑人到多日偶以雪寒不能作書而其人不能久候口占布此殊不盡意正遠千萬節哀自愛

又

荐承委喻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故前此不敢聞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於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已覺太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便非獨罪戾之蹤爲有害也向來子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之意

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執緩執急以爲先後姑屏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已則自將無慕於外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若但以名位之爲尊言語之爲麗聞譽之爲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爲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于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矣所喻鄙文何乃爲此曲折已託劉季章言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

又

所喻跋語今再寫去臨川者亦累問不得報此書度已浮湛不可得矣今亦不須問也疑義足見向學之意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神但今俗行拜掃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又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若只一處合爲一分而遙祭之亦似未便此等不若隨俗各祭之爲便也其它闕文數處或是或否皆非講學之急務况集注中又已有說甚明自可觀攷不必問也畏縮之說蘇黃門亦云然非本文之意兼集注中亦已有定論禮書縮訓直者非一它日當見之乃先儒之舊不可易也范碑曲折嘗以鄙意請於益公未蒙剖決然此公敏歷之久更事爲多必有見處後生况亦未須遽論此事豈可因此便議前輩之失非所以致敬於達尊也程糾所編年譜是終身看得此事不透漢可憐憫渠元不曾寄來却是身後爲人在廣州鑒版方得見之甚恨不得及早止之微此話漏沒了期也然世間識者亦少

但恐後世有明眼人指點出來耳吾友今亦未須理會此等且理會自家著緊切身要用底道理久之見識漸明履踐漸實自不被人瞞亦不須與人辨論紛爭也季章耿介於人有責善之益重九後若未來可力致之逸居獨學無師友之益不知不覺過失日滋功夫無由長進不可忽也景陽悼亡可念才臣書未到與伯亦未有人來書寄妻女迂迴難通今後只託人寄臨川劉教授處可也不知渠書中有何說每念仁里諸賢相與甚至而未得與之痛相切磨悠悠歲月日益晚暮良以爲恨如無疑亦然也因見各煩爲致此意

答杜仁仲良仲

兄良仲學於南黃巖人弟仁仲知仁方山

自頃聞昆仲之名而願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良仲之面而於仁仲尚復差池至今爲恨茲者乃承不鄙致問許以來辱此意厚矣然理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此也願益勉旃以副此望異時有以自得之則雖相望之遠亦不異於合堂同席而居矣

答杜仁仲良仲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着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久當自得耳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照納不二其說甚備可試攷之人心道心不能無異亦是如此然亦不須致疑但惟精惟一是一著力要切處耳魂魄之說極詳密矣文叔書中亦論此已答之可取一觀來喻得失亦已具其中也

又

得文叔書具道才質之美恨未一見茲辱惠書喜聞比日所獲佳勝示喻爲學之意甚善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千萬勉旃少副所望

又

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目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所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卽是理却恐未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愚意見得二先生之說初不甚異蓋道卽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卽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也

問答卷三十三

六

又

良仲前書所論數條皆善但更勉力研究玩味久之自然見處明白踐履從容不費安排仁仲蓋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得更須博之以文始有進步處耳

又

良仲所示疑義已附已意於其後試詳攷之更加虛心游意反復玩味久當自釋然也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卽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咕咕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

五行之神

神是理之發用而乘氣以出入者故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首者也來喻大槩得之但恐却將神字全作氣看則又誤耳

明道云生之謂性一條

明道此章內性字有指其墮在氣質中者而言有指其本原至善者而言須且分別此一字令分明不差方可子細逐項消詳今來喻大槩蓋已得之只其間有未細密處且更虛心玩味久當益精耳繼之者善易中本指道化流行之妙而言此却是就人身上指其發用之端而言如孟子論性善只以情可爲善爲說蓋此發用處便是本原之至善不待別求若可別求則是人生而靜以上却容說也孟子所論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亦是此意更詳之所云水之方分派者未曉來意恐非明道之本旨也

問答卷三十三

七

答杜貫道

課書課程甚善但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卽便提撕卽自常在此矣

又

節次示及諸說皆善但不已其功夫之見處漸分明矣其間雖有小未通處今亦不暇一一條析奉報也致道歸草草附此作書多不能詳細仁里諸賢多得相處但賢者與良仲仁仲未得一見耳或能相與一來大幸面見指說殊勝書問往還也

答池從周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愧感詢及所疑足見嗜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如此向前更有多少功

夫豈可便慮其難但此二書亦須反復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復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久自有說處此只是爲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況愛雖非初學之切務然既與物接若都茫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泛愛也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爲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顧少恢廓之不然只終不免於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

答胡文叔

承書論及先世交遊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爲慰今世徇俗爲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於內者往往又以爲高遠而失之是可歎也來喻之云似已察於此者但常專心致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答潘坦翁

集註解多闡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某恐經文止曰識之未有皆存善惡以備參攷之意

本文之義只如此不容別爲之說蓋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

子與人歌而善程子曰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某未曉其義

反之猶言從頭再起也若只就中間接續便和則不成全章矣故必使其歌已畢從頭再起然後和之則得全章程子意蓋如此然其意亦恐未盡也

師肇之始開雖之亂某謂亂者指其成言之爾蓋樂章至亂而始成不要其成無以見其美盛爾非專指亂而言也此等處今不得聞古人之樂難以深論且如集注大槩說過可也

不踐迹一章集注曰善人賢美而末學者也某謂賢美故不爲惡末學故不能知古人所以行者而踐之惟其不踐迹故亦無自而入於室也

集注用程張二先生說其理甚精恐非如水喻之云也更詳之

答吳仲淵

示喻所聞足見志道躬行之實慰幸歎仰蓋不勝言但孟子論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謂集義於此以養彼浩然之氣也又謂不必於應用處斟酌是否亦恐未免離內外判心迹之病聖賢所謂義者正欲於應用處斟酌耳但日用功夫自有先後緩急不可先其細者而緩於大體恐仲淵意是如此若其不然恐更合商量也義理之間誠當明辨然非有格物致知與敬以直內之功則亦難明而易失來喻所謂熟處難忘者恐坐此也然亦學者之通患加熹正苦此而未能自脫耳伯起舊游每病其不以此事爲急今乃能勇猛精進如此人固未易量也計左提右挈長者之力爲多異時歸老田間復得此一益友爲幸甚矣

不問卷三十三

九

趙德廣在此日相見殊愧不能有以發其志意者昨見所與渠書當知所以自勉也

答黎季忱

示及兩卷各已批注封還幸細攷之語孟更須寬心細意看令進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心力也蓋易本卜筮之

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詞之旨而所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說田狩即實是出狩說祭祀即實是故就其間推出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聖賢復生亦未易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為晚今所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

答傅敬子

莆田人

昨承遠訪別來又已累月辱書欣審比日所履佳勝講學須且著實自家理會寬著意思涵泳思索方能得如今來所喻亦須且自看有疑處不妨商量若只如此泛問不濟事又所記心性之語亦似語脉中不無差誤今不省記當時如何說也所欲大字及二卦說尤是見戲若真實做功夫何用此等裝飾耶

答傅誠子

教誨

茲承惠書足見好學之篤已足為慰矣比想冬溫所履佳勝所示疑問皆有急迫之意此最為學之害須且放下只平平地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第二條亦不須得如此理會且討箇書讀換却許多勞攘久之須放得下第三條既知得大有妨害便掃除了何問之有如此紛紜自作纏繞無了期也

答高國楹

長溪人

所喻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逮及且少緩之亦未為失也

答常鄭卿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為喜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誠道理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間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恐其間有趨向不同反能為害則不濟事也頃年又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生誦書旬日一試如答墨義然立定分數攷察去留似亦有益小學教諭見無職事可掌使任其責似亦兩便試推此類多為之塗以收拾教養之則人情感悅當無扞格之患矣

答李晦叔

建昌縣人

所說工夫亦且如此做去看久遠如何有疑却喻及吳操亦聞其人相處有何議論邪隆興江法曹有書寄渠處必時有便也其人清苦力學但溺佛好穿鑿耳今弟今在何處前得其書未能別答所論頗子準的甚善但難如此泛論須子細說出日用工夫次第曲折方見得是非耳幸以此意語之也

又

所論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功夫不可徒為虛說然表

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
總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
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并說也江棟所言
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論已得之矣更切涵養爲佳耳

又

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
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
紛擾不濟專反害事要今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
它物方有得力處耳所問祭禮各以所見報去可更詳之聞戶
曹多學禮說唐人議論可試扣之可檢看也江法棧清苦力學
不可多得人之所見要亦未能盡同但偏執不通輕於述作此
爲大不便耳

問答卷三十三

主

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
卽以所生母配燁竊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
無子或附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
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

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附
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古今家祭禮中亦有此段但恐彼
無本耳

夫主不可以二者也四明高氏之說云耳燁詳此意謂有宗
子之家主祭故庶子止以其性祭於宗子之家可也是不可
以有二主也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遼遠欲各祭其父祖亦
謂不可以二主乎

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

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
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
也更詳之

魏公贈謚只告於廟疑爲得禮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
更冀裁之

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使
與本經之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
徒爲觀美而實未有得於心也

又

所問數條大槩相類只是所從言之不同其實則無異義但虛
心遊意兼存而並觀之久當自見其實固竝行而不悖也程子
不得於言之說恐記者之誤不必懷疑只后稱制武氏革命事
體不同自分明光武追廢自其私意不得爲中理也

問答卷三十三

主

又

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
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先生於集注中去却上句血字及
下句氣字然今南康所刊本又却仍舊從范說不知如何
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卽爲血氣范氏本說
蓋如此向來誤去其本文兩字後來覺得未穩故改從舊說
集注解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謂知有命而信之人不知命則
避害趨利何以爲君子而解公伯寮懇子路章乃云聖人於
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安二說似相反某謂公伯寮
章指聖人言所以不決之於命而此章乃爲欲爲君子者而
設不知如何

來說是也上蔡說得此意思好語錄中有之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乃是持敬用力之久便覺得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某尋常試之誠覺得如此然於閑處又却不然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

先生頃者次對實以侍講之故除此與伊川除說書而授朝官者何異伊川罷說書而辭朝官先生罷侍講而辭侍制事體實同伊川素不曾陳乞封叙先生既用次對奏薦又却力辭職名學者多未喻陳和父以爲伊川出處與先生不同居其位則受其恩數乃理之常至它日不合而去但當辭其職耳不當并辭恩數也不知如何

南齊書卷三十三

三

此事不敢自分疏後世須自有公論也

子事父母劉元承所編二先生語錄謂婦拜於堂下子不當拜於堂下蓋父子主恩婦乃義合

子婦一例恐不當有分別溫公祭畢獻壽雖言叙立如祭所之位而不言陞降恐亦皆在堂上也

爲長子三年及爲伯叔兄弟皆替服而不解官爲士者許赴舉不知當官與赴舉時還吉服耶表服耶若須吉服則又與

五服所載年月相戾矣

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欲赴舉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伊川先生看詳學制亦云不禁冒衰守常此可見矣但雖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純吉也

又

大學或問中陰陽五行之說先生答黃寺丞云陰陽之爲五行有分而言之有合而言之燁燁推之云云

分合之說固如此然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行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爲木火陰爲金水健爲仁禮順爲智義

或問曰然於其正且通之中又或不無清濁美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燁燁嘗謂命可言所賦性可言所受而智愚賢不肖是其所稟之氣有清濁美惡之不同也先生却以智愚賢不肖不歸於所稟而歸於所賦何耶賦猶俗語云分儀均數之意書傳之說或以性言或以形言當隨處看

南齊書卷三十三

三

或問曰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恍惚之間一有覺焉則卽此介然之頃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燁燁詳數句只是發明本明之體終有不可得而昧之意若就學者用工夫上說則恍惚之間斷無自覺之理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功夫次第曲折然後本明之體可得而明

若是其然都無覺處則此能致知者是何人耶此是最親切處所宜深察

又

燁燁首因舉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兩句竊意謂與東萊所謂操存則氣血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正是此意先生批語云此說是也然不必作兩句看燁燁因思之未見有重疊處

此等處只是閑說不須着力更下注脚枉費心力

先生又批辯云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輝竊謂心之存亡出入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耳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之而後存也先生云只一操字已是多了輝久而未喻近者看龜山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之義謂聖人從容中道無事乎操然後始悟先生批辯之意正是爲已存者設若心不能無放則固不可不操但太著意安排是助長也未審先生以爲如何此是至親切處龜山之說亦不謂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功夫接續不令間斷耳

輝竊嘗謂學者却須當常存此心於莊端靜一之中毋使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方寸之間自有主宰不致散漫走作而

問答卷三十三

三

虛靈洞徹之本體庶乎可以默識矣然欲真實識其虛靈洞徹之本體則又須是日與義理相親克去己私然後心之本體可得而識

罷却許多閑安排除却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脚

輝竊嘗謂自昔明明德於天下者亦須由格物致知功夫次第曲折然後始能自明其明德也今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便能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格物致知之功略不煩於用力焉豈不墮於不擇其本而直圖其末之弊

若欲正心誠意須是格物致知然若說道各格其物各致其知則似不成言語只得如此說過如云臺是皆以修身爲本豈是

刪了上四事耶

或問曰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於愚人之與物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輝竊詳此段所說氣質物欲分聖愚人物處似覺可疑若以清濁分聖愚偏正分人物則物欲厚薄淺深一句復將何指若謂指聖愚則聖人無物欲之私若謂說人物則物又不可以淺深厚薄論未曉

清濁偏正等說乃本正蒙中語而呂博士中庸詳說又推明之然亦是將人物賢智愚不肖相對而分言之卽須如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別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橫渠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爲衆人而言

問答卷三十三

三

若作有無則此一等人甚少難入群衆故只得且如此下語若以爲疑則不若改聖字作賢字亦省得分解而聖人自不妨超然出於其外也

橫渠先生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義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几雖然營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輝頃看程氏祭儀謂凡配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輝嘗疑之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

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先生答云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
要中有論乃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
禮不同輝竊疑橫渠乃是極至理而論不得不然若欲處之
近人情只合從先生所答一本無所補遺附卷本

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等差故方其生存未得有妻有妾
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
說似亦推之有大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況又有前妻無
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甚枉阻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
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耳

問缺

理固如此然須實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人當有以培養
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問答卷三十三
宋傑 南康人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已事及求知於人之類
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
要太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
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
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
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
舉業一般於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
皆是此病不能一一論辨也

宋傑嘗謂聖人之道簡易明白而學者所以處已接物大抵
以和為貴故每覺有順從苟且因循之失然繞著意舉一二
事又覺有矯枉過正之病

既知如此便速改之何問之有凡事亦自有恰好道理更精察
之則無過直之弊矣

宋傑竊惟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
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辨集則未免有屈
志觀顏之事

窮須是忍忍到熱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
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
進之窮通况吾日誦聖賢之言揆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
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又

始嘗推測人之身所以與天地陰陽交際處而不得其說既
讀太極圖說其中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

問答卷三十三

元

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竊謂交際處於此可見然形化既
定雖不復氣化而大化之流行接續如川流之不息凡飲食
呼吸皆是流通處此身雖由父母生而莫非天地陰陽之化
此其所以有天地具情性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也歟

其大槩來歷固是如此然須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
是何面目始得須逐一體認玩味今日日間發見處的當分明
也

又嘗因推測人之身而并及於物以至動植之殊各極其本
原而察之竊謂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其清濁偏正之不
同亦從初有定而其後大化流行亦不能變易如人之必為
萬物之靈歸鳳龜龍之靈知惺惺鸚鵡武之能言之類皆是從
初如此後來亦如此

以身而言則所以爲耳目口四肢百體者皆有當然之理以至爲衆人爲百物皆然不可不一一辨別得非是只要如此推說也

竊嘗因求放心而謂視聽思慮由已時是心存不由已時是心放李敬子以爲合理時是心存且謂某有認氣爲心之病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只是要人常常操存此心不令放逸則自能去講學以明義理而動靜之間皆有以順其性之當然也竊謂人性本具衆理本明萬善由氣質物欲之雜所以昏蔽上智之資無此雜故一明盡明無有查滓中人以降必有此雜但多少厚薄之不同耳故必逐一求明明得一分則去得一分之雜直待所見盡明所雜盡去本性方復學者體此以致復性之功不知如何

問答卷三十三

三

此說是但須是實識得其裏面義理之體用乃爲有以明之不可只如此鶻突說過也

舜問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恐只是無氣稟物欲之累故吾心之理與聞見昭然相契其決如此顏子不違如愚亦是如此若子路有聞云云則其立志雖勇然用力亦似覺難恐亦未免爲氣稟物欲所累也

同上

氣稟物欲均爲害性然物欲之害易見氣稟之害難知然氣稟有二若昏而不明則隨所學可以漸進於明若偏而不中則強者只見得聖賢剛處弱者又只見得聖賢寬和處不知如何

所學漸明則所偏亦當漸覺矣

聖賢之情之動處

爲學功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日爲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

先生序此四者爲格物之先竊爲學者欲從事於學必先明乎此而後進學之功有實地之可據苟爲不然則終覺散漫無統而所學終無所歸宿矣

或問中此段只是說從自己身心上推去到事物上都有許多道理但要逐節逐件識得不是只要如此包說也

又此下六條原本在李敬子問內今分出

宋傑嘗於親愛而辭上用功如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已子每以第五倫爲鑒但愛已子之心終重於愛兄之子

今問答卷三十三

三

常欲二字卽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處厚薄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矣

又

宋傑嘗觀傳文論修身在正其心嘗每聞力自克亦頗得力而敬子不以爲然以謂若論是當須還是喜怒中節乃可然宋傑今日之所謂得力者仍是隨意之所便者以致力而實未深察夫不能自己者也

正心之功若自知至意誠中來則不須如此安排而自無不正矣未到此地則亦隨力隨分省察持守可也不須如此計較且向格物處用功乃爲知所先後耳

又

宋傑嘗觀傳之六章注文釋自欺謹獨處皆以物欲爲言或

問則兼氣稟言之似爲全備

此等處不須疑語意自合有詳略處也

又

宋傑竊謂動於物欲而假善以自欺易識而易治維於氣稟而爲善之不切難識而難治欲得精察氣稟之爲害而克治之當以何道

考之經文可也

又

朱傑讀書遇晚不得處即掉下再三讀之竟不曉即置不復問不知其病何在

其病在是

又

問答卷三十三

三

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

人之過惡豈可輕論但熟觀之而反諸己或有未明則密以資於師友而勿暴於外可也

答李敬子

燔氣質躁迫每於先生強探力取之戒積漸涵泳之訓玩味用功但臨事時終覺爲害今只靠定視聽言動常於此四事上着力又以義理融液之頗覺得力然終是病根常在

不須如此做伎倆但才覺時便克將去更計較功效遲速也後段放此

燔竊謂顏子四勿今人非不欲如此只爲不知其孰爲禮孰爲非禮顏子所以纔聞克復之語便知請問其目纔聞四勿之語便承當去雖是資質絕人亦必是素於博文約禮上用

功今之學者且先以博約爲先而四勿之戒隨其所知施之應酬漸漸望其貼近庶有實効

既知如此何不用力然博文約禮亦非二事而異時之深純亦不外乎今日之勉強也

燔竊妄謂性之者多由內以達諸外而自不廢夫在外之功反之者多資外以養乎內而始有契夫內之理如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與夫博文約禮動容正顏之事皆資外養內之事也今之學者唯當悉意於此

勿之省之亦由內要之內外不是判然兩件事也

燔竊謂先生教人只是欲人持敬致知克己以復其性其間條目却是多端

自做功夫看即自見得不須如此泛問也

問答卷三十三

三

燔謂敬齋歲後而似少從容意思欲先生更著數語使學者遵守庶幾無持之太甚轉不安樂之弊

前已言之矣

燔祖妣捐弃朋友以劉輝嫡孫承重事見告遂申州以請於朝續輝報許後見范蜀公亦嘗論及乃知輝非苟然者而舜弼始終以爲此事只當從衆今事已無及但朋友間不幸而值此不知當如何

若父若祖之嫡長子已是父之嫡長子即合承重無疑如其不然則前日之舉爲過於厚亦不必以爲悔也朋友之問則但當以禮律告之不可使人從己之誤也當言循理守法不當言從衆

燔嘗疑伊川平日斷不肯與人作墓誌不知其意何在至太

中及明道又却用之而其叔父姪女之類亦復自作何也
伊川先生初無斷不作志之說疑以不能甚工於文又或未必
得其事實故少作耳集中亦有叔父墓誌者施之於家可無前
二者之慮也

燔家中舊有祖產今欲稟家叔諸房各以人口多少備辦經
用儲之堂前以爲久遠團樂之計然衆志難諧未有所處
諸位各辦歲計其力不能辦者如之何此須熟慮博訪其宜不
可草草也

燔免喪之後親戚朋友勸以赴部以病不能行或以爲教官
可以請祠燔欲姑守前志且爲養病讀書計

未知不仕之意有何義理只可自以大義裁之不須問人亦非
它人所能決也若無正定義理則爲貧而仕古人有之不須如

此前卻也
問答卷五十三

燔嘗謂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傳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
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欲疆用兵
當做萬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

大槩是如此然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
實用不爲空言也

燔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
道實與之詩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而
出亦豈能進變而至道哉

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爲之兆耳然欲
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
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不變矣

燔謂釋老之學所以解謬只緣未能致知但據偏見直情徑
行所以與吾道背馳使其能求通於聖人則其所至豈小小
哉又嘗求二氏之學所以盛衰之故釋氏主於心緣其就根
本上用力故久而愈熾老氏主於身緣其所執亦淺狹故久
而微削

且熟觀義理久之自然精密未須如此椿定死法也

燔外家司姓外祖早世外曾祖復子一戴姓者戴死無子只
一女舅氏爲之服三年喪且合葬祖塋祠之家廟屢舉之舅
氏遷戴氏葬之宅所改外祖合葬外不是祖母之側除戴氏
之享使其女主之量分產業使之備禮事今雖未行而朋舊
多以爲然燔又思之云云

初說甚善然亦有一句未是以河廣之義推之可見又思以下
則又過矣不共戴天謂父母見殺而其人不可死者耳移之於此
似非其倫若果如此則禮經何爲而制服邪夫死而嫁固爲失
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也則爲之制禮以處其子而
母不得與其祭焉其貶之亦明矣

燔見朋友間多有增親年以希恩需者且悔之又恐兄弟間
有堅欲陳乞者燔以爲不若作一狀于刺破乞備申省部照
會方爲堅決

兄弟若欲陳乞但委曲爲陳不可誣親以欺其君之意足矣何
必作此痕迹邪

燔因與朋友論及冒賈赴試事以爲豈可不攻獨國秀以爲
不須攻幸一言以定衆志

不知要如何攻若只經官曉狀乞泛行約束卽不姓若指名告

示聚家設學則非所宜矣

燭謂明明德新民不是自己一切事都做了後方去新民隨所及所值而爲之耳

兩語有病

至善乃萬理盡明各造其極然後爲至

至善是自然底道理如此說不得

爲善如堯舜文王之爲聖湯武之爲征伐周公之爲臣孔子之爲師伊尹之爲志顏子之爲學又謂至善在己則爲天命之性在事則爲率性之道推之天下則爲脩道之教此聖人之事也若學者則就教上尋求向上去到得極處皆只一般元無加損

說得未是亦不須如此閑說

問答卷三十三

美

知止能得燭管謂洞然無礙之謂知確然有實之謂得明則誠矣

近之但語未瑩

知善之明也得身之誠也

近之

慮謂知之尤精而心思所值無不周悉

是

燭謂知止則志不惑亂而有定嚮志定則此心無擾而靜心靜則此身無適而不安心靜身安則用自利事物之來不特能即事見理又能先事爲防如後甲三日後庚三日之云其於事之終始先後已至未然皆無遺鑒皆無失舉矣如是而後爲得其止則可以謂之誠有是善而誠極是矣

曲段得之

燭謂知則知其所當然應則并極其未然

知是閑時知得處是到手後須要處置得是

燭謂知止有明而未誠處得止則一一皆誠矣到得至誠田地上面更有變化不測在

未須如此閑思想看文字且理會當處義理漸覺意味深長乃佳如此支離不濟事也

燭謂大學之意當持敬以養其所知之本格物以廣其所知之端使吾心虛明洞徹舉無不燭則是非當否各以呈露而至善所在自不容有所蔽矣周舜敎以謂知止者非萬理併皆昭徹然後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即其所知而求得其止所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止

問答卷三十三

美

如仁教孝慈之類皆爲至善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言之則將使學者沒世窮年無復可以知止而得其止矣

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以一槩論也

一槩論也

物有本末云云燭謂先後之中更有輕重本末之先後重始終之先後輕

不須如此分別枉費心思道理又不如此無益而有害也

燭謂注文於明明德於天下者之下似少自己推之之意

經文次序已自詳悉何用更說

或問於明明德於天下處只言誠意正心脩身而不及致知

又蓋以親親長長而不及齊家治國平天下願聞其指

致知所以明之親親長長即齊家之大者

平天下之事益新民之極功則用益廣而法宜益詳今攷傳文則皆感發維持之意而不及乎它似未免乎略

平天下章以矩推之而詳言同貨利公好惡之事其法可謂詳矣何謂略耶

大學傳九章其家不可教竊疑可字當爲能字

彼之不可教卽我之不能教也可之與能彼此之詞也若作家不能教則不詞矣

傳之九章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乎爲政八章亦然

成教於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爲本故特詳之本末輕重固自不同也

燭近於家問區處一二事便覺上下睽隔情意淺薄欲遂置而不問則諸事不整不知且只於身上自理會莫屑屑問它

如何

問答卷三十三

三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燭謂喜怒哀懼之氣心實帥之帥稍動搖氣不聽命則必有是四者之累學者固當逐件上用功然非先正其帥亦未見其爲全功也

如此則與此傳文意全然背戾矣試更推之如何

誠意謹其發正心存其體又曰誠意者實所發於我而我命之心正則不問寂感而本體常在

兩條說意誠皆未安

燭居常好善惡惡覺得直是分明顯或至自傷其和而施之於人亦多強猛固必而無容養之意夫好惡真切如此而病後隨之者何哉

此等處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

康叔臨以爲一物格則一知至燭謂所謂物格者乃衆理俱窮相發互通以至透徹無復餘蘊然後爲格若謂一物明一知進則可一物格一知至則不可

伊川先生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

叔臨又謂或問所謂內外昭融內謂理之在己者外謂理之在物者

內謂理之隱微處外謂理之周徧處

燭謂釋氏不務格物而但欲自知故一意澄定而所見不周盡吾儒靜以養其所知之本動以廣其所知之端兩者互進精密無遺故所見周盡而有以全其天然自有之中大槩近之然亦未盡

問答卷三十三

三

或問所謂詣其極而無餘隨所詣無不盡燭謂詣其極猶渠成隨所詣猶水隨渠至

譬喻未精然亦不須如此模寫

程先生說學者之知道必如知虎者燭謂不待勢法追馳而自不能已無所爲而樂於爲之者真知者也然知而習習而熟又精思而後浸得其真非一知卽能洞徹也

此亦以中人言之前已略論之

論天地之所以高深

天之外無窮而其中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厓家之說乃以算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轉自內而觀之其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

以薄四表而止也

康節天地自相依附之說端以爲此說與周子太極圖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一致非曆家所能窺測

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曆家之說亦須攷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近見一書各人所作然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爲詳備不知曾見之否

鬼神之所以幽顯上蒼云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燭謂鬼雖爲屈久而必散似無滯留於迹之理云云

神顯而鬼幽上蔡滯而有迹之語誠如所論其它大槩亦是如此然天子所以答季路之問者又所當思也

小學注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燭謂諸父諸母親同服同而不及之者何也

附錄卷三十三

甲

諸父與官非可以偏諂而定省之且若如此則將不得專乎事父母矣此愛敬之等差也

程先生齊不容有思之說燭嘗以爲齊其不齊求與鬼神接一意所祭之親乃所以致齊也祭義之言似未爲失不知其意果如何

祭義之言大槩然爾伊川先生之言乃極至之論須就事上驗之乃見其實

程先生云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燭謂物之大旨各有精要若泛求之殆亦徒爲紛紛無所底止

伊川先生所論格物功夫數條須通作一義看方見互相發明定如此一條須與求其所以奉養溫清之法者通看也

附補遺考異

答張元德來書所論通復云云而誠無不貫本一作故以爲五行之性亦無可疑更請詳之太伯之事正也文武之事權而不失其正也此義並行初不相悖若看未透且闕之亦無害若見得義理表裏洞然則自見得下落矣荆公廟議亦須看得禮家文字熟後方見得無可疑者今人正欲廢稷不祀賢者乃并魯以上而遂之無窮此觀過於黨之論也

答李晦叔橫渠先生曰附葬附祭云云不得配享可乎本有輝舊曾如此請問先生下無答後來拜領批誨云云諸侯之禮不同有伏詳先公批誨已自極合人情然橫渠所說又如此尋常舍弟亦疑附祭之義爲未必適與橫渠所論暗合輝竊疑橫渠云云

附錄卷三十三

甲

只合從先生下無所說萬一從橫渠說則前妻無子而祀奉者却是再娶之子又將何以處之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胡伯量



治喪不用浮屠或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處

且以委曲開釋為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嘯親意也

李敬子說居喪欲嚴內外之限莫若殯於廳上庶幾內外不相通周舜殷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能吾人稍知義理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為矣

敬子說是古人殯於西墻之上設倚廬於庭中皆在中門之外也

某舊聞風水之說斷然無之

比因謀葬先入周旋思慮不敢輕置既以審諸已又以詢諸人既葬之後畧聞或者以為坐

窺坐向少有未安便覺惕然不安乃知人子之喪親盡心擇地以求亡者之安亦未為害然世俗之人但從時師之說專以避凶趨吉為心既擇地之形勢又擇年月日時之吉凶遂致踰時不葬某竊謂程先生所謂道路寄井之類固不可不避土色生物之美固不可不擇然欲盡人子之心則再求眾山拱揖水泉環繞藏風聚氣之地至於擇日則於三月中選之至事辦之辰更以決其卜筮某山不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環繞於前又考其來去之吉凶雖已昭合又必須年月日時之皆合其說則恐不必如此不知然否

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闊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

某昨者營葬之時結屋數椽于先壙之西既葬後與諸弟常居其間庶得朝夕展省且免在家人事泥雜敬子以為至喪者既葬當居家蓋神已歸家則家為重若念不能忘却令弟輩宿墓時一展省可也程先生論古人直是誠實處最可觀又以質之舜殷云廬墓一節不合聖賢之制切不須為之謀既聞此二說不欲更遂初志日即則在家間中門外別室更常令一二弟居宿墳墓某時一展省未知可否

墳土未乾時一展省何害於事但不須立廬墓之名耳

士虞禮記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卒哭明日祔于祖父又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開元禮政和禮皆曰祔而祔伊川先生橫渠先生喪紀皆曰喪三年而祔溫公書儀雖卒哭而祔然祔祭畢只反祖考神主於影堂仍置亡

者神主於靈座

此是儀禮注

以為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則既祔自當遷主于廟若似主于靈坐以盡哀奉之意則先設祔祭又復文具不知書儀之意如何續觀先生復陸教授書云吉凶之禮其變有漸卒哭而祔者漸以神事之復主於寢者猶未忍盡以事死之禮事之也又按儀禮始虞之下猶朝夕哭不奠書儀亦謂葬後饋食為俗禮如此則几筵雖在但以朝夕哭為猶有事生之意爾

某向來卒哭後既失祔祭之禮不知可以練時權宜行之否併乞賜教

附與遠是兩事卒哭而祔禮有明文遷廟則大戴記以為在練祭之後然又云主祭者皆玄服又似可疑若曰禫而後遷則大祥便合撤去几筵亦有未便記得橫渠有一說今未暇檢俟後

某舊聞風水之說斷然無之

比因謀葬先入周旋思慮不敢輕置既以審諸已又以詢諸人既葬之後畧聞或者以為坐窺坐向少有未安便覺惕然不安乃知人子之喪親盡心擇地以求亡者之安亦未為害然世俗之人但從時師之說專以避凶趨吉為心既擇地之形勢又擇年月日時之吉凶遂致踰時不葬某竊謂程先生所謂道路寄井之類固不可不避土色生物之美固不可不擇然欲盡人子之心則再求眾山拱揖水泉環繞藏風聚氣之地至於擇日則於三月中選之至事辦之辰更以決其卜筮某山不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環繞於前又考其來去之吉凶雖已昭合又必須年月日時之皆合其說則恐不必如此不知然否

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闊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

某昨者營葬之時結屋數椽于先壙之西既葬後與諸弟常居其間庶得朝夕展省且免在家人事泥雜敬子以為至喪者既葬當居家蓋神已歸家則家為重若念不能忘却令弟輩宿墓時一展省可也程先生論古人直是誠實處最可觀又以質之舜殷云廬墓一節不合聖賢之制切不須為之謀既聞此二說不欲更遂初志日即則在家間中門外別室更常令一二弟居宿墳墓某時一展省未知可否

便寄去

按禮俗喪不昂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即是執事禮亦有妨鄉俗不特往吊送喪凡親舊家有吉甯之事皆有所遺不知處此當如何補遺附卷末

吉禮固不可預然吊送之禮却似不可廢所謂禮從宜者此也居喪月朔殷奠薦新及歲時常祀合與不合舉行補遺附卷末

薦新吉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詞者則亦如薦新行之可也

居喪貧窮多事哀思不能接續常有遇時節時終覺勉強不知如何補遺附卷末

恩親之感發於自然但不以事奪之可也此又豈可別作道理

問答卷三十四

三

計較而必其哀之至耶

其居喪讀禮欲忘意隨所看所見逐項編次如書儀送終禮之篇目仍取儀禮禮記朝制條法政和儀畧之類及先儒議論以次編入庶幾得以維持哀思不知如何補遺附卷末

有餘力則爲之不必問人若力未及即且先其功夫之急切者乃爲佳耳

某始成服時據三禮圖溫公書儀高氏送終禮參酌爲冠經衰裳腰經絞帶按禮衰麻合用生麻布今之麻布類經灰治雖縷數不甚密然似與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之縷異不知於禮合別造生布或只隨俗用常時麻布爲之先生於此處批云若亂別造生布則別
補遺附卷末

此等處但熟考注疏即自見之其曲折難以書尺論也然我與

其易也寧戚此等處未曉亦未害也廖庚字西仲大冶縣人有喪服制度

又按程先生定主式中尺法注云當今省尺五分弱初欲用此及以數度覺全然短祇覺微云沙隨程氏尺法與今尺相近曾聞先生以爲極當其尺法已失之矣不若且只以人身爲度某乃遵用及因讀禮見鄭氏注直經大經之下云中人之扼圖九寸以今人之手約之覺得程先生之法深合古制未審先生當時特取沙隨尺法者何意補遺附卷末
古尺只長六寸許

問答卷三十四

四

又按三禮圖所畫直經之制作繩一圓而圖之又似以麻橫纏與畫繩之文不同疑與先儒所言環經相似不諭其制又質之周丈云當只用一大繩自喪冠額前繞向後結之或以二繩兩頭爲環別以小繩束其兩環某遂遵用然竟未能明左本在下之制近得廖丈西仲名庚所畫圖乃似不亂麻之本末紐而爲繩屈爲一圓相交處以細繩繫定本垂於左末屈於內似覺與左本在下之制相合然竟未知適從不知當如何

未盡曉所說然恐廖說近之廖君說每得之若相去不遠可而扣也

又按三禮圖經之四旁綴短繩四條以繫于武周丈云就武上綴帶子四條某竊疑用繩者似爲宜但未知既用繩則齊衰以下武既用布繫經亦當用布否

此項不記今未曉論可自詳看注疏

又周丈以直經著冠武稍近上處廖丈以爲繫冠於經上經在冠之武下一說下同未知孰是

當在武之外

又按喪服大傳直經大綱五分去一以爲帶書儀因論五分去一以爲腰經然考喪服經文只言直經鄭注謂在首腰皆曰經如此則以絞帶獨小五分之一而首經腰經皆大綱惟士喪有腰經小焉之文鄭注乃謂五分去一不知當以此爲據否然喪服所以總二經而兼言之覺無分別伏乞指誨此如道服之橫欄但綴處稍高耳儀禮衰服用布有尺寸衣只到帶處此半幅乃綴於其下以接之廖說是也

某向借到周丈舊所錄喪禮內批云先生說衰服之領不比尋常衫領用邪帛盤旋爲之只用直布一條夾縫作領如州府承局衫領然比見黃丈寺丞乃云常以此稟問先生報云如承局衫領者乃近制杜撰非古制只當如深衣直領未知

是否

問答卷三十四

五

同說誤也古制直領只如今婦人之服近年禮官不曉乃改云直衫又於其下注云謂上領不盤遂作上領欄衫而其領則如承局之所服耳黃寺丞說近是但未詳細耳

又按喪服記云衽二尺有五寸注謂凡用布三尺五寸周丈云三尺五寸布裁爲兩處左右相告此一邊之衽也更用布二尺五寸如前爲之卽兩邊全矣及觀廖丈圖說則惟衰服後式有之似只用三尺五寸之布裁爲兩衽分爲左右亦相告在後與心聲營圖合但恐不足以掩裳之兩際如何先生

既分於兩旁便是以掩裳之兩旁矣

以丈八計之恐合如廖說可更詳之廖圖頗畫一本并其注釋

全文錄示

又按書儀要經交結處兩旁相綴白絹帶繫之使不脫周丈云以小帶綴衰服上以繫經繼攷廖丈之說謂以二小繩牢綴於要經相交處以紐繫腰經象大帶之紐約用組也三說言繫腰經不同不知孰是

廖說與溫公之說同似亦是注疏本文可更考之

又按儀禮經五分去一以爲帶始疑帶卽絞帶續又觀齊衰以下帶用布不用麻則布帶必難以圍量喪服所指須別有義但未和絞帶大小以何爲定先生批云此等小節且書儀謂以細繩帶繫於其上恐指絞帶先生批然絞帶以爲束要經以爲禮則經在上矣未妻然否

吉禮先繫革帶如今之皮束帶其外又有大帶以申束衣故謂之紳凶服先繫絞帶一頭作環以一頭穿之而反扱於腰間以象革帶經帶則兩頭皆散垂之以象大帶此等處注疏言之甚

問答卷三十四

六

詳何不熟考而遽迄來問耶女之服古禮不可考今且依書儀之說可也

又

喪大記有吉祭而復寢之文疏謂禋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不審所謂吉祭卽月享或禘祫之禮否

月享無明文只祭法國語有之恐未足據吉祭者疑謂禘祫之薦然亦無明據今以義起可也不然卽且從大記疏說

此者祥祭止用再忌日雖承服不得不易惟食肉一節欲以踰月爲節不知如何

踰月爲是

忌日之變呂氏謂自曾祖以下變服各有等級聞先生於諸日亦變服不知今合如何

唐人忌日服然今不曾製得只用白生絹衫帶繫巾

主式用人習先生所謂省尺者先生以為即溫公三司布帛尺不知其制長短如何

溫公有一小圖刻石偶尋不見然此等但得一書為據足矣不必屑屑較計不比聲律有上下之差也

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娶而死念欲為之立後但說立後則必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

既更立主祭者即嗣版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可更考之

中月而禴

問答卷三十四

中月而禴猶曰中一以上而禴漢書亦云間不一歲即鄭注虞禮為是故杜佑亦從此說但檀弓云是月禴及禴月異旬之說為不同耳今既定以二十七月為期即此等不須瑣細如此尋討枉費心力但於其間自致其哀足矣

答李繼善書

前此雖未識面然辱惠書知託事契而來書所喻辭氣激昂意氣懇確三復悚然竊喜公家後來之秀世不乏人也所喻數條已得用力之端此事無它巧但就已用力處更著功夫反復純熟自當別有見處無假它求也

又

所示疑義各以所見附于左方矣來喻托情到但思之過苦恐

心勞而生疾析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其餘曲折敬于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艱不容盡布

又

中間其慘諒不易堪所示條目已悉奉報矣幸更參攷之敬于每稱賢者志業之美甚恨無由相見然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苟能厲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千萬勉旃

又

嫡子已娶無子而沒或者以為母在宜用尊厭之例不須備禮

宗子成人而無子當為之立後尊厭之說非是

問答卷三十四

嫡子死而無後當誰主其喪

若已立後則無此疑矣

昨者遭喪之初服制只從俗苟簡不經深切病之今欲依古禮而改為之如何

服已成而中改似亦未安不若且仍舊

政和儀六品以下至庶人無朔奠九品以下至庶人無誌石而溫公書儀皆有之今當以何者為據

既有朝奠則朔奠且遵當代之制不設亦無害但誌石或欲以為久遠之驗則畧其文而沒瘞之亦未遠有借偏之嫌也嘗見前輩說大凡誌石須在墳上二三尺許即它日或為畚鍤誤及猶可及止若在墳中則已暴露矣雖或見之無及於事也此說有理

禮弓云殷陳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程張二先生以為須三年而耐若卒哭而耐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哭於何處若如左傳杜氏注士虞禮鄭氏注所說於經又未有所見不知如何

周禮卒哭而耐其說甚詳殷禮只有一句餘不可考孔子之時猶必有證驗故善殷今則難復矣況耐與遷自是兩事謂既耐則無主在寢者似考之未詳若謂只是注文於經無見即亦未見其疏之所以不可從者不當直以注為不足信也

禮弓既耐之後唯朝夕哭拜朔奠而張先生以為三年之中不徹凡筵故有日祭溫公亦謂朝夕當饋食則是朝夕之饋當終喪行之不變與禮經不合不知如何

此等處今世見行之禮不害其為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

問答卷三十四

九

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祔版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仲敬以為昧然歸匣恐未為得先生前書又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

橫渠說三年後祔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為得禮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而舜廟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既祔而撤几筵其主且當耐于祖父之廟俟祔畢然後遷耳此已與敬于伯量詳言之更細考之可見

答甘道士

所云築室藏書此亦恐枉費心力不如且學靜坐閑讀舊書除去世俗塵垢之心始為真有所歸宿耳

答陳道士

示及諸賢題詠之富得以厭觀欣幸多矣又聞更欲結茅山巖棲谷飲以求至約之地此意尤不可及但若如此則詩篇法錄聲名利養一切外慕盡當屏去乃為有下手處又不知真能辨此否耳

與晏亞夫

淵覽運籌落後人

奉別逾年思念不置然一向不聞問不知何時到家州舉得失復如何也比日冬寒為況想佳門中尊幼一一皆適熹去歲到關不及五旬而罷罷前一日送范文叔於北關歸家未久已聞劉德脩亦罷歸矣游判院相見不及款而別近亦聞其補外不知今在何許信蜀士之多奇也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因夔州江教授使人附此託趙守轉致地遠不能多談唯千萬進德自愛而已

又

長沙之別忽忽累年都不聞動靜深以為念度周卿來畧知還家已久不審比日為況定何如德門尊少計各平安家居為學所進復如何也熹連年疾病今歲差勝然氣體日衰自是無復強健之理所幸初心不敢忘廢亦時有朋友往來講習偽學汗染令人恐懼然不得辭也周卿相見必能道此間事與所商確之曲折因其歸漫附此紙問望之遠會面無期唯以慨嘆耳

又

一別累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日為況何如計且家居奉養讀

書求志不必遠游以弊歲月也嘉慶初疾病更無無疾痛之日
明年便七十矣區區爲學亦覺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
爲千載之恨耳蔡季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謝深可傷歎眼
中朋友未見有十分可望者不知亞夫比來所進如何今因建
昌包君贈書之行附此奉問別後爲學功夫次第所得所疑可
因其還一二報及稟說欲求其醫書必能自言曲折幸畧爲訪
問也去年度周卿歸嘗託致意不知曾相見否劉范李游諸賢
計各安健前此便中亦時得通聲問也無由會面千萬進學自
愛以慰千里相望之懷目昏燈下草草

答郭子從叔雲 潮陽人

復男子稱名然諸侯薨復曰阜某甫復恐某甫字爲可疑又
周人命字二十弱冠皆以甫字之五十以後乃以伯仲叔季

爲別人以諸侯之禮云甫者乃生時少者之美稱而非所

宜也

此等所記異詞不可深考或是諸侯尊故稱字大夫以下皆稱
名也但五十乃加伯仲是孔穎達說據儀禮賈公彥疏乃是少
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爲是如今
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

銘桂

古者旌旣有等故銘亦有等今旣無旌則如溫公之制亦適時
宜不必以爲疑也

重

三禮圖有畫象可考然且如溫公之說亦自合時之宜不必過
泥古禮也

古者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裳今以古人連屬之衰加於婦
人殊裳之制加於男子則世俗未之嘗見皆以爲迂且惟而
不以爲禮也

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爲難卽且從俗亦無甚害

大帶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衣服無所佩既有
要絰而絞帶復何用焉

絞帶正象革帶但無佩耳不必疑於用也革帶是正帶以束衣
帶乃申束之耳申
重也故謂之紳

主式祠版

伊川主式雖云殺諸侯之制然今亦未見諸侯之制本是如何
若以爲疑則只用牌子可也安昌公荀氏是晉荀勗非孫氏也
但諸書所載厚薄之度有誤字耳士大夫家而云幾郎幾公或

是上世無官者也

江都集禮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祭版皆正側長一尺二分博
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大書云云今按宅所引或作厚五寸八
分通典開元禮然詳此八分字連下大書爲文故徐潤云又
按不必入分楷書亦可必是荀氏全書本有此文其作五寸者
明是後人誤故也若傳四寸五分而厚五寸八分則側面
顯於正面矣此無此理當以集禮爲正

孤哀子

溫公所稱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
並有父母之喪壘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其虞也
先重而後輕同壘同奠亦何害焉其所先後者其意爲如何
也

此雖未詳其義然其法具在不可以已意輒增損也

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爲後故父爲長子
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爲
後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不必然
也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

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
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
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
後乎

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
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恐亦有礙開元禮除喪之後束帶相見
不行初昏之禮趨喪後事皆不言之何也

趨喪之後男居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除喪而後束帶相見
於是而始入御開元之制必有所據矣

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
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服用斬衰恐今亦難行也

未見難行處但人自不肯行耳
諒闇以他經考之皆以諒闇爲信然惟鄭氏獨以爲凶廬天
子居凶廬豈合禮制

所引翦屏柱楣是兩事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
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
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
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來喻乃於柱楣之下便云既虞乃翦
而除之似謂翦其屏而并及柱楣則誤矣諒陰梁闇未詳古制
定如何不敢輒爲之說但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

居廬之法來喻所云不知何據恐欠子細也禮文公五月居廬是諸侯居廬之驗
恐天子亦須如此

既除服而父之主永遷於影堂耶將與母之主同在寢耶
遷主無文以理推之自當先遷也

儀禮父在爲母

虛履亦儀是但今條制如此不敢違耳

內則云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言
二十三年而嫁不止一喪而已故鄭并云父母喪也若前遭
父服未闋那得爲母三年則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三十
三也

內則之說亦大槩言之耳少遲不過一年二十四而嫁亦未爲
晚也

不問答卷三十四

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槨中也魯則合並兩棺置槨
中無別物隔之魯衛之制皆是二棺共爲一槨特離合之有
異

一棺共槨蓋古者之槨乃合衆材爲之故大小隨人所爲今用
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爲槨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槨也

明器

禮既有之自不可去然亦更在斟酌今人亦或全不用也

招魂葬

招魂葬非禮先儒已論之矣

伊川堊說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前爲兩列亦
須北首故堊圖穴一在子穴二在丑穴三在寅穴自四至七皆
隨其東西而北首而西午丁獨空焉是則伊川之所謂北首

者乃南向也又云昭者當南向則穆者又不可得而然也此兩節不曉所問之意恐是錯看了請更詳之昭南向穆北向是廟中祫祭之位於此論之尤不相關

實葬

城中實葬甚善

伊川先生葬法有謂其穴安夫婦之位坐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在穴則北方而北首有左右之分而無內外之別

按昏禮良席在東北上此是臥席之位無內外之別也

其祖已葬係南首其後將族葬則不可得而北首則祖墓不可復遷而昭穆易位

未見後葬不可北首之意昭穆之說亦不可曉

問答卷三十四

五

耐

當如鄭說伊川恐考之未詳也但三年之後遷主於廟須更有禮頃嘗論之今并錄去李繼善問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祔版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舜敝以爲昧然歸匣恐未爲得先生前書有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答云橫渠說三年於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其廟此似爲得禮鄭氏周禮注太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而舜敝所疑與嘉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既祔而撤几筵其主且當耐於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凡已與敬子伯昂詳言之更細考之可見又答王晉輔云示喻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

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若耐則孔子雖有善殷之語然論語中庸皆有從周之說則無其位而不敢作禮樂計亦未敢遽然舍周而從殷也況耐于祖父方是告祖父以將遷它廟告新死者以將入此廟之意已祭則主復于寢非有二主之嫌也主復見儀禮至三年之喪畢則有祫祭而還祖父之主以入它廟奉鄭氏注此見周禮鄭注及橫渠先生說則耐與遷自是兩事亦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及橫渠先生說則耐與遷自是兩事亦不必如殷之練而耐矣禮法重事不容草草卒哭而耐不若且從溫公之說庶幾寡過耳

卒哭

以百日爲卒哭是開元禮之權制非正禮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以獻子加於人一等矣今之居喪者當以獻子爲法不可定以二十七月爲拘

問答卷三十四

六

獻子之哀未忘故過於禮而孔子善之所論恐未然也

影堂序位

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公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爲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爲定也

庶人吉凶皆得以同行士禮以禮窮則同之可也故不別制禮焉不審若然否

恐當如此

今有人焉其父尊信浮屠若子若孫皆不忍改將何時而已恐人子之遺此勿用浮屠可也至於家舍所敷形像必須三年而後改不知如何

如亦善

又

古人六禮自請期以前皆用且親迎用昏若妻家相去遠只得先一日往假館於近次早迎歸如何只得如此

主人揖婿入婿北面而拜主人不答拜何也

乃爲奠鴈而拜主人自不應答拜

鄉人多先廟見舅姑然後配不知如何

問答卷三十四

七

不是古人必三日廟見謂必宜其家中夫婦已定意思然後可以廟見成禮之明日便當見舅姑畢方往見於女氏之父母婦至舅家未敢便廟見故婿往女氏亦未敢見其父母及其家廟親戚也緊要只是溫公與伊川禮男至女家溫公本爲是女至舅家伊川底爲是古人親迎必乘馬

答葉仁父

他喻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腳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

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爲朋友求知咎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厄不得其所則當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尚可以勉而亦未爲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累承喻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傷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曉也而今所喻雖若小異於前似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興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又

問答卷三十四

末

示喻祭禮曲折府中自有古今家祭禮印版諸家之說皆備如伊川主式亦在其間可令人置一本試詳考之卽可見矣但古尺當時所傳恐或未真今別畫一樣去可更參考如不同卽當以此爲定也廟中自高祖以下每世爲一室而考妣各自爲主同廡兩娶三要者伊川則謂廟中只當以元妃配而繼室者祭之他所恐於人情不安唐人自有此議云當並配其說見於會要可考也亦在印本古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爲子孫者只合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此經見但以爲定如此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可更與知禮者議之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諸家之禮唯韓魏公司馬溫公之法適中易行今見印本但品味之屬隨家豐約或不必如彼之盛而韓氏齋享一條不可用耳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過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德厚者流尤德薄者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子孫可以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爲過矣其上世久遠自

合遷毀不當更祭也

與王元石介 吳郡人從金華論忠簡

昨日所喻抄禮書欲俟向後整頓有序即發去蕭中但不知彼中分付何人點檢指授幸留數字於此詳道所以然者容并寄去為幸或有餘力得為別抄一本見寄尤幸也

答孫敬甫自修宣城人

未及識面猥辱惠書知雅志之不凡甚以為慰所喻何君近亦得書尚恨未際然不知其與賢者向來所講為何事也寧川師友盛言篤實者復謂誰何既曰篤實而自知其有談玄說妙之過則又何故而反疑學之有捷徑因以墮於輕易放曠之失耶凡此曲折皆所未曉更俟詳以見告然後可議也子約之言蓋為近之而主一無適者亦必有所謂格物窮理者以先後之也

問答卷三十四

九

故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世衰道微異說蠱起其間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為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凡此皆因來喻而及之而程子之兩言雖所未論猶將力為賢者陳之者也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間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為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反復來書覺有俊氣頗恐於此有不屑耳誠能折節而屈首於斯焉其必有以得之矣近思錄中橫渠夫子所論讀書次第最為精審試一考之當得其趣使還布此薄冗不暇他及

又

便中再辱手示欣審比日侍履佳慶所論為學本末甚詳乃悉

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蠱出其甚乖刺者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綴繞而不得以聖賢為歸歧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通達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為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來人云往昭武不復俟報章今遇此便途中草草奉報未能究所欲言正遠惟以時自愛

又

熹歸來粗遣但今夏一病狼狽殊甚辭職請老皆未得如所欲加以盲廢不可觀書頗以為撓耳示喻為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遇使有所據依以為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今謾注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之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天台

問答卷三十四

三

朋友有趙師卿主簿者尤佳宣城亦有可與共學者否耶

又

熹衰病年例春夏須一發今年發遲者此衰年老態欲死之漸亦不足怪也嗣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洵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姑使無愧於吾心則可已他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喻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為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似議論中因自卓然非其僑匹其徒傳習亦有能脩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問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

可於證當時者只如是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者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進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為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起其紛瑩不遜之端而反為下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果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為術益精為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白勞而辛不足以欺人也但果老之書近見藏中

問答卷三十四

三

印本却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瞋目扼腕而指本心奮發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為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為彼瞋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南康語正是後來所定本然此語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今只校得詩傳一本并新刻中庸一本與印到程書祭禮并往所寄楮券適足無餘詩又中庸乃買見成者故紙不佳然亦不閑翻閱也毀板事近復

差緩未知何謂然進卷之毀不可謂無功但已入人心深所毀者抑其外耳所詢陰補事實難處然官年實年之說朝廷亦明知之故近年有引實年乞休致者而朝廷以官年未滿却之不知亦可前期審之於省曹否耶

又

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脩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却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問答卷三十四

三

如來喻作新民一條亦頗覺有傷巧處恐作傳者初無此意大抵此傳皆是信手拈來自然貫穿親切諦當無許多安排也所擬格物一條亦似傷冗頃時蓋嘗欲效此體以補其闕而不能就故只用已意為之蓋無驅市人以戰之才只得用趙人也所論聽訟之說則甚善向亦嘗有此意而未及言蓋每不能無媿於此如所云南康田訟之類是已然此事今亦不記不知當時曲折如何恐或別有說也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願欲傳之於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俟旦夕抄得却附便奉寄但近緣偽學禁嚴不敢從人借書更故頗費力耳

又

所論才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

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卽此知覺惻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年嘗與子約論之渠信未及方此辨論而忽已爲古人深可歎恨今錄其語謾往一觀深體味之便自可見也又論誠意一節極爲精密但如所論則是不自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意蓋自欺自慊兩事正相抵背纔不自欺卽其好惡莫如好好色惡惡臭只爲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饑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爲人之意纔不如此卽其好惡皆是爲人而然非有自求快足之意也故其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繼之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卽是正言不自欺之實而其下句乃云此之謂自慊卽是言如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

問答卷三十四

三

能自慊也所論謹獨一節亦似太說開了須知卽此念慮之間便當審其自欺自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僞不必待其作姦行詐于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閒居以下則是極言其弊必至於此以爲痛切之戒非謂到此方是差路頭處也其餘文義則如所說推究發明皆已詳密但以上兩節當更深考之則首尾該貫無遺恨矣然此工夫亦須是物格知至然後於此有實下手處不可以以思索議論爲功而已也此段章句或問近皆畧有脩改見此刊正舊版俟可卽寄去但難得便或只寄輔漢卿令其轉達也正命之說乃是平日脩身謹行經常之法若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處豈可以其不得正命而避之乎至於近世前輩有大名節者其處心行事之得失雖非後進所

因互而曲從也又如所論銷破供帳之類果是好士大夫決不如此亦不待問而明但恐亦有疎畧不以爲事而失照管者則不可知今亦不當便以此責人但自家所處不當如此耳父妾之有子者禮經謂之庶母死則爲之服總麻三月此其名分固有係初不當論其年齒之長少然其爲禮之隆殺則又當聽從尊長之命非子弟所得而專也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爲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烟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畧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

問答卷三十四

五

亦過之也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當但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此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爲之節難以一定論也小詞前輩亦有爲之者顧其詞義如何若出於正似無甚害然能不作更好也

答孫仁甫 自任

本見顏色辱書甚寵豈以賢兄嘗有講論之舊而有取於其言耶甚愧且感不勝言也所論今世講學之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隱此切至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怪其講者愈衆而道愈隱也大抵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遺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已而後及於物耳故聖

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爲管窺爲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盛也不亦宜乎賢兄近書所論似有端緒想暇日相與評之固宜漸有定論毋爲久此悵悵也便還病倦草

又

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僥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雖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只如所問舜及東漢二事想亦出於一時信筆之所及非思之不得積其情悱而後發也所與子約書曾得其報否不知其說云何後便累報及也

答余正甫

建德人

厚書相與之義甚厚而陳義又甚高三復感歎不知所言然嘗竊謂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

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況遂以二三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述錯於庭戶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所示中庸大學諸論固足以見用功之勤者然足下不以爲愚方且千正移書以開講學之端而先有以脇之曰是不可不同卽且爲荆舒以禍天下則業尙何言哉姑誦其所聞如前者足下儻有意而往復焉則猶將繼此以進也

又

受弔

去歲北使弔祭君臣皆衰服受之殯官但辭日適當南內問安之日遂卽其處吉服受之不知何故如此又聞頃時高宗之喪王丞相必欲歸南內見使人會有力爭之者遂不果未聞正衙受弔之說不知何從得之也

短喪

漢文薨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固差賢於後世之自始遭喪便計二十七日而除者然大者不正其爲得失不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此亦不足論也如楊敬仲之說未嘗見其文字但見章疏以此詆之私竊以爲敬仲之說固未得爲合禮然其賢於今世之以朱紫臨君喪者遠矣向見孝宗爲高宗服既薨猶以白布衣冠視朝此爲甚盛之德歟去千載之謬前世但爲人君自不爲服故不能復行古禮當時既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明以爲一代之制遂使君服於上而臣除於下因陋踵訛至於去歲則大行在賓而孝宗所服之服亦不復講深

可痛恨故舊嘗有文字論之已蒙降付禮官討論然嘉既去國遂不聞有所施行不知後來竟如何也今詳來喻欲以制僕居喪而易皂衫為禪固足以為復古之漸然制僕本非喪服而羔裘玄冠又夫子所不以弔者是皆非臣子所以致哀於君父之服也竊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著為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禭以禪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小使臣既耐除衰而皂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如此綿絕似亦允當不知如何初喪便當制別制布幘頭布公服布革帶以制乃為合禮

姨舅

姨舅親同而服異殊不可曉禮傳但言從母以名加也然則舅

問答卷三十四

三

亦有父之名胡為而獨輕也來喻以為從母乃母之姑姊妹而為勝者恐亦未然蓋勝而有子自得庶母之服況勝之數亦有等差不應一女適人而一家之姑姊妹皆從之且禮又有從母之夫之文是則從母固有妹於他人而不從母來勝者矣若但從者當服小功則不知不從者又當服何服也凡此皆不可曉難以強通若曰姑守先王之制而不敢改易固為審重然移王有作因時制宜變而通之恐亦未為過也

嫂叔

若如來喻則嫂叔之服有二弔服加麻一也兄弟妻降一等二也不知二者將孰從乎又所謂兄弟同居者乃為小功以下即不知此降一等者之夫又是何兄弟也凡此於禮文皆有未明下如何者為是幸更熟考詳以見喻也

魏元成加服

觀當時所加曾祖之服仍為齊衰而加至五月非降為小功也今五服格仍遵用之雖於古為有加然恐亦未為不可也徵奏云眾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之子婦同服大功其加眾子婦之小功與兄弟之子婦同為大功按儀禮自無兄弟子婦之文不知何據乃為大功而重於庶婦竊謂徵意必以眾子與兄弟之子皆其而其婦之親疎倒置如此使同為一等之服耳亦未見其倒置人倫之罪也嫂叔之服先儒固謂雖制服亦可然則徵議未為大失但以理論外祖父母止服小功則姨與舅自合同為總麻徵反加舅之服以同於姨則為失耳抑此增損服制若果非是亦自只合平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誓自不相須也蓋人之資稟見識不同或明於此而暗於彼或得於彼而失於此當取節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減也

問答卷三十四

六

大夫之妾

此段自鄭注時已疑傳文之誤今攷女子子適人者為父及兄弟之為父後者已見於齊衰期章為眾兄弟又見於此大功章唯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說無疑矣

為夫之姊妹長姪

兄弟姊妹不可偏舉恐是如此

神坐上下

漢儀后主在帝之右不知見於何處若只是後漢志注中所引漢書儀則與史之正文不同恐不足為據史記韓彭楚皆云太向而帝儀云高皇帝南向高后若別有據則又未可知也但右生勝西向則與向恐是受訛

禮云席南鄉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南向以南方為上則是東
向南鄉之席皆上右西向北向之席皆上左也今祭禮考妣同
席南向則考西妣東自合禮意開元釋奠禮先聖東向先師南
向亦以右為尊與其所定府君夫人配位又不相似不知何也
大率古者以右為尊如周禮云享右祭祀詩云既右烈考亦右
文母漢人亦言無能出其右者是皆以右為尊也又若今祭禮
一堂之上祖西考東而一席之上考東妣西則舅婦常聯坐矣
此似未便也

南首

按士喪禮飯章鄭注云尸南首至遷柩于祖乃注云此時柩北
首及祖又注云還柩鄉外則是古人尸柩皆南首唯朝祖之時
為北首耳非溫公創為此說也若君臨之則升自阼階西鄉撫

南首

先

尸當心是尸之南首亦不為君南面而設也又史記背殯棺
之說按索隱謂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而哭
是背也天子乃於階上南面而弔也正義又云殯宮在西階也
天子弔主人背殯棺於西階南立北面哭天子於阼階北立南
面弔也按此二說則是設北面者于北面耳非尸北面也

孟子

此間所有大官本孟子皆作此字注中亦作此方殊不可曉然
孟子古注亦有與正文相背者如士憎茲多口正文增字從心
而注訓增為益明是謂當從士矣至其下文引詩皆有愠字又
似解愠字為憎惡之意是注亦不足為憑也但此比字正文與
注皆同而無文理恐是一處先誤而後人并改以從之耳今不
可考但尋其義理當作此字無疑也

送四惡

送屏通用來喻得之皆亦嘗見此碑但不知如此推說耳

記

今所定例傳記之附注者低一字它書低二字禮記則以篇名
別之記之可附經者則附于經不可附者則自仍舊以補經文
之缺亦有已附於經而又不欲移動舊文者則兩見之不知此
例如何

又

某昨謂禮經闕畧不無待於後人不可謂古經定制一字不
可增損來喻以為若遽增損恐啓輕廢禮經之弊

蒸昨來之意但謂今所編禮書內有古經闕畧處須以注疏補
之不可專任古經而直廢傳注耳如子為父下便合附以嫡孫
為祖後及諸侯父有廢疾之

南首

先

類其有未安則亦且當論其所疑別為一書以俟制作之君子
非謂今日便欲筆削其書也如嫡舅嫡婦庶婦兄弟子之婦之
有得然遂以為慮廢廢經之弊而不敢措一詞於其間則亦非
通論矣

居喪朝服

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干宗廟故也受
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書說以廟門為闕若
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
總已以聽家宰家宰百官各以何服視事耳想不至使用玄冠
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已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
不酌其輕重而為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
朝衣冠皆白不以為嫌則今在喪而白衣冠以臨朝恐未為

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

喪服外親母黨妻黨之親者只有一重不見有旁推者

熹昨以前者所喻以從母為姨母之為姪婦而隨母來嫁者故引禮有從母之夫之文是則從母固有嫁於他人而不從母來嫁者矣若但從者當服小功則不知不從者又當服何服也蓋以疑前喻之不然非謂從母之夫當有服也今來喻乃如此益非所疑之意矣幸更詳之

昨來所喻云魏元成以兄弟子之婦同於眾子婦為倒置人倫者今又見喻云禮經大抵嚴嫡故重眾子婦不得仇嫡故殺之世父母叔父母與兄弟之子服均於其則為旁尊而報服是不當混於眾子子婦也

禮經嚴嫡故儀禮嫡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疑者但兄弟

問答卷三十四

三

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制為之大功乃更重於眾子之婦雖以報服使然於親疏輕重之間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因太宗之問而正之然不敢易其報服大功之重而但升嫡婦為期乃正得嚴嫡之義升庶婦為大功亦未害於降殺之差也前此來喻乃深譏其以兄弟子婦而同於眾子婦為倒置人倫而不察其實乃以眾子婦而同於兄弟子之婦也熹前所考固有未詳所疑固有未盡而今承來喻又如此亦非熹所以致疑之意也幸更詳之

作傳者曰子夏雖未知其真然以今日視之相去二千載孰愈傳者之去周只六七百年耳

熹之初意但恐鄭說為是耳非欲直廢傳文也然便謂去古近者必是而遠者必非則恐亦不得為通論矣

神座尚右

古人設席夫婦同几恐不當引後漢客為帳坐之禮為證況其所注自與正史本文不同耶又如下條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南向以南方為上鄭氏既以上為席端則考坐在席端妣坐在席末於禮為順今室中東向之位配位在正位之北亦自有明文也

南首

必謂尸當北首亦無正經可考只喪大記大歛陳衣君北領大夫士西領儀禮士南領以此推之恐國君以上當北首耳然不敢必以為然若無他證論而闕之可也

又

亡狀黜削乃分之宜雖是重貽朋友羞辱殊不自安耳禮書後

問答卷三十四

三

來區別章句附以傳記頗有條理王朝數篇亦頗該備只喪祭兩門已令黃堦摘去依例編纂次第非久寄來首尾便畧具矣但其間微細尚有漏落傳寫訛舛未能盡正更須費少功夫而附入疏義一事用力尤多亦一面料理分付浙中朋友分手為之度須年歲間方得斷手也不知老兄所續脩者又作如何規模異時得寄示參合考校早成定本為佳若彼此用功已多不可偏廢即各為一書相輔而行亦不相妨也

又

示喻編禮并示其目三復歎仰不能已前此思慮安排百端終覺未穩今如所定更無可疑雖有少倒置處如弟子職曲禮少然亦其勢如此無可奈何也喪祭二禮別作兩門居邦國王朝之後亦甚穩當前此疑於家邦更無安頓處也其間只有一二

小小疑處恐所取太難其間雖有偽書如孔叢子之類又如國語家語雖非偽書然其詞氣元惡反爲正書之累又恐無所據是乃名尊而實卑之說使便似新事也亦恐在後而非其序此爲大矛盾處更合詳之又如不附注疏與義如鍾祥爲祖之類云歟以俟學者以三隅反如此則何用更煩此書任其縱觀而自得可也此亦一大節目當試思之其他些小俟章杏成徐未暇此二人節却須先定將來剪貼費力又是夫也

所喻買書以備剪貼恐亦不濟事蓋嘗試爲之大小高下既不一齊等不免又寫一番不如只就正本錢記起止直授筆吏寫成之爲快也又脩書之式只可作草卷疏行大字欲可每段空紙一行以備剪貼只似公案摺疊成杏逐卷各以紙索穿其腰背史院修書例如此此其大畧也始者唯患未有人可分付如來書所喻二人者其一初不打算其一恐亦未免顧慮道學之累近忽得劉貴溪書欣然肯爲承當此是大奇特事豈非天相此書之窮而欲大振發之乎今以此書託渠奉寄然渠亦只歲抄當代從人不可不早過彼也此間有詹元善大卿舊爲周禮學今亦甚留意見禮日之書甚嘆伏極欲一見而私居無力不能致甚以爲恨也但渠亦好國語等書竊竊以爲唯周禮爲周道盛時聖賢制作之書若此類者皆衰周末流文字正子貢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其間又自雜有一時僭竊之禮益以乘筆者脂粉塗澤之謬詞是所以使周道日以下衰不能振起之自由也至如小戴祭法首尾皆出魯語以爲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於民而祀之展轉支蔓殊無義理凡此之類棄之若可惜而存之又不足爲訓故小戴殊別其文不使相近讀者猶不甚覺豈亦有所病於其言歟又如祭法所記廟制與王制亦小不同不知以何爲正此類非一更望精擇而審處之蓋此雖止是纂述未敢決然去取然其間輕重予奪之微意亦不可全幽莽也

竊意一種繁冗破碎如國語等及假託不真如孔叢今都且寫入類將來却別作一外書以收之庶幾稍有甄別不至混亂或今寫淨本時此等可疑者便與別編却依正篇次序排次仗足相照亦自省力更在雅意裁決也大學中庸等篇不必爲注疏其他有度數者不可無也此間今夏整頓得數篇今雖多不入類然曲禮玉藻保傅等學禮一條最有功所釐析亦頗詳細又小正月令校得頗詳小正恐須如此寫方見經傳分教法及他篇恐亦或有可取者今并附往凡未粘背者皆是此法最不善故前有摺疊作杏之說又呂芸閣書及潘恭叔趙致道所編今亦并往恐亦可備采擇甚精潘趙又儀禮之記零卷恐可暫時粘綴今亦附去別各卷已無用餘者用畢可附來也其他所須文字建翁必能爲轉借如有關者却告下喻當悉力爲辨去若前書所要剪貼諸書必欲得之亦可致也

答吳元士

來教云凡樂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祉南呂爲羽此五者聲律之元也今之五聲獨角聲不得其正以六十律齊之乃姑洗部依行之聲耳姑洗部有五律四律合姑洗下生蕤賓部律獨依行一律合中呂上生黃鍾部律然則今之角聲雖曰依行實爲中呂中呂而下正合還宮之次是以各爲中呂宮而古各清角者以依行本屬姑洗而清於姑洗故謂之清角內蕤賓二字當作應鍾恐是誤然兩本皆同更詳之又曰姑洗一聲十徵律在徵前應在律後者中呂聲高不能生黃鍾部第一律生黃鍾部第一律者姑洗部之依行也依行爲宮生黃鍾部包育爲祉包育生林鍾部諫待爲商諫待生大簇部未知

爲羽未知生南呂部南呂爲角然則當十徽者正依行宮也
十徽以依行爲應故姑洗律在徵前序或然也

今詳此論角聲不得其正琴明精到前此所疑皆釋然矣但依行之說則凡十二律皆自黃鐘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極乎中呂而以琴考之自龍韻以下至七徽之東凡十二律之位其遠近疎密往來相生亦與律寸符合京房雖增爲六十律然亦十二正律相生已徧然後乃生執始係第十律以至依行係第五律生包育以極乎南事而終焉其序正與禮運正義六十調同但自黃鐘右旋歷應無南夾林蕤中姑夾太太以爲諸宮之次方其未遍十二律以及中宮之時正律不生子律而琴自南呂上生姑洗亦未見其有不合而須變以爲子律也今日琴之角聲乃姑洗部之依行則未知其何自而來忽破此例且將來下生之時不知其將復爲應鍾耶抑逢爲包育也復爲應鍾則數不合便爲包育則從此抹過姑洗以下入正律依行以前四十子律皆成無用矣若曰用正律時自未應遠用子律自無射爲宮之後方用執始以下子律則中呂爲宮又自用內貨子律而生黃之分動以下四律初不用依行也至於太簇之形晉爲宮乃夷汗爲祉依爲商包育爲羽謹待爲角則是依行未嘗爲中呂之官且其短長雖若鄰於中呂而其分部實居姑洗亦不得而應於十徽也凡此反復求之竟未之得偶別思得一說其於後段中宮調說中更望垂教

問答卷三十四

五

來教云古黃鍾今慢角調三正角姑洗古清角今正宮亦名中呂官三清角中呂又曰若下其角聲於大弦十一徽而取其應則可以復古之正調矣

今詳此說慢角三爲姑洗者從大弦十一徽調之而應其弦緩也清角三爲中呂者從大弦十徽調之而應其弦急也以此推之則王侍郎所說直以第一弦爲中呂者清角法也不知其說是如此否其間尚有未明者別見後段

古黃鍾宮調亦曰慢角

今詳來教既曰古黃鍾宮調則此一均正是黃鍾爲宮正聲之調而琴中聲氣之元也又曰今謂之慢角調則是今世猶有此調也然不知今之琴曲何者爲此調何以世俗都不行用而唯以中呂爲宮也且既知其誤則改而正之似無難者今長者雖改者此又何也又此但以見行中呂宮調緩其一弦以爲正角則其餘弦之相應者恐亦須有差舛不知合與不合并行改易若不改易而但抑按以求其合既謂之黃鍾正宮又似不當如此此皆未曉更望指喻

問答卷三十四

美

中呂官調亦曰正宮亦曰清角

今詳來教此但以古黃鍾正調緊第三弦之散聲而因以爲宮耳雖不得姑洗正角之位然角聲所地位甚廣自十一徽之西以盡乎九徽之東皆角聲之位也今既不循常而欲緊其聲則於其中雖殺一律初亦不出本聲之位不必更以京房子律推之強改姑洗之依行使屬中呂然後爲得也但既以第三弦爲宮則其下即便可就按第六弦黃清以爲祉四弦林鍾爲商七弦太清爲羽五弦南呂爲角音應於上徽其散聲則其上兩弦則聲濁而勝於本宮按不入調而以爲應故聲自爲宮商來教謂以旋宮命之故曰中呂之官者正謂此也然詳此調以中

呂爲角則已不得角聲之正以角聲爲宮則又不得宮聲之正又就少宮少商以爲祉羽而反以正宮正商爲祉羽之應則其遷就雖巧而顛倒失正亦甚矣以此竊意或非古樂旋宮正法但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耳然當時若以私行此調而不廢本曲則人猶得以識其是非今乃反以所變爲正宮而本曲遂不可見則今之所謂琴者非復古樂之全明矣故東坡以爲古之鄭衛豈亦有見於此耶

旋宮諸調之法

以上黃鍾中呂首尾二宮其法畧可見矣但其中中呂一宮未有以見其爲古樂旋宮之正法耳若是正法則其餘十律亦當各自爲宮若其正法則其本調亦當并考然後其法乃備故古說有隨凡州律之法而來教亦謂不必轉軫促弦但依旋宮之法

問答卷三十四

三

而抑按之正謂此也然亦難只如此泛論須逐宮指定各以何聲取何弦爲唱各以何弦取何律爲均乃見詳實又以禮運正義之說推之則每律既已各爲一宮每宮亦合各有五調而其逐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爲琴之綱領而前此說者皆未嘗有明文誠闕典也欲望暇目定爲一圖以宮統調以調統聲令其實主次第各有條理則覽者曉然可爲萬世之法矣若作此圖先須作二圖各具琴之形體散弦尺寸散聲之位然後以一圖附按聲每律之位以圖附按聲律之位則於官調圖前所附三聲皆以朱字刊之

十徽十一徽

舊疑七弦隔一調之六弦皆應於第十徽而第三弦獨於十一徽調之乃應故兩聲並應兩律而其餘四聲皆止應一律前此故嘗請問而兩聲兼應兩律之辨則固已蒙指示矣然依行之

說愚意終有所未曉也已於前章再論之矣至於七弦隔一之應不同在於一徽則又嘗思之七弦散聲爲五聲之正而大弦十二律之位又與散聲之取正也故逐弦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爲次第其六弦會於十徽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祉與散祉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弦會於十一徽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得同會於一徽無他說也

各周深父

所示疑義已悉第一條語意尤駁難未易遽言第二說克已字頃嘗見人說此畧似來喻而更精密初看似好然細考本文恐不若只作勝已之私之安穩也第三條孟子說得已自詳悉正切中今日向外走作之病且只平看自有警發人處意味深長

問答卷三十四

天

似此推說却覺支蔓不親切也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騁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附考異補遺

答胡伯量問一本作治喪不用浮屠法而老母之意必欲用之違之則拂親意願之則非禮不知當如何處

李敬子說居喪一本舊見親舊家居喪多畧於內外之限其

間類多犯禮李丈云如不得已磯勿於堂上只於廳上帷欠夾截勿令相逼庶稍可杜絕此弊某聞此言後自先人用桑遂用李丈說請孤寢處樞旁無故不入中門似覺稍

免混雜後以質之周文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
能之吾人稍知義理者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為矣
某竊疑周文之言未容不知果當何從

士虞上稿按士虞云云

稽渠先生喪紀下一作又皆曰喪須三年而耐向來不暇深

考只謂禮疑從重始有循俗繼考溫公書儀雖是卒哭

云此是儀禮注

揆之人情却似可行然以為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云云

若復主于靈坐庶幾人子得盡其朝夕哀奉之意則文似不

須先設祭以為耐之之名不知書儀之意如何續觀麻沙

所印先生文集中有復陸教授書大槩云吉甫之禮其變

有漸先生制禮蓋本人情卒哭而耐者漸以耐事之後主

問答卷三十四

于寢者猶未忍盡以事死之禮事之也竊意文集所說固

是深察乎仁人孝子之情然禮記言耐亦別有指又且儀

禮始虞之下云云如此作

則几筵雖在朝夕哭之外全然無事文集以先王制禮為言

者但以朝夕哭為猶有事生之意別有所據云云

按儀禮居喪不弔一本某自執喪之後營墳外凡幹皆不敢

出直至葬後方出謝人雖知七喪服有成服拜賓之文然

終疑惑不收循用不知緩出可否又既出之後規舊有喪

事在鄉俗常禮必須往吊且往送喪按禮居喪不弔其送

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即是執事在禮亦有所妨據鄉俗不

特往弔送葬凡親舊有吉白之事皆有所遺凶事送遺固

已李禮言禮尤覺不安不知處此二事當如何

居喪月朔殷奠一本某居父喪時遇月朔先行殷奠次入影

堂薦新雖於常事頗能不廢第先後之序似乎未亂又既

奠之餘哀情未盡便薦獻疑未為安李丈云莫若先薦新

而後朔奠然亦覺不安遇冬至歲節雖知禮有喪不祭之

文然未敢輕廢影堂之祀但行禮之際稍從簡畧周丈云

既居重喪何暇如此不知居重喪者歲時常祀合與不合

舉行殷奠薦新可與不可並舉伏乞裁誨

居喪食粥多事一本居父母之喪既葬之後哀思不能云云

某居喪讀禮一本某自居喪以來於哭泣之餘家事之隙與

諸弟日讀喪禮今妄意擬隨所看見逐項編次如書儀送

終禮之篇目而更加詳焉取儀禮禮記朝制條法政和儀

畧之類及先儒議論以次編入固知僭越妄易不應為此

問答卷三十四

然區區哀誠止欲與弟輩盡心考禮庶幾得以維持哀思

不知如何

某始成服時下一作以龍述中無所考據鄉俗之制用龍布

梁冠麻為腰繩續履不送終禮下一麻沙所印心聲啓所

畫格式質之周文參酌為冠經衰裳腰經絞帶組已了辨

第其間尚多有未安敢以就正按禮衰麻合皆用生麻布

云云之

總異本下一不知要得當禮時合當別造生布為之或只隨俗

用常時麻布為之云云

聞名願見爲日久矣茲辱相顧乃遂夙心慰幸可量別後又承惠問并示武夷佳句獲聞于役之暇不廢山水之娛賦詠從容曲盡佳致尤以爲喜此想已還官次久矣霜寒之後繼以暄暖諒惟幕府有相起處多福惠衰病益甚最苦拘學不能信誦起居動作皆有所妨惟願帥經由此不得敬謁然聞其寬和盡下想於賢佐必知所敬禮也昌父入城未歸計必還此度歲矣偶便寓此病軀憊於憑几口舌不謹幸深原照

又

掌承轉致近問獲聞此日春序浸暄幕府優游起處佳福足以

爲慰慕哀病拘繫日甚一日死生長短本所不計但未死之前轉動不得亦令人無況耳告老之章州郡未肯騰奏雖荷其見雖不欲使觸禍機然鄙意已決無所復顧爲此宿留令人腹煩耳樞帥經由不及一見荷其答書之意甚勤繼此未敢爲問往來多能道其政事之美而來書之所發明尤足起人意也子約子弟近得書云歲前明招大火其樞幾不免幸而獲全却不知其厚葬之說但得汪時發書似頗有所不快意不知曲折如何也叔昌老不長進亦是前日向外意多脚根不牢實耳輕棄羈馭之句令人深省顧未知真樂所在則雖欲不棄而不可得此須別有箇著力處乃是恃耳武夷續詩讀之無非向來經行所歷景物宛然盡數寫之妙詩序縱橫放肆多出前人未發之秘但誤江西而進宛陵不能下駭俗聽耳少時嘗讀梅詩亦知

受之而於一時諸公所稱道如河豚等篇有所未喻用此頗疑張徐之論亦未爲過至於寂寥短章閑暇蕭散猶有魏晉以前高風餘韻而不極力於當世之軌轍者則恐論者有未盡察也不審賢者雅意謂何所錄警策二卷者亦可使得一見耶此人遺日幸望錄寄千萬之望貴眷即娘一一佳裕兒輩蒙問感感昌父昨日得書已到矣奇詩甚富孤瘦亦益甚矣憲臺王幹前日過此嘗託致區區今有一書與之煩爲轉達書中囑渠一二事幸爲扣其可否以語直卿也

又

稍不閒問已劇馳情昨日遞中奉告之辱獲審比日春和蕃府

多餘體履佳適良以爲慰錄寄舊詩得以快讀雅麗精切款服深矣筆驅之句得其全篇又深感慨也但梅詩之評未能盡解當俟得所集錄始敢扣也張巨山乃學魏晉六朝之作非宗江西者其詩閑澹高遠恐亦未可謂不深於詩者也坡公病李杜而推常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其言似亦有昧不審明者視之以爲如何也無由面論臨風快想因來更望切磋究之老病久已無復此愛亦聊以暇日銷憂耳告老之章已上但已差晚爲可恨故舊諸賢不得不任其責也留徐方脫因拘彭曾淺障補處世途艱險吁可畏哉然亦何可避也

又

病中兩辱惠書并有詩簡之況荷意勤矣又知小姪劉觀皆以垂念之故得以竊食益深感愧倍後清和恭惟幕府有相起處佳福所需惡語尤荷不鄙此於吾人豈有所愛但近年此等一切廢置向已許爲放翁作老學齋銘後亦不復收著語高明應

已默解不待縷縷自辨數也抑又聞之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
過使之諱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
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
此外別有岐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
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所謂忠信所以進德
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
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
於言諱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
修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
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
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鄙
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敢承命以爲記然念此事

問答卷三十五

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之講者故敢私以爲請幸試思之
而還以一言判其是非焉至於佳篇之賦則意益厚矣顧惟賴
拙於此豈敢有所與三復以還但知贊歎而已然因此偶記頃
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問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
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
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
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
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
無復古人之風矣故當要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
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
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
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詩且以李杜言之則如

問答卷三十五

四

之卒獨紀行遺與山寒澹關石溪夏日夏夜諸詩則如王
維詩物華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
味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技於吾之耳目而人於吾之胸
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
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
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況今老病百
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
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
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
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膏血脂膏
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猶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
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
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
槩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
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而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
要結絕修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記文甚健說盡事理但恐亦
當更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
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辭易併反愧悚之
深不審明者於意云何亦幸有以反覆之也長溪王君之詩竟
如何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
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譏察不謹復復憂鬱以至於死
甚可傷也放翁詩書錄寄事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填
嘗夢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
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仙遊之政無人肯爲推出此理勢
之常無足怪者況在臬家法又自不當計此耶偶得浙漕去秋

策問謾錄去不知曾見之否清議固知不可泯滅然能出此亦不易也嘉病益甚跬步不能自致而神昏氣瘁支體酸痛殆非久作人間客者矣休致之請前月初間附便以行至今寂然未聞可報恐所附人遲滯不達設更淹留當自有靈効施行不待僭督矣

又

久不聞問良以鄉往前日便中特承惠書具聞近況足以爲慰訊後劇暑恭惟幕府有相尊嚴佳福羣疾漸沈痼日甚一日告老之章且幸得請將謂世已相忘然猶未脫誰何之域尸居餘氣何足加念彼亦正自過慮也遠承垂問深感愛念牋敬固非所敢當者然亦懷異時不得託名文集耳修辭齋名本意乃如此然易之本自自先後前書固已言之矣栗字再見虞書

問答卷三十五

五

皆莊敬謹嚴之意以足名齋非徒有取於木也扁榜便欲爲書偶數日臂痛不能運筆且當少須也說詩之繆甚愧率爾然後來細讀前後所示諸篇始能添味雋永之趣蓋已自成一家之言矣豈當復有所措說於其間哉但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爲非是則意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恠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爲亦當從頭看得一過而論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如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謂易以下爲古文固以爲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即其

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爲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聲韶韻之雅正者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荆公唐說本非其用意處乃就宋大道家所有而因爲點定耳觀其序引有費日力於此良可惜也之嘆則可以見此老之用心矣夫豈以區區擬拾唐人一言半句爲述作而必欲其無所遺哉且自今觀之其所集錄亦只前數卷爲可觀若使老僕任此筆削恐當更去其半乃厭人意耳不知此說明者又以爲如何也放翁近報亦已掛冠蓋自不得不爾近有人自日邊來云今春議者欲起洪景廬與此老付以史筆置局湖山以就閒曠已而當路有忌之者其事遂寢今日此等好事亦做不得然在此翁却且免得一番拖出來亦非細事前書蓋已慮此乃知人之所見有異同者或云張伯子嘗囑其說此亦甚不易也得江西書云孫從之亦已物故人物渺然令人短氣此亦非人力所能爲也留衡公一書恐有的便煩爲遺去似聞樞帥已有奉祠之命不知然否果爾必送來因得過留爲數日之款幸甚

問答卷三十五

六

又

遞申辱書獲聞比日盛暑幕府優游起居超勝良以爲慰新詩見寄尤荷不鄙讀之便覺烏石靈源去人不遠當此炎燠酒然如和寒門而濯清風也記文更定莊重詳實足以傳遠悟老真不朽矣放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却爲大耳三藏覬見柳州南澗等詩最是放不下者但其氣格高遠旨趣幽深故讀之者苦不甚覺此亦古今文字言語得失利病之所由可不審哉景迂謬文謬今錄示亦幸渠文要自不可賤

也氣候不佳故舊中時復瑯了一兩人令人鬱鬱仲至不謂乃能自立如此深可愛敬尤喜南淵之有後足強人意也黃巖老中間過此亦嘗相訪惠詩一篇甚佳亦見其刊行小集宛以詩齋之詩稱其似蕭東夫且謂東夫似陳後山而平生未見東夫詩也此事至為淺末然看如魏晉以前諸作便覺無開口處甚可笑耳焦山瘞鶴銘下有冬日泛舟詩一篇句法既高字體亦勝與銘文意象大畧相似必是一手作者自題王姓而名逸近世好事者亦少稱之獨趙德夫金石錄題識頗詳而以作者為王贊必是當時所傳本其名尚完也今選詩中有此名字而此詩體製只似唐人恐又或非一人不知亦曾見之否中間託陳安行子弟問之云從來無問及者獨張機仲臨鎮時嘗遣人尋之因得數本今往一通幸試考之以為如何也熹病日益侵無足言者承後冬間謁告還浙千萬迭轉為數日之留當得款晤以盡所欲言者

問答卷三十五

七

又

熹以氣痞益甚不能親布前幅來書在透角中而詩卷乃似有折動處不知何故以此知遠書亦難多談也向說簡齋詩有合改定處如能為之料理幸為印一本來只用粗紙庶得就冊塗改附回改正易為力呂書奏議近方得見印本因得詳考當日規模機會深可嘆息但其間亦不免有漏落此間人有寫本與此互有詳畧其間筆人者恐其子弟避賢刪去如密奏條畫洙范瓊計策後幸施行其語亦是一大公案不知何故亦不載也前書方報黃子厚之死今有方伯謨者亦死矣其詩比子厚更溫潤可觀方進未已乃年甫五十而逝尤足傷惜也

此間有劉叔通者亦能詩今日得其兩篇謾以寄呈不識高明以為如何也熹又上

又

此日秋吟恭惟幕府燕閑起處佳福此間數日前一水非常今幸無他聞下流頗有所損不知果如何但兩意未已早稻十分成熟而不得以時收割此為可慮耳近日得昌父斯遠書附到書一角今附往中有大卷意必是詩累年不見斯遠一字欲發封觀之又不欲被戒或看畢幸轉以見示也但斯遠省闈不偶家無內助嗣續之計亦復茫然急欲為謀婚之計而未有其處不知親舊間亦有可為物色處否想二公書中亦須說及此事渠來見囑此間無處可致力只得并奉浼也

又

問答卷三十五

八

前蔡君歸辱書及此專人亦奉手告欣審比日秋暑尊候萬福一水遠近多罹其害此間亦然所不及門者三五尺耳簡齋詩已領但得開本就校即刊脩獲校尤易為力且夕稍暇或取此間所有者塗改寄呈也呂公奏議恨未見鄭武子所校本鄭乃其客必無舛繆也王璣詩誠如所喻劉詩得經題品甚幸且當今錄數篇奉寄也所論自刊詩文此風極可笑又可歎也據記姑銘筆力甚勁歎仰亡已尹少稷文近世誠不易得晚節復俱殊可惜也晁銘不可曉亦不但此篇不知當時何以得望名於世也日鑄之惠感領厚意來使立候未有以為報也

又

前日人還草草附報殊不盡意比秋益涼恭惟起處多勝原詩誤字今別用紙錄去須逐字分付修了看過就此勾消了方再

付一字乃可無誤此雖細事然亦須經歷方見自然成法也樓記不知已入石末細看尚有兩三處可疑具之別紙幸更詳之也解多附遞不暇他及未由承賻千萬自愛

又

武夷非建山之全體不待辨而知且於此上下文無所屬似成刺語若欲破蘇公茶園之說則語又大畧兼一本不相關也漕司所領茶事止爲土貢玉食之一端耳非如他路與鹽法並行而領於一司也今云鹽爲大而茶次之似非事實又車運之策此殊不聞不知其說果如何也夫爲政者材可以勝乎事事不可以勝乎材此兩句頗類舉子文然亦謂欲其材之勝乎事不欲事之勝乎材則可今此語勢似未妥帖試深味之可見可以二字正當公碑中趙濟能攝之類也嘉上呈

問答卷三十五

九

又

置中奉告欣審比日秋清尊嚴佳福兩詩三記併領嘉惠尤增慰懌但鄭君之爲人不復記憶有如來示誠不易得也宗司刻石簡踐得體書亦清婉可愛安濟則似太詳雖云合有許多說詰然亦當有所取舍觀前輩所作可見也率易及此如何如何帥官稱茲欲以見廟堂之舊然不知於古亦有初否似不若只書職名之爲正也昌父得書欲來相訪而病復大作但能口占一紙及寄未病時手寫詩一編清苦寒瘦如其爲人其間亦有斯遠仲止數詩皆有思致足以慰離索但才知訊後病已差未耳直卿久不得書聞有徙家之興此固所欲但於聚聚徒之詩則恐失之便無以爲生亦須細商量耳論作官則誠不若聚徒之爲安也偶與應辰過門云欲請見亟附此紙不能突懷抱要

病中聞膏小愈今復大作拘攣瘡痛有甚於前矣

放翁得近書甚佳謹知之著卦未誤無別本當於審易求之但恐題跋者恐其累已已通投削耳

又

稍不聞問積有馳情比日冬溫惟幕府多暇動履有休養集郎娘一一佳慶嘉老病衰朽有加無瘳置之不足道也但書課未畢而不能俯躬伏几以究其業此爲恨恨耳適聞帥司行下發諸舉子倉租米變難買銀赴司送納不省何謂前政辛勤規畫爲此活人之計其心甚仁其惠甚遠何忍一旦遽破壞之耶今之從政者固不可以此望之特賢者適從事於其間則似不宜有此耳不審文書所下亦嘗關由參署而後行抑吏輩徑下之而初不以白也州縣得之直便行下無復商量所幸今非難

問答卷三十五

十

變之時且得宿留故爲奉扣幸更審之若無急切之用不知亦可以與行下仍舊收支否況此一縣所有不多不過八百餘斛糶之得千緡耳帥司不待此而後富而徒使自是以往生子之家失收接之助且將復起故時穀棄之風則作備之過將於誰責而可耶設若必有急切須至移用則向時後山千緡之米似却可以抽回蓋彼處已有社倉市戶村民一例諸貸初無間隔不必爲此偏惠以厚游手而又初無收貯之地又無專掌之人以今夏私糶之事驗之亦可見其無用而有害矣若不收回將來不過又只如此或更別生大害負累後人不若及今行下令其收拾椿管俟來春以後得價之時發糶解赴使司之爲便也兼此事今年行得非常乖繆追呼驚擾數月不定及至胥吏乞食飽足之後有罪者不坐而無辜者枉費從旁觀之令人扼腕

但以未決之時嫌於請囑不欲言之今事已過乃敢說耳蓋欲收回便可行下徑自指定專委一二人爲首及早收拾蔡姓者極富且畏事似可託也即鄉時去相見名六瑞者之族衰退之人不當與此若非幕府有吾人在則亦不復能磨口矣然其可否當自以盛意財之勿使外間人知拙者嘗有言以重其咎也亟作此托任慰附便武發遂以行匆匆不暇他及直卿一書幸指揮送達向見說冬間欲謁告暫歸浙中計必取道於此儻得左顧庶幾少款

又

前日方以尺書附遞不審已達未也便中獲書得聞北日冬溫幕府從容起處佳福足以爲慰水西之遊甚恨不得陪杖履然細讀詩文已如身歷而目見之矣舊聞此處頗佳亦未嘗得到也昌父後來不得書只得彼中知識報來云病未能出戶不知

問答卷三十五

主

後來復如何良可念也世本舊聞先人說家間亦嘗有之以兵火失去然則世間亦須尚有本但今見於諸經注疏者恐亦或出附會假託未必可憑據正亦不必苦求耳謝鳳之文不知果何如近日廬陵人來說紹興間有大府丞長樂陳剛中彥素者坐以啓賀胡澹菴謫安遠宰而死周益公尚議其人因爲檢長樂志則但云終於江陰簽判都不及所歷官及謫死事方此爲扣其鄉人使尋訪之此其不幸又有甚於謝鳳者尤可歎也前書所論廬粟事不知已爲料理否切勿令外間知僕嘗有言也福州舊有楚詞白本不知印板今尚在否字書板樣頗佳歲久計或漫滅然雙枝亦不至精不知能爲區處因其舊本再校重刻以貽好事否如能作此即幸報及待爲畧看過結緣也近讀伯恭所集文鑑極有可商量處前輩要亦多浪得名者不無後

世公論竟如何爾

又

熹近以兩書附遞通知皆達否李敦授過門甚速欲作書而不暇著卦說今日方得之因以附納幸視至

江西諸郡如元城語錄之類雖免雜燒然皆東之高閣此獨幸免豈非種樹醫藥之倚皆所不禁也耶可發一笑

又

昨日吳應辰來辱書今日又得遞中答字獲審比日冬寒尊履佳福深用慰感火後佳句曲盡事情引而伸之有足爲長大息者豈止此而已哉示喻米事已悉其人前日亦錄得縣中所被倖應公文看云奉師司之命本欲赴呈從尋不見也度今自不能已須別得一文字說破前日之誤乃可止耳須早行下爲

問答卷三十五

主

佳不可更待報美後山之人不待別儲而飽收還乃爲上策幸更審之此却須俟見報萬一必以前人已行不欲廢罷即俟承歸當如所諭也但需家深懲往事亦自畏其累已未必敢承當耳

又

昨日遞中辱書且審比日幕府優游所履佳福良以爲慰痔疾想已平復此疾人多有之僕亦嘗爲所苦然見人用刀仗毒藥攻之者或至反爲大害因只服黃連枳殼等藥及用馬藍葉煎湯薰似覺有效不審曾用之否熹足弱氣痞遇寒益甚此兩日來則用兩人扶掖亦行不得長至前後因感冒伏枕幾不能起衰老自應如此亦不足深怪也楚詞板既漫滅雖修得亦不濟事然欲重刊又不可整理使其可以就加雙枝若修得了可就

彼中先校一番却以一淨本見示當爲參訂改定商量若別刊得一本亦佳事也近得古田一上人著禪音一卷亦甚有功異時當併以奉寄也陳寺丞事最老之兄尚未報來年歲未遠亦須尚可詢問但當時作地志之人亦太草草耳文鑑誠如所論李文叔前此亦但見其論文數篇頗有可觀今亦不能記憶但如戰國策序則恐文健意弱太作爲傷正氣耳要之文章正統在唐及本朝各不過兩三人其餘大率多不滿人意止可爲知者道耳直卿尚未到此初意其來可以久遠相聚不謂又爲諸生所留亦其食貧不得不爲此耳三詩皆佳作但首篇用韻多所未曉前此所示諸篇亦多有類此者屢欲奉扣而輒忘之古韻雖有此例如大明詩林與與叶之類然在今日却恐不無訛謬之嫌耳然林與與叶亦是秦語以與爲韻乃其方言終非音韻之正蜀今

問答卷三十五

主

人語猶如此蓋各盡想多有之性甚愛此而無由多見他時經多用鼻音也
由得盡攜以見顧使獲與寓目焉千萬幸也彼中亦有畫手能
以意作古人事跡否此間門前衆人作一小亭舊名聚星今欲
於照壁上畫陳太丘見荀朗陵事而無可屬筆者甚以爲撓今
錄其事之本文去幸試爲尋訪能畫者令作一草卷寄及爲幸
但以兩幅紙爲之此間却自可添展也又有一事鄉見聖泉寺
有李邕碑龜趺螭首鐫刻甚精六螭糾結既異今製而龜狀逼
真雖稍破析然猶有生意也上爲尋一木工巧於雕鐫者以木
寫之用寸折尺不過高尺餘便中寄示爲望放翁老筆尤健在
今當推爲第一旋近間復有載筆之招不知果否方欲往求一
文字或恐以此疑賤迹之爲累未必肯作耳悟老化去甚可傷
血炭渠舊有之未必厭棄之恨也意公恨未之識見劉叔通說

向在三山見一老僧自云客石林家甚又頗能道其餘論不知便是此人否如其不然亦可因令尋訪計其年事亦當是七十一以上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語深可念也前懷安尉楊岳從事乃龜山先生之孫鄉來在官不幸盲廢稼軒憐之爲之呼醫治瘡竟不能視後來鄭樞特爲請祠今在彼城中寓居因其便還芻芻附此渠必不能出謁以其賢者之後時遣人存問之少有不無力可周郵計亦所不憚也病中迫不得已不免作一文字精力不逮殊覺辛苦此間窮陋無人商量甚恨相去之遠不得就來訂正也

又

春寒多病不能奉一字以爲新歲之慶遲中忽辱惠問復聞比日幕中多暇起處寧適足慰馳情嘉病益衰無足云者示喻所苦亦已向安甚善此疾最忌飲酒若能痛節當不藥而愈也楚詞脩未旋了旋寄數板節次發來爲幸古田補音此間無人寫得今寄一書與蘇君幸轉託縣官差人賣去鄉下尋之就其傳錄尤便亦聞渠寫本頗經刪節已囑令爲全錄去矣然此嘗編得音考一卷音謂集古今正音協韻通而爲一考謂考諸本同異并附其間只欲別爲一卷附之書後不必攙入正文之下礙人眼目妨人吟詠但亦未甚詳密正文有異同但擇一穩者爲定可也又可附此古田全書俟旦夕稍暇一面修寫寄呈彼中不知已能下手未亦望隨得已了者節次寄來也若已詳善即山中本更不須寄去矣劉侍讀書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比之蘇公誠有高古之趣但亦覺詞多理密苦無甚發明耳大抵古人文字要當隨其所長取之難以一時所見遽足品目也李

問答卷三十五

主

文叔論文諸說向見林樺之有之不曾寫得已書報令錄去武
可并移書古田就取也畫荷許觀甚幸儻得附名尤所願也聚
足聞此亦已今草草爲之市工俗筆殊不能起人意亦當輒爲
之贊今設錄去幸勿示人也余君之作竟能便中并望早寄
及也石林胡僧頃亦見之蓋其公自有鑒賞其所使臨摹者必
當時之善工也要之年來事事漸低此等人物亦自日少一日
爲可歎耳龜跌恐須作全者向見所限之元故亦在側也吳生
玄武信爲奇筆但龜背之文正脊之甲五應五行次甲八應八
卦又次甲廿四應節氣亦自然之理此却不足亦欠子細然九
方鼻之相馬又不當以此論耳社記頃未之見世間此等遺落
不遇知者可勝數哉放翁久不得書欲往從覓一文字所繫頗
重又恐賤跡累其升騰未敢啓口也楊君荷枉顧此其不易得

問答卷三十五

五

又有甚於前二公矣樂陽始亦甚超超今汪季路百計勝之乃
有聽耳此君殊可念有可垂手處幸曲爲拯援也長樂劉君一
書頗爲轉達直卿云渠有知識在城中已令批在書背幸令人
問之恐未有便却告專介爲送至縣中託縣官遣人達之蓋所
編禮書在渠處欲亟取來赴此疾病少間之際并力了之故不
可緩切幸垂念也欲言其書不能盡唯冀以時自愛千萬之
禱悟老聞欲爲志其塔果爾亦甚幸也

又

陳太丘諸荀朗陵貪儉無僕役陳定傳曰定字仲弓穎川陳
宣統先賢行狀曰荀叔字季和穎川人爲國令太丘長風化
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舉方正補則陵侯相所
流乃使元方將車絕俗與定高名並著而弟諸又配之與宰
府辭召羔鴈成事世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中統
號三召百城皆同畫

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記曰叔有
才于八人連署其里曰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生
若都前于時大史奏真人東行從諸日姪達荀父子于時德
星聚大史奏五
百里賢人聚

所畫陳荀聚星事若作兩段卽前段當畫太丘乘牛車在塗而
元方等侍行後段當畫叔慈應門朗陵對客七龍侍食又當重
畫太丘與朗陵相對而二子一孫侍立又叔慈本在門外迎客
客既入燕則又不當久立門外亦須畫其侍立於朗陵之側此
皆似涉重複兩段之間又須更作山石林麓分隔前後皆費注
解若只畫作一段則但爲太丘乘車到門之象而叔慈在門外
迎客七龍扶持朗陵出至庭中而文若在其後卽免重複亦有
遺意但却不見對飲行食及坐文若於都前事有不備耳凡此
未能自決不知盛意如何更望相度及與畫者商量取令穩當
乃佳耳

問答卷三十五

六

更考後漢處士冠服教之

又

兩承惠書良慰馳想比日春深寒暖尚未定恭惟幕府有相所
展佳福葉師昨日已過此開張書當來不及計賢者必護印至
境上若得早來使可宿留爲一兩日款深所望也楚詞當俟面
議元本字亦不小可便以小竹紙草印一本攜以見示此間匠
者工於剪貼若只就此許正將來便可上板不須再寫又生一
重脫誤亦省事也蘇君處所寫補音如已到幸亦攜來此間所
有本于不全恐將來閱者却不滿人意也聚星圖此間已先令
人畫今詳所寄大槩不甚相遠但此間者車中堂上有兩太丘

心頗疑之今得所示却差穩當此必嘗經明者較量也但屬中人不好事盡筆幾絕爲可歎耳禮番半藁畧可寫淨旦夕寄到卿處仍就使應借筆吏數人抄過一本王元石亦要抄一本仍更爲寫一本當俟彼中寫了却寄前中也時論少寬但置籍事予奪不同而同出一手要路諸人有忽從外補者亦非意料所及不知彼中所聞果如何也放翁且喜結局不是小事尚未得以書賀之燕衰病益甚苦楚之態亦非言語所能形容者不能復續也會面有期預以爲喜

答林易簡

盡得孝弟便是仁 云云

立說太冗而意不精切大抵後多類此

言語輕躁動輒有忤知和緩可療而臨事復然小學之書先

問答卷三十五

七

在於一切世味淡薄自然見富貴不歎羨見貧賤不厭惡臨患難無求免一向優人抑已損躬裕物之事皆可優爲之先生編集是書此意尤多如顏氏家訓六事豈貪名徇俗羨慕者能之惟此則貽教之始以至五品之遜各盡其道皆由此充按伏罪過全在不能去一矜心所以諸病皆由於此看文字且逐條看各是一事不須如此牽合

小學之書自明倫五段明父子章全在一親字上明君臣章全在一義字上明夫婦章全在一別字上明長幼章全在一序字上明朋友章全在一交字上始讀昏禮萬世之始至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

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大端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語在戾太子傳可檢看然亦非

獨此也

問教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不須計多閑說話也

小學賓客之禮見於朋友之章莫以一時之交亦有切偲之意相觀而善之理否

不須如此理會賓主自是朋友之類如鄉鄰還往及師弟子之屬於五達道亦朋友之類也不入此門則無管攝處矣

讀書求意義雖知爛熟之爲美而氣習已慣惟恐不多之念未能頓忘

既知其非便當改之不須更如此支蔓

小學藏內則三十有室邇友親志

問答卷三十五

八

男女之教溫公已有說其餘亦大槩立一節限耳不必如此細碎

馬援以譏議戒諸子而不免於譏議

愚援之言自可爲法不須如此支蔓如此則須削去此段後生又如何得聞此一段說話而以爲戒乎

理之根原推演孝義

不記此話頭因何而起若與安卿所問同是一時所聞則渠說已得之矣

敬勝意者古意勝敬者滅義勝飲者徒欲勝義者南

敬義曰重然所說太冗

孟子養氣說

此條差勝然却只是依按集注別無新說看文字且要如此理

曾教本文說精熟夕之自隨淺深有見處正不必支蔓生說
緊援引也

答何倅

前蒙海及經書中所說欲字以鄙意所見人之生不能不感物而動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幸與不幸耳心幸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幸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爲人欲矣若夫所謂可欲之謂善蓋指言體元者善之長之意心之所爲幸者也要當默識之而不可以言語誨也不知是否更望見教尺書莫盡此悰

答江彥謀

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

問答卷三十五

九

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末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輩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於爲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竄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彥謀以爲如何

答趙宰

伏承誨諭良荷不鄙但屏居杜門不敢干與外事向來雖聞貴縣令保正副出錢雇募耆老人甚苦之亦不敢遽有稟白但當因下問之辱欲乞轉詢民情之所利病而罷行之正爲此耳初不知其爲舍司指揮亦不聞他縣之有此也今聞已行罷去白此境內應役之家得保生業則其受賜已厚而上司當亦能察其無他矣恐不必更假拙者之言以爲輕重也自餘曲折更託劉監廟稟知并幾情照

答吳尉

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慰然聲聞過情君子耻之初官僻縣遽爲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勉勵正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問答卷三十五

十

又

岳倉書曲折前書已報矣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諸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官期不遠不審何日定行到官凡百以廉勤愛民爲心乃佳

又

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趙郎中

愚伏蒙垂諭先正忠簡公行狀不勝恐悚此事初以令兄提舉郎中見屬之勤不合容易承當既而精力日衰夫前忘後記事

作文比之昔日倍覺精力況此事體之大不唯先丞相一身之德業難遠形容而事關國論將來史官所據以垂萬世者將在於此自度恐終不足以辦此今陳丈君舉郎中精敏該洽詞筆高妙皆嘉所不能望其萬一者若舉而屬之公論無不以爲宜者而嘉託契門下既久且厚固無形迹之嫌也專此布懷伏幸

殊察

答趙尉學

九月八日嘉扣首復書劉尉趙君奉議嘉未得識面而遠辱貽書副以手劄已荷厚意而示以先正中承行實使之論述以附其後則意又甚厚而非嘉區區所得當也顧於先德慕用之深又不取辭輒具數語如別紙沾當代諸賢已有跋語幸以附其後而奏議之書尚欲實錄請得一觀儻辱開許只託石潞州附問答卷三十五

問答卷三十五

三

答卓周佐

示喻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入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臂而求薦乎平生守此愚見故爲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閑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爲人作書求薦雅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衆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喻如此何貪躁不思之甚耶前日已稟尊丈教

予如此似非所謂蓋方薰若在官有人含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況使作書宛轉求薦耶試思此言反已爲學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達今不須如此汲汲反取人鄙薄也

答任行甫

治甲銷鈔足見州郡相知之意職事固不可不盡心然凡百亦宜賴晦勿太向前爲佳

又

塵中汨沒墮墮了人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書冊灌漑勿令斷絕爲庶幾爾潛書亦非所急不知林本竟如何當時是韓范二公所編須稍詳飾有條理若有筆吏抄取一本亦佳也

又

前書所喻賣鹽事既是州府相委無如之何只得竭力但不可

問答卷三十五

三

因此多有更張以形跡前人廣陳利害以取衆怨如私會乃爲佳爾況賣鹽一事是州府財計本根尋常是幕官職事今以監當處之已不穩當萬一須犯此二戒尤爲不便印不若託以病或別作緣故以力辭之之爲愈也況今已書一考在任之日不多自可漸爲去計豈可更當此委任取人忌嫉正使無前所說二事衆人亦必側目若不早自引退必有後悔無疑更審思之久欲奉報此事因循至今深以爲慮偶有此便謾附此紙不暇他及也

又

承有來期尤以爲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否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有一味退後勿求人知爲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上區區數學仰食於人

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安有觀觀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餘俟面見乃可決斷

答許進之

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前書所論孟子偶以病中不暇細看今尋不見請書且熟讀細看自當漸見意味不可支離穿鑿以求見解也

答程傳之

先覽東隱休寧人安卿父
嘉與足下爲同郡人然彼此未相識面而足下以書先之此意厚矣夫佛老之言不得以道名足下之說是也至於吾之所謂道與其所以求之之方則足下之言有畧而未究其蘊者無從面講臨風悵然異時因來有以見語千萬甚望過此則有非哀

問答卷三十五

三

拙之所敢知者不知所以報也

答呂紹先

示諭所以持守門戶不要取予之意甚慰所望更冀勉旃以承先訓地遠無以致區區此意不敢不盡也

又

承諭亦苦食貧此吾輩之常唯當益堅所守庶不墜先訓爲佳耳

答江瑞伯

示諭爲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唯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爲庶幾耳故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人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

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答潘立之

所論西鈔八弊亦只是如此看不知近日更讀何書有商量處便中可示及也所問祭禮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大宗之家若小宗則祭上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爲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今法制不立家自爲俗此等事若未能遵變則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竊謂只於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爲陷中及兩竅不爲橫以從降殺之義不知如何可更商量也

答趙民表

古人之學以致知爲先而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所謂格物云者

問答卷三十五

三

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矣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

答謝與權

伏蒙致政知縣學士寵賜手書喻以先契伏讀悲感不可具言且審即日春和燕居清暇壽體康寧又竊忻慰嘉學晚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文義之間區區自守欲寡其過而未能固不敢坐談玄奧驚世駭俗以負所聞也老丈過聽以爲可教辱先以書語以淵源所自來者頓首何人所以與此屬此踰伏未有趨侍之期引領向風但切傾仰程書固不能無誤亦恨未得面承質其是非姑因便風寓此致謝

伏惟以時節宜益緩壽祉是所深望

答陳蕃

辱書其厚但所謂先知先覺則今世自有慨然任其責者而喜非其人也所謂爲學之意亦甚善顧此乃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明著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久當自得之不啻較計功程如世之出舉錢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答劉朝弼

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然故敢布之左右嘉聞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來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模綴緝之所能就

問答卷三十五

非

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而直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爲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聘於末流竭精億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心存得失非棄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不明志之不果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間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

答陳顯剛

衰癯杜門罕接人事未嘗得見顏色而足下不鄙以書先之長虞短幅爲禮以厚而先集高文并以見貺則此意又益勤矣然區區頑鈍自少爲學知守章句謹行止冀以獨善其身無爲先人羞好而已有如足下志尚之高規模之廣則非平生惠寐之所敢及也無以爲報愧恨亡已先公胸中之奇蘊有生氣適有遠役未及細觀然竊窺一二亦足以見蘊蓄之不凡矣序引見屬豈所敢當況又不暇固當蒙見察也感製兩編言多適用不爲苟作三復嘆仰所論治郡條目尤切事情宦學得此不必以吏爲師矣

答姚揀 一云答盧粹中

問答卷三十五

美

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室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答林質

疑問兩條至誠之說固難踴等遠論蓋已於四子後序中已畧言之矣不謂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詳考之過宜且平心寬意反復玩味必當自見或與朋友講之亦必得其說也

答李好古

向來見陸刪定所問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兩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讀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

敢對也

答范叔應

繁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繁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已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

答徐景光

寵示復性一篇伏讀再三開卷甚至如所謂聖人不待覺而復賢者能求復其性者深合乎孟子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之說又所論顏子克己復禮一節意亦甚正歎服云已但所云聖人之性虛寂而靜者非所以語性所云心齋坐忘者亦非所以論顏氏克己復禮之實也至於卒章所論心性之別以爲心能感性

問答卷三十五

毛

剛又可疑之大者蓋嘗謂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惻隱羞辭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以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贅物乎

答吳深父

示喻日用之間或有所疑而未必不善者此固見善不明之過當汲汲於窮理然所可懼者則恐實有可疑而不知以爲疑耳此則尤當講究體察也

答朱學

昨辱枉書爲報不謹方以自愧茲被再告良荷不忘之意前書

下問之自皆所當疑但當自其近者以次詢究通其一而後及其二則疑之釋也有漸矣若衆難羣疑輻輳於胸中僕懼其徒爲此擾擾而卒無開悟之日也不識足下以爲如何也如有取焉願舉其疑之近者一二條以告冀請得以所問爲足下言之而明者擇焉

答孫吉甫

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面然足以知賢者之志矣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收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脩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

問答卷三十五

元

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未由相見幸且勉力

答汪會之

所寄大學愧煩刊刻跋語尤見留意于聖相傳門戶路徑不過如此前世儒者未嘗熟讀而深求其意故所以爲學者不知出此而墮於記誦文詞之末其好高者又轉而入於老子釋氏之門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人才少風俗衰也但今雖幸畧窺大旨然循其序而實用力焉亦恨未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助於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間豈不幸甚更願益深考之而實從事焉使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自不能已矣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言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抑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

問答卷三十五

无

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功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兩義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文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答或人

爲學兩途誠如所喻然循其序而進之亦一而已矣心有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

答或人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章解釋仁字道字之所以名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

答或人一云與余正甫

問答卷三十五

手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纔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開也克已復禮固非易事然願于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或人

此已下共十卷
一云各劉公度

昨來所示疑義久無便可奉報今并酌還鄭說或恐未安不惜痛加辨析也大學等書近復刊訂體製比舊亦已不同恨未有人可錄寄耳尚書項嘗讀之苦其難而不能竟也注疏程張之外蘇氏說亦有可觀但終是不純於林少穎說召誥已前亦許備聞新安有吳林老禪傳頗有發明却未曾見試并考之諸家雖或淺近要亦不無小補但在詳擇之耳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憚其煩也大抵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已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悖理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已見自爲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政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各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藏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復清詳不可草草說過也

答或人

前書受論想荷不鄙然亦未知果中理否但所問於師友者如此驗之聖賢之言又如此竊獨安之不敢自棄以徇流俗耳執事議論文章多出於忠厚之意反身自求宜有以自樂者乃獨以無名爲患不得爲憂而欲思其次者何耶題跋用意尤懇惻推此足以善一世之俗矣歎服之深不吝復措詞也

答或人

大學中庸無異道而所自立者有淺深但循序以進其義自見今未須懸料也孟子盡心之說蓋於大學咸問中嘗畧言之其序可見大抵讀書且求句中大意今逐處各自分明即成此深

淺自然可見今未及各求本處文義便於彼此參考所以費力多而未易合也見得分明反復涵泳此是真切功夫

答或人

謝游楊尹侯郭張皆門人也

程門高第不止此數人如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

四端五典者窮理之本

恐當云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要大凡盡此而可以推及其餘者本也一事而有首尾之名也了此而可以次及其餘者要也衆事而有緩急之名也以此推之則三十條者之得失畧可見矣

或以左訓覺訓公者

陽卷三十五

此二訓程子已證明其不然恐不必更著於此

藍田呂侍講

呂終於正字未嘗作講官

張無垢

此書深開佛氏而所引之言以此爲號終不穩當請更詳之又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如云泰山公卿稱諡文正公無諡稱爵王公無諡稱官如云范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子如云張武兼以號舉如上蔡龜山今人稱郭如名菜呂某凡姦邪則直書姓名如云

當則隱時體其仁

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

此之特別起一念以體其爲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衆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充擴一面體認則是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且援矣疑此不足引以爲證又云一處通達四處廓然此亦禪學意思正前章所識初學觀等之病尤不當引以爲證也

復行言哉

當云然世本豈得而出哉

格物以窮之多識前言往行以擇之就有道以正之歸諸心以居之

多識而擇之乃所以格物不當分格物多識爲二事而反以格物爲先多識爲後也格物就正固皆心之所爲不待更歸諸心而後可居也且歸諸心者亦想象之而已矣未見其踐履之實亦若之何而能居乎竊恐此語不能無病若論爲學之序則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者盡之故程子以爲五者聯其一則非學而藍田呂氏解釋甚詳其語皆慈實而有味也

察於天行樂循理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不必言觀物而反諸身者蓋已說破此病况又加所謂宛轉者焉則其支離間隔之病益已甚矣

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

誠之爲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也如呂氏此說即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者也如周

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此條誠字援引不一使學者不能曉當稍分別之

呂侍講論寡欲

此乃呂原明侍講

安人安百姓則又擴而大之也

修己以安人以安百姓蓋其積愈盛而其效益廣斷非有擴而大之之意也

致用者窮經之本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則其本末先後固有在矣今以致用爲窮經之本恐未安也若曰求實用者窮經之本其庶幾乎

不問卷三十五

雷

推己及人者治道之本恕者待人之本

推己及人即所謂恕此兩條不惟重複而別出恕字恐有流於姑息之病

程明道立門庭以慎獨兩字

前賢據實理以教人初無立門庭之意慎獨固操存之要然明道教人本末具備亦非獨此二字而已

審勢者平天下之本

此語未安下文亦多此類唯澄源節用立志守正四語爲最穩耳

順人情

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象差正當耳非田肉刑二事

儲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爲非

知良心者去惡之本

此段意思未安封建之說與井田刑相類皆未易輕論也

賞罰者行師之本又曰師之道又貴乎以正耳

此二語似倒置

弘毅者任重之本

據曾子說弘主任重毅主致遠

伊川論守令云云康節論新法

此二事恐不類上下文意

原思爲宰

衡麓之說其文義恐未安

知止

問答卷三十五

五

詳下文所引云云至物我俱敗矣是量力之事伊川元城及易

三節是防微慮遠之事陳希夷以下乃爲知止之事今樂以知

止目之恐未盡也

和靖論語錄云云

此語恐非通論孔門之教未嘗專恃春秋而直廢論語也

道之大本

程子論未發之中與無過不及之中不同恐更當詳考

呂氏楊氏中字之說

此二說恐有未安處

東學溫公語常不及變

此語甚佳然終恐難持不若不論之爲愈

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

聖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功也

答或人五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爲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却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礙埋處却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閑放未死當更於閑靜中陶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答或人六

問答卷三十五

五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不記別有何語然其大槩今且是要識此四字之各件訓詁而已如所示說似太高遠反不的當也更檢遺書論孝弟爲仁之本及仁性也孝弟用也處及博愛之謂仁又答心如穀種之說但看此三段更以前聖賢之言參之則自見無所疑惻隱不能貫三者向見何兄亦深以爲疑竟不能決此不難曉更熟看孟子不忍人之心一章及外書中明道說謝子玩物喪志之說則亦自分明矣夜氣一章所示尤未安去年曾答順之此可就取看有疑處却喻及大抵所論多未著實不周匝又時爲險句奇語軒輊於其間尤覺不穩當似是看文字少又忽畧了平易處而專據艱難高遠底看故其用力愈勞而爲說愈難可試更思之復以見示幸幸

所不多所未安別紙具報幸更平心詳緩細繹今意味浹洽自

然安頓穩帖不如此踉蹌奇險也

答或人七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如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其病
雖愈猶只成一場閑說話矣誠敬固非窮理不能然一向如此
牽連說過前頭却恐蹉過脚下工夫也

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
功效却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
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
擬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

惟后非賢不又言人君必任賢而後可以致治也惟賢非后不
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本意如此問者疑其成病固
察之不詳而答者亦無一人說破此意何耶

問答卷三十五

美

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授其要切者使有
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
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
而悉觀之乎又云少輟功夫取而詳味不知是輟何功夫此語
尤不可曉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
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
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
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
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籬者
以聖爲志而思立標準者必有事焉而勿正也循循不已而自
付所志者心勿忘勿助長也先難後獲意亦類此

學者講論思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精若論操
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
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今問頭目有病痛答
者又不能一剪剪斷直下剖判言愈多而道愈遠矣

問者所謂思慮遷義理上者亦曰思所以處事之宜耳但其語
不莊故正叔疑其誤而直卿亦似未得其語意也

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形
之類宜其靜操者衆而精一者間或佔焉以此觀之則陽一陰
二之云恐亦未可以爲非也蓋理則純粹至善即氣則雜操不
齊內君子外小人凡所以抑陰而扶陽者乃順乎理以裁成輔
相而濟夫氣數之不及者也又何病乎

問答卷三十五

美

云胸懷明爽一日千里者此爲實曾用力之人與他說雖善而
未必實有功夫者不同然其迫切之病驕吝之私亦非他人所
及也又有謂墮於習俗之見釋氏之善者杜門獨善則可此亦
非是更思之

見善明是平日功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可闕而當
以平日功夫爲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未必不爲狂妄激發過
中之行矣

答或人八

示喻爲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真可策而進矣
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
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
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

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答或人九

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爲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智者畏天而保天下之事也所云忘私克己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己之可克矣慶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所以爲畏天也

問答卷三十五

堯

答或人十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銜齟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于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挽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爲道而來若以自附爲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畧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所論濂溪見處亦恐未然濂溪所見正

爲與異端不同故立言垂教句句著實如此若如此論卽是所見一般但此公而彼私此大而彼小耳且既有公私大小之不同則其所同者又何事耶凡此皆恐未易遽論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于細用功夫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密直是使麤心看不得乍看極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剛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僭易及之千萬照亮

胡文定春秋曾熟看否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胸中間架規模不草草也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辛苦方可望也

問答卷三十五

早

文公全集 雜著類爲一冊分十五卷伏讀二典禹謨

洛誥武成諸篇證考參酌闕所不可知而擇其可

無穿鑿傳會之誤如經傳攷辨自父象聲律圖說

顯著皆從所見而推所知貫通融會始出以垂訓

箴銘書贊題跋莫非引喻勸誠與言觀感真孜孜焉愛日不

倦而無一非啓後學以入道之門至近時玉嘗於吳興聞見

有一二題跋各珍襲以爲晦翁墨蹟其中疑似難稽真贋莫

辨不敢輕易附入謹俟後之識者

文公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

之類爲一書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

儉質曰寬惠曰講學謂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杜詩嗟

汝未嫁女秉心慤慤防身動如律堦力機杼中此等句便

七冊引述

可入正靜篇及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

惠謂逮下無嫉妬凡御下之事更益以經史子集中語以經

爲先不必太多嘗囑劉子澄曰某病痿不能檢閱幸更爲詳

定此目有無漏落有即補而纂輯之亦一事也惜未成書至

今不無遺歎焉

見家乘並與劉子澄書時淳熙戊申

文公爲連江仁山民家題門銘二十四字極工且備蕪黃米蔡

四大家法惜銘文無考集未及載

見劉勉之筆談

十六代商孫 玉百拜謹述

朱子文集 雜著類爲一冊分十五卷伏讀二典禹謨

雜著卷一

典謨召誥

尚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金縢說

召誥序

召誥

洛誥

武成月日譜

第七冊目錄

定考武成次序

雜著卷二

說

元亨利貞說

易象說

易精變神說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說

易寂感說

太極說

認高山晁氏卦爻象象說

習卦考誤

梁津說

雜著卷三

說

舜典象刑說

周禮三德說

樂記動靜說

中庸首章說

已發未發說

程子養觀說

論語或問說二

巧言令色說

觀過說

思恕說

第七冊目錄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

盡心說

明道論性說

定性說

觀心說

仁說

王氏讀經說

養生三說 此篇在慶元丙辰作皇極辨後

觀列子偶書 淳熙丙申

參同契說 慶元戊午

雜著卷四

說

跪坐拜說

周禮太祝九辨辨

壺說

深衣制度

殿屋厦屋說

明堂說 并圖

儀禮釋宮

答社壇說

井田類說

雜著卷五

議

民臣禮議 紹興乙亥同安作

第七冊目錄

改官議

學校貢舉私議

禘祫議 并圖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別定廟議圖說

天子之禮

君臣服議 淳熙丁未 高宗太上皇崩

滄洲精舍釋菜歲 紹熙甲寅

趙堦親迎禮大畧 附

雜著卷六

考誤

考誤 此篇應在第四篇之後

讀呂氏詩記桑中篇 卯辰

讀唐志

讀大紀

讀孫氏紀年

記易誤

記永嘉儀禮誤字

記鄉射疑誤

讀兩陳諫議遺墨 慶元巳未

雜著卷七

記考

記林和靖先生五事 紹興辛未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

第七冊目錄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記疑淳熙丙申

記孫觀事 乙巳

記林黃中辨易西銘 戊申

記濂溪傳

記旌儒廟碑陰語

偶讀漫記 慶元丙辰

讀雜書偶記三事

記尚書三義

記潛水集二事

記山海經

記三苗

考韓文公與大顛書

攷歐陽文忠公事蹟

雜著卷八

辨

北辰辨

聲律辨

關阡陌辨

九江彭蠡辨

尹和靖手筆辨

雜學辨

蘇氏易辨

蘇黃門老子解

第七冊目錄

張無垢中庸解

呂氏大學解

古史餘編

皇極辨 慶元丙辰

雜著卷九

辨疑

讀余隱之尊詒辨

溫公疑孟上

溫公疑孟下

李公常語上

李公常語下

鄭公詩圖折衷

胡子知言辨義

釋氏論上

釋氏論下

雜著卷十

論規 策問說

更同安縣學四齋名 紹興癸酉

同安縣論學者三

補試勝論

策試勝論

策問 三十三

白鹿洞書堂策問 淳熙己亥

白鹿洞書院學規

第七冊目錄

王山講義

問呂伯恭三禮編次

記解經

讀書之要

孟子綱領

論語課會說

講禮記序說

史館脩史例 紹熙甲寅

滄洲精舍論學者二

脩補文舉正例 慶元丁巳補卷末

增損呂氏鄉約 戊午

休致後客次谷日 己未

雜著卷十一

銘 歲贊 啟 婚書 上梁文

講座銘 紹興甲戌同安作

四齋銘

志道 據德 依仁 游藝

鼓銘

蒙齋銘

敬義齋銘

艮泉銘

至樂齋銘

南劍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

又四齋銘

第七冊目錄

崇德 廣業 居仁 由義

學古齋銘

尊德性齋銘

敬恕齋銘

求放心齋銘

書字銘

劉屏山復齋蒙齋二琴銘

黃子厚琴銘

紫陽琴銘

尺銘 二

應銘

趙魏府藏趙公飲器

與國公府軍府啟

家玉硯銘

藏書閣書厨字號銘

勉學篇

敬齋藏

調息篇

易五贊

原象 述旨 明塗 稽頌 啓事

復卦贊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明道先生

第七冊目錄

伊川先生

康節先生

橫渠先生

涑水先生

張敬夫畫像贊

呂伯恭畫像贊

陳明仲畫像贊

程正思畫像贊

聚星亭諸屏贊 并序

書畫像自贊 載人年譜首卷

與江東張憲啟

與葉提明啟

與趙鼎臣啟

回寄居趙將仕啟

回楊通判啟

回曹職官啟

回教授啟

回都昌知縣啟

與正言啟

謝政府啟

答辛勿安啟

還鄉謝人惠書啟

謝人批生日詩啟

回謝解元啟

第七冊目錄

回黃氏定書

回范氏定書

回周氏定書

回余衡州啟

回黃正臣啟

回衆解元啟

回待補生啟

同安縣學經史閣上梁文

雜著卷十二

題跋

跋朱給事奏劄 隆興癸未

跋陳了翁與兄書 甲申

跋胡文定公詩 乾道乙酉

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

跋胡五峯詩

跋張魏公爲了賢書佛號 丁亥

芸齋遺文跋 戊子

跋方伯謙家藏胡文定公帖 壬辰

跋劉平甫家藏胡文定公帖 癸巳

書屏山先生文集後

跋張敬夫爲石子重作傳心閣銘

跋古今家祭禮 淳熙甲午

書近思錄後 乙未

跋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

第七冊目錄

書和靖先生遺墨後 丙申

跋張公予竹溪詩

跋劉元城言行錄

記大學後

書中庸後

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

書麻衣心易後 丁酉

跋李少府題說

跋黃仲本朋友說

跋范文正公家書 戊戌

書徽州婺源縣中庸集解板本後

書徽州婺源縣中庸集解板本後 己亥

跋歐陽國瑞母氏鈞誥 紹興

跋趙宰母夫人錫誥

跋趙侯彥遠行實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跋蘇文定公直節堂記

書諫議先生愛蓮說後

跋序古千文

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跋曾呂二公寄許吏部詩

跋王樞密贈祁居之詩

跋康節誠子孫文 庚子

跋陳居士傳

第七冊目錄

跋徐誠叟贈楊伯起詩

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題洛神賦圖

跋歐陽文忠公帖

跋永解圖

跋所刻和靖帖

跋所刻包孝肅帖

跋王太初所題

跋太室中峰詩書

書語孟要義序後

跋免解張克明啟

跋劉叔文公揚賁處士書

跋洪芻所作靖節祠記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跋張巨山帖

跋陳簡齋帖

書張伯和詩詞後

跋蘇聘君庫帖辛丑

跋南上人詩

跋金溪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遊客庵記

跋顏魯公栗里詩

跋張魏公與劉氏帖

第七冊目錄

跋鄭景元簡

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跋陳微猷墓誌銘後

跋徐騎省所篆項王亭賦後

跋蘭亭叙

雜著卷十三

題跋

跋東坡與子中帖二辛丑

跋李後主詩後

跋呂伯恭日記壬寅

跋伯恭所抹荆公口錄

跋畫卷後

跋尤延之論字法後

題歐陽公金石錄序真蹟

題西臺書

題荆公帖

題力命帖

題樂毅論

題蘭亭叙

題鍾繇帖

題法書

題曹操帖

書壘

第七冊目錄

題右軍帖

跋諸人贈洛君詩後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跋汪季路所藏外祖湍石公書文中子言行卷後

跋朱喻二公法帖

跋郭忠恕說文字源癸卯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後甲辰

跋應仁仲所刻鄭司業詩乙巳

跋蔣邕州墓誌銘

跋鄭威愍遺事

跋米元章帖

跋周元翁帖

跋胡澹菴所作李永之論語說序

跋胡澹菴和李永之詩

跋宋君忠嘉集

跋范文正公送賈君詩

跋漢上翁集

跋潘驥南字序

跋謝良齋所作靜齋銘

題顧侯射記說丙午

跋李壽公道墨

再跋麻衣易說後丁未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第七冊目錄

跋滕南夫溪堂集

周子通書後記

跋馮君家藏諸

跋程董二生學則

書伊川先生帖後戊申

題太極西銘解後

題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書李吳伯所跋石鼓文後

書楊龜山帖後

跋楊遵道遺文

跋陳了翁遺說後

跋參政吳公陸辭奏葉己酉

跋趙傳揚龜山列子解後

跋程宰登瀛閣記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跋先文節留題延福院詩紹熙庚戌

跋施良翰軍政策

再跋參政吳公陸辭奏葉

跋周丘生陰符經說

跋黃山谷詩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甫帖後

書臨漳所刻四經後

書詩易春秋

第七冊目錄

書楚辭協韻後

再跋楚辭協韻

題屈原天問後

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

跋黃山谷帖

跋蔡端明帖

跋曾文昭公與朱給事帖

書曾帖程弟跋後

跋東坡牛賦

跋黃端明奏葉

書臨漳所刻四子後

跋蔡端明獻壽儀

跋李忠州家諸帖

跋高彥先家諸帖 辛亥

跋葉氏墓堂詩

跋滕戶曹守台州事實

跋呂舍人帖

跋景呂堂詩

雜著卷十四

題跋

跋朱奉使奏狀 辛亥

跋趙直閣忠節錄 壬子

跋趙朝奉行實

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奏藁兩本并目錄附

第七冊目錄

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跋趙中丞行實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跋尹和靖帖

跋唐人霖雨牧牛圖

跋楊深父家藏東坡帖

跋蔡神與絕筆

跋劉叔通詩卷

跋呂伯恭書說

跋魏侍郎集 癸丑

書續漢康節帖後

書先吏部手澤後

跋余廉起集

書偽詔後 甲寅

題趙清獻事實後

跋呂舍人與薛元亮帖

跋薛畏翁詩

跋曾裘父劉子澄帖

跋呂舍人青溪類藁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跋曾仲恭文

跋鄭宣撫帖

跋曾南豐帖

題呂舍人帖

第七冊目錄

書壽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劄子

跋辨志錄

跋趙清獻公家問及文富帖跋語後

跋三家禮範

書邵康節誠子孫真蹟後

跋謝良齋與黃生詩

跋高侯行實

跋曾裘父艇齋師友尺牘

書程子禘說後

跋曾直書踐祚篇

跋趙清獻公遺帖

跋司馬忠潔公帖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初要車蹟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肅公帖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書跋王荆公進難侯遺事奏葉

書釋奠中明指揮後 慶元乙卯

跋李侍郎武夷詩

跋東坡剛說

跋李勉仲詩卷

跋郭長陽醫書

跋泰山秦篆譜

題嗣子詩卷

跋邵康節檢束一大字

第七冊目錄

跋蒼玉詩卷

跋武侯像贊

跋魏元履墓表

跋道士陳景元詩

跋李參仲行狀

跋呂仁甫諸公帖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題嚴居厚與馬莊用唱和詩軸

跋吳中丞家傳 丙辰

跋趙忠簡公帖 二

跋張魏公詩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二

跋向伯元遺戒

書廖德明仁壽廬條約後

雜著卷十五

題跋

跋趙鈴轄墓誌 丙辰

跋劉雅端奉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跋許侍郎詩卷

跋張忠確公家問

跋呂沆州書蔡藻筆後

書河圖洛書後 丁巳

跋萬君行事後

第七冊目錄

跋呂范二公帖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跋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跋孔君家藏唐詩

跋孔毅夫談苑

跋十七帖

跋杜工部同谷七歌

跋李伯時馬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東方朔畫贊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跋吳道子畫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帖

跋舊石本樂毅論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跋趙清獻公家書

跋湯叔雅墨梅

先吏部書昆陽賦

跋王信臣行實

第七冊目錄

跋程沙隨帖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

跋呂氏歲時雜記

跋吉水周君家藏訴牒

跋張安國帖

跋山谷宜州帖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跋蔡端明帖

跋歐陽文忠公帖

跋東坡帖

跋曾南豐帖

跋劉子勉行狀

跋彭監丞集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

跋劉司理行實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跋病翁先生詩

書先吏部韋齋記銘并劉范二公帖後

書先吏部與淨悟書後

跋德本所藏南軒三一箴

跋陸務觀詩

跋魏丞相使金帖

題吳和中感秋賦後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桵石

第七冊目錄

跋陳剛中帖

跋山谷草書千字文

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跋陳大夫詩

跋進賢傅君行實

書武侯草廬語遺張以道

跋大王父承事府君行狀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絕句

跋黃壺隱所藏師說

跋袁州萍蘚縣社倉記

跋周司介所藏東坡帖

跋章國華所集註杜詩

題林汝器論詔集說後

題李太白詩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題不養出母議後

題所書古栢行

題記

題棲賢廢崖 淳熙己亥

題壘石菴

記遊南康廬山

題星子縣尉解射亭

題落星寺 庚子

題石乳寺

第七冊目錄

題落星寺張于湖題字後

題折桂院行記 辛丑

題尋真觀

題折桂院

朱文公雜著卷一

尚書

尚書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正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陸德明曰伏羲氏以木德王

以約事也身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伏羲神農黃帝之書

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籍書籍伏義神農黃帝之書

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

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語與義其歸一揆

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陸氏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

號有熊氏墳大也少昊金天氏已姓黃帝之子以金德王一

頭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之子初為唐虞

孫姬姓以水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者氏帝嚳之子初為唐虞

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

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德王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以金德

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

下之號也以木德王桀度也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

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

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

謂上世帝王遺書也陸氏曰索求也倚相先君子生於周

末親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

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

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及夷煩亂剪截浮辭

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

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

可察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程氏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

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夫之哉

蓋乃後人謂述前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

新著卷上

APPENDIX 1

雜著卷

三

徒爲作典與治作九共九篇六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
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
除九共九篇共爲十六卷蓋亦畧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
十八篇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誓三篇共爲
三十四篇并僞作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
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
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
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
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
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今按漢書所引
殃及三世又云正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卽武帝之世所得者
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界同者疑卽伏生口
傳而見錄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
生無此篇必是張霸所僞作者矣

雜著卷一

四

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古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
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
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
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
之雅詞易好故訓詁皆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
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
亂廢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
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
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
別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
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
者如此使學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易而不必穿鑿傳

會於其難者云

虞書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舜紀唐
虞書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
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

堯典堯帝名也或曰堯與舜同姓也此篇以簡
法故又訓爲帝也此篇古文皆有其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

于上下謂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
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故
也欽恭敬也明也聰也敏也安無所勉強之貌言其德性之美皆
出於自然而非強勉也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
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
是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德業之
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者總言堯之行實而言也
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其德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

雜著卷一

五

堯則之故書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
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
得焉則一經之全體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
德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之外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
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百姓黎民也黎民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
自變惡爲善也時雍是雍和也於是無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
遠所及物由近及遠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此兼命二氏四子作爲曆象以授民欽其及時以禮事也昔
如後篇虞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曰而統地一月而統天一月
而統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
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分命義
析歲爲緒之候此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分命義
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
民所鳥獸孳尾此以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歲以頒布日考驗
和氣此乃分命其後章之義也或曰上之所命蓋委官
在國而命諸之方其極至此非往於外也曰暘谷者以日

之於出而各之也... 宅南交平秩南訛教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雜著卷一

中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 帝曰咨汝羲暨

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帝曰咨汝羲暨

雜著卷一

帝曰咨汝羲暨... 帝曰咨汝羲暨

雜著卷一

十二

雜著卷上

士

雜著卷上

雜著卷一

十四

1

雜著卷上

五

2 —

未備者古文有今文無

雜著卷一

六

此十七字當是後世模放二典爲之舉。而謨篇首九字亦類此。○今按此篇稽古之下，猶贅禹德而後篇，便記皋陶之言其體之說恐或然也。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易曰：下卽禹祗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卽此意也。乃者難辭之敬連也。曰德者，言其德化之深也。禹言君而不放，易者爲君之道，臣不敢易者爲臣之職。風夜祗懼，各務盡其所常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矣。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嘉善攸所也無咸用窮之。帝謂堯也。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所以廣之矣。論悉致尊賢而天下之民皆被其澤，無不得其所以然。非忘私而理愛民如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充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爲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詡其必能舜之克恕於此亦可見矣。程氏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也。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都嘆美之盛也。祐者君子之居都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爲鄙謂都爲美也。廣者大而不無運者行之不息大而不能逆則變化不測故自具大者此之前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充

雜著卷

十七

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我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微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靡大禹克艱惠迪之誠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失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致禹曰於帝念哉德則其爲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於美之辭也蓋言懲戒之道禹嘆而美之因謂所以如是而修其德者將欲以善其政也而爲政之道不在乎飽特在乎養民而已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以木克火以火克金以金克木以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德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有器尚賁用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則民生豐遂而不可以逆節節節而無教故爲之梓典敷教以正其德道工之事以利民其制節節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舛乎下和矣荀氏曰洪範五行木火金土百穀本在木行也數以其爲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九功合六與三也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九叙惟歌者則以九功

之益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法而示之
其可見於經者不過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畏而敬守之
哉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
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正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
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可受非君可畏非民衆非
內外相資兩得其要而治道備矣
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此言可受者君而可
可受者以衆非君則無以衆而至於亂也民之所以可畏者以
以君非民則無與守邦而爲禍夫也故爲人君者當自警戒以
下民之所受災而不至於危亡也若不恤其民使其至於困窮
則天命去之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於此然猶
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爲聖
人之心也哉和好也戎兵戎也蓋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故
先敝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矣豈容復有他說乎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
先敝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雜著卷一

王

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母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
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枚卜謂歷卜之舜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
自負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掌卜筮之官也藏斷其後也
習吉重得吉卜也蓋言卜筮之官占事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
然後合之於龜若我之志已定而家謀又協則鬼神其必依據
龜筮無不協從矣况卜筮之法不待習吉今又何用更待枚卜
再得吉兆乃爲可乎再讀曰問母禁止之辭正月次年正月也
神宗說者以爲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爲堯廟未知是否
如帝之初即上篇所記等事也政修羣祀朝諸侯等事也

金縢說

金縢此篇之作在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事且備
東征未末故叙之於此

既克商二年止王翼日乃瘳此叙周公請命之事

武王既喪此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

管叔及其羣弟止不利於孺子此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

也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爲辭若王敦之於劉隗刀協兩
詩序所謂周公遺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而作七月之詩
以陳王業風喻成王者蓋此時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止告我先王作大誥遂東征周公居東二年
則罪人斯得殺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
庶人命微子啟伐殷後作微子之命皆此時事于後公乃爲詩
止誥公既滅武庚管蔡而成王之疑未釋故公不欲遽歸留
居東方而周大夫爲作被斧伐柯九畹狼跋之詩

秋大熟止弗敢言金縢所藏代武王之說史之祝辭惟爾元孫
其邁厲虐疾至能念于一人是也既克商二年至乃告大王王
季文王及公歸王翼日乃瘳皆史與百執事之言叙後事以始
終祝冊之辭也

雜著卷一

王

王執書歲則大熟歸禾嘉禾之書皆此後作周公自是歸大
夫夷之而作東山之詩也

召誥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傳曰武王克商遷
爲都故成王居焉林曰周自后復始封於鄆夏后政衰稷之
子不密出奔於成秋之間至孫公劉始立國於豳十世至大王
武王克商而遷於岐山下文王遷于豐武王遷于鎬鄆在豳東
扶風縣南在岐縣縣南在岐縣縣南在岐縣縣南在岐縣縣南
又在岐縣縣南在岐縣縣南在岐縣縣南在岐縣縣南在岐縣
十五里王曰成王欲宅洛者以天事言之則曰東景朝多
陽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地之中
均爲非特如此而已德三監之難設殷頑民遷以自近洛地
邦等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鎬京宗廟
社稷官廟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時會諸侯而巳何以知
其如此以詩考之宣王時會諸侯於洛陽而車敗謂之復古
召誥

化結之惡是以不義之害遂與性成而忘反乎上之人有以節
之使之日進于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節民之性又非王
之所化故王又當教為其所不可不教之德以率之非政則所
及也王以爲明政則以節之不可不教之言也或曰服亦事也
習任也任服人爲御事使之任我周之御事也蓋欲其共事相
習以成善且使上下相通情易以行化然後有以節其性而日
進於善王則作所不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
殷我不敢知口治夏服天命惟不致知口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
不敢知口不其延惟不致厥德乃早隆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
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曰言夏殷所受天命歷年長短我
乃早隆厥命也陳曰言公言我王嗣二代而受命我亦惟茲
以此二國長短之命告於王而繼其功蓋欲王之敬德也
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
吉而命歷年王之初服不可不慎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
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
永年不致則恩則凶則短祚也

雜著卷一

五

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
哉所以求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攻珍戮用又
者只在德而已矣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攻珍戮用又
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上顯
曰商俗靡康其選用非常也久矣召公戒王勿以小民淫用非
常之故亦敬於法外餘戮以治之蓋民之先倡也如此則法行天
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行天
下而王亦顯矣或曰下文有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以字
如以其師之以此戒王勿用此小民淫用非彝而復以珍戮治
之也言當正身事下不務刑罰其下乃與蘇說同蘇曰刑罰治
也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人心爲
天命也陳曰小民之心歸則受天永命矣林曰王能敬德
于上而小民儀刑於下則天永命之矣所謂謂用小民以受天命
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警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
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蘇氏曰康殷雖已至作然召公
其大和會而協離周之離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民周君
也百君子皆殷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與人與周君
子皆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受天之成命于我非敢勤惟
後世林已贊民百君子猶頑民而謂之多士也

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蘇氏曰我非敢以此爲勤勞也率
祀上而祈永命

洛誥

王曰此誥有不可知者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蘇氏曰周人謂洛爲使來告卜王
宗周遷作洛誥使召公先相宅度其位於洛洧故周公復至而西也
洛而告則以商民累定其位於洛洧故周公復至而西也
此誥牛一時捕言之辭史取周公得卜至遺使告卜相與往來
告我未序次洛誥生鬼至洪大誥治下屬周公拜手之文周
之以示後世也洛誥生鬼至洪大誥治下屬周公拜手之文周
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氏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
日子者親之也曰明辟者尊之也程氏曰猶王如弗敢及天
言告嗣子王矣葉曰復如孟子有復於王之復王如弗敢及天
基命定命予乃徧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周公不欲斥言
王若不致及天之初命則我不得不爾攝政事保予惟乙卯朝
作王躬而相此洛邑以爲王當於此初作民主也予惟乙卯朝
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間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乃

雜著卷一

五

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乙卯即前至洛之日蘇氏曰黎水今
重遷故以都河朔爲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葉曰卜者先
卜黎水又卜瀍水東又卜瀍水西則三矣皆曰惟洛食者以召
公之卜而復以三地求吉皆不食而食洛是以幸從召公之卜
爲定也傳以謂東瀍西爲王城官室宗廟所在洧東爲成周遷
殷頑民之所諸儒多用其說而陳氏疑之說主詳今見別論
平來以圖及獻卜使也遺使以所卜地王拜手稽首曰公不
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傳曰作周以理天之美命
使周有天下者天之休也故周公敬之而相宅以配天休也
○或曰作新邑與我周室同休○或曰謂作洛與宗周同休王
不在洛言來者顯公所在而言○或曰王本與公公既定宅伴
同來又曰王得卜而來見公遂留祭未知孰是○葉曰凡卜有貞
來示示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其吉四者大小言國大遷大
師則貞龜二人皆知其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王氏曰言
吉者以示天下也拜手稽首誥言之拜言言也周
休以成此休言言之不也拜手稽首誥言之拜言言也周
公曰與公俱在洛對問之言○葉氏以爲王得卜而至於洛既祭

雜著卷一

寺

雜著卷一

孝

刑人矣言其責之在已也先儒作四句讀曰故不得其說而蘇氏破句讀之陳林宗之誤矣惟弔茲惟痛閔此得罪之人也不丁我政人得罪閔痛之深恨不自我得罪也葉說雖若此然不罪之則民奔亂矣

元惡大憝詳文意當從王氏乃非德用又言汝若寬縱則小臣外止皆得為威虐汝之為此欲以德又民而實非德也姑息而已蘇陳等說懲王氏之弊一槩以寬為說恐非聖人刑人正法之意也 文王之敬忌忌惡也惟助成王德顯句越尹人祗辟也顯民明德於民也

惛憒常如疾痛之至惛憒身則無不惛憒其所不當順勉其所不當勉亦通不典式爾惠不惠慈不慈當順者不順當勉者不勉此說長古語式訓勉○蘇云爾是人自非法當如此皆違王若有疾人氏云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槩是有過刑故之意

如痛在已又○敬時忱陳說隱○至誠○殄享○世享皆謂享于天子惛憒之意○敬時忱為小人所賣○殄享○世享

武成月日諸一月以孔注推常是辛卯朔壬辰旁死鬼孔注云○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三○戊午師度孟津二十

二月若前月小盡即是庚申癸亥陳子于商郊庚申朔即是四日○甲子勝商殺紂或五

四日漢志云既死霸越五日甲子○甲子勝商殺紂或五

閏月李校書說是戊辰三月蓋以一月壬辰旁死鬼推之若不

俱小則此月已丑朔一夫一

三月若前三月俱小則戊午朔一夫二小則已未朔二夫二小

四月若前四月俱小則己丑朔一夫三小則庚寅朔

王來自商一○既生鬼諸侯受命于周十六日或壬寅或乙巳

文在庚戌後漢志○丁未祀周廟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二十一日

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

右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

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

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

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

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

越六日庚戌當為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

後則恐經文倒也曆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

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

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

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誠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顏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程氏之云又未知其何所據也按張霸偽書有武城篇劉歆誤以為古文說見書序疏中

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
戊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曆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
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
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假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
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
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
于大王肇基正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
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
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
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此下當有闕文列爵惟五分
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悖信明義崇
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雜著卷一

三

右此篇簡編錯亂劉侍讀王荆公程先生皆有改正次序今
以參考定讀如此大畧皆集諸家之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
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事當如此耳疑先
儒以王若曰宜繁受命于周之下故定生魄在丁未庚戌後
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告天地
未祭祖宗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
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人神之序固如
此也劉侍讀謂余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闕文以今考之
固所宜有而程先生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
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闕文猶當
有十數語也此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詞

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勸之
意畧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之
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雜著卷一

三

說

元亨利貞說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亦謂此也

易象說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而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

雜著卷二

一

易象說

所用則又疎畧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關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常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

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役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天下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始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易精變神說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

雜著卷二

二

易精變神說

則亦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爲神之所爲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發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無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著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操著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真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

參伍之說

以三數之也如伊尹之說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

五... 三而今... 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
口參之以比物位之以合三而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買
以類相準皆其義也易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
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如
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象之日月五星章句紀
元是皆各爲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綜字之義沙隨
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
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
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易寂感說

雜著卷二

易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
无思慮也无作爲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
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
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
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
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中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
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爲寂感也觀言字
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
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
無始則人豈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
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
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
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
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
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
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
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
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

雜著卷二

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
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記嵩山晁氏卦爻象象說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
翼故十二篇是則象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
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
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
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
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
若人... 爻辭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
... 爻辭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
... 爻辭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

辭元在六爻之際之後則孔氏亦初不見十二篇奈何後之儒
之易矣又在於象及大象發之似亦有所未盡奈何後之儒
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
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朋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
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
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
又改小王之過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于爻辭尊君也石守
道亦曰孔子作象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
之於后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嘉按詩疏云漢初為傳訓
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
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
本文而與經為注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為一書故高實齋
公所謂象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
鄭氏之法其本經而附以象象如馬融之周禮也吳氏於此
固不如呂氏之有據然呂氏所說卦經傳之次第所以與他卦
不同者則無說焉愚恐吳氏所謂初經傳之次第則猶若今之乾卦
而卒大亂於王弼者似亦未可盡廢也因竊記于此云云

雜著卷二

五

著卦考誤

揲蓍之法見於大傳雖不甚詳然熟讀而徐究之使其前後
反復互相發明則亦無難曉者但疏家小失其指而辯之者
又大失焉是以說愈多而法愈亂也因讀郭氏辯疑為考其
誤云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
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
再扚而後掛正義曰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就五十
策中去其一餘所用者四十有九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
分而為二以象兩而以西十九分而為二以象地也此
再扚而後掛一以象三者蓋一儀之闕於天數之中也
而記兩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

雜著卷二

六

揲之餘一此殘奇於所扚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數歸殘
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累三十
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再扚而後掛者既分天地
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
於扚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
又合於前所歸之扚而總掛之是再扚而後掛也

今攷正義之說大槩不差但其文有闕畧不備及顛倒失倫處
致人難曉又解掛扚二字分別不明有以大起諍論而是一揲
也之揲以傳文及下文攷之當作扚字則恐傳寫之誤耳今頗
正之其說如左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內
去其一但用四十有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者
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
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於左手小
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也揲
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
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
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扚者奇零也扚勒
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
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
第二指之間而勒之也象閏者積餘分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
故再扚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
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而揲兩扚為五歲
之象其間凡兩扚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

初之策後以見存之象分二掛一而為第二變也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正義曰四營而成易者言
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著策乃成易之一變也十有八變而
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
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
若三者俱多為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
者俱少為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
多為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
有二箇四而有一箇九此為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為
少陽者謂三揲之間或有一箇九有一箇八而有一箇四
或有二箇八而有一箇五此為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既
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定一卦則十有八變乃

雜著卷二

七

其始成卦也正義又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
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陽爻稱九陰爻稱六所以老陽數
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著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
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準此見乾卦初九下劉禹錫曰
一變遇少與歸奇而為五再變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
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指手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
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餘三又曰第一指餘一第二指餘二第三指餘三
蓋一餘第二指餘三蓋四餘四蓋五第三指與第二指同李泰
伯曰聖人揲著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扚確然有法
象非苟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
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
滿四矣乃扚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二右手亦餘二矣乃

扚其四而謂之少則扚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二十六
為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三多則扚一十四并
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為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
故稱六一少兩多則扚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
八為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扚十
六并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為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
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

雜著卷二

八

今攷三家之說正義大槩得之但不推多少所以為陰陽老少
之數又以過揲之數已見乾卦而遂不復言此為太畧而易字
之解三揲之分亦為小庇劉氏蓋合正義二說而言其法始備
然其曰遇多遇少與歸奇為若干則是誤以兩扚為所遇而謂
掛一為歸奇矣其曰餘三十有六策四四而運得九則是反以
過揲為餘數而又必再運之矣此皆不如正義之名正而法簡
其論第一指與第二指第三指之餘數不同則雖為三變皆掛
之法然曰餘若干而益若干則為揲左不揲右而不免有以意
增益之嫌其以三變掛扚之策分指于三指間則初變之扚誤
并於掛再變之掛誤并於扚亦為失之且一手所揲多至二十
五策亦繁重而不便於事矣李氏之說最為簡易而分別掛扚
為明白但其法為多者一為少者三而不知二變多少之各二
且曰扚十二并掛一為十三而不知扚十并掛三為十三餘三
則是後三變不掛而不若劉說之為得也今皆正之如左方云
四營而成易者言謂經營易即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
四度經營著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
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以爲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

爻而爲一卦也其法初一變兩標之餘爲掛初者不五則九第
二變兩標之餘爲掛初者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標之餘爲掛初
者亦不四則八五四爲少九八爲多若二變之間一五兩四則
謂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
而二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
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初世之一而有者四十八
以四標之爲十二標之數四五爲少者一標之數也八九爲多
者兩標之數也一標爲奇兩標爲偶奇者屬陽而象圓偶者屬
陰而象方圓者一圓三而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圓四而
用半故一偶而含二也若四象之次則一日太陽二日少陰三
日少陽四日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八居
三者含七居四者含六其相爲對待而具於洛書者亦可見也

雜著卷二

九

故三少爲老陽者三變各得一標之數而三三爲九也其存者
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標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
左右皆策則一而圓三也三多爲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標之數
而三三爲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標之數也
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圓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爲
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標之數一得一標之數而三三爲
爲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標之數也左數右
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也方二謂兩八圓一謂一十二兩少
一多爲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標之數一得兩標之數而二
三三爲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標之數也
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八左右皆策則圓二方一也圓二謂兩十方一謂一

雜著卷二

十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
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
數也正義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以乾老陽一爻有
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一十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有
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乾之老陽之
策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
六爻故有一百四十有四策也若坤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
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故百四十有四
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合乾坤兩策有三百有
六十當期之數三百六十日舉其大畧不數五日四分日
之一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
篇之爻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

爻爻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六也陰爻亦一百九
十二爻爻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也陰陽總合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今攷凡言策者即謂著也禮曰龜爲卜策爲筮又曰制策側龜
皆以策對龜而言則可知矣儀禮亦言筮人執筮尤爲明驗故
此凡言策數雖指掛初之外過標見存之著數而言然不以掛
初之內所餘之著不爲策也疏義及其解說皆已得之且其并
以乾坤二少之爻爲言則固不專以乾坤爲老六子爲少矣但
乾坤皆少而其合亦爲三百六十兩篇皆少而其合亦爲萬一
千五百二十則疏有未及而學者不可不知爾

右標著之法見於大傳者不過如此爲之說者雖或互有得
失然亦不過如此愚已論之詳矣學者反復其言使各盡其

曲折則後之爲說者其是非當否不能出乎此矣

康節先生曰歸奇合劫之數得五與四則策數四九也
餘放此○郭氏曰歸奇合劫之數不用之餘數也策數
所得之正策數也去此不用之餘數正語歸奇合劫之餘
數故有三多三少之言至康節然後
策數復見於書餘數不復相亂矣

今按康節歸奇合劫四字本於正義所謂最末之餘歸之合於
掛劫之一處蓋因其失而不暇正也然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
數則正義於乾篇初九文下已明言之安得謂唐初以來不論
策數耶且康節又言得五與四則四亦未得爲去此不用之餘
數矣大抵爲此辨者未知掛劫之中奇偶方圓參兩進退之妙
是以必去掛劫之數而專用過揲之策其說愈多而其法愈偏
也

橫渠先生曰奇所掛之一也劫左右手之餘也郭氏曰自唐初以來

雜著卷二

十一

以奇爲劫故揲法多再劫而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
誤至橫渠而始分云再劫而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
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郭氏曰凡一掛再劫爲三變而成
也問常不及三歲而至故曰五歲再問此歸奇必俟再劫
者象問之中間再歲也

今按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掛也奇也劫也大傳之文固各
有所主矣奇者殘零之謂方著象兩之時特掛其一不得便謂
之奇此則自畢董劉氏而失之矣劫固左右兩揲之餘然劫之
爲義乃指間勒物之處故曰歸奇於劫言歸此餘數於指間也
今直謂劫爲餘則其曰歸奇於劫者乃爲歸餘於餘而不成文
理矣不察此誤而更以歸奇爲掛一以避之則又生一誤而失
愈遠矣郭氏承此爲說而詆唐人不當以奇爲劫夫以奇爲劫
亦指以其劫爲餘爾名雖失之而實猶未爽也若如其說以歸

爲掛以奇爲一則爲名實俱亂而大傳之文揲四之後不見餘
著之所在歸奇之前不見有劫之所由亦不復成文理再劫者
一變之中左右再揲而再劫也一變之中一掛再揲再劫而當
五歲蓋一掛再揲當其不問之年而再劫當其再歲之問也而
後掛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著分二而掛一以起後變之端
也今日第一變掛而第二第三變不掛遂以當掛之變爲掛而
衆問以不掛之變爲劫而衆不問之歲則與大傳之云掛一象
三再劫衆問者全不相應矣且不數第一變之再劫而謂第二
第二變爲再劫又使第二第三變中止有三營而不足乎成易
之數且於陰陽奇偶老少之數亦多有不合者今未暇悉論後
當再發之爾

伊川先生撰著法云先以右手指於左手之中取著一莖

雜著卷二

十一

掛於左手小指之間此名奇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著
四揲之餘數置案之東西隅此名右手之劫復以左手四
揲右手之著四揲之餘亦置於案之東南隅此名左手之
劫其兩手所握之著爲所得之正策數又云再以左右手
分而爲二更不重掛奇又云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
第一劫之中次合正策數又四揲布之案上得四九爲老
陽郭氏曰此法先人親受於伊川先生雍復受於
先人本無文字歲月歲久遺忘謹詳書之
今按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既云本無文字則其傳受之際不
無舛舛宜矣其以掛一爲奇而第二三變不掛愚已辨於前矣
其以兩手餘數置之案隅而不置之指間則非歸奇於劫之義
其以一變過揲之著便爲正策則未合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
數其曰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劫之中則其因之

久也無用其歸之之晚也。然勢可亦不合於大傳所言之次第。又曰四際正策布之案上然後見所得之爻則其重複又甚焉。凡此皆非伊川先生之本意也。覽者詳之。

兼山郭氏曰著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即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也。蓋四十九去其十三則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二則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二則得二十四。凡得者策數也。去者所餘之劫也。雍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掛象如此則不必四十九數。凡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以得初。非五即九再探三探不四即八之數獨不可以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爾。

今按此書之中此說最為要切而其疎率亦無甚於此者。蓋四十九者著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探之則其前為掛劫其後為過

雜著卷二

古

揲以四乘掛劫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劫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相御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劫之數所以為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今於掛劫之數既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爲無所務於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爲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劫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相無之說其失益以甚矣。聖人之道中正公平無向背取舍之私其見於象數之自然者蓋如此。今乃欲以一偏之見議之其亦誤矣。

又曰四象之數必曰九八七六者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廿四之策再以四揲而得之也。九六天地之數也。乾坤之策也。七八出於九六者也。六子之策也。乾坤相索而成。

也

今按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儀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爲四象者久矣。至於揲著然後掛劫之奇耦方圓有以兆之於前過揲之二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有以乘之於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於其中。九七天數也三十六二十八凡老陽少陽之策數也。六八地數也。二十二二十四凡老陰少陰之策數也。今專以九六爲天地之數乾坤之策謂七八非天地之數而爲六子之策則已誤矣。

雜著卷三

古

又曰天之生數一三五合之爲九地之生數二四合之爲六。故曰九六者天地之數也。乾之策三百一十有六以六分之則爲五十六。又以四分之則爲九。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以六分之則爲二十四。又以四分之則爲六。故曰九六者乾坤之策數也。陰陽止於九六而已。何七八之有。故少陽震坎艮三卦皆乾畫一其策三十六坤畫二其策四十八合之爲八十四復二分之而爲一十八復四分之而爲七。少陰離兌三卦皆乾畫二其策七十二坤畫一其策二十四合之爲九十六復三分之而爲三十二復四分之而爲八。是七八出於九六而爲六子之策也。然九六有象而七八無象。蓋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其中而無象以爻則六子皆乾坤之畫而無六子之畫也。故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之奇畫用乾之九也得偶畫者用坤之六也。無用七八之道也。

今按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數故不用六七八十。

天地之成數也。今卦之序而河圖洛書之四象亦無所管於五與十。此卦之畫成而以一二三四紀其次九八七六

八以兩其四而為偶奇以象圓而徑一者其圓三故凡奇者其數三偶以象方而徑一者其圓四而用半故凡偶者其數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及其揲之三變則凡三奇者三其三而為九三偶者參其兩而為六此九六之所以得數之實也至於兩奇一偶則亦參其兩奇以為六兩其一偶以為二而合之為八兩偶一奇則亦兩其兩偶以為四參其一奇以為三而合之為七此七八所以得數之實也是其老少雖有不同然其成象之所自得數之所由則皆有從來而不可誣矣若專以一二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則雖合於積數之一端而於七八則有不可得而通

雜著卷三

五

者矣不自知其不通而反以七八為無象不亦誤乎又况自其四營三變而先得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爻過揲之策以四乘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卦過揲之策此於大傳之文蓋有序矣今乃以乾坤之策為母反再分之而後得九六焉且又不及乎七八而以為無象誤益甚矣抑七八九六之用於著正以流行經緯乎陰陽之間而別其老少以辨其爻之變與不變也九六豈乾坤之所得專而七八豈六子之所偏用哉若如其言則凡筮得乾坤者無定爻得六子者無定卦矣尚何筮之云哉其曰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六子無用七用八之道此又不攷乎歐陽子明用之說其整甚矣又况方為四象之時未有八卦之名耶如蘇氏所引一行之言謂有其象而合其數則可而今直以八卦分之不亦太早計哉

初未必以陰陽老少為異然卜史之家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道已不同矣後世大失聖人之意者多主卜史之言而不知所謂策數也

今按周禮太卜占人筮人之官舉其法不能甚詳然其不見於大傳者已多矣然皆周公法也安知七八九六之說不出於其中而夫子贊易之時見其已著而遂不之及乎正如禮記冠義鄉飲酒義之屬亦以其禮自有明文故詳其義而畧其數亦不可但見大傳之詞有所不及而遂謂聖人畫卦初不以此為異也聖人作易本為卜筮若但有陰陽而無老少則又將何以觀變而玩其占乎且策數之云正出於七八九六者今深主策數而力排七八九六為非聖人之法進退無所據矣

雜著卷三

五

辨證曰凡卦爻所得之數獨謂之策自餘雖天地大衍亦皆但謂之數

今按此說之誤已辨於大傳策數之下矣大凡著之一籌謂之一策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矣

又曰扞者數之餘也如禮言祭用數之扞是也或謂指間為扞非也楊子雲作芳亦謂著之餘數豈以草間為芳耶今按歸奇於扞謂歸此餘數於指間耳則此扞字乃歸餘數之處而非所歸餘數之名矣祭用數之扞者亦謂正數在握中而其奇零之數在指間指屬人身故從人從力而為扞也芳生於著而言此草在人指間也凡從力者皆勒之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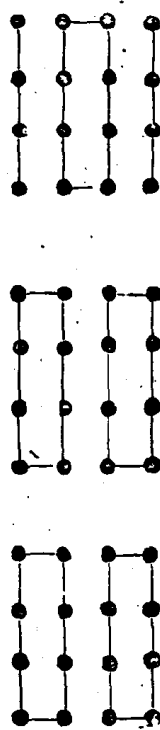
又曰正義之說是六揲六扞而成一爻三十六揲三十扞而成八卦與十八爻成卦之文異矣

過樸二十八策

圖三

方園四用半

方園四用半



三爻掛枋四再揲掛枋八

初攢八

初操卦一

掛抄二十一策

圓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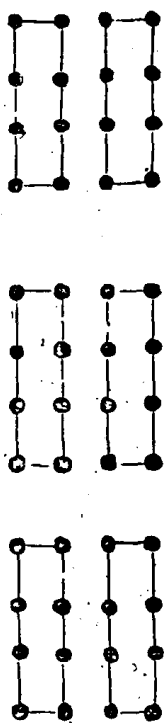
方徑

過樸二十四策

方園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方園四用半



三揲卦劫八

再揲卦八

初撰於

初牒掛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掛物三十五策

又曰蘇氏所載一行之學曰老少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

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又曰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如上所言則是直取三變多少卦象相類以畫爻而不復論其策數也

今按四十九中聖人無不周之數已見於前矣蘇氏之說旣不知七八九六之已具於掛初而必求之過揲之間其與郭氏之說已畧相似矣但蘇氏以八卦之象爲斷而郭氏以四象之策爲言少不同耳然蘇氏亦云四數其餘得九則固亦兼取策數矣而郭氏峻文深詆逮至於此亦可畏哉

又云凡揲著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第二第三變雖

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

今按三變皆掛蓋本大傳所謂四營而成易者予已論於前矣然其所以不可不掛者則又有兩說蓋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偶數屬陽者爲陽三而爲陰一圓三徑一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三也掛一而左右皆四者陰也屬陰者爲陰二而爲陽二皆以圍四用半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一也掛一而左二右三也陰也是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後而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左一右三左二右二左三右一皆爲陽三變之後其可爲老陽者十二可爲老陰者四可爲少陰者二十八可爲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老陰陽數本皆八老若動而陰性本靜故損陰之是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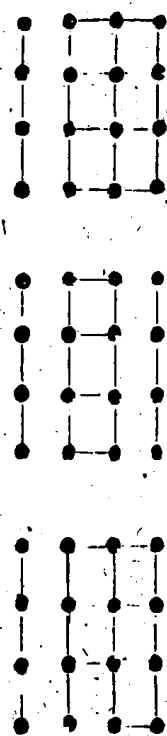
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老陽少陰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
 不掛之一端爾而遂執以爲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爲得失
 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爲法尚無甚舛獨此
 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法尤不可以不辨

過揲三十六策

圓圖三

圓圖三

圓圖三



三揲掛初四

再揲掛初四

初揲掛初四

初揲掛一

雜著卷二

十九

圓徑一

圓徑一

圓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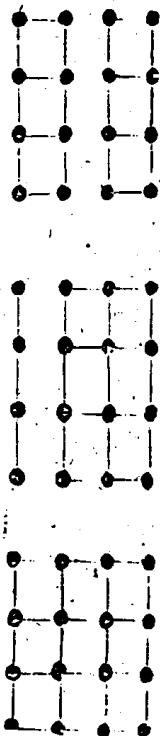
掛初十三策

過揲三十二策

方圓四用半

圓圖三

圓圖三



三揲掛初八

再揲掛初四

初揲掛初四

初揲掛一

方徑一

圓徑一

圓徑一

掛初十七策

五歲再問圖

舊說

第一變 第二變 第三變

掛揲左 掛左揲右 掛右 掛揲左 掛左 掛右 掛

右 掛 掛左 掛左 掛左揲右 掛右 丙乙丙問 丁戊問

已庚辛問

壬癸問

甲乙丙問

丁戊問

舊說掛一以象三者也掛謂歸奇於初以象閏者也五歲者一
 變之間一掛再揲再初各當一歲之象也再問者兩初之歲爲
 再問之象也而後掛者又合餘者再分而掛以起後變之象也
 其文義象類既皆有條而不紊又通數之必五歲而再問亦無
 不合

郭氏說

雜著卷二

二十

一變 二變 三變 四變 五變 六變 七變 八變

九變

掛初 初 掛初 初 掛初 初 掛初 初

初

甲問

乙

丙

丁問

戊

已

庚問

辛

壬

郭氏之說以掛爲奇三變之中第一變掛初第二第三變不掛
 而初故以有掛有初之變爲掛無掛有初之變爲初其有掛之
 初又弃不數而曰歸奇必俟再初者象閏之中閏再歲也然則
 掛象閏歲而不象三才初反象不問之歲而不象閏且必三初
 而後復掛與大傳之文殊不相應又其 六歲而後再至亦
 不爲五歲而再問矣

一尺五寸上生太簇 大呂ノ一 蕤賓 歲外五寸下生南呂

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聲而其布徽之法則當隨其聲數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如前之說焉今人殊不知此其布徽也但以四折取中爲法蓋亦下俚立成之小數雖於聲律之應若簡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法象懵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或曰若子之言聲數也律分也徽寸也三者之相與皆迂回屈曲而難通無乃出於傳會牽合之私耶曰律之九分也數之八十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之相與固未嘗有異焉今以琴之太長而不適於用也故十其九而爲九尺又折其半而爲四尺五寸則四尺五寸之琴與夫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數亦法有異也蓋初絃黃鍾之宮次絃太簇之商三絃中呂之

天
人
雜
著
卷
二

三

雜著卷二

廿四

雜著卷二

廿四

距地而下
二管於其上而實土埋之上
之底則各隨其律之短長以為
淺深黃鐘最長故最深而最先應鍾最短故最淺而最後
應合移其法於琴而論之則所謂龍齧即木案之地也所謂
龍齧即地面之平也聲應之處即其律寸之短長距案之遠
近也故按此鼓之而其聲可見此其所同也但律之次第左
起而右行者以氣應先後為之序自地中而言之也微之次
第右起而左行者以律管入地淺深為之序據人在地上目
所見者而言之也此其似異而實同者也其甚異者則管虛
而絃實管有長短而無大小圖皆九分徑皆三分絃有大小而無短長
管上平而下不齊絃則下齊而同起於龍齧也是以候氣者
異管而應不同時既應則其氣遂達於上而無復升進之漸

雜著卷二

五

布微者亦異絃而應於同時既應則各得其量之所受如以
小為五而循序以漸進至于三周而後已此其甚不同者也
然明者觀之以其所異乘除準望而求其所同則是乃所以
益見其同而無可疑者但自有琴以來通儒名師未有為此
說者余乃獨以荒淺之學聲韻之耳一旦臆度而誦言之宜
子之駭於聽聞而莫之信也然吾豈以是而必信於當世之
人哉姑以記余之所疑焉耳抑此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聲
之位又有按微所取五聲之位二者錯綜相為經緯其自上
而下者皆自上絃遞降一等其自左而右者則終始循環或
先或後每至上絃之宮而一齊焉蓋散聲陽也通體之全聲
也無所受命而受命于天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聲也受
命於人而人之所貴者也但以全聲自然無形數之可見故

今人不察反以中微為重而不知散聲之為尊甚矣其或也
至其三宮之位則左陽而右陰陽大而陰小陽一而陰二故
其取類左以象君右以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陽
明故為君子而近君右者陰濁故為小人而在遠以一君而
御二臣能親賢臣遠小人則順此理而國以興隆親小人遠
賢臣則拂此理而世以衰亂是乃事理之當然而非人之所
能為也又凡既立此律以為宮則凡律之當微而有聲者皆
本宮用事之律也其不當微而無聲者皆本宮不用之律也
唯第十二律有微無聲律旋而宮變則時異而事殊其遭時
亦不當用未詳其說而遇俗者自當進據可為之會而發其鳴聲其背時而忤俗
者自當退伏無人之境而藉其頰舌此亦理勢之當然而其
詳則旋宮之圖說盡之矣

雜著卷二

五

定律

沈氏筆談據唐人琵琶錄以為調琴之法須先以管色合字定
宮絃乃以宮絃下生祉祉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
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但今人苟簡
不復以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法出於臨時

按沈氏所言可救流俗苟簡之弊世之言琴者徒務布爪取
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散閒遠為高耳豈復知禮樂精
微之際其為法之嚴密乃如此而不可苟哉然其曰以合聲
定宮絃者亦黃鍾一均之法耳不知沈氏之意姑舉一隅以
見其餘即中

各以其字命之而

恐此等變調隨世而生又非獨此爲然也近世惟長樂王氏之書所言禮樂最爲近古然其說琴亦但以第三絃爲律中中呂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予於是益以爲疑乃爲之深思而有得焉然後知古人所以破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明法而僥焉以就此位之僭差者乃爲迫於聲律自然之變有不得已而然也蓋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間皆一律而獨宮羽祉角之間各間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闊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既備卽有二律介於宮與祉角之間於是作樂者因而取之謂之二變然後破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間而七均備焉唯琴則專用正聲不取二變故於二位之闕無以異乎衆樂之初然又以其別有三少而少宮之分地位近於變宮故宮羽之間有以補之而不至於

大闕惟祉角之間既爲闕遠欲以少商補之則其分寸地位相望甚遠而不可用是以已午二位特爲空闕而角聲之勢必將乘其間隙進而干之以求合於林祉然其本位若遂空虛而無主則姑夾兩位又成曠闊而商角二聲將不能以相通幸而三絃姑洗之本聲與十一徽姑洗之本位自有相得而不能相離者乃獨固守其所而不肯去於是姑前中後皆得祇間一律而無空闕之患是亦律呂性情自然之變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爲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以盡其曲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蘊著爲明法以幸後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論也今好事者乃有見二律之兼用遂通五均數爲六律而謂凡周禮孟子之單言六律者皆以是言而非六律六同之謂果如其言則是周禮孟子皆

爲專指琴之一器而言且使衆樂之七均皆廢而所謂七音七始亦皆虛語矣嗚呼異哉

說

舜典象刑說



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瘳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

雜著卷三

一

雜著卷三

二

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青與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魍魎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大則亦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僥還鄉里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之論

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殯爲斬乃不忍民之
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朴之刑者亦必使徒
墨刺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盜盜之凶賊而反忍於
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
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殯爲能復舜之
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殯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
法亦必疑而後殯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元之役兵食不
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
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
化會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
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
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

雜著卷三

三

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子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
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
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達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
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
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其兇朋黨縣
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
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寬之違方亦正
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
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
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苟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
機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藉以爲決
乎抑并記之以俟來者

周禮三德說

孟簡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
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
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強志力行奮德廣業之事行則理
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
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
自不忍爲者也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
是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
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
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
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
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
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
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
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
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
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
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
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
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
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
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
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

雜著卷三

四

之目以詳敘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施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卽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派其原則執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樂記動靜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卽有是形有是形則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爲

雜著卷三

五

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有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理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度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關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

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時難反而易流非願知耻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中庸首章說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天命之謂性渾然全體無所不該也率性之謂道大化流行各有條貫也修道之謂教克己復禮日用工夫也知全體然後條貫可尋而工夫有序然求所以知之又在日用工夫下學上達而已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

雜著卷三

六

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何也曰率性之謂道則無時而非道亦無適而非道如之何而可須臾離也可須臾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君子戒謹乎其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知道之不可須臾離則隱微顯著未嘗有異所以必謹其獨而不敢以須臾離也然豈忌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致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說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中和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本和者化育之所以行也故曰達道此天命之全也人之所受蓋亦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則所謂中也發而莫不中節是則

所謂和也然人爲物誘而不能自定則大本有所不立發而或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蓋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

已發未發說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爲已發而以性爲未發之中自以

雜著卷三

七

爲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已見告于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有以正之

文集云中卽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

又云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方

又云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

又云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條又云性之德此爲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

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亦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

遺書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

又云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

又云當中之時耳無間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

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是難

處能敬則自知此矣

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

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

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雜著卷三

八

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

又云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

發而中節

又云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

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

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

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槩得之特以中卽是

性赤子之心卽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

未發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

然無善欲知巧之思故爲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

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日却於已發之
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克之功也一不中則非
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
爲言又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又曰涵養須
是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
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爾周子所謂主靜者亦
是此意但言靜則偏
又說敬于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
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其日用
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
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
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
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
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當而不究其
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
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
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未審
諸君子以爲如何

程子養觀說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
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
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
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
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
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

雜著卷三

九

皆可舍是而他求哉

論語或問說一

或曰程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
本何也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
物皆其爲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爲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
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
之先見而尤切者若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
立則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
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此學孝弟所以爲仁之本也

論語或問說二

或曰子於有子孝弟之章既以仁爲愛之理矣於巧言令色鮮
仁之章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

雜著卷三

十

程子論四德而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也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
惻隱仁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前
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是也其
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
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
言令色爲甚記語者所以列此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
此欲學者知仁之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

巧言令色說

容貌詞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
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際妄動必
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己之切求仁之

聖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
之問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詞氣
夫子所謂通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秉嘉
結則今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逞顏色
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
至於小人許以爲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
其矯情飾僞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上蔡引此
數條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然
今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遠言仁錄中所解
亦少曲折故詳論之使學者無滯思力索之苦而有以審夫用
力之幾焉

觀過說

不雅著卷三

觀過之說詳味經意而以伊川之說推之似非專指一人而言
乃是通論人之所以有過皆是隨其所偏或厚或薄或不忍或
忍一有所過無非人欲之私若能於此看得兩下偏處便見勿
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爲飛魚躍元無間斷故曰觀過斯知
仁矣蓋言因人之過而觀所偏則亦可以知仁非以爲必如此
而後可以知仁也若謂觀已過猶嘗試之尤覺未穩蓋必俟有
過而後觀則過惡已形觀之無及久自悔咎乃是反爲心害而
非所以養心若曰不俟有過而預觀平日所偏則此心廓然本
無一事却不直下栽培涵養乃豫求偏處而注心觀之聖人平
日教人養心求仁之術似亦不如此之支離也

忠恕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

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
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卽此以見夫道之全體
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
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嘗于於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
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
此其自得之深宜不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
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
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爲一貫惟下學而
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
人豈有異旨哉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

不雅著卷三

本末精粗無非道也而君子所貴貴其本而已矣蓋動容貌而
能遠暴慢也正顏色而能近信也出辭氣而能遠鄙倍也三者
道之得於身者也所謂本也若夫儀章器數之末道雖不外乎
是然其分則有司之司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曾子之言其亦
如此而已至論三君之所以然則必有內外交相養之功焉積
之之久而後能至於此也二先生發明此意最爲詳備朱公叔
元承手編內至於諸儒往往只以臨時強勉修飾爲功此固失
之惟上蔡專以動正出三字爲用力處以能此則暴慢鄙倍不
期遠而自遠此庶幾得其本矣然亦只是臨時著力不見平日
涵養功夫又只以由中而出爲正不足恭敬持守之則以二先
生之說格之則亦未免爲一偏之論也

盡心說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人能盡其心則

其性能知其性則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卽事卽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

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紛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卽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之也

人生氣稟止不可不謂之性也

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蓋生之謂性止水流而就下也

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韜固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

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韜善亦可知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來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

此理天命也止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

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

定性說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精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功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意其外誘之與否是性體中

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憺憺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憺憺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忘其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言深哉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

雜著卷三

五

而不一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常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興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緝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大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

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枯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惘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散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雜著卷三

六

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說口如目視目其操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仁說

謝本誤以南軒先生仁說爲文公仁說而以文公仁說爲序仁說又註此篇疑是仁說序始附此十字今悉刪正之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

心者則曰乾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通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此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避讓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坎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口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貫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頤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傳施濟衆之間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于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

雜著卷三

七

告謂昏頑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蓋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明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于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王氏續經說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龍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極其窺覷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符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益亦未爲晚也若能於

雜著卷三

六

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伊得之方新民之具官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與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及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可、其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摛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幸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異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彜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爽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

雜著卷三

九

一北校功德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廢替其間奪彼于此以自刻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倣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

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顧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想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于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服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養生主說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爍打訛者故其意

雜著卷三

三

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已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子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誠非易行不若以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于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

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益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遠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謹筆之於其後云

觀列子偶書

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亦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

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詳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剝掠之端云

參同契說

按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素篇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於易以為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於自然配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初無次第不知功夫

有何分別又况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得僅得一爻多少重輕不相權準及此二十四者進增微減減舉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為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竊意此書大要在於坎離二字若於此處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為之但使不失其早晚之期進退之節便可用功不必一一拘舊說也故今推得策數一期法似亦齊整其與爻數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此為粗有理也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爻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正月泰卦陽明少二十爻陰用老之策二十四爻自四月大壯以後至七月否卦陽用老二十六爻陰用少陽即注意運行陰即放神冥寂目舒氣以休息之十三卦周即為一月之功十二月周即為一歲之運反復循環無有餘欠其數如左方

雜著卷三

震一至五	復一至三半	一陽一十八	陽生
臨三半至五	二陽二十六	二陽二十六	
泰六至八半	三陽三十二	三陽三十二	
壯八半至十	四陽三十八	四陽三十八	
乾十一至十五	五陽四十四	五陽四十四	
夬十一至十五	六陽五十	六陽五十	
乾十一至十五	六陽五十	六陽五十	
遁十六至十八	五陽四十四	五陽四十四	
否二十一至二十三	四陽三十八	四陽三十八	
觀二十二至二十四	三陽三十二	三陽三十二	
坤二十六至三十	二陽二十六	二陽二十六	
坤二十六至三十	一陽二十	一陽二十	
坤二十六至三十	六陰一百四十四	六陰一百四十四	陰生

此說欲與季通講之未及寫寄而季通死
蒙爲之泣然戊午臘月一十六日

慶元四年

雜著卷三

三

朱文公雜著卷四

說辨

跪坐拜說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膝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也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驪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坐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爲坐解之意誤矣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

雜著卷四

一

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兄著膝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妥爲安而跪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子即畧爲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

在聖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
言子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為恨也東坡文集私
試策問云古
者生於南或蓬豆之長短簋簠之高下適與人胸平上木之像
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血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
之則是降伏其後乃問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
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九足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
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
聞者且為為放文翁石象為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
意其或為踟蹰也去年又以蜀蜀清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
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膝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
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
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
謬為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為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
之左以俟來者考焉

雜著卷四

周禮太祝九擗辨擗字

疏云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運事至名還依四種正拜
而為之也又云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正拜也肅拜婦人之正
拜也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振動吉拜凶拜褒拜附稽首奇拜附
空首又云空首一拜其餘皆再拜肅拜或再肅故卻至三肅使
者

一口稽首

注曰拜頭至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及頭至手又引
頭至地多時也稽首稽留之字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
之拜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
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當拜齊王公如

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辱稽首寡君懼
矣却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是諸
侯于天子大夫于諸侯皆當稽首

二曰頓首

注曰拜頭叩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而又
引頭叩地也頭叩地謂若以首叩物然此平敵自相拜家
臣於大夫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記疏曰頭叩
地不停留地也又曰諸侯相拜則然

三曰空首

注曰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
至手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君答臣下拜也其有敬
事亦稽首洛誥曰拜手稽首是也又曰稽首頓首空首此

雜著卷四

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而引頭頓地即舉故名頓首而引
頭至地稽留多時故名稽首此三者之正拜也

四曰振動

注曰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記疏曰謂有敬懼故
為振動疏曰案中候曆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鄧丹入鄧
王再拜稽首受案今文太誓得火鳥之瑞使以周公書報
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為稽首
拜也

五曰吉擗六曰凶擗

注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服
之內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
而後拜謂三年服者疏曰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

稽顙稽顙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記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顙乎其至也疏曰拜是爲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記又曰晉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勸其反國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疏曰若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則愛父也

七曰奇襟八曰袞襟

注曰杜子春云奇讀爲奇偶之奇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答臣下拜袞拜再拜神與尸杜子春書又曰奇拜先屈一

雜著卷四

四

膝今雅拜是跪云後鄭不從此說

九曰肅襟

注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疏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又曰儀禮賓擯入門推手曰揖引手曰撝記疏曰少儀妨人告事雖有君賜肅拜

壺說

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圓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爲相求互見之功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圓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筭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虛爲圓形斗五升爲奇數皆祭曲而計故筭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

云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爲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爲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爲圓壺腹徑九寸而圓二尺七寸則爲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筭法求之凡此定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爲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爲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者筭術所借以爲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圓則僅爲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爲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

雜著卷四

五

深衣制度 禮記深衣九詳

裁用細白布度用指尺

中指中節爲寸

衣二幅不裁其長過脇下屬於裳

用布二幅中屈而下垂之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掖下每幅之下屬裳三幅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用布六幅每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

以袂頭向上而聯其縫以屬於衣每三幅屬衣一幅

圖款

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爲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

方領

兩襟相掩袷在掖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曲裾

用布一幅如袷之長交解裁之疊兩廣頭並令向上布邊不動但稍裁其內旁大半之下令漸如魚腹末如鳥喙內向而緝之相齊綴於袷上之右旁以掩袷際右幅在下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在內

雜著卷四

六

衣裳皆緣

緣用黑絹具父母以青大父母以續領表裏各二寸裳下及邊表裏各一寸半皆就布緣袂口表裏亦一寸一半布外接出大帶

帶用白絹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結於前再緣之爲兩耳及垂其餘爲紳下與裳齊以續緣其紳之兩旁及下表裏各半寸如緣之色復以五絲條廣二分約其相結處長與紳齊

緇冠

緇冠爲之武高寸許前後三寸左右四寸上爲五梁辟積在縫廣四寸長八寸跨頂前後著於武外反屈其兩端各半寸內向黑漆之武之兩傍半寸之上綴以受筭并附骨凡

物

幅巾

用黑絹六尺許刺一邊作巾額當中作帳兩旁三寸許各綴一帶廣一寸許長二尺許循帳中上反屈之當幅之中斜縫向後去其一角而復反之使巾頂正圓乃以額帳當頭前向後圍裹而繫其帶於緇後餘者垂之

黑履

白約纓純紫

殿屋屋說

雜著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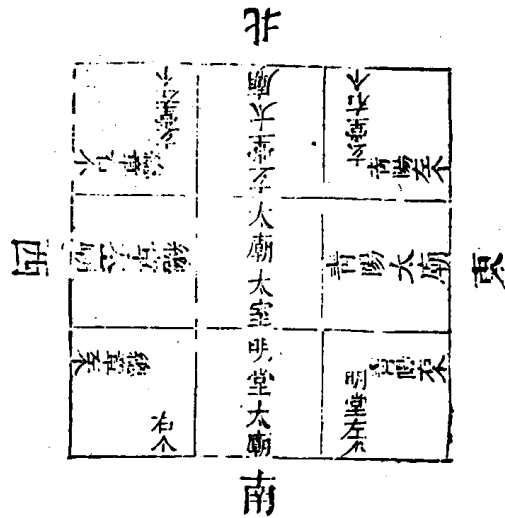
七

殿屋五間前皆爲堂後爲房室中間之前爲兩楹間後爲室東間之前爲東楹之東又少東爲阼階上少北爲東序後爲東房西間之前爲西楹之西又少西爲賓階上少北爲西序後爲西房序即墻也設位在東西序其南爲序端東序之東西序之西亦謂之序又說文云兩楹也東序其前爲東西堂其後爲夾序也此亦可見但就序下脫一字爲東西夾室夾外之廣爲側階房後爲北階此其地也其棟則中三間爲一棟橫指東西至兩序之上而盡遂自此處分爲四棟邪指四隅上接橫棟下與窗齊此其上棟之制其宇則橫棟前後即爲南北兩下橫棟盡外即爲東西兩下四棟之旁即各連所向而下四面棟角覆堂廉出階外者謂之應說文云應堂其下周屋也屋盡水下處謂之霤此其下宇之制也屋屋則前五間後四間此其下宇之制也只分爲兩間東房室西之制但五間皆爲橫棟棟之前後皆爲兩下之宇橫棟盡外有版下垂謂之搏風搏風之下亦爲兩廡接連南北以覆側階但其廡亦不出搏風之外耳舊禮疏云廡大夫爲夏屋其室兩下而四隅之

殿屋四阿連下為廡四面之簷其水皆多故其簷皆得以霽
為各厦屋南北兩下之廡與殿屋同故其簷亦謂之霽東西
兩廡則但為腰簷不連棟下又不出掃風之外雖或有水亦
不能多故但謂之榮謂之翼而不得以霽名也榮翼乃接簷之各厦乃直指掃風誤矣

明堂說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熹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示之中為
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箇東之北為青陽左箇南之中為
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箇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箇
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箇西之北即北之西為
總章右箇北之中為立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立堂右箇北之
西即西之北為立堂左箇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
其左箇右箇則青陽之右箇乃明堂之左箇明堂之右箇乃總
章之左箇也總章之右箇乃立堂之左箇立堂之右箇乃青陽
之左箇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
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儀禮釋官

九

官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攷者官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
堂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官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
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喪禮注以
寢門為內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
而北案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于
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按聘
禮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
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墻
墻皆有閤門諸侯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墻有三大
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墻

與門亦然然賓門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考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序序則惟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楹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楹前曰殿賈氏曰中脊為棟棟前一架為楹楹前接簷為殿今見於經者惟棟與楹而已棟一名阿案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楹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按聘禮賓升亦當楹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

雜著卷四

後楹以北為室與房

後楹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為之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祇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楹下為室南壁而開戶以兩架之間為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于戶牖之間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無室曰榭即序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進出自

不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曰言左對右言中對左

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窻

郭氏曰窻亦隱間

西北隅之屋漏

詩所謂尚不愧于屋漏是也會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

雜著卷四

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者經止

曰西北隅

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

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為交窓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霑之是以後入戶室為中霑開牖者象中霑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內案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間啓戶啓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

戶牖之開謂之依

郭氏曰窓東戶西也覲禮斧展亦以設之于此而得展各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于此故又曰客位戶東曰房戶之間

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述戶即言戶東戶西述房則言房外房東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近序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堂中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視漸米于堂是也

堂之東西階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

序之外謂之夾室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東於堂也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而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饔餼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爲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爲室中共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也歟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覲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爾賈氏曰即西箱也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廂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廂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按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于適寢主人降襲經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箱矣釋宮所謂無東西箱者或者謂廂之寢也歟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按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也

雜著卷四

十四

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分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于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饔餼于西堂下記曰饔餼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按大射儀執事者升自西階注曰蓋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角有坳

士冠禮注曰坳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坳以士爲之或謂堂隅爲坳也

堂之側邊曰廉堂

雜著卷四

十五

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按鄉射禮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阼阼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饗鼎設于西階前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升注曰下至也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氏以爲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統楹而東燕禮勝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故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

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昨喪禮擯于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此設碑

聘禮注曰官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案聘禮歸饗醢醢來碑米設於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醢醢南列米在醢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

雜著卷四

十一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屋階其南接門內雷接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雷將曲者至門內雷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雷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雷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接聘禮饗醢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中門屋爲門門之中有闕

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闕西闕外注曰闕擗也玉藻正義曰闕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釋官曰擗在地者謂之臬郭氏曰即門闕可謂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田闕東其

西門闕西

門限謂之闕

釋官曰限謂之闕郭氏曰闕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根根闕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闕謂之扉

邢昺曰闕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案士昏禮曰納徵麗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爲門中阨狹賈氏曰皮皆校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廟七箇大廟牛門之扇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官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雜著卷四

十一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官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郭氏按士虞禮陳門外之右七祖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向也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按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揖人者省內事也既有侯于宁也凡至門內雷爲三揖之始上言揖人下言三揖並行則侯于雷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周人門與堂修廣之數不著於經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堂四修一堂修謂堂南

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修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修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以入為左右則門西為左門東為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為左右則門東為左門西為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享于廟門之右是也闕萊曰臬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案觀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

雜著卷四

太

曰天子外屏釋宮曰屏謂之樹郭氏曰小墻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宇謂宇在門之內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按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人告具于若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極止于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極造朝達其中心又賈拜義儀于朝注曰拜于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軍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

朝之制度不見於經蓋不可得而考矣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為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廟在適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口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

自門以北皆周以墻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殯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

雜著卷四

九

位在廟門外西方禮弓正義曰毀宗殯行毀廟門西邊墻以出極也士喪禮為殯于西墻下注曰西墻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餼饗于西堂下記曰餼饗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墻下案門之西有墻則墻屬於門矣西墻在中庭之西則墻周乎庭矣西壁在西墻下則墻周乎堂矣墻者墻壁之總各室中謂之墻昏禮尊于室中北墻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墻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墻下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墻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墻堂下謂之壁謂之墻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闕堂下之壁闕門在焉案士喪禮冠者降適東墻見于毋注曰適東墻者出闕門也時毋在闕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闕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闕門之內闕門如今東

人君之堂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雜著卷四

三

其善於權而司者也

雜著卷四

三

答社壇說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稷壇如社壇之制以石爲主其形如鐘長二尺五寸方一尺刻其上培其下半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隨方色

上蓋以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陞方取土

右出政和五禮新儀第二十一卷淳熙中曾有印本敕行

州郡法司必有之可更檢看又以行事儀考之二壇東西

相並坐南向北壇上之南方北門壇外空地須令稍寬可

容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齊廳以備風雨設獻官位

南向行事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四步令每步六分之一

凡言方者皆徑也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

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也後段內二十五步其說亦然

高三尺

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級則是以一尺為一級也

四出陞

雜著卷四

主

此陞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陞之兩傍各以石砌作

慢道隔斷使其中為陞級外為壇級可也

社主

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已意增添

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

設於神位之北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陞之上更宜詳考畫

作圖子便可見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

四門同一壇二十五步

隨方二十五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謂從東至西二十五

步從南至北二十五步以丈計之六尺為步則為十五丈

也四角築土為牆高三尺許使壇上與齊廳相望得見壇

不用瓦蓋但以磚兩而砌之使其走水尤為堅固四門

堂中開門古法不言闊狹恐須闊一丈餘庶幾行禮執事

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

以梓木實之如門之狀此者或恐易得損壞不作亦得請

更依此步數丈數界作方眼中間以紙剪作兩壇貼之便

見四面壇脚取壇丈數但壇面二丈五尺乃最上一級之

數下面更兩級一級須展一尺即壇脚須徑二丈九尺

壇飾

古者社稷不屋有明文不用磚砌無所考然亦不言磚砌

者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今南方土疎不砌恐易壞

赤土飾之又恐僭於郊壇不可用也

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陞方深取足容物

瘞坎在壇之北壬地即是合在北壇門內兩壇邊各於中

雜著卷四

主

坎下日隔取壬地各用磚石砌作一小天井深闊三四尺

許其南作踏道上下閑時以土實之臨祭即令人取去土

掃令潔淨祭畢即使人持幣及祝版之屬從踏道下送入

坎中然後下土築實依條差人守視

燎壇

古者祭天以燎燎祭地以瘞埋來喻所云燎壇為風師雨

師雷師設者是也古今禮制社稷風雨雷神各有壇又各

有方位社稷於西方風師於東北雨雷於東南大畧如此不記于細

今州縣亦皆別有壇但方位多不合古不謂建寧大邦乃

無風雨雷神之壇而寓於社稷之壇也新儀所云在神壇

之左而高於神壇者不謂此社稷壇左設燎壇而高於社

稷壇也

草木

按周禮社各植之以土之所宜木今當以本府之所宜木

植之

尺

壇壝等亦是禮制常用古尺不當用大尺

井田類說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疆富人占田逾倍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疆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疆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疆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

雜著卷四

三

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田已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疆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權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贖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畧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

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可空讓別田之高下善惡

口受田如此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

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

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宗廟百

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下民年二十受

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

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

於疆畔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

則可以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

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

級至鄉爲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

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

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

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

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

不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

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

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宋征後八歲

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

文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班志君臣之禮其有

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

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

偶

偶

偶

偶

別之以明於鄉學以下以何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郡居將教

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

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三年耕則

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

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

日奉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

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錄此道也九年以下並書曰天秩有禮天

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

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

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衆莊志並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

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

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

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

一司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

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

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里井定

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

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

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

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狝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

有長一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

州有牧牧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年大簡與

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連帥以下並依班志

朱文公雜著卷五

議

民臣禮議 同安作紹興乙亥

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

又自尚書省置禮部尚書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人太常寺置

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舉事則案故事施行之

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牢醴共之受之皆

有常制其降登執事之人於其容節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違失

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據古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

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

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摠之得其所以不合者五必欲舉而正

之則亦有五說焉蓋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

管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法理之間者多一

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

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一也書說幸而存

者亦以上下相承必習苟簡平時既莫之習臨事則驟而學焉

是以設張多所謬鑒朝廷又無以督察繩糾之此禮之所以不

合者二也祭器嘗經政和收制盡取古器物之存於今者以爲

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怪不

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嘗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

州縣惟三獻官有祭服其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雜

陳雜俗不辨而縣邑直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之所以不合者

四也又五禮之書當時修纂出於衆手其間亦有前後自相矛

盾及疎畧不備處是以其事雖盡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也

禮之所以不合者五必將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曰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爲也而盡殫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錄號曰紹興纂次政和民臣禮畧錢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三通一通於守令廳事一通於各山寺觀皆櫝藏之守視司祭禮如詔書而民衆所用則又使州縣白錢之板正歲則奉而均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永久矣此一說也禮書既竣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領禮州縣各爲若干人舉之於學名曰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繩治之凡二說也祭器不一郡縣所用至廣諸祭器皆從祀廟所用器物爲多祭器不一郡縣所用至廣約此數爲定一州一縣必具之難以悉從朝廷給也但每事給一以爲進式付之州郡續藏於太

雜著卷五

守廳事使以其制爲之以給州用以賦諸縣或恐州縣自造不州縣各爲若干誌其器物用者自爲一庫別置主典與所積藏行在所屬製造其器物用者自爲一庫別置主典與所積藏者守令到罷舉以相付書之印紙以重其事禮書禮服此三說也祭服則當準政和禮州縣三獸分爵執事贊祝陪位之服舉其所有者議其所無者補之使皆爲古禮服釋奠分獻之服皆吏當殊製造頒降如祭器法此四說也禮書之不備者釋奠儀其制之失今更加詳考而正之仍爲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事爲一圖與書通班之守視如則見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不合者如此必將舉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而易知矣而世未有議之者則以苟簡之俗勝而莫致意焉故也見其所以苟簡也愚故口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故亟斯舉以戶有能舉而行之則庶乎其有補焉爾

改官議

一諸州教官以經明行修登第人充罷去試法如不足則令侍從兩省臺諫及諸路監司雜舉歲無定員有闕則降指揮令舉

一近制新改官人並令作縣其舉狀內只言犯入已贓甘與同罪卽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後任親民差遣日如有疲懦殘酷違法害民卽與同罪是以舉者徇私妄舉多不擇人及至負敗又無譴責今欲乞於舉狀中添入此項如有違戾必罰無赦

一今改官人雖有引見之法然未嘗親奉玉音詢考治行所以人得妄舉而昏繆不材之人或與其間欲乞今後引見之日每十人中特宣兩人升殿詢其前任職事及民間利害如有

雜著卷五

庸繆卽行退黜仍將舉主降官放罷有職名者則舉者知畏而庸妄之徒不敢微倖求進矣

一改官之人設使所舉皆當然其才亦有大小之不同而今之縣道亦有難易之別今銓部之法未嘗爲官擇人而使人自擇官是以才高者審於擇地多注優閒易辦之縣才短者昧於所向多注繁劇難辦之縣使人與官兩失其所以縣多不治而人有遺才也欲乞將天下諸縣分其難易又以大小爲次委自尚書將合注知縣之人精加考究分作四等以可任繁難大縣者爲上繁難小縣者次之優閒大縣又次之小縣爲下其已任繁難者後任便與注權通判其任優閒縣者後任須管再入知縣一次不得別注差遣願注縣丞者聽但亦以三年爲任

一累任教官不曾貢歷治民之人不許薦舉改官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晝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濫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

雜著卷五

四

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其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胥貽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工爲患而倡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不唯無益而損其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

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王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利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息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濶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大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

雜著卷五

五

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爲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整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欲揀其弊而不以大約解額爲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太學終場人數解試亦合分還諸州理爲人數通凡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爲率而取其若干以爲新額如以十分爲率而取以百人爲額又損六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學人分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利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入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

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入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教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忤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察其未補者且取其半而又減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專委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舊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俾明津遣赴州守俸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

雜著卷五

六

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蓋解額中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蘇軾輩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惟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摯先王敦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

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

雜著卷五

七

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以省試爲界義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楊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於當年史傳中出論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二道論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二道禮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律學地理爲一科通鑑新儀爲一科兵法則統制令爲一科通典爲一科以次分年知經子之法則士無不遍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

雜著卷五

八

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
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
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
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
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誦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
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茲
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爲工而
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
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
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
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
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
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
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
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
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
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
取今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
一般聲說將來登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
則治經者不敢妄率已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
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
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
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
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

雜著卷五

九

無史傳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及今數年則
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
之平居講習事務裁剪經文巧爲闢會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
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
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
故態却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勅所差
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
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
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
違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
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
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
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
未遠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畧如韓歐諸集之
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
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畧具于家
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
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
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
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
此不雅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
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常更寫卷之式明若問
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
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

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
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
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
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
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
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
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
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
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
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
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
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

雜著卷五

十

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
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
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
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
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
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耆利苟得月昧無耻之心殊
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
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
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
選謬濫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
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
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

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求
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
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
矣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
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
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利舉之學矣至於制舉
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
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
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誇大之詞而競
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
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
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
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
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
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
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
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
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
方來與夫規模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
者利害相絕固自問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
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雜著卷五

十一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
以兩而祭法又有適上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

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六廟周七廟今故廟書云
宗復為昭昭明也穆也後以其制皆為中門外之左外為都
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傳
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
昭穆常為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子于昭之宗魯祖遷
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附於昭之近廟而
自近廟遷其廟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魯祖自次廟遷其
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兩
廟也至祭者沒則附于穆之近廟而遷其近廟於主祭者為兩
廟遷于次廟易穆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又注諸侯則
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傳毀廟之主

雜著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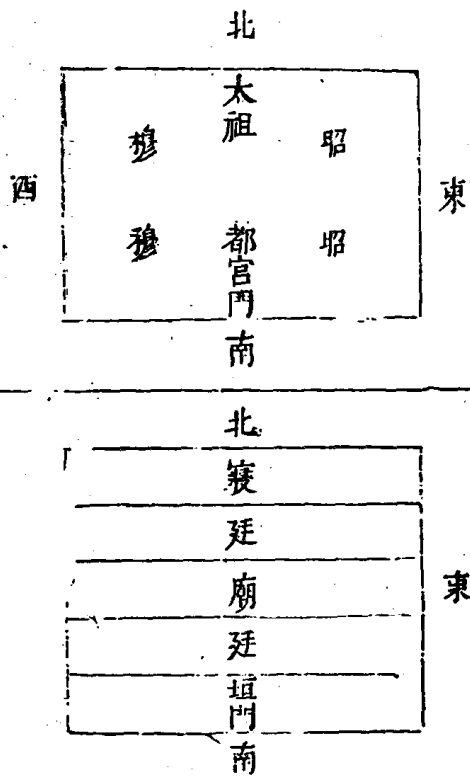
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禮云君子抱
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祔同
也周制自后稷為太祖不為昭穆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
後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後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
至武王後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
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張仲說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
魯衛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
雖文王在左太王在右左昭右穆也三代之制其詳
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
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章元成傳云宗廟異
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雋則都貢禹章元成康衛
宮之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異其說貢禹章元成康衛
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
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別室具
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
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章帝志又云其後自是以來更歷魏晉

雜著卷五

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
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
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
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
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
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愜然深詔儒臣討論
舊典蓋將以述述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
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
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
定論國說在後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
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畧
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祔
於宗廟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
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
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
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韋元成等王者五廟圖

廟制圖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毀祭言一祫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雜著卷五

五

韋元成等周廟圖

昭武王世室

昭昭

太祖后稷

穆文王世室

穆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雜著卷五

五

劉歆宗無數圖

武世室

昭昭昭

太祖后稷

文世室

穆穆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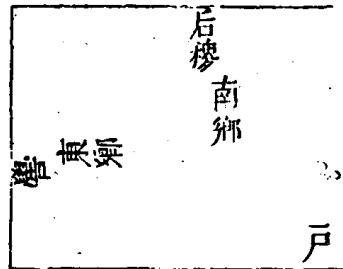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受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宗之以勤成王田是言之宗無數也

於昭昭遷於穆廟一神而六廟皆爲之動則於其廟也又何不
直附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附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何又言
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爲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
之次爲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爲昭乙宜爲穆豈可
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爲右穆乙爲左昭以紊父子之序
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爲
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
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爲昭而子爲穆則太伯虞仲乃
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爲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
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
易不定而徒爲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
之序如佃所豎得無真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爲
上或以南方爲上未必以左爲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
乎時祫有圖在後

雜著卷五

太

周大禘圖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祀也王者
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
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
之也

周大禘圖

雜著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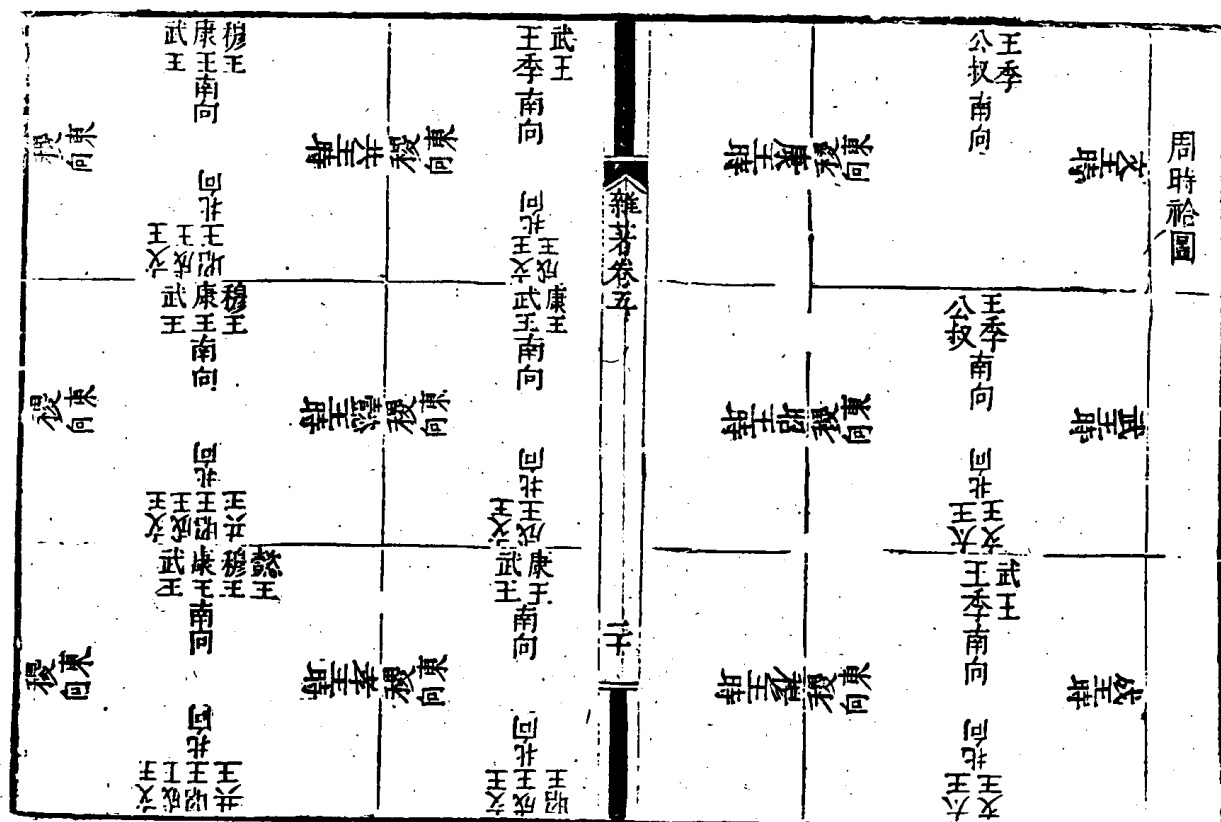
九

鄉南皆昭爲王宣至商不

東樂

鄉非景祿王寧王

春秋傳曰祫祭者毀廟
之主皆陳於太祖群廟
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祀祿之不為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祿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瑄以為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祿不兼毀廟之主則右無昭而穆獨為尊之時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為穆而武常為昭也故陸佃以為毀廟之主有皆不祿之時難之而未見理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為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為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為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五峰胡仁重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顯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聲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非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理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變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別定廟議圖說

紹熙甲寅某月詔以孝宗廟廟當議宗廟迭毀之次禮部侍郎許及之太常少卿曾三復等相與上議請遷僖祖宣祖而奉太

祖居第一室祔享則正東鄉之位有詔恭依且令復舊二祖
主奉安之所時熹始赴經筵供職亦嘗預議屬以病不能赴遂
以議狀申省大指以為舊祖實為帝者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不
當祔毀合仍舊居太廟第一室四時常享則居東鄉之位宣祖
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六室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且毀
而太祖太宗仁宗功德茂盛宜準周之文武百世不遷號為世
室其宣祖真宗英宗則遷於西夾室以從順祖翼祖之後祔享
則序昭穆於堂上而時享不及焉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
宗六主為親廟時享祔享如儀異時迭毀則三昭三穆以次而
遷唯高宗受命中原異時雖或親盡亦當如仁宗故事別為世
室百世不遷蓋雖通為十室而三世室自在三昭三穆外其始
祖之廟與三昭三穆正合七世之文如劉歆說而兄弟相繼各

雜著卷五

三

為一世先儒亦有定議并考古今畫成圖樣其說甚備且謂他
日恢復中原還反舊京則又當別考古制世為一廟而章去東
漢以來同堂異室之陋蓋不獨為今日議也而廟堂持之不上
獨奏禮官及諸從臣所論請為別廟以奉四祖又詔恭依遂即
毀撤僖祖宣祖廟室燕見諸公爭之甚力而右相趙汝愚雅不
以熙寧復祀僖祖為然給舍樓鑰陳傅良又復率合奏綴以附
其說其語頗達上聽某月某日忽有旨宣召熹赴內殿奏事蓋
將問之以此也熹因節畧狀文及為劄子畫圖貼說以進上覽
之良以為然且諭熹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遷孝宗
時又不曾遷太上皇帝時又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熹因奏曰
此事義理甚明而聖意又已見得如此其不當遷無可疑者
日集議雖已施行而臣中省議狀獨未得經聖覽不曾降出即

今 子却乞舉出再令臣等集議必有定論退見臺諫謝
張叔椿亦皆以熹說為然而謝獨甚悔前日合議之失其後
不久熹即罷歸而所議遂不復有所施行後却聞臺諫後省亦
嘗互入文字乞降出熹前所議而亦不知後來竟作如何收殺
也然當日熹狀奏劄出於勿勿不曾分別始祖世室親廟三者
之異故其為說易致混亂而嘗反疑前口之誤故今特備著之
而別定兩圖以見區區之本意云

天子之禮如此者數段文公初欲以入禮書後又謂若此一段宜歸禮
議之類皆是歟

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
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
祝巫史卜筮醫卜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

雜著卷五

三

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詔之微下本有保氏
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
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威
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稱夾車而趨位守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
倚几有訓誨之諫工師所誨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警御之箴臨事
有瞽史之道瞽史之職宴居有工師之誦太史君書書則書警為詩工又誦
箴諫大夫規諫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旅賁也陳貨物百工
獻藝獻其技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言其書春秋尚御
書書其言發聲之上下奏其言樂樂其言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
面列廷爭以正其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
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諸言之從足以作又
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

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若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爲臣民之慮者未有所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疎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苦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直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紵爲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

雜著卷五

三六

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爲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士之後許選人禮席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月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禘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而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之恐未爲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春秋之戎服自五季之末流入中國而略煥帝時遂遵制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緣三

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爲便服而去之裁唐公服見通典開元禮序例下篇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疎分五等而示服之制不殊溫公書儀但斬衰衰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別爲公私通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庶幾先王之禮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治洲精舍釋業儀 紹熙甲寅

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

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坐前每位各左一盞今用漆盤右一豆今用漆盤

雜著卷五

三九

今用漆盤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瓦尊代加勺罍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一於洗東卓上箱二中東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閣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洗手盥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洗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者舉爵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盥之間俛伏興

少立祝諸獻官之左東向跪祝訖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洗訖配位爵訖贊者以盥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饌祝獻已後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而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分奠二人

贊者二人

祝

掌儀者

司尊

進場親迎禮大畧

前期之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及期具饌設椅卓置於堂中東西相對各置杯七箸疏果於卓上酒壺在案席之後別置卓子於席南淨子置其上

雜著卷五

子

壻盛服主人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于次女尊長子之體出迎壻於門外揖遜而入至於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內拜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中門至於廳事壻揖之至婦轎前舉簾以俟姆奉婦登車下簾壻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皆以二燭前導以行壻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婦從之贊者導壻揖婦而後婦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於閤內東方壻從者布席於西方壻立於東席婦立於西席婦拜壻答拜壻爲婦舉案頭訖揖婦坐壻東婦西從者斟酒壻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置般壻揖婦同祭般食畢又斟舉飲饌不祭三斟亦如之此參酌古人合牢之禮乃徹饌

朱文公雜著卷六

考誤

孝經刊誤古今文有不同別見考異

仲尼問居魯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魯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母念爾祖聿修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其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忒爾所生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忠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魯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

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爲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又勢連屬脈絡通貫同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爲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于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爲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右

雜著卷六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瞻瞻

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于太叔爲趙簡子道于產之言唯易禮字爲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後彼非彼取此無疑也于產曰大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夫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實然誠問于費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條目詳備與此不同

其曰先王見教之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爲孝乃得相連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爲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况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

雜著卷六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懼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寡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懼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懼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爲傳之四章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且得仍舊耳後言合刪改者故此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三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大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敬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
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
也又况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
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有矜將之心而反
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
其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
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却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
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為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
重複不當通為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為一
章可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
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

雜著卷六

四

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
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
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

此一節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析下愛其親
以下別為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通上章為
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今詳此章
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為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
續當以今文為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
能知其為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
離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

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
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
之此言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有度周旋可
可樂動作有文百官有章以臨其下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
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
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
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
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
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雜著卷六

五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
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
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為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
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
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
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
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
語意亦疎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至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爲傳之十章或云宜爲十二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章也或云宜爲九章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二章也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宜爲十章

雜著卷六

六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爲傳之十三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一節釋忠於事君之意當爲傳之九章或云宜爲十一章因上章

子臣而誤爲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十貞子臣而誤爲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十貞

存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食自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義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熹嘗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

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

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

雜著卷六

七

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如冬溫夏凊昏定晨起是類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孔叢子亦爲書而多用左氏語者但孝經相傳已久蓋

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爲之也孔

叢子叙事至東漢然其詞氣甚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

載孔叢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中僞造漢人文

章西京雜記之移匡衡傳注中頗已排之可考皆甚可笑所言不肯爲三公

等事以前書考之亦無其實而通監皆誤信之其他此

類不一欲作一書論之而未暇也姑記於此云

讀呂氏詩託桑中篇 淳熙甲辰春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
猶可言者若清人之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壯士
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
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
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
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
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
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
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
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
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

雜著卷六

八

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晉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
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
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又不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
雅而大小雅不獨爲雅鄭風不爲鄭邶鄘衛之風不爲衛桑中
不爲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
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
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
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
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士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
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爲何
等之鬼神按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
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

雜著卷六

九

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
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麗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
麗雜之名異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鄭詞而文以風刺之
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麗雜之甚而不
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
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
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弦歌
之以求合於詔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
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
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
子虛上林後矣然自天子茫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
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
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
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甫
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
後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
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
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
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
因書其後以爲使伯恭生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爲然亦當爲
我道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

出於二而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註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也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遙延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徒藉張范之辭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六元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相繼其首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一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

不遑足論韓公氏出始實其胸懷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廢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溯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晢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語訣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効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顏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日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謂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于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讀大紀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若親棄妻孥于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膏然其一無所觀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尋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言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合一法之論則始有爲是過詞以善前失之意然亦其乘奔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可代之餘而猶有此之健存又以

雜著卷六

士

雜著卷六

士

平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證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於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庸奴愛婢黠盜賊亦旬旬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鑿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聞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祇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亂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爲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誦也嗚呼惜哉

請蘇氏紀年

程弟允夫雅好蘇學蓋嘗以講於余而終不能無異同之論故其爲此書也用心甚苦而獨不以見視比其既沒乃得見之則有甚陋而可愧者恨不父與之反復其說也姑援其尤者一二論之以爲死者有知尚當有以識余之意爾

蘇黃門言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貫之之旨又曰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惟一爲能萬變而不窮故諸弟子之問或仁或孝或從政或事君所問不同而夫子答之亦無窮者一以貫之故也然夫子不以一貫告人何哉夫子中道而立後由此而悟如顏子者其所得亦不過於問仁問

爲邦爾而終與聖人交臂其它雖未大有所得苟日從事於仁孝從政事君之間亦不失爲士君子故曰下學而上達蓋其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非有二也衆人未達疑夫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故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道豈果若登天之難哉又曰君子之教人不可以同科也譬諸草木大者使之遂其大小者使之成其小區別使各極其分最斯足矣故中人以下姑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可也苟比其大小而同乎一科使學者躐等以爲進相誣以爲高豈善教者哉若乃聖人則其開端便自遠大及其至也亦不過是而已故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有始有卒非自始以至終言唯聖人然後能始終一致也古史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

雜著卷六

十四

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爲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大小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又曰公言每夜熟寐至五鼓初即攬衣起坐此即所謂誣也又曰公言每時也蓋天下本自無思慮但人不具此眼目不能識之爾太史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奇之曰中奇之神而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

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魯子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爲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和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之與中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

雜著卷六

十五

出而一與中始枝矣烏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爲是歟前兩段紀年所載皆其門人所記語意闊略恐於蘇公足之如之言有不能盡失者不足以盡余之辨故考諸古史以足之如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運轉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同然其爲理一而已矣聖人人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其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又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思而勉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爲妙道之極而陰秘藏之不以告人而時出其餘以愚學者之未達使始爲善人君子而已也然夫子之告子貢蓋以知而告其告曾子則以行而論至於夫子言之之難易二子聞之之

爲先則古史之言雖若近之然謂曾子以門人不足告而始以
思恕爲言則是不知忠恕之相爲體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
矣至於游夏之論洒掃應對之云云者乃謂小子之學所當由
此而漸進非謂一告以此而遂一聽其所爲終身無復有所告
語也觀夫子之與顏淵言至于終日而淵歎之以爲善誘循循
博文約禮則聖人之所以教人有始有卒蓋亦可見但不躡等
而已今日教不可以同有姑使之從事於此而教者遂不復有
所與則固昧於教學之序又謂顏子平生所問止於論語所記
爲仁爲邦之二條則其考之又可謂不詳矣夫子之言下學而
上達正謂下學於人事之卑近而上達於天理之精微爾今日
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則是終身下學而未嘗上達也又
以子貢爲未達而疑夫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以病其猶天不

雜著卷六

六

可階之言則夫形而上下者雖不可以二物言然謂學之外別
無形而上者則是但有事而無理但有下學而無可上達也雖
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然謂其必可至而無難則是顏子末由也
已之歎孟子大而化之之語皆爲未達也其言不急於道而待
其自至如農夫區種而無所用巧皆非是獨其譏當世言道之
失蓋指王氏而言則爲近之然所謂道者已亦莫之識而未免
於誣也蓋王氏之誣人以其言者誣之也蘇氏之誣人以其不
言者誣之也二者雖殊其失則均矣凡此皆其學之所不及而
妄言之故其失如此至於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
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
之頃當之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爲閑廢之物
無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古史

所引舜禹授受之言亦非本義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言精
一別於人心道心之間而守其道心始終不貳則其所行自無
過不及而合中道耳非以一名道而寄之於中也又謂孟子爲
性善之論而一與中始枝尤爲謬妄今未暇辨後章詳之

記易誤

否之匪人近見一說謂不當有之匪人三字蓋由比之匪人而
誤若以音言則比自去聲否自上聲字義已不同若以義言則
比之匪人爲所附非其人否之匪人爲否塞非人道語脉又不
同次是衍字其象傳之文遂亦因之而誤如坎象之樽酒簋食
下復因誤讀而加貳字也不記是何人說姑記於此云

記永嘉儀禮誤字

雜著卷六

七

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
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審然亦不能無舛謬若其經首冠以鄭氏
目錄而其開卷第一板士冠禮篇中第三行印云主人玄冠朝
服則是於天子諸侯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
所載本在天子字上而爲句絕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而此本
因之遂無文理不復可讀蓋日視朝之服天子皮弁而諸侯朝
服君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爲此主人玄冠朝服則是諸侯之
士若天子之士則當服皮弁素積與此不同耳今釋文既誤倒
之張本又襲其誤而不能正則未知其讀之如何而爲句又如
何而爲說也又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乃戊巳之已故注云取
其令各自丁寧自變改蓋本說文改字從已從支爲已有過支
之則改之義而下條之注又云不得丁亥則已亥亦可用其理

甚明而諸本或寫已爲辰已之已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
受其誤也其尤甚者則如鄉射篇橫而奉之奉或誤寫作奉而
釋文遂以惟音每讀令人不覺失笑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
此而言則其它舛謬計必尚多病倦不暇細考姑記此三條以
告觀者耳獨中石本尤多誤於此已字三四乃鑄減其上體豈
亦疑之而未知所失耶

記鄉射疑誤

鄉射篇若無大夫則唯賓而注云長一人舉解如燕禮勝爵之
爲者余始讀此書疑長一人舉解五字本是經文而印本誤入
注中既而考之凡舉解皆卑且少者爲之非賓長之事故此乃
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解于賓及大夫若無大夫則於二人長幼
之中但選一人使之舉解于賓而非反使賓長自舉解也至考

雜著卷六

六

燕禮小臣請勝爵者而公命長注云長謂選卿大夫中長幼可
使者於是又見長字之義至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勝爵又請致
者而公命皆致則序進又知其或命長則但以一人勝爵如此
篇之長一人以舉解于賓乃注文所引之明證但其詞大畧有
以致讀者之疑耳昔邢子才不喜校書而曰日思其誤更是一
適創斯立猶深府之況此書不誤而人自誤反謂書誤而欲妄
下雌黃於其間其得罪於信古闕疑之君子當如何耶因感其
事又恐後之讀者亦或如余之誤遂書以識云

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
失之若諸公諫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
上誦汪公縱言及於日錄嘉因妄謂日錄因爲邪說然諸賢攻

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進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
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元安方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
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爲之志而反爲一世禍敗之原者
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揮闔燁燁諸誼又
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爲蔡卞撰造之
言固無是理况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爲表裏亦不
待晚年慙筆有所增加而後爲可罪也然使當時川兵垂絕之
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
單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
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
傳終以手筆下存故使陸佃得爲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
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偶答何幸其徒自爲失計

雜著卷六

十九

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掩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
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爲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
不惟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
嫌疑之故反爲迂曲回互之言指爲撰造增加誣僞謗詆之書
而欲加刑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爲然今觀開樂
陳公遺帖了濟陳公表蔡道愔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
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爲之掩卷大息而
吾其後抑又嘗惟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
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定其機議見其
始見兩陳者所與更步聊後改者謂者也幾與楊公之語密以
爲之語告今日史留那老于其世族翁初亦駭其言淺淺後
乃後中書之爲乃梅摺故其語曰余之自訟改是則論者亦
疑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定在建中崇寧之間

善地疑焉 且其言猶以日錄爲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

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

作焉明州實大觀初年也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

不及開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嘗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証悖

之心然猶有勳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

同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開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

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

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

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與義多出先儒而考引釋氏也是數

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遠禍之本則

開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爲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

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

雜著卷六

十

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爲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

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爲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

足爲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

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

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開億度之近似耳顧乃

挾以爲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而勉

求其所未至以增進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

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復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

病之原而開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

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

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

也於是得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

與成吾事也及其許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

爲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

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爲吾輩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

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開樂所謂昇棄金

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

乃安石之機開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

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

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

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開樂亦未之言也若開樂之論祖宗法

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爲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爲

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

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

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

責故慶曆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爲恨

況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識者亦多以

爲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

皆可考雖開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

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

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

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

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

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

天下之人真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爲已病因遂肆其狠

復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

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開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爲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爲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已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易爲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爲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

雜著卷六

三

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開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爲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議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應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關於審重而輕爲論說直廢大典固爲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爲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變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情相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爲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名義而道

德性命則爲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爲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爲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議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況其於粗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脩於身者豈至於與僧臥地而頭客襪衣如錢景謨之所叙乎所以著于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爲學而又不能辨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丁翁以爲安石之進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不以布於海內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爲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爲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爲証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糾纏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唯以此自誤

雜著卷六

三

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不忘其罪爲大丁翁之言蓋亦疎矣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婦嬖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秦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因首跪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垂事理拂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鶴鵠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終其煩碎而不卽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開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之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密以辨其爲說之是非但以已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爲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

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爲
姦言以爲遠衆自川劉氏此州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
意有所忽而不以爲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
開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
譏其與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爲
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
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于宣靖六十年間誦說
推明按爲國是歸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士則
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
指議獨南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
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不過
如此豈其所以爲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

雜著卷六

古

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
則唯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
世之務皆私智之繫者最爲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爲當師其意
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
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
而發者
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
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屑屑焉偏指鬼鷲一義以爲寔害汰
之原此爲獲殺人子貨之盜而議其竊釣之罪對放飯流歎之
客而議其齒尖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
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
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

擇焉

己未八月因爲精舍諸生說偶論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
則所言之雖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後兩日有語二曰
荆公正坐爲一道德所誤耳予謂之曰一道德者先王一政
非王氏之私說也予何病焉若道此語於荆公之前彼不過
相視一笑而言曰正爲公不識道德耳吾恐子之將無詞以
對也兩轉語偶與前說相似故筆其後云

記考

記和靖先生五事

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蓋尹和靜語徐文見尹和靜問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嘗語人曰放教虛閑自然見道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先生曰誦金剛經一卷日是其毋所訓不敢違也徐文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曰如何先生然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雜著卷七

右五事竊紹興二十一年五月謁徐丈於湖州徐丈以語真困退而書徐丈名度字惲立和靜門人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

熹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爲學之方有不同者因以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

胡氏曰物物致知能轉歸已楊氏曰物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求天下之物在我矣

程子曰所謂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物又非只窮一物而衆理皆通但要積累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然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

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力却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發之

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

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卽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尹氏曰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

雜著卷七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唯尹氏之言爲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既立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學而時習之

學是前一段事既學矣又能時習所以悅也上蔡說得習字好然少發明學字之意似無來歷耳悅乃習之之熟義理油然而生處上蔡但云如此則德聚語亦未瑩有朋自遠方來觀聖人立言正意止爲朋友講習上蔡所推似亦太遠人不

之施也人不知不加聖此聖門所發義理之正也老氏知我
者希則我貴矣此異端自私之見與聖門氣象迥然不同上
蔡引之似未察也又云自待者原亦是語病按此章惟伊川先生之說諦
約而味長最得聖人本意其次似皆不若尹和靖如上蔡之
說非不奇偉然多過中少餘味矣

仁至難言故聖賢之言或指其方或語其用未嘗直指其體而名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語仁多矣然終非仁也又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發明此意然不覺爽快一向說開了至於其間界分脉絡自有相管攝聯屬處却不曾分明爲人指出故讀之者只見曠蕩無可撈摸便更向別處走

此其立言之病也又云人心之不僞者莫如事親從兄以是心而充之則無適而非仁矣此語亦皆未安蓋性之所有而根於心者莫非真實不但孝弟爲不僞也但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所發最親切所繫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謂充擴孝弟可以求仁也此章之義恐只當從伊川說

言自巧色自令不害其爲仁好其言令其色便是不仁矣云
言以此爲不仁立語恐未安

學者專爲記誦之學而不知所用固不可然遂以爲不待讀書而達以成學則尤不可大抵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學者分內事而其先後固有序矣讀書求義理乃格物致知之

事所以發明正心誠意之端也學者不本於此乃欲責成於人民社稷之間求其必當於理而無悖吾見其難矣且天下國家雖有大小之殊然聖人於此亦各止其所焉非有所爲而爲之也上蔡云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則千乘之國亦可見其用心矣此似以爲朝諸侯有天下之故而用心於千乘之國之意恐亦有病

賢賢易色

雖曰未學乃假設之辭非指一人而言今直以大舜生知人

倫之至言之却似執文害義也且聖賢之語隨其淺深各有至理亦不必須一槩說到聖人地位也

主忠信

此一節皆學者之事主忠信蓋見此實理而不敢違之謂遽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釋之似亦太高矣

禮之用和爲貴

始不若夷侯踴躍之愈此語豈有所矯而不知其過於正患不知人

知人者爲大乎人知者爲大乎此又涉乎知我希自待厚之

私矣近世學者蓋有未少有得而俯視等夷者豈非此語之

流生而哉上蔡於公治長序篇論知人處甚佳此章却有病

上經語中五 曰志類甚多此據鄙見論其尤甚者曰後篇

看抄出幾於段段有可疑處不欲盡寫呈大槩亦只是
一種病即此亦可以見其餘也近看諸說惟伊川所解語
意涵涵有味無窮其次尹氏守得定不走作所少者精神
耳夫以上蔡高明之見在程門蓋鮮儼焉而其立言不滿
人意處尚如此況其餘哉然則吾屬於此亦可以溪自警
矣

記疑

偶得雜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其或出於吾黨而於鄙意
不能無所疑也懼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因竊識之以俟君
子考焉淳熙丙申三月乙卯

先生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
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

雜著卷七

五

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

愚謂此言務爲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聖賢所以告其君者
似不如是也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
以治其心而至於與聖人之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
也豈曰不傳其道而傳其心不傳其心而傳已之心哉且既
曰已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况不本於講明存養之漸而直
以擴充爲言則亦將以何者爲心之正而擴充之耶夫進言
於君而其虛夸不實如此是不惟不能有所裨補而適所以
啓其談空自聖之弊後之學者尤不可以不戒也

其初見先生印誨之曰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何也謂之心如
何是心謂之性如何是性宜思之

愚謂此固窮理之事然非所以語初學者

其間揚文靖公云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如何先
生曰是非先生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也昔伊川親批呂與叔
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問伊川伊川曰中無倚
者某未達先生曰若說不倚須是有四旁方言不倚得不倚者
中立不倚也

愚謂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着之意也不倚則以
人而言乃見其不倚於物耳故程子以不偏名中而謂不倚
者爲未瑩今以不倚者之未瑩乃欲舉不偏者而廢之其亦
誤矣

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才看便是已發如何見得中日且只靜
觀

愚謂此問甚切惜乎答之不善也蓋曰靜觀則固爲已發而
且與之爲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使人求中
於其間其有滌矣

雜著卷七

六

問伊川先生答鮮于侁之問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爲顏子
如何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即有著矣

愚按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
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而非所以爲顏子耳某子
之云乃老佛緒餘非程子之意也

自得處豈得分毫進若見則便見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悠悠
學者指起一處思量須是要便見若悠悠即玩矣若未有見又
且放過

愚謂學固欲其自得而自得誠不可以分毫論然欲其自得
則必其積累漸漬然後有以決於百貫通焉爾孟子所謂深

造之以道者此也今欲自得而書其便見則無乃徒然乎
之甚且未知其所見者又果何事也耶程子之言乃因學如
不及而言初不爲見處發也又曰若未有見又且放過則其
進退遲速無所據矣其誤後學亦甚矣哉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恍然神悟乃異學之語儒者則惟有窮理之功積習之久觸
類貫通而默有以自信耳

問未見天下歸仁且非禮勿視聽言動當自有見否曰固是然
要便見天下歸仁進學在致知涵養在敬不可偏廢

愚按天下歸仁程子述孔顏之意亦曰天下皆稱其仁而已
乃謂躬行實履之效非語其見處也必若以見處言則如問
者之言猶爲未遠而所謂須要便見者則其在躁而迫切也

雜著卷七

七

甚矣進學涵養乃程子語然程子所謂致知正欲其即事窮
理而積累貫通非欲其恍然神悟而便見天下歸仁也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

愚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流貫徹而無
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
今患其紛擾而告以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體用且夫本無
之說又惡能止其紛擾之已然哉

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孟子且如此說耳論其洞達無
間又豈止塞乎天地而已哉

愚嘗深患近世學者躡等之弊發言立論不問其理之當否
而惟恐其說之不高今讀此書乃知前輩之言既有以啓之
者矣養氣之說學者且當熟講其方而實用力焉至於事皆

合義而無不歡於心則是氣浩然充塞天地蓋不待言而自
明矣今不論此而遽爲浩蕩無涯之說以求出乎孟子之上
其弊已而誣人亦甚矣哉

知性卽明死生之說性猶水也

愚謂性卽理也其目則仁義禮智是已今不察此而曰知性
卽知死生之說是以性爲一物而往來出沒乎生死之間也
非釋氏之意何哉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於我某言
下有省

愚觀古今聖賢問答之詞未有如此之例其學者亦未有如
此速有得者此皆習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慕效之不自知某
相率而陷於自欺也

雜著卷七

八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 云云

愚謂此理固然然未嘗告以下學之方而遽爲此說便有使
人躡等欲速而不安於下學之意

某人自言初疑迺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相告
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却自無所得某遂心
服一二年間才見卽問先生但曰理是如此其後某人有詩云
云至此方有所得

愚謂川上之歎聖人有感於道體之無窮而語之以勉人使
汲汲於進學耳然先儒不明其所感之意故程子特發明之
而不暇及乎其他傳者不深考遂以聖人此言專爲指示道
體而發則已誤矣今若以其正而言之則問者本無可疑而
告者但當告以汲汲進學之意若背其義而言之則學者

其言不可測知之境其凌節亦甚矣且其人者自謂有得而
所爲詩語乃老佛陳腐之常談而已惡在其有得耶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愚謂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佛也然儒佛是非之理則已具
矣必以未嘗有者爲言則奚獨儒佛也固亦未嘗有堯桀也
然堯之所以爲堯桀之所以爲桀則豈可以莫之辨哉今某
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夫本來無有者混儒佛而一之也此
禪學水流淫遁之常談俗學之士從風而靡有不足惟獨某
子自謂親承有道而立言如此則爲不可解耳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先生曰參前倚衡
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某人亦有詩云參倚前衡豈見陳只

雜著卷七

九

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劍尋舟跡大似子張書在紳

愚謂孔子答子張以忠信篤敬而有參前倚衡之說蓋欲其
力行二語造次不志若日坐見於牆食見於羹云耳而近世
說者展轉恠妄至於如此亦可歎已且其所謂只今便了乃
相親者竊取異學鄙俚之常談可羞甚矣乃敢下視前賢肆
其譏侮不亦無忌憚之甚哉

或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意問曰此還歸仁
否或人默然某人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瀾形跡雖異暗周流

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
愚按天下歸仁說已見前今且以所謂物物皆歸吾仁者論
之則指應之間亦應之曰此若不歸吾仁則必無故而戕敗
之矣大凡義理莫不如此皆有體驗之實若但如此詩之說

則近世禪學之下者類能言之豈孔顏所以相傳之實學哉
孟子曰天下歸仁又問克己之日請事斯語所以游泳此理也
愚謂天下歸仁者克己之效問目請事乃其用功之實也某
子之言失其序矣

問盡心知性知天是知之存心養性事天是養之先生曰不然
昔嘗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川曰造得到後更說甚
涵養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
即心所以生天生地之形體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
事天

愚按問者之言於孟子之文義得之矣某子所引程子之言

乃聖人之事非爲衆人設也程子所謂造得到者正謂足目
俱到無所不盡耳而某子乃獨以知之爲說而又通之衆人

雜著卷七

十

豈其本發問之時所謂造得到者已如今之所謂而程子不
之察耶若使程子於此如孔子於子張之問達也則所以告
之者必不然矣又云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此語亦
無倫理且天地乃本有之物非心所能生也若曰心能生天
之形體是乃釋氏想澄成國土之餘論張子嘗力排之矣

先生之門人甲有詩云誰道堅高不易知生來頃刻未嘗離乙
答之云若道堅高不易知須知此語已成非饒君向此知端的
未免猶爲我與伊先生以乙之言爲是

愚按堅高云者顏子形容夫子之道不易窺測之辭爾非有
一物頑然而堅曉然而高也今甲已失之而乙又甚焉且皆
假法無稽絕不類儒者氣象某子乃不以甲爲非而又以乙
爲是亦不可曉也已

靖康之難欽宗幸金營金人欲得某文欽宗不得已爲詔從臣孫覲爲之陰冀覲不奉詔得以爲解而覲不復辭一揮立就過爲覲損以媚金人而詞甚精麗如宿成者金人大喜至以太宗城鹵獲婦餉之覲亦不辭其後每語人曰人不勝天久矣古今禍亂莫非天之所爲而一時之士欲以人力勝之是以多敗事而少成功而身以免焉孟子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者蓋謂此也或戲之曰然則子之在金營也順天爲已甚矣而壽而康也宜哉覲慙無以應聞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與劉晦伯語錄記此事因書以識云

六月一日林黃中來相訪問曰向時附去易解其間恐有未是

十一

處幸見諭予應之日大凡解經但令綱領是當卽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郎所著却是大綱領處有可疑者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疑子曰繫辭所謂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得分明今侍郎乃以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爲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爲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如此恐倒說了兼若如此卽是太極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矣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爾子曰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不同也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卽是無極矣聖人引言易言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子曰太極乃一儀四象八卦之

理不可謂無也。亦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上一陰一陽乃爲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而生。有，然次之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下亦無一人見偏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林云著此書正欲攻康節爾。予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侍郎且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爲有識者所笑也。林彪然曰。正要人笑。又論西銘。子曰。無可疑處。却是侍郎未曉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其餘未暇悉辨。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爲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郎所說。旣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適長子。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此事。生人容或不

十二

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乎林乃俛首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黃中西銘說曰近世士人尊橫渠西路過於六經予讀而疑之試參難以贊焉易曰乾健也坤順也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是以順健之至性而西銘天地父母之大功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此之謂也今西銘云乾爲父坤爲母是以乾坤爲天地之號名則非易之本義矣既曰乾爲父坤爲母則所謂子慈愛者乃混然中處育於太義八卦文王六十有四卦爲何等名稱象類乎混然中處育之未散也老聃謂之混然成兩儀則謂之混沌是混然無間不可得而各言者也旣已判爲兩儀則判清有別也安得與天父地母混然中處乎又曰天地之塞吾其體首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人居其中與禽獸草木同然而生猶有別也安得與天父地母混然中處乎又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此語既出於孟子于孟子言浩然之氣養而勿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又言志氣之帥也故志至焉氣次焉而含氣而言性則又非孟子之本義矣其意蓋摘取於浮屠所謂佛身充滿法界之說然彼言佛身謂道體也道之爲體擴而充之雖滿於法界可也今言吾體則七尺之軀兩謂充塞乎天地不亦妄乎至言天地之帥吾其性九無所依據孟子以志爲帥者謂氣猶二軍聽命於志惟志所之爾今舍志而言性則人生而性未嘗感物而動者焉得以議其所之乎其所統帥何如也視蔡之曰父母天地而吾爲之帥以惟干言之乎父母莫之違矣不亦妄乎又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吾者吾父母乎也其大原豈不謂之民吾同胞也皆以其並生于天地之間則民物皆吾同胞也今謂吾民吾同胞者其與同胞何所辨乎與之爲名從何立也若言人

雜著卷七

三

即莊生所謂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予者予不引之以爲夫子之助何耶子應之日莊生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予而不知其適庶少長之別知擊應曲拳爲人臣之禮而不知天理之所未故常以其不可行於世者爲內直而與天爲徒常以其不得已而強爲者爲外曲而與人爲徒若如其言則是臣之視其君陰固以爲無異於吾之等夷而陽爲是不情者以虛尊之也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正謂此爾其與張子之言理一而分殊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昔子書宋君事後當發此意因復并記其說以俟同志考焉

記濂溪傳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廬內翰借得所脩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諸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議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賢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其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辨謗之故請刪國史所記

草頭木脚之語而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擊即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

記旌儒廟碑陰語

歐陽叔弼作集古錄目云旌儒廟者秦所坑諸儒之廟也杜佑以爲儒者不居其位而是非當世以自取禍及引後漢錮黨之事以橫議激訐爲戒刻于廟碑之陰子以爲佑之識趣如此此其所以役於任文之黨而取隨人執下之譏也叔弼之爲此書但記姓名事目年月州里而獨於此詳著其語豈亦有所病於其言歟抑以爲是而存之也

偶讀設記

吳執中傳在徽錄八十八卷國史九十三卷與其家傳皆相應但家傳云公緣後病踰月不對已有問之者一日面奏論列邊防利害及於一二大臣上不說翌日落職知滁州大觀三年十月又載十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吳執中初除中憲議論剛正凡所陳述殊無顧忌頗有古直之操遂降詔裏之厥後僅兩月餘日並無建明一日進對奏陳論列殊無根柢惑於邪說頓失所守可落職知和州替蔡髮仍放謝辭限日下出國門其蔡髮別與差遣者劉而傳云先是蔡京忌張康國引執中居言路執中論劉兩兄弟不葬親服未滿年父子過惡相繼罷黜炳與喬年皆京黨也及上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奏意在逐臣已而言康國之意果上上怒執中懷讒出知滁州此事不知何據但語是京黨而後及康國也又家傳云政和改元星文示變公以爲推壽厭咎之由實自蔡京始因列其命令不信刑罰失中公爲空虛民力困瘁農桑失業貨財不通而窮荒無用之地

雜著卷七

古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廬內翰借得所脩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諸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議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賢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其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辨謗之故請刪國史所記

追討與這無已之罪請降旨子少保退居于杭又
御筆云此以舊弼蔡京擅作威福弗峻屢致人言官戶
外中嚴邦憲足示誠懲尚慮然仇乘時勢忿据據舊事論列未
休下石相擠彈擊不已務快復讎之私忿不思體貌之前規致
矯枉過中疾惡已甚宜俾寬有曲示始終咨爾臺僚明聽朕命
大觀而傳云彗星見上蔡京奏狀欲逐之言者交論京不已執
中上章請進退大臣當存體貌於是為京降詔而京得不重貶
此與家傳亦不同然執中後以不論張而英執中嘗舉游酢自
貶則非蔡氏之黨矣未知本傳何據書此執中嘗舉游酢自
代又嘗差同開封尹一幸壽鞠陳正景告變事執中平心以處
得罪者自以為不冤嘗論花石綱詔即罷之後每有所須索必
戒左右曰毋令吳某知翰林學士張問等出守杭州陞辭日乞
領花石綱事自是應奉愈熾不可揀矣嘗論郭天信過惡而言

雜著卷七

七

者以為與商英皆天信所薦與呂惠卿為友增惠卿遺時得君
所薦無不拔用執中在選調未嘗附麗以圖進取並家御筆云
卿前日上殿奏陳曾任學事見今放罷姓名可親書實封進入
臣伏奉御封云云右臣昨面奏係是提舉荆湖南學事胡安國
謹具奏聞字一本空

執中子巖夫政和七年十一月除考功郎官出太師魯公京門
余深嘗於彭世英家見其議蔡卞論文正義

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
其書錄實內府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

王彥霖行蔡確詞乃邵武大乾高年所為其家尚有遺藁方伯
見

乙卯十一月四日詹元善說去年見李兼濟說壽皇曾遣一小

瘡以中原事問平江何蒙衣養衣授以紙筆口誦數語今書以
進日賀新節賀新節胡孫施白不終場不終場未便休雄豪分
裂爭王侯爭王侯聞咏咏也須還我一一百州壽皇以示兼濟之
父秀叔參政後數年金儲允恭死金首雍亦斃而孫瑛襲位即
所謂胡孫者也豈環將不終而中原分裂河南北將復我耶
元善又見異書云火龍變化丹蛇騰青羊騰蹕鳥健耕玄龜衝
突蒼鼠平亦莫詳其為何等語也姑并記此三年而後出之
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各叢林問其始學時若無所入有告之者
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四足掘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它
念唯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
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
警也

雜著卷七

七

閩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識橫渠先生紹聖間為西邊使者傳記
能文今信州有滴水集者即其文也其間有論孟子養氣者動
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地無憂無懼其氣豈不充乎
故曰是集義所生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歉於中氣
為之喪矣故曰無是餒也此語雖疎然却得其大旨近世諸儒
之論多以過高而失之甚者流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為
得也惜其亂於詩文博雜之中學者或不之讀故表而出之
蜀人馮當可之文流縉雲集集中有制事末云臣前所言望聖
下移脚建康還將練卒用張浚劉錡統諸軍節用損已以充
軍費皆事也非事之本也惟陛下下倭疎近習清心寡欲以
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皇建其有極者也此紹
興庚辰辛巳之間所上可傳的當而所論

明治本而略其意古今論洪範者少能及也余嘗作聖極辯與之詰合因筆其語以證余說舊見汪端明嘗謂其人甚敬重之今果不謬云

說文分振分也從肉入聲許訖反東坡疑從入無緣爲分聲而謂無必八人爲列乃謂分即分字從八從肉今按此乃說文之誤東坡疑之是也而其所以爲說則非若以八字爲今而從肉今省聲則正得許訖切矣分又從八乃爲分字蓋振則人之振分也然今說文不見分字坡云有之未詳其說每詳分字即分字故說文但有分字而別無分字坡疑分即分字亦非也班史武記謂云居然如有聞亦聆鄉之義也

東坡又云宋書樂志論房中樂非后妃事蓋周禮注誤極有理當武庚即是祿父東坡以爲兩人恐別有據已上並見泉州船

雜著卷七

十七

東坡手書煮猪肉法引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知前輩讀此皆依古注勿正爲句絕非獨程先生也作正心者其始於王氏乎然文勢亦或有之未可直以爲非故予於集註附存之

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者云是魯本字子華者所作即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信之以予觀之其詞故爲難繼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爲高古而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倣變換者所爲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爲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爲元室所予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託聲勢眩惑世人遂僞造此書以傳合之正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祇因小說有陳希夷問

錢若水骨法一事遂爲南康軍戴師愈者僞造正易心法之書以託之也麻衣易子亦嘗辯之矣然戴生朴陋子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駢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爲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爲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咸多作贗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爲劉向而殊不類向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爲之號

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錄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二祚蒲壁等事皆剽剽它書傳會爲說其自叙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孔叢子亦偽書也又言有大造于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育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與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日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諒治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惟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大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爲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雜著卷七

十八

或云程邑在雍州之東二十里王季所居又引蘇黃門詩諒周之程邑漢扶風安陵縣也乎按雍州之境東自西河西距黑水一氣數千里不知所謂州東二十里者自何處計此聖賢若指

豐鎬而謂經傳初不明言其為雍州治所又按漢志安陵在長安北四十里不應言東又按皇矣之詩此詩乃是文王克密之後所作亦不得為王季所居也然意此語必有自來但州字當是衍文耳所謂雍者乃扶風之雍縣其地亦在長安之北計與安陵相去不遠故得引以相明唯王季之云恐別有所據然亦未知其與詩說孰為得大也

富考

上虞餘姚二邑皆以舜名而上虞村落又有號百官俗傳百官牛羊之處也或謂舜多舜事迹疑其子孫所封理或有之然不可考矣大抵地名古迹亦多舛謬如子華子後序乃言鬼谷子所居在今信州貴溪縣蓋其圖經之說如此豈有此理哉以它書攷之地名鬼谷者凡數處疑特俚俗相傳物影之區爾未必儀秦之師所居也上虞旁邑嵊縣有弋過二姓即少康

雜著卷七

九

所滅羿浞之黨其子孫乃聚於一邑又近禹葬之地不知其何故也

俚俗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鄰里斷絕不通訊問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之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為甚或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善矣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嘗以為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染而不須避者以利第言也曰雖染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不知恩義之為重也一有染焉則吾

見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

不忍避之為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為重而不忍避

不係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論也夫時都一有全家病疫有人莫敢親公為考其日走其家而病者而後歸劉賓之官永嘉時郡中大疫宿之日偏走視親為診脈候其寒溫乃與藥餌訖事而去不復歸手人以為難後皆無恙云

沙隨有活人書辨當求之

嚴州王君儀能以易言禍福其術略如徐復林瑀之說以一卦直一年嘗言紹興壬戌太母當還其後果然人問其故則曰是年曾卦直事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之文也予謂此亦小數之偶中耳若遂以君儀為知易則吾不知其說也沙隨春秋例說滕子來朝為自貶而用小國之禮如鄭人爭承之比最為精當但朝桓公者邾牟葛稱人穀鄧書名又有不可通者而諸儒之

雜著卷七

十

說亦莫之能明也

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泝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于海故以小河而列於四瀆正以其能專達于海耳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為瀆矣且習之沿泝二字似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那溝運河皆築埭置閘開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時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海

以入江不得爲派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新
入運河時得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過高郵
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派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
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今按東南錄中無近世又有此語未詳其故
立說以爲淮泗本不入江當洪水橫流之時排退淮泗然後能
決汝漢以入江此說尤巧而尤不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
三水合而爲一若排退淮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
矣漢水自嶓冢過襄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于江淮自桐柏東
流會汝水泗水以入于海淮漢之間自有大山自唐鄧光黃以
下至於潁霍地勢隔焉雖使淮泗橫流亦與江漢不相干涉不
待排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大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
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爲之說閉費心力也

雜著卷七

王

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爲昭公聚衆以攻季氏此說非是
昭公失民已久安能聚衆不過得游手聚觀之人耳又安能逐
季氏宋昭公季氏事見左氏傳極有首尾公羊子特傳聞想料
之言爾何足爲據或者乃信其說以解春秋既爲謬誤又欲引
之以解論語禁進從遊舞雩之下一段問答以爲爲昭公逐季
氏而發者則又誤之甚矣此弊蓋原於蘇氏問社之說而近世
又增廣之也嘗見徐端立文說曾以蘇說問尹和靜和靜正色
久之乃言曰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
或說魚鼈詩云留筍也筍者寡婦之器也寡婦得魚而不爲富
強所奪則是太平之象而可告功於神明也此因小序而失之
固爲無理然則以筍爲寡婦之器似亦未然蓋聚石爲梁必有
筍以承其圓空乃可得魚凡取魚者皆然非但寡婦也但筍易

成而易用雖寡婦亦能置之故以爲寡婦之筍它人則取魚之
筍尚多不專用筍耳非謂它人不得用筍而唯寡婦得用亦非
謂寡婦只得用筍而不得更以它物取魚也谷風小弁之詩皆
曰無近我梁無發我筍豈寡婦之筍也哉

打字今浙西呼如謫取切之聲亦有用作聲處大抵方言多有
自來亦有暗合古語者如浙人謂不爲弗又或轉而爲否呼若甫云

閩人有謂口爲苦走爲祖皆合古韻此類尚多不能盡舉也

附子今人未嘗不服但熱即已疾生則殺人耳漢淳于衍毒殺
許后蓋生用也果爾則雖平人亦不免况乳婦乎或者乃以今
人有新症而以附子愈疾者遂疑漢史之誤過矣予嘗中鳥喙
毒始時頭岑岑然久之加煩懣正如許后之語當時在深山中
不能得藥須臾通身皆黑勢甚危惡意必死矣偶記漢質帝語

雜著卷七

王

得水尚可活亟令多汲新水連飲之連大嘔洩而解此亦不可
不知也

或謂李華著論廢卜故終失節王涯首議摧茶後亦得禍至如
近歲茶商作賊殺人甚衆皆涯之罪也予謂廢卜固其所見之
謬然與失節事不相類摧茶固爲有罪然甘露之變死者十餘
族豈皆摧茶所至且今村民爭田爭水劫取穀粟以致殺傷者
多矣又可追咎神農后稷耶大抵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
當計其事之利害此等議論雖欲因事設爲警戒然其勢將有
所窮反使世人弁與正理而疑之非小失也章蘇州集載秦系
詩自署東海釣客試祕書省校書郎而詩有久卧雲間已息機
青袍忽著御鵲飛之句蓋系嘗隱泉州九日山故有東海之號
而秘忽著白謂其新授祕書郎故章和詩云知掩山扉二十

私魚須惡碧并床頭正答其意也或者乃謂青袍翠碧皆爲盡
發失詩意又謂唐刺史不借服色則又誤矣牛叢對宣宗云
臣今服緋是刺史所借而白樂天忠州被召時詩言之極詳何
考之不審耶韋蘇州事述王厚叔序中考之已詳近年姚令威
又作後序於厚叔外又增補二事然皆失之其一以韋贈人詩
有少年遊太學之句遂謂韋嘗遊太學不知韋詩所云乃是謂
所贈之人也其一以韋有分竹守南譙之句遂謂韋嘗守毫不
知南譙乃潞州也其說之誤正與青袍者相似之多之弊至於
如此事雖不急亦可戒也

或說說大人則藐之以藐爲自小之意云說大人時當如子弟
之對父兄恬然泰然說盡道理不作大事看非謂小視大人也
此說甚佳下文更說不行如吾何異彼哉一句不知却如何說

雜著卷七

三

人皆知其不可而或者信之蓋正理不明而先入爲主故其惑
如此亦非止此一條也

或云舊見水嶺言有行者盜常往食物而變爲餓鬼者初不之
信近見夷堅志亦有此事乃信理可推者入理耳若鬼神仙佛
事非理可究予謂二事一律妄則皆妄真則皆真今乃疑其一
於前而信其一於後何耶天下之事巨細幽明莫不有理未有
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以內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則豈理
之謂哉或又云難知釋氏皆有大過人者但爲從別路去故不
可與楚是并予謂既云別路則須自有正路只此正路別路之
間便有是非可校何言不可耶

或謂關雎問其詞詰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滯哀而不傷
云云者余告之曰若如此讀詩則只消此八字更添思無邪三

字成十一字便無話可說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因記得頃
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靜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是切要處
予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
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
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
誤它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
加詳細云

艮下坎止其卦爲蹇蹇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北陽方險
阻之處當蹇之時利趨平易而不利走險阻又利見大人以濟
蹇而守正則吉故筮得此卦其占如此以彖傳言之云易本義
合如此

禮書此書與時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書

雜著卷七

三

迂僻蔓衍之說吾書也其與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
間別多取國語雜記之言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劉原
父嘗病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而予反病
二書之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也異時此書別本必將
出於信饒之間石橋之野故箱敗篋之間其亦足以爲子筆削
之助乎十月十八夜因讀余正父修禮而書

讀雜書偶記三事

周公王堂雜記記中朝舊典待詔宣召學士有茶酒接坐之禮
今待詔廷參贊賜禮與院吏雖小不同而平時視之全與吏等
無由待以茶酒予謂唐用待詔如王任王叔文輩雖羣邪小人
然皆畧知文義可兼太子侍讀能預公卿議論則其選與今固
不同矣計祖宗時所用之人亦必稍加甄擇未至如今日之假

待遇之禮所以異也又自記其嘗制府有縣伯進討
程有虎更寫云某郡進封開國侯當爲正之子謂此正緣符詔
不知文義故煩學士點檢爾予嘗受詔獎諭其首云省泰詞免
某官已依所乞事具悉者其失正類此而當時學士不之省也
又記親祠之禮至尊升輅則以學士爲執綬官一節甚詳予按
曲禮少儀等書及先儒說綬安也升車者執之以爲安也故執
綬乃乘車者之事非僕御之職也蓋君車已駕則僕者負良綬
取貳綬以先升良綬君所執以升者貳綬也既升然後以良綬
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立於左方僕執轡立於車中以御勇力
之士升立於御之右以備非常周禮大馭諸右等官卽其職也
故開元開寶政和禮書親祠乘輅皆以太僕贈爲御千牛將軍
爲右蓋放周禮而國史所記國初時事猶云奚嶼滿大僕卿備

雜著卷七

三

顧問當時中御立乘之禮不知其如何然猶未有執綬之名也
今乃條勅差執綬官而以緣繩維於楫柱不知自何時失之甚
可笑也又至尊不立乘而設倚以坐不以千牛陪乘而同時降
勅差帶甲內侍二人立於御坐之旁凡此既皆失禮而刑餘其
載乃袁盎所爲變色者尤爲乖戾不知歷幾何時禮官皆不能
正儒臣爲執綬者亦莫覺其繆而方且夸以爲榮何哉

記尚書三義

堯典卒章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言也蓋降二
女于鳩汭嬪于虞乃史氏記堯下嫁二女于鳩水之旁而爲婦
於虞氏耳帝曰欽哉者戒敷二女之言猶所謂往之女家必敬
必戒者也今自孔傳及諸家皆失之殊不成文理也

舜典肆眚東后五王三弟二生一死贊便當屬此文下言其見

東方諸侯而使各以其物爲贄也其下乃云協時月正日同律
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乃得事之序而文勢亦順如亦齊同之
義卒乃復者言既訖事而旋反二句皆張子說也

裴本木名而借爲匪字顏師古註漢書云渠古匪字通用是也
天異匪阮道曰天難謀爾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嘗疑今孔
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未必真安國所作只與孔叢子
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此
事先儒所未言而予獨疑之未敢必其然也姑識其說以俟知
者

記潘水集二事

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
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

雜著卷七

三

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
硤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洞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
雷廟像豕首而冕服舊傳繇入羽淵化爲黃熊又云繇爲玄
熊熊首類豕有像以此而廟乃稱禹甚非也然鄉人不故以
豕肉薦必致神怒大風發屋反木百里被害

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言其所以鑿龍門傳但謂因舊修闢
去其龍門以失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門
皆是禹所新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
處而李氏此說又何所攷也李氏之學極博所論禹像豕首當
是繇廟爲黃熊之像而不攷漢書說啓母石處注中言禹亦嘗
變熊則像相傳望禹像爲豕首自不足怪也

一記奏乞下臨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

州西小河內蘆花陂河路漕使李復奏稱知那恕欲用品等
載兵順流而下取與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
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牽轎山石硤
險窄自上乘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
河分爲六七道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
凌灘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矣事遂寢
邢恕之策果如李復之言可謂妄矣然再貢所言雍州貢賦之
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河則古來此處河道
固通舟楫如恕策矣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復集中記事甚多特
此二條與禹貢相關故錄之以備參攷云

記山海經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縣南在
縣中東入縣今錢塘浙江是也

雜著卷七

二十七

閩西北入海餘暨南餘暨縣屬會
稽爲永興縣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
澤西彭澤今彭澤縣也一曰天子都右出山海經第十三卷接山
海經唯此數卷所記頗得古今山川形勢之實而無荒誕誣
之詞然諸經皆莫之考而其它卷謬悠之說則往往誦而傳之
雖陶公不免也此數語者又爲得今江浙形勢之實但經中浙
字漢志注中作漸蓋字之誤石林已嘗辨之更檢注中龜中字
羅端良所著欽浦志乃作率山未知孰是廬江得名不知何義
其入江處西有大山亦以廬名說者便謂卽是三天子都此固
非是然其名之相因則似不無說也郁一作郭亦未詳其孰是
但廬江出丹陽郡陵陽縣而其旁縣有以郭名者則疑作郭爲
是也予嘗讀山海諸篇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
言皆爲一定而不易之形疑本依圖畫而爲之非實紀載此也

有此物也古人有圖畫之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

記三苗

項在湖南見說溪洞蠻獠畧有四種曰獠曰佬曰仡佬而其最輕
捷者曰苗近年數出剽掠爲邊患者多此種也豈三苗人之遺
民乎古字少而多通用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作苗字耳詹
元善說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興國軍
皆在深山中不可入而已亦雖出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據
江山之險可以四出爲寇而人不得而近之矣未及問其所據
聊併記于此云

考韓文公與大顛書

雜著卷七

二十八

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袁自書也更以跋尾參之其記歐
公之語不謬矣而東坡雜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
暢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雖退
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
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蘇公此語蓋但見集註之出
於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爲歐公親筆也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
其去取不同如此隨者不能無惑然方氏盡載歐語而畧不及
蘇說其意可見至呂伯恭乃於文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
同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余攷之所傳三書最後一篇實
有不成文理處但深味其間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悉歐家方
意誠不爲過但意或是舊本亡逸僭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歐
公特觀其大槩故但取其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蘇公乃
覺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爲誤而直斥以爲凡鄙所以其論
雖各有以而皆未能無所未盡也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下

能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爲可信其主蘇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說爲然也徒幸其言可爲韓公解紛若有補於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與言事而求其是者也至如方氏雖附歐說然亦未免曲爲韓諱殊不知其言既日久聞道德則承道高又曰所示廣大深遠非造次可論又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耶韓公之事余於答孟簡書已論其詳矣故不復論特從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歐公二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爲全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訂其謬誤如左方以爲讀者以此觀之則其決爲韓公之文而非它人之所能作無疑矣

愈啓孟夏漸熱惟道體和安愈繁勞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篇思見顏緣昨來未獲參謁倘能暫垂見過實爲至幸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片瞻不宜其白

雜著卷七

三九

愈啓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倘惠能降論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而并在能字之下非所敢望也至此三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且夕渴望不宜其白

愈啓惠勾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遠非造次可論易大傳曰誓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耶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一字疑衍蘇氏所謂不如親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此句來晴明旦夕不甚熱儻能乘閒一訪幸甚且夕馳望

愈聞道無凝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易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等於一水安於所識道固

如是說雖當作通猶言便也雖通之安之語用字畧同言一即所以結上文道不宜某頓首韓公之於大顛既開其無處著之意也致歐陽文忠公事蹟

余讀廬陵歐文新本觀其附錄所載行狀謚議二刻四傳皆以先後爲次而此事蹟者獨居其後豈以公諸子之所爲而不敢以先於韓吳諸公及一二史臣之作耶此其用意已精而爲法亦嚴矣然綜其實則事蹟云者正行狀之底本而碑志四傳所繇出也向使直指先後之次而以冠於附錄之篇則彼數書者皆可見其因革損益之次第矣是亦豈不可耶間又從鄉人李氏得書一編凡十六條皆記公事大畧與此篇相出入疑卽其初定之草藁顧其標題乃讀公所自記而凡公字皆以丹筆圖之此則雖未必然然於此本亦有可相發明者因畧考其異同有無之互見者具列於左方

雜著卷七

三

經術

李本云公嘗謂世之學者好以新意傳注諸經而常力詆先儒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其所學者固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其語在詩讀後序又謂前儒注諸經唯其所得之多故能獨出諸家而行於後世而後之學者各持好勝之心務欲掩人而揚己故不止正其所失雖其是者一切易以己說欲盡廢前人而自成一家人於是至於以是爲非牽彊爲說多所乖繆則并其書不爲人所取此學者之大患也故公作詩本義止百餘篇而已其餘二百篇無所改易曰毛鄭之說是也復何云乎又其作易童子問正王弼之失者纔數十事耳其極論繫辭非聖人之書然亦多使學者擇取其是而

捨其非可也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拾而盡信之則不可也其公心通論常如此此與定本大旨不異但書先後詳畧助力主而後自刪之也

醉翁亭記

李本未有此體下有醉翁亭在琅琊山寺側記成刻石遠近爭傳疲於模打山僧云寺庫有聖打碑用盡至取僧堂卧礎給用凡商賈來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問作何用皆云所遇關征以贈監官可以免稅乃屬於公作集古錄目序之上此條疑以其不

脩五代史

李本亂世之書也下有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十三字又其事備下有議者以謂公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

雜著卷七

三

勢相上下而無駁雜之說至於本紀立法精密則又遷所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也義者以下疑以不之

平心無怨惡

李本云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呂公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三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時輒刪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聲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

於地下乎父子之性相遠如此信乎堯朱善惡異也公爲穎州時呂公之子公著爲通判爲人有賢行而深自晦然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奏疏具田是漸見擢用陳恭公執中素不善公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陳拒而不見

公後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還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人此段疑避呂范二家子弟因并陳恭公事而去之竊謂於此尤可以見歐范之存心與呂陳之悔過恐皆不可遺也惟稱蘇梅

李本自以爲不及下有二人因此名重天下公惟嘗因醉戲

雜著卷七

三

親客曰廬山高它人作不得唯韓退之作得琵琶前引退之作不得唯杜子美作得後引子美作不得唯太白作得公詩播人口者甚多唯此三篇其尤自喜者也此段恐嫌於

修唐書

李本此段不同者三一則首云公於脩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刪修爲一體二則列官最高者一人下有姓名云某等奉勅撰而九字三則書宋名下有此例皆前所未有自公爲始也十一字乃屬於宋相聞之之此但差詳疑定本上欲刪以從簡耳

不從范公之請

議不資濟州及許耕棄地

李本大同而文聖畧今亦不著

不誅保州者從之兵

李本首著為政仁恕之語大抵與定本別段有意畧同其末乃云其為河北轉運使時所活二千餘人先是保州屯兵閉城叛命田況李昭亮等討之不克卒招降之既開城況等推究反者殺二千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者分隸河北州軍諸事已定而富相出為宜撫使懼其復為忠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計議已定方作文書會公奉朝旨權知鎮府與富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為不可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勅榜許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勝其怨況此二千人

雜著卷七

三

者本以脅從故得不死奈何一旦無辜就戮爭之不能止因曰今無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不達事機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欲除患於未萌而反起其為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見將小人謗言已入富范勢已難安既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將卒多所升黜諸者厭言富某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北兵不復知有朝廷矣於是京師禁軍亟亦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權密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千其人其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之一言不獨活二千人之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此比定本為詳足以盡見事之曲直又謗言已入之下所係更重九不可謂從後以不欲形通當

春帖子

李本云內臣梁寔嘗言在內中祇候見仁宗云云末云云是歐陽某必索文書自覽是它人當直則否也

知開封府

李本末後有韓子華謂公曰外議云伶材可以更知一箇開封府似亦嫌太誇而刺之

通典大郡

李本日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証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見服藥云無效則不如貧醫矣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言脈口訥不能應對病見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施設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

雜著卷七

三

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揚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閒然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弛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爾所謂簡者不為繁碎爾議者以為知言此比定本語意尤詳備

漢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力辦於朝故議者指公為主議之人公未嘗自辯唯曰今人以漢議為非使我獨當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漢議為是而獨稱我善則我宜愧於二公公又撰漢議四卷悉記當時論議本末甚詳又於五代史記晉出帝父敬祖周世宗父柴守禮事及李彥詢傳發明人倫父子之道尤為詳悉此本公論而刪之也

蔡州妖尼于憲許託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問之所言時有驗於是翕然共稱為神尼公既自少力排釋氏故獨以為妖嘗有一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云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人入死罪醫人藥悞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座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能閱文萬物之最靈其尤者為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人皆屈服李本有之所謂名公者疑指富公此本無者蓋為賢者諱也

李本在連典大和之後此本無

雜著卷七

三五

梅龍圖華知杭州作有美堂最得登臨佳處公為之作記人謂公未嘗至杭而所記如目覽坐堂上者使之為記未必能如是之詳也李本在許翁亭記之前此本無

右凡十六條其十二條定本忘之而詳畧先後或不同其四條則定本所無而李本有之其平心保州妖尼三事尤非小補蓋公平生學問根源出處大致言行本末皆已畧見於此而無遺矣平心保州唐書三事亦見於張邦基墨出於公子叔弼之徒所記而學道以下堯朱以上必是著手書本語無妄矣但誤於陳蔡公以下則為一事耳獨晚年守青州時論執青苗一事尤足以見其剛毅大節始終一致不以既老而少衰而公之諸子乃有所避而不敢書吳丞相作行狀因亦不載至韓魏公作墓誌乃始見其嘗有乞不收息及罷提舉官之奏與其辭太原有守拙

獨常之語元祐之為裕錄者又不載志語於附傳至葉致遠朱本之書出乃反若其不俟報可擅止散錢而有特與放罪之詔又至近歲洪景廬作四朝史傳乃盡見其以是深為王安石所詆而遂決歸老之計蓋此一事凡更六人之手而三書闕焉幸其有肯書者然猶歷三手越百餘年而後首末得以粗備然則士之制行不苟合於當時而有待於後世者豈不難哉抑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愛惡雖有短長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沒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歟四并記其語以補此篇之闕以為有志之士必將有感於斯焉

雜著卷七

三六

辨

北辰辨

帝座惟在紫微者指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穀如磴之齊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穀一磴而四齊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此星家淺事不足深辨然或傳寫之誤則不可以不正也

聲律辨

五聲之序官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官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于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卽其始而用之以爲官固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爲變官而皆以爲官之用焉是以官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一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官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

雜著卷八

一

雜著卷八

二

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鍾之官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官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官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正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卽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于初四刻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之爲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官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官也今有極論官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稷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爲官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述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官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爲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

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兼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爲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官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

開阡陌辨

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秦制井田爲古法此恐皆未詳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禮所謂遂上之徑遂上之畛洫上之涂洫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

雜著卷八

三

西阡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云夫家之數牧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也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一也溝洫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洫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刊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焉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洫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西漢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洫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正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

雜著卷八

四

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歎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井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歎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敷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刻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歎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証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爲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爲田隨田爲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從侵削之不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當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可非也蓋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

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迹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九江彭蠡辨

嶠家導源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潁至於大別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又曰岷山導江東到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於海又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此皆重寶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爲是既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有訛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疑其事也否爲也是以爲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曰江過尋陽派別爲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說彭蠡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匯而

雜著卷八

五

北江江既會而出爲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當之說敷淺原則但以爲漢歷陵縣之傳易山在今日爲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爲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實攷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必齊一則又不知斷白何許而數其九也况洲渚出沒其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其當爲幾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

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縱此而後及夫茫沔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匯爲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於陸興府之北瀾漫數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陸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楊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於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於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仰而自積以爲足瀾漫數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爲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况漢水自漢陽

雜著卷八

六

軍大別山南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爲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之北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爲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一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爲過門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爲病者爲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齒頰間以爲茗飲一

時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爲說者亦可謂董駿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涑沮潁潁伊洛潁潁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初無味別之說何獨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別則又九江之鑿吾既辨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爲江漢之別而湖口入匯之處又當各分爲二以爲出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度之處予常過之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及其既平則亦因其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卽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卽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

雜著卷八

七

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入自江北徙於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况經言過九江至於東陵而後會於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河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折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庫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脉遂起而爲廬阜則其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大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爲宜耳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川之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放者既昏憤而莽而無足言矣其間亦

雜著卷八

八

有心知其誤而不敢言乃反爲之遷就穿鑿以蓋其失者則云巧愈甚而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初胡秘監且近世是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則其援證有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爲衍文亦爲得之予既目賭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唯河爲甚而兗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之患於此爲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計當時唯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蒞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也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其險阻頑不卽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而不知其中流之當爲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其足怪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攷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爲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澱之例也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平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荆山而逾於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它書攷之則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本注云一其爲郭都其得各入江彭澤西本注云彭澤今彭澤縣漢志以此爲作郭爲是

亦云蓋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蓋陵陽者丹陽之屬縣今寧國府旌德縣有陵陽山而三天子都乃在徽饒之境疑與陵陽腹背相直故蓋江者得出其東南而西流北折以爲鄱餘二水遂以會於彭蠡而入於江也及其入江則廬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卽爲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則彭蠡安得爲無原而必待漢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爲郡領縣十八其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八鄱陽郡餘水艾脩水塗淦水南塘水入大江者一章豫而湖漢一八建武蜀水宜春水南塘水則又自零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按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卽是彭蠡而其所受衆水之原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以此而

雜著卷八

九

觀則山海經之言猶有未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縣之西而入江耳而語意不明遂若析江與澤各爲一水而一東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疏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之卽爲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猶於彭蠡而別爲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爲湖正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零都之水則但見其爲一郡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爲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陸興以北衆水皆會稍爲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零都一水所得而專也至如鄱漁仲漢水衍文之說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東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於海之數言似亦可疑而欲猶未能盡正也嗚呼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遍乎荆揚而見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

日見聞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於經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諸儒乃有過爲新奇之說以亂之者若論導山而逾於河而以爲導岍岐荆山之脈使之度河以爲壺口諸山之類則亦不待聞見之及而知其謬矣夫禹之治山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聯絡之所自來若今論葬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亦自有可言而尤足以見其說之謬者蓋河北諸山本根於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而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道幽冀以入於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以爲析城于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

雜著卷八

十

一支乃爲常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東度而反爲是諸山哉若過九江至於敷淺原亦有襲其誤也以爲衡山之脈東度而來則以見聞所及而知其必不然也岍山之脈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東度桂嶺者則包湘原而北徑潭袁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又南而東度大庾者則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乎建康其一又東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盡於會稽南其尾以盡於也豈衡山之脈能度九江而其度也又重爲敷淺原而已又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卽爲荊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又謂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潛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妙非它人之所及是亦極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支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在

而不相干。以交安。而強附之。哉。問諸吳人。震澤。流實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既以自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今尚可攷也。因并論之以俟來者。有以質焉。

尹和靜手筆辨

伊川先生曰。某在何必看此書。若不得某之心。只是記得它意。豈不有差。

既云某在不必看。則先生不在之時。語錄固不可廢矣。不得先生之心。而徒記已意。此亦學者所當博學審問。精思而明辨之。不可以一詞之失。而盡廢其餘也。但先生在則可以式瞻儀刑。親受音旨。自是不必看耳。然讀焉而廢其疑於先生。豈不益有助於發明哉。如楊適道錄中。記李端伯錄至大至剛以直之論。若使適道於此廢而不觀。存而不論。則亦無以

雜著卷八

十一

決此語之得失矣。伊川所以告和靖者。蓋就其力量所至而語之。惜乎其不復致疑於此。而遽誦以終身也。

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失其意者。不假一二言也。

淺拙而失其意者。固不足觀矣。其見深其記工。而得其意者。豈可以彼之失而遽廢之哉。

如世傳史評之類。皆非先生所著。

史評固非先生所著。但當論辨以曉學者。不可因此并廢語錄也。

錄也。

紹興初。士大夫頗以伊川語錄資誦說言事者。直以狂怪淫鄙。詆之。蓋難力辨也。

以語錄資誦說者。當時士大夫之罪。以狂怪淫鄙詆之。當時言事者之失。非語錄使然也。人惡當時士大夫畏當時言事。

當時學者之心也。豈不誤哉。言門所記僅數十端。示之。愚嘗讀此書矣。類多解釋經義之言。若程氏之學止於如此。則亦無以繼孔孟不傳之緒矣。前輩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誠有味哉。

川之學在易傳。不必它求也。

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而其徒又述其言。以為論語。其言反復證明。相為表裏。未聞其以此而廢彼也。

易傳所自作也。語錄它人作也。人之意。它人能道者。幾何哉。

如是則孔氏之門。亦可以專治春秋。而遂廢論語矣。而可乎。川先生為中庸解。疾革命焚於前門。人問焉。伊川先生曰。某

雜著卷八

十二

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為。

嘗見別本。記或問和靖。據語錄。先生自言。中庸已成書。今其書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為為不滿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

真。若無所不滿於其意。而專恃易傳。逆廢中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

雜學辨 何叔京跋語附

蘇氏易解

乾之象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天。之命。書。大。誓。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為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罔條混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

必然難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

其爲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爲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爲之辨以待後之君子而其它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并附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蘇曰此論元也元之爲德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之德不可勝言也惟是爲能統之

愚謂四德之元猶四時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萬物之所從出故曰萬物資始言取其始於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間躡段昭然未嘗不可見也然惟知道者乃能識之是以蘇氏未之見耳不知病此顧以已之不見

雜著卷八

七

爲當然而謂真無可見之理不亦惑之甚與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蘇曰此所以爲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蘇曰此所以爲利也

愚謂此言聖人體元亨之用非言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蘇曰此所以爲貞也

愚謂此兼言利貞而下句結之也

乃利貞

蘇曰并言之也

愚謂此結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文與大

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不相兼蘇氏之說亦誤矣

蘇曰正直也方其變化各之於情無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於命此所以爲貞也

愚謂品物流形莫非乾道之變化而於其中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其太和焉此乾之所以爲利且貞也此乃天地化育之源不知更欲反之於何地而又何性之可直何命之可至乎若如其說則保合太和一句無所用矣

蘇曰占之君子忠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

愚謂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嘗不指而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

雜著卷八

十四

者又豈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況彼耶然則蘇氏所見殆徒見其似者而未知夫性之未嘗有所似也

蘇曰君子曰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曰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逃焉是則性之所在也又曰性之所在庶幾知之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

愚謂蘇氏此言最近於理前章所謂性之所謂殆謂是耶夫謂不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本然之至善矣謂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良心之可壞矣以是爲性之所在則似矣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謂來善之所從立則其意似不謂是也特假於浮屠非

幻不滅得無所還者而爲是說以率其萬一之說
將不察乎總善成性之所由格亡反覆之所言而謂人
大羊之性無以異也而可乎夫其所以重歎性之不可

蓋未嘗見所謂性者是以不得而言之也

蘇曰聖人以為猶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也有具
心也偽之始也於是又推其至者而假之曰命令也君之
命曰今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
耳

愚謂蘇氏以性存於吾心則爲偽之始是不知性之真也
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
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偽之本聖人又爲之計度隱諱偽立
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攷夫大傳詩書中

雜著卷八

五

庸孟子之說以明此章之義而溺於釋氏末有天地已有
此性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而思夫命者之無所
寄於是爲此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耳使其誠知性命
之說矣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蓋亦有道必不爲是
支離淫遁之辭也

蘇曰死生壽夭無非命者未嘗去我也而我未嘗覺知焉聖
人之於性也至焉則亦不自覺知而已矣此以爲命也又曰
命之與性非有天地之辨也於其不自覺知則謂之命

愚謂如蘇氏之說則命無所容命無所容則聖人所謂至
命者益無地以處之故爲是說以自迷罔又以罔夫世之
不知者而已豈有命在我而不自覺知而可謂之聖人哉
蘇氏又引文言利貞性情之文傳會其說皆非經之本旨

今不復辨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蘇氏云云

愚謂此言聖人體利貞之德也蘇氏說無病然其於章句
有未盡其說者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蘇曰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妻孥之聰明未有能得其髣髴者
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
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爲無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
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
髣髴而謂之無有皆惑也

愚謂陰陽盈天地之間其消息闔闔終始萬物觸目之間

雜著卷八

十六

有形無形無非是也而蘇氏以爲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
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不指生
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於物象見聞之外也

蘇曰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
密於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爲水水者無有之際也
始離於無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治水又曰
水幾於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而不囿於一物若水之無常
形此善之上者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
未交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似也

愚謂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者於此者
公而以爲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

借此而況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爲道也今日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無一物不可謂之無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摸而言之故其說如此

蘇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智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謂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謂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

雜著卷八

十七

愚謂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因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無二道幽明無二理而一以貫之也而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善者道之繼而已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何其言之謬耶且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日道與物接則是道與物爲二截然各據一方至是而始相接則不亦謬乎

蘇曰昔者孟子以爲性善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見性而見其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爲性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夫熟物則火之效也

愚謂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未始有毫髮之異非但言性之效而已也蘇氏急於立說非特不察於易又不及詳於孟子故其言之悖如此

蘇曰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聞耶有聞而後聲耶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以爲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

愚謂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與大傳此章之旨相爲終始言性與道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蘇氏之言曲譬巧喻欲言其似而不可得豈若聖賢之言直示而無隱耶昔孔子順謂公孫龍之辨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兩耳者甚易而實是也謂三耳者甚難而實非

雜著卷八

十八

也將從其易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非者乎此言似之矣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蘇曰屬目於無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爲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爲智意存乎智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愚謂蘇氏不知仁智之根於性領以仁智爲妄見乃釋老之說聖人之言豈嘗有是哉謂之不見其全則或可矣又曰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文義亦非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蘇曰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

愚謂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謬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爲奇哉蘇氏於原始反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爲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蘇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

雜著卷八

十九

有魄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閒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彊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魂衆人之死爲鬼而聖人爲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愚謂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爲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攷諸此而失之于產之言是或一過而非此之謂也

蘇黃門老子解

蘇侍郎晚爲是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

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因爲之辨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辨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於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辯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耳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蘇曰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雜著卷八

二十

愚謂道器之名雖異然其實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聖人之道所以爲大中至正之極亘萬世而無弊者也蘇氏誦其言不得其意故其爲說無一辭之合學者於此先以予說求之使聖人之意曉然無疑然後以次讀蘇氏之言其得失判然矣

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

愚謂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聖人安得而晦之孔子曰吾無隱乎爾然則晦其道者又豈聖人之心哉大抵蘇氏所謂道者皆離器而言不知其指何物而名之也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

愚謂如蘇氏此言是以道爲能眩人而使之不爲君子也則道之在天下適所以爲斯人之禍矣

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

愚謂聖人所謂達兼本末精粗而一以貫之也蘇氏

謂達則舍器而人道矣

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

愚謂老子之學以無爲爲宗果如此言乃是急急有爲惟恐其緩而失之也然則老子之志蘇氏亦有所不能窺者矣

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

愚謂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用也聖人之脩仁義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日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則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哉

天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僞

雜著卷八

五

愚謂聖人之言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不知此言道邪抑言其似者而已耶執此而行亦有所陷者耶然則道豈真不可言但人自不識道與器之未嘗相離也而反求之於昏默無形之中所以爲是言耳故後世執老子之說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愚謂善學老子者如漢文景曹參則亦不至亂天下如蘇氏之說則其亂天下也必矣學孔子者所得亦有淺深有過無過未可槩論且如蘇氏非不讀孔子之書而其著書立言以惑誤天下後世如此謂之無過其可得乎

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嘗苦其無所從

愚謂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不知指謂何人如何其

達而所達者何道也且曰不少則非一二人而已達道者果如是之衆耶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入德之途坦然明白而曰常苦其無所從入則其未嘗一日從事於此不得其門而入可知矣宜其析道與器而以仁義禮樂爲無與於道也然則無所從入之言非能病孔子之道而絕學者之志乃所以自狀其不知道而妄言之實耳

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

愚謂以孔子老聃並稱聖人可乎世人譏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然太史公列孔子於世家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不有微意焉其賢於蘇氏遠矣

全於此必略於彼矣

愚謂有彼有此則天下常有二道也

雜著卷八

五

蘇氏後序云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卽喜怒哀樂之未發也

愚謂聖賢雖言未發然其善者固存但無惡耳佛者之言似同而實異不可不察

又云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

愚謂喜怒哀樂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毀君臣絕父子以人道之端爲大禁所謂達道固如是耶

又云天下同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

愚謂天下無二道而又有至道世法之殊則具有二道矣然則道何所用於世而世何所資於道耶王氏有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論而龜山楊公以爲如此明是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繫愚於蘇氏亦云

張無垢中庸解無垢本佛語而張公子紹傳即之別號也張公以佛語釋儒書其跡尤著故正其名如此

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見大慧張侍郎書今不見於語錄中蓋其徒諱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

雜著卷八

三

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爲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姑援其尤甚者什一二者於篇其它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遍爲之辨大抵忽遽急迫其所以爲說皆此書之類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張云天命之謂性第贊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爲已物也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爲已物而入於仁義禮智中矣然而未見其施設運用也脩道之謂教則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禮行於賓主知行於賢者而道之等降隆殺於是而見焉愚謂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所受

雜著卷八

三

子幾行於君臣是乃天性之道而遽以爲脩道之教亦失其次序矣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獨不謂止慎其獨也

張云不睹不聞少致其忽宜若無害矣然而怠忽之心已顯於心目之間云云不足以感人動物而招非意之辱莫爲之禍焉此君子所以慎其獨也

愚謂君子所以慎其獨者非爲恐招禍辱而已也今日不睹不聞之間少致其忽初無所害特恐招禍辱而後慎其獨焉非知道者之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張云未發以前戒慎恐懼無一毫私欲

愚謂未發以前天理渾然戒慎恐懼則既發矣

君子中庸

張云方率性時戒慎恐懼此學者之事也及其
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然後爲君臣父子兄弟
幸於天下至於此時聖人之功用興矣



愚謂率性之謂道言道之所以得名者如此蓋曰各循其
性之本然即所謂道爾非以此爲學者之事亦未有戒慎
恐懼之意也脩道之謂教通天下而言之聖人所以立極
賢人所以脩身皆在於此非如張氏之說也又曰深入性
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理亦有礙且必至此地然後
爲人倫之教以幸天下則是聖人未至此地之時未有人
倫之教而所以至此地者亦不由人倫而入也凡此皆彌
漫無根之言乃釋氏之緒餘非吾儒之本指也

雜著卷八

二十五

張云率性之謂道未離本位脩道之謂教不可以離不離名
之也

愚謂言性有本位則性有方所矣聖賢言性似不如此假
如其說則前章云率性所以求中言求則是自此求彼非
離正位而何至於以脩道爲聖人之功用則又曰不可以
離不離名之蓋其說有所不通而駸駸乎遁矣

人皆曰予知

張曰人皆用知於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戒慎恐懼使移
詮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知孰大焉

愚謂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
爲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矣故詮品是非乃窮理之事亦
學者之急務也張氏絕之吾見其任私鑿知不得循天理

之正矣然斯言也豈釋氏所稱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
莫管之遺意耶嗚呼斯言也其儒釋所以分之始與
回之爲人

張云顏子戒慎恐懼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於喜怒哀樂處
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喪
愚謂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中庸無此意也喜怒哀樂莫
非性也中節則無不善矣不知更欲如何得之而又如何
深入其中也若此則是前乎此者未得此性而常在性之
外也耶且曰我心皆喪尤害於理

張云人第見其拳拳服膺而不知顏子與天理爲一無一毫
私欲橫乎其間不識不知我已且無有矣

愚謂此言蓋欲極意以諛顏子而無所準則不自知其言
之過也

雜著卷八

二十六

惟聖者能之

張云予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止在喜怒哀樂未發處
爾

愚謂有道者見理平常其言雍容閑暇而理致自遠似不
如此之駭遽而張皇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張云由戒慎恐懼以養喜怒哀樂使爲中爲和以位天地育
萬物

愚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乃本然之中發而中節乃本然之
和非人之所能使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理之自然今
加以字而倒其文非子思之本意矣此乃一篇之指要而

張氏語之輒有差繆向安得爲知言哉

張云中庸無止法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自謂知能止矣又曰君子之道所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以其戒慎恐懼察於微茫之功也

愚謂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蓋無止則高者過卑者陷非所以爲中庸矣聖人固未嘗自謂知能然非此章之指也蓋所謂不知不能莫能載莫能破皆極言道體之無窮爾非謂聖人而言亦無察於微茫之意也

張云戒慎恐懼則未萌之始已致其察至於鳶飛魚躍而察乃在焉又曰上際下蟠察無不在所以如鳶飛魚躍察乃隨飛躍而見焉

愚謂中庸引此詩以發明道體之無所不在所謂費而隱

雜著卷八

三

也明道上蔡言之已詳子思復生不能易也張氏之云不亦異乎且曰未萌之始已致其察則是有事焉而正之也張云顧惟此察始於戒慎恐懼以養中和而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乃起而爲中和

愚謂起而爲中和如之何其起也此豈知中和者之語哉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張云人卽性也以我之性覺彼之性

愚謂詳經文初無此意皆釋氏之說也且性豈有彼我乎又如之何其能以也

張云使其由此見性則自然由乎中庸而向來無物之言不常之行皆掃不見跡矣

愚謂見性本釋氏語蓋一見則已矣儒者則曰知性既知

之矣又必有以養而充之以至於盡其用力有漸固非一日二日之功日用之際一有懈焉則幾微之間所害多矣此克己復禮之所以爲難而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其免也張氏之言與此亦不類矣然釋氏之徒有既自謂見性不疑而其習氣嗜欲無以異於衆人者豈非恃夫掃不見跡之虛談而不察乎無物不常之實弊以至此乎然則張氏之言其淵源所自蓋可知矣

忠恕違道不遠

張云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己也知己之難克然後知天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又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

愚謂恕由忠生明道謝子侯子蓋嘗言之然其爲說與此

雜著卷八

三

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爲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則物我一致各務循理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爲衆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并容它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爲不忠不恕孰大於是

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

張云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之皆曰求者蓋所以致其察也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

愚謂此四句當爲八句子臣弟友四字是句絕處猶見

也所責乎子者如此然我之事父則自有所未能正蒙所謂以責入之心責已則盡道蓋將由是而加勉正身以及物非如上章所云以已難克而并容它人也且又曰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則安敢責父之愛子乎則是君臣父子漠然爲路人矣旻天之泣小弁之怨又何謂也蓋其馳心高妙而於章句未及致詳故因以誤爲此說以求爲察亦非文義

言顧行

張云顧者察也

愚按上章以求爲察固已無謂此又以顧爲察尤爲牽合大抵張氏之爲是說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杜意推之不可問其至於何處與其可行不可行也篇內所謂戒慎恐懼

雜著卷八

三十

下章所謂忠恕所謂知仁勇所謂發育峻極皆此類也

在上位不陵下

張云君子戒慎恐懼醞成中庸之道

愚謂中庸之道天理自然非如酒醴必醞釀而成也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

張云欲知戒慎恐懼之效當於忠恕卜之欲知忠恕之效當於父母卜之

愚謂此言皆牽合無理且父母至尊豈人子所以卜忠恕之物乎詳味此言可見其二本矣

鬼神之爲德

張云天地萬物森然鬼神列於中不可違也

愚按張氏亡章之說甚詳而此獨略將有所疑而不敢盡

抑抑其所隱鬼神者特如世俗之論而不之究耶然詳味列字之意則以鬼神別爲一物明矣豈知鬼神者之言哉大德必受命

張云言此所以勉天下之爲德也當始於戒慎恐懼而以位祿名壽卜德之進否

愚謂德盛則名位祿壽從之乃理之必然非姑爲此言以勉天下之爲德亦非使學者以是四者卜其德之進否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其受命也乃不期而自至耳豈曰卜之云乎張氏之說乃謀利計功之尤者學者一有此念存乎胸中則不可以進德矣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張云戒慎恐懼則無適而不存中和中其無憂也必矣中和

雜著卷八

三十

之中自當有賢父聖子又曰武王之舉危道也

愚謂凡此類皆牽合而此數句尤疎濶無理又以武王之舉爲危道則是聖人行險以徼幸也是豈知順天應人之爲安哉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張云不知先王居於何地乃知天神自郊求地示自社求人鬼白禘嘗求哉

愚謂先王所以知此以其理而已矣不煩更爲奇怪之說地道敏樹

張云布種下實未及頃刻云云

愚謂雖天下至易生之物亦未有下種未及頃刻而發生者此可見其矜奇欲速之心矣

故君子不可不脩身」不可以不知天

張云戒慎恐懼深致其察所以知天也

愚謂戒懼致察既知天而事天之事也未能知天則何所戒懼乎

張云推知天之心以知人推知入之心以事親

愚按推知天以知人猶之可也推知人以事親不亦悖乎伊川先生曰不知人則所與或非其所由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論本可易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張曰知而未能行是未能運用此誠也

愚謂知而未能行乃未能得之於已豈特未能用而已乎

雜著卷八

三

然此所謂知者亦未真知也真知則未有不能行者且曰運用此誠亦非知誠者之語蓋誠則無爲而成初不煩運用矣

張云行知仁勇者誠也而所以知此誠者非它物也亦即誠也所以行此誠者非它物也亦即誠也此聖人極誠之所在而指之也又云誠字雖同而行知仁勇之誠不若知誠之誠爲甚明知誠之誠不若行誠之誠爲甚大也

愚按經文所以行之者一也與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兩句立語命意不同張氏似誤作一個讀之故其爲說如此文義猶不服通而遽欲語其精微此其所以失之也且所謂誠者一而已矣今乃裂而三之又於其中相與自爲優劣蓋不窮天理無所準則而逞其私智逆探幽深

橫爲提出必極其所知往而後已則安得不至於平然推其本原則生生化化見見聞聞之緒餘也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張云近之爲言以不遠也不遠卽在此而已第知所以好學者誰所以力行者誰所以知恥者誰則爲知仁勇矣見於言語文字者皆近之而已惟人體之識所以體者爲當幾而明卽事而解則知仁勇豈它物哉

愚謂上章旣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次如此張氏以爲不遠者是矣而又曰卽在此而已何其言之相戾也蓋其所以爲說者牽之以入於荒唐繆悠之中其勢不得而自已爾夫好學力行

雜著卷八

三

知恥在我而已又必求其所以如此者爲誰而後爲至則是身外復有一身心外復有一心紛紛乎果何時而已耶設使果如其言則所謂誰者一而已矣聖人復何用虛設三者之目使學者徒爲是多方以求之耶詳求聖人之意決不如是特釋氏之說耳此章之指惟呂博士之言淵懿有味庶幾得之張氏之徒蓋以爲淺近而忽之矣然豈知其言近指遠其得聖賢之意也與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張云如其知仁勇則亦不期於脩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懷諸侯柔遠人矣又曰九經以次而行皆中其會矣

愚謂如張氏之云則九經皆刺語矣聖人之道所以異於

異端者以其本末內外一以貫之而無精粗之辨也故子思於九經反復三致意焉而張氏忽之如此蓋每事欲高於聖賢一等而不知憑虛失實抵其所以爲卑也

凡事豫則立

張云欲學者養誠於平日也

愚謂先立乎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既誠矣則何豫養之云乎

不誠乎身矣

張云世之論誠者多錯認專爲誠夫至誠無息專非誠也以專爲誠則是語言寢處應對辭皆離本位矣

愚謂專固不足爲誠然遂以無息爲誠則亦誤矣蓋惟至誠爲無息非因其無息而命之以誠也離本位之言聖

雜著卷八

三十三

人無有已辨於前矣然專亦豈遠離本位哉

張云世之行誠者類皆不知變通至於誦孝經以禦賊讀仁王以消災

愚謂聖賢惟言存誠思誠未嘗言行誠蓋思之既得存之既著則其誠在已而見於行事者無一不出於誠謂之行

誠則是已與誠爲二而自我以行彼誠之爲道不如是也如此者其失不但不知變通而已若曰所行既出於誠則

又不可謂之行誠而亦無不知變通之理張氏之言進退無所據矣至於誦孝經以禦賊蓋不知明理而有迂愚之

蔽以是爲行誠而不知變通然則張氏之所謂誠亦無以異於專矣讀仁王經者其溺於邪僻又甚不得與誦孝經

者同科矣

張云格物知至之學內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終始窮而又窮以至於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

愚按格物之學二先生以來諸君子論之備矣張氏之云乃釋氏看話之法非聖賢之遺旨也呂舍人大學解所論格物正與此同愚亦已爲之辨矣

張云注之於身則身誠注之於親則親悅注之於友則友信注之於君於民則獲上而民治

愚謂明乎善則身自誠乃理之自然身誠則親自悅由是

以至於友於君於民皆然乃積盛充實而自致耳今日注之而然則是設之於此射之於後而冀其必然也其爲不

誠莫大於是

雜著卷八

三十四

張云誠之所在擊觸轉移

愚謂至誠積於中而事物應於外理之常也然豈若是其驚遽暴疾哉

張云安得不想孔子孟子再拜以謝其格言乎

愚謂觀此氣象甚矣其粗鄙而輕浮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張曰博學者戒慎恐懼非一事也問思辨放此

誠明明誠

張云由上智之自得而合乎聖人之教者性也由遵聖人之教而造乎上智之地者教也上智自得而不合於聖人之教

愚謂張氏於誠明之說蓋未嘗深考而爲此說以合其素論觀其自處傲然已在誠明之域矣然謂上智自得而有不合於聖人之教者則未知其所得果何事也且所謂異端者復誰謂乎夫豈不自知其已失身於此而故爲是言者是乃所謂改頭換面陰予而陽擠之將以自蓋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已其爲不誠莫大於是以是心而語中庸不亦戾乎大誠聖人之道章云荒謬幻之學其意亦猶是也後不復重出矣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止天地參矣
張云此誠既見已性亦見人性亦見物性亦見天地之性亦見

愚謂經言惟至誠故能盡性非曰誠見而性見也見字與盡字意義迥別大率釋氏以見性成佛爲極而不知聖人

雜著卷八

手

盡性之大故張氏之言每如此

其次致曲

張云禮樂射御書數中直造乎誠之地也

愚謂直造乎誠則非致曲也

張云變者此誠忽然而有條然而無

愚謂誠若如此何以爲物之終始乎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張云既前知之則以誠造化轉移變易使禍爲福妖爲祥亡爲與蓋無難也

愚謂至誠之道非可以者以之則非誠矣夫轉禍爲福易災爲祥以大戾高宗之事觀之則理固有是然不如是之易也是以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祗畏以正厥事值不

革庶幾其萬一故曰瞻仰昊天曷惠其寧豈曰轉移變易而無難哉然此章之指初亦不爲是說也

不誠無物
張云吾誠一往則耳目口鼻皆壞矣

愚謂誠無入我之別不必言吾無彼此之殊不必言往耳目鼻口亦豈有一旦遽壞之理哉此章之說諸先生言之悉矣以彼觀此得失可見

君子誠之爲貴

張云誠未足貴誠而又誠之斯足貴也

愚謂聖人言天下之理無出於誠而曰誠未足貴何其言之悖也且既誠矣以爲未足貴而又誠之乃足貴則前之所謂誠者無乃爲棄物與蓋緣本不知誠而惟恐其言之

雜著卷八

三六

小故其言每如此且誠者天之道豈亦未足貴必待誠之者人之道乃足貴耶雖至愚有以知其不然矣

至誠無息

張云不見形象而天地自章不動聲色而天地自變垂拱無爲而天地自成天地亦大矣而使之章使之變使之成皆在於我又曰至誠不息則有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又自此而造化之妙矣

愚詳經意蓋謂至誠之理未嘗形見而自彰著未嘗動作而自變化無所營爲而自成就天地之道一言而盡亦不過如此而已張氏乃以爲聖人至誠於此能使天地章明變化於彼不惟文義不通而亦本無此理其曰天地自此而造化語尤險怪蓋聖人之於天地不過因其自然之理

以裁成輔相之而已若聖人反能造化天地則是子孫反能孕育父祖無是理也凡此好大不根之言皆其心術之微又原於釋氏心法起滅天地之意正蒙斥之詳矣

尊德性而道問學此敦厚以崇禮

張云自戒慎恐懼而入入而造於發育峻極之地而不敢已則行乎三千三百之中而道問學矣尊德性而不敢已則又變而為致廣大此下不敢已者三知新崇禮又致廣大極高明之變名也

愚按此皆言體道成德之目無不敢已而又變之意變名之說亦無義理

張云豈有一毫之變怪以驚眩天下之耳目哉

愚按張氏之書變怪驚眩蓋不少矣猶以為無有不知更

雜著卷八

三七

乃為變怪驚眩哉

吾從周

張云周法已弊其過多矣孔子身非輔相不在尊位所以不敢輕議妄論而曲意以從周之法度

愚按孔子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則其從周也亦有道矣非不得已而妄從之也若末世之弊有如拜上之泰則不盡從矣其不得不從者是亦義理之所在斯誠然而從之以為曲意而從非聖人之心也張氏歸心乎釋氏而曲意於儒者故其所以窺聖人者如此非一辭之失也其所從來遠矣

君子未有不如是而蚤有譽於天下也

張云夫如此指何事而言哉即予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也

愚按張氏戒慎恐懼二句橫貫中庸一篇之中其牽合附會連章累句已不容一一辨正矣至於此章經文所謂如此乃上文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耳張氏欲成其前說乃近舍本章上文之義遠指戒慎恐懼於數千字之間未論義理之當否而豈言語文字體勢之常哉故特論此一章尤疎漏處以見其餘之皆此類也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張云論至於此則夫子蓋未嘗死也觀乎天地此亦夫子之乾坤也

愚按孔子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未嘗言文王之不死也然言近旨遠其味無窮所以為聖人之言也不死之云

雜著卷八

三八

變怪駭人而實無餘味故程子有言立言當涵畜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正為此耳

呂氏大學解

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為近正然未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本流不能無出入之弊按正獻碑載公進讀上語及釋老並寂之旨公曰堯舜雖知此乃以知人安民為急此其所忘之端也堯舜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其所知者與釋老不知似也以為所知者在此而所急在彼是一本也本原如此則其末流之弊豈可勝哉今論其一二以補其闕蓋其說之近正者則君子猶有取焉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呂氏曰異端之學皆不知所先後考索勤苦雖切而終不近故有終始為一道本末為兩端者

愚謂此言似爲釋氏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誰爲異端而爲是說以詆之耶蓋其心未必不以爲有先後者世間之粗學而無先後者出世間之妙道兩者初不相爲謀雖並行而不相悖也方其言此故不得不不是此而非彼及其爲彼則又安知其不是彼而非此哉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爲左右采芣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爲心害而秀亂苗紫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此蓋原於所知在此所急在彼之意而其失又甚焉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呂氏曰致知格物脩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

雜著卷八

三

愚謂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遠近以爲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也其與前章所斥異端之學不知所先後者又何以異哉

呂氏曰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爲草木器用之理則爲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爲物格

愚按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以爲說而失之者程子之爲是言也

持以明夫理之所在無間於大小精粗而已若夫學者之所以用功則必有先後緩急之序區別體驗之方然後積習貫通馴致其極豈以爲直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與堯舜同者無故忽然自識之哉此又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殊非孔氏遺經程氏發明之本意也竊以呂氏之博聞強識而不爲是說所述則其用力於此事半而功必倍矣今乃以其習熟見聞者爲餘事而不復精察其理之所自來顧欲置心草木器用之間以伺其忽然而一悟此其所以始終本末判爲兩途而不自知其非也舊見呂氏晚年尺牘數語有足以證成此義者因系之於後并爲之說云

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

雜著卷八

平

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患雜事紛擾無專一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顛預爾呂自注云其意以爲物不可去事不可無正當各任之耳

愚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顧以爲致知格物之事此其所以誤爲前說而不知其非也若然則又安得獨以不知所先後者爲異端之病哉若由吾儒之說則讀書而原其得失應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蓋無適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而專體究循思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爲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終始二道本末兩端孰甚於此則未知呂氏所體所究果何理哉伊川之說正謂物各有理事至物來隨其理而應之則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理之所當然者

如蠶之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此其所以不爲物之所役而能役物豈曰各任之而已哉如曰任之而已則是漫然不察其是非可否而一切聽其所爲也如此則能不爲物之所役者鮮矣顧舍其顛預而謂人顛預豈不惑哉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故天下之大人無異言家無異學豈復知有異端之害哉及周之衰正道陵遲禮壞樂崩夫子憂之乃緒正六經以明先王之教當是時異端雖不能無猶未有以名家者也及夫子沒世道益衰狂僭之士見聖人之有作也遂各逞其聰明競立異說以自名於世顧與正道並馳而爭勝於是天下之人耳目眩瞶而莫知適從矣然諸子百家雖各主其說而其爲害則有淺深如老莊之虛浮人固知其無著申韓之

雜著卷八

聖

刑名人固知其少恩皆不足以惑人也惟楊墨之學假仁義以爲名而實爲仁義之害惑人之尤甚者也故孟子起而闢先聖之道舍諸子而獨闢楊墨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使天下若醉而醒夢而覺然後正道廓如也噫孟子以來千有餘載儒者溺於詞采實不見道徒辯楊墨之非至身爲楊墨則不自覺徒惡楊墨之害至躬蹈楊墨則不自知況敢冀其有孟氏之功乎夫浮屠出於外今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問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離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今有人於此詭衣冠而談空無衆必止而詬之一旦有貴顯名譽之士亦從而效尤則人皆爲浮屠改觀

論其事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幾何其不胥而爲外今哉此有識之所甚憂而永嘆也二蘇張呂豈非近世所謂貴顯名譽之士乎而其學乃不知道德性命之根原反引老莊浮屠不經之說而紊亂先王之典著爲成書以行於世後生既未有所聞必以其人而尊信之漸染既深將如銅疾可不哀乎新矣朱元晦以孟子之心爲心太懼吾道之不明也弗顧流俗之譏議嘗卽其書破其疵繆鉅其膏旨使讀者曉然知異端爲非而聖言之爲正也學者苟能因其說而求至當之歸則諸家之失不逃乎心目之間非特足以悟疑辨惑亦由是而可以造道焉故余三復而樂爲之書云乾道丙戌孟冬晦日臺溪何錦謹跋

雜著卷八

聖

古史餘論

近世之言史者唯此書爲近理而學者忽之予獨愛其序言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非近世論者所能及而所論史遷之失以爲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亦中其病顧其本末乃有火不相應者竊以爲於此有以識之則其達於聖賢不遠矣作古史餘論

本紀

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宗萬物莫能嬰之予竊以爲此特以老子浮屠之說論聖人非能知聖人之所以聖也故其爲說空虛無實而中外首尾不相爲用若削其其道以下而更之曰其心迥然天德完具萬事之理無一不備而無

丁一毫八欲之私焉則庶乎其本正而體用可全矣印本無爲
宗而誦子嘗云佛言以無爲法者謂以無爲爲法非謂有
無爲之法也佛徒指於文義乃以佛法爲無爲之法誤矣其言
如此而其爲黃帝紀亦但言以無爲宗而爲字不再出不意此
序無字之下獨得兩爲字也蓋子之言雖非至論而於佛書
文義固爲得之今復并至其所謂其積之中者有餘故推以治
天下有不可得而知者則雖非大失而積與推者終非所以言
聖人不若易之曰默而該之者既博博而淵泉故其揮而散之
者自以時出而無不當則庶乎輕重淺深之間亦無可得而議
也其曰管仲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者是則然矣至謂孔
子知之至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而人不信則是以夫子之
言爲有隱孟子之知爲未盡也且其謂數子之所未知孟子之
所未盡與孔子之所知者皆果爲何事耶若但以無爲宗萬
物莫能嬰之而已則數子之未知也不足恨而孔孟之所知吾
恐其非此之謂也其必易之曰至於孔子蓋全體焉而孟子之
知亦足以至乎其極則庶于數子之所未知者可得而言耳時
告人時字亦未當嗚呼秦漢以來史冊之言近理而可觀者莫
若此書而其所未合猶若此又皆義理之本原而不可失者豈
其學之所從入者既已未得其正而其所以講磨體蹈之者又
有所未精是以雖既其文而未既其實雖聞其號而未燭厥理
也歟嗚呼聖學不傳其害可勝言哉

黃帝紀云其師岐伯明於方世之言醫者宗焉然黃帝之書戰
國之間猶存其言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爲宗其設於世者與時
俯仰皆其見於外者也予謂此言尤害於理竊意黃帝聰明神
聖得之於天其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上
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愈疾引年之能

至其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莫不洞然於胸次是以其言
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自託焉以信其說於後世至於戰
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子之所引與夫素
問握奇之屬蓋必有相得其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
之言耳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此而已也今
蘇子乃獨指其與老子相出入者爲黃帝之本真而其前所叙
載制作征誅開物成務之大法下至醫方灸刺之屬皆以爲設
於世見於外而與時俯仰者則是聖人之內外心跡判然兩途
而其文章事業之見於世者皆不出於其中心之實然矣而可
乎哉

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
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
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
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
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惡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
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
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
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識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
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
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
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
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天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厄酒
豆肉猶知避之況乎榮華權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

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
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
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為逆僭然當之而彼不吾歸
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
陽為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
禹之事世固不以為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
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
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
焉蘇子蓋賢其伯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
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
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驕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誦聖賢之
事其亦誤矣

雜著卷八

聖五

夏紀與賢與子之論孟子言之盡矣彼以好異期聖人者因妄
而謂聖人畏天下後世害名失實之弊而後不敢與賢以為異
至累數十百言以辨之者亦淺乎其知聖人矣序文所謂水寒
火熱騶虞窮脂者又安在哉且於篇首即以苟字為言則其簡
樸徇情之意勝又以不求為異為主則其同流合污之願深大
抵不知天命人心為義理本原之正而橫斜曲直唯其意之所
欲此則蘇氏膏肓之疾凡其父子兄弟少日之言若此類
者不可勝舉而少公資稟稍為靜厚故其晚歲粗知省悟而意
聖賢之心不徒若是其卑也是以特序此書以救前失然舊習
已安未易猝拔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故其平日之邪論乘間
竊發而一時正見之暫明者不足以勝之也若長公之志林皇
子不能不以少變於其舊又不逮其弟遠矣

雜著卷八

聖六

周論之云似矣然細考之有不肖無失者請試言之夫氏生之
初固未始有禮義之文也然自其相生養而有父子則知有
愛之恩矣自其相保聚而有君臣則知有相敬之義矣是則禮
義之實豈可謂之無哉今日民生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此
其不知道體之言一也父子君臣義君臣言禮亦非是大人唯其
今以此等處多皆不暇辨也
本有禮義之心也是以凡所作為有所準則而知其安與不安
所謂民之秉義好是懿德者也今日無禮義矣則觸情而行從
欲而動乃其當然無所不可而又謂其戚然有所不寧而後反
求諸心以得所安則未知其何所準則而知之也此其不知道
體之言二也且人心固有禮義之實矣然非有聖人全體此心
以當君師之寄因其有是實者而品節之則禮義之文亦何自
而能立其品節之也雖非強之以其所不欲然亦非苟徇其私
意之所便也今味蘇子之言乃若以為天下之人自能為禮而
無待於聖人又以為人之為禮但求以即其所安而不論其所
安之準則則其末流之弊必將反有至於裸袒踞肆而後已者
此又其不察事理之言也若夫古今之變極而必反如晝夜之
相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當然非人力之可為者也是以三代
相承有相因襲而不得變者有相損益而不可常者然亦唯聖
人為能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綱人紀得以傳之百
世而無弊不然則亦將因其既極而橫潰四出要以趨其勢之
所便而其所變之善惡則有不可知者矣若周之衰文極而弊
此當變之時也而聖王不作莫能有變局用夏救德以忠如孔
子董生太史之言者是以文日益勝禮日益繁使常人之情有
所不能堪者於是始違則作偽以赴之至於久而不堪之甚

遂厭倦簡忽而有橫潰四出之患若秦之掃除二帝三王之迹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以至於今遂有如蘇子所謂冠婚喪祭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者正坐此也而蘇子固謂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不趨於文卽是又謂禮俗之變皆唯衆人之所自爲而聖人之通其變者爲無所與於其間也且曰日趨於文則又安有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如蘇子之所病而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又豈爲治者真有革薄從忠之意而故爲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如彼之所譏者耶其言反覆自相矛盾此又不察時變不審物情之甚者也然則有聖賢出而欲爲今日之禮者宜奈何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此吾夫子之言萬世不易之通法也今以繼周而言則固當救之以忠更以適時而慮亦恐其未能逮及夫文也亦曰躬行以率之講學以開之厚其實而粗品節之使其文雖未備而不至於鄙野大綱略舉而不至於難行則亦庶乎其有移風易俗之漸矣

雜著卷八

平七

蘇子論戰國之勢以爲當是之時雖有桓文之君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有所不行必得至誠之君子自脩而不爭如商周之先王庶幾可以服之其爲秦計則曰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之民彼將釋負其子而至誰與共守此其言皆善矣其視史遷六國年表之云不啻美玉之視硤硤也然其爲六國計但以齊魏之不受兵爲驗則是不知文侯之時秦方以戎翟見指於中國固未能窺兵於山東君王后之時秦方用遠交近攻之術日以三晉荆楚爲事故爲二國者得以少安而無患若孝公商鞅之後始皇李斯之時則如楚用子

蘭齊用后勝召之會則會劫之朝則朝今日割五城明日獻十邑其事秦豈不甚謹而不爭哉而卒以危亡之不暇蘇子之策亦不足以支矣然則宜奈何曰其亦強於自治厚於養民博求聖賢之佐以自輔使德之脩於己者秦一已百秦十已千固守四方交鄰以道使其勢出可以征而入可以守汲汲乎以一世生民塗炭陷溺爲已任而不專以求利於吾國爲心焉則亦庶乎其可也若姑以自脩者藉口而實專主於不爭以事秦則所謂自脩者吾恐區區之杯水不足以救焦邑滅都之火而所謂不爭者乃所以稔子蘭后勝之禍也彼孟子所以告齊梁之君者其本末次第之詳爲如何而其終也又未嘗不以無敵於天下爲效豈若蘇子苟簡備數之言而已哉

雜著卷八

平八

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試考之商周之初大賚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尾大外彊之患王者世世脩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傾搖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也秦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正使采公卿之議用淳於越之說並建子弟以自藩屏不過爲陳吳劉項魚肉之資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安也哉至若漢晉之事則或以地廣兵彊而逆節萌起或以主昏政亂而骨肉相殘又非以無故國之助而亡也蘇子之攻之也其已不詳矣至於又謂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吏民之上君民不親一有變故則將漂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刑薄賦與民休息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民不親而有漂卷之患爲不異於郡縣是固以封建爲賢於郡

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封建故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
耳而又必曰以郡縣善而治之猶可以比隆於三代至於封建
則同以爲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爲郡縣乃可以善
治耶若以無根爲慮則言又有以折之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君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故謂之君則必
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
既已聯而比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慮其不
親也如太公之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
合其再世之深仇而君之然皆傳世數十衛乃後周數十年而
始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至於項羽初起卽戰河北其爲魯
公未必嘗得一日臨蒞其民也而其亡也魯人且猶爲之城守
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敖之於趙其爲

雜著卷八

九

君也亦暫耳而樂布貴高之徒爭爲之死以至漢魏之後則已
爲郡縣久矣而牧守有難爲之操屬者猶以其死捍之是豈有
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若秦之時六國疆大誠不可以
爲治既幸有以一之矣則宜繼續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
子弟功臣使之維持參錯於其間以義言之既得存亡繼絕之
美以勢言之就使有如蘇子之所病則夫故國之助根本之固
者又可於此一舉而兩得之亦何爲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
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爲郡縣亦不旋踵而敗亡蓋其利
害得失之算初不繫乎此耳蘇子乃以其淺狹之心徇習之見
率然而立論固未嘗察乎天理民彝本有之常性而於古今之
變利害之實人所共知而易見者亦復乖戾如此是則不惟其
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暮年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也或曰

然則爲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爲治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
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爲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
後能公天下以爲心而建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
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
其祖先之業以爲遺其子孫之計而此爲宗廟社稷之奉什伍
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
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疆大而難制則
難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
與其達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爲而有弊耶

皇極辨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
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

雜著卷八

十

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
名常在物之中大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
之準的則可而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
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
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
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卽經
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
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
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
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
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
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

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攷其禍福於人如舉袞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德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榮而又以言夫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大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大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華而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質也其曰無虐於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懷以興也

其曰凡厥庶民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章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問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王上之化也所謂至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白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執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

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濶與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髮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述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攷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雜著卷八

五十三

馮當可字時行蜀人博學能文其集中有封事云願陛下遠使佞疎近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典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其論皇極深合鄙意然則予前所謂千有餘年無一人覺其謬而正之者亦近証矣但專經之士無及之者而文士反能識之豈洎沒傳注者不免於因陋踵訛而平心誦味者有時而得之文字之外耶

慶元丙辰臘月甲寅東甯南憲記

止

朱文公雜著卷九

辨疑

讀余隱之尊孟辨 隱之名九文建安人

溫公疑孟上

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其君不事歟猶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爲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汚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陋窮而不憚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自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遜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母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雜著卷九

辨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原孟子之言非是瑕疵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於此蓋以一於清其流必至於隘一於和其流必至於不恭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下惠制行以和操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於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於聖哉夷之清惠之和益出於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

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於是立言漢抹清和之弊大有功於名教疑之者誤矣

觀吾夫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四十八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然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卽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斷時乎和而非一於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和煥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煥而不能相通也以見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

雜著卷九

曰苟有心於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爲之不暇尙何以爲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爲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於是立言以揀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不非之也故避之居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祇履妻辟繯而得

築與種者誰歟以所食之糧兄所受之饋也故生之貴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耶

辨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非之居於於陵以彰兄之過與妻同處而離其母人則不爲也而謂仲子避兄離母豈所願耶殊不曉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焉得謂之豈所願耶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世之有矣不知何爲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爲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爲狷者有所不爲避兄離母可謂狷乎孟子深闢之者以離母則不孝避兄則不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謂兄可避

雜著卷九

母可離其害教也大矣孟子之言履霜之戒也歟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爲一身之下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自去之則禽獸不狷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尹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在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

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員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紙肅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耶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辨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疾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探王之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爲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賢者之屈故辭

雜著卷六

四

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孟子知其意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耆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爵爾豈可慢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此乃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齊而論也又孟子謂紙肅爲士師職所當諫諍之不行則當去爲臣之道當如是也爲王之師則異矣記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而師處其一尊師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非所謂有官守有言責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以道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戾於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過矣

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躡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它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耳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

雜著卷九

五

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爲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

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於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軍旅之事民之死生國之存亡豈獨爲

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辨曰沈同問燕可伐孟子答之曰可伐者言燕之君臣擅以國而私與受其罪可伐沈同亦未嘗謂齊將伐之也豈可臆度其意預告之以齊無善政不可伐燕歟且言之不可不慎也久矣彼欲伐人之國未嘗與已謀苟逆探其意而沮其謀政恐不免貽禍矣或謂其勸齊伐燕孟子已嘗自明其說意在激勸宣王使之感悟而行仁政爾孟子答問之際抑揚高下莫不有法讀其書者當求其立言垂訓之意而究其本末可也

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

雜著卷九

六

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溫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不諫隱之以爲孟子恐不免貽禍故不諫溫公之疑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燕之可取不可取決於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君弔民拯之於水火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哉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乎

辨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曰父子之間不責善父爲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小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孔

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

子雖不可以不爭於父親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

疑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譬彼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日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辨曰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

雜著卷九

七

不下蓋言人之性皆善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則孔子嘗有性善之言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之性稟於天曷嘗有不善哉荀子曰性惡揚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皆非知性者也據牛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性一也人與鳥獸草木所受之初皆均而人爲最靈爾由氣習之異故有善惡之分上古聖人因有稟天地剛健純粹之性生而神靈者後世之人或善或惡或聖或狂各隨氣習而成其所由來也遠矣堯舜之聖性也朱均之惡豈性也哉夫子不云乎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氣習漸染之久而欲移下愚而爲上智未見其能也詎可以此便謂人之性有不善乎

溫公疑孟下

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

辨曰孟子白羽之白與白雪白玉之同異者蓋以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告子徒知生之謂性言人之爲人有生而善生而惡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習不慎流浪生死而其所稟受亦從以異故有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其本性未始不善也猶之水也其本未嘗不清所以濁者土汨之耳澄其土則水復清矣謂水之性自有清濁可乎孟子非以辨勝人也懼人不知性而賊仁害義滅其天理不得已而爲之辨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以言萬物之性均惟人爲貴耳性

雜著卷九

之學不明人豈知自貴哉此孟子所以不憚諄諄也

此二章意未甚曉恐隱之之辨亦有未明處

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偏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其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取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以瞽瞍之子之言也非然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瞽瞍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

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亂亂之資也其可乎辨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或謂堯舜不慈湯武不義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則盡善之喻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堯舜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爲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爲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爲大則必曰從變可唯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尹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况貴戚之卿乎紂爲無道貴戚如微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絕祀反覆諫之不聽易其君之位就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諫而死孔子稱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許之者疑於大義猶有所闕也三仁固仁

雜著卷九

九

矣其如商祚之絕何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其來聘貶而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甚嚴可以鑒矣君有大過貴戚之卿反覆諫而不聽則易其位此乃爲宗廟社稷計有所不得已也若進退廢立出於群小閭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使專諸弑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弑不稱其人而稱其國者歸罪於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此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歟

隱之云三仁於大義有闕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期於同自靖以獻于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况聖人之言仁義未嘗僻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日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爲三子猶有偏焉恐失之蔽也此篇大意

已正只此數句未安

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豈能逆之以禮哉孔子棲棲皇皇周遊天下佛時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上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於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辨曰孔子之於魯衛始接之以禮則仕及不見悅於其君則去豈可謂不爲禮貌而仕歟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豈可謂不爲飲食而仕歟進以禮退以義得

雜著卷九

之不得曰有命孰謂孔子棲棲皇皇不爲禮貌與飲食哉孟子曰迎之有禮則就禮貌衰則去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亦可受者則是言也未嘗或戾於吾孔子之所行如曰不爲飲食則當暮矣齊可也又何仕爲聖賢固不專爲飲食其所以爲飲食云者爲禮貌耳而謂古之君子能辭穀者耶不顧廉耻而苟容者耶謂孟子之言而不量其輕重之可否何說而不可疑

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

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寃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以是而觀則溫公可以無疑於孟子矣而隱之所辨引孔子事爲證恐未然也

疑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雜著卷九

辨曰仁之爲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耳堯舜之於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於仁學而知之體仁而行也五伯之於仁困而知之意謂非仁則不足以治國求服諸侯於是假而行之其實非仁也而謂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遠近多寡之間耳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伯假之假之而不歸鳥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或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爲仁耳惜乎五伯假之而不能久也

隱之以五伯爲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伯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於仁義亦習聞其號云爾豈真知之者哉溫公云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混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於仁義文實俱喪惟五

伯能具其文耳亦彼善於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強輔因
竊仁義之號以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土者
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燭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
假不歸鳥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人不能察其假之情
而遂以爲真有之耳此正溫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
誤哉

疑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
姦所貴乎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退以善自治而
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
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
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
執於臯陶矣舜烏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臯陶外雖執之

雜著卷九

三

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予爲僞以欺天下也
惡得爲舜與臯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
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以舜
也所以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辯曰桃應之問乃設事耳非謂已有是事也桃應之意蓋謂
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臯陶守法者也脫或舜之父
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之曰親之者士之職所當然也舜不
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爲
將聞片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
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爲之士者受法於先王非可爲一
人而私之舜既不得私其父將寘之於法則失爲人子之道
將置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寧并棄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

於海濱樂以終其身焉更忘其爲天子之貴也當時固無是
事彼既設爲問耳使孟子不答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大
下之富天子之貴不能易事父之孝遂答之以天下可忘而
父不可暫捨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於名教豈曰小補之哉
龜山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耳愚謂執之而
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
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隱之之辯專以
父子之道爲言卻似實有此事於義未瑩

雜著卷九

三

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嶽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
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不欲利其子而爲天子而尚
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殺之瞽瞍與象將隨
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爲也此特問父里姬之言而孟子信之
過矣後世又承以爲實豈不過甚矣哉史刻又一篇疑舜與益無避之之事辨在後常

辯曰萬章問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
而拚之象曰謀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
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棖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
思君爾惻惻舜曰惟茲臣庶汝其子于治繼曰不識爾不知
象之將殺已歟孟子答曰奚而不知也象愛亦憂象喜亦喜
又問曰然則舜僞善者歟答曰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

喜之奚偽焉且夫舜未為堯知瞽瞍與象殺之可也堯既知之猶焉得而殺之溫公云問父里如之言固然矣萬章既以為誠有是事如謂其必無而不答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孟子答之云云者以見聖人之心不藏怒不宿怨明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使天下後世明兄弟之道者孟子之功大矣讀孟子者不求其明教之意而謂其信之過是亦不思之甚也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以下至終篇愚欲易之曰然因其所問而告之亦可以見仁人之於兄弟之心矣蓋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惟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今不求孟子之意而以信之太過疑之是以筋骨形容之不善而棄天下焉也

李公常語上 太伯

雜著卷九

古

常語曰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傳矣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借之者也焉得傳敢問何謂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為君也天下無王霸言偽而辨者不殺諸子得以行其意孫吳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

辨曰大道之傳至吾夫子然後大成夫子沒百餘歲楊朱墨翟各持所見以惑後學朱之為我則偏於為義翟之兼愛則偏於為仁聖人之道自是而晦孟軻氏出以仁義之言解其蔽斯道復明不幸六藝之文厄於秦火由漢以來佛老顯行聖道不絕如綫韓愈氏雖然號於世曰軻之死不得傳夫道不可斯須離而其在於人心者固常自若豈真不傳哉蓋以

道之大要不在乎仁義自孟子沒未有唱為仁義之說者此道所以為不傳也謂孟子名學孔子而實借之矣矣又謂孫吳之智蘇張之詐與孟子之仁義一於亂天下且仁義之與智詐不啻冰炭之異非可槩而論遂併以仁義為亂天下所見之謬如是烏知帝王所傳之道哉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漢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聖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

雜著卷九

古

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製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遠乎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焉蓋不足以窺孟子之簡羅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蔽亦不難辨矣常語曰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耳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并之

嗚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辯曰孟子說列國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義而救民於水火耳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此彼五霸者假仁義而行陽尊周室而陰欲以兵強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於關戰遂以王者仁義之道詔之使當時之君不行仁義而得天下孟子亦惡之矣豈復勸諸侯爲天子哉大抵入人之罪必文致其事巧爲鍛鍊無所不至謂孟子爲忍人入罪也多矣其知有天誅鬼責之事乎

李氏罪孟子勸諸侯爲天子正爲不知時措之宜隱之之辭已得之但少發明時措之意又所云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語亦未盡善若云行仁義而天下歸之乃理勢之必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

雜著卷九

也又辯云大抵入人之罪以下疑可刪去

常語曰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嗚呼是猶見人之鬪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鬪者耳桓公管仲之於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辯曰孔子謂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言仲有攘卻夸狄之功也至謂其小器者僭不知禮言仲之不能圖大政遠也夫奢僭不知禮之人豈得爲仁乎其所以九合諸侯者假仁而行以濟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爲也昔成湯以七十里爲小國之諸侯伊尹相

之以王於天下齊以千里之國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專行國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稱之况大賢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爲也管仲急於圖霸藉周室以爲之資耳謂桓公管仲之於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

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卒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耻而不爲恭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闕之說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闕而私其財以爲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寢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隱之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已志非爲管仲發也

雜著卷九

常語曰或曰然則湯武不爲歟曰湯武不得已也契相棄之時詎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劉古公之時詎知其有紂哉夫所以世世種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國家而已湯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紂放之殺之而蒞天下豈湯武之願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爲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則是湯武修仁行義以取桀紂爾嗚呼吾乃不知仁義之爲氣器也又仲虺之語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孔子謂武爲美矣未盡也彼順天應人猶號施如此而孟子固求之其心安乎哉

辨曰仁義者人心之所同好不仁不義者人心之所同惡豈惟人心好惡爲然天心亦如之湯武爲順天應人之舉放桀伐紂豈得已哉孟子問戰國之際人之道不立矢口成言無非仁義而謂孟子以仁義爲篡器斯言一發天下以談仁義爲諱則人將遺其親後其君爲禽獸夸敵之歸矣言其可不慎乎湯有斯德仲虺之誥言之詳孔子雖以武爲未盡善而終慮章之故彖易之章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論仁政德教必以三代爲稱首曷嘗謂湯武不可爲歟惜乎戰國之君以孟子爲迂闊不能求爲湯武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此僻儒得以妄生譏議也

隱之此辯甚精但所云矢口而言無非仁義兩句說事意不盡不若云教諸侯行仁義以救百姓倒懸之急因言其

雜著卷九

六

效以爲苟能行此則天下必將歸之至於仁乎義達而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則雖三代之治何以加此

常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書序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孟子亦曰五就湯五就桀伊尹也夫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爾非紂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嗚呼孟子之欲爲佐命何其躁也

辯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者文王亦俟上天之休命爾使其曆數在躬天命之人歸之文王雖欲盡臣節于知其不能焉此武王所以謂文王誕膺天命九年而大勳未集也伊尹樂堯舜之道而耕莘湯三聘之乃幡然而改意其五就

云者是必湯得伊尹而貢之使之事桀聘問往來至於五就也且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則知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而自刻於侯邦也周之衰微久矣仲尼生靈王之時猶不去魯而事周至于顯王則又微弱矣孟子安得去齊而事周乎今有人焉父不能至其家諸子各營別業不事其父有以孝悌之道訓之使其子知有孝悌雖未能事其父則亦不敢悖逆矣苟不知出此乃相其父曰汝爲父之尊曷不治其子使事已歟吾恐諸子悖逆之心自是而生矣是無異劉文公與襄弘欲合諸侯以城成周與夫張儀欲挾天子以今天下也孟子肯爲是舉乎借使當時有湯武爲之君孟子爲之佐命與仁義之化則天下復見商周之盛治而三王可四矣何其幸耶夫何孟子不遇其時不見諸行事徒託之空言猶足扶衛聖道七篇之著與詩書相爲表裏曷謂其躁哉

雜著卷九

九

李氏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爾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謂周以失道浸微浸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收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滅周而後天下定于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豈其拳拳於已廢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已哉韋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知此則知天矣聖人之心豈異是耶隱之以以哀微二字斷周之不可事正在李氏紙薦中而所謂以孝悌訓之則子必能事其父乃

謂使諸侯事周也孟子本無此意

常語曰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於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無二王削吳楚之葵辟其僭號也諱買戎之戰言莫敢敵也微孔子則春秋不作微春秋則京師不尊爲人臣子不當如是哉嗚呼孟子其亦聞之也哉首止之會殊會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洮之盟主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貴王命也美哉齊桓其深知君臣之禮如此夫使孟子謀之則桓公儼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爲匹人之

與諸侯相先後哉

辯曰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見諸侯當是時徒擁其虛位爾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說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雜著卷九

三

此聖人之知幾也嗚呼知幾其神矣乎苟惟說諸侯使之尊周諸侯不得自肆而疆者必生變則是速其滅周也先見之幾豈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齊晉尊周非歟曰齊晉志在霸業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時又百有餘歲則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爲孔子爲之矣孔子不爲孟子安得爲之乎孔子作春秋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亂臣賊子知所懼孟子以王者仁義之道說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竊篡弑之禍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學者有所未究爾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嘗不於當時之君尚德而不尚力豈復使諸侯儼然在天下之位哉齊桓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任賢之專固無愧於湯武惜乎桓公無王者量管仲無王佐才徒相與謀託周室以號天

下而成霸者之業爾爲君而內亂醜惡爲臣而外禮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會尊王世子復舉諸侯而不敢與盟洮之盟序王人於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禮固盡矣其志在於國勢不得不爾蓋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以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隱之以孟子之故必謂孔子不尊周又似諸公以孔子之故必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雜著卷九

三

不諱魯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歉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惡焉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辯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伐疆凌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賞罰是是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觀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會者無國無之惟齊之會以尊王室爲辭天子廢書之懷戎狄而封衛人思之作木瓜之詩夫子取之伐楚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復夫子有正而不諱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時無能尊王室故進之爾然以權許有餘而仁義不足功止於霸此夫子之

徒所以無道之也。擬人必於其倫。謂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
不後則文王太公何惡過矣。

春秋序桓續蓋所謂彼善於此論語論桓文之事。猶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使當時無公西華之間。則今之說者必有
優劣之分矣。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
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為盡可法哉。李氏詆孟子而甚畏齊
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顛倒如此。良由不識
聖賢所傳本心之體。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怵於功利之

淺爾。

李公常語下

常語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
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耶。眾人惡耶。眾皆善

雜著卷九

三

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為天下通逃。主羣淵藪。同
之者可逮數耶。紂存則通逃者易歸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數耶。
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
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
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好異也。孔子非吾師乎。眾言驩驩。子徑
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書。出於孔子。其誰
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斷六
經矣。嗚呼。信孟子而不信經。是猶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辨曰：曾語曰：桓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
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
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
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臣六

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
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
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演慮戰國
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
足為多。豈示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為畔
經。是亦惑矣。謂虞夏商周之書。出於孔子。人宜取信。詩非孔
子之刪乎。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則是
周無遺民也。請以此說為證。

常語曰：或曰：然則舜避堯之子於河南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
城。何如。曰：堯不聽舜讓舜。受終于文祖。舜不聽禹讓禹。受命于
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十有七年。曆數在躬。既決定矣。天下之
心。既固結矣。又何避乎。禹舜未相避也。由孟子之言。則古之聖

雜著卷九

三

人作偽者也。好名者也。王莽執孺子手。流涕歔歔。何足哂哉。
辨曰：舜受堯之遜。禹受舜之遜。雖經歷年久。然舜格于文祖。
乃在辛堯喪之後。書曰：月正元日。者言是月始。即正云爾。則
禹之即正。從可知也。舜禹服喪畢。退而避之。歸其位於子理。
所宜然。孟子之言。益非臆說。亦必有所據。舜禹大聖人也。豈
固欲為天子哉。天與之人。與之有不可得而辭避者。如以此
為偽。則舜讓于德。弗嗣。禹拜稽首。固辭。皆以其作偽可乎。

此二段辨已得之無可議者矣。

常語曰：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何如。曰：皆孟子之過也。大雅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九命然
後錫。以玉瓚。瓚。皇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周自
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頌曰：玄王相授受。

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
截帝命不達至于湯齊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之入爲王官
伯出長諸侯咸武烈烈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商自相土厥
行乎海外矣矣七十里而已哉嗚呼孟子之教人已不知量也
哉

辯曰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蓋言毫豐皆小國也
雖王季相土常爲伯以長諸侯而其受封之初乃七十里百
里爾固未嘗闢土地并吞諸侯之國也而謂大雅曰瑟彼玉
璫黃流在中九命然後受此賜王季爲西伯中分天下而治
矣矣止於百里商頌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契之時已受大
國相土承之入爲王官伯以長諸侯威行乎海外矣矣止七
十里遂以是爲孟子之過教人以不知量余所未喻

雜著卷九

語

瑟彼玉璫黃流在中詩說恐未然就使如其言則隱之之
辯已得之矣

常語曰或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拚
之象曰謫茲都君咸我續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弧
朕一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林琴象曰鬱陶思君爾
怙怙舜曰惟茲庶民汝其子于治有諸曰昔云瞽子父頑母嚚
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又曰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
齊栗瞽瞍亦凡若瞽象未嘗欲殺舜也瞽象欲殺舜刃之可也
何其完廩浚井之迂其亦有所虐矣象猶能慮則謂二嫂者帝
女也奪而去之可乎堯有百官牛羊倉廩以傳事舜於畎畝之
中而不能衛其女乎雖其見奪又無吏士無刑以治之乎舜以
父母之不愛就流於畋大父母欲殺之幸而得脫而達鼓琴何

其樂也是皆委巷之說而孟子之聽不聽也此一民辨在通公史刻

常語曰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則孟子之譏
武成宜矣哉曰以天下征一國以天子征諸侯如孟賁童子
逐速在我修文德以待其來可也大雅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以伐崇墉臨衝闐闐崇墉言執訊連連收誠安安文王以諸
侯伐諸侯固有訊有誠武王以諸侯伐天子矣不用戰哉牧野
詩云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是也
此一段無辨大伯著書立言非誤前賢有識見未到處宜與之
辯明如前段云瞽象欲殺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廩浚井之迂此
可爲訓耶又謂武王以諸侯伐天子矣
不用戰其言之不詳如何足辨之哉

雜著卷九

語

常語曰或曰孟子之言諸侯奚不聽也謂迂闊者乎曰迂闊有
之矣亦足憚也孟子謂諸侯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
取一國哉爲其君不亦難乎然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故計
行陳相目之曰仁政曰聖人其後寂寂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
孟子之言固無驗也

辯曰滕文公常行孟子之道矣既而許子爲神農之言告文
公文公與之處孟子蓋嘗闢之以從許子之道是相率而爲
僞惡能治國家則知文公行孟子之道不克終矣當是時許
行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亦不可謂行孟子之言無驗其後不
聞滕侯之得天下夫天下大物也豈可必得哉然滕侯亦未
嘗禮孟子使爲輔相而授以國政此不足爲孟子疵

辨已得之

常語曰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播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
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
志猶不食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祿未盡也

疾其有賢臣也交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召之小心安在哉豈孔子之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誣文王也

辯曰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豈道而未之見蓋言文王之仁望治道而未之見爾趙岐釋之曰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此岐之失也讀孟子而識其意正岐之失可也而乃用岐之說攻孟子謂孟子誣文王之貪商豈理也哉欲加人以罪援引他事以實之其不仁甚矣

望道而未之見而與如古人多通用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爲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如未之見其純亦不已如是愚意謂然不審隱之以爲如何

常語曰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矣諸侯皆欲自雄苟說之

雜著卷九

三

以臣事周就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爲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于之不得受燕於于曾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爲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尚賴臣子扶救之爾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記者誰乎孟子自以爲好仁吾知其下仁甚矣

辯曰湯居亳小國也伊尹相湯使之伐夏救民桀雖無道天子也君也湯有道諸侯也臣也伊尹胡不說湯率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來至於五就觀時察變蘇已熟矣不得已爲伐夏之舉致湯於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後世莫有非之者以能

雜著卷九

三

躬行仁義順天應人故也自非伊尹之聖安能任其責哉文王在豐亦小國也文王之於紂與湯之於桀事體均也其所以異者時焉而已觀其得太公而師事之伐崇遏葛鳳黎雖日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層數未歸得以盡其臣節至武王則赫然有剪商之志又况商紂罪惡貫盈又過於桀而此十亂之賢爲之輔相雖欲率諸侯遵文考之道而紂紂莫可得矣此所以興牧野之師而建王業也孟子之於列國說之以行仁政者不過言治岐之事而已說之使爲湯武者不過以德行仁而已說之以行王道者不過乎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未嘗說之使伐某國誅某人開疆拓土大統天下而爲王也若孟子者真聖人之徒歟識通變之道達時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尋奈何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仁義之道不獲見於施設以濟斯民所以不免後世紛紛之議嗚呼說其君使爲湯武以爲不仁乃以桓公管仲爲仁乖謬如是安得有道之士與之正曲直哉

辯曰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此三句當略與之辨愚謂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由孔子而下而下而爲臣固家家可以得而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誅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將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耶其在九官羣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人爲湯武又何不可之

常語曰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

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
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
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
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
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
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
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王道哉齊宣
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
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
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吝纖芥於其間而學者紛紛強爲之辭
辯曰不談王道樵夫猶能笑之孰謂學而爲士反不知道平
謂之王道者卽仁義也君行王道者以仁義而安天下也君

雜著卷九

天

行霸道者以詐力而服天下也孟子說其君以仁義不猶愈
於說其君尚詐力歟且天下不可以詐力得也倘矣得民心
斯得天下假仁義而行民心且不可得况能王天下乎仁義
之道萬世之所常行天下之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今乃
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爲非果何理耶觀其應
學者之言皆增損其詞而非議孟子君子無取焉子貢欲去
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魯自文公廢朝享
之禮祭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後世見其羊猶能識其禮
羊亡禮亦亡矣孟子欲勿毀明堂其意亦猶是也明堂在泰
山之下周天子巡狩朝諸侯之所適在齊地非齊之建立也
存之不爲備亦可以見王政之大端如以爲諸侯不用而毀
之則後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將謂後世不可復行矣此孟

子所以勸齊宣勿毀之也而謂孟子勸齊宣居明堂取王位如
可謂理不明而厚誣孟子歟

李氏此段之意不謂天子庶人不可並行王道但謂孟子
所論文王受紂之事爲不然爾當辯之曰孟子之時有信
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勢與文王不同非謂文王計欲取
紂而不能也人人可行王道已辯於前但孟子時行王道
者必有天下其時措之不同又不可執一而論隱之之辯
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常語曰學者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於仁義仁義達則尊
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說之而行
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說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
恐行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

雜著卷九

天

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也不
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
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於後世爾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
我害悖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辯曰泰伯曰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
可無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說耶使其說行害理傷教也大矣
余請易之曰無六經則不可而孟子尤不可無無天子則不
可而王道尤不可無嘗試言之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六經所
以載帝王之道爲致治之成法固不可無也孟子則闢楊墨
距詖行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然後異端以息正道以明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業不墜此孟子所以爲尤不可無也
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其

可無之乎夫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孟子之所說者是也孰謂其可無哉無王道則三綱九法教人倫廢而天理滅矣世之學者稍有識見不爲此言豈好事者假設淫辭記賢者之名以行于世乎學者宜詳思之

李氏雜學考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當察明辨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隱之之辨已得之愚又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日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

雜著卷九

三

焉用之矣李氏自以爲悼學者之迷惑而爲是言曾不知已之迷惑也亦甚哉

鄭公藝園折衷 叔友

折衷曰孟軻非賢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二宿出盡於子心猶以爲速沈同問燕可伐歟吾應之曰可此孟子之罪也

辯曰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疆以相侵奪當時處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此趙岐之說也天下豈復有王道哉豈復知有仁義哉幸而有唱爲仁義之說者猶足以使亂臣賊子遂退縮不敢自肆而況孟子治儒術承三聖以仁義之道說於諸侯思濟斯民不幸而其說不行而商

周之盛治不可復見其與假仁而行急於霸功者有間矣可謂非賢人乎又舉數條以爲孟子之罪余於溫公疑孟李公常語辯之矣誅一夫紂即泰誓所謂獨夫紂也三宿出盡即孔子去魯之意也如之何以爲孟子之罪乎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聞誅一夫紂矣沈同問燕可伐此三事已辨於疑孟常語中矣唯出盡一事當於第九段辯之此段辯孟軻非賢人之句亦須引孟子所傳之說今只以趙氏題辭爲據恐未足以折談者之鋒也

折衷曰春秋書王有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孟軻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常有無周之心學仲尼而叛之者也周德之不競亦已甚矣然其虛位猶拱而存也使當時有能唱威文之舉則文武成康之業庸可

雜著卷九

五

庶幾乎爲軻者徒以口舌求合白媒利祿蓋亦使務是而已乎奈何今日說梁惠明日說齊宣說梁襄說滕文皆啗之使爲湯文武之爲此軻之賊心也譬之父病亟雖使商臣爲子未有不望其生者如之何其直真諸不救之地哉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雄也其資漸其性慧其行輕其說如流其應如響豈君子長者之言哉其自勉於蘇張范蔡中韓李斯之黨者挾仲尼以欺天下也使數子者皆咈其素矯其習竊仁義兩字以藉口是亦孟軻而已矣要之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也是故孟軻謂仁義猶老錄公之誦法也老錄公誦法賣法者也軻誦仁義賣仁義者也安得爲仲尼之徒歟嗟夫孔子生而周尊孟軻生而周絕何世一人一視孔孟之心記曰殺人必於其倫寧從漢儒曰孔

辯曰父子主乎親君臣主乎義不可以一槩論先儒謂宗子有若道試其說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立嫡子為大宗族人宗之有人焉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則立為大宗百世不遷也不幸大宗者恣為驕侈荒耽酒色橫逆殘暴子弟不能堪諫諍之不聽益又甚焉夫欲說其族者將使之率子弟事之助其為惡歟將使之躬行孝弟收合其親屬歟至於眾族歸已而易其大宗於義苟可為亦不得辭此伊尹之相湯呂望之相武而其用心正有類此自平王以東周德不競為天子者雖無驕侈殘暴之事然不能振皇綱但擁虛位而已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一言說其君率諸侯而尊周以力假仁為霸者事孔子不肯為也而所以作春秋者為天下之無主也不然何以降泰離於國風乎其所以降雅為

雜著卷九

五

風者亦其自取也孔子豈有心哉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疑詞其不為東周也明矣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遂言如有用我不為東周則說之以西周之王道也必矣又嘗有其或繼周者之語孔子豈能必其周之祚不移乎逮戰國時周室衰微抑又甚矣孟子則學孔子者也詎肯效管仲假仁而圖霸哉又况當時之君爭地爭城侵奪篡弑不復知有君父矣其視仁義為何等事耶天下之民死於戰鬪死於賦歛死於徭役不知其幾孟子說梁惠齊宣梁襄滕文使之為湯武行仁義其心在於救民爾未嘗說之以富國彊兵用征伐而取天下也乃謂孟子叛仲尼之道有無周之心矣又謂孟子為賣仁義而有賊心不恰愈於不知仁義而非之乎墨氏兼愛不知有父乃欲從漢儒曰孔墨誤後之

學者必此之言夫

此與李氏常語所以謗孟子者大指略同前之辨詳矣辨云父子主親君臣主義不可一槩論其當但喻宗子事云恣為驕侈以下數句不類周衰事體當徵收之乃為盡善鄭引孔子言吾其為東周乎為字當作去聲讀先儒有作平聲讀者隱之之說是也但謂欲說弗擾以王道則非孔子之心也降泰離作春秋不知果有繼周之意否此一節更望見教也鄭以孔孟並稱為不倫而欲以墨配孔則益非其倫也大抵未知孟子所傳者何事故其論詭僻顛倒如此也

雜著卷九

五

折衷曰吉人惟知為善而已未嘗望其報也為善而望其報是今世委巷溺浮囿者之處心也孟子勸滕文公曰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心何心哉武王伐紂而利之非太王王季文王之本心也孔子謂泰伯三以天下讓亦曰周之有天下泰伯不讓封也其遜國也極其所以為天下也歟夫泰伯雖知季歷之賢可以繼緒保邦而吾不若也如使泰伯包藏禍向之心也夫何至德之足云
辯曰善者福之端者禍之天之道也吉人為善固不望報而天必報之以福可以天道難信而不足信歟孟子勸滕文公為善謂後世子孫必有王者非但告之以周家之事是亦以天道告之也使周不積德行仁則子孫未必蕃衍雖欲伐紂而利之不可得矣况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于公治獄多陰德猶能通知其子孫必有興者當戰國之際人倫棄而天理滅不知為善之利今以孟子之言為非則將何以勸其君耶

乃謂周之天下申泰伯之不襲封也使人人遜國如泰伯無季歷之賢以繼之則覆宗絕祀矣季札之事可不監諸

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爲太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

折衷曰孟子謂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大夫爵祿制於諸侯是誠古之道也孟軻既教齊梁滕之君使自爲湯武則是諸侯未嘗受命於天子也沈同不敢以爵祿私人齊制之也子噲不敢以燕私人將復誰制之哉何孟軻獨能約燕以王制而不能約齊

雜著卷九

孟

梁滕於古道也

辯曰孟子告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者是約燕於王制也其意曷嘗不存周哉勸齊梁滕之爲湯武者正欲其行仁義而知有王制云爾豈可謂夏商在上而湯武不得行仁義歟湯武行仁義無一言及之唯罪湯武之征伐掩善揚惡豈得爲公論亦可謂處變事而不知其權者也勸其君行仁義以爲不道者余知之矣彼非以仁義爲不美也但急於近功謂仁義爲迂闊不切時務不若進富國彊兵之術也若其誠然商鞅之徒爲之孟子不爲也

諸侯受國於天子故子噲之讓爲無王天子受命於天故

大主受命作周不受於紂而無罪辯謂鄭氏以仁義爲迂

闊則未然第恐若商鞅之談帝道爾

折衷曰今之諸侯取於民雖不義不可謂禦人於國門之外取非其有賊義也取充其類盡義也是輕重之等也是孟軻原情以處罪也至未能什一去關市之征復與攘鷄同利何任情出入而前後自戾也如此

辯曰孟子謂今之諸侯賦歛於民不由其道而與禦人而奪之貨何異取非其有爲盜取充其類爲義之盡猶未爲盜是輕重之等是誠孟子能原情以處罪也至於戴盈之問未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請輕之以待來年孟子設攘鷄之喻以答之而曰如知其不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者意謂戴盈徒知其非而不能速改故以此譏之豈得謂任情出入前後自戾

雜著卷九

孟

歟鄭氏專以偏見曲說而非詆孟子學無師承其蔽也如此

幸爲名教之罪人也惜哉

辯得之矣

折衷曰析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詞魯論二十篇如聖君咨俞如嚴父教戒莊而親簡而當焉孟軻以游辭曲說簧鼓天下其答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問皆因而遁遁而支離想當時酬酢之際必沮氣振顏無所不至所謂浩然者安在哉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者徒僻好其書嗚呼斯文衰矣辯曰析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詞爲是說者正俗所謂不哭之孩孰不能抱是知常而不知變者也戰國之時處士橫議異端並起問孟子談仁義其不駭且疑者幾希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徒見識不及孔子門弟子遠甚酬答之

際安得不詳復告之理苟明矣何庸乎辭之費乃謂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餅好孟子之書爲斯文之衰識見之優劣可知矣

疑歐陽氏王氏蘇氏未得爲真知孟子者亦隨其所見之淺深志焉而樂道之爾餘隱隱之辨已得之矣

折衷曰悟云迷失也安云病人也治云亂世也喜之之辭也經憂無懼喜說云來哉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愚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帝者之民皞皞如也齊晉驅民於鋒鏑湯武拯民於塗炭唐虞措俗於恬愉是故商周之書若有矜喜色虞書二典如平居對語慶賀之容不形焉

辯曰孟子勸齊梁滕之君爲湯武乃痛詆之謂孟子賣仁義納君於不道而欲易孟子之言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帝者

雜著卷九

美

之民皞皞如也又云齊晉驅民於鋒鏑湯武拯民於塗炭抑何前後之言自相戾歟已不能事父兄而責人以孝弟之道有未至亦其蔽也寐而狂言抵足以駭童稚及長者聞之付一笑爾

此辯甚善但已不能事父兄以下文意隱晦似未條暢愚謂學者當先識聖人相傳大體同處然後究其所至之淺淺則不出乎大方而義理精矣帝王無二道而民之蒙化不能無淺深使孟子言之固當有辯但鄭謂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則是未識王者氣象彼語堯舜亦徒好高爾非真知堯舜者也

折衷曰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新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

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爲正即正爲奇善之善也

辯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爲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

此段本不必辨但斯人薄王土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歟愚前所謂

雜著卷九

毛

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爲太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折衷曰宋師坐鬻者愚遠方之人直百必索千酬之當其直則售意其知價也知價不可復愚酬之過其直則不售意其不知價也不知價則唯吾之愚必極其所索而後售孟軻抱縱橫之具飾以仁義行鬻于齊齊王酬之以客卿且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河意齊王不知價者遂愚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售齊王徐而思軻之言曰王如用子則齊王儉矣掌關闕以來無是理是必索高價者悔而不酬軻亦覺齊王之稍覺也恣而不售抱之以他徐而自思曰齊王之酬我其直矣矯然不售行將安歸遲遲吾行三宿出孟軻齊王呼已而還直是又非取歸行鬻漁鹽果菜之態京師坐鬻猶有鬻小兒方啼而

怒進以飯推而不就徐其怒歎而飢也脫然望人進之矣朝之去齊爾齊兒態也夫

辨曰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吾夫子大聖人也猶待價而沽況孟子乎孟子抱仁義之道較其美非止荆玉之比也急於求售而獻非其人未免則足兩執若珍其貨而後市乎孟子三宿去齊乃孔子去魯之意萬一齊王省愾聽納其說舉安天下之民而其價豈止十五城之重哉乃謂孟子索直於齊如市販婦兒之態不若京師坐轡者猶有體其言過矣

詆孟子未有若此言之醜者雖欲自絕而於日月何傷乎有不必辨已然欲與之辨則亦有說矣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孔

雜著卷九

美

子之自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我待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非虛語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畫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毫髮私心也非知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

折衷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咎秋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宋之惡也天不唯慶雲瑞雲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黃稗鉤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龜龍鱗鳳而鴟梟豺狼蛟鼉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

辨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今伏是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過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豈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一則爲義之偏其過至於無君一則爲仁之偏其

過至於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闕之然後康知也釋氏生西竺漢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漢寶石始好尚之自晉梁以及於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混絕有識之士謂洪水之害害於人身邪說之害害於人心身之害爲易見尙可避者心之害爲難知溯其說者形存而生公矣自非智識高明孰知其害而務去之乎韓公謂孟子距楊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之史臣謂韓公排釋老而其功與孟子齊而力倍之詎不信夫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時未嘗有所謂釋老楊墨者苟欲其無亦不爲過而謂地不唯五穀桑麻而黃稗鉤吻生焉世豈有種五穀桑麻而不去黃稗鉤吻者歟若孟子者正務去黃稗鉤吻之害而欲五穀桑麻之有成也今乃立異論以攻之是誠何心哉予懼聖道

雜著卷九

美

之不明故不得不與之辨或曰二三君子近世最爲知名者後學多宗其議論孟子之書講之熟矣非之詆之不徒爲是紛紛也理有窒礙可得而隱乎子辨則辨矣其如招答何答之口余食且賤固知其不免也然吾夫子之道得孟氏而益尊使其可非可詆則吾夫子之道何能而益尊歟世之學者貴耳賤目厭常好怪往往喜其立論之異誠以孟子爲不足學者稱王王耻言仁義叛道亂倫淪胥爲口口禽獸之歸矣予爲此憂不得已而與之辨務明仁義而已矣是我答我違

懶乎哉退位乎哉

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爲害也漢而息邪詎彼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戾氣旱蝗均出於天五穀桑麻與黃稗鉤吻均出於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間渾然

中處盡其發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而無戾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蕘稗鉤吻此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爲三才也孟子之闢異端如宣王之懷季秋其志亦若此而已豈秦始皇漢武帝之比哉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爲主故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胡子知言疑義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於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雜著卷九

早

熹謂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如何○拭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

熹謂所改至字極有功然凡言剛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爲當如此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如何

熹按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衆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是擴充則可以卽事卽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焉爾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於事物之間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既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存而卽事卽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云爾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天爵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

者蓋惟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養充擴節次功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爲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就功用上說又便以爲聖人之事竊疑未安舊說未明今別改定如此○祖謙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收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論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却似斷定兩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熹謂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不相應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熹欲別下語云性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入至于今賴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則詞恐大狹不見程子所謂不假存養之意

雜著卷九

里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脩君子宜深別焉

熹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情於形難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平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變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未允當○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同純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

之爾○熹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功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泊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功夫去却人欲則雖說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

熹按此章即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實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

雜著卷九

聖

生孟子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杜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語則為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熹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道則恐未得為無害也

知言曰心無不有木天道變化為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為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為已破父子夫婦為已累矣飲食為已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熹按人之為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耶○杜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為未當如元脈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遺書中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冰澄清者其本然者也而或渾焉則以夫泥滓之雜也方其渾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為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於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滓以澄其初而已○熹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質之性觀上下文可見○熹又看此章云木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疑

雜著卷九

聖

世俗字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為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何○熹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為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何欠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灑掃應對為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幾說灑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如為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箇意思恐不免有病也又云以其大者言於小物謂日用工夫正是打成兩截也

知言曰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心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惡乎哉或又曰何謂也曰宏聞之先

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講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詞不與衆對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生死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

蓋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爲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

雜著卷九

四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入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入以才爲有害也聖人不病才入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入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入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忌憂入以怨爲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遯乎遠哉

蓋按聖人發而中節故爲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爲惡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遯乎遠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耶將性有之耶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

○

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而中節以下刪去而以一言斷之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同爾○

○

○

○

知言曰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

雜著卷九

五

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聞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克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

蓋按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問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大未見之問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操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

全體未嘗有一日斷養之功便欲擴而克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試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仁窮矣然則答爲仁之問宜莫若敬而已矣○祖謙曰仁體誠不可逃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問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矣是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却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于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

雜著卷九

聖

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喜謂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知言曰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各道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熹按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如何○試曰心性分

體用誠爲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段似亦不必存○熹詳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却安但下句却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其語云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心至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又按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分明此一段却難曉不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釋氏論上 慈安吳應樞家藏

或問孟子言盡心知性存心養性而釋氏之學亦以識心見性爲本其道豈不亦有偶同者邪朱子曰儒佛之所以不同正以是一言耳曰何也曰性也者天之所以命乎人而具乎心者也情也者性之所以應乎物而出乎心者也心也者人之所以主

雜著卷九

聖

乎身而以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者性也而心之所以爲體也惻隱羞惡恭敬辭讓者情也而心之所以爲用也蓋所謂降衷於民有物有則者儒其窮理而極乎心之所之所有者無不識也所謂存心養性者已而不失其本則性

性不見其分別 給之

與

其指 者實在精神魂

魄之聚而吾儒所謂形而下者耳至其所以識心者則必別立一心以識此心而所謂見性者又未嘗指夫民之衷物之則也既不指夫性之本然則物之所感情之所發皆不得其道理

於是樂以爲己累而盡絕之雖至於反易天常殄滅人理而不
顧也然則儒術之所以異其本豈不在此一言之間乎曰釋氏
之不得爲見性則聞命矣至於心則吾曰盡之存之而彼曰識
之何以不同而又何以見其別立一心邪曰心也者人之所以
主於身而統性情者也一則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
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惟其理有未窮而物或蔽之故其明有所
不照私有未克而物或累之故其體有所不亨是以聖人之教
使人窮理以極其量之所包勝私以去其體之所害是其所以
盡心而存心者雖其用力有所不同然皆因其一者以應夫萬
因其主者以待夫客因其命物者以命夫物而未嘗曰反而識
乎此心存乎此心也若釋氏之云識心則必收視反聽以求識
其體於恍惚之中如人以目視目以口說口雖無可得之理其
勢必不能不相汝爾於其間也此非別立一心而何哉夫別立
一心則一者二而主者客
分矣而又塊然自守滅情廢事以自棄君臣父子之間則心之
用亦息矣夫
焉者乃如此然則不謂之異端邪說而何哉曰然則其徒益有
實能恍然若有所睹而樂之不厭至於遠外形骸而死亡之變
不足動之者此又何邪曰是其心之用既不交於外矣而其體
之分於內者乃自相同而不舍焉其志專而切其機危而迫是
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惘然若有所失也近世所謂看心之法又其
所以至此之徒得蓋皆原於莊周承襲創鑄之論而又加巧密
焉爾然非於天理而特爲以自私焉則亦何足稱於君子之
哉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襲創鑄之論其有稽乎朱
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之宋景
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
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所謂禪者則又出於
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
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
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掩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
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
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
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
也及其久而耻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
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貞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
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玄妙無以繼
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咒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
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龕鄙俗惡之狀校之首帝重玄極
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
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
出神怪以街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譏復履西歸之說雖未
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
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已意
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除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
是其說一旦超然直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

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妄詭譎之情淫巧僞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盛則又反不若其初清閑靜默之說猶爲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僞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鋏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爲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咒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爲書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唐之稍黠如洪輦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爲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爲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詭僞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惜也哉

雜著卷九

手

方文公雜著卷十

論規 策問 說

更同安縣學四齋名

學舊有四齋許同年去其半以省長論具員之冗故今唯兩齋而四門如故又皆錯亂不得其所至於命名之義亦有未安蓋如業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祿誘人豈敬學者之意哉今欲復四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東西相次自北而南誦習之區各仍舊貫易日新長論爲志道長論業征長論爲游藝長論其據德依仁兩齋講學論立學選本位學生不係教養人權充齋長或務論許隨衆升堂聽講本學更不差人以來希觀之路諸職事以爲如何幸與諸生議以見告條其不便者燕且罷行之

同安縣論學者

雜著卷十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焉也是以至於情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



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焉所企而望也

論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升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

雜著卷十

三

儼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升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論諸職事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力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瀦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蕭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雜著卷十

補試勝論

三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同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入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醇醇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黜黜典領致致勸諭各宜知悉

策試榜論

孟子稱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而答問居一焉今發策以觀二三子之所蘊而折中之是乃古之所謂答問者非徒相與以爲說也自今諸生條對所問宜深思正論於答問之際審加意焉若夫朝廷之事則非草茅所宜言而師生相與之誠意亦不當數見於文字之間也二三子慎之

策問

問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言知所以爲士則知所以爲聖人矣今之爲士者衆而求其至於聖人者或未聞焉豈亦未知所以爲士而然耶將聖人者固不出於斯人之類而古語有不足信者耶顏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二子者豈不自量其力之所至而過爲斯言耶

雜著卷十

四

不然則士之所以爲士而至於聖人者其必有道矣二三子固今之士是以敢請問焉

問建首善自京師始而達於四方郡邑海隅障徼之遠莫不有學此三代之制與今皆然也然考其風俗之流有薄有厚有失有得則其不相逮至遠豈古今之所以學者異耶將所以學者不必異特業之有至有不至耶二三子釋菜之初願陳二者之說分別而審言之以觀二三子所以來之意也

問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近世以學名家如海陵胡先生歐陽文忠公王文公司馬文正公蘇軾父子程御史兄弟共立言具在二三子同當讀而誦之矣其於先賢聖人之遺旨孰爲得其宗者耶願與聞之

孔子曰友其士之仁者又曰就有道而正焉又曰以友輔仁

一蓋學者之於師友其不可以後如此而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又曰君子欲其自得之必如是豈師友之所能與哉孟子學孔子者而其立言如此豈有異旨哉幸詳言之以觀二三子所以從事於斯者如何也

問世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學而知且能也若孔子者可謂大聖人矣而曰我學不厭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不如丘之好學非有待於學耶抑所以學者異乎人之所謂學者耶然則夫子之所以學者果何以也至如稱顏子以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語學者以好學則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至其他縱言至於學者難備以疏舉不其與夫子之所以自謂者有辨耶其無辨也幸詳陳之

雜著卷十

五

問唐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於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初不云有像設及從祀諸子也今以當時人文章所記者考之則皆爲夫子南面像門人亦像十子而圖其餘於壁是則開元之制施用於當時者亦無幾耳二三子試實其所以然而斷其得失以對

問聖人遠矣六經或在或亡諸子各自爲家與夫諸儒之說經者又皆雜亂而無所統一士之有意於聖人者舍是三者亡以見之矣是將因是以求之耶則其絕亡者不可以爲其難亂者又易以惑人求以自適不亦難哉或者又以爲道非言說所載願力行如何耳二者之論僕未能得其中亦諸君所宜講而思也

問古以孝廉舉士今廢其科入官者一於進士與夫公卿大夫

之世而已而所以取其行者則於參選問其葬父母與否於
舉吏舉者任其不入已驅此孝廉之遺意而責之則已
恕矣然猶有不能者何也將所以厲之者非其本與抑法廢
不脩而然也今欲獻言於上請以古制舉士而嚴今之法以
禦其末流二三子以爲便則具其施行之語爲有司陳之
問大學之序將欲明明德於天下必知於正心誠意而求其所
以正心誠意者則曰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漢以來此學絕
講雖躬行君子時或有之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不識其心
果已正意果已誠未耶若以爲未也則行之而篤化之而從
矣以爲已正且誠耶則不山致知格物以致之而何以致然
也願二三子言其所以而并以致知格物之所宜用力者爲
僕一二陳之

雜著卷十

六

問先王之世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者起於鄉閭容或不公
而唐虞以來至於成周數百年之間書傳所記無以選舉不
實累其上者何耶逮至後世變而任以一切之法若榜名宸
書而校其一日之長者亦可謂至公矣而屬者廷議猶謂禁
防少弛權倖因以躡取世資者何耶

問書稱堯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說者以爲百姓者百官族姓云
爾夫以百官族姓無不昭明則堯之所與共天職者富矣及
其疇咨廷臣欲任以事則放齊稱子朱囑堯舉共工四岳薦
鯀惡在其昭明也耶夫子敘書斷自堯典將以遺萬世大法
而其言若此此又何耶夫子嘗稱觀人至於察其所安則人
焉瘦哉帝堯之聖豈獨昧此耶以帝堯之舉而三人者若此
然則三代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始於鄉閭者其可盡信

也耶二三子其辨明之

問憲諫天子耳目之官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十餘年來用人
出宰相私惠盡取當世頌頓膏利無耻之徒以充入之合黨
締交共爲姦惡乃者天子灼知其弊既斥去之乃容人望使
任斯職又下明詔以中書之士懷負所學以仕於世至此可
謂得所施矣而崇論弘議未能有所聞於四方何耶今天下
之事衆矣二三子試以身代諸公而任其責以爲所當言者
何事爲大

問官材取士之法三代尚矣漢魏以來至於晉唐郡國選舉公
府辟召其法不同然上之所取乎下者其路博故下之所學
以待問者亦各有所以而不專於文藝之一長也至國朝始
專以進士入官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
然亦不過文藝而已夫文者士之末其在君子小人無常分
士或懷負道德而不能此與雖能而耻不屑就者國家安得
而用之耶今誠欲復取古制施行之則二三子之意以何者
爲便

雜著卷十

七

問漢世專門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書齊魯韓毛詩后氏
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易今皆亡矣其僅有存者又已
列於學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而近世議者深斥之將
謂漢世之專門者耶抑別有謂也今百工曲藝莫不有師至
於學者尊其所聞則斥以爲專門而深惡之不識其何說也
二三子陳之

問泉之爲州嘗矣其粟米布縵力役之征歲入于公者蓋有定
計祿士廩軍自昔以來量是以爲出不聞其不足也有不定

則不爲州久矣而此年以來困竭殊甚格穀無旬月之
發二千石每至往往未及下車而惟此之問然文符益繁縣
益急民益貧財賦益屈此其故何耶諸君熟計可行之策無
爲文詞而已

問夫子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天
之與上帝其果有異耶抑不異也後世鄭康成王肅之徒各
以其所聞爲說甚者至流於讖緯誦牘惟不可質究皆聖賢所
不道其果有可取耶抑無取也恭惟國家承百王之流弊稽
古禮文之事既久而後大備二三子考先儒之論而折中之
以聖制宜有定矣陳之毋隱

問經廢不讀久矣士之賢者亦或留意焉而其所以用力者則
異而不同也蓋或不求甚解而篤意於近思或恃爲攷證而

雜著卷十

八

昧於至理務深眇者故宕而不根干利祿者涉獵而無本是
四者之於經其得失孰甚二三子言之

問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丘明蓋自
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爲丘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耳至唐
柳宗元始斥外傳爲淫誣不繫於聖非出於左氏近世劉侍
讀敞又以論語考之謂丘明自夫子前人作春秋內外傳者
乃左氏非丘明也諸家之說既異而柳子之爲是論又自以
爲有得於中庸二三子論其是非焉

問荀子著書號其篇曰性惡以詆孟子之云性善者而曰塗人
可以爲禹夫禹大聖人也語其可知之質可能之具乃在
塗之人耳人之性也豈果爲惡哉然且云爾者何也二三子
推其說以告

問李師錫者以書抵韓子稱其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
而韓子報之曰愈將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今韓子之書
其在所謂深於是者果何所指而言耶

問夫子講教洙泗之間三千之徒七十之賢所學者何業所習
者何事其言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所隱者復
何說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所樂者抑又何謂耶
問忠信所以進德而夫子之所以教與夫曾子所以省其身亦
無不曰忠信云者而夫子又斥言必信行必果者爲小人孟
子亦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二端異焉然則學者將何所蹈
而可將不必信且果者耶則子路有欺天之失微生有乞醯
之譏將必信且果耶則硜硜之號非所以飾其身也二三子
其揚榷之

雜著卷十

九

問頃與二三子從事於論語之書凡二十篇之說者二三子盡
觀之矣雖未能究其義如其文然不可謂未嘗用意於此也
惟其遠者大者二三子固已得諸心而施諸身矣亦可以幸
教有司者耶不然則二三子之相從於此非志於道利焉而
已耳非所望於二三子也

問仁之體誠深矣自孔門弟子之所以問夫子之所以答與夫
後之諸子之所以筆之於書者皆未嘗同也二三子總其所
論而折中之必有得矣其有以幸教

問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諸君子今日之所學他日之所以
行其可得聞歟

問漢大司農丞壽昌議當平之法而御史大夫望之奏以爲非
是二者孰爲合於先王之意而施於當今亦能爲宜耶二三

子欲通當世之務不可以不熟察而別言之

問國朝官材取士之法進士而已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特以疑文隱義困於所不知如此則賢且良矣至以博學宏詞自命而試於禮部者則又可笑蓋遲明裹飯揭篋而坐於省門以缺漏啓鑰而入視所命題退發篋搜之則其中古今事目次輯鱗比而亦有成章矣其平居講學專乎此甚者至於不復讀書也進士之得人已疎濶矣而所設二科者又如此然則士有懷負道藝以陸沉乎下者其勢必恥乎此而亦庸有不能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二三子策以爲如何而可

問三代學校之制自家塾黨庠遂序以至于國則有學焉其選士與賢之法父師少師之教見於周官王制禮家之說者尚

雜著卷十

十

可考也今家塾黨庠遂序之制未立是以州縣雖有學而士之耕養於田里者遠不能至獨城關之子得以家居廩食而出入以嬉焉至其補弟子員則去留之節又一決於文藝使士之靜厚原慤者以水訥見罷而偶能之者雖纖浮佻巧無不與在選中如此是學之爲教已不能盡得可教之才而教之者又非有父師少師之齒德也噫法之未能如古則學校之爲益亦少哉願二三子考其所開於古而今可行者悉著于篇將據其施行之語以觀二三子於當世之務如何也

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而夫子之於告朔愛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忘詔至於三月而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此者其意乃有所屬而非玉帛鍾鼓之謂耶然則果何所屬也幸二三子詳陳之

問問者天子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算與夫逃賦役者之

布又詔親民母會共踰歲以就成數又詔郡國毋得以羨餘來獻求幸媚恭惟聖天子所以加惠此民者可謂無不至矣外是數者亦可以議蠲復以助廣聖治之萬分者乎願與二三子預講明之以待召問而發焉

問先王之世士出於田里者有黨庠遂序之教而公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成均之法以養之蓋無不學之人則無不治之官矣後世士不皆業於學校而學校所以教之者亦非復士法至於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塊然未嘗讀書識字而直爲王官者如是而欲吏稱民安化行俗美於誰責而可哉今欲使之學者必出於庠序世其職者必出於成均而所以教之者必自灑掃應對進退以至于義精仁熟格物致知以至于於

雜著卷十

十

治國平天下又當皆合乎先王之意不但爲文詞而已二三子考於經以爲如之何而可也詳以著于篇無所隱

問瑞應之說所從來久如鳳凰嘉禾騶虞麟趾皆載於書詠於詩其爲瑞也章章矣而或者謂休符不干祥于其仁而已至引白雉黃犀之屬以爲不祥莫大焉此其說與詩書異矣其亦有所本耶前世祥瑞或以收元紀號或以被之弦歌又或自以德薄抑而不當凡此數者又孰爲得失耶願二三子陳之

問世謂莊周之學出於老氏故其書規模本趣大畧相似也至韓子退之始謂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然則周者未嘗學老聃也至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韓子之言何據

耶又禮經記孔子之言有得於老聃者亦與今道德上下篇絕不相似而莊生之言則實近之皆不可曉敢請問於諸君焉

白鹿書堂策問

孔子歿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而獨荀卿楊雄王通韓愈號爲以道鳴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爲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爲同門而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爲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其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于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然王蘇本出于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于當時而程氏尤不合于王與蘇也是其于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則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于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楊雄以來于是二家是非之論益亦多不同者又孰爲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言之

雜著卷十

上

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敎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

雜著卷十

上

鈞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持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楹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容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玉山講義

先生曰熹此來得觀學校鼎新又有靈芝之瑞足見賢宰承流

宣化與學誨人之美意不勝慰喜又承特設講座俾爲諸君講說雖不敢當然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爲諸君言之蓋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故聖賢教人爲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皆得益時有程興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

維著卷十

十

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性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簡溫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簡斷制裁底道理禮則是簡恭敬持節底道理智則是簡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渾然無形象之可日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

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

維著卷十

五

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珙又謂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有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取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之字實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

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爲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

雜著卷十

六

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又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故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以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爲

雜著卷十

十七

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纔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必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知新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爲學畧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至是不能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既蕩而爲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爲流俗之卑近此爲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記得昔日曾參見端明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為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諸君視之丈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尚未遠也又知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先正溫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爲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書尤有補於學者至忠恕公扈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污僞命又以忠

義則於當世諸君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以往備能深
察思言於聖賢大學有用力處則凡所見聞寸長片善皆可師
法而況於其鄉之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義風節乎詩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意以副賢大夫教誨作成之意
毋使今日之講徒爲空言則區區之望也

問呂伯恭三禮篇次

儀禮附記上篇

士冠禮冠義

士婚禮婚義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鄉飲酒義

鄉射禮射義

燕禮燕義

大射禮

聘禮聘義

公食大夫禮

覲禮

雜著卷十

十八

儀禮附記下篇

喪服喪服小記大傳

士喪禮

既夕禮

士虞禮喪大記奔喪問喪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有司祭義祭

禮記篇次

曲禮內則玉藻少衣投壺深衣六篇爲一類

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爲一類

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喪小記喪

樂記七篇爲一類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坊記儒行六篇爲一類

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爲一類以上恐有未安幸更詳之

記解經

凡解經文字不可今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
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功夫竊謂須
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畧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
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
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
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讀書之要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
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
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
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
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擬其要
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
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
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
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
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盡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
其訓句索其肯綮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
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殊易凌躐之患矣
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
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第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
後反復玩味於燕閑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
千百言反復論辯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

雜著卷十

九

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孟子綱領

或問綱領諸說孰爲要曰程子之言之要皆已見於序說矣其以藐大人聖夷惠爲非孟子語則恐其未必然也張子之言亦

雜著卷十

十

多可觀但未成性之語自其論易大傳而失之矣後不能悉辨也日謝氏心性之說如何曰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爲之主宰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蓋謂此也今直以性爲本體而心爲之用則情爲無所用者而心亦偏於動矣且性之爲體正以仁義禮智之未發者而言不但爲視聽作用之本而已也明乎此則吾之所謂性者彼佛氏固未嘗得窺其彷彿而何足以亂吾之真哉

論語課會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群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焉茫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

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皆所以不自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爲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不以區區薄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因先儒之說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焉也其有不合焉請得爲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爲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爲不足熹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講禮記序說

雜著卷十

王

熹聞之學者博學守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轉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爲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間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爲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而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今柯君直學將爲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之毋忽易曰知崇禮卑禮以極卑爲事故自飲食居處洒掃款睡之間皆有儀節聞之若不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然唯愈早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智殆未可以差殊觀也夫如是故

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此造約之極功也諸君其聽之毋忽斯

史館修史例

先以曆內年月日下刷出合立傳久姓名排定總目

次將就題各內刷出逐人拜罷年月注於本目之下

次將取到逐人碑志行狀奏議文集之屬附於本目之下各注

某年

次將總目內刷出收索到文字人姓名略具鄉貫履歷錄版行

下諸州曉示搜訪取索仍委轉運司專一催督每月上旬差

人申送本院不得附述恐有損失如本月內無收到文字亦

仰依限差人申報

置諸路申送文字格眼簿一路一扇一月一服如有申到記當

日內收附勾銷注於總目本姓名下依前例

雜著卷十

滄洲精舍論學者

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

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

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又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

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

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

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

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

輩亦是如此其答禮部章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

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已事却用了許多歲

月費了許多精神其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

大至難之事却全然不曾着力豈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

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揆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

或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影

流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

諸已真實見得與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杜

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

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

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石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

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

然未見其可改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又論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

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

雜著卷十

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

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

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

君勉旃不是小事

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

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

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即副正置三籍凡願入約者

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

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投于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

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
守家介能處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為人為善能規人
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
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
後生御童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興法令謹租賦好禮
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通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
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醜博關訟二曰賭博酒博賭博情誼財物鬭鬪
三曰誹謗四曰誣告五曰誣陷六曰誣陷

維若卷十

誣陷爭訟得已不已者若事于二日行止踰遠來惡皆是三
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日行止踰遠來惡皆是三
曰行不恭遜凌人者知遇不改則誹謗是四曰言不忠信
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五日造言誣毀誣人過
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毀譽人者六曰營私
為有以小人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嘔唾罵詈及六曰營私
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冰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太甚與人交易易傷於拾貨者事務遲取不恤餘事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

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二曰游戲怠惰三曰動作無
為交非其人若不得二曰游戲怠惰三曰動作無
已而往還者非二曰游戲怠惰三曰動作無
笑態度及意在假借或馳馬擊毬而不避人者
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
三曰動作無
儀謂過大喧嘩及不恭者不衣冠而人街市者
四
日臨事不恪主事者怠慢會後五日用度不節
過為多費者

不能安貧
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
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
理論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
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
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已三十歲
以上在父行者
兄行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
者曰幼者謂少於已二十歲
者曰幼者謂少於已二十歲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

維若卷十

孟

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襖頭公服腰帶靴
帶簪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前行禮而有恙此
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論止來者
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尊長令免自去
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已各勝子長者歲首冬至具
勝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名勝子代行凡敵者歲首
冬至辭見賀謝相行還門狀名紙同上凡尊者長者無事而
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可也歲首冬至具已各勝子
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
婦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
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
後坐燕見不拜見則於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勿若拜則
長者首德然則少者幼者皆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
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則跪而進主人命之坐則致請跪

揖而還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他色則坐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及此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應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從後則主人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客止之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進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止之退則就階上馬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至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放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

雜著卷十

美

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干物者則不必下可也請召迎送凡四條○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請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亦以齒非上類若有親則必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生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與爵謂命士大夫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錢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于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

酒斟之以器受執事者送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上客辭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東賓中客之儀不辭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慶皆可賀婚禮雖日不賀然禮亦日賀娶妻者並賀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之家每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

雜著卷十

毛

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議量力定數多不過厚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未易服則率同約者除衣而往哭弔之弔尊者則為首者殺辭而後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舉生者則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襦素帶皆以白生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強主及人不變不哭亦哭而哭之贈禮用錢帛其數如喪禮及葬又相率致贈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如贈禮或以酒食及率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喪至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集
者當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告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 二曰盜賊 三曰疾病 四曰死喪 五曰孤寡 六曰訟獄 七曰貧乏
通拘有力者為告之官司 三日疾病 小則進人問之其則為
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資 三日疾病 小則進人問之其則為
之四曰死喪 則則助其葬 五日孤寡 孤寡無依者若能
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協力
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舉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
放遠不檢亦防察約 六曰訟獄 有為人在官府則為言
東之無令陷于不義 六曰訟獄 有為人在官府則為言
其家因失所者舉其以助濟之 七曰貧乏 有貧者分而
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忠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
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偏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

雜著卷十

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
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
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難非
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于同
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諸田呂氏今取其書及附已意稍增損
之以通于今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
月朔皆會 鄉約自長則前朔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直月
率錢具食 每人不過一二百錢鄉里果酒三行通會日凡與約
正副正直月木家行禮皆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
師之象于北壁下 無雜設則先以長少叙拜於東序 凡拜尊
長者俟其俯伏而祭之 同約者如其服而至 有故則先一日

同約之家子弟雖未成人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俟
侍立觀禮倘不與飲食之會或病率錢果於他處
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
向南上約正與約正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

患難相恤

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 約正升階 揖分東西向立 如門外約
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 約正以下升自西階皆北面立
約正以下西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
尊者東向北上長者西向北上 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於此而
人如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 尊者受禮如儀 約正之年
為受禮 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
立於尊者之西東上 此拜長者不拜 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
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
此拜稍長者不拜 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
拜長者不拜

雜著卷十

于九

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
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
各就次 同列未滿禮者約正揖就坐 約正坐堂東南向約
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為序東面西
南向以齒為序上若有異爵者則坐于尊者之西南向東上
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
有善者舉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
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備呈
在坐各默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或說書或習
射講論從容 鄉約自長則前朔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直月
率錢具食 每人不過一二百錢鄉里果酒三行通會日凡與約
正副正直月木家行禮皆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
師之象于北壁下 無雜設則先以長少叙拜於東序 凡拜尊
長者俟其俯伏而祭之 同約者如其服而至 有故則先一日

休致後客次各目

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

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慕其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計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亦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
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難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
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
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
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
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
助風教之一端也至于飭骸舉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
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又幸也慕悚恐拜聞
慕衰病之餘不堪拜跪歲時享祀已廢其禮親舊相訪亦
望察此非應受之者並告權免庶幾還替之間不至欠闕
禮數而又可以免於趨避履跌之虞千萬幸甚慕又上聞

雜著卷十

修辭文舉正例

大書本文定本上下文無同者即只出一字有同字者即并出
上一字疑似多者即出全句

字有差互即注云某本作某某本二字及全句下詳注今

按云云當從某本本同者即前云某某本字有多少即注云

某本有某本無字有顛倒即注云某某字某本作某某今按

朱文公雜著卷十一

銘 歲贊 啓 婚書 上梁文

講座銘

紹興二十三年新安朱熹仲晦來為吏於同安而兼領其學事
越明年五月新作講座以臨諸生顧其所以作之意不可以不
銘銘曰

師道絕塞以圯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師文不在
茲如或見之有儆其思立之堂壇惟以有嚴厥臨孔昭式詠爾
瞻

四齋銘

志道

日趨而抱者孰履而持日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

雜著卷十一

須臾離子不忘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凝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
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已而
由人乎哉雖欲道之安得而道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
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鼓銘

擊之鐘兮朝既賜兮巧趨踰兮

崇齋銘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理寓乎中
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取遑息察地之勢亦厚于德
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厥旨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
莫如山險莫如水易不曰水而謂之泉溢觴之初厥流涓涓其
生之微若未易達共行之果則不可退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
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乃終則萬里間奚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
子法取於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爲維行有本繫德焉出是滋是
培其體乃立靜而養源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
初豈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宜有此孫揭名齋扉
目擊道存養正于蒙奚必重釋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雜著卷十一

又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爲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是貴
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
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
害之私罔汨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
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
然上達天德若有哲王師保是詢冊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忠
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忘念之萌聞焉沉昏欲心之熾蕩
乎狂奔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愆既泯敬義
斯存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小差抵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倦
艮泉銘 泉在建寧府治中和坊紫霞洲
文公祠前井水清冽四時不竭
鳳之陽鴻之麓有屹而伏堂之均圖之腹斯漢而沃求於亭澗
於谷取用而足清如官美如俗是爲建民之福

至樂齋銘

葉學古讀書齋寺取歐陽子詩語名其室曰至樂紫陽朱喜
仲晦父實爲之銘

呻吟北窗氣鬱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甦客問此書中作何味
君乃書之如此其至趣爲子語無味乃然是有味者乃猶乃猶
天下之樂我不敢知至歐陽子乃歐斯詩我思古人實感我心
惟日惜惜式鈞且深

南劍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

天叙有典匪學弗明我作此堂大猷是經匪忠曷勸匪孝曷程
咨爾學子永觀厥成

又四齋銘

崇德

雜著卷十一

二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污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

勝已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流惡爾汝勉擴克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祠恭葺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
族子弟新安朱熹爲題其榜周侯又來請銘則推其意乃作

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

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神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
爲人之學雖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燁
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綿弗察胡越其歸
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迓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
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
先難後獲匪匪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尊德性齋銘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
銘因爲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雖義與仁維帝之則
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執昏且狂苟賤汗卑潯視傾聽情其四肢
喪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
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敬恕齋銘

莆陽陳師中讀書之室新安朱熹題以敬恕且爲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敬有失墜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已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歸
孰能反是欽焉厥躬于墻于美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
無小無大罔時怨悵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求放心齋銘

番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既爲之銘新安朱
熹擬其遺意復爲作此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
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懇刻放之千里其非誠易有非敬易存

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誦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
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

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極管需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威
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劉屏山復齋蒙齋二琴銘

屏山先生之琴二其嗣子珏祿藏之門人朱熹敬爲作銘

匪金匪石含玉真兮雷伏于腹閱其神今碎然一作萬物皆春
今我觀器寶懷若人今主靜觀復修厥身今與時偕出而不及
其伸兮復齋

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遇險而止寫之冷然者若導其出山之泉

雜著卷十一

蓋先生之言下可得而聞矣若其章貞之意則託茲器而傳
衆齊

黃子厚琴銘

黃子琴號純古晦翁銘之

無名之槩子所琴兮扣之而鳴獲我心兮杳而弗默麗弗潯兮
維我知于山高而水深兮

紫陽琴銘

養吾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
子鈞其深

尺銘

有龜其經有林斯緯字體變化忽與神會倨句如矩其繩則直
我端我躬允相茲尺

晉曾氏作斯器正文字并系

齒銘

言思志動思蹟過思業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

題魏府藏趙公飲器

趙公飲器魏府藏我思爾公愛甘棠惟魏子孫寶無數敬奉其
盈如弗克平陵朱熹拜手書

魏國公府畢爵銘 丞相趙公所集公者

天水公屹堂堂舉兒爵孰敢當惟魏公一心膺受藏之永終古
後之人奉其盈如不克視熹銘

懷玉祝銘

我輯墜簡大鑊以存執華其實使與斯文點染之餘往壽通客

雜著卷十一

墨爾毫端母俾玄白 處元丁巳三月庚子

五

懷玉南谿近出此石徐斯遠以予方討禮篇持以爲贈會分
半葉以屬呂子約於高安因擬寄之慶元強園大荒落日南
至晦翁記

藏書閣書厨字號銘

於穆元聖繼天測靈出此謨訓惠我光明永言寶之匪金厥篋
含英咀實百世其承

勉學箴

百聖在日千古在心妙者躬踐微者口吟讀好書
芳言虛聲蘭言實夢九蘭一芳學也非同說好話
聖任路口義利關頭擇行若游急行若郵行好事
孔稱成人孟戒非人小人窮冬鉅人盛春作好人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授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
擇地而蹈折旋環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兢兢兢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弱弱罔敢或輕不來以西不南以北
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
從事於斯是日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瀆亦敷
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璧臺

調息箴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倚移靜極而虛如春沼魚
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氣氣開闢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

雜著卷十一

雲臥天行非子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易五贊

原象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義仰觀俯察
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
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
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
奇奇而奇初一日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
奇耦而耦四張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
耦耦而奇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
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
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特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

有占無爻民用弗彰文王繫象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乃乾斯爻乃坤斯母震坎艮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長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義盡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彊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肩智出類超群仰觀俯察始盡奇理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為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象辭爻及周公大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心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幸諸臣則忠鉤深闢微如日之中

雜著卷十一

七

暨乎末流溺于術數儂句成敗黃裳亦誤之孔子晚好是書常編既絕八索以法乃作象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加我數年廢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管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筆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皆信手不分置右於凡取右一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初初扞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扞之奇通掛之策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扞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

三變既傳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為少八九為多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就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為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象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為虛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陽匪人姤喜來復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象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為山兌說為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二五為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為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易變謹此為訓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端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日否曰臧如日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稍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已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與旨玄綱尾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之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陽開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濬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翁無餘斯開之始生意翕然其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歛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側其隱于以克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妙綿之問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六先生畫像贊

漁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雜著卷十一

九

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晉

伊川先生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辰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傲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奮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象凜然可肅薄夫

張敬夫畫像贊

亡友荊州牧張侯敬夫畫象新安朱熹爲之贊曰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潤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允允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伯恭畫象贊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象于可菴退老堂之上曰使西河之民毋疑我於夫子也屬其友朱熹贊

雜著卷十一

十

之爲作詞曰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蹊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陳明仲畫象贊

故侯官大夫陳君明仲之象友人朱熹仲晦父贊之曰

介然而不使人忌者其自持之謹溫然而不使人仰者其汎愛之和其仕也自詭以循良之最其學也自期以德行之科嗚呼孰謂其贊此志而中道以沒使吾老於其里而不得爲東阡北陌之經過也耶

程君正思畫象朱仲晦父作贊

嗚呼正思退然如不勝衣而自勝有以舉烏獲之任言若不出諸口而脩道有以摧髡衍之鋒俛焉日有孳孳者吾方未見其止乃一朝而至此則天曷爲而不假之壽以成其終嗚呼此猶未足以見其七分之貌來者亦姑以是而想衆其遺風紹熙壬子重陽前一月書

聚星亭盡屏贊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食儉無僕役乃使元方特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中後漢書曰陳實字仲弓潁川人嘗爲國喜今遠人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交後以黨人逮及逮捕人多逃避求免責日我不就獄衆無所持乃請囚焉遇赦得出宦者張讓謀殺實天下父兄歸葬潁川各士無往弔者而實臨弔焉後讓謀堂人讓以責故多所全省實在鄉閭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

雜著卷十一

曰正曉望山直退無恙者黨崇解嚴微不起年八十四卒謚
 日文範先生又曰荀淑字季和穎川潁陰人也少有高行傳
 學而不好章句州里稱其知人李膺字季高清河師範之舉賢
 方正對策蹴刺貴辟梁冀忌之出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病
 爲神君秉實而歸閑居養志又曰陳紀字元方實長子也子
 德純俗與貴高名並著而弟諶字季方又配之每事府辟召
 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聞
 蓋紀子羣字長文爲魏司空 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

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

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
 號曰八能靖宇叔慈有至行不仕早卒號曰立行先典字
 慈明年十二迴春秋論語穎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
 雙舉至孝拜卽中對策陳便宜數千言卽棄官去後坐黨錮
 歷遷十餘年董卓用等徵拜司空表以卓惡暴終於社稷多
 舉才畧之士董卓用等徵拜司空表以卓惡暴終於社稷多
 誅卓纔于時字文若少明父以畏禍爲憂宦者唐衡女從從
 曹操操以爲謀主比之子居及操特受九錫或諫止之遂爲
 亦作知于時大史奏真人東行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
 史奏五百孝亭陳氏故有離樹名以聚星蓋取續陽秋語中
 里賢人聚孝亭陳氏故有離樹名以聚星蓋取續陽秋語中
 更虞壞近始作新道通祗廬因得相其役事既又爲之本原

事迹盡著屏上并爲之贊以視來者云

猗歟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汧隆卷舒自我
是曰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衆甲暨全邦炯然方寸秋月寒江
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峯對起麗澤潛滋
優而不見有顯其思薄言造之顧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
青芻黃犢布幘柴車策紀前衛杖藜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
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顧謂汝靖往應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
端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悟斯辰得見清穆命奕行觴旅饋次陳
獻酬交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邁乃猷以輔斯世
髮髦兩稚亦真膝前原深本同莫出匪賢惟此慈明特謝儔匹
晚際屯屯敢憚濡邊贊旒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孰與爲先
郁乃附曹琴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崇臺回極于以占天

不雜書卷十一

猶曰茲野德星萃焉我寓有亭舊蒙斯號今刺前聞象儀以告
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諒忠責孝獨樂余衷百爾窺臨竟考母忌
死國承家永奉明戒

吳江東張憲啓

頃奉誤恩特令試郡歷陳危懼未許投閑懼雷命以干誅已敢
展而就道伏念器非適用才不逮人粵自壯年薦罹災患暨
茲晚景益就衰頹逝將屏迹於荒寒敢復萌心於仕進屬九重
之過聽恥一士之遐遺曲賜收載加瀚拂遂從祠館昇以郡
章倦鳥依林久絕高飛之意潛魚在沼但知深入之安而况恩
既厚則其責爲甚深力不能則雖勞而無補遂竊祈於罷免卒
無幸於矜從與病以來疆額特甚近瞻斧綬益愧冠紳恭惟德
厚望隆材宏用博適布宣於使指已明謹於邦刑激濁揚清史
咸思於稱職持平履正人自以爲不寬矧是衰遲獲依庇肩載
尋曩昔幸際光儀欽板趨庭茲不特少伸下吏之敬奉命承教
殆有以深慰積年之思春令向深嘉生咸遂冀茂經於福履以
前對於龍光頌願唯深敷宣莫既

雜著卷十一

三

與葉提刑啓

術畧精明材猷敏瞻頃屢將於使指茲復謹於邦刑深窮法令
之原吏無以肆茂著平反之績人用不寬顧此妄庸將依亦冒
修容以進卽仰延屬之恭奉教於前預切簡書之畏春和在序
淑氣方升惟加厚於保綏用對揚於休渥傾瞻之惻頌述奚殫

與姚提點啓

學貫古今材周鉅細茲暫勞於節傳起盡護於東南子母相權
已愁無窮之計君民兩足更宏可大之規顧此妄庸將依庇肩
修容以進

回寄居樞將仕啓

熟聞英譽有目于茲忽奉珍函爲禮特厚啓緘疾讀荷意難忘

伏惟玉葉傳芳璇源孕秀謙恭克守綽有老成之風問學自將
益壯豪華之習宗盟推重公聽益孚會看發軔之初卽快亨塗
之騁意屬叨誤寵驟界左符方斯引分以投閑未敢修書而見
意豈圖先辱良用厚顏眷然息偃之安庶幾得請遐矣披承之
顧徒切馳情

回楊通判啓

餘聞高誼雖識面之未諧遠辱珍函仰撝謙之持厚拜嘉寵甚
荷意難忘恭惟議量淵深器資宏博盤根錯節知剗割之無難
茂實英聲蓋蜚騰而甚久頃任監州之寄已聞奏課之優豈容
堅卧於鄉間會見橫翔於禁閭意屬叨誤寵驟界左符方斯引
分以投閑未敢修書而見意豈圖先辱良用厚顏眷然田里之
安庶幾得請遐矣門牆之隔徒切馳情

雜著卷十一

四

回曹職官啓

分符假守深懷踈次之慙抗疏投閑久露由衷之請誤英僚之
雅眷辱華問以爲榮伏惟材識通時器資宏博裁煩剗會無
盤錯之難約已奉公克有廉勤之譽會聞交薦卽見橫翔燕久
與世疎難堪吏役儲資忠益或免悔尤悵疾病之有加不任幸
勉念合并之無日祗益傾馳

回教授啓

學術深淳行能端直辟雍受業久聞多士之推先泮水橫經復
見諸生之承式英聲日茂異數鼎來嘉久與世疎同上

回節昌知縣啓

分符假守深懷踈次之慙抗疏投閑久露由衷之請誤英僚之
雅眷辱華問以爲榮伏惟材識通時器資宏博裁煩剗會無
盤錯之難約已奉公克有廉勤之譽會聞交薦卽見橫翔燕久
與世疎難堪吏役儲資忠益或免悔尤悵疾病之有加不任幸
勉念合并之無日祗益傾馳

煩暫試於鴻泥錯節盤根顧何勞於遊刃會間謀最別奉詔除
嘉人與世疎離堪更役僑借聯事庶獲蒙成恨病疾之有加不
任牽勉念并台之無日越益領馳

與正言啓

懇辭使節敢擇地以求安申郡符忽自天而疏寵難回於
上命耿草遂於初心以數年衰朽之餘任千里撫摩之寄雖加
強勉尤切凌兢伏念意林堅閑蹤布常故習少而慕古師出處
於前修介不通今恥浮沉於流俗義荷聖神之眷屬加選用之
榮當官而行蓋聞報上知難則止匪欲爲高既疾疚之交攻且
形神之俱耗久便田廬之偃伏詎堪原隰之驅馳辭尊居卑豈
爲貧而猶仕投閒置散或揣分之誠宜敢期宸渥之過優復使
侯藩之假守意昔時之游宦固嘗習熟於鄰封謂晚歲之衰殘

雜著卷十一

五

尚可從容於道院然比年之非舊山積弊之相仍財賦既促而
費用驟浮田產不均而姦欺滋出要必更張而乃善恐非臥治
之能勝深虞五技之窮仰負九重之託伏惟正言大明國論力
振綱綱心正意誠蓋得本原之學諫行言聽汔臻膏澤之流每
於獻納之雍容尤務推揚於疎逖肆如枯朽誤玷承宣二千石
之第循良已預懸於共理八十日而賦歸去初何俟於終更悃
悃之私剴摩罔既

謝政府啓 漳州解嚴府詞

迫憂患以求開方陳危懇即便安而誤寵并沐殊私弗遂恐辭
迄成忝冒伏念嘉學惟信已材不逮人生際休明豈自甘於
棄病侵遲暮久莫奉於驅馳比叨民社之囑猶冀桑榆之補
私門之變故致公務之弛隳尾俛旬時已積簡書之畏願謹

昔未忘香火之修仰洪造之不遑服明恩而已厚敢意便蕃之
錫更陞論議之華顧等皇特達之深知昔幸容其避避而聖上
丁寧之中命今復軫於眷懷惟拜賜之無名屬騰章而自列重
煩唐音曲借寵光仰戴皇慈欲終辭而不敢自憚末路知仰報
之難圖軫命以選精躬無所茲茲伏遇丞相國公妙照天紳獨
運化鈞禮使相公方拱聖極獨運鴻樞參政同知相公氣推衆望久贊化鈞欲諸材於朽鈍之餘
肯垂意於事功之外遂令衰晚有此叨踰竊敢不思稱榮名勉
終素業考諸前聖儻不謬於正傳覺彼後知或少裨於大化過
此以往未知所裁

答辛幼安啓

光奉宸綸起持憲節昔愚民犯法既中震擊之威今聖上選賢
更作全安之計先聲攸震慶譽交興伏惟某官卓犖奇材疏通
達誠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亦膺炙士林之口
輕車每出必著能名制閭一臨便收顯績茲久真庭之逸爰深
正中之思當季康患盜之時豈張敞處問之日果致眷渥特昇
重權歌皇華之詩既諭示君臣之好稱直指之使想潛消郡國
之姦第恐鳴環容暇席嘉衍安祠祿獲託部封屬開斧繡之
來嘗致鼎和之問尚煩縉纓過委駢緘雖雙南金恐未酬於鄭
重况一本難亦奚助於高明但晤對之有期爲感欣而無已

雜著卷十一

十六

還鄉謝人惠書啓

遠勤車蓋已欣復奉於清標寵被雨膏復喜與聞於雅趣第恐
衰陋莫稱掄擢雖請誦其所聞蓋嘗自竭尚敬修其可願式副
深期過是以還未知所報

謝人投生日詩啓

年及無聞已召蓬弧之志日臨初度復增我蔚之悲誤辱講光
俯加資飾顧茲衰朽雖黼黻以何施仰歎瑰奇用襲藏而爲好

回謝解啓

待問澤官登召天府方幸宜於明詔敢期設枉於華賤披味
以還感藏難喻解元先輩學高庠序行著州閭曷昔且評已推
高於前列厥今歲舉反見屈於後來顧與議之弗平宜壯圖之
未快然察四端之同有第聞辭遜之心旋觀三揖之彌文益敦
廉退之節矧是專經之舊豈忘立教之端高言益恢賢業
挾洙泗斷斷之獎尚及此時致唐虞濟濟之和更期異日

回黃氏定書

拒衣問政夙仰吏師之賢受幣結婚茲喜德門之舊違承嘉命
良慰鄙懷令兄察院位第四令侄直卿宜教厲志爲儒久知爲

雜著卷十一

十七

已燕第二女子服勤女事殊不逮人雖食同氣之求實重量材
之愧於異日執笄以見備免非儀則他年覆瓿之傳庶無墜失
此爲忻幸焉可喻云

回范氏定書

兩翁抗議已偕許國之忠再世聯姻遂忝通家之好及茲幸會
天豈偶然伏承某人詩禮有聞方謹好迷之梓而燕女德容未
習亦期古士之歸誤煩匪斧之求遽委僂皮之聘欽承嘉命實
重永懷雖唐虞世祿之榮莫容攀附然鴻輝素風之懿或可庶
幾欣荷之私敬陳同既

回周氏定書

里閭迢遞久欽臭味之同妹姊往來遂講婚姻之好靖言寢寐
敢意投繯茲承令弟府判以第二令姪先輩詩禮早聞不絕

室謂長男房下長孫女組紉粗習亦欲有家飾禮幣以見臨
在兩書而甚寵老懷易感適增砥礪之悲之子于歸儻遂乘龍
之喜其爲慰幸豈易名言

回余衡州啟 秀實衡州之孫師範家藏

賦祿真祠方遂燕居之適承流巨屏莫回成命之頒願修問之
未遑辱移書之先及恭惟其官受材宏偉涵德粹溫學問有原
蓋得傳家之奧要文詞甚蔚生觀作者之典刑益升臺閣之聯
席屈江湖之守方慕先賢之治益觀美化之成鈴閣少留姑慰
遠民之意望書亟下遂還近侍之班其久仰英猷未諧良覲同
寅有望鑑分南服之憂歸賦可期即返東臯之樂

回王正臣啟 見大同集

伏念行能無取藝業不修學下足以見古人之用心徒極鑽研
之力仕不足以行平日之所志第勞刀筆之間至於典禮義文
學之旨首誦說講論之事聖言高遠雖莫究於指歸絕業光明
庶有關於來者過勤厚意既以華賤仰褒飾之過宜顧省循而
何有謹奉啟上謝

雜著卷十一

十八

回衆解元啟 以下見南康集

竊審待問澤官登召天府方幸宜於明詔敢期誤枉於華賤
披味以還感藏難喻解元先輩學推庠序行著州閭出膺續食
之求足爲勸駕之重顧念朝家設科以取士本務得賢然而學
者挾策以請書但期干祿伊欲一新於敝俗不能無望於群公
輒誦淺聞少酬盛禮惟窮理修身之要當有志於古人則尊主
庇民之功屢無慚於當世

回待補生啟

竊嘗待問澤宮登名提市方幸先宣於明詔敢期誤杜於華
被味以遠感職難喻然朝家建學養士之意正爲育材而諸生
辭家射策之心但期干祿伊欲一新於敎俗不能無望於群公
輒誦淺聞少酬盛禮惟古人爲已之志當有餘師則大學斯民
之功底無違教

同安縣學經史閣上梁文

兒郎偉大同古地駱興名邦開出巨人鼎在公卿之位亦多賢
士饒爲問里之師雖山川之炳靈迺教化之純被比惟屯難益
復堯禹學校荒涼久風猷之不競圖書散脫罔絃誦以無聲詔
令應而弗宣父兄以爲大戚顧惟窮食敢不究心是以申論諸
生俾沉潛於制義力衰衆記移廣博其見聞幸天府之哀憐總
羣書而推干惟上賢篤意於教誘使邑子蒙幸於作成爰即學

雜著卷十一

九

宮創爲傑閣庶絨膝之煥固絕蟲鼠之覬覦既畫諾於縣庭旋
受金於省戶西曹藉力羣彥併心而吏惰不供幾若道旁之室
頤人疲久役將起澤門之謳道程事之既嚴始掄材而甫就傷
功見效獻室有期不惟士得讀未見之書人知自勵且使書得
爲無窮之利計以永存聊出詞章用升梁櫪想均童髦共此歡

呼

兒郎偉拋梁東曉日瞳矓出海紅照兒學堂通複閣層堯如畫

掃晴室

兒郎偉拋梁西春草秋雲極望低文圖山高若莫羨聖門峨嶂

與天齊

兒郎偉拋梁南滄溟無際水天相湧滴魚龍君莫畏淵源學海

更渾渾

兒郎偉拋梁北錯落衆星高拱極昭回運轉君莫疑燦爛光明
在方冊

兒郎偉拋梁上聖朝碩輔肅丞相曾無君子定虛言猶是諸生
丈人行

兒郎偉拋梁下人老遺書追遺賈諸生勉繼舊 時泰不憂
身在野

伏願上梁之後士無廢業家有傳書究述作之原遂見古人之
大體際功名之會起爲當世之儒宗惟不悖其所聞乃式符於
宏望

雜著卷十一

三十

朱文公雜著卷十二

題跋

跋朱給事奏劄

伏讀給事中朱公奏劄共惟前輩學問醇明故所以告其君者知所先後如此而忠誠懇至溢於文辭筆札之間者又可以見其充養之厚云隆興元年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謹書

後二十八年再得披玩因觀舊題歎前脩之益遠悼吾年之不留復記其後云

跋陳了翁與兄書

章氏議却不成農師極倦倦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而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讓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諸事為瑞奴等

雜著卷十二

之慮只欲如此書尾又云周氏雖貧然舉家好善故就之男女可無慮

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已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嘗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察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邯鄲賈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餘又通當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為苟合其亦深有得於斯歟隆興甲申十月九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胡文定公詩

手澤乾坤教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兔馬非龍象大

用堂堂幾不知 踏遍江南春寺苔野雲蹤跡去還來如

今宴坐孤峰頂無法可傳心自厭 祝融峰似在城天萬

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明月又重圓 明

公從小便超群佳句流傳繼碧雲閣道別來諸念息定將

何法退魔軍 十年音信斷鴻鱗夢想雲居頂上人香飯

可能長自飽也應分濟百千身

右胡文定公答僧五詩公子侍郎所書以授墳僧妙觀而妙觀之所摹刻也儒釋之間蓋有所謂毫釐之差者讀之者能辨之則庶乎知言矣乾道乙酉十一月庚午新安朱熹書

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

久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遊其間今讀此詩便覺風簾水月去人不遠然敬夫道學之懿為世醇儒今乃欲以筆

雜著卷十二

札之工追蹤前作豈其戲耶不然則敬夫之豪放奔逸與西臺之溫厚親深其得久之筭必有能辨之者朱仲晦父云

跋胡五峰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歲卧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時熹先

赴職閣老新裁豈角冠 對共父自秘 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

供職閣老新裁豈角冠 對共父自秘 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

月要人看 一 號隔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

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 二 或傳以語胡子謂其學者張

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

體而無用故吾為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

子卒又四年慈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敘其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芸齋遺文跋

先君子志尚高潔不妄與人交蓋嘗避地福之古田得芸齋先生休公而與之遊愛其學識行誼有以過人而惜其且將溘沒無聞於世也及仕於朝爲之延譽甚力然竟不及試用識者恨之其自幼侍立先君子之側則已聞先生爲人之大畧近乃得其臨終手筆數十百言戒其家治喪無用浮屠法者讀之然後知先生所學之純所養之固見於死生之際者又如此宜乎先君子之所甚厚而不忘也三復至言惟念先志追慕哽絕不知所言既而先生之子魯山不遠數百里過其於潭溪之上道語舊故泫然久之因謂某曰先人絕筆之書將刻諸石以傳學者

雜著卷十二

三

子爲我識之其惟先生於此特示人以變俗由禮之大端耳若夫反躬格物以明先王制作之本使其情文義數繁然大備盡祛千載習俗之陋而壹反之於正豈不猶有望於後人哉師魯篤志好學其果能進此以成先生之志則豈惟某與一二友朋之願抑先君子實龍嘉之因敬書以附其後云乾道戊子四月丁酉新安朱熹敬書

跋張魏公爲丁賢書佛號

世之學士大夫措身利害之塗馳騁而不反是以生死窮達之際每有愧於山林之士觀丞相魏公所以慨然於賢老者則可見矣嗚呼服儒衣服學聖人之道誠能一以義理存心而無惑於利害之際則其所立當如何哉乾道丁亥冬十有二月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方伯謨家藏胡文定公帖

兒曹外甥輩比過治宇在寅爲同年宜盡切磋之義在宏宜提耳誨導之在范甥宜勉進其所未聞者而一一以重言題品褒借之豈所望也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後與民瞻叔夏遊苟有過在安國則二公必面折之不令貳其過在二公即安國亦正色規之不但已也數十年來俗習頹靡此風日以替矣安老耆識過人當今之望津途晚則當以往哲自期庶幾此風之復見也邸報十五卷并五月分者并以歸納乾道承熙示珍感珍感安國再拜去夏所借報中有言呂舜徒章者或見之望更借示自五月以來新報能一一借及幸幸呂公諸子聞自衡陽過江西不知今何在或知信喻及鄉里得近信否所奏前章及

雜著卷十二

四

第二義不以示他人恐知安國又上

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方生士錄出示所藏胡文定公與其外大父尚書呂公手帖讀之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三復歎息因敬書其後以致區區尊仰之意云乾道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書

跋劉平甫家藏胡文定公帖

彥脩必已奉太夫人赴溫陵此郡樂國也便於養親同增歡慰臨川密邇鄉邦音問易達彥冲退然自守深可嘉尚德門重若入矣如昆仲出則奮其才力建立事功居者進

修術業養成德器乃邦國之光凡在鄉鄰亦預榮焉衰老
觀此盛事不勝欽歎安國又啓安國再啓湖湘早饑之後
民間窘迫而洪饑頻繁江西諒亦爾然教令既平吏民信
服不晚必有所除擢矣寅在桐江幸亦粗造然歸養之意甚
濃設恐知之憲姪比蒙恩命皆昆仲平日獎提之所及也
感佩之意言不能喻安國再啓

伯達孫今已長成莫須早晚令隨貢元伯伯習知禮義若
一向不讀書恐不便也

與族兄書
其畧如此

屏山劉珩平甫藏胡文定公帖一卷前兩紙胡公與平甫伯父
秘閣君蓋公之辭而其子祠部君筆也時秘閣守臨川兄侍郎
公守溫陵弟屏山先生稱疾不仕胡公之子侍郎守桐江兄子
籍溪先生以布衣特起典教鄉郡書辭蓋偏及之後一紙胡公

雜著卷十二

五

與其族兄書實公手筆平甫購得之所稱范錫者即平甫外舅
太史公也胡公亦大方殷勤有法教讀此者觀其所褒可以知
勸視其所戒可以知懼平甫能葆藏之其志亦可知矣乾道癸
巳三月乙酉新安朱熹觀於劉氏山館之復齋因敬書其後云

書屏山先生文集後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珩所編次已定可繕寫先生
啓于足時珩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多所散逸後十餘年始復
訪求以補家書之缺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而不可讀矣於
是反復編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卷者始克成書無大謬謬
熹以門牆酒掃之舊幸獲與討論焉竊以爲先生文辭之偉固
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
以發蒙蔽而銷齟齬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因書其故以

告後之君子云乾道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熹謹書

張敬夫爲石子重作傳心閣銘

熹既爲尤溪大夫石子重記其脩學之事又爲作此五銘焉時
子重方爲藏書之閣於講堂之東中實周程三君子像旁列書
史之標而使問名於熹請以傳心榜之而子重遂并以其銘見
屬熹愚不敏不敢專也且惟子重之爲是閣蓋非學校經常之
則非得知道而健於文者不能有所發明也則轉以屬諸廣漢
張君敬夫而私記其說如此云

跋古今家祭禮

右古今家祭禮意所繫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
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
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

雜著卷十二

六

本末詳焉通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綴
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
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
討論以爲一國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
存于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于無聞因竊蒐
輯敘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本可參
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版本亦不足
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翔周元陽孟詵
徐潤孫日周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并
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捐益折衷共
成禮俗于以上助聖朝教化導民之意顧不美哉淳熙元年五
月戊戌新安朱熹謹識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地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闢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跋通鑑紀事本末

雜著卷十二

七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倭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續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十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受授偉哉書千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

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聯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弗深考耳機仲以纂本見寄嘉始得而讀之爲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于雲谷之晦庵云

書和靜先生遺墨後

和靜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緝而藏之今陽夏趙侯刻其臨川郡齋羣本見寄熹竊惟念前賢進脩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所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敢識其後以自詔云淳熙丙申三月丁巳新安朱熹敬書

雜著卷十二

八

跋張公予竹溪詩

婺源羅巖邑而故多文士竹溪丈人張公予其一也好爲歌詩精麗宏偉至其得意往往亦造於閑澹其大篇短韻又皆各得其體晚歲屏居山田水竹之間專用詩酒自娛以忘其老所與游多一時名勝類皆退讓推伏樂稱道之觀呂侍鄧諸公所題文編可見矣淳熙丙申予自建安歸故里公予之子珍卿特以見示因得三反咏嘆究觀製什之意信乎其如諸公所稱不誣也然予聞公予天資孝友絕人其篤於兄弟之愛至犯患難取禍辱而不悔有古篤行君子所難能者諸公乃徒盛稱其詩而曾不及此予不能識其說也因竊記編之後以示鄉人使知公子之所以自見於世者不但其詩而已蓋於名教庶亦深有補云五月既望邑子朱熹書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
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
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者此數書者凜
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雅陽問
爲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畧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
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
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旣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
遠日忘又已如此可勝嘆哉

右大學一篇經二百有五字傳十章今見於戴氏禮書而簡編散脫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蓋嘗正之熹不自揆竊因其說復

定此本蓋傳之一章釋明明德二章釋新民三章釋止于至善
以上並從程本而增 四章釋本末五章釋致知並今 六章釋誠
 詩云黷彼淇澳以下 意從程 七章釋正心脩身八章釋脩身齊家九章釋齊家治國
本 平天下並從舊本 序次有倫義理通貫似得其真謹第錄如上其先
 賢所正衍文誤字皆有其本文而圖其上旁注所改又與今所
 疑者并見於釋音云新安朱熹謹記

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所嘗言者以明之也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其實一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十二章明道之體用下章庸言庸行夫婦所知所能也孔子之道聖神之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爲用其發如此然其儲之微妙則非知道

者孰能究之凡所以明費而圖之義也第二十章據家語十一
時之言今諸家分爲五六者非足然家語之文語勢未終終承
脫情學之以下
今通補爲一章 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
復推說互相發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 二十一章承上章總言
章言天道二十三章言人道二十四章又言天道之別五章又
言人道二十八二十九章承上章爲下居上而言亦人道三十
章復言天道三十一三十二章承上章小德大德而言亦天道
卒章復言天道下學之始以終入德之方而遂極言其所至其性命
道教費隱誠明之妙以終一 熹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已意分其
篇之冠自人而入于天也

章句如此竊惟是書子程子以爲孔門傳授心法且謂善讀者
得之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是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又聞之學者
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識之以待誦
習而玩心焉新安朱熹謹書

紹興己巳洛人范仲彪炳文避章傑之禍自信安來客崇安予

得從之遊炳文親唐鑑公諸孫嘗娶溫國司馬氏及諫議大夫無恙時爲子壻逮聞文正公事爲多時爲賓客道語臺臺不厭且多藏文正公遺墨嘗示予以潛虛別本則其所闕之文尚多問之云溫公晚著此書未竟而薨故所傳止此蓋嘗以其手藁屬景迂鬼公補之而晁謝不敢也因從炳文借得爲本藏之其後三十餘年所見之本皆然欲訪完書不復可得每以爲恨近得泉州季思侍郎所刻則首尾完具遂無一字之闕始復驚異以爲世界自有完書而疑炳文語或不可信讀至剛行遂釋然曰此贗本也人問何以知之予曰本書所有句皆協韻如易象文象玄首贊測其今有而昔無者行變尚協而解獨不韻此蓋不知也字處末則止字爲韻之例爾此人好作僞書而尚不識其體製固爲可笑然亦幸其如此不然則幾何而不遂至於僞

真也耶聞又考炳文之書命圖之後跋語之前別有凡例三十二
六字九爲命圖之開紐而記占四十二字注六字又足以見占
法之變焉今本顧亦無之故其所附論說徒知以凶吉臧否平
爲所遇之占而不知其所占者之又有所待而然也因亟以書
扣季思此本果家世之舊傳否耶則報曰得之某人耳於是益
知炳文爲不妄嘗欲私記本末以訂其謬而未暇今復得鄉人
張氏印本乃泉本之所自出於是始出舊書授學者使以相參
凡非溫公之舊者悉朱識以別之凡行之全者七補者二十有
六變百八十有八解二百一十有二又補命圖九凡例記占之
闕大小七十有四字而記其所闕於炳文者如此使覽者有以
考焉是時又得溫公易說於炳文盡隨卦六二之半而後亦
闕焉炳文自言其家使人就勝溫公手摹適至而興亡之故所
存止此後數年予乃復得其全書云好事者於北方互市得版
本焉始亦喜其書之獲全今則不能無疑然無以考其果爲真
與僞也時又嘗問炳文或謂陳永記聞非溫公書者信乎炳文
曰是何言也溫公目錄月別爲卷面記行事皆述見聞于筆細
書今可覆視豈他人之所得爲哉特其間善惡雜書無所隱避
使所書之家或諱之而不欲傳耳炳文又云金人入洛時從溫
公家避地至某州遇群盜執以見其渠帥帥問何人應曰司馬
太師家也群盜相顧失色且訊虛實因出書像及敕詰之屬示
之則皆以手加額既而俯仰嘆息謂炳文曰向使朝廷能用汝
家太師之言不使吾屬披猖至此矣凡吾所欲殺掠者蔡京王
黼輩親舊黨與耳汝無憂懼爲也亟傳令軍中無得驚司馬太
師家又揭榜以曉其後曹以故骨肉皆幸無他而國書亦多得

全凡此人亦聞之者因并書之淳熙丙申十一月丁卯朱熹謹
書

書麻衣心易後

麻衣心易項族嘗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
前文字今得黃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不謬也如所謂雷
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陞之類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
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
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
語耳其他此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
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
者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
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爲若是則凡出於

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
邵之間也夫麻衣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然其爲
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爲說亦必有奇絕過人者豈其若是之庸
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質厚沈實與今不同此書所
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僞作不
過四五十一年間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
謂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腳跡下盤旋者而與之辨
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摘其謬妄之實而
拈擊之耳淳熙丁酉冬十一月五日書

跋李少膺說

人有士君子之行乃先王教化德澤薰陶所就非一比長之官
所能致也闢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時事周禮乃成周大備

之法隨時制宜自不能同者前輩蓋嘗論之不當以此而難
彼也以言動行為之重乃藍田呂氏說然以經文推之有所不
通不若只從舊註之爲安求全之毀對不虞之譽而言則亦當
從舊註三代正朔胡氏春秋傳已有此論然鄭康成杜元凱說
亦不可廢蓋三代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春無水爲異則固
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
三事以爲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
直自用夏正者夫于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者書金縢秋
大熟亦是夏時此爲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
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爲不可曉此亦宜
當闕之耳天產地產之說蓋所未曉而李君所論亦未通地上
有水恐不若從程傳之說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
能致疑而尤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因讀李君陸
說書此

雜著卷十二

三

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
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
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
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
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
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
人之所能爲者也然足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
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

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
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各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
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
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
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
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
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于盡壞至於朋友則其
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
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末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
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
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入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
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
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
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
夫強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
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
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
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爲聖人而附于四者之間也誠知是
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
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
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
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雜著卷十二

十四

跋范文正公家書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不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
全安故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只
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與賄自家且
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以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
否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以光祖宗顏寄書來言彼動靜
將息將息不具叔押報十五日 新娘孩兒各安好十叔
房下如何弟兄還漸識好惡否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
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於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
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一以
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
絕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
官者所當知也友人陳君明仲為候官宰得公此帖刻置坐隅
以自觀省而以其墨本見寄嘉蓋三復焉而深贊其言之近指
之遠敢書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淳熙戊戌夏閏
月新安朱熹謹書

書徽州婺源縣中庸集解板本後

此書始刻於南劍之尤溪實為之序其篇目今建陽長沙廣
東西皆有刻本而婺源寧三山張侯又將刻之縣學以惠學者
嘉故縣人膏肓鄉里晚學見聞單淺不過溺心於科舉程試之
習其秀異者又頗馳騁于文字纂組之工而不克專其業於聖
門也是以儒風雖盛而美俗未純父子兄弟之間其不能無愧
於古者多矣今得賢大夫流傳此書以幸教之固熹之所欲聞

而樂贊其成者也是書所記雖本於天道性命之微而其實不
外乎達道達德之繁然者學者誠能相與深究而力行之則先
聖之所以傳與今侯之所以教者且將有以自得之而舊俗之
未純者亦可以一變而至道矣

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

嘉善記先生行實採用黃太史詩序中語若以濂之為字為出
於先生所自製以名應阜之溪者其後累年乃得何君所記然
後知濂溪云者實先生故里之本號而非一時煥合之強名也
欲加是正則其傳已久懼反以異詞致惑故特附何君語於遺
事中以其其實後又得張敬夫所刻先生聖帖後記先生家譜
載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樂樂鄉石塘橋西而春陵胡良輔為教
夫言濂實溪之舊名父老相傳先生晚居應阜因名其溪以示

雜著卷十二

其

不忘其本之意近邵武鄒東官春陵歸為嘉言嘗親訪先生之
舊廬所見聞與何張之記皆合但云其地在州西南十五里許
蓋溪之源委自為上下保而先生居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
田至字之為濂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專嘗
有文辨說甚詳其論制字之所從則嘉蓋嘗為九江林使君黃
中言之與勇說合方將并附其說於書後以證黃序之失而發
源寧三山張侯適將發板焉因書以遺之庶幾有補於諸本之
闕若此書所以發明聖學之傳而學者不可以不讀之意則熹
前論之已詳矣因不復重出云淳熙己亥正月朔旦縣人朱熹
謹書

跋歐陽國瑞母氏錫誥

淳熙己亥春二月熹以卧病鉛山崇壽精舍邑士歐陽國瑞來

見且出其母太儒人錫號訓辭及諸名勝跋語俾章亦題其後
意觀國瑞器識開與陳義甚高其必有進乎古人為已之學而
使國人願稱焉曰幸哉有子如此矣夫豈獨以其得乎外者為
親榮哉因竊不辭而敬書其後如此國瑞勉旃無忽其言之陋
也

跋趙幸母夫人錫誥

熹伏讀壽昌夫人始封訓辭因得遍觀諸賢跋知趙侯之所以
厚於其親者非今世常人之所及矣問於士友之間皆言趙侯
與其昆弟平居奉養所以悅其親者無所不用其至又知其非
出於一時勉慕而為之也嗚呼其亦可謂孝矣夫事親孝故忠
可移於君吾知趙侯異時進而立於朝廷其必有以異乎今世
士大夫之所為者無疑也因亦輒書其後云淳熙己亥四月辛

雜著卷十二

丑新安朱熹書

跋趙侯行實

名善應子
直之父也

孟子喜稱柳下惠之為人以為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鄙夫寡薄
夫敦而世或疑之今得崇道趙侯行實之書而讀之足以信孟
氏之不我欺矣著作君所以觀法其親而顯揚之者深密詳盡
至於如此豈亦侯之身教有以發之也歟抑以是為質而致知
以精之則天性人心固有不可泯之義理以是為始而力行以
終之則由家及國又有不可窮之事業是則嘉惠不肖於著作
君蓋猶不能無憾也之聲也最竊識編末而歸其書趙氏云
熙己亥中夏丁卯新安朱熹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易之為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犧氏之象文上之辭皆

係下益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為
本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
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
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
空寂而不過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
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
能日取其一二卦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
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
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適
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
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
不多也願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蓋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

雜著卷十二

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朱熹謹書

跋蘇文定公直節堂記

右南康軍治直節堂記樂城蘇文定公為郡守徐君師回望聖
作又手書而刻石焉自元豐乙丑距今淳熙己亥凡九十有五
年而新安朱熹承領郡事問堂所在則既無有而杉亦不存求
其記文則又非復故刻而委之他所矣於是歷訪郡之老人竟
無有能言其處者蓋自元豐以至今其間世故亦多變矣然建
炎群盜於今纔五十年舊迹蕪滅未應至此意者斯堂之毀其
在紹聖黨論之時乎撫事興懷慨然永嘆顧郡方貧而民已病
正使堂之故基尚在勢亦不能有以復於其舊獨聽事之西有
堂無額而庭中有老栢焉焚薪之餘生意殆盡而屹立不僵如
志士仁人更歷變故而剛毅獨與凜然不衰者因取直節之號

寓之此堂而楚記石階壁間且欲盡去庭之凡木而雜植杉栢以彷彿前賢之遺意則既非時而意亦以病告歸矣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予之志也夫是歲八月丁亥識

書濂溪先生愛蓮說後

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嘗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為是說以刻焉蓋得竊聞而伏讀之有年矣屬來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冠亂之餘訪其遺跡雖壁記文書一無在者蓋竊懼焉既與博士弟子立祠於學又刻先生象太極圖於石通書遺文於版會先生曾孫亦卿來自九江以此說之墨本為贈乃復寓其名於後圖臨池之館而刻其說置壁間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有以考焉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謹記

跋敘古千文

雜著卷十二

九

右敘古千文故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敘事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統開示正塗則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誦之而問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清江劉孟容出其先朝奉君所書八分小卷莊謹齊一所以傳家之意甚備豈亦有取於斯乎因摹刻實南康郡齋傳諸小學庶幾其有補云淳熙己亥八月戊戌新安朱熹書

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右濂溪先生所為賦篇聞之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耨得之溪上之田間已斷裂然尚可讀也蓋惟此邪雖陋然性歲先生嘗辱臨之乃聞江東道院之東室勝以拙齋而刻焉既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蹈者以病其民云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朱熹謹記

跋曾呂二公寄許吏部詩

奉懷子禮吏部賢友 本中再拜

寒松厭庭院老馬倦維繫然出塵去粗糲朝夕急我友隔江湖尚作一日耳平生學道心擇善有固執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濕百川濯河來砥柱乃中立何時一尊酒更與交舊集

長句奉寄子禮提宮吏部

草堂竹塢閉門中吏部持身有古風老去一麾還作病歸來四壁又成空今朝札翰知仁急舊日詩書卻未窮拭目看君進明德乃兄事業聽天公

先君子之執友吏部許公熹不及見也然而竊聞其學益以脩已治人為一致要之事實而不為空言者今頌二公之詩可見

雜著卷十二

三

當日眾賢注心高仰之意矣至於前輩交游之際所以觀考德業相期於無窮者與夫中興一時人物之盛覽者亦當慨然有感於斯焉淳熙己亥十一月辛巳新安朱熹謹書

跋王樞密贈祁居之詩

王公素剛毅有大節方廷爭和議時視秦檜無如也而能屈體下賢出於誠意如此是可尚已祁公以布衣諸生抗彊相折悍吏卒全窮交非其所養之厚所守之堅何以及此三復此卷為之太息而書其後云淳熙己亥臘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康節誠子孫文

康節先生邵公千書誠子孫語及天道物理二詩得之薌林向氏刻實白鹿洞之書堂以示學者淳熙庚子開基節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居士傳

少讀龜山先生文集固已想見居士之爲人今得鄧生絢所
傳墨本觀之又見了翁道鄉游察院李丞相張侍郎諸前輩稱
述之盛如此不勝慨嘆夫居士之爲人蓋子夏所謂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學者先生猶歎其莫有開導而輔成之者吾儕小人
安本薄德其可不及於學問以矯厲而切磋之邪因敬書其
後既以自警且以視諸同志云淳熙庚子季春壬申新安朱熹
書於南康郡舍之拙齋

跋徐誠叟贈楊伯起詩

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公先生於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歸
仁知言養氣之說時蓋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爲不易之論也
來南康得楊君伯起於衆人中意其淵源之有自也一日出此

雜著卷十二

三

卷示熹三復恍然思復見先生而不可得掩卷太息久之淳熙
庚子四月辛亥新安朱熹書

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右伊川先生與莆田方君元家道輔帖後一帖乃嘉祐二年語
時先生之年纔二十有五爾真蹟今藏道輔曾孫友陵家後百
二十四年後學朱熹得曹建模本刻石于白鹿洞書院

題洛神賦圖

此卷筆意淳古畧似漢石刻中所見草樹人物亦可考見當時
器用車服制度不但爲好事者無益之玩而已朱熹識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爲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
傳熙熙子中夏丁巳新安朱熹觀于南康郡圃之愛蓮堂因識

其後

跋永解圖

熹觀此圖讀洪陸二公跋語爲之隕涕淳熙庚子五月戊午

跋所刻和靖帖

右和靖先生帖得之所君之子真卿淳熙庚子夏五月丙戌刻
之白鹿洞書院新安朱某記

跋所刻包孝肅詩

此包孝肅公布衣時語蔡廷彥得之吳唐卿以語晦翁翁敬書
之俾刻于白鹿洞

跋王太初所題

後十年朱仲晦南賞識此詞後之人當勿毀也

跋太室中峰詩畫

雜著卷十二

三

觀此卷二室諸峰誦陶翁送羊長史詩爲之慨然掩卷太息至
於畫筆精深山勢雄偉不暇論也淳熙庚子中夏七月朱熹仲
晦父書

書語孟要義序後

熹頃年編次此書發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
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
半於建陽陳煥明仲復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
伯見而悅之既以刻于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畧之不同也
屬熹書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就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庚
子冬十有一月己丑朔旦江東道院拙齋記

跋免解張克明啓

行藏勲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窮窳崎嶇增籌壘經丘之慨此若

予心也此公方欲求試南官而輒以自與何哉然予亦濡滯
於此而未得遂其所懷也三復其言爲之太息庚子至前一夕
六老新書

跋獨孤及答楊資處士書

獨孤及爲舒州刺史作口賦法處士楊資以書議之曰富
貴由萬今易以千貧者出百今乃數倍富倍貧倍苦及
答之曰據保簿數百姓并寄寄戶三萬三千而應差科者
唯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蠶而衣耕而食不持
一錢以助王賦每歲三十萬貫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
之家高戶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百貫其次七百六百貫
九等最下兼本丁和庸徭輸四五十貫以此人日困蹙故
今爲口賦法以三萬三千人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稅乃
損有餘補不足之道富人貧人悉令均減倍優倍苦何從
而生

雜著卷十二

三

右見獨孤常州文集及大曆中卒於常州此又在其前可見當
時田制墮壞之實然不能精加考覈以復武德貞觀之舊而遽
爲一切之法以亂經制何耶所謂三十萬貫者蓋并租庸與雜
徭言之而所謂口賦法者則已有兩稅之漸矣

跋洪芻所作靖節祠記

讀洪芻所撰靖節祠記其於君臣大義不可謂情然無所知者
而靖康之禍芻乃縱恣忘君所謂悖逆幾恐有不可言者送學
榜示講堂一日使諸生知學之道非知之艱而行之艱也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惠既爲劉子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

四通爲謝時白鹿洞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之以備學者看讀子
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
時其孫敬放皆爲閩人今子和弟子儼之家尚藏其手抄孟子
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年月日朱熹仲晦父記

跋張巨山帖

近世之爲詞章字畫者爭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求其蕭散
澹然絕塵如張公者始絕無而僅有也劉兄親承指畫妙得其
趣然公晚以事業著故其細者人無得而稱焉敬夫雅以道學
自任而遊戲翰墨乃能爲之題識如此豈亦有資於斯乎

跋陳簡齋帖

簡齋陳公手寫所爲詩一卷以遺寶文劉公劉公嗣子觀文公
愛之屬廣漢張敬夫爲題其籤予嘗借得之欲摹而刻之江東
道院竟以不能得善工而罷問獨展玩不得去手蓋嘆其詞翰
之絕倫又嘆劉公父子與敬夫之不可復見也俯仰太息因書
其末以歸之劉氏云

書張伯和詩詞後

右紫微舍人張伯和父所書其父子詩詞以見屬者讀之使人
杳然有擒滅離冠掃清中原之意淳熙庚子刻置南康軍之武
觀以示文武吏士

跋蘇軾君庠帖

予來南康聞蘇聘君寄居郡西門外暇日訪其遺迹無復存者
永懷高風不勝慨嘆南上人出示此軸三復之餘益深遐想淳
熙辛丑正月二十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題

跋南上人詩

南上人以此卷求余詩夜坐爲此及遠遊秋夜等篇顧念山林俯仰嗚呼爲之慨然南詩清麗有餘格力間服絕無蔬菊氣如云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余深愛之不知世人以爲如何也淳熙辛丑清明後一日時翁書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史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嘉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予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細之病蓋聽者莫不踴躍然動心焉嘉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雜著卷十二

三十五

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後學朱熹張楊卿王沅周願林用中陳祖永許子春王翰余隅陳士直張彥先黃榦敬再拜于濂溪先生書堂下惟先生承天男系道統所以建端垂緒啓佑于我後之人者厥初罔不有斯堂用咸歎慕低回弗忍去熹乃復出所誦說先生太極圖贊其義以曉衆咸曰休哉退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立孫滿設饌光風霽月亭祀真卿吳兼善僧志南與熹敬書以誌

遊密菴記

淳熙辛丑秋七月癸未朱仲晦父劉彥集敬父平父黃德遠方伯休陳彥忠來遊密菴仲晦父之子塾在彥集之子璿平父子姪學雅學文學占學博學表侍向夕冒大雨涉重澗登盤寒亭

觀瀑布壯其明日仲晦父復與彥集平父步自野鶴亭尋澗底得水石佳處三四規築亭以臨之而陳力就深父繼至見之欣然許相其後遂復登雲集會雨小霽日光璀璨尤覺雄麗歸飲清瀾以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分韻賦詩明日復循澗疏理泉石飲罷而還道人宗慧宗歸有約不至

跋顏魯公東里詩

右唐魯郡顏文忠公東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老於君臣之義矣東里在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辭於其側歲時勸相問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地之主人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有慨然於中者請大書刻石上予既去郡請益

雜著卷十二

三十六

堅乃書遺之淳熙辛丑秋七月壬午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張魏公與劉氏帖

張忠獻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又以虛靜誠一求之於天爲本故其與人言亦未嘗不依於此今觀其所與寶學劉公屏山先生共父樞密書帖詩文亦可見矣劉公從公川陝并心國事故公於其兄弟父子之間眷眷如此亦豈苟然者哉先生之子坪有味其言欲廣傳之以悟當世因屬熹書其後

跋鄭景元簡

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爲常事也何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爲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

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見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之因竊著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淳熙辛丑八月乙巳朔丹陽朱熹書

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

右中國呂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寧太守鄭侯書之齋壁以自警者也侯書此時已屬疾間不兩月而終啓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日是足以驗其平生學力果能踐斯言者非一時偶書屋壁而已也夫呂公之行高矣其可師者不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顧豈舍其大而規規於其細如此哉誠以理

雜著卷十二

二十七

無巨細精粗之間大者既立則雖毫髮之間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夫道體之全也侯之其府趙君彥能將披刻真府學以視學者而屬意書其本末熹不得辭也侯名伯熊字景望永嘉人其為此邦號今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者傳之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旦州民宣教郎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謹書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右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錄也昔孔子歿門人唯魯氏為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繼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為多然皆散出不一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

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為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為有益於學者非他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歷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曠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淳熙八年辛丑月

雜著卷十二

二十八

丁丑新安朱熹謹記

跋陳微齋墓誌銘後

秦丞相用陳公為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以其意叵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番陽熹見公考亭私第公為熹言此甚詳今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冬乙亥因觀江公所撰誌銘書此以補其闕時江公薨已七年而微夫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深新安朱熹書公孫坦藏

跋徐騎省所篆項王亭賦後

騎省自言晚乃得請歸法今觀此卷縱橫放逸無毫髮妥媚意態其為老筆公疑淳熙辛丑仲冬乙酉新安朱熹觀注伯時所藏於西安浮石刊中

跋蘭亭叙

觀王願伯袁起展論蘭亭序如尤延之著語猶未免有發金
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囚之歎
耳朱熹

朱文公雜著卷十三

題跋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餓甚予以
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尤探感歎當奉刻諸石以視當世之
君子新安朱熹書

再跋

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得觀
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爲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
常平司之西齋新安朱熹書

第三書節略云別後淫雨不止所遇災傷殊甚京口米斗百
二十文人心已至望矣無望必致動木路米價欲到廣陵
病必煩措置惟南穀來已無望必致動木路米價欲到廣陵
更與正仲議之更一則願老兄與微之中玉商議早開朝廷

雜著卷十三

厚誠備簡照亭中不路裁檢及別贈飛米錢米并因大荒放
稅及虧却課利糴累百萬然於救饑初無絲毫之益者故
之運故也願兄早留意又乞與清司商量今歲上供斛米皆
未宜起發兄自二月間來乞已還留數月起發除觀熟至
六月起米運免煩他路無運賑濟如此開運朝廷必
不訝荷知春之深輒爾微言想加察察不一某惶恐

跋李後主詩後

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隱居
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竟蹈覆轍其爲商監益以
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
人心不正誠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嘉觀汪伯時所藏李後主手寫詩歎息書此潘叔昌訪熹
釣臺因書贈之淳熙辛丑十一月十八日

跋呂伯恭日記

觀呂伯恭病中日記其緒闊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

隨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
移者矣此來不得復見伯恭父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
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忘者其誨我亦諄諄矣三復
流涕敬書其後淳熙壬寅新安朱熹書

題伯恭所林洞公目錄

伯恭病中讀書漏刻不去手既定詩說記古今大事而其餘力
又及此然皆未及終篇而卒讀者恨之此書經楊陳二公培學
不遺餘力而其肺腑之際猶有未盡白者今觀伯恭於書首四
卷乃不加一詞而其幾微毛髮之間皆不得有所遁學者於此
不唯可以究觀前事而極夫治亂之源抑亦可以反求諸心而
審其得失之端矣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
度出此編視予感歎之餘為替其左朱熹仲晦父

雜著卷十三

跋畫卷後

淳熙壬寅上巳朱熹仲晦父觀疑此卷勝名畫詩也

跋尤延之論字法後

尤延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真世係真使人無間言朱
熹仲晦父識

題歐陽公金石錄序真蹟

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今順伯嗜古無厭又
有甚於公之所為而復得公此序真蹟藏之其不偶然矣淳熙
壬寅僕飲會稽西園真蹟書此朱熹仲晦父

題西臺書

西臺書在當時為有法要不可與唐中葉以前筆跡同日而語
也細觀此帖亦未見如延之所云也新安朱熹仲晦父

題荆公帖

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偽作者率能辨之
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
於荆舒為不可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
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朱熹書

題荆公帖

熹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為臨寫本
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之者畧識于此新安朱熹云

題力命帖

力命表舊惟見近世刻本今乃得見貞觀所刻深以自幸然字
小目昏殆不能窺其妙處又愧其見之晚也他日見右方諸公
當請問焉又未知其所見與予果如何耳朱熹仲晦父

雜著卷十三

題樂毅論

新安朱熹觀王順伯所藏樂毅論黃庭經東方贊皆前所未見
撫歎久之

題蘭亭敘

淳熙壬寅上巳飲楔會稽郡治之西園睹王順伯所藏蘭亭敘
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
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
者猶以虞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杜德機耳晦翁

題鍾繇帖

此表歲月予未嘗深收然同疑征南將軍為曹仁也今觀順伯
所論適與意合是時字畫猶有漢隸體知此墓田帖及官本白
時等字為非鍾筆亡疑也朱熹記

題法書

予舊嘗好法書然引筆行墨輒不能有毫髮象似因遂廢今觀此帖益令人不復有餘念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強矣朱熹書

題曹操帖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魯公肥腴帖余以字畫古今誦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予默然亡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福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共父之言云晦翁

書聖

臣熹恭惟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時恭求得此聖也紹聖元符之後事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熹敬書

雜著卷十三

題右軍帖

隨事行藏固謝萬之藥石然右軍未必能踐斯言也豈其自知已審遂超然遠逝而不顧邪三復此紙欲罷不能後之君子當有識此意者朱熹仲晦父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路君斷橋擊賊手斬凶渠其功甚偉而賞不醇識者恨之然君材氣過人臨事不苟決非終不遇者觀此詩卷固多奇語而余於茲書沈公之言爲有感也路君勉旃而已淳熙壬寅九月丙申朱熹題

跋喻諸石所書相鶴經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石本意頗愛之今觀諸石喻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爲法縛矣淳熙壬寅臘月庚申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爲夏侯之論今觀玉山汪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志之士當復有廢書而泣者矣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朱熹書

跋汪季路所藏其外祖諸石喻公所書文中子言行卷後

王泉喻公手書王文中子言行以授其外孫其可謂不言之教矣後學朱熹敬觀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

跋郭忠恕說文字源

楊文公蘇文忠公皆言郭忠恕先尸解而逝今觀此卷非斯人之仙而誰仙耶淳熙癸卯晦翁

雜著卷十三

跋朱喻二公法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於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黃米而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爲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爲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爲如何也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歐陽文忠公集古所錄蓋千卷也頃嘗見其曾孫當世家尚二百本但跋尾及一二名公題字其石刻謂離亂之後逸之爾今觀此四紙自趙德父來則在崇寧間已散落也不然豈其繁耶以校文集所載多訛舛脫畧是當爲正而楊君集碑文集則無惟中字作仲崇建武之元作孝武恐

却乃筆誤也然德父平生自編金石錄亦二千卷又倍於文忠公今復安在公所謂君子之垂不朽不託於事物而傳者真知言哉三復嘆息淳熙九年重五日穎川韓元吉

集古跋尾以其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誦文饒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貶謫尤緊切足爲世戒且其文勢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爲正云十一年四月既望朱熹記

華山碑仲宗字洪丞相隸釋辨之乃石刻本之假借用字非歐公筆誤也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雜著卷十三

六

鄭司業金華被召入詩慈祥溫厚之氣藹然發於筆墨畦徑之外其門人應君仁仲刻石墓本見寄三復詠歎如見其人爲之

頌涕淳熙乙巳正月庚戌朱熹仲晦父書

始予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將邑州事常恨不得將君爲人之

詳一日有新依縣將令者過門枉顧出張安國所述其先墓文

則邑州公也予驚喜疾讀數過不能去手又觀劉文潛跋語則

又知君之遺愛在人久而不衰也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惟其

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

以陸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爲不少矣如君之材晚雖小試

然其志業豈遽盡於其所已試者而已耶是可哀已文潛所論

聲病經緯遺賢之弊尤與人意合章卿稱攸縣嘗論嶺西鹽法

因得扣焉又喜邑州家法之未泯

熙乙巳二月庚辰新安朱熹

跋鄭威愍遺事

鄭威愍公擢觀察守孤城以抗暴起方張之寇鄰援既絕遂以身殉予讀褒贈詔書及其家刻墓銘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人心之秉筭策名委質以事人者其謂之宜熟矣而吾觀於前日中原之禍一時士大夫出身殉國死其官守如鄭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素明取舍之極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哉嗚呼如鄭公者可謂得其本心而無愧於臣人之義矣是固有國家者所宜殷勤褒錄以爲臣子之勸使其有所鄉慕感激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獨以私於鄭氏之子孫而已也因竊敬識其後以告觀者云淳熙乙巳三月甲申朔新安朱熹書

跋米元章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輝映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跋周元翁帖

法楊者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正云農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謹藏之與僧乃已民安得不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遺其徒出勾曰吾不忍助民蠹也權貴及有所求一毫不予而凶年作糜粥以活人餓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漢公併書之可乎

明州大梅老法楊者故龍圖閣學士鄭公向之曾孫也藏周元
翁帖與其先世手書一軸嘗屬山陰陸務觀求予跋尾未及還
而下世務觀乃以書致之且言楊既死此軸無所付寫畢願為
送濂溪書堂藏之元翁詞翰之美前輩已多稱之無所俟於予
言者獨味其言知老先生之學之傳乃專在於程氏此可歎也
楊公雖不及識然如務觀所稱則其故家遺俗猶可想見豈亦
自得其失身於此而不能有以自還也耶此又重可歎也務觀
賦筆札精妙意寄高遠楊公所賴以不朽蓋有在於是者因
到以附卷中而識其後云淳熙乙巳孟夏既望雲臺隱吏朱熹
仲晦父書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為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

雜著卷十三

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為講明聖賢之訓以
為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為通經然後乃求踐言
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菴先生胡公所為作論
語解序欽莊三復如奉旨敢竊推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
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
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敬書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蜀人李君承之見過山間示詩一編詞源粹放而句律謹嚴讀
之令人奮發不厭聞出澹菴先生胡公和章一卷皆其手筆又
知君詩之勝已為名流知重如此也因復自念頃歲嘗得一見
先生於臨安其後遂叨薦寵而不知所以得之或者以為先生
嘗見其詩而喜之也顧今衰落庶許不酬而李君辯博縱橫究

知西南利病益不但深於詩者亦復流落艱難疲於道路豈先
生所許以為可與言詩者例如此耶慨念先生不可復見因太
息為書其後云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書

跋朱君忠嘉集

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
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為名言然以予論之父子
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
為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
讀東海朱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讎履鋒鏑蹈危難濟
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以逃左衽之禍則窮困極矣
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
強為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

雜著卷十三

九

為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辨而自明矣抑觀諸人
所記宋君本末猶可以想見其魁奇磊落之氣至於挂劍之章
語尤悲壯則每讀之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先是天子錄君之遺
忠官其子南強而南強今為南劍之沙縣治甚有聲其亦忍有
以不墜其先人忠義之教乎哉淳熙乙巳七月庚戌新安朱熹
書

跋范文正公送賈君詩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潮東王謝江山久蕭索子
真今為起津風

右范文正公詩也鄭尉聽無壁記賈君不知何許人及居官歲
月然為范公所與如此必非常流矣而卒泯滅不少驗見於世
何哉新安滕璘德粹嗣守其官以是詩為不可無傳也礪石治

合請書而刻之淳熙乙巳八月壬戌同郡朱熹書而記其後云

跋漢上翁集

須江嚴伯奮來訪出其先君子漢上翁遺文三巨編後有當世諸賢題識甚詳焉於翁為同年生前此未獲相識今讀其文汪洋放肆究極事情而無艱難辛苦之態至於四六五七言則尤足延之題品發明又已曲盡其妙其夢中一詩置之張司業楊少尹集中殆無以辨信亦近肆之作也伯奮求序適予大病眩瞢不能致思為題其後如此而歸之淳熙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新安朱熹書

跋潘顯甫字序

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胸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晬數人晦於身神明內腴余受其旨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讀顯川公所為潘氏子顯甫字說獨獨重有感焉為之大息而識其後顯甫視之而能以予為戒則於父師之訓其庶幾矣是歲冬十月壬子新安朱熹書

跋謝良齋所作靜齋銘

良齋受學長陽中晦先生之門得其宗旨訓誘後學孜孜不倦其論末仁功夫如此所以期於子山者遠矣子山蓋亦有以用其一日之方使斯銘者不為虛語乎哉卷中又有同年趙彥德題字覽之如見其人益深存沒之感淳熙乙巳十月甲寅

題顧侯射記後

顧侯以珠科自奮射藝精絕予久聞之未得一寓目而侯以秩滿去矣一日來山間出此記讀之想見一時星飛的破起坐

韓之樂尤恨不得為坐上客也慨冠雖衰故驅未復侯其勉旃有以副聖主教訓作成之意云淳熙丙午七月七日雲臺外史朱熹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無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衍尊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間獨深為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熹不及從公遊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視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再跋麻衣易說後

予既為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健使其婿自掖而前坐語未久即及麻衣易說其言暗澹殊無倫次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前語雖益疑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扣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用差矣予問所差謂何則曰坎兌皆水面卦畫不同若煮藥者不察而誤用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因

不復問而見其几間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
象宛然麻衣易也其間雜論細事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爲附
託以欺人者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十五年以來人者卽是
此老既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爲而一書四人之文
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信所疑之不妥然是時戴病
已昏不久卽死遂不復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
陋瑣碎穿穴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爲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
敬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復爲吏然
不爲他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
耶時當塗守李志翁侍郎雅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
以書來曰卽如君言斯人而能爲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爲津
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

雜著卷十三

士

不知竟以予言爲如何也淳熙丁未初夏四日病中間閱舊書
念壽翁敬夫伯恭皆不可復見因并記此曲折以附其後使覽
者知予之論所以不同於二君子者非苟然也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元豐間西南夷與疆吏不相得怒且生事時眉山任公倅字師
中守瀘州曰我曲彼直不可與校務一以恩信撫柔之已聽命
矣而部使者或壞其約以邀功公爭之不得其後師出果屢敗
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誅使者懼并及則反誣公以幸免事下有
司雖治未竟而公沒其子三訴於朝卒不得伸然任氏自此世
有聞人而訥庵公遂以剛直不撓進爲於世今其家藏兩蘇公
文記詩稿甚衆恭詩猶真蹟而於瀘事尤反覆致意訥庵之
曾孫希夷將刻石以視予孫而屬序之予惟任公當日之意

知其事理之當然而不得不然耳非以今名之可慕後福之可
遂而爲之也而以今觀之其效乃如此豈易所謂不耕獲不菑
畲而利有攸往者耶因記其事如此後之君子有以考焉淳熙
丁未七月己酉新安朱熹書

跋蘇南大溪堂集

婺源爲縣窮僻十八重山復嶺間而百十年來與村間山如輪
林汪公及我失君子太史公皆以學問文章顯重於世至戶檢
滕公雖稍後出然其才志傑然遠過流輩譬如汗血之駒墮地
千里方將服鞮鞢鳴和鸞範其馳驅以迫二公之逸駕則不幸
而短命死矣平生遺文在者不能什一故侍郎呂公仁父嘗爲
之序云然多一時應用之作未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以
滕公之才之傑使得永年益求師友於四方以充其志則其所
就豈止此而已哉淳熙丁未其兄孫謐訪予崇安出其集與此
傳示予因太息而書其後傳言公嘗爲書萬言論和戰守利害
其言甚偉今亦不見集中甚可惜也李文此傳筆力奔放而法
度謹嚴讀者可以想見當時朋友切磋之盛云九月丙辰里人
朱熹書

周子通書後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淳頤字茂叔自少
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
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驟見然
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
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編本號易通與太極圖
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

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蓋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益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從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天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跋馮君家藏唐詩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成都以王鐸鄭畋爲宰相協力討賊鐸以都統檄召諸道之兵人西幾屯藍屋而賊勢遂衰卒逐巢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中和二年十一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卽西畿其曰吏部行在之印者卽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卽王鐸而新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則爲鄭公不疑而其官柄二史通鑑亦不異也但通鑑載諸道師屯所處甚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而不得列序耶抑且以將卑師少而畧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赴國難馮君又能爲之領率人徒崎嶇萬里以投命於君親

其功雖不大顯然其於忠則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中出以示予且言君之後散居劍邵之間爲三大族子孫甚衆衣冠不絕予以此爲此豈忠勞之報耶允中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爲記其本末云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跋程董二生學則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群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昔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爲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雜著卷十三

五

書伊川先生帖後

故端殿上僊汪公鎮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溥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真僞燕時爲公言楊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爲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謄言不足爲病且尋經通貫之云又真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兩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二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

形公筆札之閒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近原能及是耶謝君
各見張思叔所記師說而崇觀間久官太學未知果能尊所聞
否其家尚藏此帖今制幕趙崇憲摹刻以示蜀人遠寄墨本因
記前說輒爲附識其後使覽者有以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
而不但爲文字之空言以譁世取寵而已也淳熙戊申春二
乙卯諱一本

題六極西銘解後

始予作六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
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
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
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雜著卷十三

六

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蘇公發明其
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今趙君希能得此帖而珍
藏之則亦有意於此矣尚其勉旃無爲徒玩其華藻而已淳熙
戊申夏五月既望新安朱熹敬書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易者論岐陽獵鼓引歐陽虞褚並稱
墨妙爲據三君體法爲世楷式賞好爲物軒輊在當時已爾
今其故蹟僅存隋珠和璧不足珍其珍也予避地來南一日
料檢行度得歧鼓及孔廟醴泉化度孟師州諸碑流徙之
餘偶無散落爲之驚喜過望書其事以示子孫建炎己酉夏
五月五日繼人李處權巽伯

余年十八九時邂逅李卿於衛守張紫微坐上二公皆一時名

勝揮麈論文意象超逸令人傾竦今觀此卷恍然若將復見其
人而追數歲月忽已四十寒暑矣不惟前輩零落殆盡而及見
之者亦無幾人可爲太息淳熙戊申五月既望朱熹仲晦父書

書楊龜山帖後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閒
豈有所嫌疑異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
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
之所宜取法也淳熙戊申六月十六日新安朱熹書

跋楊遵道遺文

先君子嘗讀楊公遵道之墓記其論說梗槩皆極精詣且言其
平生爲文數百篇存者什一二耳熹每伏讀家集至此未嘗不
掩卷太息恨其遺文之散逸而其幸存者亦不得而見之也

雜著卷十三

七

乃得此編於將樂鄧絢而絢得之公孫璿者急披疾讀驚喜幸
甚然其文不過五六篇而墓識所書論莊周語不復見則視作
識時所失亡又已多矣遂讀至上伊川先生論易第二書則喟
然曰是所謂發微詣極水經的破者耶至於陳李異同之辨則
恨未有以見其取舍之決惜乎不得其全書而考之也獨憾經
疏附母而始遷遠祖考先而雜用異教雖云代作恐亦非公所
宜爲者雖其歲月久遠次輯之際容或有亂真者歟敬書其後
如此以告觀者使不唯於楊公之學有以考焉又於吾先君子
之作有以信其非世俗譚藝之文也識言後若干年始克堊公
某處瑤爲鄧言公先已堊將樂縣垂惠鄉珠林山作識時蓋將
改堊故其言如此然竟不果且欲屬寫更定其字熹謝不敢因
并記之以見其實云淳熙戊申八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了翁黃沈後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授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其克已尊賢虛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墨蹟今藏所贈兄孫宗正之子筠家而建業桂林延平皆有石本顧字畫不能無小失真衡沙縣乃爲版刻尤不足以傳遠今縣丞黃東始復就摹墨蹟繕石刻之縣學祠堂以爲此邑之人百世之下猶當復有聞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至於心畫之妙刊勒尤精其凜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爲激賞立懦之助而桂林本有張敬夫題字以爲於公之意有發明者因并刻之淳熙戊申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敬爲書其左方

記參政錢公陸辭奏養後

大參錢公平生不喜言用兵晚年去國論事者乃言其陸辭之日請大舉恢復之師以迎合上意聞者莫不恠之予曩從公遊甚久蓋嘗與公反覆論此雖兩有所持然竟不能以相屈也至是竊獨意公不宜有此公薨後數年過其故里從公二子得其本讀之乃極論不可輕舉之意蓋猶其平生之素論也痛公見誣之甚爲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尚恨匆匆不暇借其手藁以觀而亦未敢以示人也近者乃聞璽上知公無罪特詔有司還其職秩聖度如天固非賤臣淺識所能窺測然向使其真有纖芥如言者之所謂則亦豈復有是也哉此可以驗公家書之不誣因稍出之而記其本末如此淳熙己酉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記

跋通鑑韻語

少隨先生程公以書見抵盛稱臨川資君齊賢爲學之不苟也

既而齊賢亦殫其所著書六十卷以示余余病衰目自不能徧讀齊賢又親爲指畫乃得窺其大畧然猶恨未能有以究其蘊也嗚呼是亦勤矣因語齊賢韻語雖工而諸圖川力之深尤不可及雖無通鑑亦可孤行今乃託於韻語而謂節本真出溫公之手何耶齊賢又出良齊先生諸公跋語俾嗣書之余惟諸公皆當代儒先其言自足取信區區鄙語何足爲助顧嘗竊爲齊賢深言古人爲已之意而齊賢未能無聽榮也其以是復于諸老先生而益廣求之則庶乎有得於身而是書之中一字一義亦無不光焰矣淳熙己酉三月癸卯清明寓高隱史朱熹書

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

龜山之見二先生在元豐之初此書作於其前固不足怪脈語則出於其後而有非所宜言者矣豈其後人有惜是書而不忍棄者託爲是語以重之歟噫是書即傳而其爲龜山之累也甚矣向見沈公雅說有此書初不敢信淳熙己酉夏將樂邵絢爲寫寄來因得記其所疑于後且細讀脈語中用字下語多不中律令與龜山他文不類其僞妄不疑但不知何人所作耳七月三日熹書

跋程宰登瀛閣記

建陽大夫程侯示予以馬公子才所記其家登瀛閣之文以今觀之其言亦畧驗矣程侯爲政寬易愛人意者前人爲善之報未止於此也然予聞之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報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爲善爲當然而天人之間應若影響者自不容已也程侯爲書其後因輒附見此意云淳熙己酉十月四日新安朱熹書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書陽方德顯早以文行知名一時諸公長者皆折轡行與交紹興初嘗召劉極論講和不便雖不合以去而名聞益高張忠獻折大參曾侍郎張給事呂舍人皆深知之仕竟不遵以卒其子士龍藏諸公所與往還書帖甚富嘗出以見不意謂此不唯足以見德順之為人而中興人物之盛謀慮之偉於此亦可概見因爲撫卷三歎而敬書其後

跋先吏部留題延福院詩

先君吏部三詩以宣和辛丑留題政和延福院摩至今紹熙庚戌適七十年矣孤意求自崇安裝回其下流涕仰觀慮其益久而或圯也里人謝君東卿陳君克諤爲模刻以傳永久意因竊記其後云二月二十日敬書

雜著卷十三

跋施良翰軍政策

施君良翰示予以軍政策一編其言當世利病之實本未備見皆可施行屬予方有行役之勞未遑盡讀然當會意處未嘗不三復而屢嘆也至所謂恩不歸於有功而歸於倖門則才否雖當已自不厭公論者又獨深有感焉因竊識其語於良齋智甫書卷之後紹熙收元三月二十一日新安朱熹書

再跋政公陸辭奏藁

始予得政公陸辭奏藁而記其本末以解聽者之惑然猶以未及見其真筆爲恨者非予有所疑於公之言蓋慮世之不能無疑於予言也今年復過莆中公之二子及其孫堪復以此軸見示塗乙點定手筆粲然而其指意亦重詳密又與江西泰制實相表裏於此足以見公平生之言未嘗少變而彼誣人者真可

以界豺虎而猶懼其不之食也歐陽子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天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所以不屑流俗一時之毀譽而唯欲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既感其事因復書前說之後以著吾言之不妄庶幾秉南董之筆者猶有考云紹熙庚戌四月十三日書於僊遊長嶺廐置

跋閻丘生陰符經說

括蒼閻丘君之官臨賀迂道千里過予於堽水之上示予以所釋陰符之篇觀其意奇高遠而文義精密出入乎異端之說而能折衷以義理之正至論當世之爲道術者則其所是非取舍又皆不失其當蓋今之學子能若是者少矣然予憂其知之過高氣之太銳而無以道乎中庸之實或將反以喪失其所以爲心者而不自知也於其告別書以遺之紹熙庚戌五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書

雜著卷十三

王

跋黃山谷詩

杜子美詩小序有言虎窟突藥人藩籬者變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藥藩之語今此頌又用蹢躅字按蹢躅見靈光殿賦自爲蚪龍動貌元無觸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此卷詞筆精麗而措意所屬未免如李太白所以見識於王荆公者覽者亦可以發深省矣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伊川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於方公父子兄弟之間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已熹舊嘗得前數帖刻之廬山曰鹿洞公之曾孫長泰主簿壬又并其所藏數帖模刻於家問

以視其求其後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非惠之所敢知然觀於楚辭耕田之語可以決內外取舍之輕重察於賈誼還珠之論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既以自厲又書卷尾以屬方君使其族之父兄兄弟相勉焉紹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

再書跋不給事奏劄後

因觀舊題歎前脩之益遠悼吾年之不留復記其後云見前此重出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

世傳孔安國同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

維著卷十三

三

刑文侯之命賈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秦誓上秦誓中秦誓下武成旅葵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同命分佚生書中四篇爲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爲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爲紀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以是皆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序

諸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沉潛反復乎其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詩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見也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

維著卷十三

三

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焉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僞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斐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小經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見者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

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
所遺脫華斐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
補也爲之別見于篇後云紹熙元年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
熹謹書

春秋

竊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毋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
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
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
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爲有感也近
刻易詩書於郡第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拙詩書之序
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銅於後世諸儒
之說顧三體體人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

雜著卷十三

五

其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霸之
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之後
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
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呂氏之法而爲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
吾之志也哉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楚辭協韻後

始予得黃叔夏父所定楚辭協韻而愛之以奇偉守傳景仁景
仁爲刻板置公柁未幾子來代景仁景仁爲予言大昭昭應同
顧此謂適當爲適似矣然嘗讀王岐公集銘詩中用遠字正入
昭韻則大昭之遠自不當然又疑其或反是承襲此篇之誤
因考漢書敘傳則有符與昭韻者高惠功區與驕韻者而南齊
乃知大招本文誠不爲誤而岐公用韻其考之亦詳也予按諸

書信如景仁之言蓋字之從處聲者皆屬平讀音皆爲韻然
則大招之遠當自強而爲喬乃得其讀於是卽其板本復刊正
之使覽者無疑焉景仁說尚有欲商訂者會其去亟不果他日
當并扣之附刻書後也紹熙庚戌十月壬午新安朱熹書

再跋楚辭協韻

楚辭叶韻九章所謂將寓未詳者當時黃君益用古杭本及晁
氏本讀之故於此不得其說而闕焉近見開早道士甘家叔說
寓乃當字之誤因亟考之則黃長唐洪慶哲本果皆作當黃注
云宋本作寓洪注云當值也以文義音韻言之二家之本爲是
杭本未校舛誤最多宜不足恃獨晁氏自謂深於騷者顧亦因
襲其誤而不能有所是正若此類者尚多有之然則其所用力
不過更易序引增廣篇帙以飾其外而於是書之實初未嘗有

雜著卷十三

五

所發明也近世之言刪述者例如此下但晁氏而已予於此編
實肯助其吟誦今乃白愧其眩於名實而考之不詳也因復書
其後以曉觀者云

題屈原天問後

此書多不可曉處不可強通亦有顯然謬誤而讀者不覺又從
而妄爲之說者如啓棘實商九辨九歌王逸則訓棘爲陳訓實
爲列謂商爲五音之商固已穿鑿而洪興祖又以爲急相特契
以賓客之禮而作是樂九爲迂遠今詳此乃字以篆文相似而
誤讀當作稊商當作天言啓稊上賓于天而得此二樂以歸耳
如列子史記所載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等事爾若山海經云
夏后上三箴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則是當時此書別本實字
亦誤作嬭故或者因以爲說雖實惟妄不足爲據然商字猶作

天字則可驗矣柳子厚寶錄之云乃為山海經所誤而或者又誤解之三篇之可勝歎哉

寄疑山海經與此書相出入處皆是並錄此書而作今說者反謂此書為出於彼而引彼為說誤矣若淮南子則明見此書之訓傳亡疑然亦未必有所傳聞只是傳會說合耳

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

觀亡友劉君子澄手墨為之開涕其言當看切已文字分別義利之間所以期吾魯叔者為不淺矣魯叔尚勉旃哉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臨漳郡齋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

跋黃山谷帖

此朱希真書也韓子蒼之誤可耳何斯舉親見前輩亦誤何耶然希真書自不凡老筆尤放逸此雖其少作蓋亦可藏也晦翁

雜著卷十三

三

跋蔡端明帖

蔡公節舉論議政事文學皆有以過人者不獨其書之可傳也南來多見其蹟每深敬歎朱熹題

跋曾文昭公與朱給事帖

曾讀徵錄見曾公兄弟往還書每深慨嘆今觀文昭此帖乃知朱公從吏之力益以喟然觀後來事變蓋有所謂天實為之者諸公區區其間乃欲以一葦障江河卒以至於流離羸斥而不悔可悲也哉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丹陽朱熹書

書曾帖程弟跋後

建中紀號調停兩黨曾丞相之策其後元祐諸人頗攻其短故國論遂中變非予宣本謀也但蘇猶同器決無久遠芬蘭之

理觀程弟所論有未究者故復書此云

跋東坡牛賦

蘇公此紙但足臨本紹熙庚戌晦翁審定

跋王端明奏藁

王公四疏首末一意丁寧懇惻無不以忠邪之判為言其所以輔成元祐之治而壽國家元氣之脉者人到于今賴之厥功茂矣僊燈朱魯叔游宦衡陽得此遺墨於其家而寶藏之出以示嘉為之三復太息而不能已時紹熙改元十一月十一日也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

雜著卷十三

二十七

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為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正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跋蔡端明獻壽儀

蔡忠惠公書蹟遍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於其

求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爲孝捧玩推咽不能仰視遂請其真摹而刻之以觀世之爲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書之精而已然矣偶得舊工且屬諸生黃幹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爲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紹熙庚戌臘月既望丹陽朱熹書于漳浦郡齋

跋李忠州家諸帖

邠人李君機伯仲視予以其家藏群公碑志書帖知忠州使君之節槩才畧絕人如此而年未及老乃能一旦飄然謝事而歸其識遠而慮深矣劉忠定公題其碑陰至以儕於歐范二公之列豈徒取夫一節之高而已哉其子晉江大夫又以文字追述一時名勝之間盛見稱許雖不幸未究其實以死然視世之苟賤貪鄙而泯沒於無聞者則有間矣讀之三歎欲刻之石以視邠人而迫去不果乃書其後而歸之恕齋之說唯鄒忠公爲詳實然其卒章亦不能無可疑者習俗之溺人如此吁可畏哉黃太史所論讀書貴精者切中學者之病惜其手帖之不存也新安朱熹書

跋高彥先家諸帖

嘉猶乃見紹興中年姦凶擅朝忠賢奔播時事而知漳浦高公之爲烈也老矣南來乃獲拜其祠象於學宮窺其逸藁於家集而讀其詞子之爲人又益得其本末之詳甚可歎也季士又以此軸見視如李晉二詞諸公皆先人所從游當日相隨去國者三歲其言益以激歎乃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四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葉氏墓堂詩

雲巖處士葉君仲微以清德馴行聞於鄉余不及見矣晚與其子德符爲寮於漳一日出示諸君所賦墓堂詩然後益知仲微爲父之慈而又知得符爲子之孝也同官多賢者莫不高仰其事而樂爲之詩余獨以私故重有感焉而悲不能言也乃書其後以寄余意時德符亦老且倦游矣而於公家事無所苟其貌雖瘠而詩甚殷余心竊敬愛之而不能薦察德符無不足之色余以是益愧其人云紹熙二年重五日月陽朱熹仲晦父書于晉江洛陽下生院

跋滕戶曹守台州事實

始予以事至台州州人士君子爲予道滕公城守時事甚悉予心竊獨壯之而不及訪其文字數年之間時往日來于中不忘也今從公孫仲宜仲宜得此編而讀之乃知公平生大節類皆卓犖奇偉如此非獨守台一事爲可稱也但守台事有陳師恭之記守南都事有程千秋之記故其謀畫之奇節制之密皆焯焯在人耳目至其守蔡陳鄂功亦不細而莫有能言其事者千秋又記其說大元帥鄧鄂西北之兵以迎二聖傲東南之衆以討邦昌皆切事機適形便而建炎初元所論五事與賀公所狀因論事而送吏部爭建都而遭讒毀則意必亦有卓絕切至之論而世莫得而語其詳焉然行狀又言公有奏議十餘卷與政府書三十篇則是數說者必已具於其間矣夫已不用於當時若又不傳於後世則是遂將泯沒於無聞豈不可惜也哉今太史氏方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以著中興君臣一時之盛是必既有任其責者二君其求諸家書以附此錄而往獻焉則九原有

知其亦足以少慰也夫紹熙二年秋九月壬子鴻慶外史朱熹

題跋

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修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緩急之序而用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孰禦紹熙辛亥九月癸酉新安朱熹敬書

跋景呂堂詩

勝德章寄此冊來求景呂堂詩余謂後學宗慕前輩而表其遺跡固為美事然然而識之求其所以至於彼者而勉焉可也何以詩為哉至於傳之遠久使人不忘則德粹之記諸公之詩已以重復矣亦無待於余言也乃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十月戊寅朱熹仲晦父題

雜著卷十三

三

朱文公雜著卷十四

題跋

跋朱奉使奏狀

右叔祖奉使正閣公還自金邦乞表朱昭等死節事狀也叔祖字少章少從景迂晁公先生學建炎初以諸生應募奉使朔廷守節不屈被留雲中積十六年紹興癸亥和約定乃得歸召對便殿公言敵情詭詐和不可恃宜有以待之又言敵勢雖強而無道義以固其國衰亂有萌幾不可失願益修德振兵以俟其變秦丞相已不樂及上此奏檜益怒遂寢其事不報而公亦旋卒昭等忠義之節遂不復有言者熹每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歔歔流涕也今觀歷陽樊君所纂中興忠義錄至纖悉矣然亦無昭等名乃錄此狀以寄和州史君敷文張公請刻而附於其後庶幾此數人者得託以不朽又記頃見會稽有衛士唐某祠問其故曰敵陷會稽車駕倉猝東幸而某以病不及從帥守李鄴亟以城降一日酋酋與鄴並轡行城中某憤怒甚則懷磚石從道旁狙擊之不中因被執將殺之馬不絕口而終越人義而祠之事聞詔賜廟額曰有宋故給事中吳公希曾刻石以記其事今此錄亦不見恐可并求其記而附刻之也紹熙辛亥十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雜著卷十四

跋趙直閣忠節錄

直閣趙公忠義之節為詔所褒著在信史不可泯沒而考其平生所立始終巨細未嘗一念不在國家又足以見見危致命之誠非出於一時事勢之偶然也其孫彥輔力學有志又將有以大其門者間以書來視于此錄病中讀之慨然起坐為之三嘆

不詰目已因書其後以見區區慕仰之私云紹熙三年二月
壬辰新安朱熹書

跋趙朝奉行實

詩曰秉心塞淵騁馳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強之業者非
必權竊計數之爲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也今觀此編則趙
侯之行詩人之言豈不兩相發哉侯之子孫既能修文學以致
爵位又能得當代名勝之文字以顯其親而垂無窮是亦可謂
賢矣予是以識之紹熙壬子春二月壬寅朱熹書

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臣前日伏奉聖旨令進鄴侯遺事今繕寫已具竊以宇文黑
嶽之中材遇傾側撥擢之時而輔之以區區之蘇綽乃能制
法如此陛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有百年無事之中國欲追

雜著卷十四

堯舜三代其勢不難豈宜每事尚或依違牽制流俗不能一
有所立以爲天下長計而令任策之臣更以蘇綽爲愧也蓋
創業垂統其施有漸伏惟成算已在聖心臣雖甚愚誠願自
竭庶憑末光不以投老餘年爲竊位之臣而已所有鄴侯遺
事謹隨此上進取進止

集本宇文黑嶽之中材下云遇傾側窮困之時而輔以區
區之蘇綽然其爲法尚有可取伏惟陛下天縱上智卓然
之材全有百年無事萬里之中國欲創業垂統追堯舜三
代在明道制衆運之而已如李泌所稱豈足道哉願求各
問以考古今得失之數則此書亦或可備省覽

熙寧奏對目錄云熙寧二年閏十一月十九日上曰侯叔
有言義勇上荷文字必是兄制置司商量來余曰此事

爲恐須待年歲間議之賜叔曰今募兵未消又養上養義勇
則調度尤不易余因爲上言募兵之害終不可經久食以爲
如此余曰今養兵雖多及用則患少以民與兵爲兩故也又
五代禍亂之虞終未能去以此等皆本無賴姦猾之人故也
上因問府兵之制曰向處言府兵最備余曰李鄴侯傳言之
詳備上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否余曰今上番供役則以
衣糧給之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未有租庸調法亦
可爲也但義勇不須刺手背刺手背何補於制御之實今既
以良民爲之當以禮義獎養刺手背但使其不樂而實無補
也又擇其鄉閭豪傑爲之將校量加獎拔則人自悅服今募
兵爲宿衛乃有積官至刺史防國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況
不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樂爲之陛下審擇近臣使皆有

雜著卷十四

政事之材則他時可令分將此等軍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
尚可爲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可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
社稷之大計也上良以爲然

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每訪其蹟晚得此藁以校集本小有不
同意此爲未定也熹常恨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泰蘇綽
事何所預而獨愛其紙尾三行語氣凌厲筆勢低昂尚有以見
其跨越古今幹旋宇宙之意疑此非小故也後讀熙寧奏對日
錄乃得其說如此甚矣神宗之有志而公之得君也然其後募
兵之費竟不能損而保甲之慢過天下則所謂定計數於前必
事功於後者果何如哉因抄目錄家傳本語以附于後覽者有
考焉熙寧壬子春二月十九日新安朱熹

跋方季中所校韓文

余自少喜讀文常病世無善本每欲精校一通以廣流布而未暇也今觀方季中此本營正精審辨訂詳博其用力勤矣但舉正之篇所立四例頗有自相矛盾者又不盡著諸本同異爲未盡善蓋此等書前人爲之已有成例若大書本文於上而用顏監漢書法悉注衆本之同異於其下曰考其是非以見定從今本之意則讀者有以曉然知衆本之得失而益信吾書之取舍不誣矣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尚存他本別字不遂泯沒以待後之君子尤久遠之慮也又季中所謂謝本則紹興甲戌乙亥之間予官溫陵謝公弟如晦之子景英爲船司屬官嘗於其几間見之蓋用天台印本剪裂粘綴依陳後山本別爲次序而卷首款以建炎奉使之印因讀其送陳秀才序一篇則何不信之有句內輒用丹筆刪去不字初甚駭之再

雜著卷十四

四

加尋繹乃知必去此字然後一篇首尾始復貫通蓋傳襲之誤久矣讀者雖亦微覺其疎而未暇深究也常竊識之以驗他本皆不其然此本雖精亦復不見豈季中讀時使文縱口尚不免小有遺脫將所見者非其真本先傳校者已失此字也耶紹熙壬子孟夏病中偶記其後

跋趙中丞行實

元祐中丞趙公之元孫舉示予此書一篇趙公之孝謹惇篤雖古人猶難之三復其書令人起敬不勝霜露風木之悲也嘗竊笑謂趙氏家法甚似漢萬石君而其講學制事務孝爲忠之美則石氏不及遠矣因輒私記其語於其後尚恨所謂奏議二十九篇未得盡見而行實之記無始終履歷歲月次第故於其他有不得而論也紹熙壬子秋九月八日新安朱熹題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同安徐君來叔取孟子語曹交之言名其堂曰歸師某官數君尹成既記之矣來叔復以示予曰願得一言以發明之予謂孟子之言正爲不知反求諸身而專務求師於外者設耳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來叔其以予言思之庶乎其不虛爲此名也紹熙壬子十月會慶節日新安朱熹書

跋尹和靜帖

河南尹君來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靜先生遺像及手書歐陽文忠公所作三志仰瞻伏讀不勝敬歎既撫其像以藏于家尹君又俾記於誌文之後熹惟尹氏世德之盛既得歐陽公之文

雜著卷十四

五

以發揮之而和靜手書唯讀是亦足以傳世矣孤愚晚學何敢僭易輒贊一辭顧其請不已乃別書幅紙以附卷尾云紹熙壬子十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記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爲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驟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連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渠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仰存沒爲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

跋楊深父家藏東坡帖

楊深父頃嘗示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來手書二紙予已識

其後矣今又得盡覽其餘益知二公相與之睦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刑禍屈也因復識之以申前說使世之簡賢附勢者知所愧云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書

跋蔡神與絕筆

友生蔡君季通一日奉書一卷以示熹而泣拜且言曰此先人絕筆之書也先人自幼警悟七歲即能爲詩既長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間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中年乃歸買田築室於武夷之陽其間屢遭盜賊水火之變而浩然不以屑意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爲事元定生十年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又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等書而語之曰

雜著卷十四

本

此孔孟之正脉也爾其勉旃晚歲屬疾手書此紙以付元定其他丁寧之語亦無不出於忠厚誠實而尤以沒溺於利慾爲殺身之戒元定涕泣拜受于今四十年既不能拳拳服膺以無失學而又不能有以表著而顯揚之誠竊懼其泯沒而無傳焉惟吾子幸哀而予之一言則不朽之惠豈惟子孫賴之語訖又泣以拜熹亦拜受其書而伏讀之爲之喟然太息曰死生之際人之所不容僞而誠之積蓄未有不顯于後者也蔡公平生所以教其子者不于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則其志識之高遠固已非世人所及矣及其委余屬纊之餘而其所託猶不異於平日且其字畫壯偉意氣閒暇又能無但於始終之變如此是豈可以勉強而爲哉夫如是是以生雖不遇而季通乃能承厥志於今日學行之餘尤述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于

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邇其源流皆有明法是亦足以顯其親於無窮尚奚以予言爲哉顧其請之勤有不可虛者是以備論而竊識於其後蔡氏之先仕唐末爲建陽令始家於麻沙世十傳而至公諱發字神與娶同縣唐氏而生季通以紹興壬申歲六月辛酉時年六十有四云紹熙壬子歲冬十有二月戊申大寒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劉叔通詩卷

叔通之詩不爲雕刻纂組之工而其平易從容不費力處乃有餘味頃予所見佳句多矣而或不見於此卷豈予所謂大奸者乃叔通所謂大不得已者耶寒夜擁爐風雪大犇吟詠之餘戲書其後雲谷聯齋老人

跋呂伯恭書說

雜著卷十四

七

予往年送伯恭父於鰲湖知其有此書而未及見也因問其間得無亦有闕文疑義者乎而伯恭父曰無有予心固竊怪之後數年再會於衢州伯恭父始謂予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乃歎伯恭父之學已精而其進猶未已然其後竟未及有所刊訂而遽不起疾則其微詞奧義無所更索而此書不可廢矣今伯恭父之內弟曾侯致虛錢木南康而屬予記其後予惟伯恭父所以告子者雖其徒或未必知因具論其本末如此使讀者知求伯恭父晚所欲闕者而爾之則庶幾乎得其所以書矣紹熙壬子歲除日新安朱熹書

跋魏侍集

建炎紹興之間強敵逼陵兩宮隔絕天子不勝晨夕溫清之念思得忠智敏辯之士往來兵間以通和好而見大夫鳩僝畏縮

無肯行者獨故侍郎建安魏公與熹之族祖秘閣公以諸生自
為懷慨詩行誼蓋張旌略相先後卒冒白刃致命朝廷侍郎公
尋以不受偽官擢節以死而族祖亦以必死自誓偶得全璧而
歸雖其所值有生死之不同然其捐軀殉國之本志素定於胸
中者則未始不同也魏公之孫瑛見示此編俾書其後熹惟二
公忠義大節固已載在史冊傳之萬世特兩家絕域風霜之舊
不可使後之人無聞焉謹齋被而竊識之紹熙癸丑七月初吉
具位米熹謹書

書橫渠康節帖後

右橫渠先生帖康節先生詩楊文靖陳忠肅二公跋語故皆藏
楊氏而屏山劉氏得之熹因借本摹刻以傳學者其日餘杭東
齋者楊氏記也紹熙癸丑八月丙午朱熹

雜著卷十四

書先吏部手澤後

內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肖於是始生故
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矣捧玩手澤涕血交零敬書其後而
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
慶宮熹謹書

跋余巖起集

熹少時頗頌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
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為得至其為文則又務為
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糊齷齪肝側媚媚之態使讀之者
不過一再即瞭然知其為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
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指紳下及閭巷羣布相與傳習一種
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醜惡變穢圖熱軟美為尚使與之居者窮

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

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
之然哉觀於龍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余公諱
良弼字巖起自為諸生即以文鳴於場屋以鄉舉類試外臺熹
之先君子與鼓直秘閣吳公公路得其文而異之以為真有可
用之實取而真之前列旋入幕府即以書策平賊有功出入中
外遂分帥閩皆有聲烈平生為文甚多亡逸之餘所存止此然
皆無實應用之作不為空言沒後二十八年其季子大用尉建
陽出以相觀熹以先世之契又嘗獲以少吏事公於溫陵辱獎
進而收教焉哀莫零落乃復得斯文而讀之其所感於今昔之
變又當如何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
之今亡已夫熹於余公之文亦云因太息而書其後大用廉介

雜著卷十四

九

不苟遇事敢前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癸丑十二月庚申朝散
郎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書

書偽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張忠獻公於
平江以為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為守將一日聞有赦令
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
往發視有故則緩驛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
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偽詔也則又以告曰
是則其可宜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舛於望
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患之能輪哉湯公曰然則宜奈何張公
曰今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偽赦而陰取故府所藏
歷數書置匣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捐其幣焚無敢動登者

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養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各
定乃決大計憲常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為大而於湯公相
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今讀其家傳又得其
焚偽詔事而以所問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處此素定不可
誣矣茲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柳宗
元言司馬遷記荆軻微夏無且記留侯微喬工今太史氏方將
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紹熙甲寅
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秘閣修撰主客南京鴻慶宮朱熹謹書

題趙清獻事實後

國家自熙豐元祐以來人才政事分為兩塗是此者非彼鄉左
者皆右既不可得而同矣而於其同之中又有異焉則若元祐
之朝黨洛黨川黨而熙豐之會文肅趙清獻張丞相又與章蔡

雜著卷十四

自不同也熹少時從趙公之孫惠州使君遊得觀趙公手記所
與蔡京異論本末蓋嘗三復而歎公之不幸今復從惠州之子
某得此書而讀之則又深惟其故而重歎國家之大不幸也夫
以趙公之自言下不欲得罪於士大夫則必不肯肆行煩苛爭奪
之橫政中不欲得罪於士大夫則必不肯唱為禁錮忠賢之邪
說外不欲失信於夷狄則必不肯妄起開拓燕薊之狂謀而考
其平生質厚清約有過人者則又知其必不肯為蔡京之淫侈
導諛以蠱上心而納之於有過之地也是則雖曰同出於熙豐
而其邪正得失之間豈可同年而語哉且春秋明王法而不廢
五伯之功元城劉忠定公傷政宜之亂而曰莫若且宗神考然
則後之君子之於此書豈不猶有取焉嗚呼其亦可悲也哉其
亦可悲也哉紹熙甲寅元日於亥鴻慶宮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與薛元亮帖

薛公安貧守職之節呂公好賢尚德之心覽此卷者可以得師
矣紹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書

跋薛畏翁詩

諸生或問敬當何訓余告之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
今觀薛公之自名與所以訓其孫者知鄙之言不謬也紹熙甲
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觀于臨川城南之客舍因書其
後云

跋曾裴父劉子澄帖

紹熙甲寅初夏子以赴官長沙道過臨川汪君見過出此卷見
示乃曾裴父劉子澄筆迹也既仰青溪先生之高行又感二君
所立皆凜凜乎其有前輩之遺風而今皆不可見矣為之掩卷

雜著卷十四

太息汪君得名家之傳有良友之助所學必有以過人者恨以
王事馳驅不及細扣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跋呂舍人青溪類藁

紹興紫微呂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固非後學可得
而贊也其論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足以傳信後世孰敢訾評
獨饒節者一旦毀削膚髮殄絕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
而救之者或乃從史嗟嘆以是為不可及亦獨何哉因觀此卷
竊有感焉輒大息而志其後紹熙甲寅夏四月既望朱熹仲晦
父書

跋曾裴父贈屈待舉詩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
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勿為士友誦之今來江西見其

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卒公之誨
未之諳耶將既曰爲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
知於經齊矣而猶不能不惜重於衆口辱以謂予因爲書此云
新安朱熹仲勝父

跋曾南豐帖

前書文字規模宏闊論議雄偉不爲脂韋嫵媚之態其風氣習
俗蓋如此於其和之後建紹興起危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觀會
公之文亦可以見其彷彿矣近歲以來能言之士例以容治調
笑爲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益深憂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讀
此編輒私記於其後云

跋鄭宣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放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
鴛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辱而莫之卹也當此
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
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爲
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粹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
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爲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
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端嚴尚書汪公見其
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爲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爲
疑逮此晚歲更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
教之深也偶觀南豐曾衡父所藏宣撫鄭公與其先君教授公
手帖竊獨重有焉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爲世之君子宜有讀
之而洗其頹者云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放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
鴛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辱而莫之卹也當此
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
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爲
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粹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
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爲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
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端嚴尚書汪公見其
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爲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爲
疑逮此晚歲更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
教之深也偶觀南豐曾衡父所藏宣撫鄭公與其先君教授公
手帖竊獨重有焉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爲世之君子宜有讀
之而洗其頹者云

跋曾南豐帖

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爲
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而於王子登舍人所謂自
此劉向不知視尊愈如何者竊有感焉今乃得於先兄之族孫
繼見其親筆不勝歎息文昭公字頃嘗於長樂僧舍見之至於
湘潭文肅之書則亦今始得觀也紹熙甲寅四月二十二日
新安朱熹書于宜春昌山渡之客舍

題呂舍人帖

人之大倫有五而朋友居其一然世人鮮克知之獨呂公於此
爲拳拳焉觀於此帖可以見矣至於其間多以詩文爲教則公
晚歲益深悔之覽者又不可以不知也紹熙甲寅四月二十四
日新安朱熹書

書壽皇批荅魏丞相奉使劄子

臣竊以隆興初元召對垂拱妄論講和非策適契上指其後乃
聞諸公率定盟約竊意一時君臣之計必有甚不得已者今得
仰窺壽皇聖帝詔報丞相壽春公出疆請事於是信其不誣而
壽春公志節之偉謀慮之精於此亦可見矣公子熊夢視臣此
軸適當奉諱之後奉玩摧裂涕血交頤敢拜手稽首而書其下
方

跋辨志錄

伯恭父作此書余所見凡數本此又章貢李和卿所次序者其
前後次第雖或不同然其所以使人警懼懲惡而謹於細微以
就全德之意則未嘗不同也安成彭君又受而傳布之唯恐不
廣此意亦可嘉已紹熙甲寅七月中伏日新安朱熹書于長沙
邵齋

跋趙清獻公家問及文富帖跋語後

趙清獻公晚知源溪先生其深而先生所以告公者亦甚悉見於章貢送行之篇者可考也而公於佛學蓋沒身焉何邪因覽此卷爲之歎息云紹熙甲寅七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謹記

元師在魏一方信鄉蓋所謂魏府老華嚴乃一僧耳讀師爲師而遂以爲魏公誤矣此題李石跋語後富公帖中語乃遠方懸料未定

之詞碑文所記其必有考矣東坡豈有介父而誣公者耶此題後

跋三家禮範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長沙郡博

雜著卷十四

四

五

士邵君困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宮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藝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倘頗未具獨司馬氏爲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

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

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爲儀苟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

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熹

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以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

其後使覽之者自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

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畧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願以請於

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嗚呼後之君子其尚

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右翰林向氏所藏康節先生誠子孫之文也熹嘗從故友劉子

澄得其摹本刻石廬山白鹿精舍今乃復觀其真格言心畫模

範一世伯虎得而葆之所以佑啓厥後者爲亡窮矣借觀累月

玩不釋手已復竊識其後而歸之紹熙甲寅八月十七日新安

朱熹書于豐城傳舍

跋謝良齋與黃生詩

黃生事人有始終之義不以生死二其心蓋有士大夫所難者其節固可嘉而詹公之取人至能使之如此謝公與一時諸名勝又從而表章之皆盛德事也紹熙甲寅秋社戊申晦翁覽而

雜著卷十四

五

歎之爲題其後云

跋高侯行實

濠倅高侯之事尚書謝公傳之已詳而其孫鈞又欲予記其後

予以爲天下之事有其實足矣以爲徒實而不文或不得以傳

於後也故又以述之至文以述之而又出於一代醇儒碩德之

手則其傳亦既遠而足恃矣而又使他人飾虛詞以贊之雖累

千百言亦何所加於其實哉既謝不爲而鈞之請不置且以謝

公之命命之子不獲違也乃記其語於臨江道旁之客舍云紹

熙甲寅八月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曾表父軀齋誦文尺牘

此編皆諸前章所與軀齋會公往來書疏也其子濬錄以成書

乃亦置千言於其間非其倫矣紹熙甲寅經由臨川得而觀之

深以愧歎嗚呼歟齋既不幸卽世而卷中人亦往往逝去猶陸
粉觀與予在耳此又重可悲也八月二十七日烹記

書程子禘說後

主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乎生亦如
之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
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
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
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
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
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

雜著卷十四

六

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
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
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
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
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宜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
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
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
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
爲養男也而讓之事義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
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葦藉服用大裘而祭
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
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圓丘以禘配

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
記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禘配之太祖而上
有倍順翼宜先嘗以倍祀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禘順以
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倍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
難以倍祀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
已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
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益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
業故朝廷復立倍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
之儒

雜著卷十四

七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爲倍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
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爲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
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
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乎定
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寓舍謹書

跋魯直書跋昨篇

紹熙甲寅閏十月十日錢范文叔於張功父南湖之上功父出
此爲贈云舊得其真蹟藏之近以主上踐祚已訓釋并上御府
矣因省數日前入侍講筵上語嘗及此也熹謹記

跋趙清獻公遺帖

趙清獻公清忠之節孝友之行冠敗古今非贊歎之所可及今
年自長沙趨朝願得見其遺墨皆家問也此卷藏其族孫適家
尤見慈祥雍睦之意獨恨三亭蕪沒不得追尋晚步遺跡不勝
高山仰止之歎遵溫謹好學能業其家其必有以復之紹熙甲
寅中冬八日新安朱熹題於祥符方丈云

跋司馬忠諫公帖

喜舊見張敬夫議司馬忠諫公謚狀每恨不得其事之本末今過玉山而公之孫爲縣尹始獲此帖而觀之敬夫之議可謂信而有徵矣紹熙甲寅中冬十有二日新安朱熹識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目真蹟

右司馬文正公手書楚漢間事一卷是通鑑目錄草稿然又加以總目則今本所無且別有綱要之名不知又是何書也嗚呼公之願忠君父陳古納諫之心可謂切矣竊觀遺跡三復敬歎敢識其後云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諫公帖

司馬忠諫公使節南廷誓死不屈此其報王樞密手書而王公敬進之章也喜竊聞之族祖秘閣公在建炎初實介王公首使

雜著卷十四

十六

不測之淵其後敵人先遣王公歸後往來議講和事而族祖獨留雲中十餘年高宗皇帝嘉其守節嘗因間使賜以器物甚厚此帖所謂豈亦上賜而使不以君命將之歟不然王公不應持以進也族祖後與洪張二公五人者皆得生還而王馬二公相繼死北方皆全其節吁亦盛矣然觀此帖又足以見一時國步艱難主憂臣辱之意荒涼慘澹如在日中使人太息流涕不能已已因詳記其本末云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熹伏讀此書竊惟文正公薦賢之公心盡之正皆其盛德之支流餘裔固不待贊說而人知其可師矣若乃一語諸賢所以受知於公而獲各爲書者則恐賢者未能深觀而內省發憤而思齊也如龐元英之居喪以禮蓋一事而屢書焉則公之意可見

而此書之存其於世教豈小補哉惜其元豐以後不及登載而彼爲黨籍者亦足以補此書之闕而集其大成矣熹於是又有感焉因竊記於其後以爲後之君子必有同此歎者紹熙甲寅中冬庚子朱熹識

再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草

熹家所藏荆公進鄴侯家傳奏草臨川不刻摹本丞相益公論之詳矣然所議上書義勇當時竟不聞有所施行而保甲保馬之法人多不以為便蓋鄴侯所謂得時用勢合勢用力利害相遠固如此也抑公此紙詞氣激烈華勢高昂視一時下陋于古而版本文集所載乃更爲平順容悅之意是必自疑其亢厲已甚而抑損之其慮深矣然論其實似不若此紙之云發於遼近感觸之初尤足以見其胸懷本趣之爲快也夫以荆公之得

雜著卷十四

十九

神祖可謂千載之一時矣顧乃低徊若此而猶未免有鬱鬱未盡之懷若臣之際功名之會嗚呼難哉紹熙甲寅臘月辛巳夜讀有感因書以識其後

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歐陽公言古禮今皆廢失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而吏多不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熹始讀之每疑其言之過及仕州縣身親見之而後知公之不安也淳熙己亥初守南康嘗一言之朝廷爲取政和新儀議板頒下而其本書自多舛舛復以告焉則莫之省矣紹熙庚戌復自臨漳列上釋奠數事且移書禮官督趣乃得頗爲討究則淳熙所頒之版已不復存百計索之然後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乃能定議條奏

得許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從他官因格不下及又再歲而察守長沙則前博士詹體仁還爲少卿始復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然吏文重復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備下諸州也既而憲亦召還奏事行有日矣又適病目不能省文書顧念茲事得請之難而今所下書乃如此又度其必不能繼下諸州若不亟疏理而明布宣之是爲已得請於上而復重見格於下也且自我請之自我尼之不可於是力疾躬爲鈎校刪剔猥釐定爲數條以附州案俾移學官符屬縣且開帥司并下巡內諸州僅畢而行則開詹卿補外而奉常果不復下其書他州矣烹到閩亦不能兩月而歸明年長沙郡文學邵用乃以書來曰以公之拳拳於此也謹已鋟木而廣其傳矣嘉其志因爲叙其本末以視後之君子使知夫禮之易廢事之難成類如此不止釋奠一端而已也慶元元年歲在乙卯正月五日朝請郎朱熹謹書

雜著卷十四

王

跋李侍郎武夷詩

觀妙東楹李公侍郎遺墨語意清婉字畫端勁每至其下輒誦玩不能去然歲久剝裂又適當施供張處後十數年當不復可讀矣別爲摹刻授道士使陷置壁間庶幾來者得以想見前輩風度李公諱彌遜時以力詆和議出守臨漳云慶元乙卯正月甲寅朱熹書

跋東坡剛說

蘇文忠公爲孫君介夫作剛說其所以發明孫君之爲人者至矣然剛之所以近仁爲其不誠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活人然後可知也寧都主簿鄭載德得遺跡於君家

將摹刻而實之學官間以視予因爲識其左方以告觀者使勉夫剛而益求所以爲仁之方云慶元乙卯二月癸未新安朱熹書

跋李勉仲詩卷

建陽李君從禮一字勉仲子兒時嘗與同學舍然是時從禮既冠已有俊聲次後十餘年乃與予俱試禮部從禮不偶而歸遂放意詩酒間得疾不起始從禮未死時子居屏山歲不過一再至建陽與從禮遊不能款但見其襟懷坦然意氣軒豁論說縱橫難以詠笑傲倪一世若都無意於事者及間見得其詩句乃極清新穩密時出巧思偉麗可喜然亦不多見也暇歲來居考亭往茶坂得江文卿而與之遊文卿從禮子壻也能誦從禮佳句尤多皆前所未聞者且言嘗次其遺稿得若干篇後爲親友傳玩而失之獨留此卷乃與其先君子唱酬往來者屬予書其事因爲畧識梗槩如此卷中字孝伯者卽文卿先君子老而嗜學喜爲詩寓詞託諷多憂國閔時語愛從禮之才與爲忘年友云慶元乙卯三月晦日新安朱熹書

雜著卷十四

王

跋郭長陽醫書

紹熙甲寅夏予赴長沙道過新喻謁見故煥章學士謝公昌國於其家公爲留飲語及長陽冲晦郭公先生言行甚悉因出醫書曆書數帙曰此先生所著也予於二家之學皆所未習不能以測其說之淺深則請以歸將以暇日熟讀而精求之而公私倥傯水陸奔馳終歲不得休復未暇也明年夏大病幾死適曾故人子王漢伯紀自金華來訪而親友方士蘇伯謨亦自籍溪來同視予疾數日間乃若粗有生意間及謝公所授長陽醫

書二言諸詩觀焉乃出以視之則皆驚喜曰此奇書也蓋其說雖若一出古經而無所益損然古經之深遠浩博難尋而此書之分別部居易見也安得廣其流布使世之學爲方者家藏而人誦之以知古言聖賢醫道之源委而不病其難耶予念蔡忠惠公之守長樂疾瘳親主病蠶膏殺人之效既禁絕之而又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此仁人之心也今閩帥詹卿元善實補蔡公之處而政以慈惠爲先試以詩之僅有意耶亟以扣之而元善報曰敬諾乃屬二君贊正刊補而書其本末如此以奇之抑予嘗謂古人之於脉其察之固非一道然今世通行唯寸關尺之法爲最要且其說具於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說也故郭公此書備載其語而并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夫難經則至矣至於德用之法則予竊意診者之指

雜著卷十四

三

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爲定論也蓋嘗細考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然今諸書皆無的然之論唯千金以爲寸口之處其骨自高而關尺皆由是而却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若與經文不合獨俗間所傳脉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爲關而分其前後以爲寸尺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聲也遂委棄而羞言之子非精於道者不能有以正也姑附見其說於此以俟明者而折中焉

張泰山奏議

乾道丁亥予訪張敬大於長沙一日相與語劉子駒文閣其先

世所藏法書古刻及近世諸公往來書帖竟日不能徧因出泰山奏議讀曰此雖墨本然舊藏僅存此紙頃歲有欲取以入石者顧手澤所在不忍壞遂已獨學易養性二篇乃重刻本因取以見遺予受藏之後累年乃得彙諸新本於汪季路不知其何從得本以刻也因合二書通爲一卷追省前事如宿昔也劉丈多聞強記清貧苦節少仕州縣遇恩豐故家子孫輒引避餽粥不繼或憊臥終日而處之泰然相見時已老尚能談說往事滾滾不休氣貌醇古自然有前輩風度今不復有斯人矣去歲守潭俯仰昔游幾閱一世劉丈與敬夫逝去皆已久而劉氏子族無欲無咎獨能閉門忍窮謹守家法又足令人感慨太息云明年慶元改號歲在乙卯五月丁未病中讀養性語因記其後

題嗣子詩卷

雜著卷十四

三

大兒自幼開爽不類常見予嘗恐其墮於浮靡之習不敢教以詩文既沒後許進之乃出其所與唱和詩卷示予予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也爲之揮涕不能已不忍復觀也爲書其後而歸之以識子哀云慶元乙卯六月既望晦翁書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康節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蹟謹嚴如此豈所謂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耶慶元乙卯七月既望後學朱熹觀趙履常所藏檢束大字敬書

跋蒼玉詩卷

余頃歲數往來江西飽聞周阜之勝每以不能一往遊焉爲恨今觀蒼玉詩卷則亦不待身到脚歷而小院迴廊風篁雪竹已了了眼中矣軒中主人讀書彈琴終日遊居寢卧其間而不知歲月之逝其樂詎可量耶況今桂山先生已往遺墨益可貴

重陳君其葆藏之慶元乙卯七月二十八日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武侯像贊

乾道丁亥歲子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像甚古云是劉丈子駒家藏唐閻立本筆因謂敬夫蓋爲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爲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因摹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子俯仰時昔如昨日事而三君子皆不可見矣爲之太息記其下方慶元乙卯秋八月丁丑新安朱熹仲聯父

跋魏元履墓表

元履之墓嘉其銘之而刻石納壙中矣其曰事有累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觀召還之命也時觀勢方熹熹竊過憂恐貽異時丘隴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

雜著卷十四

二十四

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白於後世其咎乃繇於我每竊愧焉其後淳熙改元之三年孝宗皇帝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執政龔公茂良等歎其直諫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卽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揆之雖死其以宜教卽直秘閣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覲厚然實未嘗及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誣覲者上皆不怒而亟寵褒之無所間於存沒遠近傳聞感歎興起顧以敬夫尋亦下世遂不及損益舊文以傳茲事而亦至今未及刻也元履從弟誠之比得敬夫手書定本以視其兄之友延平使君黃仲本仲本慨然卽爲買石而刻焉且屬熹復記贈官事以明孝宗納諫恩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爲後聖法蓋亦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履於地下而自贖其顧望回思之咎云慶元元年

九月庚寅新安朱熹識

跋道士陳景元詩

碧虛子道士陳景元也頗讀書能詩文一時名勝多與之遊予嘗見其所注莊子及所書相鶴經書頗醇古可觀計於其輩流中亦當小異然元祐間王仲至嘗薦使使中秘道書范醇夫位瑣闥極論其不可且引王韶章厚開邊時以俾自隨因有經畧察訪大師之語今日豈可復使館閣有編校大師卽今觀此卷見其詩句字畫皆清婉可喜而荆公筆語尤高勝偶憶范公語聊書卷首以發觀者之一笑云慶元乙卯九月癸巳朱熹仲聯父書

跋李參仲行狀

雜著卷十四

二十五

鍾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季扎奉其先君子行狀一通不遠數百里謁予於建溪之上拜起垂泣而以銘墓爲請予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爲同縣人而客於建也久矣紹興庚子歲予年二十餘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婭於是廼獲識公而聽其餘論心固已知其賢然是時年少新學未能有以扣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後從遊益親而公已營鍾山所住爲將老焉之計矣兩林之間渠清沼深竹樹蒙密時命子與程弟允夫徜徉其間講論道義談說古今觴詠流行屢移晷刻間乃出其平生所爲文詞使予誦之則皆高古奇崛而深厚嚴密如其爲人子以是心益敬公而自恨其不能久留以日相與追述於東阡北陌之間也既別而歸書疏不絕其後數年聞公物故予以憂患疾病之不能一往哭公而公之諸子不以爲罪更以不朽爲託手受其狀而讀之則又允夫之文也三復之餘公之聲容

恍若相成永念故國人物耿耿如公之賢寧可復得顧雖求其何數有愛於言乎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神已不俱來矣遂無以塞季子之意而姑記其篇末如此以見允夫之狀果無愧辭予雖有作亦不能有以加也滕珙所記足補狀闕大抵數十年來鄉人子弟多自好而善於文詞亦其師友淵源之有自也慶元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吳郡朱熹書于考亭所居清遠閣

跋呂仁甫諸公帖

靖康之亂中原塗炭示冠人物萃於東南呂公廣問仁父來主婺源簡而奉其兄和問節夫以俱又有維揚羅公靖仲共疎叔共亦未客焉於是李氏父子得從之遊而滕戶曹愷南夫亦受其學觀於此卷可見一時學問源流之盛矣然惟仁父晚歲官

雜著卷十四

手本

達其他諸公多沒不顯滕尤以傳才蚤逝鄉人至今嗟惜之而李丈參仲獨以老壽終為後進所高仰雖亦不得施其所有於當世而諸公者乃反賴之以傳其所著滕君傳傳歷記可考也未有建人魏元履與參仲之弟元質書魏時名挺之後改挾之以特起為官數直諫不得久居中既沒而天子思之詔褒卹焉元質亦有美才好學不幸亦不壽又可見李氏之多賢也慶元乙卯仲冬甲辰朱熹題

書李參中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流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其能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呂滕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丈跋語竊有感焉謹識于後慶元乙卯仲冬甲

朱熹記

題嚴居厚與馬莊用唱和詩軸

嚴居厚樞亭閣清不滿兩月而與其令尹馬莊甫更唱迭酬遂至盈軸爭新闕乃時出古談篇篇皆有思致讀之不覺留情竊思恍然在目諷詠不已為書其後慶元乙卯臘月望日遜翁

跋吳中丞家傳

故御史中丞吳公剛直之操著於大觀政和之間事具國史畧與此傳相表裏其有不合則傳聞之異詞爾至其論薦游御史毛諫議胡文定公皆一世名士足以見公之知人其薦胡公而敬宗亟以手札審其各氏又足以見聖主急賢之美意則皆不見於史而獨此書為可考焉是不可以無傳也光祿公與胡公游有朋友之誼見於胡公所與呂兵書手簡而熹先君子亦雅

雜著卷十四

二七

相敬重書贈以詩有問訊袖中醫國手不應長與一節閒之句今讀會尚書所為銘識又如此嗚呼其亦可謂賢父子矣其族孫帶出此書以見示因書其後以示公之族黨尚思有以繼其遺烈云慶元丙辰正月二十四日

家傳又記被旨鞠陳正繁事即陳忠肅公所謂獄詞平允閱實於片言之中者史亦不書蓋闕文也張閣守杭乞養領花石事亦不見他書當表而出之以著其惡云

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熹家有呂紫微與先君子書言之猶云不知此老力量能堪之否此帖云今年在貶所而消亡適半歲則是猶在潮未過海也爾守章傑實紹聖故相諸孫雅怨趙公故藉此以發其私忿察情知其不專

爲已而借力以逞憾也故不直之不惟翁尉事解傑亦遂廢不用蓋不爲疑其已甚也翁又胡侍郎妻兄胡亦草創罪狀章厚者其家持此事訴究乃得移蘭溪子與翁亦親舊知之尤詳因記於此以補跋語之未盡云慶元丙辰二月十三日聊翁題

再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爲相時高宗因覽元符諫官任伯雨章疏論章厚蔡下管乞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事赫然震怒召直學士院胡寅草詔手書以付三省削奪厚下官爵禁錮親戚子孫其詞有誰無母慈何忍至此之語天下快之趙公猶以行遣太重奏爲申理乞免錮其親戚高廟手詔褒其仁恕頗爲未減今宸翰猶藏趙氏或爲刻石以傳於世矣然章氏子孫不知也但見趙公力主元祐因謂此事皆出其意而深怨之世亦鮮知其曲折者因復并記於此云

雜著卷十四

主人

跋張魏公詩

羣兒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無左衽斯文千古未塵埃

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張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後再拜冀以急於祿養未及盡心于學茲緣罷退初欲託庇三衢庶有承教之便比又恭領處分俾居福唐失此依賴殊用慨然差人種檀悉荷留意尤所感激凌再拜

初政

嘉伏讀丞相張忠獻公所與參政上蔡謝公手書是時張公已

建大功登右府矣而其執禮之恭如此且又歛然自以爲未始學者而有受教之願焉甚盛德也謝公外孫魏述祖出以見示三復之餘歎仰不足謹錄一通藏之巾篋而敬書其後以歸之慶元丙辰二月甲寅具位朱熹謹記

又跋

此張魏公所與謝參政書也凡三幅前幅稱判府參政文丈鈞座後又一書內一幅云某以未被受告命不果具細階拜書伏幸照察其恭如此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逮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轉亦做其所爲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唯堯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開洛程

雜著卷十四

主人

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于家尊聞行知不爲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爲世俗所謂道貌者筆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承遺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詒久遠間以視意蓋竊以爲此書之行可爲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爲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丙辰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謹書

書度德明仁壽庵條約後

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枕席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與曳蹶暴露飢渴而轉于溝壑也

必矣先王之政道路處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其及此豈有司者因失其傳邪國朝受命覆冒區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郵疾痼癯老之人德至渥矣中以多虞不無廢缺近歲以來頗復修舉而蒲之爲郡縣者猶未暇也今其大夫廖君德明獨有感焉乃卽縣南爲舍一區榜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廢寺之產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叙其本末而爲之條約間以示余請記其事以告後人冀有以卒成其志而不壞於久遠也余惟廖君於此實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因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又何待於余言哉姑爲書其條約之後俾并刻焉庶幾來者尚有考也慶元丙辰三月丁未新安朱熹記

雜著卷十四

三十

朱文公雜著卷十五

題跋

跋趙鈴轄墓誌

元王封建子弟蕃屏王室所以厚人倫而寧天下非獨私其爲力於已而已下及漢晉莫不由之雖其治亂得失有不齊者然要爲宗社久長之計也唐自明皇兢忌諸王不令出閣後遂相踵以爲家法是以享有天下餘三百年而其子孫絕無聞於今者然則神祖之出宗支以仕州縣其所以法前聖而鑒後王者聖謨遠矣以故靖康之禍近焉雖頗北遷而疏遠在外者往往能建勳績其抗聲盜拒仇敵而死其官守者亦不乏人若江東鈴轄趙公是已其孫崇遵出此軸以見示因得反復諸公所記并感前事爲太息而書其後獨恨東萊呂舍人所撰碑銘今不復存當爲求之其家以附益之又記頃年守潭考其祀典有紹興初年死難之士四人其一兵官趙侯聿之亦宗室子城陷巷戰罵賊而死冠退事聞詔贈右監門衛將軍然皆未有廟貌而寫祭他所因竊仰歎而深悲之卽教綱紀并晉改刺史譙閬王等立象奉祠而爲請於朝不旬日間卽蒙報可賜其號曰忠節之廟德意所加神人欽動非獨諸君之靈爲有歸也今聞鈴轄諸孫且將自列求所以易其名者以嘉所爲請額之事推之竊計厚骨肉之恩崇節義之勸聖朝於此正有所不宜吝也惟王亦晉宗室事具本傳云慶元丙辰七月庚子且位朱熹謹書

雜著卷十五

跋劉惟端奉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上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

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前去甚哉余
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傷矣固不以
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
誠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
正公之遺疏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
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意而慮彼
益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
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慤亦不以是爲嫌也又
況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
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始爲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
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近名爲累而故爲
可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

雜著卷十五

二

衆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世孫
君房又出以示意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
其間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以附于後云慶元丙辰八月戊
申朔朱熹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東陽郭君德輔將葬其子淇不遠數百里過于於建溪之士狀
其行事一通以請銘而今四明師守林公和叔前太府丞呂君
子約又皆以書來言君之爲人如狀不誣可銘無愧也予雖不
及識德輔然以二君子之言而讀其狀見其好學樂善之誠忠
厚廉退之實心同樂爲之書顧念此以多病心目俱衰凡銘之
請所諾而未及讀者前後以十數所諾而不取諾者又不止此
今復安敢越次開端以來恐冒因謝不能而淇請益予甚其

意乃爲書其行狀之後如此而歸之抑林呂二君子皆非輕許
人者其言固足以信後世矣又何俟於予銘哉慶元二年九月
丁丑朔旦新安朱熹書

跋許侍郎詩卷

侍郎許公經事綜物之才見於已試其爲文章益直吐胸中
之蘊未嘗屑屑焉爲如是之言也其孫建陽丞公視憲以公手
書詩卷觀其長篇大句固自雄健豪邁磊落驚人而新宅書懷
近體諸作又皆律切精穩不留縫罅亦足以驗其才力之有餘
無所施而不可矣熹與公俱江東人所居徽饒之間相望不百
里獨恨生長閭閻不及識公顧今如此迺復覩其筆蹟而因以
得其爲人豈非幸耶慶元丙辰十月丙午朔旦婺源朱熹書

跋張忠確公家問

雜著卷十五

三

熹嘗銘張忠文公之廟曰得讀其遺書而歎慕其風烈今又得
觀公子忠確公汾州家問九深敬仰竊惟國家承平百年德隆
澤茂世臣喬木不爲無人而一旦危難之際忠義之節乃獨萃
於張氏之一門其亦盛矣公之大節如青天白日固不待贅述
而石明而熹獨於其筆札之精謹見其神氣之安閒於其家人
父子之間見其誓死之外唯以收郵遺孤爲奇而無一毫內顧
下流之私也嗚呼非其胸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先覺有
言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若公之死其真所謂從容就
義者邪公孫行儉因友人余克忠以此輔見視三復以還爲之
感涕因敬識其後云慶元丙辰十月己巳

跋蔡藻筆後

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沉州呂使君語也因試其所製事

心樣喜芳老而益精并深山陽鄰笛之感慶元丙辰冬至前五
日晦翁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
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証其明堂
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
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閔皂甘君叔懷欲刻二圖山中
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啓爭端聊書以誌之慶元丁巳上元節
日遜翁書

跋萬君行事後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生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
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讀正父所論著其勇
氏萬君之行事而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足以觀矣正父好
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從橫詞氣雅健又如此亦所
謂似其家姓者耶

跋呂范二公帖

後山談叢記蘇端明當國極時與入書疏疑於當慰與否而罷
乃載前輩往還慰狀以正之今觀呂正獻公帖乃知當時此禮
固已通行亦臣子之心不能已者不審蘇公何所疑也仁宗皇
帝慈儉之德冠絕百王而因山之奉煩費若此豈其心哉宜乎
老蘇先生有華元樂舉之譏而忠獻韓公不敢辭其責也然此
帖所云置司裁損仍是韓公當國時事亦足以驗其悔悟之實
矣此其所以爲韓公者耶呂公幅紙之間愛君及民拳拳不舍
其於劉公心期所會必有不約而同者覽之令人感歎不能已

范忠宣公平淡忠恕雅不欲以智名勇功自見故歷豐間授職
臨邊數被譴讓觀第二帖可樂見矣然迹其平生排僕議爭新
法干忤君相無少顧避最後論牀元祐諸賢卒與同貶蓋終身
無所屈則又豈非所謂仁者之勇哉其於劉氏姻好綢繆蓋亦
聲氣之同非苟然者予夷得其家學之傳不卑小官直道自信
東萊呂舍人亟稱之覽者其亦考焉慶元丁巳中元節前二日
朱熹敬書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願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秘書十月日河南程頤狀
正爲遼寧戶掾友人王君世厚數數爲正言城西傳君光
宗藏先正韓范諸公手蹟甚富迺祖大夫公嘉祐初實見
諫溪周先生于合陽求教先生手書家人長遇等說贈之

雜著卷十五

五

其後程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爲邑西川又得交伊川
兄弟間手筆相問往往皆在正每見王君必悉意咨懇屬
以訪求周程諸先生手蹟慶元二年正月四日王君忽自
山中來謁講禮已袖出伊川先生手狀一幅徐加考訂始
先生入蜀時筆也大大公集以爲日記冊此版起六月終
七月十六日內載王氏父子呂氏兄弟遷擢蓋歷寧間日
報作細字背面皆滿先生字處闕之獨得不謬又問諫溪
書曰亡矣正且悲且喜謂王君曰正不敢讀諸先生遺書
學其學求其道今十年餘矣每見當時一事一物如南園
之棠曲阜之履旁皇不忍去之也今此紙幸脫於敗爛之
中然諸先生所以開示後世者世方以爲奇貴安知叔孫
武叔輩見之不遂投之水火耶爲我謝傳君正奉藏之俾

勿壞其年秋傅君來言曰先生之書讀如命大夫公諱有
字伯壽名在元符黨籍光字用之世厚字叔載後學樂活
庚正謹書

傅君周旋周程師弟子間知所主友而伊川先生手刺謁謝為
禮亦恭則其人之賢不問可知矣君求訪之勤意欲甚美濂溪
先生往還遺蹟計其族姻間里之間猶有存者皮君其廣詢之
當可得也嘗讀明道先生顏樂亭詩其卒章曰引不忍廢固不
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然則熹之所望於皮君考人不專在
於此也皮君其益勉之哉慶元丁巳七月二十二日新安朱熹
書

既張敬夫與馮公帖

此張敬夫與馮雲馬當可書也味其詞意知其一時家庭之間
雜著卷十五

定省從容未嘗食息不在中原之復令人感慨不已馮公獨不
及識然嘗見故端殿汪公甚推重之近得其文集讀之論議偉
然而所論入主正心親賢為所謂建極者明禹箕之傳破諸儒
之陋乃適與鄙意合尤恨不得一見其面目而聽其語言也慶
元丁巳七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書于建安坤峽之野店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予頃年經行順昌慈溪當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
何為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
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
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
并感前中藏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為金丹
歲晚無消息重歎黃鶴上詩時翁

跋孔君家藏唐詩

閩里裔孫孔仲良以鄉貢明經仕唐正元大和間至莆田令卒
官附家焉子孫散居民伍無復顯人紹興中熹之友括蒼吳任
授室其門間以其家所藏告身家牒世譜相視皆唐世舊物牒
又其應舉時所通具列三也官諱獨曾祖文整名見譜中乃襲
文宣王齊鄉之別子而齊鄉實先聖第三十有七世孫也考之
元豐本牒封家譜皆合推而下之得莆田令君則為第四十
有一世矣牒頗殘缺無州里而以洪州之印款其縫視其告則
以為泗州連水縣臨淮鄉進賢里人豈其寓於洪州告身凡七
通其二為令君之父丞公所歷南頓深水二縣尉其五為令君
明經冬集全椒尉青陽丞及莆田考課皆尚全好獨莆田令為
牒本而其家自令君至此又已傳九世矣熹得其書審訂不謬
乃以告於莆守傅侯自得令丘君鐸請得更其版籍為至聖文
宣王第四十九世孫孔宜戶二公欣然許諾即施行之時紹興
二十五年乙亥歲也後二十有六年宜之子幼夏乃以鄉舉試
禮部又數年知縣事廖德明為摹刻其告於縣齋然其跋語以
令君為三十八世則為小差幼夏以其墨本求因記舊事輒為
書之且使摹其家譜世譜及南頓深水二告并刻于家而附以
令君以來世次之屬使後有考二慶元丁巳中秋日朝奉大夫
朱熹書

跋孔毅夫談苑

孔毅夫談苑清江張元德藏其手藁然多是抄取江都幾嘉祐
雜志中語此小方是一傳以失校已多脫誤又世傳孔書有珩
璚新論者多是類集古今事實之近似者而一本附記近世見

聞數十事自趙獻公以下無不遺其証毀骨細考之筆勢不甚相似或好事者附益之惑亂後生甚可惡也因閱此快筆其後以曉之慶元丁巳八月晦翁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為佳玩然其真偽已混般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為可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散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行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益深一忘於遊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項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勝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詎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為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僊遊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喜記

跋杜工部同谷七調

杜陵此調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嘆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跋李伯時馬

觀龍眠飛騎圖及讀延之廷秀大防三君子佳句因思法雲秀公語尤物移人甚可畏也慶元三年孟冬八日朱熹仲晦父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東坡此卷考其印字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玩再三不勝敬嘆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關其中間八句道子

晉原座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嘗有說老翁并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并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備遺有嫌瘦廢彈之嘆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得百世以俟後賢而不貳則其用意亦遠矣哉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玉山汪季路所藏而識其後如此云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杜公以草書名家而其楷法清勁亦自可愛諦玩心畫如見其入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

跋東方朔書贊

平生所見東方生書贊未有如此本之精神者筆意大槩與賀徒表曹娥碑相似不知何人所刻石在何處是可寶也朱熹仲晦父

雜著卷十五

九

晦父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蔡公大字益多見之其行筆結構往往不同豈以年歲有蚤晚功力有淺深故耶嚴整老人多見法書筆法高妙獨稱此為勁健奇作當非虛語慶元三年十月戊寅朱熹嚴整刊題勢若飛動可見字隨年長也

跋吳道子詩

頃年見張敬夫家藏吳畫吳天觀壁草卷與此絕相類但人物差大耳此卷用紙而不失色又有補畫頭面手足處應亦是草本也張氏所藏本出長安安氏後有張芸叟題記云其兄弟析產分而為二此特其半耳頃經臨安之火今不知其存亡而此卷斷裂之餘所謂天龍八部者亦不免為焦頭爛額之客豈三

災厄會仙聖所不能逃耶是可笑也吳筆之妙冠絕古今蓋所
謂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者茲其所以爲書聖與李路所藏法
書名畫甚富計無出其右者既以得觀爲幸因記歲月於其後
時慶元丁巳十月十日已卯也朱熹仲晦父

襄陽張舍人筆法出其家存誠子先君子甚愛之而世莫
之貴也因覽遺墨不勝悲歎謹書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帖

歐陽公與劉侍讀尺牘一卷汪季路持以見示因得竊觀前輩
之笑談風味於此猶可想見其彷彿然當是時朝廷清明風俗
醇厚國家致治之美莫此爲盛而公猶有薄惡之歎蓋其所不
可及者獨有嫉善之言不勝公論此爲治亂之分耳三復之餘
掩卷太息而記其後季路其謹藏之慶元三年十月已卯書

雜著卷十五

跋舊石本樂毅論

沈有中筆談云皇祐中嘗於高紳之子錢塘主簿安世家見此
石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
石不知所存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存中所記與歐
陽公不同如此延之所謂錫山徐氏者豈又得之蘇州富家耶
延之又謂損泐模糊則不雖幸存亦無復如此本之清勁矣續
閣帖中所刻全支又不知所自來頃年曾於析子明家見其所
藏舊本筆意絕類徐季海要皆非此本之比也慶元丁巳十月
已卯朱熹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汪季路所藏蘇文忠公祭范忠文公文蔡慶元丁巳十月已卯
朱熹觀于考亭溪居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富文忠公與洛尹帖以史考之尹者李中師也熙寧元年公自
河陽被召入京以病請改而歸過洛少留連遭三喪赴汝後又
一遭喪劉子云喪骨是時李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府營奉應
天會聖兩神御殿故此一帖自言附庸悲惱而替李二役卑工
者爲第一公既至汝神廟遣中貴入馮宗道挾太醫陳易簡求
治足疾故此一帖言中瑞大醫者爲第二移因不知何事馮來
恐亦即宗道也故此帖爲第三明年被召入相故此一帖云詔
使到郡即交州事辦行而東者爲第四三年李自樞三司使進
龍直再尹洛故此帖致賀始稱龍圖給事者爲第五四年公在
亳州坐不散青苗罷歸洛未至改判汝州故此一帖言近赴小
邑勝於窮坐里間且感君相厚恩而恨不得時奉談笑者爲第
六公至汝不久即請歸洛故此一帖言擇日就第者爲第七既
而告老遂以司空使相致仕故此一帖答其封示單報者爲第
八凡十三帖其歲月先後可考者如此其餘似亦皆是在洛時
往還者蓋李之事公不爲不謹而公之遇李亦不爲不厚矣而
其後李因奉行免役之令乃籍公戶使出泉同於編氓以媚用
事者小人觀時徇勢反覆異態何世無之覽此卷者可爲發一
大笑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爲不知公安得
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
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
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

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豈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嚴整老人小楷道德經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陳碧虛之相鶴黃長唇之黃庭皆所不及唯滿石喻公之典引諸書爲可方獨耳季路得之遠以相視恨目已昏盲不得盡見其妙處把玩不足因記其後而歸之季路能攻石傳刻以與好事者共之即大幸茲此書難得善本讀此數章似少謬謬又爲可傳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雲蓑子私記

如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指此本爲不誤也

雜著卷十五

跋趙清獻公家書

趙清獻公之爲人公忠孝慈表裏洞徹固所謂無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浮屠法自謂有得故於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是勉之前後見其家問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已明瑩見性復元教其姪以不失正念要使純一不雜又教以公私謹畏踐履不失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二業清淨卽佛出世之語以爲此亦直截爲人處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著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野者若此尚爲有可觀也子是以表而出之慶元丁巳十月十一日庚辰朱熹書

跋湯叔雅墨梅

墨梅詩自陳簡齋以來類以白黑相形逮其末流幾若膠宋五

什正偏圖一矣故湯君始出新意爲倒墨素質以反之而伯謨罔有水雪生面之句也然白黑未分時一句畢竟未曾道著詩社高人試各爲下一轉語看湯君自云得其舅氏楊補之遺法其小異處則又有所受也觀其醞藉敷腴誠有青於藍者特未知其家義超拔之韻視牢之爲何如爾病眼眩昏不能敷論故願與諸君評之戊午三月病起戲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爲兒甥讀光武紀至昆陽之戰熹問何以能若是爲道梗桀然領解故書蘇子瞻昆陽賦昇之子瞻作此賦時方二十一歲耳筆力豪壯不減司馬相如也韋齋

雜著卷十五

三

紹興庚申熹年十一歲先君罷官行朝來寓建陽登高丘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爲說古今成敗興亡大致慨然久之於今忽忽五十有九年矣病中因覽蘇集追念曠昔如昨日事而孤露之餘霜露示感爲之泫然流涕不能自己復書此以示兒輩云慶元戊午四月朔旦

跋王信臣行實

慶元紀號之初余友呂子約謫居廬陵間道調其動息子約報書具言罪大責輕念咎之餘復何所道獨所寓居得王氏別館有萱樹花木之勝而江山雲物晨夕萬變足以遊目騁懷尤過望不落矣耳因極道王君之爲人以爲好賢樂善所交盡其鄉之名公卿士大夫又能同其憂樂不隨世俗爲悅仰既又以書來稱王君之子峴爲方有意於學謂余當有以告語之者峴亦以書來贊其勤余讀之信子約之言不謬也無幾時子約內徙高安以卒而峴亦以王君之沒來赴且述其事狀一通而附銘

墓爲請余病疾久廢筆研既弔且謝不能而規請益堅乃記其後而歸之以見余意又以見峴之狀君詞有不盡而無所溢也四年戊午中冬丙申朔旦雲谷老人朱熹仲晦父書

跋程沙隨帖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秋之緒風說文秋膚也亞改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喚說文喚膚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歎與嘆與咳實一字耳其聲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款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作柳文舊本作驚喚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集韻亦於皆韻收喚子海韻收款喚二字爲一其說蓋與說文不異但乃字之讀如禠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寫款爲款則其誤益甚矣乃款○唐肅宗中興之業上比漢東京固有愧而下方晉元帝則

雜著卷十五

十四

有餘矣故許右丞之言如此蓋亦有激而云者然元次山之詞歌功而不頌德則豈可謂無意也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臣父子之訓是乃萬世不可易之大防與一時謀利計功之言益不可同年而語矣近歲復有諂子妄爲刻畫以謗傷之其說之陋又許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云語漢詩○顏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純而諂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淺聞卑論易以溺人不足爲法覽者詳之山詩○余少嘗學書而病於腕弱不能立筆遂絕去不復爲今觀沙隨程丈此卷饒城一紙蓋有意於黃絹之碑者亦可愛也饒城故居小廟在樂平縣東二十餘里余嘗特往沃茗酌之愛閑已不復存矣因語州縣宜增葺之且爲請赦額列祀典而莫有應者甚可嘆也詩餘○余嘗爲沙隨言字經

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纂取左氏諸書之語爲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殊非大學中庸二傳之倫也程文報書云吾嘗聞之玉山汪公亦若吾子之言是也今覽其手書遺論因記其語於後云孝經慶元戊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刻用之爲劉伯醇携此卷來求跋爲書以歸之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

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想衆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揮釣魚竿肯似林間翻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蟬毛斑駁馳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任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在疎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

雜著卷十五

五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丈題字刻石枯出嚴公懷仁補義之語以厲往來士大夫未嘗不爲之摩挲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覓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有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甚習爲子道之俾書之冊比予未久而還則亦爲好事者裂去矣因覽兩峰趙使醉筆釣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升感胡公舊語聊爲書此慶元己未人日雲谷老人云釣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吝復惜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而粗述其以羊裘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各義亦爲高雅今屢經火不知此石尚有否也近年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詭激素隱者蓋邵康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明道程先生和之曰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

季人而康節又復之乃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
使嚴公而可作當為此發一大笑云

跋呂氏歲時雜記

右呂公歲時雜記嘉得而伏讀之既於周退傳陸放翁之所襲
竊亦深有感焉又意公之為此亦前賢集錄方書之遺意也然
則後之君子又將有感於余言也夫慶元己未二月辛巳新安
朱熹書

跋吉水周君家藏訴牒

吉水鄉貢周君訴牒七通其家寶藏閱八世餘二百年矣覽者
不服尋其端原一旦丞相益國公表而出之爲之稽考歲年推
校事實上及正朔名諱至纖至悉於是周君之事得以備見其
本末其後之人可以益嚴奉守而無所事於他求矣而其孫治

雜著卷十五

十六

乃補以屬其鄉黨知名之士悉使贅述而掄揚之是則已病於
贅而意猶未已又復不遠千里賁緣紹介以談於余此其爲贅
豈不又甚矣余欲謝而却之又念無以答其累舍重賁之勤乃
書此以誌焉生其持歸杜門讀書求其所未學者以繼乃祖之
業毋庸復爾奔走請謁而求無所用之跋語以老歲月爲也噫
若余之言固亦無所用者然使生因是而有發焉則猶足爲有
用也夫慶元己未三月甲子新安朱熹

跋張安國帖

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筆
意使其老壽更加學力當益奇偉建陽張大夫珍藏此紙間以
視予展玩恍然如接談笑背其後而歸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山谷宜州帖

山谷宜州書最爲老筆自不啻以工拙論但追想一時忠賢流
落爲可歎耳雲谷老人因覽竊議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米老下蜀江山嘗見數本大畧相似當是此老胸中丘壑最殊
勝處時一吐出以寄真賞耳蘇丈粹中鑒賞既精筆語尤勝頃
歲嘗獲從游今觀遺墨爲之永嘆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
熹仲聯父

跋蔡端明帖

蔡公書備衆體此卷評書一紙獨有歐虞筆意甚可愛也慶元
己未三月八日雲谷老人觀縣大夫張侯所藏爲識其後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文忠公與蔡忠惠公手帖前輩交情篤厚語意真實於此
可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聯父書

雜著卷十五

十七

跋東坡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化壯不復可以形
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爲後先也成都講
堂畫象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
心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朱熹仲聯父觀永福張氏所藏墨蹟
歎賞不足因記其左方

跋曾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
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簡嚴靜重蓋亦
如其爲文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劉子勉行狀

余自爲童子時得見大夫公於病翁先生之側聞其自誦所爲
程試之文意氣偉然皆節華錫已知敬愛其人後因墓親於公
之鄉始得從公遊好款密見公兄家居鄉言行之祥及聞其所
以施於官政者表裏輝盡莫非忠厚信實慈惠恭儉之意於是
始益心服其爲人及公之沒其諸子示以此書蓋將使志其墓
會余方有幽憂之疾不遑序次然三復其文而參以平生所聞
見蓋無一詞之非實也顧念歲月逾邁後生之及見前輩者日
加少而俗愈熈也爲之太息而識其後云新安朱熹書

跋彭監丞集

余頃使潮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聚獨台
之臨海爲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視其聚落之貧富
而稍正定其疆理使貧里得免頻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

雜著卷十五

十九

爲訴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爲役法大害聞者雖設歎役年
歲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
非有禁也真可謂得法外意矣聞頗推其法於他郡縣人果皆
以爲便後以按事至台留甚久問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
口曰吾邑數年之前唯顏侍郎度爲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
其惠愛惻惻相和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爲戶口
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
自是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
不及試以卒每深以爲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補等此
集及葉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時昔所聞以附焉以
爲有志於民者當有取也三月丁丑既望新安朱熹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

退傳精勤小物無有入於無間老監縱橫妙用諸相即是非相
且道二公用處是則是別叔懷於此卷中直下薦得不妨奇特
如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慶元己未四月甲
申朱熹

跋劉司理行實

長樂劉砥及其弟礪相與求學累年于茲更歷變故志尚愈堅
祭其居家孝友交朋友信實臨事謹畏不敢畔絕里知其敦習
之有素也一日出友人趙君昌父所狀其先府君行事一通因
以銘墓爲請余讀其文考其事有以信余所知之不謬矣然余
久以疾病憂畏不能文比年以來所辭且十數家以故雖知劉
君之賢而不能有以少答二生之意獨識其後而歸之役有君
字尚有以識此心也雖然二生勉旃專開行知而有以卒就其
德業則所以顯揚其親者於是爲大銘之有無初不足爲重輕
也慶元己未四月乙酉新安朱熹書

雜著卷十五

十九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
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童以童子獲侍左右先
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而意竊窺觀見其自爲與所以教人者
若不相似暇日偕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爲開示爲學
門戶朝夕誨誘實不倦其後先生屬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
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
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語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具道平生問
學次第傾倒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
常將詩文率多口占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

手書之其意可見也贈別詩有小子幾番慰別語知了了萬笑曰此何足道然亦為汝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更之困窮定為愁絕字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間不一日遂啓手足諸子妹乃共發其先所緘封遺書數幅皆熹未歸時所留處置庶事遍及遺孤復有片紙屬意為作張公書未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泣受而寶藏之以至于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以有以仰副當日付授之意抱此愧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姑取遺墨聯為一編而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諸同志使於前修景行之懿知所跋慕而又見熹之懣懣亡聞以為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其祝詞具在以非臨終手筆別附他卷先生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

雜著卷十五

五十三年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爭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遞紫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理筆人遙知心所懷寧悲舊寵素堂念新期華含情鬱不發奇曲宜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差不偶況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栖栖墻東客亦抱凌雲才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等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為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

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為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為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為放肆以自欺也哉己未五月二十二日

書先吏部章齋記銘并劉范二公帖後

右初浦羅先生仲素為先君子作章齋記而沙陽曹丈令德又為之銘家藏遺蹟數十年矣恭惟先君子名齋之意不唯自警乃其所以垂裕後人者蓋亦至深至厚而無以加而嘉踐修不

雜著卷十五

諱陷身危辱今病且死大懼無以奉慈顏於地下故敢收輯遺文藏之家廟以示子孫使承承承不至失墜庶幾得以少伸省愆念咎之萬一其橫渠西銘定外舅草堂劉先生所授首尾有先生手書二十字造字祝辭病翁劉先生所作及祕閣范公手帖今皆以附于後三公皆先君子執友其所以教熹者今皆不能有以副也慶元己未五月丙申孤熹敬書

書先吏部與爭悟書後

某啓此獲從容良慰比歲重勤遠出伏暑中時得雨法體多福安下處未欲遽以千人須臾成入城即自有書信去城中數日人事紛紜歸來靜坐累日意緒始復舊雲監寺不別書空石斗一校付去人謝諒去若借得兩人即分付兩龍令共昇來不然即且取古田丙字紙五軸付謝諒來

及洪首座並煩致意未相見加愛問月三日某啓上尊勝
長老淨悟見世美兄弟致意城中滾滾不款未及爲書

先君子少日喜與物外高人往還而於淨悟師爲尤厚後嘗爲
記尊勝佛殿今刻石具在可考也淨悟建陽後山人晚白尊勝
退居南山雲際院一室翛然禪定之餘禮佛以百萬計年過八
十目光炯然非常僧也常爲余道富文忠趙清獻學佛事其言
收歛確實無近世衲僧人言欺世之病以是知先君子之厚之
非苟然也古田林生蒙正持此卷來捧玩手澤不勝悲感因爲
略記其本末云慶元己未六月既望雲谷朱熹謹書

跋德本所藏南軒王一箴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刺語
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

雜著卷十五

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慶元己未初伏雲谷老人書

跋陸務觀詩

漠漠炊烟村遠近
琴聲鏗鏘東三叉
古路殘蕪裏一曲清
江淡靄中外物已忘
如敝屣此身無伴等
鷗鴻天寒寂寞籬門
晚又見浮生一歲窮

季札聞歌小雅而識其思而不厭怒而不傷者近世東

坡公讀柳子厚南澗中題乃得其憂中有樂樂中有憂

者而深悲之放翁之詩如此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

矣慶元己未七月二十日雲谷老人觀陳希真所藏爲

記其後

跋魏丞相使金帖

內脩政事外擴存敵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于東都此壽皇帝

當日之本心也屈已和戎豈其獲已然非丞相書春公之深謀
壯節猶幾不足以成之豈與事造功之果爲不易耶公之子熊
夢山此宸翰以示臣熹適備奉諱之後捧玩摧裂涕泗交零謹
拜手稽首而識其下方云

題吳和中感秋賦後

和中感秋作賦既發深省乃欲逃之麴蘖之間叔通以碩果不
食者腐之可謂得朋友之職矣顧予茲僞排損之餘何足知此
二君子其相與切磋之時有以見警焉則區區之望也慶元己
未八月既望雲谷老人書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蘇公此紙出於一時滑稽詼笑之餘初不經意而其傲風霆閱
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也以道東西南北未嘗寧居而能

雜著卷十五

三

挾此以俱寶玩無數此其意已不凡矣且不以視王公貴人而
獨以誇於時人逐客則又有不可曉者雲谷老人因覽爲識時
慶元己未仲秋既望

愚叟之墓已有宿草矣撫玩遺墨相視感慨泣然久之若

歸羌廬以視西坡當同此嘆也

西坡謂
黃商伯

跋陳剛中帖

陳剛中詩諸公跋語已具見其顛末周君季宏持以示余使題
於後顧意復何能有所發明但計紹興庚申距今已未六甲五
子適一周矣胡陳雖死尚有生氣而彼紛紛者果安在哉嗟歎
不足姑竊識其左方十月甲子雲谷老人朱熹書

跋山谷草書千文

李瑞叔崇寧三年八月一日題云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
急皆拘之幾縣以報所問惻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爲報
弗隱弗懼一時榮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

紹聖史禍諸公置對之辭今皆不見於文集獨嘗於蘇魏公家
得陸左丞盡一數條皆詆元祐語也其間記黃太史欲書王荆
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力沮止之黃公爭辯甚苦至曰審如公
意則此爲佞史矣是時陸爲官長以是事竟不得書而黃公
猶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年乃復賴彼之言而事之本
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惜乎秉史筆者不能表而出
之以信來世而顧獨稱其詞筆以爲盛美因觀此卷李瑞叔跋
語爲之感慨太息輒記其後若其書法則世之有鑒賞者自能
言之故不復及云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雲谷老人朱熹記

雜著卷十五

五

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東坡老人英秀俊潤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
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跋陳大夫詩

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嗟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歔然常
若有所不足所以善口消而惡目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
而不自知也大大陳公廉靖自守不肯屈意權門寧俯首於下
寮終身而不悔比其晚歲僅以年勞得官其世而所以肯身知
足之意見於短章者乃如此其志念之所有與庸者遠矣嗚呼
子孫之賢其亦深念而敬守之也哉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新
安朱熹識

跋進賢傳君行實

從政進賢傳君既沒將葬其子修抱其行實一通不遠千里辱
以願予流涕言曰先人蚤歲有志功名之會中間不幸遭罹國
難蓋皆解儒服以事戎行實從宜撫岳公轉戰許洛之間屢以
捷告上功未報而南北通和岳公遂罹讒口失兵柄得奇禍先
人爲之感憤憤激乘其官歟以歸故里復治家人生產作業教
子讀書酌酒賦詩以自排適倏然不知其身之老也晚值慶恩
三業錫命之寵遂易文階老耄康寧問里嗟歎今者不幸至於
大故不肖之孤街哀忍死以奉窆窆之事既有所期矣顧恨未得
當世之大人君子綴其潛德之幽光傳之久遠以覆露其後嗣
是以匍匐而來再拜以請于執事惟公幸哀而與之銘則死者
有知亦無恨於冥下矣予視其冠履應禮而威容與之稱言詞
懇懇情旨酸辛爲惻然動心焉知其平日習於賢父兄之教訓
也

雜著卷十五

五

也是雖不及識傳君而於此得其爲人顧念罪戾之餘言語
不足以取重當世而疾病摧頹意緒荒忽亦無復心力可以治
筆研作文詞矣特以其遠來泣請之哀不可以不答也因爲書
此于行狀之後使并以視來者云慶元己未十一月辛丑新安
朱熹書

書武侯草廬語遺張以道

張以道將之荆襄爲以送之慶元己未十一月十九日晦翁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右先大父贈承事府君行狀先君太史吏部贈通議大夫君
所撰也當時以請銘於政和主簿盧君點未及墓石而詳公
壽起文書散逸於今僅存半藁不可復刻矣熹竊惟念吾家自
欽入門而府君始葬於此不可使後之子孫不知其時世哉

與其所以積德垂慶開祐後人之深意敬立石表刻狀下方立
于墓左先世墳廬在安源者及祖妣孺人以下別葬所在亦具
刻于碑陰使來者有考焉盧君字師予老儒博學清謹有剛行
定宅者弋陽金生字確然亦廉節士頗通方外之學姓字皆見
先集云慶元五年十二月甲子孝孫具位燕謹記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絕句

王摩詰潮川漆園詩云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
婆娑數株樹余深愛之而以詩人輒無解余意者今讀子直此
詩而於南谷之篇竊有感焉因識其後復以寄才臣果以爲何
如也慶元庚申正月二十八日昉翁書

楊詩口南山高且明其下有深谷文豹識顯藏終朝霧如
沐

雜著卷十五

跋黃卓隱所藏師說

肝江黃紳達材以其先君子壺隱居士手抄此冊見示乃嘉昔
年所受師說手書居前記錄在後伏讀慨然如復得侍坐左右
而聞其緒言也顧恨懣懣不能奉奉服膺以報萬一而荒謬昧
陋趣錄之際又不能無失其深微之意三復以還不勝悚愧然
觀壺隱好學自強樂善不倦乃至於此嘉歟不及識面而於此
亦足以窺其所存矣因竊記其後而歸之達材昆弟其亦寶藏
敬守精究而勉學焉以無忘前人之訓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新
安朱熹謹書

跋袁州萍鄉縣社舍記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余一日致其鄉人士君子之意欲余爲
之記其社舍之役及扣其詳則出足書一卷曰此邑士鍾君詠

之所爲也是余之成鍾君及彭君公脩實有力焉故所登載詳
悉如此余因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
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之士子導余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
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以友劉君清之之刻在焉余拱而讀顧而
歎曰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諸君日漏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余言

雜著卷十五

爲矣即謝去不敢爲而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余也初日是倉之
成既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異於學之有記
而復何待於余言哉又況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
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顧余之衰謝淪落足
以爲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求之若其
其勤耶爲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
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
跋其尾以授之且以寄謝庠序諸君使毋忘子澄之教也慶元
庚申二月辛巳春分昉翁病叟朱熹書

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

蘇公翰墨爲世寶藏故流俗多僞作者余家有其與德叟先輩
書兩紙詞意超然筆勢飛動觀者尚或疑之余亦不能辨也今
觀作肅所藏源流有自而二公賞識又如此其亦可以無疑矣
五月朔日朱熹云

跋章國華所集杜詩

章國華過予山間出所集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所引
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閩中鄭昂尚明僞爲之所
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而傳其前人名字託
爲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舊嘗考之知其非蘇公

書也況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唯其虛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予言求之雖以讀三百篇可也朱熹仲晦書

題林汝器語集說後

友人范百崇嘗為予言諸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為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念不已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涉獵強記無沉浸醲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予愛其言因書於林汝器所編論語說後汝器以此說驗之則其所編之是非得失皆目見矣

題李太白詩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楊吐華竟不言大更有異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

雜著卷十五

子去入無窮門

林光之携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像來看偶記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今人拾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之目詞韻皆古與雅難通讀者淺聞安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鄭新

題不養出母議後

禮不著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或者疑其不同以予考之禮於承母雖不言親而獨言繼又著出母之服焉皆舉輕以明重而

見親母之嫁者尤不可以無服與律令之意初不殊也又於為父後者但言出母之無服而不及嫁母是亦舉輕以別重而見嫁母之猶應有服也余觀余正父之所辨貢士之妾母雖非父

卒子幼而更嫁然無七出之罪而其去也有故則其實乃嫁母而非出也樂平令尹所論之失正坐以嫁母為出母謂有服為無服而正父之辨之也亦唯此二者之為急耳今乃獨有是嫁母也之一言而不論其所以不為出而猶有服者顧反題其篇端曰不養出母又但論其與古之出母者不同而不可從於不喪之文則亦自相矛盾而反以證成令尹之誤說矣予懼夫體看之不能無疑故書此以質焉正父雖不能深明其不為出母本一處有不養出母字而自改然亦不敢止以出母目之但可其大指之所在矣但少考力分明說破耳抑正父之欲使夫人養是母也將使如何而養之耶予聞之母嫁而子從者繼

雜著卷十五

三九

父為之築廟於家門之外使其子祀之而妻不敢與焉說者以為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故也此則是嫁母者生不可以入于廟死不可以祀于廟而亦不可以養於家矣為之子者率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則於禮也其節矣乎或曰此為母之有室者言之則可矣不幸而無以為家則如之何築室于外可也

題所書古栢行

右杜子美古栢行朱仲晦為王之才書

題記

題棲賢窟

新安朱某奉陪高川蘇史君園中錢別駕養楊子美博士楊元範星子王之才武舉楊子直邯鄲段仲衡謙溪周師溫因遊臥龍遂至玉淵三試門人丁克王翰甥魏倫幼子在從淳熙已亥四月上休日

題墨石巷

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黃直卿俱來覽觀江山之勝樂志歸時淳熙已亥重午日翁子在甥魏倫侍行

記遊南康廬山

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黃直卿俱來覽觀江山之勝樂之忘歸時淳熙已亥重午日翁子在甥魏倫侍行

雜著卷十五

題星子縣射亭

淳熙已亥季秋念日新安朱某仲晦父奉同高川蘇史君甫陽詹引駕零陵陳推官會稽方永公盱江史版祿永新潘丞公善化陳明府南康卜隱君邯鄲段議郎同寮楊子美元範王之才董泰父莫故屯田劉公莫退飲射亭盡醉書此以志

題落星寺

朱公永仲晦蔡季通汪清卿程正思鄧邦老陳彥忠葛正淳俞李清來朱氏子在侍淳熙庚子三月丁卯

題石乳寺

淳熙庚子重五日晦翁與程正思陳彥忠俞李清來翁子在甥魏倫從

題落星寺張千湖題字後

朱某奉處士叔父同王南卿俞子壽吳唐卿李秉文陳勝私趙南紀及表姪俞潔已甥魏倫季子在俱來觀故張紫微安國題字爲之太息淳熙庚子十月十三日也

題折桂院行記

始予至折桂院之西軒愛其江山之勝道人雲公爲予言此宋足觀少上當益奇因道予行深竹中竹盡得大阜背負五老面直江湖東西數百里雲山湮水渺莽繁帶勝絕不可名狀乃規作亭其處取李翰林廬山詩中語命以爲黃雲觀會雪分去不果爲今年春乃克爲之未訖工而余代去開月晦日與清江劉子澄長樂林擇之開封趙子明溫陵許景陽建安王春卿長樂余占之陳彥忠臨淮張致遠長樂黃直卿俱來因記其事雲公諸子孫樂官學浮圖法令客大洪山云淳熙八年辛丑歲朱熹仲晦父題

雜著卷十五

題尋真觀

新安朱某仲晦永嘉薛洪持志永嘉張揚卿清叟縉雲王仲傑之才會稽陳祖永慶長臨江劉清之子澄長樂林用中擇之岳陽趙希漢兩紀宜春彭樸子應宜春彭鳳子儀溫陵許子志景陽廬陵郭植延碩長樂余占之臨淮張彥先致遠淳熙辛丑後三月丙戌至此前田傅公淵夢良長樂陳士直彥忠先歸

題折桂院

晦翁通叟送張襄陽至此痛飲而別

朱文公雜著補遺

銘

復齋銘 爲正子野作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陽開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開之始生意闡然具此全美其在於斯曰性之仁欲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苗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合妙綿之間是用肅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見家乘

建陽縣學藏書尉銘

建邑名庠司教有儒何以爲訓具在此書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日不倦聖賢可及

雜著補遺

虱箴

編木禿髮汝族自戒華堂潔衣汝族自微隆準寒士爲汝所欺吁汝之處心其有私也邪其無私也邪

蚤箴

生於無人之鄉長於不掃之曉來今莫探其踪去今莫測其影 煎小人惟利嗜之是逞 但見輪翠全書

君子論文有云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

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未和陶冶之器一

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

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

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

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有問作文

害道否曰害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

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

叔有詩云學如元斂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

一事只輸一作惟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

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

復併而何

人冊引述

文公嘗謂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

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

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

偉氣非若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

易及也

許魯齋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

明德是學問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

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

一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敘轉換極其工

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

魯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

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謂古文

章之爲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真孫叔敖也是
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
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世之人筆端
所能模倣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
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
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不能也今讀

文公全集其序記碑銘行狀諸作類爲一冊篇以百計前後繫
繫億萬言以已之性情道入之心胸爲他人之忠悃孝思發
自己之至誠惻怛有其文卽有其人非其人則無其文後人
視之謂 文公一生精力畢具於此 文公亦只是平平說
去不見馳騁工巧亦不窮極華麗想聖人耻先進於禮樂意
思自是如此林文軒論文嘗舉伊川先生答方道輔書示學

入冊引述

二

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
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 玉於 文公之文亦云

十六代裔孫 王百拜謹述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第八冊目錄

卷一

序

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

禪正書序

家藏石刻序

許升字序

謝上蔡語錄後序

贈徐端叔命序

論語纂訓序

送黃子衡序

論語要義目錄序

第八冊目錄

論語訓蒙口義序

送陳宗之序

困學恐聞編序

戊午謹穢序

贈李堯舉序

魏甥恪字序

林用中字序

東歸亂藁序

送張仲隆序

程氏遺書後序

程氏遺書附錄後序

贈徐師表序

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家禮序

語孟集義序

林允中字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八朝名臣言行錄序

中和舊說序

記論性答葉後

尹和靖言行錄序

送李伯諫序

程氏外書後序

中庸集解序

第八冊目錄

王梅溪文集序代

傅伯拱字序

贈筆工蔡藻

三先生論事錄序

卷二

序

送郭拱辰序

送姜醫序

詩集傳序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劉切瑾字序

丞相李公奏議後序

資治通鑑舉要曆後

張南軒文集序

向薌林文集序後

謝監廟文集序

贈周道士序

金華潘公文集序

易學啓蒙序

律呂新書序

小學題辭

題小學

大學章句序

第八冊目錄

中庸章句序

李存誠更名序

雲龍李公文集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孫稽仲文集序

武夷圖序

韓文考異序

書韓文考異前

林貫之字序

楚辭後語目錄序

楚辭集註序

黃子厚詩序

贈書者張黃二生

周深父更名序

卷三

記

高士軒記

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後記

射圃記

蘇丞相祠記

牧齋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一經堂記

芸齋記

第八冊目錄

四

畏壘庵記

恕齋記

存齋記

至樂齋記

歸樂堂記

建寧府學泮御史祠記

通鑑室記

南嶽遊山後記

轉運司銅免鹽錢記

謝上蔡語錄後記

建寧崇安縣學二公祠記

克齋記

名堂室記

味道堂記

劉氏墨莊記

盡心堂記

新州教授廳記

建寧府建陽縣主簿廳記

南劍州尤溪縣學記

卷四

記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百丈山記

雲谷記

第八冊目錄

五

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拙齋記

復齋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靜江府學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南康軍風師壇記

信州鉛山縣學記

卷五

記

卧龍菴記

西原菴記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瓊州縣記

瓊州知樂亭記

漳州龍巖縣學記

江西通司養濟院記

慈教菴記

第八冊目錄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鄂州社稷壇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邵武軍學丞相龍西李公祠記

衢州石鼓書院記

漳州州學東溪先生高公祠記

卷六

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玉山劉氏義學記

漳州守臣題名記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壯節亭記

冰玉堂記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浦城縣永利倉記

第八冊目錄

信州州學大成殿記

常州宜興縣學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寧菴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魏國錄贈告後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卷七

祝文

鄉飲合菜二先師文

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

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告雙學祠文

奉安蘊丞相祠告先聖文

屏弟子員告先聖文

奉安蘊丞相祠文

奉安蘊丞相畫像文

奉安諸諸廟文

請雨謁北山神文

春祈謁廟文

秋賽謁廟文

辭先聖文

第八冊目錄

歸新安祭墓文

又祭遠祖墓文

南康謁先聖文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白鹿洞成告先師文

安奉濂溪先生祠文

謁故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祠文

謁李尚書劉屯田祠文

告熊孝子墓文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安奉五賢祠文

謁廟文

謁社稷文

廣祐廟祈雨文

廣祐廟謝雨文

豐利侯祈雨文 二

秋報祝文

祈晴文

謝晴文

祈雨文

漳州謁先聖文

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謁高東溪祠文 二

謁李龍學祠文

第八冊目錄

謁三賢祠文

謁蔡端明祠文

謁崔統領祠文

謁諸廟文

謁社稷文

準卽位赦祭神文

赦後祭 祝文

謁修道州三先生祠文

修三閭忠潔侯廟奉安 祝文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焚黃文 六

席官告皇考文

第三男授官告家廟文

遷居告家廟文

致仕告家廟文

告考妣文

時祭祝文

歲祭祝文

祭土地文五

墓祭文二

后土祝文二

又謁李龍學祠文

卷八

祭文

第八冊目錄

祭籍溪胡先生文

祭延平李先生文

又祭延平李先生文

祭芸谷文

祭魏元履國錄文

祭胡叔京知縣文

祭劉參議文

祭汪尚書文

祭柯國材文

祭姚式文

祭吳晦叔文

祭劉恭父樞密文

又

又

祭張敬夫殿撰文

又

祭鄭自明文

祭陸子壽教授文

祭黃尚書文

又

祭詹淑人文

祭呂伯恭著作文

祭劉氏妹文

祭陳休齋文

第八冊目錄

祭許順之文

祭劉平父文

祭陳福公文

祭詹侍郎文

祭潘叔度文

祭劉子澄文

祭潘左司文

祭劉子禮文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祭張魏公墓文

祭南軒墓文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祭趙丞相文

祭程允夫文

祭蔡季通文

又

祭黃子厚文

祭方伯謨文

卷九

碑

靜江府虞帝廟碑

少傅劉公神道碑

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

第八冊目錄

觀文殿學士劉公神道碑

卷十

碑

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

直秘閣贈朝議大夫范公神道碑

朝議大夫黃公神道碑

旌忠愍節廟碑

中憲大夫王公神道碑銘

義靈廟碑

卷十一

行狀

朝散郎致仕陳公行狀 紹興乙亥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少師魏國張公行狀上 乾道丁亥

卷十二

行狀

少師魏國張公行狀下

卷十三

行狀

承議郎羅公行狀 巳丑

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壬辰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淳熙丁酉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戊戌

觀文殿學士劉公行狀 壬寅

第八冊目錄

卷十四

行狀

朝奉大夫傅公行狀 癸卯

丞相魏國陳正獻公行狀 戊申

卷十五

行狀

奉使直秘閣朱公行狀

皇考吏部朱公行狀 慶元巳未

卷十六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乾道丁亥

朝奉劉公墓表

韓溪翁程君墓表 康熙辛丑

曹云之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乙巳

太孺人邵氏墓表

宣君景芳墓表 丙申

今人羅氏墓表 紹熙辛亥

程君正思墓表

程君公才墓表 壬子

安人王氏墓表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慶元戊午

卷十七

墓誌銘

第八冊目錄

范直閣墓記 紹興庚辰

皇考吏部府君遷墓記 乾道庚寅

先妣孺人祝氏墳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癸巳

國錄魏公墓誌銘

陳師德墓誌銘 淳熙甲午

何叔京墓碣銘 乙未

知縣何公墳誌 丁酉

夫人呂氏墓誌銘 丁酉

劉樞密墓記 乙亥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庚子

卷十八

墓誌銘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庚子

夫人徐氏墓誌銘

劉氏妹墓誌銘

邵武縣丞謝公墓碣銘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岳州史君郭公墓碣銘 壬寅

宜人王氏墓誌銘

知南康軍石公墓誌銘

第八冊目錄

榮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朝請大夫李公墓誌銘 甲辰

夫人虞氏墓誌銘 甲辰

篤行趙君彥達墓碣銘

迪功郎王君墓碣銘

通判江君墓誌銘

卷十九

墓誌銘

監獄廟劉君墓誌銘 乙巳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郭德誼墓銘

夫人許氏墓碣銘

潘氏婦墓誌銘 丙午

宣教即方君墓誌銘

女已誌銘 丁未

江君清卿墓誌銘

轉運判官黃君墓誌銘

朝散黃公墓誌銘

承事即潘公墓誌銘

右司張公墓誌銘

卷二十

墓誌銘

運判宋公墓誌銘 紹熙辛亥

太儒人陳氏墓誌銘

第八冊目錄

宜人丁氏墓誌銘

宜人黃氏墓誌銘

亡嗣子墳記

迪功郎董君墓誌銘 癸丑

直顯謨閣潘公墓誌銘 癸丑

敷文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陳君希尹墓誌銘 甲寅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宣教郎陳公墓誌銘 慶元乙卯

丁復之墓記

陳君廉墳誌 戊午

卷二十一

事實

濂溪先生事實

年譜

伊川先生年譜

遺事

外大父祝公遺事

傳

劉子和傳

庭訓

家政

家訓

不自棄文

第八冊目錄

童蒙須知

讀書法 摘四十七條

從學帖

家居要言

讀管氏弟子職

墨蹟

扁聯題石

附記

編著書目

朱文公序文集卷一

序

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

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圖無籍記文書官吏轉以相承不復皆省至嘉始發視則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獨視其終篇皆有識焉者曰宣德郎守秘書丞知縣事林姓而名亡矣按縣治壁記及故廟學記林君名漬字道源以治平四年爲是縣明年熙寧初元始新廟學聚圖書是歲戊申距今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纔八十有八年不幸遭官師之懈弛更水火盜竊之餘其磨滅而僅存者止是耳而使之與埃塵並其故於故箱敗篋之間以至於泯泯無餘而後已其亦不仁也哉因爲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舉民間得故所藏去者復二種

序文卷一

三六卷更爲裝號爲若干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如故加嚴焉復具刻著卷目次第關其所失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於林君之德尚有考也而焉所聚書固亦附見其後云

禪正書序

禪正書三卷唐陳昌晦撰凡四十九篇蓋所校定可繕寫初意被府徵訪境內先賢碑碣事傳悉上之府是役得此書及墓表於其家表文假近不足觀然述其世次爲詳書雖晚唐偶僂之體而時出奇壯始難以句讀也相傳發久又多偽譌無幸本可相參校特以意私定其一二而其不可知者蓋闕焉觀其深身江海之上不汚世俗之垢紛次輯舊聞以爲此書雖非有險奇放絕之行壞怪靡麗之文然其微詞感厲時有發明理義之致而切於名教者亦可謂守正循理不惑於一夫操行之難而致

各曾不少樂見於世亦足悲夫詩之序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蓋昌晦者可謂近之故喜因校其書而爲序其意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宋藏石刻序

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時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序跋辨證之辭以爲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字也既又慨然自恨身食賤居處屏遠弗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爲者或寢食不怡竟日來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觀之大喜如歐陽子書然餘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於是始肱其囊得故先君子時所藏與意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橫軸懸之壁間坐對循行臥起怕不安自前不得披墜

序文卷一

篋卷書把玩而後爲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皆有可觀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爲橫卷若書帙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追而與之並則誠若不可冀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耶姑首是書以琰紹興二十六年歲次丙子八月二十二日壬辰吳郡朱熹序

許升字序

易象有之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蓋因其固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許生名升與予學予察其得於內者益如是故因其名之義而敬字曰順之云紹興戊寅十一月十二日新安朱熹序

謝上蔡語錄後序

推是言之其奈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為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意是以樂道之而為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為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序

送黃子衡序

嘉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得與子衡遊於源溪之上是時子衡生亦十五年與余同師相好也予生後子衡者五月以故兄事之自是幾二十年矣其遊日以久故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為東西鄰弦歌誦說之聲相聞其間澗不以朝夕見者非行役

序文卷一

五

在外則或事之繁條而不得肆爾其餘則是聚而語六經百氏之興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之得失無不請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起字畫傳藝之工否者皆其餘也子衡若以余為可與語者予亦賴子衡以自進故辭間而為一日之別未嘗不勤勤然相稽察以別為可惜也今子衡一旦自以為學未足以克其素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數余與子衡遊觀其穎利明達沈澁平載籍之文而從事乎道德之實固已知其中有以大過人者矣然猶恨其以定而自足也蓋至乎今日然後知其中之果有大過人也蓋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不子衡之行不以千里為遠不以穎利明達之資為貴於人其志豈止優於今之為士者哉倘知所以求師而亦素得之矣則予之所道者亦豈復有他求哉

亦賴子衡自今息其所以能而求其所以未學者於師而已哉能如是言者則雖歷離之歎有甚於一日之別而予與子衡不可以介然于懷也則予之所以與子衡者其亦可知矣夫予衡之所以貴於我者其亦可以無負矣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月有二月從表弟新安朱熹序

論語要義目錄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一十一篇分委日下章子張問別一篇齊論語二十一篇有問下知魏何晏等集漢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本朝至道咸平間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甫傳疏約而修之以為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聖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

序文卷一

六

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是非而傲然不為之下者顧其所以為說又未能卓然不叛于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貉而適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于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為務然其所以言大義而先君秉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為未足於是編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獨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于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于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傳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讀盡劉向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綴訂正以為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為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

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捨必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既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之說與夫近世出入離道似是而非之辨皆不能爲吾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其於是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乎是哉漢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因取凡要義名氏大槩具列如左而序其意云

論語訓家口義序

予既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爲兒童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本非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畧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備讀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駭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

序文卷一

七

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繁之本句之下一字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畧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將藏之家塾俾兒童學焉非敢爲他人發也嗚呼小子來前乎幼獲承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二十餘年材資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標指先儒有所取捨度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本非述作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爾夫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而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矣夫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本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懃敬之哉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惰也毋率于俗學而絕之以爲

迂且淡也毋惑于異端而颺之以爲近且卑也聖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卽此以爲學其卒非經此而爲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而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終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泥者吾恐陷焉今裁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爲之也嗚呼小子其懃敬之哉

送陳宗之序

建陽陳君宗之一旦過燕而言曰萬年之曾大父起諸生事仁宗皇帝得執法殿中當是時天子春秋高儲尚未建三三大臣以爲憂而議之未能得堅決也殿中君一旦沐浴抗疏極言未報而以暴卒聞於是古靈陳公爲誌其墓其後丞相溫國文正公又以言之於朝今以二公之言及其疏考之知其以死諫無

序文卷一

八

疑也而朝廷每修嘉祐定策之功大者銘鼎彝小者登竹帛願殿中君獨不與焉萬年不肖誠不勝其憤懣嘗具其事以聞於朝章幸已下而任事者莫或哀之今將復進而有言且病其不能達也予以是爲何如哉蓋謹封曰先祖有善而子孫弗能知是不明也然而弗能暴白以傳於後是不仁也然則子之爲是汲汲亦其宜也雖然予竊聞之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若殿中君之節誠高矣然其所以傳世而垂後者豈獨以一朝杭慨死職爲諒哉予嘗得其平生之遺文伏而讀之其言之粹皆可講而思也其行之純皆可則而象也以吾子之才之志而用其力于此不以貴乎已而聞于入者亂焉久之而弗渝也是亦殿中君而已矣於以立身揚名而顯其親豈不有餘地

乎不遠之國顧乃捐書廢業觸犯寒暑僕僕奔走塵埃之中
而日吾將以暴白吾祖之德善而求問于後世焉計無乃下乎
雖然宗之行矣以殿中君之忠吾子之孝而任事者會不以動
其心則世之所可願者無復有以動其心矣方今朝廷清明者
俊在服子之所為始其不然吾知子之行也其必有以藉手而
歸以拜殿中君之遺矣抑吾前所道古之君子所以顯其親云
者亦豈遂為無所用之空言哉或者宗之終有意焉則亦庶乎
其猶可及也既以是對於其行又書以贈之詩曰維其有之是
以似之子千宗之蓋不能無望焉爾隆興二年夏六月壬午新
安朱熹序

困學惡聞編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

序文卷一

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夫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
顏回也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
不能此困而學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
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
反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可
不懲哉可不懲哉予嘗以困學名予燕居之室而來吾室者亦
未嘗不以此告之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惡聞蓋又取夫于路
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為困而學者其用力宜如是
也讀是書者以下民為憂而以未能行其所聞為惡則予將取
以輔吾仁焉

戊午謹識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

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
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其心云
然則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于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者所以
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
君父之讐不與其讐天察其忱干不與其天下也而爲之說者
曰使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
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
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
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清康之
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
者豈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書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
爲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編紀

序文卷一

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提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金人於
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胡庭力主其事
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
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輩起而和之清
議不容諸賢唾斥欲食其肉而察處其皮則其于檜可知矣而
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諸口撥却衆謀榮感主聽然後所謂和議
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寇
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達其謀
而向者冒犯清議帝意迎合之人無不貪緣驟至通顯或乃踰
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
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于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
而苟與其徒苟享成功無後患顧以亡讐忍辱爲事理之當然

主讓者慕爲楡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矣未之議
發言盈庭其曰金世傳不可和者尙書張公闢左史胡公銓而
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
間又其餘則雖平時之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蠻人役之
歎者一旦進而立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時
昔之言歟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
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終
則挾敵勢以要君使人偷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
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
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寒
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
則今日工人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

序文卷一

士

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偷之
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
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
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
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
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固起無復忌
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于此顧反求得失
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
能復振已墜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
憑藉以成安疆之勢也今南北再懼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
萬世必報之驗者固已無所復勞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
而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議爲之慨然流涕益傷其禍殊自

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爲叙
次之意非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僅有取焉則
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乾道改元六月戊
戌新安朱熹序

贈李堯舉序

日者李君以五行七政推知人生壽夭窮達循其已然而逆斷
其將然雖數十年之遠無一辭之差顧於予稱說云云則若有
可疑者豈其言之空多所以不能無失耶不然是殆見吾厄窮
之久意其所不堪而姑爲是言以悅之耳嗟乎士之辱於草野
泥塗之中不幸而類予者何可勝數生雖愛之而不忍其窮然
必欲人人揣其所厭厭以爲避就則可以信吾術於當世矣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爲此者其始必有以樂乎

序文卷一

士

此生又安知其果以吾言動其心哉余爲生計莫若直其辭而
已矣生一直其辭在我者既無枉道詘身之辱而天下無不服
吾術之精且又使吾之所愛敬慕悅而不欲其久窮者益有以
自信而忘其窮之爲累豈不真有助哉生將有所適因書以授
之生行四方且久其更事寢多必將淡有憾予言者矣乾道元
年十一月朔旦丹陽朱仲晦父書

魏惺恪字序

商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作之言爲也
恪之言敬也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作爲於世則蠢然天地之
一蠹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也終無成矣魏
氏惺茂孫善讀書能講說然余患其無所作爲之志恪敬之心
因其求諸名字也名之曰恪而以元作字之恪也其敬聽余言

毋怠男忽乾道三年正月二十有一日朱熹仲晦父書

林用中字序

古田林子用中過于屏山之下以道學爲問甚勤予不能有以告也然與之言累日知其志之高力之久所聞之廣而所至之不可量也一日語予求所以易其名與字者予曰名者子生三月而父命之非朋友所得變字雖可改然前輩有言名字者已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人所假借以稱道已之辭爾或以求勝爲哉林子曰不然用中之名在中庸實錄之事非後學所宜假借以自名者故常痛其大而不自安非敢小之而復求勝也且亦求諸子家君矣願得一言若可用以自警者而稱焉則所望也予嘉其禮與辭之善也則告之曰辭誠大聖人不可及也而古之人有顏子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序文卷一

十一

夫豈不知舜之不可以幾及而必云爾者蓋曰學所以求爲聖人不以是爲標的則無所望走而之焉耳子誠能志顏子之志而罕其學則亦何歉于名之大而必曰易之邪且子不觀于子思之中庸耶中庸之書上言舜下言顏子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且而有諸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今子必將道顏子而之舜則亦自夫擇者始而敬以終之無他事矣故予謂子之名則無庸改而請奉字曰擇之又曰敬仲二字惟所稱子以是爲足以有警乎無也林子曰子之教敢不奉以周旋子因稱大字其語書以贈之乾道二年三月癸亥

東歸亂序

始予與樵之陪敬夫爲南山之遊窮幽選勝相與詠而賦之四

五日間得凡百四十餘首既而自咎曰此亦足以爲荒矣則又推數引義更相箴戒者久之其事見於倡酬前後序篇亦已詳矣自與敬夫別遂偕伯崇擇之東來道塗次舍輿馬杖屨之間專以講論問辨爲事蓋已不暇於爲詩而問隙之時感事觸物又有不能無言者則亦未免以詩發之蓋自櫛州歷宜春沅清江泊豫章涉饒信之境縈繞數千百里首尾二十八日然後至於崇安始盡祛其窳撥拾亂素纔得二百餘篇取而讀之雖不能當義理中音節然視其間則交規自警之詞愈爲多焉斯亦吾人所欲朝夕見而不忘者以故不復毀棄姑序而存之以見吾黨直諫多聞之益不以遊談燕樂而廢至其時或發於一偏不能一出於正者亦皆存而不削庶子後日觀之有以惕然自省而思所以改焉是則此藁之存亦未可以爲無益而畧之也若夫江山景物之奇陰晴朝暮之變幽巖傑異千狀萬態則雖所謂二百篇猶有所不能形容其妙此固不得而記云乾道丁亥冬十月二十有一日新安朱熹序

序文卷一

十四

送張仲隆序

士大夫於宴安無事而不爲經世有用之學者幾年于茲矣矧者天下慨然發憤以慨復土疆報雪讐耻爲已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實材而器使之風靡晨興當食憂歎於是天下之士低承德意始復相與刮摩淬厲務精其能以待選擇蓋自廟堂侍從之英下至韋布勤勞之賤奮然並起求以治軍旅商財利之術自獻者一時爭出頭角益人材之衆多且適其用未

編閱之言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固爲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于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于天下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齊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季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吾黨張侯仲隆材氣絕人志節甚偉方舉世晏然獨于無事之時其爲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闢然就于有事之際則反懷自閉而閑處則杜門讀書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尙友以培本根廓廓

序文卷一

五

乎其未嘗有嘆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亦槩乎其有聞矣今天子開其爲人且欲召而見之豈徒然者哉行矣張侯雖飯自愛平生通學從容爲上一二言之明主且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云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乾道四年春二月丙申新安朱熹序

程氏遺書後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問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寔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已意私竊竊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意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寸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

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于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才其于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溺于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于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

序文卷一

六

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程氏遺書附錄後序

有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牋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狀本末當時無所論著蓋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于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古者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辛酉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附徐師表序

南浦徐君師表論五行精極建安今年新進士數人大抵皆其所嘗稱許序引具存可覆視也一日見予屏山之下因以所知十餘人者驗之壽夭窮達之間中者八九以是知諸君之譽徐君也不爲妄而徐君之得諸人也不爲幸其挾諸人者不爲謬矣將行求予言以贈予惟人之所賦薄厚施速有不可易者如此而學士大夫猶欲以智力求之至於義理之所當爲君子所不謂命則又未聞其有必爲者何哉徐君之所從遊多吾黨之士坐語從容試以是說論之庶乎其有益也乾道己丑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春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

序文卷一

七

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于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之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書首無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之云邵寬居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所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如理性命又諸本附載銘銘詩文事多重複亦或不能有所

發明於先生之道以示學者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潘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合爲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生之書言行具此

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目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章緒餘與圖說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爲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真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相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熹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種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得先生非止爲種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種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嘗竊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于後云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謹書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蓋其

序文卷一

六

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畧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求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之之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序文卷一

九

語孟集義片

初日精義後改各集義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與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開堂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亦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語孟精義以

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識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醪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

序文卷一

三

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誦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林允中字序

片文卷一

資治通鑑綱目序

三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愛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通脈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竊之道竊自病認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異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行外
某甲子遇甲字于字則未書以而因年以若統凡正統之年
正統者南大書以祝要凡大書有正統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行分注慶英諸公筆及蘇今征伐發生除拜
大法意可爲戒者皆附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其始各有連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除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因公所立

八朝名臣言行錄序

序文卷一

主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恠誕之說予常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爲此書以便記覽尚恨書藉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

中和舊說序

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永嘉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足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存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濫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李通言之

問辨之辭予忽自疑斯理也雖言之所然義然亦未有不以告人者今新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位予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訛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陳解水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鑽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益不但各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或以書報欽天及嘗同為此論者惟欽大復書讀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迷厥常棄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據日料檢故書得當時還書藁一編報序其所

序文卷一

三

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漢德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丁酉朔新安朱熹仲晦云

記論性答葉後此篇雖出問答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眾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尚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為天德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直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直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為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矣既非妄又非直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

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囑關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動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闕矣如論程子其靜之說以真為本體靜為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答敬父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釋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乃易傳所謂無間可容髮一作處夫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口知覺

序文卷一

三

不昧則復矣此雖未為有失而詞意有未具擇之之疑雖過然其察之亦密矣又所謂周子主靜之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靜有未當其位者當云以中對正則正為本以仁配義則義為質乃無病爾此藁中間亦屢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因題其後以正其失云壬辰仲秋日書

尹和靜言行錄序

程夫子有言知義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進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靜尹公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其門人馮氏祁氏呂氏記其緒言各為一書嘉嘗得而伏讀之所以服放心而收邪氣者幾微之際所助滋矣顧其記錄之間尚多抵牾至於人名事跡亦或不同然則其於精微之心豈得

無可疑者惜乎其不得親見先生而面質之也書之篇首以告同志其亦熟玩而審取之哉乾道癸巳孟夏初吉新安朱熹序

送李伯諫序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過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遊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好修篤志同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新之學吾知其所以爲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爲矣然伯諫方且欲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爲憂而卒願於予以爲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遊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權聲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閑靜謐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清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能默然因叙前說而并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爲別伯諫行乎哉今而後聞斯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諫之德之修之驗也夫

程氏外書後序

心程氏外書十二篇蓋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

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之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難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書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擊論然既離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

序文卷一

五

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離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人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難出他記悉學音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不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塾子重乃始集而公

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燕
序之盛惟聖門傳授之後首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嘉
之淺陋若有行思坐讀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
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
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
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
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
遂至於廢畧章句而徒藉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述而其爲患反
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
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茲誠不敢私竊懼焉故
因予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
之毋歧於高無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

序卷一

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
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真得其傳
而無徒誦坐談之數矣抑予重之爲此書者援無遺條理不棄
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常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
時間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啻於其脉理之貫通也
又以簡帙重大公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乾道癸巳九月辛亥
新安朱熹謹書

王梅溪文集序

代劉其

知人之難克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
之此待爲小人設耳若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
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將暗

則聲則改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
之故無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
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
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
磊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譎諂回互隱伏糾
結如蛇蚓鎖鑰如蟻蠱如鬼蜮狐蟲如盜賊詛祝罔條狡獪不
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
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察
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
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
尚書顧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
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

序文卷一

三

大踈暢洞達磊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
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
王公總幹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
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
侯入辦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
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卽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
以必復士彊必雪讐耻爲已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
計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
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
夜孜孜如飢渴嗜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閑
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教故隆信義務敦朴雖家人孺子亦言
然有忠厚廉遠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頗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

深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已意然其規模宏闊
曾將開張出入變化受傳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
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
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而爲之也
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疎
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片如此海內有志之
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欽服心服至於小人
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諛諛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
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不以毫髮黜汗也
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述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
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薨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
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敬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

序文卷一

五

君子蓋不待孔孟嘉辭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
公爲寮幕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發幾十年而其于間
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獻欬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
余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干
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慕矣故余因
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
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
足勝移起儒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爲忠
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
於上民生日達於下國步安瀾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
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
聞詩亦好學有之能令其家云

傅伯拱字序

盈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
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
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凡君子
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
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書卦繫辭於其進退消
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而又於其制禮之時所以依象取類
而立教者亦莫不審諸此故凡吉禮則尚左其變則尚右自夫
手之拱以拜也以及大祝號詔相之所由也咸率是而分焉蓋
不惟其理象之然有不可易者抑所以使夫天下之人平居暇
日宗廟朝廷之上族黨庠序之中君臣父子師友賓主之間一
拜一揖一進一退視其所尚而有以不忘乎君子之道焉此其

序文卷一

三

所以立教之微指夫又豈不深切而著明哉今建寧傅公之季
子伯拱以其名來請字予惟拱之爲禮畧矣然奉平當肅端行
正立則其心固已肅然而主於一矣從而論其平居吉禮之所
尚則夫所以尊陽抑陰而使之不忘乎君子之道者其精微之
意又如此故請得奉字曰景陽而遂書其說以授之景陽風骨
秀爽異於常見而亦既從事乎日數方名遜讓之學矣蓋亦識
夫尊君所以命已者而不忘乎恭敬之守乎時小進則又因夫
朋友所以字謂已者而益求所以擇善固執之方焉必使陽明
勝而德性用陰濁去而物欲消剛不屈而明不傷公足以滅私
而義足以勝利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途而有以進夫君子
之域也無疑矣淳熙改元孟夏甲子新安朱熹仲晦父序

贈筆工蔡藻

予性不善書元不能用免毫髮筆建安蔡藩以華名家其用羊毫者尤勁健予是以悅之藩若夫此而游於都市將與曹忠輩爭先云淳熙元年八月五日朱仲晦父書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欽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於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所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序文卷一

三

朱文公序文全集卷二

序

送郭拱辰序 淳熙元年九月庚子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爲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與其精神意趣而盡得之斯亦奇矣予頃見友人林澤之游誠之稱其爲人而招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里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益卒無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爲予作大小二象宛然塵世之姿林君之性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爲予也然予方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西歷麻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迹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歲晚思親不能久從予遊矣予於是有意遺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爲贈

序文卷二

送夏醫序

予嘗病世之爲論者皆以爲天下之事宜於今者不必根於古諧於俗者不必本於經及觀夏君之醫而又有以知其決不然也蓋夏君之醫處方用藥奇惟絕出有若近人情者而其卒多驗及問其所以然者則皆據經考古而未嘗無所自也予於是竊有窮焉因書之以信其術於當世又以風吾黨之不師古而自用者云淳熙元年秋九月庚子晦翁書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

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容達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

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

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破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

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繼寫熹按先生

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唯長沙建安
坂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與其可以
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
而誠勸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
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遺之故清
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時以作太極圖爲首稱
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旨知此矣按漢上非衆子發言陳搏
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宏仲則以爲神學之傳皆先生所學之
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事奇者之見謂圖象乃先生所書以語
二程而未嘗有所爲焉其來又誰語哉而古者制字以語則
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始始蓋不外乎此圖也先生爲說入
不傳於世而獨本皆非見其一一於說乃陳忠齋公行嘗其
繫詞後又言先生神術之說其甚堅固而可笑者言曰易之圖天
下之通也猶相公之高卑也也觀此則易法非先生所爲而
矣易通也而通書蓋易之說依此以解法非先生所爲而
不繫於先生也豈特不知其言之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

四

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集 18—672

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
汨沒其終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
弟子約說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為板本以
傳永久且以書來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乃畧為之說因并附
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
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劉甥字序

古之君子學以為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
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
今之人則反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
之人則以石為玉而又銜之也劉氏甥璣自其先大夫大夫公
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

序文卷二

六

人之意璣也勉旃母以石為玉而又銜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丞相李公奏議後序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
信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
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彈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
夫生民之類不至於靡爛滅滅靡有孑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
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
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
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魏公者其所謂能彈是亂
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
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公獨知其必有奇節兵戎
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聞不

序文卷二

七

七年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
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敵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
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疆敵然自重圍既解眾
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為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
以為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
可以不憂則幾間譴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問都城亦失守矣
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斥敵為已任誅諸逆定
經制寬民力變土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
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
領關陝南聲楚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
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變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
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為非策懇扣反
復以終其身蓋既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得凡八十卷其言
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化開闔卓犖
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
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
其美矣公之孫有復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論
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
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
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
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讐其已入矣夫豈使王業偏安
於江海之濱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願乃使之數困於庸夫
穉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睽夫氣數
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維相繫固有以迭為勝

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劇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下方總群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志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于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淳熙十年十月丙午既望宜教郎直學士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書

資治通鑑舉要曆後序

清源郡皆刻溫國文正公之書有文第及資治通鑑舉要曆皆八十卷曆篇之首有紹興參知政事上蔡謝公克家所記於其刪述不指傳授次第以及宜取授進所以然者甚悉然其傳布未甚廣而朝命以其版付學省則下吏不謹乃航海而沒焉獨

序文卷二

八

文集僅存而歷數十年未有能補其亡者淳熙壬寅公之曾孫龍圖閣待制叔來領郡事始至而視諸政府則文集者亦已漫滅而不可讀矣乃用家本暨正移之別板且將次及舉要之書而未遑也一日遇客有以爲言者龍圖公矍然曰吾固已志之矣亟命出藏本刻焉踰年告成則又以書來語熹曰是書之成不惟區區得以嗣承先志而脩此邦故事之闕抑亦吾子之所樂聞也其爲我記其後嘉稿聞之資治通鑑之始奏篇也神宗皇帝實親序之則既有傳而得要簡而周事之衷矣然公之意猶懼夫本書之所以提其要者有未切也於是乎有目錄之作以備檢尋既又懼夫目之所以周於事者有未盡也於是乎有是書之作以見本末蓋公之所以愛君忠國稽古陳謨之意丁

既未及以聞于上而黨論繼作料禁日繁則又不得以布于下是以三十餘年之間學士大夫進而議於朝廷而語於家皆不克以公書從事而背道反理之言盈天下其教至於謾諛得志上下相蒙馴致禍亂有不可忍言者然後公凡所陳符驗章灼而其出於懷爐之餘者乃得進登王府啓迪天衷既以助成皇家再造之業而其義印誦習又得以垂法戒於無窮蓋公之志於此亦庶幾少伸焉不意中間又更放矢以迄于今乃有闕孫適守故土然後復得大傳於世以永休烈熹誠樂聞其事而又竊有感焉因悉著其說以附書後後之君子蓋亦視其書之顯晦而考其所以關於時遠者爲如何則公之所爲反復再三而不能自己之心當有可爲太息而流涕者矣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乙未日南至新安朱熹敬書

序文卷二

九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其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愛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之門人也曰其勿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失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

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
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人侍經帷出臨藩屏
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
夫既沒其弟定與哀其故纂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
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予之屬
而誰可予受書慨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
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
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
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
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
流傳廣矣遂取觀之蓋多歸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
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

序文卷二

甚高問道甚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
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
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
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
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顯以序次
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維平篇泐之間
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
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
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
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
別行其他往往未脫燕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
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

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述已義一章附于表
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垂示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
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月二月已酉新安朱熹序

向蘇林文集後序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讐雖
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撫其憤
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
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
心胸面目爲如何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
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方仕雖其功名事業
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
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

序文卷二

十一

之所在捲卷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操之高語言之妙乃
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述唐林之節非不若王維諸光
義之詩非不勝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
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愚者
以是觀於古而驗於今而於蘇林居士向公之書竊有感也公
之世家自丞相文簡公始以曠度絕識左右真宗而於聖憲肅
皇后遂以任姒之德母儀天下自是以來慶流宗支蟬聯赫奕
不可稱數然遠公之仕則已當靖康建炎之際而國家之變故
艱危於是極矣觀其絕俗拔之音郵而察其家族言勸好之號
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旌卒守孤城以抗疆敵百殄之鋒過羣
盜橫流之勢身皆危於九死而志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
忘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

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康而遂
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凜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
哉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為之於不可為之後是以大義雖
明而不及有益於人之國若公乃幸猶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
月之光宗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則於二子又有光焉是
以中年乞身以自放於江湖之上而學士大夫靡然咸服其高
一鶴一詠悠然若無意於工拙而其清夷閑曠之姿魁奇跌宕
之氣雖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以有以過也嗚呼是豈徒以其絕
俗離世之難發與吐詞之工而然哉蓋必有其本矣始公之薨
而五峰先生胡公寶狀其行後十餘年而端明學士汪公始銘
詩由其於公之志行本末則既詳矣又後二十餘年而公之季
子大夫公乃以公之文集二十卷者屬嘉使為之序自惟晚出
輒辱公文而又列名二公之次皆有非其分之所安者蓋嘗以
是辭焉而弗獲也因竊較其心之所感者如此以附書之左方
後有君子得以考焉大夫名某少以公命受學南陽胡文定公
之門今年七十有六謝事而老於家亦已十八年矣淳熙十二
年春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謝監廟文集序

故監西嶽廟謝君緯中者建之政和人也熹先君子太史公尉
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間聞田舍中有誦書聲屬耳頗異亟下
車入其舍則一少年書生方對案危坐吟詠自若先君子前揖
問讀何書生起對曰讀禮也是時士方專治王氏學非三經字
說日錄老莊之書不讀而生之業乃如此先君子固已奇之引
坐與語酬應敏給使出其文詞氣亦不凡近問其姓名則曰謝

序文卷二

士

姓著名緯中字也先君子大喜即與俱歸日授以經史百家之
言而勉其業之所未至未幾記誦益廣文字益工先君子益歎
重之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簿歸領祠官年
四十六以卒先君子蓋深惜之君性耿介與世俗多不合而居
家極孝友既得官即盡以先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一旦外
舉而歸之還自泰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願就閑秋以便
親養然君之所以自許與先君子所以期君者蓋未嘗不以經
綸之業為言也則其志豈自以為止於此而已哉君沒之年先
君子亦寡諸孤後四十三年而君之子東卿乃以君之遺文一
編過熹於武夷精舍熹讀其書得其志既歎君之不幸又念先
君子之門人賓客如君者蓋無幾人今亦無復存者而東卿與
卿又皆仇拙不偶不能有以成其先人之志相與大息流涕久
之既而東卿請序其文遂書其本末如此君平生為文甚多東
卿未能讀父書而孤故其所得止於此其間又多舛繆脫落不
敢輒改懼失其真覽者詳焉可也淳熙乙巳四月既望新安朱
熹序

序文卷二

士

贈周道士序

清江道士周君抱琴來訪屬余有功衰之戚不得聽其抑按然
視其貌接其言知其所志有深於是者豈歐陽子所謂理身如
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者耶於其行書此贈之君還江西有問
余者以此示之淳熙乙巳十月甲寅晦翁書

金華潘公文集序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為實不越乎一陰
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開闢升降浮沉之性雖未嘗一

口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爲說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而擬諸形容則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獎惟恐其不盛陰爲小人而排擠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闇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且非獨於易之說爲然蓋凡自古聖賢之言雖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奸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爲歎及乎或人之對則又直以有惡病根也之不得爲剛蓋專以是爲君子之德也嗚呼若故中書舍人金華潘公者其真孔子所謂未見者哉嘉雖不幸而不

序文卷二

十四

反楊酒其門然讀其書而猶喜於有以得其所存之彷彿也蓋公自宣和初爲博士則已不肖託昏宦貴之家而獨嘗論斥大臣家蔽之表矣及爲館職又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鼎唐恪不可用恐悞國事以是謫去曾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而左遷以去其言雖不大傳然劉觀所草責詞直以揣摩譏訾爲罪則其事固可知已紹興入爲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爲左史一日直前奏曰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比年之所以致亂者以其反此而已陛下今日誠宜仰思祖宗創業之難二帝蒙塵之久俯念生靈塗炭之苦土地侵削之多風聲義興不敢少置每行一

事必先念此然後發之務以合於所謂大公至正之道而勿以一毫私意曲徇人情則天下庶有休息之期矣朕喪還朝又以廷叱妄事官而忤旨以去自是之後蔡檜擅朝則公遂廢於家而不復起矣然公平生廉介自將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熈暴起鼎貴勢傾內外亦未嘗與通問也常誦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之規痛自儆飭生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嘗不以孝弟忠敬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爲本其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而所論汲長孺蓋寬饒之爲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三

序文卷二

十五

慾其真可謂剛毅而近仁矣夫以三代之時聖人之世而夫子已嘆剛者之不可見況於百世之下幸有如公者焉而不得少伸其志以沒其條奏草藁有補於時可爲後法者又以公自焚削而不復存其平生之言頗可見者獨有賦詠筆札之餘數十百篇而已後之君子蓋將由此以論公之世其可使之沒沒無傳而遂已乎公之兄子今廣州使君時謚嘉孟序其書而傳之嘉不敢當而亦不得辭也於是三復其書而劉其槩附于書首以告觀者且將時出而伏讀之以自厲焉公諱某字義禁一字子賤自號默成居士集凡十有五卷廣州字德郵少學於公植志行身甚有家法數爲郡守部使者愛民戢姦不愠大吏所至皆有風績云淳熙丙午春三月己卯朔旦具位新安朱熹謹序

聖人觀象以畫卦，據著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參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著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據，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武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臺真逸手記。

序文卷二

六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寢多訛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寧之季，竊諫之會，驟湮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掩是固不遑於錢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遺，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

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

蓋若黃鍾宮律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固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海內紛爭，無復定論。大抵不拘學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非

序文卷二

七

幾乎得書之體者乎？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尋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云。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固無由了。其臨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讀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爲能知已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韻族，被之羌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僂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淳熙丁未正月朔旦，新安朱熹序。

小學題辭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
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即無離
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而衆人嗚嗚物欲交蔽
乃頌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則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
小學之方洒掃應對入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
詠歌舞蹈思同或逾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
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
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沓
幸茲秉爰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末裔嗟小子敬受此書
匪我言幸惟聖之謨

題小學

序文卷二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師親友之
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
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
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
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
今頗蒐輯以爲此書受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
焉一云爾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
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
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
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

序文卷二

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
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
巷莫不有學人生入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
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
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
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
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
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
之所當爲而各倦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
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
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
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得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
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
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普氏
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混
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
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
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
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
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雖盲否
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經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素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承而輯之問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予思子愛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三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

序文卷二

三

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大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弊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

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絜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

序文卷二

三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躡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覆益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各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畧相因

已細舉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極雖於通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李存誠更名序

李君悲忱相見於政和余問其各上字之義則曰先儒之訓以爲輔也余謂不然古字多假借裴恭與匪通用顧監之釋班史有是言矣余嘗以是考之凡書之言裴者皆當爲匪其義乃通李君曰然則以匪忱爲名愚之所不安也請有以易之余曰去匪而存忱可已李君曰諾乃書以遺之而字之曰存誠云紹熙元年二月十八日朱熹仲晦父書

雲龍李公文集序

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而難於實不難於小而難

序文卷二

三

於大此愚所以每竊有感於參知政事龍西文敏李公之文而病世之所以知公者殊淺也蓋自我宋之興百有餘年累聖相承專以文治而其盛極於崇觀政宣之間一時學士大夫執簡秉筆爭以文字相高其所以歌詠泰平藻飾治具者維然並出如金石互奏官微相宜未有能優劣之者而李公以傑出之材雍容其間發大詔令草大牋奏富瞻雄特精能華妙愈出而愈無窮直將闢衆俊之口而奪之氣斯已奇矣然使公之所立獨恃此而無其實或徒規規然移爲小廉曲謹以投世俗之耳目而其大者無稱焉則亦何足以名於一世而垂無窮哉而公扈蹕臨安適遭己酉三月五日之變當是之時一旦倖然事出非意羣公愕眙不知所爲策公獨挺身赴難神采毅然逆折兇惡喻以大義退而陰贊宰府爲所以離賊逆黨復明銜之計

者甚悉是以平賊之功雖由外濟而高宗皇帝察公之忠首擢以爲尚書左丞而又賜之手札至有萬衆動色具臣觀顏之語嗚呼天地之間理義之實孰有大於君臣之際者而公於是乃能竭其股肱之力以有成功是其所立豈獨以其文而已哉然公功成不居退而老於江海之上杜門終日絕口不道前事雖所以告其子弟者亦常默然退託如有不足之意是以世之君子鮮或知之其所可考而必信者獨賴聖謨神翰炳若日星是以天下之公論至於久而後定耳以是觀之則世之獨以文字知公者豈非淺哉頃年公孫故建康通守誼嘗以公之遺文屬寫爲序嘉以不文謹謝不敢今年通守之弟齊安史君就又以爲請且曰訖之請非有他獨願得一言以發明公之大節使後世之知公者不獨以其文而已而嘉於是乃敢拜受其書而三復焉同篇論其所感者如此以附篇後蓋公嘗受學於其世父右史樂靜先生而樂靜之學又得之高郵孫中丞眉山蘇承旨其丁寧什授之意今畧見公所撰樂靜文集後語中有本者固如是也紹熙元年冬十有一月某日具位朱熹序

序文卷二

三

豐清敏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熟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雄節樂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

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禮部尚書縉雲清敏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以治心養氣而脩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排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說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乎外退處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

序文卷二

三

毫之歎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某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于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馴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貢州事朱熹序

孫積仲文集序

錄登孫侯稱仲小予以其所爲文曰谷橋愚案者十巨編曰予之用才於此深矣予其爲我評之熹不能文不知所以贊也然皆讀稱仲兵要之書矣觀其述作之體不爲文字之空言而必至於實用此其志豈獨求以文鳴於世而已哉今得此編而讀之則其律今之嚴關鍵之密又若未能無意於文者然其不爲空言而必求有以發於物色事情之實則猶兵要也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昔之用力於文者蓋已病之是以谷橋之篇驟而讀之初若艱深嚴苦而不諧於俚耳至其合處則又從容問暇流暢發越若律呂之和和雌雄之相應此其用力之淺深世當有能識之者不待予言而後信也至於談經之趣足以見其文之所以爲本論事之意足以見其學之所以爲用又皆明白磊落間見層出於其間嗚呼是亦富矣異時有志之士蓋必將有考焉又不當專以文章利病而言也紹熙癸丑七月既望新安朱熹書

序文卷二

五

武夷國序乙卯中秋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建寧府崇安縣南二十餘里有山名武夷相傳卽神所宅壑巒崑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挿石罅間以度舟船棺槨之屬樞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卽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爲衆所臣服沒而傳以爲仙也今山之群壑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爲號半頂有小丘焉豈卽君之居耶然舊記相傳詭妄不經不足信故有版圖迫迫瀟漫亦難辨茲今仲伯羽人高君文舉始復更定此本於其鄉借隱顯之

間為能有以盡其秘且屬隱屏精舍仁智堂主為題其首以
傳舊傳之感云

疏文考異序

南安韓文出蒲田方氏近世號為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
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
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
誤多為校讐者妄母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為涉田氏廟改天明
為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為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
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畧則其摹印之日
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摹胎蜀本又其子孫明矣
然而猶日三十年間間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
必以舊本為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書則亦民間所獻掌

序文卷二

三

故今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藝
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楊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
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為重輕也抑韓子之為文
雖以力去陳言為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為識其職為貴讀者
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
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
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書韓文考異前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為精
善別有取于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
去取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為定而尤尊
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

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和故今輒因其書更為校定
悉考眾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肯
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遺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
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為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
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

林貫之字序

蒲田林井伯之子小字韓翁間以謂余請有以易之余曰日月
山川隱疾之外何適而非名唯母曰翁者以去自尊之嫌斯可
已乃請井伯姑仍上字而字以貫之且告之曰車之所以轉者
輪也輪之所以轉者牙之圓也牙之所以轉者輻之直而附於
轂也轂之所以轉者內空以貫乎軸而外能使輻以指牙也然
自轂之外雖能轉物而未免自轉於物唯軸則承軫載物以貫

序文卷二

三

夫轂而井嘗有所動焉是以不轉於物而物之可轉者皆唯我
之所轉而真能造也嗚呼人之為學至於有以自立其心而不
為物之所轉則其日用之間所以貫夫事物之中者豈富貴所
能淫貧賤所能移威武所能屈哉井伯家傳與學所以教其子
者固宜熟於此矣貫之其必以余言為不謬云

楚辭後語目錄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羅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
二篇他氏之為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
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就
就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
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悲怨淒涼
之意乃為得其緣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惟愉快適之語宜不得

而與焉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感猶將及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場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人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誨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居見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風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屈氏已言之矣至於楊雄則未有識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體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昔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驕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屈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者云

楚辭集註序

右楚詞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過就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在

序文卷二

天

神怨懣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技淚謳怨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白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大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隔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趨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

序文卷二

三元

黃子厚詩序

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於屏山劉氏之齋館俱事病翁先生子厚少余一歲讀書爲文略相上下猶或有時從余切劘以進其所不及後三四年余猶故也而子厚一旦忽踴躍驟進若不可以尋尺計出語落筆鏗鏘三人余固歎其超然不可追逐

而流輩中亦鮮有能及之者自爾二十餘年子厚之詩文日益

立學書日益妙而余日益昏情乃不能及常人亦且自念其所

曠闕又有急於此者因遂絕意一以頑鄙自安固不服復與子

厚度長契大於文字間矣既而子厚一再徙家崇安浦城會

稍希闊然每得其詩之筆札必為之把玩賞歎後日不能去手

蓋子厚之文學太史公其詩學屈宋曹劉而下及於南唐物

柳子厚猶以為難用今體不好也其隸古尤得魏晉以前筆意

大抵氣韻豪爽而趣味幽微蕭然無一點世俗氣中年不得志

於場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清坐竟日間輒曳杖行吟田野

間望山臨水以自適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為之節族抑揚

高下俛仰疾徐之間凌厲頓挫幽眇回響聞者為之感激慨歎

或至泣下由是其詩日以高古遂與世亢至不復可以示人或

序文卷二

三

者得之亦不省其為何等語也獨余猶以舊習未忘之故頗能

識其用意深處蓋未嘗不三復而深悲之以為子厚豈真坐此

以窮然亦不意其遂窮以死也哀莫疾痛餘日幾何而交臂零

落無復可與語此者方將訪其遺藁而藏之以為後世必有

能好之者而一日三山許閣生來訪袖出子厚手書所為詩若

于篇別抄又若干篇以示余其間蓋又有余所未見者然後益

知子厚晚歲之詩其變化開闊恍惚微妙又不止余昔日之所

知也為之執卷流涕而識其後如此子厚名銖姓黃氏世家建

之陽寧中從穎昌且再世母孫讀書能文昆弟皆有異材而子

厚所立卓然尤足以自表見顧乃不遇而厄窮以死是可悲也

許生嘗學詩於子厚得其戶牖收拾遺文其多乃至於此拳拳

綴綴師死而不忍信之是又可嘉也已慶元己未七月壬子雲

谷老人書

贈畫者張黃二生

鄉人新作聚星亭欲盡有陳遺事於昇閣而窮鄉僻陋無從得

本友人周元典與和中共稱張黃二生之能因俾為之果能考

究車服制度想像人物風采觀者皆歎其工二生因請為記其

事予以為二生更能遠遊以廣其見聞精思以開其胸臆則其

所就當不止此予老矣尚能為生印之慶元庚申正月二十四

日晦菴病叟書贈張彥悅黃某

周深父更名序

水之深者淵回澄澹人莫能測其源底之所極其或未然則必

濬之而後深此理之必然也深父更名以避前聖其意則已善

矣而其所欲名者又即其字而得夫所以深之之道焉豈不又

序文卷二

三

其可深也哉自今以往因稱有警而日有以深乎其內使相其

遊者但見其淵回澄澹有異於前而莫察其極是則深父之果

能為深而不負乎此名也夫慶元庚申閏月初吉晦菴病叟書